六祖坛经讲解

索达吉堪布 · 传讲

课程55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THE PLATFORM SUTRA

六祖坛经讲解

门人法海 · 编集

索达吉堪布 · 传讲

传讲日期：*2012.10.10–2014.5.27*

版本：*2024*年*12*月

目　录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001

六祖坛经讲解　0101

第1课　0102

行由品第一　0130

第2课　0130

第3课　0163

第4课　0194

第5课　0225

第6课　0258

第7课　0290

第8课　0325

般若品第二 0364

第9课 0364

第10课 0394

第11课 0424

第12课 0453

第13课 0489

第14课 0523

第15课 0557

第16课 0592

疑问品第三 0627

第17课 0627

第18课 0658

第19课 0694

定慧品第四 0730

第20课 0730

第21课 0766

坐禅品第五、忏悔品第六 0824

第22课 0799

第23课 0833

第24课 0868

机缘品第七 0932

第25课 0904

第26课 0941

第27课 0977

第28课 1016

第29课 1056

第30课 1091

第31课 1127

第32课 1164

顿渐品第八 1210

第33课 1208

第34课 1247

第35课 1283

宣诏品第九 1327

第36课 1324

付嘱品第十 1360

第37课 1360

第38课 1398

第39课 1436

第40课 1477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门人法海·编集

行由品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二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

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

客曰：‘金刚经。’

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

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

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

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

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

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

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

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

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

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惠能一

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獦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惠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惠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

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

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

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

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

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

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惠能启曰：‘向甚处去？’

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

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

吾自送汝。’

祖相送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

祖云：‘合是吾渡汝。’

惠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惠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

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

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

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燥，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

惠能遂出，坐磐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曰：‘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

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惠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

若返照，密在汝边。’

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

惠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

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

惠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

明礼辞，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惠明后改道明，避师上字。

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

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

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

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

惠能曰：‘不敢！’

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

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

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

谓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惠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

于是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

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坐，告大众曰：“总

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

“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

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

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于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流通，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

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

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智小根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

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为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需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

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颂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

离道别觅道，终生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道心，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

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

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

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疑问品第三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

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

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

师曰：“是。”

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

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

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

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十万亿刹，即身中十恶等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等障，乃过十万亿刹。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使君，

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惠能与诸人移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

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

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

弥倒；去贪欲，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

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时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

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定慧品第四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

“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净名经》

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著。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

“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

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

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坐禅品第五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著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

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著心著净，即障道也。”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

“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

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性元自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忏悔品第六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

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

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

“善知识！此香各自内薰，莫向外觅。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

“善知识！已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

何名悔？忏者：忏其前衍；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已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衍，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衍不灭，后过又生。前衍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

“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

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

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

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

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

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

“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即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

“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

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

“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

“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

“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

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

“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

“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

“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销灭。颂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
吾祖惟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

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机缘品第七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

时，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

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

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

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

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

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意中清净。

悟此法门，由汝习性；

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僧法达，洪洲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

祖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

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

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亡功福无比。'"

师又曰："汝名什么？"

曰："法达。"

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
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
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

大，愿略说经中义理。”

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

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

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之一遍，吾当为汝解说。”

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

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

“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

“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牦牛爱尾？”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

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

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惟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
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师曰：“汝今后才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

旨，亦不辍诵经。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

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

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

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

智。”复偈曰：

“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

“如上转识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

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
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师晓，终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

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

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指示。”

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

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

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

对曰：‘见’。

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

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

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

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

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今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无端起知见，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

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

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

师曰：“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

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

师曰：“汝何处未明？”

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

师曰：“汝作么生疑？”

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

上乘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著世乐。”

“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

“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听吾偈曰：

‘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
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

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

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

外现众色像，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

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

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

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

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

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

师曰：“汝曾作什么来？”

曰：“圣谛亦不为。”

师曰：“落何阶级？”

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

师深器之，令师首众。

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

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号弘济禅师。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扣。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

曰：“嵩山。”

师曰：“什么物，恁么来？”

曰：“说似一物即不中。”

师曰：“还可修证否？”

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

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

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

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

策云：“仁者得法师谁？”

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

曰：“愿仁者为我证据。”

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

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

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

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

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

师曰：“如是，如是！”

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

师曰：“返太速乎？”

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

师曰：“谁知非动？”

曰：“仁者自生分别。”

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

曰：“无生岂有意耶？”

师曰：“无意，谁当分别？”

曰：“分别亦非意。”

师曰：“善哉！少留一宿。”

时谓一宿觉，后著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

隍曰：“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

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

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

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

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

策云：“我师曹溪六祖。”

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

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

隍闻是说，径来谒师。

师问云：“仁者何来？”

隍具述前缘。

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

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

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

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

一僧问师曰：“黄梅意旨，甚么人得？”师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不会佛法。”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

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见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

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师乃出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

曰：“善塑。”

师正色曰：“汝试塑看。”

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

师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师舒手摩方辩顶，曰：“永为人天福田。”

师仍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瘗地中。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

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

“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顿渐品第八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

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

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对曰：“不是！”

师曰：“何得不是？”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净，长坐不卧。”

师曰：“住心观净，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

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

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

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

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

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

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舂池拾砾；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师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

对曰：“亦痛，亦不痛。”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

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谓荷泽禅师。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

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宣诏品第九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

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

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

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

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

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

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

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

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焉。”

付嘱品第十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

六门，见六尘，如是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慳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

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闇？’答云：‘明是因，闇是缘，明没则闇，以明显闇，以闇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

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

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

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众僧作礼，请师作偈，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

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

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

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

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皆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

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

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

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

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

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

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

又问：“后莫有难否？”

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

柳为官。’”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

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

“释迦文佛首传

第一，摩诃迦叶尊者

第二，阿难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第四，优波毱多尊者

第五，提多迦尊者

第六，弥遮迦尊者

第七，婆须蜜多尊者

第八，佛驮难提尊者

第九，伏驮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第十二，马鸣大士

第十三，迦毗摩罗尊者

第十四，龙树大士

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第十六，罗睺罗多尊者

第十七，僧伽难提尊者

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第十九，鸠摩罗多尊者

第二十，阇耶多尊者

第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

第二十二，摩拏罗尊者

第二十三，鹤勒那尊者

第二十四，师子尊者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第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

第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

第二十九，慧可大师

第三十，僧璨大师

第三十一，道信大师

第三十二，弘忍大师

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

改元开元），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

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

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

复说偈曰：

“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

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

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龛，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

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六祖坛经讲解

门人法海·编集

索达吉堪布·传讲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第 1 课

2012 年 10 月 10 日

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简单地讲解《六祖坛经》。

我来讲《坛经》，也许不够资格，一是我没有这部经的传承，二是汉语并不是我的母语，从各方面来讲，可以说是班门弄斧。但我这次宣讲的目的，不是因为我比他人更懂得《坛经》的义理，也不是汉地没有人能弘扬，非要我来弘扬，主要是自己对禅宗法门很有信心。再者，《六祖坛经》在汉地是脍炙人口的经典，通过学习此经，进入佛门、出家修行的人数不胜数，通达法性的人也比比皆是。

其实这部经是一个论典，但却称为经典，有非常殊胜的加持，我本人一直想和大家共同学习，只因缘起始终没有成熟。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讲缘起，比如说我们煮一锅饭，缘起尚未成熟之前不会煮熟，缘起成熟了以后就轻而易举。时至今日，才成熟了讲解《坛经》的缘起。

我那天宣布要讲这部法时，从表情上看，大家都非常欣喜，今天看来，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场的听众都比以往要多。但是这一点也不稀有，因为有些道友可能最初抱着很大的希望，听着听着就退了。不仅仅是我，以前印光大师在上海讲经，第一天人山人海，第二天少了一半，第三天更少，最后所剩寥寥。印老说：“原来他们不是来求法的，是来看老和尚有没有三头六臂的……”既然人们不喜欢听经，于是他发愿不以讲经弘法，而是通过书信。在写给某某居士、某某大德的信件中，遣除疑惑的也有，开示解脱道的也

有，书信积攒起来，编纂成册，这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的由来。连非常著名的大德前辈也有这样的尴尬时刻，更不要说像我这样的人。

我们学院也存在这个问题，年初各个班的教室都座无虚席，到了年底，只有规定严格的法师座下剩的人比较多，其他很多人都跑光了。

今天在座的道友，也许是长期听闻，也许是有头无尾，但不要紧，因为我确实没有这部法的传承。像藏传佛教的法，没有传承我都尽量不传。这部法，我也向禅宗比较著名的大德打听了，询问有没有六祖口耳相传的传承，如果有的话，很想去求，但是后来打听到，他们也没有。不过，有传承的法你们也容易中断，没有传承的法更不用说。

我对六祖有一定的信心，多年前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一个自称是六祖的老和尚，在一个山洞门口

给了我一本《六祖坛经》。后来我从香港得到过一本，竖版繁体的那种，当时很想给大家讲，但一直没有讲成。我们这边的几位法师也知道此事，现在也应该还记得。不过，像刚说的这类梦我自己并没有当真，好梦和坏梦都常有发生，到底是不是真的好，也不好说。自己观察自己的梦境，还是不好的居多，只不过凡夫人稍有好梦就愿意宣扬，不好的梦再怎么多也不愿意说。

但我讲这部法，确实是因为我本人对此法有一定的信心。我曾想过要不要译成藏文，后来想：现在藏地有千经万论，这部法翻译完也不一定有人看，如果没人看，我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后来就搁下了。

这次是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会逐字逐句地细讲，只是简单地给大家作字面上的解释。

大家都知道，《坛经》是禅宗非常著名的论典，这样的论典，我们后学者非常有必要学。不管你学的是显宗、密宗什么宗派，参禅都相当重要！我经常在想：我们不说来世，即使是即生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一点佛法的境界，的确很多困难、痛苦都无法面对。但是如果你有一些佛法方面的见解，不要说真正的开悟，有少许的领悟，在生活中也特别需要，无论是面对身体、心情还是生活中的各种违缘，学习佛法都非常重要，尤其是禅宗。

你们可能听说过，像美国的航天员，因为要在太空上独自度过大量的时间，如果心理上没有接受一定训练，他们很容易会感到压抑、孤独，最后研究不能成功。所以现在航天员在未上太空之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禅修，心达到一定堪能、调柔的时候才进行飞行，这也是真实的事例。

现在世间中，所谓的茶文化、企业文化都与禅修

结合在一起；搞商业的，包括保险公司里都有禅。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世间人确实内心特别浮躁，压力相当大，如果没有令心静下来的调心方法，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中，在这么多压力和竞争的状态中，他们都没办法应对。所以，通过《六祖坛经》的思想和加持，让修行人和非修行人都真正懂得禅很有必要。

再加上《六祖坛经》不仅仅是佛教徒在学，很多国内外的人，他们并不是以信仰为前提，而是以研究传统文化为先导，就像研究《论语》《孟子》等论典一样，把《坛经》也当作一种思想来进行分析，即便如此，这些学者也从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利益。我们学习《六祖坛经》的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懂得一些禅学。

「作者简介」

在讲《六祖坛经》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六祖

惠能大师。

作者惠能大师，他圆寂时是公元 713 年，我大概算了一下，离现在[1]有接近 1300 年了。他是广东人，降生时是夜间，第二天早晨，他们家出现两位似乎从印度来的僧人。两位僧人为他取名为“惠能”，上惠下能，素不相识就为孩子取名，他的父母觉得有些惊讶。就问他们：“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惠者，以法惠施众生，能者，能做佛事。”解释完“惠能”二字，两位僧人就消失不见了。

惠能长大以后，他的整个开悟和弘法利生的经历，《坛经》里面也有提及。

其实《坛经》的由来有点像《论语》，《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录下来的见闻录；六祖不识字，他依止五祖以及开悟的整个过程，全部由他的弟子法海记

1　此经的宣讲时间是 2012 年。

下来的。后面会讲到，他开悟以后的 15 年中，因为祖师没有开许他弘扬佛法，他始终与猎人同住。而后他单单说法就有 36 年，真正成为第六祖。

本来，禅宗的宗旨起源于印度，后来逐渐传至中土。在禅宗的传承中，第一祖是迦叶尊者，传到达摩祖师已是禅宗的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来到汉地以后传给慧可，慧可传给僧璨，然后是道信，再到弘忍，一直到六祖之间，都是衣钵相传。同样，在藏传佛教中，也有个别上师将金刚铃等传给他重要传承弟子的事例。

在汉传佛教中，禅宗的整个传承也与其他的传承不同。我以前在大学里讲过，从达摩祖师一直到六祖之间是独传，六祖以后“一花开五叶”，整个禅宗变成了五个宗派。

像法眼宗，如今在泰国、朝鲜一带比较兴盛；云

门宗，在一些欧美国家比较兴盛；还有我们经常说的临济宗，也是在欧洲、北美等地比较兴盛；曹洞宗和临济宗在中国，尤其在日本比较兴盛。

虚云老和尚怕断了这些传承，走访并重修了很多祖庭，接下了禅宗的五大传承，比如本焕老和尚就是临济宗的第四十四代。在现在有些寺院里，很多禅宗的和尚自称是某宗第几代传人，这样的说法比较多，但他是真正的传人还是因各种目的才这么说就不得而知了。就像我们藏地的活佛，有些是真的活佛，有些……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但不管怎样，确实到目前为止，禅宗的整个传承在很多古老的禅寺、禅堂中，以打禅七的修行方式传承下去了，非常殊胜。有些人虽然没有真正禅宗的传承，但是他们通过接触所谓的禅文化、禅学也了解了禅。因为现在很多学者是通过研究禅而传播了禅宗，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人们非常散乱的心慢慢平静、安宁

等等，这样的现象相当多。

以上介绍了禅宗的传承法脉。

「六祖肉身」

大家都知道，六祖圆寂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唯一非常著名、没有毁坏、保存时间最长的肉身菩萨，就是位于韶关南华寺的六祖肉身。据说这个肉身有非常多的稀有相，比如“文革”期间，有很多红卫兵怀疑他到底是真的肉身还是蜡像，准备摧毁他，就用钉锤从他的胸口处凿开，凿开之后赫然发现里面的所有器官都完好无损地存在，他们万分恐惧、落荒而逃。

不过从历史上看，有很多人想打这个肉身的主意，比如想要卖给外国人等等，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违缘，好在最终有惊无险，一直保存到现在。从这个层面来讲，我想，像“文革”那样历史性毁灭佛法的

运动出现时，它能保存下来，这是一种稀有。

另外，其他两位大德的肉身[2]也在那里，真正菩萨的肉身像的确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功德，我去年特意到那边去发了愿，念了《普贤行愿品》《大圆满愿词》等等，以自己的分别念觉得，在那里发愿非常殊胜，非常起信心。你们以后如果方便，也有必要去那里发愿。

像这样具有非常大的加持、离现在接近 1300 年的肉身，没用任何现代化的科学方法保存，却没有腐烂、干枯，是非常稀有的。所以，听说一些科学家专门到那里做长期的研究，但他们不知道，这个肉身已经与普通的人体完全不同了。科学家们通过各种仪器来进行试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所在。普通人的身体，在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以后，都不可能栩栩如生而存在，会变成像土粉一样的物质。

2　丹田大师与憨山大师的肉身也供奉与此。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佛教徒自己说，也许会被认为是自我赞叹，但实际上我们站在公正的角度来讲也不得不承认，有一种非常稀有的加持力。再加上菩萨都有不可思议的愿力，在众生面前，虽然他显现上度化众生的个别事业已经圆满，但有些事业还尚未圆满，就像舍利的功德一样，他用肉身继续度化众生，所化的众生也相当多。在这方面，大家应该关心一下。

「经名的由来」

这部论著为什么叫《坛经》呢？

关于《坛经》的名称上面，很多学者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和分析方式。为什么叫“坛”呢？据说在刘宋时候，有一位大德叫求那跋陀罗，他在广东的法性寺专门创立了一个戒坛，并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写道：“将来当有一位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有这样

的预言。后来有一位智药大师，在此地种了一株菩提树，也预言说：“将来有一位肉身菩萨在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有这样的授记。

六祖证悟以后，在 15 年中一直以在家身份与猎人同住，有时候悄悄地放生，他不吃肉，吃肉边菜。但他出家以后，确实在这个地方受戒、转法轮，以这样的缘起，后学弟子们都认为这位肉身菩萨就是六祖大师，因为与授记确实非常吻合。

为什么叫“经”呢？《坛经》的教言与经典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以非常赞叹的口吻称之为经。当然，个别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于为什么称为经，各说纷纭。我觉得把它当作真正的经教，是弟子对自己的师父极为恭敬而作的赞叹词，取名为经没有任何矛盾。而且除了《坛经》以外，泰国还有其他国家大德的论典也有被称为经的现象。

另外，《坛经》还有许多其他名称，有些说《六祖坛经》，有些说《六祖大师坛经》，有些说《六祖法宝坛经》。还有一些更长的名称，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不相违。

「《坛经》和作者的关系」

所以说，经名最初是来源于授记。但不仅是六祖这样被授记，在一些伏藏品里，关于上师如意宝也有一些授记；莲花生大士对将来整个末法时代的众生，也有授记。个别的汉族弟子说：“怎么藏地总有各种授记，大德的传记里也经常出现这位大德被这里授记、那里授记，汉地都没有。”

其实我以前讲《入菩萨行论》时就引用过，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中，也有好多汉地本土的大德授记将来在某地出现什么样的大德，有些印度的高僧大德也会认定孩童的转世。我想，两位印度僧人给六

祖取了名字，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定，这种认定相当于藏地对转世活佛的认定。有个别大德通过梦境或其他的一些缘起，在某个孩子降生以后，或者还没有长大时，专门到他们家里去说这是某某活佛的转世，我们不能全部都生邪见。

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人们特别爱批判。我有时也这样，自己也经常忏悔。尤其学过《因明》《中论》的人，会觉得这个传记也不合理，那个介绍也不科学。始终喜欢批评别人，对自己的信心和智慧也会有所损害。我们可能会怀疑，会不会有那么巧？怎么会是这样？实际上确实是这样。藏地有特别多的高僧大德，认定一些转世灵童，这些都是非常稀有的，这也并不是藏地独有的说法，只不过六祖当时没被称为活佛，实际上他也可以叫活佛。他是谁的转世没有明示，但是他刚出生就有人给他取名的话，一般没有特殊的缘起，这是比较罕见的。

不管怎么样，我们对大德们将来超胜的弘法利生事业无须质疑，就像《十地经》里面所讲的，有些人在孩提时代所表现出的一些行为，就可以推知他将来弘法利生的事业。有些人尚在母胎时，母亲就有很多的瑞相，包括母亲一直在空乐无别的智慧中，或者对众生自然而然生悲悯之心等等，通过这些瑞相也能了知这个孩子将来利益众生的一些情况。

以上讲了六祖与《坛经》之间的关系。

「《坛经》的版本」

我们今天还要介绍一下《六祖坛经》的不同版本。就像我以前讲《金刚经》《阿弥陀经》时，跟大家强调的一样，《六祖坛经》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第一，敦煌本[3]。甘肃敦煌有很多文献，其中就收

3 敦煌本《坛经》，是在敦煌发现的一种《坛经》的版本，约为 12000 字。因系手抄本，故也称作“敦煌写本”。敦煌写本有两种抄本，一种是英国探险家斯

录了两种《坛经》的版本。有一个版本被带到英国，收藏于英国博物馆中，后来有人依照这个版本进行翻照，现在收录在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4]里。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在敦煌的一个博物馆中发现的，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存留此敦煌本的翻印本。敦煌本的字数较少，有一万两千字左右，而且有点晦涩难懂，应该是最古老的版本。

第二，惠昕本[5]。在唐末宋初年间，有一个叫惠

坦因早年从敦煌盗运出去的大批中国古代珍贵文献之一，1922 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它，并翻拍成照片。中国最早利用这一发现进行研究的，是胡适先生。另一种是敦煌当地文化名流任子宜于 1935 年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的，其抄写字迹工整，错漏较少，系敦煌写本中的精品。后不知所踪。上世纪八十年代，周绍良先生等人在敦煌博物馆重新看到了这个馆藏号为 077 的抄本，并拍成了照片。周先生经过整理校勘，以《敦煌写本坛经原本》为名，1997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通过内文对比，可以确认这两种抄本源自同一种版本。

4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是在现代学术界最受欢迎的中文大藏经，于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5）开始编修，故称此名。由日本·高楠顺次郎（1866–1945）、渡边海旭（1872–1933）监修，小野玄妙（1883–1939）为编辑主任，集多位佛教学者的努力，从大正十一年（1922）到昭和九年（1934）共费时十三年乃告完成。全书一百册，分为正编五十五册、续编三十册、昭和法宝总目录三册、图像部十二册，共收经律论及中日两国撰述三四九七部、一三五二〇卷，是自古以来卷帙最庞大的善本大藏经。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出版。

5 惠昕编写的两卷本《坛经》，大约 14000 字，早已在中国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公元 1153），由晁子健在湖北蕲春刊行的，后来传到了日本，由日本学者在兴圣寺发现的。其序下题有一行字：“宋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因此认定，这就是惠昕所改编的版本，

昕的和尚参考古本，改编成了一本比较可靠的《坛经》，据说此版在日本的兴圣寺，人们也因此称为日本版本或兴圣寺版本。

至此，一个变成英国版本，一个变成日本版本。（众笑）

第三，契嵩本[6]。宋朝时候有一个叫契嵩的和尚，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将好多古本汇编出一个版本，被称为宋本。这一版的内容较为完整，字数还不算特别多。

第四，德异本[7]。元代有一位叫德异的法师，他

故又有“兴圣寺本”之称。

6 契嵩本书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故又称曹溪原本。据《普慧大藏经》记载，该版本是宋代名僧契嵩于宋致和年间（约公元 1055–1056）改编的，有一卷十品，两万一千多字。其大梵寺说法部分与敦煌本、惠昕本大致辞相同，但其他部分字数大大增加了。这种版本最早是在北宋仁宗致和三年（公元 1056）刊行的。

7 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禅僧德异在吴中刊行了一种《坛经》，他在序文中说：“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能上人寻到古本，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岁中春月叙。”据学者研究考证，德异幼年所见到的、后来刊行所依据的古本，就是契嵩的编纂本。但是，经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门，

想在《六祖坛经》众多的版本中找到一个最可靠的版本。后来他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古本，经过三十年的编辑整理成文，但是他并没有特别弘扬。此版的翻刻本存放在个别文物馆和寺院中。

第五，宗宝本[8]。元朝时，一位叫宗宝的法师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最后编写出非常完整的《坛经》。明太祖洪武五年至成祖永乐初年，刊行《大藏经》，此本被编入了《大藏经》中。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此本，总共有十品，这是现在的通用本，字数比其他版本都多，有两万多字。

这五种不同的版本，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辗转中，我们用分别念来判定哪

21000 字，史称“德异本”。这个版本在日本发现了元延祐三年（1316 年）的刻本，称为“元祐本”，是经高丽而传入的。德异本翻刻本极多，明末高僧憨山大师重刻的曹溪原本，也就是这种本子。

8 宗宝本又称流通本，即元朝僧人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改编本，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经宗宝集成的《坛经》，在四个版本中篇幅最长，达到了 24000 多字。这也是流传最广的版本，普遍收录于明版诸本大藏经中，所以也称“流通本”。

个最可靠，哪个最不可靠，恐怕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我自认为编辑《坛经》的大德们都是有一定的悲心和智慧的人，一定能懂得前辈高僧，尤其是六祖惠能的密意。

如此一来，从唐朝到元朝之间，有五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最普遍广弘的就是最后的宗宝本。原因有两种，一是人们觉得这是经过多次修改、编撰、校对而成的，非常可靠；二是自元朝以来，各个朝代的皇帝都特别重视此版《坛经》，有用金汁、银汁誊写的，有用珍宝、琉璃汁誊写的，既然皇帝都非常重视，其他人也自然不会忽视，这是一种必然规律。

我们每学一部经典时，应该在多方面进行了解。比如以前我们学过《金刚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别人提及这些经典的相关问题时，自己好像胸有成竹，因为以前学过，不管在哪方面我还是知道一些；如果从来没有学过，在某些问题上面，自己可能

就比较陌生。

「《坛经》与泰国的因缘」

如今《六祖坛经》被翻译为日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很多国家的文字。而且国外的很多人通过修学《坛经》的思想和参禅的方式，对他们的内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欧美国家的人特别喜欢，有些人甚至比中国人还更有信心和缘分。泰国也是如此，那里有四十多座有关大乘禅宗和律宗的寺院，很多寺院里有《六祖坛经》的故事，我去的时候也听过。

最初《坛经》是怎么译成泰国语言的呢？这里有个比较稀有的故事。以前有一个叫做亚能法师，他是泰国人，曾在南华寺接受了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讲了这段缘起，后来用多种语言都有报道。

是什么缘起呢？最初将《坛经》译成泰文的，是一个叫做佛使的尊者，佛使尊者（1906-1993）是泰国非常著名的演讲家和修行人，非常了不起，身在泰国的人，才更清楚他的影响力。

亚能法师当时在南华寺接受记者提问时说：“他与《六祖坛经》特别有缘分，而且他原本一个泰国人，初到南华寺，却有一种到家的感觉，那份亲切感难以描述。在他两岁时，佛使尊者把《六祖坛经》译成泰文，当他 16 岁时在尊者面前出家，尊者便一直让他学习《坛经》，于是，他在四十多年中一直读诵、修行《六祖坛经》。”还说：“尊者把《坛经》翻译出来以后挂在墙上，让很多泰国修行人懂得它的义理而去修学，提起《坛经》，人们无不知晓，都非常有信心。很多人依靠《坛经》的思想参禅、调伏内心，在调伏烦恼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据亚能法师描述，《六祖坛经》初到泰国时也有

一段缘起。什么样的缘起呢？ 40 年代末，中国战乱纷飞，很多寺院开始出现打砸抢等特别可怕的景象，南华寺也惨遭他人的破坏，很多佛像、佛经被扔在废墟。当时，有一个泰国华侨刚好在那里，他就帮忙打扫，打扫时偶然发现六祖肉身的膝盖下面有一本《坛经》法本，他便把它悄悄藏匿了起来，他觉得这是六祖给他的。后来回到台湾，又辗转到了泰国，他便将这本《坛经》供养给了佛使尊者，佛使尊者看后觉得非常好，就翻译了出来，这便是泰国的第一个《坛经》译本，之后一直弘扬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中，《坛经》在泰国被当作真正的佛经那样来对待，尽显尊贵。

一个人对法本或上师是否恭敬，结果上的确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说我今天找到了一本《坛经》，觉得这是佛陀给我的、上师给我的、六祖给我的，与其他书籍完全不同，那么对这个法本，我永远都会好好

保存，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真正会得到加持。

所以说，你得到任何一个法本，你对它起信心，就一定要把它当作真正的如意宝一样对待，你把它当作如意宝，从中会获得真实的加持，这一点都不困难；如果你没有这般珍惜，觉得这样的法随时都会有，以这样的想法，从中获得的加持就会大打折扣。也因此，我在不同的场合中要求大家对法要有一种难得之心，这非常重要。大家在听受《六祖坛经》和其他法的过程中，还需要有一种苦行的精神。

「求法的苦行」

最近我看学院里面个别的道友，有些没有房子，有些房子漏水，有些身体不好，有各种情况。看到这些，一方面心里觉得他们很艰难、很感慨；但从另一方面想，他们现在的条件与我们以前听课的情况比较起来，还是现在好一些。不管怎么样，为了佛法受一

些苦行，这是非常值得的。

不仅是学院里面的道友，包括城市中的道友，在听法的过程中也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家人阻挠，单位不让上网，或者受到同事的误解和白眼。要面对很多问题，排除很多的障碍以后，才可能有听一两节课的机会。这些情况，我觉得都是求法的一种苦行。

古人求法的苦行是什么样呢？我们看大德的传记也好，看玄奘大师取经的经历也好，大多是在山里缺衣少食，或在路途中遇到猛兽的危害等等，这些是在求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危难。但现在是 21 世纪，求法的苦行不一定是缺乏衣食，现在最大的违缘就是要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本想好好求法，但有些年轻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烦恼，对异性方面、贪嗔方面……很多烦恼层出不穷。面对这些恐怕比没吃没喝还要难。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能坚强战胜，也是一种修法的苦行。

现在城市里的世间人，哪怕听一堂课，学一部论，的确也要处理思想上、时间上、环境上的很多情况。现在只要一提到求法的苦行，很多人觉得：“啊，我现在求法并没有苦行，不像以前一样……”

其实以前的人们，思想是很淳朴很纯净的，能得到一点点粮食就别无他求了。我在看法王如意宝去石渠求学的传记时，觉得当时人们都很清净。也许物资贫乏、饥寒交迫，但思想上不需要那么多苦行，因为那时根本没有电视、电脑等对年轻人具有诱惑、眼花缭乱的事物，在一个山谷里面只有上师和身边的眷属，相比之下比较容易面对。

现在这个社会就不是这样了，很多在家人、出家人都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和痛苦。这样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把很多事情放下来，尽量制造修行方面的顺缘，战胜来自内心和环境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每一部法都能够圆满的话，那应该说是求法中的一种苦行，也是

非常殊胜的因缘。

我常想：我们现在应该感觉知足快乐，为什么呢？遇到了这样殊胜的大乘佛法，而且这样的大乘佛法一部一部地听受圆满，这实属不易。如果没有一定的善缘，不要说很多法，哪怕几节课也会有内魔、外魔等来阻挠。如今从自身来讲有一种自由和宽松的机缘，从外缘来讲也没有时代的变乱。

以前在各种战乱时期想听法，不但佛法找不到，高僧大德也找不到。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藏地，不要说佛经，哪怕是念一句观音心咒，如果被人发现，真的会判刑，非常害怕！那时候很多藏族人供灯是在地下挖洞，把灯器放在里面，上面再用草皮盖好，只留一个小洞，他们的信心非常值得赞扬。而且念咒语的话，要等所有人睡着以后才悄悄地念。有些人家死人以后请出家人念经，也要在凌晨一、两点钟，找很远地方的出家人来念经，在这样的时代中求法的确是

毫无办法。不管是儒教文化、佛教文化，都中断了那么长时间……

所以，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观察现在身边没有遇到佛法的人的处境等，很多因缘方面，大家不要觉得这很容易、无所谓，对法没有珍爱之心、难得之心，也不会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不一定得到加持。如果你信心坚定，就如同我曾讲过的老妇依狗牙成佛的故事一样，青海的一个妇女依靠石头也成就了……

第 2 课

2012 年 10 月 12 日

从今天开始，我们讲《六祖坛经》的正文。

上节课我已经讲了，这次所用的版本是第五个——宗宝本。此本分了十品，有讲历史的，有讲般若的，还有讲忏悔和坐禅境界等方面的内容。首先讲第一品。

行由品第一

“行由”是指修行的缘由和过程，相当于密法中所讲的付法缘起，或者说五圆满。

我能否讲好也不清楚，汉族人应该更懂此经。本来我应该在哪位禅宗的善知识那里听一遍，然后再讲，但谁是善知识我也不清楚，都是善知识吧！我学六祖的口吻。

下面我从正文上简单地宣讲。

「**开缘说法**」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

整个这一品中主要讲到，六祖最初是给什么样的眷属说什么样的法，等等，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五圆满”。

“五圆满”中，第一个讲“时圆满”。佛经中常说“如是我闻，一时……”，“一时”，并没有特别

详细地说明在哪个时间。关于这一点，我以前讲《金刚经》时也说过，按照佛经教义来讲，在我们人类面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但是在不同的众生面前会显现不同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无有任何时间的本来清净时，我们经常说的无时、四时等。此处的“时”，很像密法或者佛经里的意思。

按照当时人们共称的时间，可以这么理解：在某一个时间，六祖大师去了宝林禅寺（曹溪山南华寺）。当时韶州刺史[9]韦璩，还有官僚（刺史的部署或者随从），这两个人到了宝林寺，他们入山请求师父六祖惠能到城市里的大梵寺讲堂，为众生宣讲佛法。

这一段的要义是：六祖住在山间的寺院里，两个官员来请他到山下的大梵寺去讲经。

时：如前所说，这一段主要讲时间。如果不具体

9 刺史：官名。汉代设置，隋时改“刺史”为“太守”，清时用作“知州”的别称。唐代州刺史分上中下三等，上州刺史从三品，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说明，可以说是“某时”；如果按当时所化众生共称的时间来讲，据可靠的史料记载，是公元 677 年的春天，具体是春天什么时候不得而知。我昨天讲了，六祖圆寂的时间是公元 713 年，我算这大概是在六祖 39 岁的时候。有关历史中讲，他在寺院里讲法 36 年，也有说 37 年。如果如此，应该是六祖到宝林寺不久，两位官员便来请师父。

宝林：指现在的南华寺，曾叫“广果寺”。宋朝以后，改名为“南华寺”，还曾更名为“中兴寺”“法泉寺”。

这个寺院的来历，有些资料中说在公元 502 年。我上节课提到的智药法师，他从印度来到中国，途经曹溪，觉得这条小溪的水清冽甘美，与印度神山的水相差无几（现在南华寺的近旁还有这条小溪，去过的人应该知道。曾经我去时，还特意在寺院山门处拍了照片）。

于是他沿着河岸向上走，在接近黄昏时到了溪水源头。他环顾四周，觉得这里山清水秀，环境非常优美。智药三藏法师告诉曹侯村的居民：“大众可以在这座山上兴建宝刹，在 170 年后，无上甚深的佛法将会在这座宝刹弘化开演。依这个心法修行成就的人，就像这茂密的树林一样多。所以，这座宝刹以宝林寺为名最恰当了。”

从公元 502 年始建宝林寺至今，虽然历史上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不管怎么样，现在还存在着。

在看很多高僧大德的传记，或听闻某些寺院的来历时，很容易感受到佛教中有很多神秘的事情，这一点非佛教徒可能有点难以想象。以前我写过《五台山圣地记》，五台山的好多寺院，一些学术界历史学家会从建造年代等问题进行描述，与佛教大德们见闻记录的视角并不相同。很多寺院在建造之初，其实都有着非常甚深的缘起和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加持等等。

这里是讲六祖最初到宝林寺时的状况，最终也在那里圆寂，直到现在，肉身也在那里。所以，一个大德——一个菩萨，在一个道场中弘扬佛法，直到离开世间以后，他还在用自己的肉身来利益众生，每天朝拜的人络绎不绝、人山人海。看到这类大德的利生行为，真的觉得他对佛法的贡献不可思议！他在世时弘扬佛法的事业无比广大。圆寂之后，他的法宝《六祖坛经》早已广为人知，在汉地任何一个寺院，只要有流通处，可以说无处不在；他的肉身，也有很多人依此获得无比的加持，引导无量众生。

大梵寺：此处还提到了大梵寺[10]，北宋时期叫做“天宁寺”，南宋改为“报恩光孝寺”，也在广东省。当时是将六祖迎请到这个寺院的讲堂中为大家说法，这个最初的缘起，大家应该知道。

10 大梵寺：唐开元二年，僧宗锡建，名开元寺，又更名大梵寺，北宋崇宁三年（1104），诏诸州建崇宁寺，致和中改天宁寺。南宋绍兴三年，专奉徽宗香火，赐额曰报恩光孝寺。

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二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刺史：对于这个称呼，智者们的说法都不尽相同。

官僚：不是指我们以前学校里讲的官僚主义，我以前学的很多课程，尤其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每天做的就是有关官僚主义的作业。但是此处不同，是当时的一种称谓。

用现代的话来讲，六祖被两位官员请到城中的大梵寺讲堂，法师已经坐在法座上。这时，他面前的眷属，首先刺史、官僚这些政府官员有三十多人；学孔孟思想的学术和宗教人士有二十多人；佛教中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等出家人，道教的道士，还有在家人，共有一千多人。他们同时向他顶礼，希望听闻佛法要义。

在藏传佛教中，包括印度也有这样的情况，为了体现对佛法和法师的恭敬，法师坐上法座以后，弟子们有向他顶礼的传统。藏传佛教中，个别法师延续了这种传统，但是法王如意宝的传承不是这样。印度白玉佛学院中的任何一位法师，包括辅导员以上，只要坐在法座上，其他人都会向他顶礼。

看到这种情况，我想：如果一个法师坐在法座上，别人天天给他顶礼的话，万一顶礼的人中有很多得地菩萨，他可能会承受不了。但是为了体现对佛法的恭敬，我觉得包括法师在内，大众一起向佛陀、佛堂顶礼，应该是很好的。

从历史上看，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道教和儒教被认为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很多人排斥佛教，很多政府官员也不准大家学佛。尤其与道教人士经历了很多次非常大的辩论，这并不是我们对哪个宗教不满，但从历史上看，他们从理论上确实辩不过佛教。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不惜利用皇帝，发起了所谓的“三武灭佛”[11]运动。因此说，当时的汉地也有轻视和蔑视佛教的情况，并且这种陋习还一直延续了下来。

我在想：现在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但实际上在各大学校里有很多儒教和道教的研究班，也开设了很多孔孟思想文化的课程，可是除了个别学校开设佛教课程以外，一般都不准学。所谓的宗教，好像只对佛教不太满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政界、学术界都有这样的观念。

不管怎样，从六祖在世时看，应该有非常多的人信仰他的法教，而且从这短短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那时不但政府方面有一定职位的人信仰佛教，而且当时中国兴盛的道教、儒教，以及佛教的男女僧俗等等，

11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灭佛”。

所有的人都非常尊崇、恭敬佛法。

而且，那时的通讯不发达，不像现在，现在开法会，打个电话，立刻就可以召集很多人来。而那个地方，如今看来也算是比较寂静的，在当年，人口更算不上密集，一千人聚集一处，应该是六祖大师的确声名远播，在人们心目中极受敬仰。

此处是讲六祖到了寺院讲堂以后，有一千多人准备听法。

「直示宗要」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当时大师坐上法座以后，面向一千多人，他对大家是怎样称呼的呢？“善知识”。之后直接讲了禅宗

最甚深的意义，这个偈颂大家一定要记住。就像有些藏传佛教的论典，立誓句可以涵盖全文的重点那样，《六祖坛经》的开头这一偈颂，直接明示禅宗要义，所谓的中心思想，或者说最甚深的意义，全部包含在此颂。

六祖大师对大众说：善知识，菩提的本性或者说如来藏、法身，只不过是众生暂时没有了达而已，实际上它的本体本来清净。在大圆满中，我们也常讲，一切菩提自性本来清净，这与《法界宝藏论》里的意义完全相同。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心来观自己的心，了达心的本性时，当下就可以成佛。按照密宗的说法，认识心的本性后，是即生成佛。

有人说：藏传佛教的即生成佛不合理。其实这种说法不对，为什么呢？汉传佛教中禅宗的思想，非常多地涵盖了藏传佛教中即生成佛的意义。此处也说，只是用心来观心的时候，或者以此推理，观一切万法

的时候，当下成佛。“直了成佛”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拖到下一世、拖无数劫以后才能成佛。

即生成佛的意义，我以前在《密宗断惑论》中，引用了很多禅宗大德的教言做对比，必要时可能会有参考的价值。

在这个颂词中要了知，六祖非常谦卑，如果是其他人，下面有一千多人，自己高高在上，不一定把他们放在眼里。善知识的称呼，一般是对自己的老师和最恭敬的上师，真正在解脱道上引导自己的人，才叫善知识。按照《华严经》《法华经》里的描述，是对众生开示解脱道的人才叫善知识，但是他非常谦虚，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善知识。

不管是任何法师，自心的谦虚、虔诚和对他人的恭敬都很重要。我刚来学院时，对佛教全然不懂，虽然从小信佛，但其实一无所知，现在回忆起自己当初

的有些言行，觉得很惭愧，当时说的很多话，的确非常不合理。所以，有的人并没有经验和修证，自己稍微懂一点，就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就像现在个别领导和知识分子一样，这样不合理。六祖是证悟的人，但他对别人的称呼都是“善知识”，下文中还提到很多次的“善知识”，为众人开示时，全是以“善知识”称呼。

这里讲的是，通过此偈颂，了达禅宗最究竟的思想。最究竟的思想是什么呢？通过自心了悟自心本体。

《景德传灯录》中也有类似的词句：“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一切佛法，全是依靠自己的心来了悟，除了心以外，再求其他外境的佛是不现实的，根本找不到。《大幻化网》中也有类似的词句，意为本性始终不会改变，菩提心永无垢染。

《佛说海意菩萨所问净印法门经》里也有类似的教证，是怎么讲的呢？“虚空无垢尚能染，空中鸟迹尚可见，烦恼不染菩提心，自性本来常清净。”虚空也许有给它染色的机会，空中飞禽的脚印，也许也有见到的时候（这是假设句，其实是绝无可能的事），但烦恼永远也不可能染污菩提心，我们的自性，本来常自清净。

无上密法大圆满中，一直讲自性清净，六祖在《坛经》中也多次提到了自性和清净两个词，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应该知道，一般来说，禅宗讲的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道理。

“不立文字”，并不是禅宗完全不用文字，其实禅宗是有闻思修行的，所谓的“不立文字”是说：当你认识本性时，一切文字都无法真正宣说。有些人认为不立文字就是不看书、不学知识、不闻思修行，如果是这样，那《六祖坛经》是不是文字？其他很多

大德们留下的教言是不是文字？文字只是一种表示，就如同我们用手指去指空中的月亮时，手指只是一种表示法。同理，在密法中，也要依靠一种方便法去了知。

六祖来了以后，在法座上为“善知识们”讲了一个这样的偈颂，大家可能都蒙了。

我觉得给佛教徒讲课相对容易，从表情上看，大家有信心，而且都比较熟悉佛法的专业名词。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给不懂佛法的人讲课，如果给他讲世间法，讲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样成家立业，这些我即使会讲也不想讲，我是来讲佛法的；但是给他们讲佛法，他们又一无所知，并且毫无兴趣。大学生稍微好一点，灵活一点，他们会用一种稀奇的眼光来看待，再加上在学校里经常听老师的课，会遵守课堂纪律。但如果给所谓的领导、企业家讲课，他们心里有一堆的傲慢，有些道理也听不懂，最后傲慢加上愚痴，愚

痴加上散乱，这样对传法者的影响很大。以后“善知识们”应该注意。（笑）

「自述身世」

比如说讲大圆满中的《上师心滴》，首先要宣讲传承上师们的公案。讲任何一部法之前，都要讲传承、由来，佛法中讲述自己的来历很重要。

现在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冒出来的，就自我标榜：“我是开悟者！”如果问他：“你的上师是谁？你曾经是怎样求法的？”他也说不出什么，“噢，我看了一本书就开悟了。”现在城市里这样的人特别多，别人怀疑他，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真的开悟还是假的开悟。而六祖是先给大家开门见山地讲了一个偈颂，之后他就开始自述身世。

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善知识们，你们好好地听，我惠能的求法和得法的整个过程，首先给大家作个介绍。

可能是受六祖的影响吧，以前我读书时，一些新来的老师，就先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姓牛，他刚来就自我介绍说：“同学们，你们好，我姓牛。”学生没听准，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噢，牛来了，牛来了，哞——”世间人有这样的情况。

“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当时六祖的父亲是被降职流放到岭南的，据说当时很多官员，如果没有获刑就要贬黜。因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在西安，是我国的中部一带，把他们流放到南方去，等于是让他们自生自灭。那时不像现在，现

在是有钱人跑到南方去，但当时的南方各方面都很贫乏。

以前藏地也有这种情况，念驱魔仪轨时，将朵玛（食子）往南方放。法王如意宝去南方海边时，有时候老人家会说：“我们藏地伏藏大师扔的朵玛会不会在这里。”我们在海边一边念咒语，一边捡一些石头。有些石头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有好多手印的食子一样。本来上师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石头，但当时看了以后，显得特别不高兴，说：“这个不要拿来，这里肯定有一些成就者通过神通捏的食子，是送给鬼神的，你们把鬼神的东西拿来干吗？”

这一段的大意是：我惠能严父[12]，原本籍贯在范阳（今河北涿州），他当时在朝廷任职，后来被降职，流放于岭南（今广东省一带）。在新州（今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地方做百姓，生活处境不妙。很不幸，父亲早逝，

12 严父：指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故有严父慈母之说，后为子女对父亲的尊称。

只有与老母相依为命。后来在岭南那一带也没能继续生活下去，迁移到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在那里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只是每天卖木柴，非常艰辛地维持生活。

在这一段文字中，他当时的家庭状况一目了然。像六祖这样对弘法利生有巨大贡献、事业广大的人，在显现上也处于家庭非常不幸的状态。一是父亲在他 3 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二是他们从河北到广东，在这么远的路程中漂泊、流浪，母子俩也没有多少经济来源。

从前辈很多大德们的故事中不难看出，生活得贫困、艰难，其实对他将来的成长非常有利。现在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年轻人，对苦难的众生根本没有感觉，他们听到自己的父母讲述以前经历的苦楚时，会说：“你们命不好，为什么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钱可以挣，财富可以去找啊。”很多人想得特别

简单。现在有些年轻人没有感恩心，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所有的饮食、资具全部都是唾手可得，其实这样并不好。

对很多人来说，生活上的困难反而是成就你的因。噶当派也有这样的教言：如果你在生活中从来没遇到过任何磨难，你的人生不一定会很成功；如果你走的路弯弯曲曲，身患疾病、受人欺凌、生活困苦的话，也许你的道心会越来越增长。我们觉得：最好自己不要生病，这样才有欢喜心，其实这是魔的干扰。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了知，六祖大师当时非常贫穷，以卖柴为生。

智悲佛网上有一个《六祖惠能传》，那是早期拍摄的，有些模糊不清。现在广东电视台专门有一部分人在拍《惠能大师》的纪录片，据说是想通过六祖的纪录片，推广岭南文化，开发经济。这个团队很有能

力，他们的编导走访了当年六祖生活过的所有地方，遍布十几个地区，该采访的都采访了。纪录片大概有六集左右，去年他们在制作之前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说：“我没有其他的建议，只不过六祖是大家都有信心的祖师，你们要拍，就从佛教大德的角度，按照可靠的历史去拍，历史中根本没有的情节，你们最好不要加。”

我这么说，是因为现在很多大德的传记，好像加了导演自己的想法，出现的片段，历史上根本没有。比如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感情问题，当时特别痛苦，特别难受。在世人看来，对这些内容不但生不起信心，反而觉得好像比凡夫人还可怜一样。所以我说：“我唯一的建议，最好是按照真实的历史来拍，如果传记里真正有这么一个章节，你加上也无可厚非，如果没有，就最好不要拍得太世俗化了，否则会显得不够专业。”

在佛教的专业人士看来，很多影片的部分情节与实际不符，其实这与影视媒体的导演和总编有很大关系。如果真的要拍，比如六祖的父亲死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这些都可以，还是有很多精彩的情节可以拍。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

客曰：‘金刚经。’

有一天，有一位客人需要木柴，要求我送到客店里。我到客店把木柴给了客人，那位客人也付了钱，我得到钱后出门，在门外看见另外一位客人正在诵经。惠能不识字，从来没有学过任何知识，当时一听到经文的声音，心即开悟。马上问：“您诵的是什么经典？”

客人说：“《金刚经》。”

开悟：关于他此处的“开悟”，有不同的说法，当然这里算是境界比较高的开悟。从他后面与五祖的对话中看，如果他没有一点了悟，那些话是说不出来的。但他到底是不是最究竟的明心见性或者见性成佛的境界，后学者也值得探讨。

这种缘起特别巧妙。他去卖木柴，得钱刚好走到门口时，看见一个人诵《金刚经》，他听到《金刚经》的经语，心即开悟。后面会讲他所开悟的具体经文。

《金刚经》：玄奘大师翻译过，鸠摩罗什大师也翻译过，六祖听到的是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开悟的境界很高；还有一方面是，像六祖那样真有境界的人，依靠他人诵经或者通过一种表示、指示，真正认识自己心的本性，

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很困难。尤其是通过密法中传承上师的加持，从印、藏高僧大德的一些传记看，对于利根者、前世有缘者来说，不是很困难。

但这时你开悟的境界再怎么高，对别人宣说时也不能太高。比如说你真的证悟了万法皆空的境界，但这只是在你的自现中一切皆空，而你给别人口口声声宣说，很可能别人无法接受。

有些人参的是所谓“狂禅”，对因果、轮回、善恶全都一概否认，说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但他到底是不是很难说。所以，在哪些情况下，真的一切都没有；在哪些情况下，一切又都是存在的。关于这一点，禅宗大德也应该承认，否则弘扬佛法的确非常困难。

《佛祖统纪》里就有这样的记载[13]，马鸣菩萨最

13 《佛祖统纪》中云：“十一祖马鸣尊者。东天竺桑岐多国婆罗门。以刀贯杖铭曰。天下智士。能胜我者。截首以谢。诸国之人莫有抗者。时富那夜奢于闲林

初是婆罗门教徒，特别狂妄，因为他承认“我”常有存在，然后四处宣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谁能辩赢我，我便割下头颅作为较量之证。”后来他听说在印度东方有一位佛教大德叫富那夜奢尊者，尊者当时弘扬无我法门。马鸣论师非常欢喜，扬言一定要跟他辩论。他认为有我，夜奢尊者认为无我，他说：“如果你赢了，我可以把头给你。”之后进行激烈的辩论。

夜奢尊者说：“在假相的世俗中有我，也有万法，我不承认没有；但是在胜义中全是寂灭，没有我，也没有万法。”他分了二谛，马鸣论师就无计可施了，怎么辩都辩不赢。他也是有智慧的人，知道自

中坐。马鸣大慢贡高计实有我。闻夜奢说诸法空无我无人。往谓之曰。一切世间言论我能破坏。此言若虚斩首以谢。夜奢曰。佛法之中凡有二谛。若就世谛假名为我。第一义谛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马鸣知义不胜便欲斩首。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斩汝首。如来记汝。后六百年当传法藏。于是度令出家。内心犹有愧恨。时夜奢有经在闇室。令马鸣往取。白言室暗。夜奢以五指放光。马鸣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则灭。而此光转更炽盛。即便心服。勤苦修行仰受付嘱。于华氏城游行教化。作妙技乐名赖咤和罗。其音清雅宣说苦空无我之法。时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时开悟出家为道。”

己彻底失败了，就让对方砍自己的头，因为他之前承诺过。夜奢尊者说：“我们佛教讲慈悲，你应该进入佛教，曾经佛陀也有授记，六百年后，会有一个叫马鸣的人进入佛教。”他只好出家，但心里还是不服，觉得自己只是在理论上没有说倒对方，实际上佛教中不一定有那么高的智慧。

后来夜奢尊者还显现了一些神通。他们进入到一个漆黑的山洞里，什么都看不见，夜奢尊者的手指就开始发光，当时马鸣想：这应该是他的幻术，我只要知道它是幻术，它就会灭尽。他便在心里作意：这肯定是幻术……可是光却越来越亮、越来越盛燃。他无论从辩论的智慧上还是成就的境界上都无法胜伏尊者，后来才真正皈依了佛教，并从心底出家了，而且他自己也到城市里去宣扬苦、空、无我的法，令五百王子同时开悟了。

所以我们也应该知道，不管是历代的任何一位大

德，开悟时都如莲花生大士所说的那样，即使你的见解像虚空那么高，取舍因果也要像粉末一样细，这样才符合规律。

其实在藏地，摩诃衍那和莲华戒论师之间的辩论，历史上不同的论师说法不一，但这个我们暂且不谈，重要的是开悟后要懂得对世俗的取舍。当时六祖已经开悟了，但他还要去拜见善知识，这也是一种示现。

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

我再问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您持的经典是怎样得到的？”

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

了成佛。’

当时客人说：“我是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五祖弘忍大师在那里住持，他教化很多众生，门下有一千多人。我到那里拜见这位师父，听了《金刚经》。大师劝所有在家、出家众，一定要奉持《金刚经》，谁持《金刚经》，他会见到本性，当下成佛。”

五祖一直弘扬《金刚经》，并要求弟子受持此经。六祖在寺院中讲经说法 36 年，也弘扬《金刚经》，这样的传统现在好像失传了，确实很可惜。

现在人们会说去某地参禅，但是已经听不到去某地得法的说法了。在藏地是有的，要到某个地方去听某某法，一部法从头至尾听闻后，自己也欢喜，觉得这在一生中有意义。

汉地的很多寺院、佛学院，我平时与那里的出家

人交谈的过程中，没有听说谁要去求什么法，基本上求法的说法和行为都没有。也许是“文革”以前这种传统就比较薄弱，“文革”之后，多数人的着眼点都在寺院的重建上。其实寺院只是一个外在的建筑，最根本的是内在的知识和智慧。

我今天看了藏文的《那罗延请问经》，里面说：“听闻佛法能增长智慧，增长智慧能减少烦恼，减少烦恼，则一切邪魔外道无机可乘。”我觉得这个教证很好，确实，很多人烦恼深重，需要听闻佛法来断除相续中的各种烦恼。

六祖当时是如何听到五祖寺院里的情况，五祖是如何弘扬佛法的过程，此处已经讲明。

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惠能听到这里，因为前世的善缘，即刻想去参礼，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家中尚有老母无依无靠。后来承蒙一位客人给了惠能十两银子，以备母亲的生活所需，之后让惠能去黄梅五祖那里拜师。

这些文字当中，讲了他对母亲的孝顺，虽说十两银子不能长期维持母亲的生活，但他要离开时也需要一种缘起。所以，我们要远走他乡准备出家时，也需要这样的缘起。不过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想出家也有一定的困难。

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当时惠能把十两银子给了母亲，辞别了母亲以后，从当时的岭南或者说南海到黄梅，走了将近三十天，才终于到了黄梅，拜见五祖。

那时候要走很长时间的路，现在不管到哪里去求法，乘飞机、坐车根本不需要三十天，而他走路就走了三十天。

这整个过程显示了他怎样依止善知识。我们经常讲，听到一位上师的名号，生起了很强的欢喜心，就说明有缘。就像米拉日巴听到玛尔巴罗扎的名字时，他就非常欢喜，生起了无比的恭敬心。所以说五祖与六祖也是有前世的因缘，听到上师的法号以后，他立即想去，而且刚好因缘具足。

我想在座的很多居士和出家人，自身与佛教的因缘也各不相同。有些人是看了一本书，有些人是遇到一个朋友，本来自己根本不信佛，只因一种偶然的因缘，便与佛教结缘了。我编《智海浪花》[14]时，当时问了很多知识分子，感觉每个人的因缘都很稀有，每个

14 《智海浪花》现收录于索达吉堪布全集之《没什么放不下》《有什么舍不得》《幸福有烦恼》。

人都因不同的因缘信仰了佛教，最后受了居士戒乃至出家戒。这些因缘对我们来讲非常珍贵，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因缘，很有可能在某个圈子里遇到了坏人，或者看到很不好的书，最后乃至生生世世都会毁灭，有这个可能性。

对六祖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和经历，我想很多道友都可以反观自己，当时六祖给弟子描述的就是他求法的过程。同样，我们每个人以后不管有没有弘扬佛法的机会，哪怕是自己得了一个清净传承，也应该有所记录，这至关重要。

因岁月变迁，即使当时记得清清楚楚，过后也可能会忘失。比如说你何时到何地去，在哪里求到了什么法，求到法以后，只要因缘具足，先给别人传授，这是大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如果只是得到，当然，于你乃至生生世世相续中种下善根、积累资粮方面会有非常大的功德，但最根本的是，我们得到法以后，

应当把它看得极其珍贵，得到每一部法后都应该有一种欢喜心，并且思维：“这部法圆满地得受了，我应该怎么修呢？”先调伏自己，同时稍微有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和心得时，也应该分享给众生。

从以上的文字中能看出这样的过程：六祖给别人简单地宣说了自己的经历，听到五祖的名号，安排好母亲，便独自一人到五祖那里去拜见。

第 3 课

2012 年 10 月 15 日

「上节课小结」

上节课讲了六祖惠能大师因为比较特殊的因缘，听到了他师父的名字，也知道了这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德在黄梅东禅寺传授《金刚经》。得到这个消息时他也想去，就像米拉日巴尊者听到玛尔巴大师的名号一样，有立即前往的心。刚好因缘具足，有人帮助他安顿好母亲，之后他就离开了。那时的交通极为不便，步行都要近一个月。

「早期修行者如何苦行」

那时大德们的苦行与现代人的苦行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别。我经常在对比，不要说在一千多年前的当时，我小时候到上师那里学法，与现在好多道友学法的情况比较起来，条件也是现在的好。

前两天我与一位堪布聊天，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刚来学院时的条件，与现在新道友来学院的条件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但是从精进上比较起来，应该是我们那时更精进。那时虽然没有电、没有路，整个冬天连蔬菜的影子都看不到，但是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所有的心思全部都用在闻思修行上，不像现在很多人那样散乱。现在的人天天被外境中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吸引，比如用电视、电脑、手机看各种各样的新闻资讯等，事情越来越多，人心越来越乱。

我观察了一下，就拿我们常用的手机来说，眼、

耳、鼻、舌、身、意，在手机上基本都要用到，眼睛要看、耳朵要听、嘴要说、手要摸、意根也要用，除了鼻根以外，五根都用上了。作为凡夫人，和这个人说很长时间的话，和那个人聊很长时间的天，一个人的精力有多少？

就连吃饭也要大费周章，以前我们吃饭很简单，烧个开水，吃一点糌粑就可以了，只需要三五分钟，最多十分钟。早上烧一壶开水，中午喝一半，晚上喝一半，生活极其简单。但现在很多道友在吃饭上的要求比较高，追求完美，如此一来，花在闻思修行方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即使把时间用到这方面，散乱的因仍然比较多。

我并不是要标榜我们那时的法师们做了多少苦行，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要知道，古代大德们是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佛法上、解脱上，这是与我们现代人截然不同之处；还有就是他们的努力和坚强，与现代人

比较起来也有天壤之别。现在的我们，稍微烦恼现前，就立刻放弃闻思修行，而古人绝对不是这样。真正有机会闻思修行的人，不管住在闹市还是寂静的山谷，非常有必要了解前辈大德们的公案，并学习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六祖求法走了接近一个月。我以前看过一位汉地大德[15]到西藏哲蚌寺求学的步行经历，也非常令人惊叹。现在我们不需要长途跋涉，网络时代，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很多人在家里一边靠着沙发，一边打开电脑，前辈大德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得到的法，我们现在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可是越容易得到，就越不珍惜。

以前我们想要《俱舍论》或因明的法本，都要自己抄写，即使可以买到，钱也成问题。能得到像《六

15 意指能海上师。能海上师从成都出发，步行至拉萨，行程数千公里。他在哲蚌寺格西——康萨仁波切座下，潜心学习密宗经义和修法，长达七年。

祖坛经》《大圆满前行》这样的一本书，那会欣喜若狂的，会把这个法本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来珍惜，但现在哪里都在卖，自然就不珍惜了。对法是这样，对上师可能也是如此，大家要经常反省啊！

「五祖弘忍投胎 拜师」

关于五祖弘忍大师，昨天我没有介绍，按照《禅宗祖师传》中的记载，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经历非常稀有，与藏传佛教里大圆满的祖师喜金刚（嘎绕多吉）的故事[16]相仿。嘎绕多吉没有真实的父亲，以至于人们称他为灰色起尸等，有很多说法。

五祖弘忍的经历是怎样的呢？传记里说，以前有一个栽松老人，他到四祖道信处请求出家和得法，道信禅师对他说：“你年事已高，现在出家修道，无法

16 大圆满祖师喜金刚的稀有简介，请参看《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上师瑜伽》中的“传承上师简历”部分。

成就、弘扬佛法。不如你投胎换一个身体再来。”他们约定后，栽松老人走到溪边，遇上了一位正在洗衣服的女子，就问她道：“我可不可以到你们家里借宿一夜？”女子说：“我家里有父亲和兄长，我不能做主，你最好去问他们。”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父兄非常尊重。这时栽松老人说：“我先征求你的同意，你答应了，我再去问你的父兄。”女子看天色渐黑，垂暮老人求宿，不好不同意，就答应了。答应之后老人便走了，并没有去他们家里借宿。

过了几天，这个女子怀孕了，她还尚未婚配，家人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便把她驱出了家门。她四处流浪、乞讨、奔波，受了很多苦。她生下孩子以后想：为了这个孩子，我受尽苦楚，他又没有父亲，这是非常不吉祥的事情。于是就把孩子扔到了河里。次日再见到他，没想到孩子竟然溯流而上，无法被冲走，而且气色红润等，显示很多吉兆。她也觉得

有点稀有，又把他捡了回来，开始慢慢抚养。

孩子 7 岁时见到了四祖道信，因为前世的愿力，他非常欢喜，产生了极大的信心，要求马上出家。但道信却说：“你年纪太小，还不能出家。”孩子说：“您有时说我太老了不能出家，有时又说我太小了不能出家，我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出家？”再三地请求。他的母亲可能因为抚养他比较艰难，因此她也特别希望禅师能够同意。后来四祖摄受了他，到他 13 岁时，才正式出家，法名弘忍。

他在大师跟前，白天发心做事，晚上精进禅修，并且努力闻思修佛法，最终开悟。经过多年的观察，四祖把自己的衣钵和传承交付于他，他便成为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第五祖——弘忍大师。

从传记上看，他出生的经历，一般世间人和学术界人士，恐怕又会用所谓的“谜”等字眼来宣说，除

此之外无法解释。但是作为真正有信心的佛教徒，世界上有很多大德在所化众生面前有各种各样的示现，这非常不可思议，但也极其合理。

关于五祖大师，我想许多人也知道他的事迹，为了让大家起信心，我已简单地作了介绍。

「问答默契」

五祖和六祖之间的问答，原文中是这样讲的：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他步行了一个月，到五祖弘忍大师处拜见，首先弟子没有说话，祖师来问他问题。其实此处弟子与大师之间的依止记录，如果再详细一些，我觉得会

更好。

师父的第一个问题：“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来这里求什么？”

惠能说：“弟子是岭南新州一带的百姓，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主要是礼拜、依止大师。我来这里求作佛，不求其他的什么。”

口气比较大，他直接说来这里依止祖师求成佛，不是为了求发财、健康、长寿、无病，也没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希求。而现在很多人在这一点上与六祖有点不同，都是通过学习以后才明白为什么要依止上师、为什么要学法。

新来的人分几种：有些人听说在佛门中可以证得比较稀有的神通，还可以得到财富、健康等等而来；有些人好像并没有什么目标，别人去出家，他也要去出家，人云亦云而来；还有些人可能因为家庭或工作

的原因，实在是非常痛苦，没有勇气面对社会，本想自杀，又自杀不成，听说佛门极其清净、安逸，就到僧团里来逃避。

现在有些影视媒体确实经常误导大众，不成功的人全都跑到寺院，部分人有这类想法在所难免，因为媒体在社会中的大肆渲染，人们遇到痛苦时就会产生要么自杀、要么出家的念头。其实佛教中真正的出家人不是这样。

而六祖出家的目的与很多人不同，他就是要恭恭敬敬地依止善知识，发菩提心，自己要成佛。成佛以后利益众生，这肯定也是毋庸置疑。

在座的人，不管是依止哪位上师，是不是这个目的，要反观自心。有些人依止善知识就是觉得这个上师好慈悲，感觉很不错，所以就去跟着他。跟着他干什么？没有成佛和利益众生的想法，只是迷迷糊糊地

跟随很久，这样不太合理。

六祖大师那样的境界，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望尘莫及。但我们要知道，成功修行人的第一步，他的目的是什么，而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之前他说：“我是岭南的百姓，到祖师这里来，不求其他什么，只求作佛。”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

此时祖师马上否认他的观点：“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怎么能作佛？”

獦獠：是一种歧视、鄙视的语言，相当于说他未开化、不明理，是当时对南方人的一种讽刺。

就像现在很多人管四川人叫“川耗子”。以前

有一个四川人，他看别人都管四川人叫“川耗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他发现不仅仅四川人叫“川耗子”，湖北人叫“九头鸟”，北京人叫“京油子”。我想“京油子”是不是类似“法油子”的意思，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老油条；“九头鸟”特别聪明，对不同的人换不同的头来说话；“川耗子”的意思，老鼠个子小，非常狡猾，既爱偷东西又不可靠，有些人对四川人是这样的印象，于是有了这样的称呼。

而獦獠是当时北方和中部的人对南方人的称呼，一是那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好，还有他们个子不太高，再加上那里的人大多是渔夫、屠夫和猎人，因此人们普遍看不起他们。

五祖可能是为了观察弟子的性格，于是就说：“你不是岭南人吗？岭南人全是獦獠这样的坏人，野蛮、愚笨、没有前途，你能作佛？说得太大了吧，哪有岭南人还能成佛的，连菩萨都做不成，当猎人还差

不多。”他是以这样的语气在说。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惠能非常厉害，这时他答：“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佛性如来藏的层面没有任何分别。我虽是低劣的岭南獦獠身，您是高高在上的北方和尚身，身份是有不同，但是在佛性上应该没有任何差别吧？您的佛性和我的佛性，屠夫的佛性与菩萨的佛性，没有差别吧？”

大圆满《稀有七句》里说：无间地狱中受苦众生的心与普贤王如来的智慧，无有尘许差别等等。同样，大和尚的心与初入佛门、一字不识之人的心，也无有任何差别。身体上虽然有差别，环境上也有南北的差别，但是佛性没有差别。大家都应该明白，不管什么身份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资格和顺缘，这

是从本性如来藏的角度讲的。很多道友在学《宝性论》和《大幻化网》等等，从这些了义的经、续中来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成佛的光明离戏因，当时六祖也以这样的道理给予答复。

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五祖发现这个弟子非常聪慧，本来还想与他说几句，但是旁边有人总是守着不走，始终在关注他们说什么，可能有的站着看，有的坐着看，有的专门过来偷听。所以，五祖也觉得和他说太多话不太方便，就叫他跟着僧众干活去。

其实每个人的根基都不同，不管是任何上师对弟子有什么特殊的教言或是交代，自己不用非要到跟前去听，很关心、很关注、很在意，又害怕被发现，没有必要这样。

当时本来五祖觉得有必要和他继续对话，但是如果六祖来的第一天就对他特别好，有很多事情比较复杂，这一点，从《六祖坛经》后面也会看得出来。不仅仅是现在领导阶层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古代皇宫里也有很多嫉妒、不和的现象，甚至在佛教徒中也有，尤其那个时代对衣钵的争夺等等还是比较严重的。当时如果祖师没有善巧方便传法给弟子，从后来的历史看，六祖不一定能接上真正的传承。

从了义上讲，以他的根基，不一定需要那么长时间的苦行，可以直接给他传授最深的法，但是如果这样，很多人都不一定接受，会奇怪这个刚来的人，祖师怎么会对他这么好？后面还会讲到神秀等人，依止祖师的时间已经相当长，却没有给他们传。因为当时禅宗所有的传承都是独传，衣钵一代传给一代，越执著的人，嫉妒心越大。也因此，当时祖师本来还要对他说一些更深的教言，但因身边有很多人，便要求他

去给僧众做事。

我们也要知道佛性如来藏的真实存在，众生与佛没有差别，学了了义经典后，更要明白这个道理。

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这是他们正在对话时，祖师没有再继续问他，要求他给僧众做事去，惠能要离开祖师时说的一段话。

和尚：在古代是对大修行人的尊称，不像现在，对所有的出家人全部叫和尚。我们藏传佛教也是这样，本来“喇嘛”是上师的意思，在亚青寺，只对阿秋喇嘛才叫喇嘛，对其他出家人，包括堪布，都不叫喇嘛。以前在寺院里传法的具相上师，叫堪布也叫喇嘛。但是后来渐渐延伸到藏传出家人都被叫做喇嘛，甚至把藏传佛教都命名为“喇嘛教”。有的人会问：

“你是不是学喇嘛教的？看你穿红色的衣服，应该是喇嘛教吧。”就这样，喇嘛也变成了所有藏传佛教出家人的总称。“和尚”一词也是大同小异，以前是对寺院中真正的大方丈、大德才叫和尚。在印度梵语中，是相当于博士那样学问特别高的法师才有资格叫和尚，但现在都混淆了。

惠能说：“惠能呈请和尚，弟子的内心经常流露出智慧，这种智慧不离本性，如来藏的自性与光明无二无别即是福田[17]。不知和尚还要让我做什么事务？”

这种开悟的境界，胜义中不离光明自性，世俗中谁与他结缘，把他作为对境顶礼，即是福田。真正的大德与世间人完全不同。

我为什么要讲《六祖坛经》呢？六祖当时在五祖

17 福田：是指在上师三宝前所做的功德，经论中讲，分悲田、恩田等。

面前说了自己的境界，他此时就已堪为福田。所以，我们现在讲他的金刚语，同时我们对他产生恭敬心、欢喜心、祈祷的信心，就是在作福田。

如前所说，他离开世间以后，依靠肉身也度化无量众生。真正的高僧大德，不仅在世时度化众生，就连圆寂后都在度化众生。比如麦彭仁波切，他圆寂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的教法一直弘传，传承弟子也非常多，大家应该清楚；像全知无垢光尊者，离开世间这么多年了，但是他留下了多少法宝，对他祈祷的人在相续中可以得到怎样的福德智慧，大家也心中有数。

他在五祖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悟境，说自己的智慧时常显露。如果有必要，弟子在上师面前应该说。

其实这样的事，在学院中也有，一些刚来的道友，可能是学六祖吧，在我面前唱悟道歌，我自己都没有开悟，他们是否开悟，我也不知道。很多人会

说：“我已经开悟了，您看看我的境界这么高！”我不太会看，也许他们是真的开悟了，也许是觉得六祖能开悟，那自己也差不多，我不是特别清楚。

所谓的证悟，确实是很高的境界，但我们仍然要有信心，将来要证悟。即使你没有证得像六祖那样的境界，底线至少是不堕恶趣，最好能往生极乐世界，或者即生中能利益众生。

不管是谁，不一定能得到衣钵的传承，但只要能利益众生，得不得到衣钵其实没有差别，佛陀在佛经里讲过，给每一个人都传了衣钵。如果我没有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即使衣钵传给我，我也不希求，现在我是这样的想法，以前刚依止上师的时候还很年轻，经常在这方面执著。比如上师在某某会上没有提我的名字，“为什么其他堪布们的名字都提了，唯独没提我，是上师对我不满意，还是不认可我的智慧，或是什么其他原因呢？”心里有时候不爽快，有这样的现

象。现在看来，不管在任何场合，别人再怎么赞叹，如果我不能利益众生，也没什么意义。

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

五祖一方面用很鄙视他的称呼，但另一方面也认可他的每一句话，应该是默许了。

之后五祖是这样说的：“这个獦獠根性非常锐利，但是先不要跟我说很多，到槽厂去干活吧。”

槽厂：指马房。但是寺院里没有马房，此处是指僧众干活发心的地方，要做烧柴、踏碓这类活计。

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

五祖让他不要再说什么，先去干活，惠能说“拉

索”，然后就下去了（众笑）。刚来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拉索，是的，OK 的意思。

惠能退出后来到后院，有一个行者，安排惠能劈柴和舂米，干了八个多月。

以后我们这儿刚来的准备发心出家的人，也应该观察八个月好一点（众笑）。惠能根基那么好，都需要八个月的发心，现在我们这里居士发心的时间刚好是惠能的一半，只有四个月，这样不太合理。我们比他更利根不太可能，惠能都需要八个月的话，我们可能要一年零四个月才对，这个以后再商量吧。

「何人亦不离苦行」

总的来说，从他的根基和智慧上讲，祖师第一次就认可他了，但还要求他去做事，有两种可能：

一是如果没有让他干苦活，刚来就立即认可他、传法给他、传衣钵给他，对他后来的弘法利生事业会有一些障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状况看，不太适合。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作为后学者，不管你是利根也好，钝根也罢，无论什么样的人，在依止上师的过程中一定要苦行。

其实，我也经常看到我们这里的道友，除了闻思修行以外，在体力劳动等其他的发心行为上，很卖力、很能干。学院中大多数的出家人，有时候为了学院，有时候为了僧众的生活费，各个班每次都卸那么大一车货，里面有那么多东西，很多法师也没有傲慢心，与大家一同参加，这样非常有必要。

上师如意宝很早就要求大家，学院里不管做任何事情，让所有人都去参加。我们不是自己吹嘘，学院

里的大法师，傲慢心都比较弱，与其他传承不同，不管干什么，都和僧众共同参与，这一点与禅宗大德的行为非常吻合。

禅宗的很多大德，还有汉地其他宗派的大德，也常常是如此。比如说印光大师行堂、丹霞禅师锄草。唐代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道亮法师，为僧众发心三十多年，尤其是劈柴和舂米，曾在六年中从未间断过。我之前还讲过拾得放牛[18]等等，好多禅师都发心做事。

有一次赵州禅师在修行时，来了一位年轻的佛教徒，要求赵州禅师给他讲个法。赵州禅师说：“你吃

18 《高僧传》中有个故事说：拾得曾在国清寺放牛。一天，寺院的僧众在做布萨（即僧人每半月诵戒一次），拾得赶牛到堂前，站在门口拍手大笑，扰乱戒堂，被一位和尚杖逐出去。拾得说：“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放牛了！”有个和尚问：“你不放牛，要做什么？一个人总不能只吃饭而不做事。”拾得说：“是啊。这些牛，就是只吃饭而不做事的人转世来的，它们前世都是本寺大德和执事。”众人都不相信。于是拾得当着他们的面，一一吆喝那些牛：“弘靖律师站出来！”一头白牛应声而至。又叫：“典座光超站出来！”一头黑牛应声而出……僧众见此都惊骇不已。拾得指着这些牛，说偈道：“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遭此咎，怨恨于何人？”僧众听后胆战心惊，方意识到因果确实不虚，从而改往修来。

饭没有？”他答：“我吃了。”“那你把碗洗了吧。”年轻人出去把碗洗好又过来请求传法。禅师又说：“你先把地扫了再说。”年轻人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发火了。他说：“除了洗碗、扫地以外，难道没有禅法吗？”赵州说：“我不知道除了洗碗、扫地以外，还有什么禅法。”

也许是禅师显现不高兴才如是说，但不管怎样，确实是修禅或修大圆满的很多大德祖师，在依止善知识的过程中经受过很多苦行，这些苦行非常有必要。在家居士也应该经常为寺院等的佛教、非佛教团体谦虚地做事，如此能遣除自己各方面的障碍；出家人更要做苦行，尤其是为僧众做事，非常有意义，不能自认为自己了不起，不愿意苦行，这样相续会越来越傲慢。

「两个重点」

我常这样想：首先，修行人不能间断听课，如果有机会，哪怕一天听一节课也好，有生之年中，如果一直有听课的机会是最好的。因为听法后能减少烦恼、增长智慧、令魔障无机可乘，等等。还有我们听法以后，很多不如法的行为慢慢会如法。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单是听课，成了书呆子也不行。现在我们藏传佛教中就有这样的人，到其他寺院去，整天学讲课、学辩论，讲课和辩论非常厉害，但是想去弘扬佛法，与别人接触就很难了。我们还身处在人群中，如果不具备与他人相处的基本能力是不行的。不要说佛法的弘扬，世间的一个企业，也要每年培训很多次，其实他们可能只面对几百个客户，但是为了面对这几百人，都要经常培训。

弘扬佛法的人，确实要学习前辈大德的行为，像六祖，在八个多月中每天都在劈柴和舂米。在《千年菩提路》这个纪录片里，六祖的苦行方面拍得比较不错。

很多事情，从个人身上也需要观察。见到上师是什么样的状况？见了上师以后应该如何做？如果你也是像六祖那样的利根者，通过一种表示方法就能开悟也可以。但就像我刚才讲的，两个重点都不能偏废，在上师或其他法师面前听课很重要。一旦你发心不太成功，要离开时，什么法都没有懂得就不太好。像六祖那样的信心，我们不一定有，如果有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

在八个月中，祖师没有理他。有一天，五祖见到

他说：“你对如来藏方面的见解很不错，但是如果我直接给你传法，把你当作衣钵的继承者，恐怕有些恶人会害你，因此我暂时不和你交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让他干那么长时间的活呢？如果直接认可他，彼此都不方便，上师有善巧方便，想重用个别根基特别好的弟子，但是这么多人中，很怕其他人加害。

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惠能说：“弟子完全明白师父的意思，所以不敢到师父的法堂前面去，以免被人察觉。”

如果他表现得非常特殊，经常去见祖师，祖师对他也很好，这样恐怕有诸多不便。所以，祖师在大众

面前没有管他，弟子惠能也很聪明，只是老老实实地干自己的苦活，没有常常到法堂[19]去，不去的目的，就是让人感觉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最初祖师没有对他那么重视，别人对他也就不会在意，他与其他僧众一样要干活，这样一来，他的弘法缘起也就自然成熟了。

作为祖师，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感情和利益，就出卖佛法和传承。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秘密的独传，藏传佛教中没有。有些上师很慈悲，会给几十人或几百人传授。

「给上师和弟子的两点建议」

现在藏地也有个别的“大德”，会给自己身边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取上活佛的名称，这非常不合

19 法堂：一般汉地有法堂、禅堂还有念佛堂等，此处主要指法师每天讲课的地方。

理，不过这只是个别现象。如果你以后要弘扬佛法，应该用你的智慧多方面观察，觉得合理才让他担负弘法利生的事。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仅凭私人关系就给他头衔并不合理，就好比一个人要做领导，我们凭私人的关系就让他做一样。

我在选堪布、堪姆、法师的过程中，都是以佛法为主，别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在所难免，这我理解，但我问心无愧。如果我与某人私交很好，我如果有能力，私下给他什么东西是可以的，但选法师不行。所以，希望你们以后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一定要很公平地去观察。作为上师，在选择弟子的过程中，一定要为佛法、为众生考虑，这是第一点。

第二，作为弟子，在依止上师的过程中一定要观清净心。

上师身边可能有很多在家人和出家人，不要始终

都有一种攀比心。这一点，我在自己身上发现过，“我也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这次上师不赞叹我？为什么赞叹某某法师？”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但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有的弟子并不是上师最得意的弟子，但是他故意说很多狡诈的语言，“上师给我传了某某特别的法了，把某某东西给我了……”甚至四处宣扬，其实上师对他不一定那么重视。这对上师的事业产生很大的危害和影响，这一点你们可能也看得到、听得到，并不是上师自己有过失，而是身边的弟子以讹传讹、说是道非，以嫉妒心所生的勾心斗角而引发。本来这位上师非常好、非常慈悲，他真的是想把佛法传给很多人，却因为弟子的行为影响了他的事业。有些弟子是故意害个别上师，这种现象也有，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的确很复杂。

有些上师看到弟子的恶行，心生厌离，不愿意再摄受弟子，尤其是修证较高的上师，选择在晚年独自

住山修行的情况比较多。因此，在依止善知识的过程中，大家应该注意。

表面上看，我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六祖当时并没有天天到祖师那里去？祖师为什么也从来不给他加持？他们本来有那么好的因缘，但在八个月中都互相不闻不问，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实际上这是一种善巧方便。

依止上师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智慧，没有智慧不能成功。

第 4 课

2012 年 10 月 17 日

「断绝傲慢」

前面我讲了，六祖惠能大师以普通人的身份到五祖弘忍大师处，开始了八个月的苦行。

惠能是非常有善根的利根者，师父却仍然让他做苦行，他自己也不傲慢，理所当然地与僧众一起做事。因此，上一节课我也跟大家强调，不管居士还是出家人，一定要摧毁相续中的傲慢。尤其是以前在世间上，学问、地位、财富、才华等各方面胜人一筹的人。凡夫人都有这样的习气，自己的某某功德和优点超胜于人，就经常看不惯、看不起别人，这对自己的

相续中生起世出世间功德有一定的障碍。

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反观自心：我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傲慢的，虽然我在某些方面比别人略胜一筹，毕业于某某大学，以前在世间上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进入佛门后，明白佛性没有南北、高低、贵贱之别，与看起来不如我的人比较起来，佛性完全相同，甚至有些人所具有的信心、悲心等功德，很值得我学习。

「贤善的人格」

我经常遇到一些法师或佛教中非常优秀的人才，在社会上不一定非常有贡献，但进入佛门以后却大有作为。我们要善于观察别人相续中的功德，同时自己也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在此期间，应该先受一段时间的苦行。古德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牛马。”你想成为佛教中非常出色的人，要先做众生的牛马，服务众生。还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没有成就佛道之前，先广结善缘。先做一个人格贤善的人，再做佛，之后再继续学超世的法。

在世间中，贤善人格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具有基本的智慧；第二，稳重，身体和心态都要稳重；第三，具足清净的戒律；第四，具足善巧方便，与人合作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具足勇敢和辩才等等，诸如此类，这是最基本的。

世间上也有非常了不起的人，具有高尚的人格，那么他在出世间的佛门中，也会很优秀；反之，世间中特别低劣的人，进入佛门后，不仅自己修不成任何出世的法，甚至还会玷污佛教。现在佛门中的个别败类，因为自己的行为不良，已经败坏了整个佛教的面貌或形象。为什么佛陀当年不准形象不庄严的人、持有邪见的人出家？因为佛门中都是非常超胜的人组成的群体，每个人至少拥有超胜世俗的人格。如果他们暂时因缘没到，即使出家，也不会对佛门起到正面

作用。

关于《六祖坛经》，历史学家或者学术界有一种理解方法，我们从如理如是地依止善知识的层面，也有不同的理解方法。希望通过学习，大家不但要在字面上讲得清楚，同时要将每个环节和重要的道理铭记于心。

《六祖坛经》共有十品，现在正在讲第一品。

「令各呈偈」

五祖下令各自呈上偈颂，以此来总结个人的修为。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有一天，五祖弘忍大师唤来所有跟随他的人，对他们做了重要讲话：世间之人一定要明白出离生死是非常重大、极其关要的事情，可是如今你们整日都在求随福德分的福报，并没有想要斩断轮回的根本，出离生死苦海。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心本面，只求福德，怎么能把你们从三界轮回的苦海中救出来呢？绝对不可能！

只求福田：求随福德分的福报。比如每天只求发财、平安、健康。现在汉地寺院里某些烧香拜佛的信众，如果在一旁听他们发愿，大多数都是为了求个人这一世暂时的平安和福德。

前两天我讲因明时也讲道：“慈等痴无违，故非尽除过。”[20]修慈悲心等虽然非常有功德，但是与无明我执并非从本质上相违，亦即依靠修慈悲心，或者积

20 法称论师在《释量论》中云：“我执同一因，因与果事故，贪嗔彼此间，他体亦非害。慈等痴无违，故非尽除过。”

累一些功德、善根，无法从轮回中解脱，一定要修无我空性才行。

说实在，很多非常著名的上师、慈善家做了很多善事，号召信众募捐、放生等，如此积累福报，非常随喜。这有没有功德呢？肯定有功德。但是这样的功德，能不能让结缘的众生从轮回的苦海中获得解脱呢？不一定。

此处五祖也对他们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证悟空性，没有认识自心的本来面目，表面上做福德，是不可能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我看到很多佛教徒每天念念经、转转塔，形象上做一些善事就满足了。人身非常难得，这样难得的人身，只做表相上的善事，没有修更重要的断除我执的空性法门，相当可惜。断除我执，要修禅宗的“明心见性”，或者密宗的“直指本性”，再者是中观中抉择“人无我”和“法无我”，不求空性智慧只求福德，并不是真正根除轮回

的因，这一点，学《坛经》的人都要知道。

我们在抉择任何一个问题时，要弄清哪些是重要、哪些是次要，一定要先从重要的地方入手。比如说一个屠夫要杀一头牦牛，会先把它的命根断掉。同样，我们要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轮回中根本的因是什么？就是无明我执。依靠菩提心、出离心、放生、念经、抄经、做慈善等等，能不能根除无明我执呢？直接不能，间接可以。这些虽是一种顺缘，但最根本的是要认识本心。五祖这里所讲的，与我们最近学习的法称论师的《释量论》中所讲的不谋而合，如果大家想从生死轮回中出离，对此一定要思考！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

他当时说弟子们做的都是表面功德，没有修般若空性方面的法，他就要求当时门下的近千人：你们各

自回去，用智慧观察自心，一定要认识自心的本来面目。以你的悟性和境界，作出一个偈颂来给我看。如果你对佛法大义有所了悟，我可以把四祖道信传给我的衣钵和心法全部交付于你，你就成为第六代祖师。

独传在密宗中也有。像龙钦宁提等个别法脉，也是莲花生大士为空行母益西措嘉独传的。当年禅宗祖师的传法也是这样，五祖对弟子们，用现代的话来讲是给每个人布置了一个作业，这种作业不能像现在世间人做作业一样乱抄，一定要观自心。

我经常想：佛教的经续论典，如果能对高中、大学等世间院校敞开，那么学生的智慧会大大提升。因为在十几至二十几岁时，人的智慧最为敏锐，这时如果能学一些深奥的知识，比如中观和因明，或者观自己的心，是最好的，但可惜很多人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作业。

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你们要快速作出开悟偈，不能迟缓，也不能拖拖拉拉地拖延时间。用分别念思量来作不管用，思虑考量出的偈颂，你作了也没有价值。你若是见性之人，当下一定会见到自心的本来面目。如果是这样，不要说平时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拿着兵器上战场，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你的开悟之心也绝对不会有任何变化。

大家都知道，战场上或者生活上的情急时刻，我们都很难观自己的心。但如果是真正的开悟之人，在任何场合中都可以认识，而且始终不会离开这种境界。所以，真正的开悟者，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现前他的悟性。

不过，有些人没有证悟，人们却误认为他是证悟

者，在战场上也会露出马脚。以前我家乡地方的一个“上师”，人们认为他是证悟者，他自己也默认。有一次，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了小小的战争，这个所谓开悟者的家人被对方打死了，他便骑着马、拿着枪向对方冲去，结果他的马被对方用枪打死，他自己也受伤了，他气得火冒三丈。对他不满的人说：“他不是开悟者吗，为什么今天不能在自己明明了了的觉性中安住，还要拿着枪往敌人面前冲呢？”有人给他做了反面的评价。这种人并未开悟，真正的开悟者在任何场合里，都会有真实的觉悟。

这里讲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修善法时一定要想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禅宗里经常讲生死自在，我们也要力求达到生死自在的境界。我们凡夫人生死自缚，生死都被自己的烦恼束缚着，不自在；而真正的大德，生死是自由自在的，达到这种境界时，没有任何恶念。

五祖的要求是，不要以各种妄念、胡思乱想作偈，这不叫金刚偈，也不叫开悟偈。此处说到了真正不可言说的境界，以文字来作表示，有些也只是表面上象征性地表示，有些连用词句来表示也很困难。

达摩祖师[21]在少林寺修行九年，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弟子，他在晚年寻找传人时，逐一询问弟众们所悟的境界。非常不错的四个弟子中，有一个叫做道副的弟子说：“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达摩祖师说：“汝得我皮，没有得到我的精髓。”有一位尼总持，是一个女众，她说：“一见不复再见。”达摩祖师说：“汝得我肉。”另有一位道育说：“四大皆空，五阴非有，如我见处，无一法可得。”达摩祖师稍加赞叹：“汝得吾骨。”而慧可什

21 达摩祖师：又称菩提达摩，意译为觉法。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故中国的禅宗又称达摩宗，达摩被尊称为“东土第一代祖师”“达摩祖师”，与宝志禅师、傅大士合称梁代三大士。于中国南朝梁武帝时期航海到广州。梁武帝信佛，达摩至南朝都城建业会梁武帝，面谈不契，遂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终身。

么都没说，向他礼拜后默然而立，达摩祖师非常欢喜地说：“汝得吾髓。”后来他的衣钵传给了慧可，为第二祖。

有时用分别念思量出的文字并不能表达出真实的意义。在密法中，比如西日桑哈、莲花生大士，他们无论是对弟子独传，还是对公众广传，也完全是用一种表示方法——让弟子观观虚空，或者对他们言说一切了不可得，用简单的行为或语言来指示，相当于禅宗里的参话头。此后，利根者或有缘弟子当下就可以开悟。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境界，并不是用语言或者分别念可以描述或者表示的。

「神秀作偈」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

五祖要求东禅寺众弟子各自作开悟偈，他们听到五祖的吩咐和要求之后各自退下，私下里议论纷纷。有人说：“我们没有必要劳心费力地作开悟偈呈献给大和尚，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是普通的门人，也没有开悟，即使有所悟，祖师也不会接纳我们。”很多人也觉得有道理。

一方面，当时的禅宗学人知道自己的境界究竟怎样，并不像现在个别人，学了几天以后，问他开悟没有，他可能会假装说自己已经开悟，为得衣钵，开始作偈颂。有些人还没出家两三个月，就要出去弘扬佛法，法师让他再继续学一点，上师们也要求他至少要学六七年。

我们在世间读书，是九年义务教育，我原来读小学时是五年制，现在是六年制。世间人初中的水平都需要九年，佛教甚深的道理更无法很快懂得。有的人刚刚接触佛教，刚刚得个居士戒，刚刚出家，就非常

着急。“噢，我今天剃头，现在已经没有头发了，明天买个班车票，我马上要去家乡，我要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其实利益众生，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有些人已经学了十几、二十年，还在说：“不行，我现在肯定没有利益众生的能力，再等几天，等几个月，过一段时间，有一点点境界和证悟时再去。可不可以让我再待一下，发心也可以，复杂的事情做不了，我干粗活也可以（众笑）。”但这也不一定合理。专门有人这样说，你们觉得这个人是男众还是女众？（笑）

当时五祖的弟子很老实，他们就直接讲自己没有必要作开悟偈。

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

众人议论说：“神秀[22]是上座，在整个寺院里，除了五祖以外，他非常有威望，正任教授师[23]一职。祖师虽然要求我们作开悟偈，但他心里特别器重神秀，肯定是想把衣钵传给他，这毋庸置疑。只不过祖师怕不好交代，才让我们每个人作个偈颂，最后肯定是神秀得。我等众人轻率地作偈，枉费心力，没有意义。”

后来的事，你们肯定非常清楚，从整个历史来看，当时东禅寺内除了六祖以外，神秀也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虽未得到五祖的心法，但他后来弘扬佛法的事业非常广大。

本来神秀最初是学道教和儒教的，就像现在的大学教授一样，对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非常精通。他到

22 神秀（公元 606–706）唐代高僧，为禅宗五祖弘忍弟子，北宗禅创始人。俗姓李，汴州尉氏（今属河南）人。少习经史，博学多闻。早年当过道士，50 岁时，到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在湖北黄梅县东北）谒禅宗五祖弘忍求法。

23 教授师：五种阿阇黎之一。教授阿阇黎，是专门给受具足戒的僧人教授威仪作法的大和尚。

五十岁时才遇到五祖大师，在五祖面前发心六年，六年中在寺院里做的都是提水、劈柴、舂米等苦活。因为他的人格、人品非常好，五祖让他做上座教授师。五祖圆寂以后，禅宗法门遍布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遍地开花，弘扬得非常广。神秀的法脉叫渐门派，他虽然没有得到衣钵，但是他在北方弘扬得特别广泛，惠能在南方也弘扬得非常好。

至公元 700 年，他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武则天听说神秀的法门非常殊胜，准备请他到皇宫里当国师，但是他很诚实地说，传承衣钵的第六代传人是惠能大师，自己没有能力，建议武则天到南方去祈请惠能大师。

这是惠能大师的名字第一次传到统治者的耳中，武则天通过各种途径到南方请惠能大师，却被他称病婉拒了。

据说他没有去皇宫里当国师有两种原因：一个原因，他是南方人，身相不太好，不像北方的神秀一样个子高大、身相庄严，他从南方来，担心不被接受，会对自己的法脉有影响；另一个原因是，五祖曾要求他在南方弘扬禅法，他就以病为借口，没有入皇宫。但是武则天还是备了袈裟和很多礼品供养给他，并赐了匾额。

所以我在想：不管是南派也好，北派也好，禅宗后来得以广泛弘传，主要源于这两位大德。神秀非常老实，从下文中也可以了知，五祖没有把衣钵传给他，因为他没有真正开悟，不像我们大圆满本来清净的根基，可以当下顿悟，但是他没有嫉妒心。另外，他自己心态是什么样，都老老实实地呈现在师父面前，没有隐瞒，这就是他的优点。

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众人都觉得神秀大师肯定是开悟者，他作偈颂就好，大家都没有必要作。

这样的语言辗转相传，最后他门下所有人都没有作开悟偈颂的打算。所有人都说：“对对对，我们现在不用作偈颂，神秀肯定是开悟者，他成为第六祖的时候，我们都依止他，没有必要烦劳作各种偈颂。”

下面开始讲神秀：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

神秀默默思维：如今祖师要求每个人作开悟偈呈给他，可是众人传言都认定我，他们都以我作亲教师，才没有作偈。现在对我来讲，一方面我作为寺院的上座亲教师，也必应作偈；另一方面，这么多人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我不作也不行。所以，我必须要

作偈呈献给和尚。

他最初思维，因为种种原因，决定要作偈颂，但过后又矛盾重重。

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他思来想去：如果我这次没有作开悟偈，五祖大和尚不知道我心中所了悟空性见解的深浅。所以，这次是个机会，多年中都没有一个让祖师亲自印证的机会，机不可失，不作肯定不行。

转而又想：作也不太好，为什么呢？这次借机作开悟偈的意图，有两种情况：其一，五祖承诺过，谁是真正的开悟者，会把甚深的禅宗法要传给他。因此这次作偈，如果我是求法的心，这是好事、善事，大

家都会赞叹，自己也觉得应该作。但如果是第二种，五祖也说，会传给开悟者衣法，成为第六祖。如果我是为了得六祖的位置而作偈，那世间的凡夫人也有为了争夺高位而争名夺利的现象，我就与世间人了无差别了，这样特别不好。

现在，我若不作，得不到法，而且那么多人都对我寄予厚望；若作，好像是为了得到六祖的位置，别人不一定会理解我，也不太好，现在难上加难，如何是好！他犹豫不定。

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种矛盾心理吧。前一段时间，我倒是没有要求学院的道友写开悟偈，我要求他们写研究生论文。有些人心生顾虑：不写，好像错过了一个机会；要写，好像是为得到文凭。“我不是已经出家了吗？出家以后还要争文凭，不是与世间人相差无几了吗？”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怎么办呢？有些人也曾这样左右为难。

神秀广闻博学，但是学问往往会对证悟心性有障碍。因为学得多，懂得多，他的心思就很容易扰乱自己当下的悟性。就如同我们对各派的观点经常探讨、辩论、记录、分析，会让我们在独处时也去思索如何辩赢别人，这往往会障碍禅修的境界。

所以，此处也可以看出，最初神秀就陷入两难，人很老实，他很直接地把这个矛盾说出来了。但是当时五祖要求不加思量，直接落笔，他却一直思来想去，越想越多，实在是矛盾。确实法特别殊胜，这是很好的机会，不写则得不到法；如果写，怕别人认为他是为当五祖的传人而写，修行人有这样的目的不太好。他确实进退两难。

如果有一位上师要把传承传下去，作为一个老实、分别念比较多的弟子，可能也会处于这种矛盾中，反观自心，大家也会非常理解。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

这时讲了另外一个情节：五祖弘忍大师的法堂前有三间走廊，当时全是白面墙，本来五祖打算在他房前走廊的空墙上，请一个叫做卢珍的供奉[24]画《楞伽变相》和《五祖血脉图》。以便后世流传，后人供养。

《楞伽变相》：达摩祖师等对《楞伽经》非常重视，很多祖师也是依靠它而获得证悟的。《楞伽变相》画的是，在斯里兰卡，佛陀是如何给所有楞伽法会的人传授《楞伽经》的整个经历，也就是佛陀传到达摩之前的禅宗，佛陀是怎样给当时的所化众生传授的，《楞伽变相》中都有描述。就类似《极乐图》或者《佛传图》。

《五祖血脉图》：是从达摩祖师到五祖弘忍以上

24 供奉：是一种职务的称呼，古时宫廷中聘用的擅长画画等艺妓的职务。

的所有传承祖师的法脉图。

我们也有大圆满祖师的画像，现在上师法王如意宝的纪念堂里，有大圆满祖师的唐卡，是从普贤王如来一直到法王如意宝之间的所有祖师。禅宗也一样，所有祖师的画像下面，还配有当时他们开悟的偈颂。

五祖曾有这样的打算：在空墙上，想请人画这样的两幅图，流传于世间让后人作供养。但是没有想到，后来神秀的开悟偈写在那上面——

> **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

神秀因为没有开悟，始终踌躇作还是不作，矛盾重重，思来想去。不管怎样，后来决定，还是作吧！

他作了偈颂以后，好多次想去交给祖师，一到

祖师的法堂前面，他就心中恍惚、惶恐不安、汗流浃背，没有去成。四天中前后十三次未得呈偈。

个别人在讲考时也是如此，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笑）。昨天有个人，刚点他名字时他就叫了一声“啊——”，我想这个人讲考时肯定会“表演”的，因为刚叫到他时，他都吓得不轻。（众笑）

以前我拜见上师如意宝的时候也经常惊慌失措，刚来时还不太害怕，以后越来越怕。比如说我们学院的大堪布或管家商量学院的事情，有时候很难定夺，一定要问上师，就开始互相推脱，“你去你去”，一直在上师门口徘徊，谁都不敢去。然后抽签，抽完签了还是不敢去，经常这样。

当时五祖也确实威严，弟子特别害怕。神秀好多次想把偈颂呈献给五祖，却一直没去成，四日中前前

后后去了十三次，但是还没有呈偈。十三次中，到门口，又回来，不敢去，害怕，又回来，如此反复。

一方面他对祖师非常恭敬，不像现在的有些人，连上师都不放在眼里，目空一切；另一方面也可能看出，他不是开悟者，开悟者不会管这么多，可能会把偈颂直接扔在上师那儿，没有很多顾虑。

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

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妙计：祖师不是想在走廊的空墙上画《楞伽变相》和《五祖血脉图》吗，最近祖师比较重视，天天都在看那面空墙。不如把自己的偈颂写在墙上，让和尚自然而然地看到就好了。如果祖师看了以后赞叹说写得好，我就出来礼拜，说这是我神秀作的；如果说不好，那我就不说什么了，祖

师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我心里很惭愧，枉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作为首座亲教师，经常接受别人的供养、恭敬、礼拜，那我还修什么道呢？

有一个偈颂说：“得失从缘，心无增减。”[25] 他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一直忐忑不安，但是如果祖师真的没有认可，他也觉得特别惭愧，作为寺院的上座亲教师，非常难为情，愧对众人；但是如果祖师赞叹，也一定要说这是自己作的。

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

三更：从七点到九点之间是第一更，九点到十一点是第二更，十一点到一点是第三更。也就是说，三更大概是十二点左右。

25 《唐高僧传·菩提达摩传》里，达摩祖师曰：“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尽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

汉地很多寺院不像我们学院，我们学院晚上十点钟，是大家正在认真上课的时候。但汉地寺院，一般到了九点钟就要熄灯了，早上四点钟就起床。可能他们也是这样，九点钟以后就算夜深人静了。

神秀在夜半三更无人发现之时，悄悄起床。一只手拿着一个小小的油灯，一只手在祖师准备画两种像的空白墙上，写下了自己的偈颂，以此表露自己所证悟的见解。

写的是什么内容呢？经常被人们传诵的是什么偈呢？

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

佛陀当年是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所以，我们的身

体与佛身有隐喻的因缘，就像佛陀是在菩提树下成佛一样，我们内心的成就依靠身体来示现。心就像明镜台一样内外透明，可以呈现一切万物，光明磊落。这样的心时时刻刻需要忏悔、修行等来“擦拭”，千万不要被各种贪嗔痴的“尘埃”染污。

神秀作完偈后，就一个人跑到寮房里，谁都没有发现。

这个偈颂，看上去写得很好。以渐悟根基来讲，身体很重要，心也不要被烦恼沾染，时时都要忏悔，时时都要反观自心，这个道理很对。但是我们也没觉得他真的悟道了，只是一个简单的前行或是劝人行善的偈颂。因为他只说心如明镜台，但怎么是明镜台？很深的道理都没有讲，后面两句，只说需要忏悔和精勤努力。

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

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

神秀回去以后无法入眠，思来想去——“哎呦，明天祖师看见我那墙上的偈颂时，会不会欢喜呢？如果欢喜，说明我真的可以成为第六祖，与禅宗的法门有非常甚深的因缘。那我以后怎样弘扬佛法，怎样摄受弟子、利益众生……”想了很多很多。

又想道：“如果祖师看见这个偈颂后，不认可并且呵斥，我怎么办？肯定是我没有很好的修行境界，没有认识自己心的本性而迷惑，宿世的业障也特别重。说明我与此法没有缘分，肯定得不到任何法。”

这两个方面，他一直思索。

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他一直思忖：“祖师明天到底认不认可，祖师的甚深密意，我这样的人难以测度。”他在寮房里思前

想后、辗转反侧、坐卧不安、夜不能寐，一直到五更天亮。

我们从这段中可以看出，他得法的心确实很切，否则像有些人，觉得得也可以，不得也可以，对上师没有信心、对法没有执著，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他肯定睡得很香。“虽然我之前不敢去，但现在已经写了，祖师怎么想都无所谓了。”他可能会这样想。但此处可以看出，神秀对祖师非常恭敬，到祖师面前去了多次，特别执著祖师是否认可自己。

作为一个渐悟者、次第修行者，在此处依止上师的窍诀也讲得很清楚。既要随顺上师，写下偈颂，又要考虑到别人对自己的赞叹或呵斥，同时思虑自己将来能否得法，与现代有些人的心态非常相似。

其实像神秀这样的修行人非常老实，也很真实。我以前看过神秀大师的略传，人确实非常不错，性格

特别好。但是他的分别念有点重，不知如何是好，思虑过多，矛盾重重。

讲到这儿吧，就像连续片给我们留悬念那样，接下来到底做了什么，先告一段落。

第 5 课

2012 年 11 月 12 日

「共同学习」

对于所传之法，有传承是最好的，但我没有此法的传承，这次是与大家共同学习，不算正式传讲。没有得过传承而给大家传讲，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不太合理。不过我知道有些法师虽然没有传承，但是与大家共同学习，按照汉传佛教的传统是可以的。因为我看到很多汉传法师，从来没得过传承，拿起一本经书就讲，也有这样的情况。

今天下午，我和学院的一个堪布谈话，他问：“你没有传承还传什么？”我说我是按照其他传统来

传授的。确实没有传承，第一天传讲的时候就对大家讲过，大家应该心中有数。但我觉得大家很有信心，因为我讲其他法，看很多人的表情没有那么热情，讲《六祖坛经》，至少从表情上看，大家还是信心十足的，人一旦有了信心，佛法会对他有利。不管怎样，也许有一些加持吧！因为你们有加持，你们的加持之光融入到我的身体时，你们也得到了这种加持反射的光，这叫反作用力——先是大家的加持总和融入我的身体，我酝酿发热，之后再发光，传入到你们的身体。所以说，大家能够学习佛法非常幸运。

「最珍贵的获得」

我去过一些学校，也见过社会中各阶层的人，比如官员、商人和明星。还见过一些非常可怜的穷人、病人，包括癌症患者等等。这时我唯一的想法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在这个生死轮回中，唯有佛法对任

何人来说都有用。如果没有佛法，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生存在轮回中都非常可怜，这种感受非常强烈。

无论你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在芸芸众生中，能遇到佛法非常幸运。而且你不仅仅是遇到，还深入研究，深入修行，这也许在你的有生之年中，是你人生中最珍贵的获得，我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我们讲正文。上节课讲到，五祖为了延续四祖的法脉要选六祖，要求每个人写自己开悟的无相偈。神秀写了一个偈颂，在四日中十三次想呈给祖师，但是实在不敢去，最后悄悄把偈颂写在南边走廊的墙壁上。之后他整晚都辗转难眠、身心不安、思前想后。

「**神秀未见性**」

|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

虽然神秀当时是他们寺院的大法师，名声及智慧各方面都出类拔萃，但是从他的功夫上看，并没有真正开悟。

五祖早已知道，神秀没有入门，没有认识本性。

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

到了第二天天亮，五祖唤卢供奉来，准备让他在南边走廊的白色空墙上，画《楞伽变相》和五代传承祖师的血脉图。这时，他忽然见到神秀写在上面的偈颂，之后对供奉这样说：

‘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五祖看到偈颂后，知道是神秀所写，就对卢供奉说：“确实不好意思，劳烦您远道而来，但是墙壁上

已经写了偈颂，所以，《楞伽经》变相图和传承祖师的血脉图暂时不用画了。《金刚经》中也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究竟的实相意义而言，所有相都是虚妄的。”

当然，我觉得这是五祖的委婉说辞，不一定是了义的语言。否则有人可能想，如果“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五祖您最初也不应该喊供奉到这里来，可能卢供奉也会这样想。他只是以一种善巧方便的方式说，变相图和血脉图也不离法相、人相、众生相，所以暂时不用画了。

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当时，五祖紧接着说：“既然神秀已经写了偈颂，就留下来，让门人每日讽诵。依此偈颂持诵、观修，可以避免堕入地狱、饿鬼、旁生三恶道中；依此

偈颂修行、行持，很多众生可以得到真实的利益。”

从中可以看出，五祖确实有摄受弟子的善巧方便。他心里明明知道神秀没有开悟，他作的偈颂并不是真正的无相偈，但因种种密意，还是这么说了。且神秀大师后来的弘法利生事业的确相当广大，我在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所以，有的人虽然不是开悟者，但他所造的偈颂和所作的论典对后人非常有利。只要修行，也可以逐渐解除众生的痛苦，免堕恶趣。

《阿育王经》里也讲过：“若人于佛法，勤行不放逸，舍一切生死，得一切苦灭。”如果对佛法不放逸地修持，舍弃一切生死轮回，可以得到灭谛——灭尽一切苦的最究竟境界。《宝性论》中也说[26]，如果有人宣说的法教与佛陀的圣教相同，我们也应该像如来的经教一样顶戴，因为有解脱的含义，有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受持。

26 《宝性论》云：“唯一依佛说，无乱心诠释，随得解脱道，顶戴如佛经。”

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当时五祖门下的僧俗弟众大概有一千人左右，五祖要求寺院里的所有人，诚心诚意地焚香、顶礼、供奉，并且要求他们念诵“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偈颂，并说这么做逐渐可以见到本性。门人都开始诵持，也都认为这个偈颂非常好。

念诵未开悟之人造的偈颂，为什么能逐渐得见性呢？其实逐渐的意思，就像《妙法莲华经》里讲的，“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所说的那样，渐次得菩提、见真性。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偈颂念诵、顶礼、焚香，也能逐渐见到本性。

本来众人对神秀大师的境界、为人等非常认可，

而且五祖刚说让大家作偈时，大家都认为六祖的位置非神秀大师莫属，因此大家都赞叹有加。那时众人对神秀的恭敬心很大。

虽然所谓的地位是虚妄不实的，但在人们的生活中却常常被它左右。譬如一个人正当权时，他的下属都对他很尊重，一旦这个人离职就不一定了，世间的很多领导都是如此，包括有些寺院里的上师。以前有些上师，当他正在住持寺院时，所有人都对他很好。如果他不当住持了，很多人的态度也急转直下了，世间人就是这样的。我猜测当时他们都觉得五祖已经认可了，于是大家都赞叹，都觉得这个偈颂非常好。

也的确如此，虽然此偈与开悟偈比较起来尚且浅显，没有直接讲空性，而只是从修善的角度说，心如明镜，时时刻刻忏悔、观修，不要让自己明镜般的心，被尘障所垢染。正如《入行论》里所讲，我们要时时刻刻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的心。

这种修行方法固然值得赞叹，但这不算真实的开悟偈。为什么五祖认可？因为当时神秀的智慧等各方面的境界相当不错，寺院里的人也都非常赞叹。

「**五祖示秀**」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五祖大师很善巧，如果白天唤神秀来，容易被众人看到，生出各种传言。其实作为一个上师、法师，在摄受弟子时，善巧方便非常重要，要护弟子的心、弟子的名声，再加上复杂的社会有很多人际关系问题。像五祖这样的开悟者，他做事时，并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说的，一切都是虚妄，一切都是空性，哪有什么取舍？什么都不在乎。

五祖是等到半夜三更，按照汉地寺院的传统，大家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唤神秀过来问：“本来打算画《楞伽变相图》和《五祖血脉图》的空墙壁上的偈颂，是不是你写的？”

神秀很害怕，觉得传承祖师的位置好像涉及世间八法一样，但是因为对法特别希求，就对五祖说：“确实是我写的，但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传承祖师的位置。希望大和尚慈悲，看看我这个弟子有没有少许智慧。”

这一点他在前面也说了，如果未得祖师认可，是他业力深重；如果祖师认可，说明他与法有缘。他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祖位，因此他就很直白地告诉祖师了。

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

五祖直言不讳地说：“神秀，你作的偈颂，确实没有见到本性。你还是个门外汉，没有入到内证境界的门内。”

虽然他对善法、讲经说法很多方面都很希求，但是从他的偈颂中看得出来，他没有证悟。

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

五祖直言：“你这般有相的见解，想得到无上菩提，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现在很多修行佛法的人，做慈善、同大众念佛、放生的种种行为，是不是善事呢？是善事，值得赞叹，“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所有的善事，我们都要去奉行。但这是不是断除轮回根本、得到无上菩提的善根呢？绝对不是。

所以，后学者要学会辨别哪些是最根本的善。我

也遇到过个别大德，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做善事，所讲的法基本上都是人天乘。提到空性等甚深法，他们不可能排斥，但也没有赞叹。

其实，尤其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上师，让弟子们接触不同层次的法很重要，刚开始就讲特别深的法，他们不一定消化，但是应该逐渐渗透深法。我们在世间读书至大学，至少也需要花十几至二十年，同理，佛教最高的空性和密法的层次，也应该用很多年来串习。

那天有一个老师对我讲，现在世间人提倡“闪婚”，闪电般的结婚；很多弟子和上师之间的关系也是“闪依”，闪电般的依止，这样可能不太好。我想，应该有一个次第，到最后，获得无上菩提的甚深境界。

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

不灭。

无上菩提必须要当下认识本心（密法、禅宗、中观般若法门中都是这样讲的）。归根结底，你要观自己的本心，认识自己的本性，这种本性并不是新得的，它不生不灭。

心的本体本来即是如如不动，只不过曾经没有认识。就像上师如意宝在《文殊大圆满》里所讲的一样，觉性文殊童子，无始以来都与自己无离无合，它不生不灭，只是我们一直没有认识过而已。

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

神秀大师虽然没有开悟，但是五祖将他喊来，还是给他讲了最深的法。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得祖位，而是得法。他是聪慧之人，会明白祖师的良苦用心。

他也比较听话，对祖师，对法都有信心。因此五祖半夜三更叫他过来，告诉他还没有证悟，虽然没有很直接地说证悟是什么，但其实也已经道出了。

证悟是认识自己心的本性。但认识本性的状态是什么样呢？

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在行住坐卧，或过去、未来、现在的念头中，都能见到自己的本性。

万法无滞：在见本性的同时，一切万法都无有任何滞碍。

一真一切真：从密法的说法讲，认识心的光明、心的真相，或者说真谛、真如，一个真如，一切真如。比如说在一刹那中已经认识心的本性，这种光明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如前所说，你证悟以后，即使到了战场上也能把握这种境界。它于一切时中都如如不动。

万境自如如：各种各样的景象、境界或现象，都如如不动。

在这样的真理妙用中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按照密宗的说法，当你认识自己本心时，就像波浪不离大海一样，不论你在一天的行住坐卧中产生多少个分别念，没有不清净的，一切均是法身光明的自现。

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这般如如不动的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实相。所谓如如不动的真心，天台宗称它为“真如”，中观宗称它为“胜义谛”，在第三转法轮中称之为“如来藏”，按照密宗说法，叫“光明大乐”……如果任何人见到它，就是见到了无上菩提的自性。

我们在座的人，也应该好好体悟这些甚深的法。

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一位上师前得到窍诀，或者不是在法师面前听到，以其他方式得到也一样。有些历史上说，华智仁波切看了《七宝藏》后，通过书中文字就已经开悟了。虽然得传承也很必要，但有些人对上师、对法没有信心，传了多少次也不一定开悟；还有些人，通过一些文字，比如禅宗的公案，就开悟了。

《五灯会元》里讲了一个盘山宝积禅师的公案[27]。盘山宝积禅师在路上看到一个屠夫正在卖猪肉，另有一个买家说要买精肉，那个卖猪肉的人“啪”地放下刀，说：“哪个不是精肉？”当时宝积禅师有初步的开悟。还有一次，有一个人死了，他的家人把棺材拉出去时，按照当地的习惯要喊“红轮决定沉西去，未委魂灵往那方”，这个偈颂。“红轮”指太阳，“未委”意为不知道。此颂大意是：太阳决

27 幽州盘山宝积禅师，因于市肆行，见一客人买猪肉，语屠家曰：“精底割一斤来！”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长史！那个不是精底？”师于此有省。又一日出门，见人舁丧，歌郎振铃云：“红轮决定沉西去，未委魂灵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师忽身心踊跃，归举似马祖，祖印可之。——《五灯会元》

定沉在西方，谁知道他的灵魂去向何方。当听到这个声音时，宝积禅师恍然大悟。

从这个公案看，借助别人的语言也能开悟。当然，他此前肯定修过上师传授的教言，就像瓜熟即将蒂落一样，只不过稍微点拨，马上就能开悟。可能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也已经要开悟了，只不过一直找不到这个因缘而东奔西跑。

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

五祖在夜晚给他独传了最甚深的法，很多人认为这样加持更大，为大众传了最深的法，也不觉得是深法。曾经法王也说过，只不过没有时间，否则，凡是所传的法，给每一个弟子重复一遍，都可以叫独传。其实自己插着耳机听音频，就像上师单独给他传的一样，我觉得这就是独传。

当时给他传完此法以后，他也没有见本性。就像上师如意宝的《文殊大圆满》，本来清净的见解部分也没有多少文字，所以，真正的开悟也不需要很多助缘。也许神秀后来逐渐开悟了。

五祖接下来说：“已经很晚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你在一两日之内再次思维，重新作一个偈颂，拿来给我看。如果那时你真的已经开悟，那么我的法和衣钵全部可以传给你。

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神秀对祖师很有恭敬心，对法也有希求心。他向祖师顶礼，回去的时候夜深人静，在几天之中想作一个偈颂。本来像神秀这样广闻博学的人，作一个偈颂对他来讲易如反掌，可是因为他当时确实没有开悟的原因，一直作偈不成。故而，他在好几天中恍恍惚

惚，身心不安，犹在梦中，行坐不乐，特别痛苦。

从前面对他的心理描写中也可以看出，他分别念比较多，左思右想，好像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晚上也辗转难眠。有些道友也是这样，对一件小事想来想去，白天坐立不安，晚上夜不成寐。真正有境界的开悟者，内心很宽广，对一些小事并不会作茧自缚，苦不堪言，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是不是上师不高兴或道友不高兴？怎么办？哎呦，怎么办……”这是没有开悟的表现。

我们知道，人在梦中轻飘恍惚，站立坐卧都没有自在。同理，倘若我们没有证悟，很多时候，心被外境转，自己没有控制和掌握的能力。

在我们看来，五祖已经给他讲了那么深的法，但是神秀也许不知道，一直担心：到底这个法什么时候传啊？我得不到该怎么办？这次是这么好的机会，如

果我得不到，白得人身啊！那怎么办……

一般情况，人在心里有各种恐惧、担心和执著的时候，特别简单的事情也做不成。

「**惠能作偈**」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惠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

五祖要求所有门人都修持此偈，门人众相传诵。所以说上师的提倡很重要，上师说这个偈颂要背下来，所有的弟子都会去背。比如说上师自己喜欢念某个咒语，并要求所有的弟子只念这个咒语，其他都不念，弟子们也会听的。

世间教育也是如此，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做什么。老师说：“前后世不存在，这是迷信，是一种神

秘主义的说法，我们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承认这些。”学生也都会随声附和：“对，这是迷信。”

所以，世间组织的掌控者和领导者很重要，他的见解和思想稍微有一点偏颇，手下的人就全部都被“传染”了。他如果有一些开悟的境界，手下的人也都希求。他的见解很圆融，对所有宗派都可以包容，那么他门下的人也全部都会如此。这不稀奇，自古以来都是这种现象。

过了两日，有一位童子（未出家的少年或是小沙弥），路过惠能苦行舂米的碓坊，口中唱诵神秀大师所作的偈颂。惠能大师当时在那里苦行，还没有真正地入于僧团，正在考察期间。他一听到此偈，便知这首偈颂是未证悟之人所写。虽然他没有蒙受过五祖大师的教授和摄持，但是因为他的根基极利，刚来时就有一些证悟境界，对佛法大意确实有所感悟。

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獦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

他问这个童子：“你念的是什么偈颂？”童子特别傲慢地说：“你这个边地的野蛮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五祖大师说，世人生死是最大的事情，他打算把佛法和衣钵传给门下的人，门人想得到六祖的法位，都需要写偈颂呈给他看。如果有人真的悟得佛法大意，五祖准备把自己的衣法传给他，成为第六祖。”

就像前不久，美国竞选总统一样，人们心中会有内定的人选。同样，多数人认为六祖的位置肯定是神秀的。

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他仍然很骄傲地继续说：“我们寺院里最厉害的上座神秀大师，在南边墙壁上写了这首无相偈。五祖大师让我们所有门人都好好地诵念，修这个偈颂，不会堕恶趣；修这个偈颂，有非常大的利益。”

无相偈：无相是不执任何相，而这个偈颂是有相的，因为没有讲空性，但这个童子也不知道什么是有相无相，大家怎么说，他也人云亦云。

惠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这一句在有些版本里有，但是《大藏经》中的版本和其他部分版本里没有，可能没有好一点。

上人：一般对高僧大德或者很了不起的人才如

是称呼，或者海外对上师喜欢称呼某某上人。当时惠能大师对童子称呼为“上人”，而童子对他称呼“獦獠”，叫他野蛮人。一看称呼，便知此人没有素养，从短短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个人自身的修养。如前所说，六祖大师对所有门人都称“善知识”。

我们单是从文字上看一下不行，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现在世间人也经常是这样，对上者，“啊，书记您来了、县长您来了、局长您来了。”非常恭敬。而对下者，“嗯，过来，你给我拿过来……”态度大相径庭。这方面，我自己也常常反省。

惠能说：“上人！我在这里已经苦行了八个多月，一直在舂米，从未去过法堂前，您可不可以带我到写有偈颂的地方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惠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

童子可能也很傲慢地带他到神秀大师的偈颂前，告诉他就是这个。因为惠能不识字，看了也不知道写的什么，又请求童子说：“我不识字，上人可不可以再给我读一遍？”

之前他听到偈颂时，发现这是没有开悟之人的偈颂，但既然持诵后不堕恶趣而且有功德，惠能大师也来了。到了那里后，他不识字，又请求童子代为读诵。也许童子也不太认识，只能背下来，因为年轻人一般都精于背诵，也许是不愿读或是因为顽皮而跑掉了，这个情节在此处不明显。

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

江州：唐代时的地名，今江西九江一带。

别驾：官职。就像现在的所谓局长、科长之类，

因为当时在各州都有刺史，刺史去各地视察时，会带辅佐公务的人随行，这种工作人员叫别驾，是因另外乘车随行而得此名。

名日用：人名。好像现在汉地以“日用”作名字的比较少，很多人不会起没有寓意的名字，藏地常以天女、吉祥、金刚等为名，每个人的名字都可以解释意义。

这时，正好有一个来自江州地方的别驾，姓张，名字叫日用。当时这个领导高声地读，惠能没有求他，但他可能是为了惠能而读。读完以后，惠能说：“我也有一个偈颂，可否请别驾代为书写？”

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

别驾说：“啊！你这个不识字的人还作开悟的偈颂，真的稀有，不可能吧！”

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惠能对这个领导说：“你要想学无上菩提，千万不能对初学者污蔑和轻视。下下人中也有上上智（獦獠是下等中的最下等人，也可以有无上开悟的智慧，用现在的话来讲，智商很高）。上上人中也有没有智慧的（表面上看来高高在上的大上师、大活佛、大堪布、大和尚，智慧非常下等，或者说没有任何境界的情况也有）。如果你这样轻视人，有无量无边的罪。”

“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这一段话，希望每个人都要记住。

的确在世间中有很多人根基深厚，有已经开悟的人，也有将来会开悟的人。但是我们常常看不到别人

的优点，常常轻视、蔑视他人。单从外相观察，除佛以外很难了知其功德。

《十住毗婆沙论》中也说过：“若见外威仪，称量其内德，自败其善根，如水自崩岸。”如果从外相的威仪衡量其内证功德，那么自己会失坏自己的善根，就像水退到岸边就会干涸一样。因此我们要对所有人都观清净心，对其他的宗派也要观清净心，这一点很重要。

《大鹏展翅》的作者夏嘎措珠仁波切说：“我们对所有的宗派，包括对苯教等外道之人，都要像对待佛陀那样尊敬。”

“这样的话，会不会失坏皈依戒呢？”

“不可能失坏皈依戒，因为我们把别人看作佛陀，不但没有罪过，反而有无量功德。”

这些是非常甚深的教言。我们在世间中经常看不出什么样的人是成就者，什么样的人是非成就者。

以前我看觉囊派的《多罗那他自传》里这样说，“我有好几种化身，一个是印度的外道本师，外道本师不可能讲佛法，但是会给人讲一些世间善法来引导众生；有一个是青海那边的出家人，他也不是特别精通教理，但是会行持一些善法；还有一个在拉萨一带做官员。”如此有几种不同的身相。

我们藏传佛教中曾有一个叫果仓巴的上师，他的传记里也说：“在整个世间中，我化现了无数身相，但是别人都不知道是我的化现。”

可见，我们对每个人都不要蔑视，不要觉得除了自己以外，所有人都不好。

我以前也讲过菩萨化现世间众生的公案。比如在汉传佛教中，文殊菩萨有时化现乞丐相，有时化现猪

狗相，以很多不清净众生的身相来度化众生。像那若巴的传记中，帝洛巴变成吃鱼的人。米拉日巴的传记中，米拉日巴变成一个乞丐，显现在惹琼巴面前，惹琼巴没有认出这是米拉日巴的化身。很多人确实不知道菩萨是什么样的形象。

《父子相会经》里说：“痴者令离痴，愚者示明智，为利彼众生，作权巧方便。狂者得正念，跛者得安行，为利彼众生，现诸神变事。”佛不愚痴，也没有疯狂，更不是跛子，但佛为利益彼等众生，会显现如是之人。所以，不轻视他人。

在《胜乐金刚》里怎么讲的呢？“众生意乐不可思，如来幻化不可思，虽于自宗不吻合，不得轻毁并舍弃，发愿将来通其义。”这是我即兴翻译的，会背藏文，译成汉文是当场发挥。主要意思是说，在这个世间中，如来的幻化不可思议，如来是随着众生的意乐来显现种种相的……

还曾有一位阿瓦巴大师，我看过他的传记，怎么写的呢？他和弟子住在匝日神山，他的弟子去转山时，有一次以特别强烈的信心来念咒祈祷，结果他看到面前显现了二十一个女人。其中一个女人给了他一个萝卜，他把萝卜带回来后对上师说：“我今天祈祷时看见二十一个美女，其中一个美女给了我一个萝卜。”上师说：“你把它做成汤，一碗你自己喝，一碗给我喝。”

弟子马上把萝卜做成了汤，一碗给上师喝，一碗留给自己。但在喝的过程中，他觉得味道不太好，像人肉一样，产生一种恶分别念，他就不想喝了。他们养的一只狗刚好在旁边，他就喂给了它。

两碗喝完了，上师喝了，狗也喝了，尔后，上师和这只狗都不舍肉身前往清净刹土了，弟子痛哭欲绝。

因此，以后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的确应该把所有的人都观想成佛的化身、菩萨的化身。以前拉萨街头有一个贫女，看起来特别可怜，每天都在乞讨，但实际上她是莲花生大士空行刹土中的一位真正空行母的化现。她晚上运用神通到吉祥山与无数空行母一起会供、享受妙欲。

于是，我在汉地看到一些乞丐和特别可怜的残疾人时，也经常想，也许有佛菩萨的化现。这虽然是造作的分别念，但时时需要这样忆念，不要认为“这个人修行不好、那个人行为不好、这个人长相难看、那个人性格不好，只有我还可以。”这种心态的确不是一个修行人该有的心态。

希望你们把刚才那句教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什么叫座右铭呢？放在座位右边时时要看的偈颂。你的字体如果不太好看，可以让写字好的人代写，经常看看。确实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不一定是有智者。

因此对上上人，你没有特别赞叹也可以；但是对可怜的人，从佛教的慈悲观来讲，要维护，从清净观来讲，所有的众生至少都具有如来藏德性，也值得我们恭敬和尊重。

第 6 课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课程回顾」

之前讲了六祖惠能大师准备作无相偈时，因为不识字，想请张别驾代为记录，而张别驾对他有点轻视。六祖说：你不能轻视初学者，下下之人也可能有上上智，上上之人也有没有智慧的。关于这个道理，希望道友们在学习佛法以后，要在行动中有所改变，即使不能彻底改变，也要比以前有进步。

「莫说人过」

我发现很多佛教徒喜欢观别人的过失，而且非常

严重，这一定要改变。上节课我也举了一些例子，诸佛菩萨的显现不可思议，我们不能轻易揣度。表面上看来好像不合理、不合法，或者有些人的长相、行为方面显得很差，却很有可能是诸佛菩萨的化现。

以前虚云老和尚朝礼五台山时，从普陀山到五台山，大概三四千里的遥远路程，三步一拜地行进。有一次因为饥寒交迫，几乎要没命了。这时文殊菩萨化现为一个叫文吉的人出现在他身边，帮他背负行李，快到五台山时就不见了[28]。

虚云老和尚三步一拜到五台山的时候，他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可怜，根本看不出他将来会成为那么了不起的大德。文殊菩萨化现的人，看起来也没有智慧、没有文化、没有任何修证一样，但后来大家也知道了。

28 欲详知此段事迹，可以阅览《虚云老和尚年谱》或画传。

诸佛菩萨的化现无处不在，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观清净心，常怀这样的心态，在生活中就不会经常说他人的过失。可能与前世的业力和习气有关，有些人生来就是除了自己谁都看不惯，哪怕只与他接触几分钟，也能听到他说许许多多人的过失。还有些人，与他长期交往，他也从来不爱说别人的过失，即使看到别人不如法、不合理的行为，没有特别的必要，他也不会说。

有些在山下学了很长时间的人，从言谈中看，对语言的过失毫不在意、口无遮拦。其实这种现象非常不好，希望大家学法以后要努力改正。

诸佛菩萨的显现，以我们凡夫人的心智很难测知，因此，我们就该尽量地对所有众生观清净心。如前所讲，包括对外道也可以作本师想。因为诸佛菩萨的化现中，有些当妓女、有些当屠夫、有些当盲人、有些当残疾者，还有各种各样特别下贱的种姓。所

以，对所有人具有清净观，修行无处不在。

阿底峡尊者身边就有一个脾气特别差、嗔恨心非常严重的侍者，很多人建议阿底峡尊者换一个侍者，说他的侍者太差了，为人处世等各方面都太傲慢了。阿底峡尊者回答说：“不行，如果换了他，安忍波罗蜜我从何起修？其一，我自己需要修安忍波罗蜜多；其二，他也不是那么差的人。”他始终不愿意换。其实真正的修行人，遇到什么都可以坦然接受。

「**莫放弃闻思**」

从《阿底峡尊者传》来看，他对学习特别重视，现在很多人好像都不具备这种精神。《大藏经》中的经典、续部，他全都看了，看完以后对弟子们说：“藏地《大藏经》中的经论太少了，现在我的信心有减退的现象。”因为在印度，经论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所以，他说在藏地自己的信心减退了。

我很有同感。我们在座的人，不管你是在学院还是在任何道场，千万不能放弃闻思！如果你放弃了独立学习或者听闻佛法，你的信心、见解逐渐逐渐就会有所减损。因此，学院规定学员至少也要听一堂课，这能保证你的修行，如果你长期不闻思，长期不与僧众打交道，包括城市里的居士，长期不听课的话，那么到最后，自己的相续会完全变成另一种状态。在这些方面，大家一定要知道。

「正文讲授」

下面接着讲正文。当时张别驾答应帮惠能代笔，一方面惠能对他说，不要轻视别人，否则有无量无边的罪业；另一方面张别驾也有一个要求。

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

张别驾对惠能说：“如果你想写无相偈，你可以说，我来为你记录。但是我有个要求，如果你将来得到了佛法和传承，最好先要度我，千万不能忘了这个誓言。”

当时因为惠能也找不到别人代笔，可能默许了，此处并不明显。就像《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中，五比丘在世尊面前发愿，请求世尊将来成佛时先给他们传授佛法一样，此处亦如是。

后来六祖得法后，先度他了吗？（问大众）。我以前看过，但现在没有印象。哦，你们与我一样不知道，看来讲《坛经》很有必要。

六祖惠能的开悟偈是这样的：

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神秀用“身是菩提树”来比喻，此处说“菩提本无树”。神秀用“心如明镜台”，但在此处说明镜也并非实有的“台”。本来没有一个成实的事物，怎么会有尘埃或者障碍呢？

这个颂词有不同版本，各版本的前面两句没有差别，后面的“本来无一物”，在敦煌本中是“佛性常清净”。敦煌本在此颂的后面还有一个颂词，“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到底是哪个正确，诸说不一，但大家都认可宗宝本中的这个颂词。

现在研究禅宗的学术界人士和一些前辈的大德们，对这个偈颂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我想，这个偈颂还尚未深入地讲到第二转法轮离四边八戏的般若空性，但是的确讲了身体或心等一切万法，在整个世界

上都不存在。就像宗喀巴大师和麦彭仁波切为引导初学者，首先宣说遮破有边的单空见解，这种见解的层面，是任何障碍的本体都不存在，以此说明空的现象，这一点也非常合理。

我记得本焕老和尚 102 岁时，曾接受过一个《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记者问本焕老和尚：“您悟了一辈子佛法，悟到了什么？”本焕老和尚说：“无。”悟的是无有、空性的意思。记者再进一步追问：“禅宗里也说‘无’，同您的这个‘无’有没有关系？”本老用“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颂词给他说明了一切生死、一切万法，在本体中都无。

记者又紧接着问：“‘本来无一物’和‘时时勤拂拭’这两者，哪一个境界高？”本老回答他，两种境界到最终抉择的是空性，本无所有，这是最究竟的境界。

记者再问：“那您现在成佛了没有？”本老说：“我离成佛差得远，我是个小和尚。要成佛，一定要利益众生，对众生广作结缘。”等等，讲了这些道理。

所以我想：单看这一颂词的内容，不管前辈的哪一位大德，也不能断定在那时六祖就已经完全彻悟了，但是与神秀的观点比较起来，确实高出一筹。神秀的偈颂，讲的是从世俗显现上行持善法；惠能的偈颂，是对身心、对万事万物的执著全部断除的空性。从字面上看，他并没有抉择空性也不存在，空性也是远离一切戏论、一切执著的。当然，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和程度不同，你如果进一步地再把它解释成大空性也未尝不可，但从字面上看，这个偈颂主要应该这样理解。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

惠能大师的偈颂，由张别驾写了出来。不知是不是写在了神秀偈颂的旁边。此时在场的众眷属没有一个不惊讶的，都赞叹不已，一直议论纷纷、递相转告：“非常稀有！我们千万不要以相貌和形象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他已经成了肉身菩萨。”

大家都知道，平时他只是舂米，而且是在家身份，看起来又憔悴，别人都轻毁他。这个偈颂写下来后，大家很惊讶，都觉得千万不能以貌取人。

的确，只通过人的身份、形象和行为，不一定能判断出他是怎样的人。在长期的修行过程中，有些人刚开始各方面都如理如法，好像智慧、修行都不错，但到了最后，不但对佛教没有贡献，甚至连毁谤等各种不如法的行为都显现出来了。有些人刚开始看起来特别可怜，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精神问题，行为举止等各方面都怪，但后来变得悟性很高。这种情况不足

为奇，佛陀时代也有。

《杂阿含经》里讲[29]，佛陀有一次在给孤独园为僧众传授佛法时，来了一位比丘。这个比丘相貌特别丑陋，而且极其憔悴，看起来卑微可怜。他坐在大众之中，所有的比丘都嫌恶、轻视他。佛陀知道他们的心，便告诉大众说：比丘众们，你们不要轻易诽谤，不要以相貌来轻毁他人，他是一个已经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圣者。佛陀进一步给他们讲，比如孔雀的外表倒是美艳动人，但飞翔时根本不能胜过大雁；有些愚者，外相上仪容如法，实际上并无功德……在这方面讲了一些教言。

29 小乘阿含经部《别译阿含经·卷一》中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无央数大众。围遶说法。当于尔时。有一比丘。容色憔悴。无有威德。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叉手合掌。向诸比丘。在一面坐。时诸比丘皆作是念。今此比丘。何故如是颜容毁悴。无有威德。世尊尔时知诸比丘心之所念。即告之言。汝诸比丘。见彼比丘礼我已不。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佛复告言。汝等今者勿于彼所生下劣想。何以故。彼比丘者。所作已办。获阿罗汉。舍于重担。尽诸有结。得正解脱。而今汝等。不应于彼生轻贱想。汝等若当知见如我。然后乃可筹量于彼。若妄称量。则为自损。尔时世尊即说偈言孔雀虽以色严身不如鸿鹄能高飞外形虽有美仪容未若断漏功德尊今此比丘犹良马能善调伏其心行断欲灭结离生死受后边身坏魔军佛说是已。诸比丘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所以，大家在以后的时日中不要以貌取人。很多人确实如此，某个人似乎看起来不错，世间的地位、文凭都很高，上师和眷属们对他的期望值也很高，但他后来产生邪见，前途尽失，这种现象不胜枚举。在座的众人中，知其现在却不能知其未来。原来法王如意宝也说过：我的眷属中，默默无闻的小沙弥，将来在我圆寂以后，很有可能大有作为。我问过当年在石渠求学的老修行人，其实法王如意宝在那儿求学时，只是上师对他特别疼爱而已。在僧众中并不是很出名，而且住的时间也不长，前后只有六年。但后来他的悟性和对佛教的贡献等很多方面都很难被超越。

同样，当时六祖在五祖的所有眷属中，不要说与神秀相比，与普通的僧人相比都相形见绌。如今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肉身菩萨。

肉身菩萨，不是像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那种带有报身装饰的菩萨，而是身体看起来与普通凡夫人无

二，但却有内证的人。现在汉地共称的肉身菩萨像，如九华山的肉身菩萨像、六祖大师的肉身像，这些叫肉身菩萨像。

不管从哪方面理解，大家异口同声：这个菩萨——这个活生生的菩萨，是从什么时候出来的？

古时候的人，悟性都比较高，如果现在某人写了一个偈颂，大家也看不出他是肉身菩萨还是化身菩萨，但当时可能因为人们都特别重视这些境界，所以大家都这么讲。

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

要知道，当时禅宗的祖位，大家都非常珍视，也有这方面的争论，就像现在各个地方的选举一样复杂。为什么六祖过后不能再传？那时候世间上也可能

发生了种种的争端。

五祖见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大惊小怪，担心有人损害惠能，便在众弟子面前，用自己的草鞋鞋底，把墙上惠能的偈颂全部擦掉了，并且在众人面前说，他也没有证悟、没有见性。既然祖师都这样说了，大家也以为然。

这件事情就此平息了。否则神秀还没有过关，又突然冒出一个舂米的人来，害怕交付传承时不圆满。从五祖的行为上看，他不但特别关心身边所有弟众的情绪，而且对六祖未来的交付传承方面，有很多善巧方便。

一般来讲，用鞋底来擦掉讲解空性的偈颂，看起来好像并不如法，但必要时，对真正有他心通、了知密意的上师来讲，这也没什么不合理。

「弘忍大师传法给六祖」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

第二天，五祖悄悄地到惠能所在的碓坊去，见到惠能的腰上系着很大的石头在舂米。

好像纪录片中也有这段情节，当时因为惠能的身体非常瘦弱，而舂米就像踩跷跷板一样，脚蹬在一边，以自己身体的重量来舂米，如果身体特别轻就力度不够，所以，他就在身上系特别大的石头，以此来苦行。这对一般人来讲，确实非常困难。

我们发心时也要这样策励自己，像六祖这样有悟性的人都如此苦行，我们现在虽然不需要这种苦行，但尤其到了冬天，我看部分道友为了僧众发心，或为了自己维持生活，也很苦行。我今天看到很多道友背煤炭，有的女众可能因为一直拿着煤炭，手上沾满炭

粉，最后不小心给自己画了胡子，精神可嘉。不管怎么样，发心非常重要。

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

五祖到了惠能发心的地方，看到他特别精进，聪明能干，八个多月中，只是为了写偈颂，跟着沙弥悄悄地出去过一次，除此之外一直待在那里。

五祖非常认可地说：“求佛道的人，为了佛法忘却自己的肉躯，正应当这样。”

这些法非常甚深。普通世间人，为了自己这一辈子的衣食住行、生活幸福等也付出了很多，更何况为了对生生世世都非常有利的佛法，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苦行呢！非常有必要。五祖也对他说，为了佛法理应如此。

我曾看过一位上师的传记，里面说他能回忆自己

的很多身世。在久远的前世，就如《贤愚经》里所讲的，他也在自己的身上挖了好多洞来点灯，为了四句偈颂经常这般苦行，即生中为什么对法反而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其实大德们在不同的身世和环境下，对法的信心也可能有增有减，这在圣者的传记中也屡见不鲜。在座的有些道友也经常讲，“唉，我刚来时信心特别好，为什么最近老是打瞌睡？现在对佛法的信心越来越减退，好像我的修行越来越下滑，怎么办啊？”非常伤心和担忧。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不能因为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减退，就自暴自弃，应该更加努力。你要知道，修行的路起伏不定，有时候觉得自己今天是不是开悟了，特别有把握一样，这时不能太过于欢喜；有时候又觉得，“一切都完了，你看我现在既生邪见，又没有任何境界”，这时也不能特别失望，甚至绝望，要

努力拥有一个平稳的心态。

就像远行的人历见种种高山平川，不同的境界都会在我们的心中显现。不要说我们一般人，即使是圣者，他能回忆的二百世中，每一世的情况都高低不同。所以，大家也不要特别着急。

为了学习佛法，六祖历经苦行，非常难忍，但他仍旧任劳任怨地不断发心。

作为一个修行人，先要彻底地摧毁傲慢，实际行动中也要身体力行，比如磕大头。我很佩服一些人磕长头前往拉萨，我在心里想：不管他们的发心如何，首先值得赞叹的是，他发自内心对三宝有虔诚的信心，否则根本无法行进；其次，他这样顶礼，相续中的傲慢心肯定会摧毁。

我本人也是每天清晨花一定的时间顶礼。第一，这是一种能让自己快速清醒过来的方法；第二，觉得

顶礼有很多方面的功德。希望大家在修行的过程中，对法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不要两三天特别努力，之后又特别懈怠，这样不太合理。

乃问曰：‘米熟也未？’

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五祖弘忍用很善巧的方式来问惠能大师：“你的米舂好了没有？（并不是问是否煮熟了。）”

惠能说：“米已经舂好了，但是还欠缺过筛。”

这是一种双关语，意思就是问：“你的修行和悟性有没有长进？”在众人面前用这种表示语言来沟通。惠能回答：“我之前写偈颂时有一定的开悟，但就如同舂好的米需要过筛一样，我还需要祖师的印证。”如果有了祖师的印证，像糠皮般的糟粕分别就可以遣除，白米般内在的光明赤裸智慧便可以呈现。

对空方面的境界他是有的，从第二转法轮的空性方面来讲，这可以算是最高的境界。我在前面讲了，一切万法“本来无一物”，本来都没有一个实有的物质，这样的空性境界与涅槃无二无别。《大乘顶王经》中说：“一切物无生，求自性亦无，以自性无故，此是涅槃相。”意思是说，一切事物无有产生，也没有自性，没有自性的缘故，与涅槃无二无别。

惠能初见五祖时就有一些悟性，应该是他前世或者从小就有。本来从身份上看，他是獦獠，是一个野蛮人；从形象上看，他是砍柴的人，连孩童都歧视他。但是内在就如同四种芒果中，外面不成熟里面已经成熟的芒果一样，人中也是如此[30]。有些修行人，从行止威仪上看境界很高，但内在的贪嗔痴完全没有损减，这种也有。

30 《亲友书》中云：“当知人类如芒果：外似成熟内未熟，内成熟外似未熟，内外未熟内外熟。”

当时的六祖，外在是一个整天舂米的苦行者，内在早就对空性有所证悟。但他对空性的悟性，按照藏传佛教的解释方法，对光明分方面，可能需要祖师再一次印证，才可以完全开悟。

在众人中，这是表示性的对话。其他资料或者纪录片里讲，五祖还问：“你这样苦行，身体痛不痛？”他说：“本来身体都没有，还痛什么？”五祖与他说话，他全是用禅机来作答。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要和他辩驳两句，我真心地问你身体痛不痛，你却反过来说，身体都没有还痛什么……（众笑）

这些说明他最初的证悟是空性方面的证悟，包括他写的偈颂，凭我的分别念来看，讲的是空性方面的境界。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

五祖是在六祖苦行的碓坊处与他沟通的，后来五祖用柱杖在碓石上敲了三下后就回去了，惠能当下领会了五祖的密意。听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故事里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三鼓”是夜半三更的意思，是夜的三更时分，他入于祖师的屋内，五祖以袈裟围住禅房，然后亲自为惠能讲说《金刚经》。如果不遮挡就给他讲经，害怕别人看见。

这与密宗有相似之处。有人质疑密宗为什么保密，为什么少部分人可以听，而不让所有人听。其实不仅仅是密宗，显宗像《金刚经》这样的甚深般若空性法，他也没有对所有的人都传，他在传授的过程中也采用了一些方法。

虽然没有挂牌或者办证，也没有要求修加行，但他也有一种方便方法。是什么方便方法呢？本来出家人的袈裟是穿在身上的，并不是当帘子的，但是为了不让其他弟子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祖师用袈裟围

挡，为一个人传授佛法。

传授什么法呢？《金刚经》。

我以前也讲过《金刚经》。禅宗对《金刚经》和《楞伽经》等几部经非常重视，因为很多禅宗祖师都是在学习、观修这些经的过程中开悟的。

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时，惠能大师当下完全大彻大悟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已经到达了这种境界。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没有看过其他大德是怎样讲解的，我以前讲《金刚经》时，是按我自己的分析来解释的。“应无所住”也可以说是六祖在偈颂里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道理，一切万法

本来都无所产生。“而生其心”，本来无有任何法，但也并不是像石女的儿子和虚空的鲜花那样的无有。在无有中，明明清清的光明智慧自然而然产生，这种明和空无二无别，并非明是一个、空是一个，完全分开的不空的明、不明的空是找不到的。如果再进一步解释，就像密法里所讲的那样，与三身的直指方法比较相同。

当五祖给他传讲到这个偈颂时，他当下开悟。

我们的上师如意宝是一边祈祷麦彭仁波切一边读《直指心性》，《直指心性》中有专门讲胜观和寂止的一段话，一次在读这段话时，当下完全开悟了。

前面他写偈颂时，相当于是黎明般的开悟，此时是完全开悟。就像我之前讲的宝积禅师的公案那样，他看到屠夫卖猪肉时是初步的开悟，听到有人喊送亡人的偈颂时，就已经完全开悟了，有两个层次。华智

仁波切最初在如来芽尊者面前生起了黎明般的觉悟，后来亲近钦则益西多吉上师，上师喊他老狗，让他出来，然后酒气熏熏地对他扇耳光，这个时候，他当下完全开悟，原来如黎明般的境界，如今已经变成了如日般的光明，完全呈现出来。

在这里，六祖也是依靠祖师的印证，亦即“筛米”的过程，最后就完全大彻大悟了。

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大幻化网》中有五种奇哉，与此处意思相近。“何期”是没有想到的意思。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没有想到自性本来清净，没有任何烦恼障和所知障的垢染。他现在已经开悟，

开悟后才知道，想不到原来自性本来都是清净的，并不是依靠祖师的指示或者自己的悟性而变成清净，也并不是本不清净的东西现在清净。

就像昨天我在密法里所讲的那样，释迦牟尼佛的刹土本来清净，螺髻梵王见到的是真实的，舍利子见到的不真实。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没有想到原来自己所见到的自性，从来都是无生无灭的，只不过在迷乱众生面前显现生灭、常断、来去等很多虚幻的现象，其实生灭和来去在自性中全都无有。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没有想到现在自己所认识的自性功德，本来具足。并不是我今天开悟的时候，好像阳光突然照射到我的头上一样，而是原本就已经具足了。

了义文殊菩萨、了义普贤如来的本面，如今只

不过现见而已，一刹那都未离开过自己，众生圆满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没有想到这种自性从来没有动摇过，刹那也没有离开过，如如不动，始终具足，就如《宝性论》里所讲的一样。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自性中显现的光明和智慧等一切万法都可以产生，一切功德也可以产生。这种道理，在没有了悟的人面前讲，很难沟通，但是稍有悟性的人不难知晓，因为一切佛法，当你没有现见自性时，都很难说得通。

这是六祖开悟时所说的偈颂，也可以叫做祖师开悟偈。

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当他在五祖面前讲了这样的开悟偈以后，五祖知

道他已经证悟本性，告诉惠能说：“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本心，学习佛法虽不能说了无实义（此处对“微”加否定词），但意义不大。”

认识本心非常重要！

有些道场一辈子研究律藏，虽然戒律如意宝是一切功德的根本，非常重要。但你如果没有认识本心的法门，一辈子注重行为，这也意义不大。

藏传佛教中也有个别人，八年、十年都在研究因明，本来因明对遣除怀疑和生起信心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认识本心，也意义不大。

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如果认识本心，意即认识一切万法的自性，不管他的形象是什么样，都可以叫大丈夫，也可以叫人天

之师，如果他的境界真的很高，也可以称之为佛。

这一点要看我们的心能不能清净，能不能达到。

每个人从外相上看差距不大，但因为内观不同、前世的因缘不同、今生中积累的资粮不同，因此，有些人对自己的本心有所领悟，有些人毫无悟性。这就如同我们要看色法，却没有眼睛一样。关于这一点，在《华严经》里有个很好的教证：“如目不明净，不见微妙色，如是不净心，不见诸佛法。”视力不好，见不到微妙的色法，没有智慧，心不清净，见不到佛法。

的确，一点悟性都没有的人，临死时极为可怜。我们在修法过程中，至少也应该对密法的甚深修法、禅宗的甚深修法，种下一些善根，积累一些资粮，观自己的本心。前辈大德们是怎样认识本心的，我们也应该如是认识，需要观心。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五祖在夜半三更已经给他授予《金刚经》，而且这也相当于密法中的独传一样，不使人知。

便传顿教及衣钵：于无人知晓中，已经把衣钵和利根者的顿教法门都传给了他。

禅宗中神秀是渐悟法门的根基，六祖是顿教法门的根基，这种法门对悟性特别高的人来讲很适合。而神秀广闻博学，一步一步次第修行，从他的偈颂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时时刻刻都是以正知正念来“擦拭”自己的心。

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六祖所化的顿教根基，常说“佛陀说一切都不能执著，四大皆空、五蕴皆空、

万法皆空”这些特别响亮的词句，对广闻博学的行为全盘否定，这样不太好。

云：‘汝为第六代祖：当时五祖说：“我把法和衣钵全部传给你，你现在成为第六代祖师。”

善自护念：并不是成为第六代祖师就万事大吉、逍遥自在了，还需要经常以正知正念来护持。前辈大德们也说，即使你的见解高如虚空，行为还得像细粉一样细致地取舍。

广度有情，流布将来：开悟后还要做什么呢？并不是一直快快乐乐地坐在那里，华智仁波切曾说，成佛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此处也讲了，开悟后并不是每天都在禅堂里参禅，一定要广度有情，将佛法广为流传，传到四面八方。

法王也经常讲，修行和成就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利益众生、一个是广弘佛法。

其实这也是真正禅宗大德们最后的嘱托。

五祖当时对他的交代也有三条：第一条，你以后要善护心念，不要认为你现在是第六祖了，就可以随意游逛，而是要求，相续一定要用正知正念来护持；第二条是要利益众生；第三条是法要一直传下去，不令佛法断绝。即**无令断绝**。

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下一堂课可以广说。有些人认为禅宗的法脉已经断了，法脉没有断，只不过是传衣钵这样外在的行为断了，禅宗的法到现在一直在弘扬。因为当时大德们发心广大，如今才有这么多修行人对禅宗有感悟，或因此而成就。

女众这边今天没有电。禅宗不立文字，所以，你们也不用看文字，安住就可以（笑）。六祖不识字，让他人来念，你们也不看字，让我来念。（众笑）

第 7 课

2012 年 11 月 19 日

「究竟的善愿」

之前讲到，入夜三更五祖给惠能传了法，他已经开悟，成为五祖真正的传承弟子，并且要求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大家也应该记住。

禅宗真正的思想，一个是调伏自己的相续，一个是广度有情，还有一个是弘扬佛法。这是究竟的善愿，自己好好修行，在力所能及时，弘法利生。大乘佛教的思想，将来的人生目标，需要这样的原则。无论学禅、学密，还是学任何正统的佛教，都应该

“善自护念”——经常用正知正念来护念自心，好好修行，这特别重要。尔后，哪怕在点点滴滴中利益众生，这也相当重要。

「临终心愿」

我今天听到这样一个病人的故事：有一个白血病患者，生命没有多少时日了，但他每天感恩佛的加持，因为佛陀，自己的寿命尚且未断。他的病房里常有蚊子出没，病房里的其他人准备杀蚊子的时候，他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杀，我来布施。”他因为布施蚊子，自己的脸都肿了。他曾经特别喜欢吃肉，因此，他的第一个希望是，死后自己的身体在尸陀林作天葬布施鹰鹫；第二个希望是，因为自己今生遇到佛法非常幸运，他就尽量在未死之前布施身体，劝别人不要杀害任何众生。

确实，有些世间人学佛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短

时间内接触了佛法以后，就有如此感悟。当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我想：我们长年累月修学佛法的人也要扪心自问，人生的终点，不管是再美好、再辉煌，美丽的水泡最终会破灭，这是有为法的自然本性。当我们面对死亡、面对最后的危机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誓言和愿景，希望大家思考。同时，禅宗对整个佛教思想的影响，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样的理论，大家也需要关注。

「**正文宣讲**」

下面讲五祖对六祖宣说的最后一个开悟偈：

听吾偈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我看其他个别汉地大德的讲义中解释说：所有有情生命，都可以在三宝的福田中种下善根的种子，

在因地慢慢成熟，到果地时，因缘成熟、功德圆满、成就佛果等等；而作为木、石之类的无情物，因为无有福田，就无法种种子，又因为它的本性是无性的原因，到最后也无法产生功德、成熟果报。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

对于这样的开悟偈，按照禅宗的传统，有时不作解释，随个人的领悟和认识。如果非要解释，我想是不是从二谛方面解释会更加贴切。这一点希望你们自己斟酌，自己思考，虽然我以前没有看到过这种解释方式。

从世俗的角度，我们要知道，所有世间中的有情，种下善根，在因地经过五道十地，到最后可以产生佛果等。一切的因缘也好，有情也好，就像《入中论》里讲的一样，在世俗中，所谓的取舍、善恶等等都是无欺而存在的；而在胜义中，有情不存在，种下的种子也不存在，一切都是无性、无生，完全是空

性的。

总之，这个偈颂可以从世俗的显现和胜义的实相两方面来说：一切万法从显现上无欺而存在，因果不灭；而胜义中完全远离四边八戏，在这种境界中，一切的有情、无情统统都是法性，根本不会有任何戏论。

这样解释是不是好一些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悟来理解。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

讲了开悟偈后，五祖继续对六祖说：“达摩祖师曾是了不起的印度王子，昔日他从印度来到东土（汉地）。禅宗的法脉中，他是第一祖。因为当时人们对祖师的法脉不了解，如果没有依据或凭证，他们不太信

任。因此，为了证明师承，用衣钵作为信体和标志，直至传到五祖之间，一直代代相传、一脉相承。”

意思就是说，从达摩祖师到五祖之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的信仰等原因，一定要有祖师的凭证。

这种传承不仅在汉传佛教的历史中有，在藏传佛教中也有。比如说金刚阿阇黎也会把自己的金刚铃、金刚杵传给自己的传承弟子，这种独传的传统，在藏地也存在。

大家知道，禅宗刚刚传入中国时，包括皇帝都不太认可，从历史看，为什么现在少林寺那么出名？当时达摩祖师以各种因缘化度。少林寺的后山有一个山洞，达摩祖师在山洞中面壁山岩坐了九年，直到找到了真正的法器后才离开。当时所有的历史，现在都被记载成文字。

现在极个别的寺院自称是禅宗的发源地，举行活动时写各种文字标语，这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其实从汉地禅宗的历史来看，应该唯有少林寺是禅宗最初的祖庭，因为当时达摩祖师是在那里。后来所谓的少林拳风靡起来，很多媒体，包括国际人士都觉得汉地和尚会打拳。他们在路上、飞机场或者火车站看到和尚的时候，都会问：“阿弥陀佛！你会少林功吗？”有些学生看到我们出家人，自己就开始比划拳脚了。

追其原因，当时达摩祖师离开山洞后，少林寺的僧人在那里发现了一只铁箱，箱子以胶密封，他们用火开启，发现里面有两本经书，一本是《易筋经》，一本是《洗髓经》。可能大家比较了解《易筋经》，金庸的小说里经常引用。

最近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他得奖后，有相当多的小说迷，评论莫言的小说不如金庸写得好。其实金庸的思想与宗教也有一定的关系，莫言的小说，包括

《生死疲劳》，也被认为是借用了很多佛教的道理，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评论。但是，据说《易筋经》里面有调节身体风脉明点的打坐参禅的方法。

这两部经典，因为是梵文，很多人都不知道书中讲了什么。慧可懂梵语，他翻译了《洗髓经》，后来又有僧人到峨眉山请般剌密谛翻译了《易筋经》。这两本经书原则上是一体的，内容统一，后来少林寺门人根据这些内容，独创了一种少林功夫。

李世民打算一统天下的时候，有十三位武僧帮了他，他为了报答这份恩德，从此格外开许少林寺的和尚可以喝酒、吃肉、开杀戒。包括他当上皇帝后，为了维护国家，专门成立了一个僧队，曾有人说他们可以持枪，有人说不能。在那个时候少林武功已经初露头角。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部经典不一定完全是教

人打拳的武功秘籍。但后来因为历史和政治等原因，到现在少林寺的宗风与其他教派多有不同的原因就是如此。

大概七八十年代，李连杰参演了一些相关电影，自此以后天下人皆知。人们看到和尚，第一个念头并不会想到“他是三宝的所依”，而是“这个和尚肯定会武功，我不敢惹他……”其实好多和尚根本不会武功，不会少林拳，但很多人都深以为然。这是媒体的渲染，还有一些历史原因。事实上真正的出家人不一定是这样，这可能是禅宗的一种妙力吧。因为真正修禅的人，不管是行住坐卧还是用功办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安住在禅法中就可以度化无量的众生。

不管怎样，这一段主要是讲，从达摩祖师直到五祖之间，以衣钵来印证。

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

法则以心传心：本来佛法并不是依靠外相上的法衣、金刚铃杵来传的。佛法分为教法和证法，教法用声音来互为传递，口耳相传等等；证法意即心法，则是以心相传，上师将自心的智慧、悲心和他所领悟的境界传给弟子。

皆令自悟自解：自己悟了法义，自然解脱。

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自古以来，佛与佛之间虽然没有口耳相传的做法，但是普贤如来相续中的密意，可以与阿弥陀佛或释迦牟尼佛以互相相应的方式传递。一位如来的智慧和悲心，另一位如来自然而然获得，按照藏传佛教来讲，这叫如来密意传。藏传佛教中还有持明表示传，是上师与上师之间秘密地相传。汉传佛教中从初祖达摩传至五祖弘

忍之间，也相当于是一种独传。像龙钦心滴，也是从莲花生大士以持明表示传的方式次第传到很多上师的相续中。到补特伽罗耳传时，才比较广弘。

衣为争端，止汝勿传：用衣钵相传，成为一种争端，所以，到你六祖惠能以后，不要再传下去。

此处大家必须搞懂一件事，现在很多学禅宗的人，包括有些研究历史的学者，经常说：“禅宗以前在汉地特别兴盛，到了六祖再也没有传下来了。”有些人说：“现在的法脉不是真正的传承法脉。”

这种说法不合理，为什么呢？衣钵传到六祖已经停止，但是佛法没有停传。五祖讲“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是希望他将来广度有情，不令佛法断绝，一直要弘扬。

当时衣钵传到了五祖这里，他有神通，知道未来的各种情况不允许再独传，所以叮嘱六祖，自此不要

再把衣钵传下去。可能当时为了衣钵，徒生争端，情况不妙，也有这个原因，但是并没有说禅宗的法就此中断。直到现在，在不同的传承和法脉中，有很多高僧大德修持禅宗。尤其是在汉地，不管在居士群体还是出家人的群体中，对禅宗有领悟的人不胜枚举。

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五祖叮嘱：“如果你再把衣钵传下去，你的生命都会岌岌可危，命若悬丝。我为你传法以后，你必须在很快的时间中离开，否则恐怕有人害你。”

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衣钵要继续传付，六祖大师此生也不一定能圆满所有弘法利生的辉煌事业。

让他速速离开，是因为他是一个獦獠，也是一个在众人看来与神秀相比根本不值一提的人，再加上他还没有正式出家，半夜三更到祖师处授受衣钵，这样

就很危险，因此让他尽快离开，否则唯恐有人害他。

惠能启曰：‘向甚处去？’

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

五祖让他连夜离开，惠能说：“那我得法以后向什么地方去？”

五祖对他说：“你离开后，到带有‘怀’字的地方（广东怀集县，在那里佛教现在也非常兴盛，六祖后来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就停止，不用再向前去；碰到带‘会’（今肇庆的四会市）字的地方，你要暂时隐藏下来。”

怀：在怀集，六祖混迹于猎人的群体 15 年，乔装成农民与当地村民一起劳动。据说现在小小的怀集县，寺院、亭台修葺了三十多座，以佛教命名的地名也有近二十处，这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影响力非常大，他周围很多人都可以被感化。建寺院好像也不需要经办什么手续和批复，只要自己有能力就可以。像我们藏地，以前高僧大德想建寺院很方便，有能力就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地方建，但现在不一定这么方便。

不管怎样，以后在座的道友回到自己的家乡，首先心里应该发愿利益周围的人，实在没办法建寺院，就建精舍，也能影响周围的人。

当时五祖这样嘱咐他，确实五祖神通了得，对未来的预知非常特别。

「惠能离开五祖」

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

吾自送汝。’

当时祖师让他前往怀集，到达江口，他需要坐船过江，道路可能也比较复杂。所以，他虽然得到了衣钵，但是深夜中不知道一个人要怎样离开。

惠能得到衣钵后，说：“我惠能本来是南方人，向来不知道这里的山路，怎么到达江口？”五祖说：“你不用担忧，我可以亲自送你。”

祖师也不容易啊，不但给他法，还要送他出去。（众笑）

祖相送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

五祖送他到九江驿[31]，需要过江时，他们一起坐上了一条小船。上船以后，五祖自己摇桨过江。

31 九江驿：一说为今江西九江，另一说，为湖北黄梅的一个驿站名。

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

师父为弟子摇橹很不合时宜。因此这时惠能说道：“和尚请坐，应该弟子摇橹。”

我曾看过纪录片，这些情节基本上都有。

祖云：‘合是吾渡汝。’

五祖说：“现在应该我来渡你。”

吾渡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过江时，我来摇船渡你；还有一种意思，你尚需遣除违缘，需要我来帮助、引导你。

惠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

惠能说道：“迷惑时，当然要师父传讲佛法来度

脱我，而自己已经开悟了，不可能一直要师父度。同样是度脱，名称虽然一样，用的方法却不相同。”

自度和他度方面是悟和迷的差别，悟后不需要师父来度，可以自立，迷时还需要师父。意思是说：已近彼岸，可以自行离开了，师父还要摇船返回去。

| 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

还说：“惠能本来生在非常偏远的地方，而且口音不纯正，方言特别重。承蒙师父传法，我现在已经开悟，应该以自之本性自度了。”

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有些人的内证很不错，但是从语言、长相、文化程度等方面看都不像见多识广的人。像神秀大师，无论是口音、眷属……在很多方面特别成熟。而惠能在祖师座下的几百个弟子中，看起

来很不成熟，对此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的悟性确实极高。

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

所谓的自度和他度，是从弘扬佛法和自己解脱两方面讲的，五祖也完全认可他所说的道理。

五祖回答说：“是的，是的，以后的佛法应该以你广度有情的发心和行为等缘起来进行弘扬，由你发扬光大。你去了以后，再过三年，我会离开世间。”

当年五祖 71 岁，后来 74 岁于黄梅圆寂。六祖得法是在黄梅附近的东山，那里有个五祖寺[32]，寺中有遗塔，原来我去过，那里有祖师殿，还叫真身殿，经受过很多次的毁灭。尤其到 1927 年，肉身被彻底毁

32 五祖寺：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 12 公里的东山，当时称东山寺，后世改称五祖寺。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法道场，也是六祖慧能大师得衣之地。

了，现在只有一尊塑像。五祖寺还有说法台等好多遗迹，是非常有加持的地方。

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又说：“你善自珍重，努力向南方去。到了南方以后，不要过早说法，因缘未成熟的时候佛法难以兴起，待因缘成熟之时，水到渠成，易如反掌。”

因为因缘尚未成熟，就急着宣说佛法，容易给自己带来违缘，佛法也难以兴起。有些上师用真实的神通来了知，有些没有神通，通过观察来推测。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要求我们学院里的堪布、堪姆两三年中不能离开。降魔胜利洲对法师也有这方面的教诫，按照上师的要求三年不离开，只在学院中广说佛法，到山下不一定因缘成熟。的确，个别的道友很听话，后来广摄弟子，弘法利生的事业非常广

大。有些人得到证书以后，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但离开以后，有的死了，有的法师变得连辅导员的能力都没有，自身漂泊不定或已还俗，不要说对佛法有贡献，甚至对佛法产生各种负面影响，这也是一种缘起。所以，我们传授佛法，应该遵从前辈大德们的教诫，如此才容易成熟自己一生中利益众生的因缘。

最近道友们在研究一道辩论课题：佛到底能不能度化无缘的众生？其实佛不是不度无缘的众生，只是度他的因缘若没有成熟，怎么度也不一定能成功。

曾经有一个道友，来到学院仅出家六个月就准备下山，我劝他：“你先学一点吧，不要下去。”但他弘法的心情特别迫切，他说做梦都在想度众生，说家乡的众生特别可怜，执意要离开。他最初的发心应该是很好的，没有其他的目的。但是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悄悄地离开了，离开以后也不那么理想。

我们虽然没有前辈大德那样无碍的智慧，但是基本可以推得出来。正如七八十岁的老人，依据经验经常可以推测出小孩子未来的行为。所以说，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时日中，对于上师或法师们所说的教言，要引起重视。

惠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

惠能辞别了五祖以后，独自步行前往南方，走了两个月，到了大庾岭[33]。

我以前找过惠能大师的传记，没有找到。原来拍的《百年虚云》里说，虚云老和尚受他祖母的影响，天天看六祖惠能大师的传记，但《虚云法师年谱》里面没有，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里面也没有。惠能的生平

33 大庾岭：亦称庾岭、台岭、梅岭、东峤山，中国南部山脉，“五岭”之一。在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余县南境，与广东省南雄县接壤，为粤赣交通要道。相传汉武帝时，有庾姓将军筑于此，因名大庾岭。

事迹，除了《坛经》以外，《传灯录》里有一些，但也不太广。所以，他真正的经历，他整个一生非常详尽的描述，像极个别大德那样，每一年、每一次弘法和修行的全部过程，找不到详细的记载。

此处是讲，他往南方走了两个月。最初依止善知识时是走了一个多月。

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

五祖送走六祖以后，自己回到寺院，很多天没有去法堂。当时他的眷属几百人，每天都要念诵和听法，大家都比较着急，于是就有人代表众僧问道：“和尚，为什么这几天您老人家一直不来法堂，您最近身体不好、生病了吗？或者您老人家显现上产生烦恼、心情不好吗？”

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

五祖说：“我身体倒是没有什么病，心情上也没有问题，但是我的衣法已经传到南方去了。”

这里已经露馅了，如果这件事不说，他们不一定能追踪到六祖（笑）。可能当时的路也不多，只要说南方，只有一条路，就像我们这里到色达一样。

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

问：‘谁人传授？’因为当时他们特别关心衣钵，大家都很着急。便问：“那到底传给谁了？”

曰：‘能者得之。’五祖说：“能者得之。”一般来讲，指有能力的人得了，从另一方面讲，“能”指惠能，惠能已经得到了衣钵。

众乃知焉：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惠能消失不见了，可能碓坊里的人也说，那个边远地方来的人最近突然不见了。祖师可能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寮房，或者祖师送得比较远，回来的路需要一两天，又或者祖师有点累了，回来后不能上堂，有各种原因吧。再加上祖师说，衣法已经传到南方去了，反正已经人尽皆知了。

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他们召集了数百人，准备把衣钵从惠能的手里抢回来。他们都特别恨他，怎么被一个獦獠得到了，神秀大师和这里的很多人才都没得到，恐怕是他想尽办法从祖师手里把法和衣钵带走的，非要抢回来不可。

不过从历史上看，当时神秀非常宽容，劝阻他们不要去，说既然是祖师的意思，就应该遵从，以后大众从惠能那儿得法也可以。部分的人通过神秀的劝阻已经停手，但还有部分的人不听。我们从中也应该知

道，神秀虽然没有得法，但是他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非常好，相当宽容和包容，他之后弘法利生的事业也极其广大。

其实每一位上师在传法或培养弟子的过程中，显现上不一定对所有人都公平。比如有些人得到某些荣誉时，其他人的心里不一定认可。每个人对自我的评价都很高，本来不一定有这个智慧、能力与德行，但是自己一概不知。在当时，如果神秀不是那样的人，他可能也觉得：被大家公认为上座，自己却没有得到衣钵，反被他人得到，他也可能要求或发动大家抢回来。但其实，抢，最多是把衣钵抢回来，法不一定抢得回来。他没有那样说，也没那样做。

我想，不管任何一个佛教徒，在依止上师的过程中，对上师的决定或安排，不能有特别狭隘的心。现在个别道场或居士团体中，整天对上师的行为不满，内部经常发生各种矛盾，同时个别群体经常诋毁自己

的传承上师。这样一来，自他都会毁坏，对将来自己的修行和弘法利生的事业也会带来违缘。所以，从此处可以了知，神秀大师确实很了不起。与此同时，数百个人已经前往南方追踪了。

「感化惠明」

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

有一个僧人，俗姓陈，法名惠明，是五祖的传承弟子。以前将军的品位从一品到九品，他曾是四品将军。

他是陈宣帝的裔孙，从家庭状况看比较不错。

性行粗燥，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

他的性情非常粗暴、急躁，不拘小节，看起来有点凶恶。他特别有意乐寻找、追踪惠能，当过兵，跑

得快，所以，在数百个追赶的人中，他是最先追上惠能的人。

他已经离开了两个月，可能他们一直在追踪，很多历史资料和纪录片中表达得也不明显。总之，最后已经追上了，中间的过程并没有特别细致地阐述。

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

已经被人追上后，惠能把衣钵放在石头上，说：“衣钵只是一种表示，有必要以武力来争夺它吗？”他自己就隐藏起来了。

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

惠明到石头前，想把衣钵从石头上提起来，但是怎样也提不起来，实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喊道：“行

者，行者，你快出来，我是为佛法而来，不是为衣钵而来。”

即使是，他也拿不动。（众笑）

行者：此处惠明大声地喊他行者，没有称他为善知识，因为毕竟自己出家多年，而惠能还没有显现出家相。

惠能遂出，坐磐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曰：‘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

惠能出来坐在磐石上，可能就是坐在之前放衣钵的石头上。惠明向他顶礼说：“希望行者为我宣说你所得到的甚深佛法。”惠能说：“如果你真的为法而来，不是为了衣钵，我可以传给你。你先放下所有的攀缘和执著，不要产生任何好坏的念头，我再为你说法。”

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惠明用了很长时间才做到平息所有的分别念，惠能知道因缘已经成熟，就给他讲了禅宗最深的修法——直指心性的窍诀。当时惠能对他说：“善的方面不要思维，恶的方面也不要思维，善和恶都不作意，在那个状态，惠明上座，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明上座：这是对他很恭敬的称呼。因为他是出家人，而且很长时间依止善知识，因此惠能用非常恭敬的语言来为他直指，什么是惠明上座的本来面目。

我最近看《法界宝藏论》里也有与此雷同的语句：当你观心的本性时，心无论是安住或者向外散射，你不要去观安住的部分，而应该认识赤裸觉性的部分；不要去观分别念的部分，而应该认识赤裸觉性

的部分，这就是你需要认识的真正的本来面目。

与此相同，比如你起一个善的念头时，你不要念那个善；如果产生一个恶的分别念，恶的方面也不要念。密法里讲非善非恶的觉悟，即明性的一分，你要认识它，这就是你的本来面目。所以，当我们的心安住或是产生分别的任何状态，都不是心的本来面目。

有些人坐禅只一味安住，认为这就是自己的本性；有些人认为产生分别念的时候是，因为有的上师说，产生多少个分别念就是多少个觉性，其实正在起心动念的这一分，也不是你的本来面目。真正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密法里叫赤裸裸的觉性，不是安住也不是散射，不是善也不是恶，正在那个状态，明明自知，空和明无二无别。虽然是一颗心，但是用心来观心的时候，有一种奇妙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不过这些是密法，现在讲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以后讲密法的时候再说吧。禅宗在认识本来面目

方面也非常深。

惠明言下大悟。

要看自己有没有缘分，如果有缘分，不管众中听法也好，独自听法也罢，就是这个状态。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藏传佛教是这样，汉传佛教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人当下认识心的本来面目时，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状态。

惠明听了当下大悟。

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

之后他问：“除了前面这个密语所讲到的密意以外，还有没有更深的密意？”

刚才给他介绍的这个话头以外，还有没有更多的意义。

惠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

惠能回答说：“我为你说的，就像手指指示月亮一样，只是用词语来如是表示。真正的密意是反观自己，你如果反观自己，密意就在你这边。”

与自己的本面从来无离无合，一刹那也没有离开过。只不过前辈的传承大德们，有些通过语言来表示，有些通过行为来表示，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方式。我们的上师如意宝经常在大众中宣讲最深的窍诀，只不过每个人所领会的体悟各不相同。

我昨天参加了藏族这边举办的有关《七宝藏》的演讲，为了以后龙钦宁提密法的弘扬，有很多法师演讲。上师如意宝在世时培养的那些老法师，他们所讲的语言确实比较有深度。后来的新法师，虽然口齿伶俐、才华出众，但是他们好像对密法的名词比较陌

生，只是从名相上讲的，并没有特别深入。所以，我后来与他们沟通时说了，我们对密法要有一种长期的信心，长期地去闻思，同时也要观修。上师如意宝在世时，喇荣的密法非常兴盛，如今恐怕没有以前那么兴盛，从修行、灌顶、传法等很多方面，不如从前。

我想，具证上师跟前的弟子们，言行、信心和他所领会的境界都不相同，因此禅宗不立文字，自有它的密意。有人说禅宗不立文字，难道《六祖坛经》不是文字吗？此中意义完全不同。不立文字，并不是说一切文字都弃之不用，讲解法义依靠文字，但在证悟的时候，禅宗不立文字，密宗也不立文字。任何一种高深的法门，都是用一种表示来认识，认识的途径也许需要语言，也许需要文字，也许需要上师，或者通过其他的因缘来了悟。

像惠明这样的大师，依靠惠能大师的一句话——“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

目？”就开悟了。

每个上师所领悟的境界，语言、文字已经摆在这里，看我们后学者能不能对照自己。古人依靠这句话来反思，他可以开悟，我们后学者也完全有能力、有机缘去开悟。对于一个有所领悟的人来讲，无论你学禅宗、学密宗，所有的宗派都是圆融无违的，在究竟密意上没有任何差别。

每个宗派都说自己教派的法最殊胜，到底是哪个最殊胜？比如《时轮金刚》里说修时轮金刚是最佳成佛的因；《密集金刚》里说修密集金刚最容易成佛；《大幻化网》里说最容易成佛的就是它。那到底是怎样？藏传佛教有一位大德做了一个比喻，比如市场上有各色的上等好马，每一个商人都说自己的马是最好的，但要看你喜欢哪一匹。有些人都不骑，要自己步行，如此他骑马的因缘都没有。有些人不听别人的，自己选择一匹马，那么他以后就与它有缘。

我对这个比喻很认可。每一位上师、每一个传承都很殊胜，其中确实有无数大德已经开悟，所以，你们以后修哪个宗派自己选择。你觉得别人都在吹牛，选择不骑任何马，走路过去的话，是你没有缘。你如果选择一个，自己好好珍惜，一定会开悟！

第 8 课

2012 年 11 月 22 日

「课程回顾」

《六祖坛经》现在讲到第一品中感化惠明的这一小节。

之前讲到六祖躲在山中，有一群人追他，准备把衣钵夺回。其中惠明体力最好，于所有人中最先寻找到他。当时衣钵放在磐石上，他提不动，只好承认是来求法而不是来抢衣钵。后来得法，得法的窍诀也比较简单，六祖再三地给他讲：“我给你的是文字上的指引，最深、最妙的窍诀和境界在你自己的身边。”

「转法轮的意义」

从这个道理中可以看出，禅宗不立文字。无上密法中专门有一个续部叫《无文字续》，有些分别念比较重的人可能会说：“难道续部本身不是文字吗？”不是这个意思，书中所阐述的道理和境界，文字只是暂时表诠的手段，而真正的内容，不要说密宗和禅宗最高的境界，就连我们世间中普通的言词、文字也只是起一个指代和表示的作用，它不能直接诠表。因此，教法和证法中，最根本的是证法。很多人认为在某个地方堆着《大藏经》，才承认这里有佛法。这只是教法的书本，书本里的内容，要看人们的相续中能否获得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才是证法。

我们常说转法轮，“轮”是指圆形接连不断地旋转；“法轮”是说诸佛菩萨相续中的智慧和大悲的境界；而“转法轮”就是指这种境界能不断地在众生相续中旋转。比如说他相续中所有的境界，以满瓶倾泻

的方式在我的相续中获得，或者即使不能满瓶倾泻，而仅是部分获得——比如说上师的大悲和智慧，在他传承弟子的相续中得到了部分境界，这也是转法轮的作用。

所以，作为传法者，将自相续中存在的法尽量“转给”相应的法器，这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相续空空如也，也可以把书本上的内容，通过自相续“过滤”后传给他人，我有时就是这样。我自己的相续中没有这堂课的内容，而我又要讲课的话，首先我看可靠的经书和上师的窍诀，先消化吸收，然后再传讲，应该会对他人有利，就像盲人持灯一样。因此，对于传法方面，我自身没有境界，但仍然充满信心。

「正文讲授」

真正的觉悟就在自身上，这很重要。

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惠明有自称弟子之意。有些道友也经常这么自称，还没说上三句话，有四个“弟子”，可能是一种习惯。有些藏族人对法师也习惯连呼“仁波切”，好像没说两句，有五六个“仁波切”。汉人中也有特别喜欢这么称呼的——“弟子业力深重、弟子烦恼深重、弟子相续不太调伏、弟子很想得加持、弟子……”

惠明对惠能大师如是说：“弟子惠明，虽然在黄梅五祖那里参学了很长时间，但在您没有直指心性之前，我确实没有认识自己心的本来面目。今天通过您特别简单的直指人心的窍诀，我已经开悟了，开悟的境界不可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前面已经讲了“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

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讲得特别简单，不要思维善的分别念，不要思维恶的分别念，就在这个中间……密法中讲不忆念过去，不思索未来，也不跟随当下，正在这个时候，自心光明磊落的境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密宗中经常讲“认识本面”，认识本面就是认识本来面目的简称。一般来讲，有缘弟子通过简单的窍诀或表示法，当下认识自己的心。认识自心后就会知道，无始以来流转在轮回中，就缘于没有认识本心，如果认识本心，再继续护持、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就像空室入贼，对他来讲任何分别念无利无害。再继续修下去，就像大圆满里讲的金洲不得土石，最后完全是一种清净的状态。禅宗与密宗的教言，有些可以相互呼应、相辅相成地理解。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有人喝水，水的温度高低，从外相上看不出来，但在喝的过程中，自己

心知肚明。用语言来表示，最多说冷的、热的、烫的……除此之外真正的冷热程度，用语言无法完全说明。因此，自己有所证悟时，最多可能说，这是明清的、空性的、现空无二的、明明朗朗的、了了分明的，等等，这般大致地描述，但是这种概括性的语言，能不能真正表达你内心中所悟到的不可思议、超离一切言思的境界？诸佛菩萨的智慧与自心无二无别的境界，难以表达。

所以，当时惠明法师特别感恩六祖。因为依靠他的传法，自己已经完全明白了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也就是说认识到了自心的本来面目。

自古以来，有很多传承弟子，通过上师的教言认识自心的本来面目，认识后都会感激涕零，感恩戴德。有些人虽然没认识到心的本来面目，但是对自己生活中的取舍以及人生的方向等重大之事了悟以后，也心怀感恩。

前辈大德常说，无论你是否见过这位上师，但是依靠这位上师有形、无形的指示，让你通达最甚深的道理，他就可以称之为根本上师，也有这样的说法。

今行者，即惠明师也。’

惠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

惠明接着说：“今天，行者就是惠明的师父了。”

惠能是怎么回答的呢？“你若这样说，我与你同为黄梅五祖的弟子，今后当善自护念。”

惠明已经把他当作根本上师了，汉传里不叫“根本上师”，而是称作“师父”“大和尚”。依靠惠能的指示，他已经认识了心的本来面目，“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现在开始不再离师，“生生世世不离

师”，他可能是这样说的。

但惠能毕竟是在家身份，惠明却已经出家多年，人尽皆知。因此，惠能的意思是说：虽然依靠我的指示点醒你，你已经开悟了，但是我做你的师父，并不合乎规矩，黄梅五祖是我们共同的师父。既然你已经开悟，将来应该善自护念。

前面讲的五祖对惠能的希望中，第一个就是善自护念；第二个是广度有情；第三个是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大家都知道，禅宗里，开悟以后要广度众生，弘扬佛法，还要善自护持，不令根门放任自流，否则很容易被外尘所染。因此，即使你已经开悟了，但是在以后的日子中，还需要不断地去护念和修行，这非常重要。六祖对他也有这样的要求。

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

惠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

惠明大师问六祖：“弟子惠明如今已经开悟，以后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惠能大师对他的教言，风格上与五祖对自己的教言非常相像。说：“你以后的去所，到带有‘袁’（今江西袁州）字的地方就停下来，到带有‘蒙’（袁州蒙山，今江西宜春）字的地方则安住。”

六祖因为有衣钵，比较危险，祖师让他隐藏。惠明没有衣钵，无人抢夺，因此六祖并未要求他隐藏，如果他要再传衣钵，肯定也需要隐藏下来。后来惠明的确在蒙山修行，并且开始弘扬佛法，广利众生。

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后学者应该知道：五祖弘忍给惠能传授佛法以后，授予他的教言，是证悟以后去哪里、做什么，做了最后的交代；惠能传给惠明的教言，也是关于他人生的终极目标，与五祖对自己说

的如出一辙。

那么在座的佛教徒，选择哪一个教派为最根本的传承，这很重要，你根本的传承上师对你有什么交代，就应该秉持这样的风范。比如说上师要求你弘扬佛法、讲经说法，你有能力时就应该讲经说法；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让你好好地修持佛法，你就该一心一意地修法，持续地这样做。

现在很多人是什么样呢？依止这个一段时间，又依止那个，最后自己根本没有着落。有些人可能已经十年八载地依止一个传承，之后又换了一个传承，再换一个传承，改来改去，到最后一无所剩。就连古时候的在家女性，也有成家后不能改嫁的说法，世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依止一位上师！如果朝三暮四，恐怕到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该修哪一个法，做哪一件事，学上师的哪一种行为了。

每一位上师都有自己的传统，哪一个宗派都有成就之道，只要是非常正规的传承，我都很赞叹。但是每一位上师都不同，你要秉持自己上师的传承。所以，在座的道友们，希望你们在自己的人生中选择一个从一而终。

我本人也是这样，依止上师如意宝以后，他老人家的一生，直至生命终结之前做的是什么，我也想照做。当然，有时在方式方法上稍微有一点改变，这种情况肯定有，但是重要的原则上，不管是他老人家传法的内容还是方式，很多方面我都会尽量地随学，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前辈的大德们，也都是按照上师的要求去做的。

但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甚至辅导一堂课，传讲的方式也转变成了另一种，认为这是他的风格和特点，上师们的传讲方式，他故意改来改去。说实在，有些人根本不会传，可能听都没有好好听，最后连辅

导也不会。还有些稍微聪明点的人，是故意为之。但这样并不符合前辈大德的规矩。

总之，前辈上师们是怎样一脉相承下来的，我们也应该如是随学。有些道友经常跑来跑去，最后自己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现在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自己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可怜，没有目标。

明礼辞，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

惠明得到窍诀，顶礼辞别师父后，就从大庾岭下山了，他对后面追赶的人说：“我已经攀登到山上最高的土石上面，所有地方都寻找了，但是惠能无踪无影，未留任何痕迹，我们应当选择别的路。”

他跑得比较快，也许提前了一两天的行程。不管

怎样，他获得了窍诀，已经开悟了，回来时，追寻的人还在后面慢腾腾地到处寻找。

我曾经和一些道友去朝礼峨眉山，上山的时候有一个道友走错了路，始终找不到路，我们都已经在金顶发愿、回向，念完《普贤行愿品》回来了，看到他还在半山腰慢慢地往上爬行。

当时惠明对山下的人说：“我在山上已经确认过了，确实没有，我们应该选择另外方向的路。”此处可以看出，即使是开悟者，为护师父周全，说一些方便妄语也是可以的。他明明知道师父在哪里，也已经得法，为了保护师父而如是说。如果这些人真的上了山，可能比较麻烦，所以他就打发他们说，山上根本没有六祖。

趁众咸以为然。

后面追踪的众人都认为惠明说得对。

因为他体力不错，智慧也不错，既然他去寻找都遍寻不得，那肯定是没有了。大家信以为真，都离开了。可能奔波日久，疲惫不堪，也可能带的口粮不多，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批人已经被打发回去了。

惠明后改道明，避师上字。

虽然六祖对惠明说，即使惠明是依靠他而成就，但弘忍作为他们共同依止的师父就好，不过惠明不这样认为。

一般按汉地的传统，如果自己的名字与皇帝、官员、父母、师长等有重字，则表示对其不恭敬、不尊重。包括佛门中也论资排辈，如果与师父重字就不太好，像是与师父平起平坐一样。

惠明改法名为道明，为避师父名讳。

后来历史上的禅宗公案中，都称他为道明禅师。

这以上是讲惠明或者说道明禅师的证悟过程。禅宗书籍中确实有很多甚深的依止善知识的窍诀。

「六祖南行」

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

惠能后至曹溪：惠能大师后来到了南方的曹溪[34]。

又被恶人寻逐：又被想得到衣钵的那部分恶人追逐。此处并没有详细介绍，似乎在哪本书还是纪录片里讲，当时有一群恶人一直寻找他，六祖跑到前山的树林里，他们实在找不到，就放火烧山，真是心狠

34 曹溪：宝林寺的所在之处，现今称南华寺，是六祖弘扬佛法并存有六祖肉身的地方。

手辣。六祖在一个悬崖边的石头里打坐，全山都烧红了，但是没有损害到他。后来人们发现这个石头后，取名为“六祖避难石”。

你们应该看过照片，就像坐在泥土里，泥土上留下的痕迹一样，石头上有非常明显的印记，包括他衣服的褶皱都在石头上印得清清楚楚。

这就像不丹的身印殿堂[35]，上师如意宝曾经去印度的时候，也去过不丹的身印殿堂。从廷布到那里，我们走了好长时间，具体路线我忘记了，莲花生大士整个身影的印记都深深印在了岩石上。六祖避难石也是一样，石壁里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打坐，当时他没有遭受任何伤害，全身而退。

35 身印殿堂：相传莲花生大士首次到访不丹时，恰逢当地国王无意间亵渎了主神，主神一怒之下使天地转入无尽的黑暗，国王垂死，民不聊生。莲师见状慈悲心起，在布姆唐的一个石窟中禅定作法，救回了天地与国王的性命，后来又与主神正面斗法，化作大鹏金翅鸟生擒了化作雪狮的主神，此后，国王带领民众举国上下皈依佛教，主神也成为护法。莲师在岩洞中作法时留下了自己影子形状的石印，后世奉此为圣迹，在原地建造了库杰拉康，库杰的意思便是身印。

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后来去四会，在猎人的群体中避难。

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因为他的师父对他讲过，三年以后自己会圆寂，但是他弘法的因缘尚不成熟，让他暂时不要说法。他一方面避难，一方面遵照师父的教言在那里住了 15 年，有时候给猎人讲经说法。他说法可能就像现在有些道友说法那样，在无信仰的群体中随机说一点，不敢公开说。“有一本书叫《弟子规》，很好，《弟子规》与佛教……不不不，它是传统文化……”就像这样通过一种善巧方便来引导，如果给猎人真实转法轮，他们搞什么小动作也不知道。

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

猎人到处设网，并要求他看守，他每次发现网里捕到野兽或飞禽，觉得很可怜，经常放生。

被猎人发现也时常被殴打。

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每次吃饭时，他不吃肉，把野菜寄放在猎人的肉锅里煮。别人问他吃什么，他就回答说：“我吃肉边菜。”

以前慧律法师说，有些人说吃肉边菜，我担心他会不会吃菜边肉。但当时惠能大师是在猎人的群体中吃素。

吃素和放生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我经常在不同场合中说，汉传佛教关于吃素、放生这方面有特别好的传统，不论是寺院出家人还是居士群体，在这方面做得都很好。像六祖那样，混迹于猎人的群体中，他也尽量保持吃素。我认识的很多公务员、官员

等需要经常应酬，也选择吃素，实在没有条件的时候，也吃肉边菜，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希望更多的人变成素食者。今天是感恩节，所谓的感恩节有一些不好的传统，国外有很多人吃火鸡，其实感恩节应该感恩所有的众生才对。不过在 1986 年，印度的很多有识之士发起了特别大的素食运动，并将 11 月 25 日定为“国际素食日”（最初它叫“世界无肉日”），当天不吃肉食，关闭所有屠宰场，杜绝血腥。那一年有九百多万人积极响应，后来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节日。

我在想，虽然它不是佛教的日子，但是众生安乐，佛才欢喜。所以，也可以称它为佛教的日子。我提倡每年的 11 月 25 日作为佛教徒的素食日，如果有人长期吃素实在无能为力，选择在当天吃素、放生的功德也非常大。

确实，我们不说今生来世的功德，哪怕只是为了自身的健康和长寿，包括对地球的环保方面，吃素也是非常有利益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患心脏病非常严重，后来吃素了，是希拉里帮他做了改变，他吃素以后非常健康，是一个典型的素食主义者。还有奥巴马总统一家，也坚持吃素。不过他们两人的理念不大相同，前者是为了健康，后者是为了环境。因为现在地球暖化非常严重，为了实现“低碳生活”，他一直强调大家少吃肉食，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对地球的环境保护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吃素不一定要源于佛教的大慈大悲，关心社会和关心自身健康的人，自古以来非常多，他们都能如是做到。人们所吃的肉都是众生的生命，因此希望你们以后也要发愿，每一年的今天，大家都应该呼吁全世界的人戒杀放生。

惠能证悟之后，在猎人群体中待了 15 年，有些

佛教经论里讲，这是一种甚深禁行。慧可获得证悟以后，他还到妓院去，有些人实在无法理解，他说：“我自调心，关汝何事？”我自己调自己的心，关你们什么事，没有必要关注我。而惠能在猎人的群体中，一方面示现避难，一方面他与杀生的人直接结上一种善缘。诸佛菩萨的示现不尽相同，他在 15 年中，肯定也放了非常多的生命。他老实敦厚，收网的时候每天放生，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对于有些高僧大德的行为，我们普通凡夫人的确难以测度。

「**树立宗风**」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十五年后的某日，他思维道：“现在弘法利生的因缘已经成熟，到了实现利生事业的时候了，不能在此处一直隐

藏下去。”

弘法利生的因缘是否成熟很重要，有些人因缘尚未成熟就去弘法，有些人因缘成熟也不去弘扬，两者都不太合理。

五祖曾说三年后圆寂，师父圆寂的时候他尚在猎人群里，按理来讲，他去看望师父也无可厚非，但是他没有去。我们这儿的有些道友经常是师父圆寂了要去看一看，父母“圆寂”了要去看一看，但六祖没有去看，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上师圆寂是已经前往清净刹土，你在他跟前哭几声也毫无用处。大家要知道，有时正在念传承或者传甚深的法要，你却说：“啊，我的老和尚圆寂了，我要回去。”你回去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因缘成熟时，我们要去弘扬佛法，这很重要。因缘成熟时，各方面的资源自然而遇。

遂出至广州法性寺：他在因缘成熟时，到了广州的法性寺。

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刚好在那里遇到印宗大法师。在当时，他是非常著名的法师，《宋高僧传》里有他的公案[36]，包括他的入胎、降生，父母和邻居都有特别吉祥的梦，他从小善根深厚。方便时你们也应该看看这类大德们的传记，与我们很多人不同，我们的经历如果记载下来，可能烦恼和痛苦会写得比较多，与这些大德的经历有天壤之别。

当时印宗法师正在讲佛陀接近涅槃时所宣说的《涅槃经》。

---

36 《宋高僧传·唐会稽山妙喜寺印宗传》中云：“释印宗。姓印氏。吴郡人也。母刘氏始娠。邻家咸见一沙门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刘曰愿为子焉。母梦同此。再三陈让不克。父梦有馈栴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刘。刘顿厌荤膻。俗间食味隔在唇吻之外。及生而长。从师诵通经典。末最精讲者涅槃经。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扬道化。上元中敕入大爱敬寺居。辞不赴请。于蕲春东山忍大师咨受禅法。复于番禺遇慧能禅师。问答之间深诣玄理还乡地。刺史王胄礼重殊伦。请置戒坛。命宗度人。可数千百。续敕召入内。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诸达者语言总录焉。又奉敕江东诸寺院天柱报恩各置戒坛度人。又纂百家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结集之。手笔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终。嘱循轮王法葬之。年八十七。会稽王师千立塔铭焉。”

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

寺院里插有经幡，还有迎请高僧大德时所用的幡旗。

幡被风吹动，有两个僧人辩了起来，一个说：“是风在动，幡是因为风吹才动的。”还有一个说：“不是风动，是幡动，风没有任何形体，怎么会动来动去呢？”他们两个僵持不下，互不相让。

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辩论时的确需要一个裁判，像我们藏传佛教僧人辩论时，输赢自有论断，但现在大学生的辩论，有时只能用分数来说话。

他们的辩论过程，惠能大师听到了，他说：“不是风在动，也不是幡在动，是你们的心在动。”

当然，这是禅宗很高境界的指示，万法唯心。风没有实体，幡也没有实体，一切万法由心所造，心动则外境动，心不动，外境皆如如不动。所以，一切都是心的幻现、心的妙力等等，密法中有不同的名词。

一众骇然，

大众都特别惊讶。

“哇，回答得真好！”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在大家争执不息的时候，他的一句话如同以水灭火，瞬间平息了所有争执。

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

印宗法师上前请六祖惠能坐上座，询问了很多佛法方面的奥义。因为惠能是证悟者，对于他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既不拘泥于文字，又言简意赅，精辟入

理，回答得非常到位。

的确，一般来说证悟者的语言非常简练。以前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讲，没有证悟的人，可能说得特别多，但是抓不住重点。说法和写文章都是如此，必要时，字数当然越多越好，但若没有必要，说得太多了，就显得繁冗啰嗦。看得出来，《六祖坛经》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完全挑不出毛病，内容也非常值得探究。

他当时回答的每一句，语言简单明了，道理相当深奥，也因为他不识字，并没说出什么高妙的文言字句，但是完全与佛理吻合。

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

惠能曰：‘不敢！’

此时印宗法师对他说：“您这位行者，决定不是一般的人。我很久以前听闻五祖把他的衣钵法脉传给了一位行者，并且已经来到南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是不是五祖所传衣钵的那位行者？”

惠能口中说“不敢”，但也相当于默认了。

所以，有道友夸赞你说：“你是大善知识，很了不起。”“不敢，不敢。”说“不敢”，就像在说“是，是，是”。（众笑）

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

印宗法师向惠能大师行礼，并请求惠能大师展示衣钵给大众看一看。

他很聪明，并没有马上认可祖师，让大众即刻依止，而是很谨慎地询问六祖，可不可以把衣钵给大众见见，加持一下。也可能因为他还有一些疑虑。

此处没有表明具体情节，应该是惠能大师已经将衣钵出示给大众，作了加持，众人没有任何怀疑，确定是五祖给他传授的衣法。

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

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印宗大师问：“当时黄梅五祖弘忍大师，除了交付您衣钵之外，还对您交付了什么甚深的指示和教授没有？”

惠能大师说：“教授倒是没有，只是给我讲了禅宗明心见性的方法，没有讲禅定，也没有讲要通过修行善法而获得解脱。”

当时确实只讲了《金刚经》，除此以外没有讲其他法。也因此，现在很多禅宗顿悟者并没有特别重视

讲说经法，只是参禅观修，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传统。

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

谓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印宗法师说：“那为什么五祖不给你讲依禅定而得解脱的法门呢？”

他回答说：“因为有相的法全部是能取、所取二法，或者是人、我二法，它不是最究竟的佛法，佛法是不二法门。”

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印宗法师又问：“既然这些都是二法，那您说什么是不二法门呢？”

惠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

惠能引用了法师所讲的法来给予回答。其实他当时还没有听完《涅槃经》，我记得后文中提到他曾在一个叫做无尽藏的比丘尼那里听闻，他不识字，听她读《涅槃经》，很多道理就完全明白了。

当时惠能说：“法师所讲的《涅槃经》里，知道佛性即是不二法门。就像高贵德王菩萨问佛陀说，‘犯了杀盗淫妄四重罪、杀父杀母等五无间罪，还有断除善根的一阐提[37]等等，是不是断绝佛性善根了呢？’”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

37 一阐提：在小乘经典中提到，指完全没有善根、邪见非常严重的人，不得成佛的根基。

当时佛陀对他回答说：“善根有两种，一种是常，一种是无常。但是佛性远离了常和无常，所以不会断灭，称为不二。”

从如来藏的本来面目上说，它是大常有。在大常有面前，相似的常和无常都已经远离。此处他是从了义的角度来讲的，《经观庄严论》里说：所谓的一阐提，是暂时没有成佛的机会，成佛时间比较漫长而已，但最终还是有解脱的机会，意即从最究竟的实相来讲，如来藏不会堕入断边，所以“名为不二”。

| 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一种叫善，一种叫不善，但是佛性非善也非不善，所以叫“不二”。五蕴、十八界等，凡夫看到的是差别，互为二法，而通达空性的智者，知善恶、蕴

界等为无别。不二之性就是佛性，而且不会断绝。

当时惠能引用了《涅槃经》的教证，因为印宗法师正在讲《涅槃经》，引用其他的经典来讲则不妥，此经最为契合。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

印宗法师听了以后非常欢喜，并向他合掌，说：“我虽然为很多人讲经说法，但是就像土石瓦砾一样毫无价值和意义，而您宣讲的教法犹如纯金，道出了最主要的难题。”

真正有所证悟的人，你对他提问题，他可以一语道破真谛。那天我遇到一位法师，他说我们学院里的个别法师，经常到其他寺院演讲，回答别人的问题。他说这个人肯定有一些把握，否则不敢去。我也表示

认同，他要么广闻博学，要么有一些了悟，如此才有一些把握。

于是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

印宗法师特别欢喜，愿拜惠能为师。但他还是在家身相，于是惠能在印宗法师面前剃发，现出家相。

有些历史上讲，惠能后于智光律师前受戒。虽然出家是在印宗法师跟前，但是印宗法师拜他为师。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惠能大师在印宗法师面前剃度，又对印宗法师宣说了《涅槃经》的很多甚深道理，所以，也可以说是互为师。一个是剃度师，一个是传讲窍诀、解除疑难的师父。

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此前我讲过，有一位智药三藏授记 170 年以后，

会有一位肉身菩萨在这里出家[38]。

惠能就在他亲手种植的这株菩提树下出家，开演东山法门[39]。

后来他屡屡提到法性寺是顿门派的起始地。其实本来印宗法师是当时岭南一带最伟大的法师，却仍然对六祖非常恭敬，如果他没有宣扬六祖的功德，但凡有一点嫉妒心的话，六祖要开展事业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当时非常恭敬六祖，六祖大师弘法利生的因缘就迅速成熟了。

这以上讲的是六祖的整个修法和苦行的过程。

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

38 《六祖大师缘记外记》云：“梁天监元年。智药三藏自西竺国航海而来。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此坛畔。亦预志曰。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

39 东山法门：指五祖的法门，因五祖弘忍禅师住在蕲州黄梅县之黄梅山，其山在县之东部，因而叫做“东山”。

与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

六祖说：“惠能在东山得法，期间受尽千辛万苦，曾经好多次，生命危在旦夕。今天在大梵寺，我与刺史、官员、僧尼、道俗等一千多人同聚于此法会中，这样的说法因缘，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果不是多生累劫的善根因缘，不是过去世在诸佛菩萨面前一同作供养，种下大量的善根，如今共同听受以上顿教法门，和听受我的得法因缘，是不可能的。”

今天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场的人，虽然我连前辈大德功德的万分之一都没有，但是我们能够共同学习，《入行论》中的很多公案也讲过，没有诸如前世大家共同在诸佛菩萨面前作供养等的善根，我们在一个道场中共同学习的因缘难以具足。有时候因缘确实很巧妙，我在十年前就想讲《坛经》，当时人少，各

种因缘不成熟，如今大家共同具足了这个因缘！

曾经有一个人准备弘扬佛法，苦于找不到眷属，他问上师怎么办，上师说：“实在找不到的话，你先发愿用自己的身体布施蚊子。”当很多蚊子咬他的身体时，他就发愿令这些众生将来成为他的眷属。后来他晚年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在他的座下听受佛法，有这样的公案。

如今我们聚会一处，很可能是我们过去生共同学习过六祖的法门，共同发过愿，大家应该倍感欢喜。

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

如今给相关的人传授，是非常好的缘起，如果不是前世的因缘，大家不会在此共同听受。

六祖说：“我所传的教法，是前辈圣者们的意传智慧，并非是我惠能自己的智慧。”

这确实说得很对！不管任何法师，他所传的法，应该是从释迦牟尼佛直到传承上师相续中，代代相传下来的智慧溪流，这种智慧并不是一两个人的杜撰，也不是分别念臆造，谁都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是世间知识，他自己看书也可以，但是佛法，不管是显宗还是密法，如果没有上师的传承，唯靠自己的能力，想要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除了极个别的利根者以外，相当困难。

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

还说：“愿意听闻先圣教法的，我已经把他们的智慧结晶传授给你了，现在你要依靠自己来净化自己的心（我已经告诉你解脱的方法，解脱依赖于自己）。你听闻之后，应该各自修行、遣除怀疑、净化自心。这样下去，你的相续与前辈圣者的相续会变成无二无别。”

的确如此，上师传法以后，具有法相的弟子会不断地去串习和修持，最后无余遣除自相续的烦恼，与圣者的相续无二无别。有些不得力的人，得到就得到了，不以为意。就像我小时候读书时，老师怎样苦口婆心地讲，到最后他相续中的知识，我的相续根本没有得到，反而还有造罪的情况。

任何一个善知识，他已经传授了前辈大德的教言，有些人把它当作非常珍贵的如意宝，自忖千辛万苦来到某地，已经得了此法，以后会特别珍惜，这样对自他都有利。

所以，为什么说传法法师非常有功德？《金光明经》中讲了，法布施有五种功德，财布施没有如是功德。法布施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利，财布施没有这么大的利益；法布施可以出三界，财布施连欲界都出不去；法布施可以得清净法身，财布施只对色身有一点利益；法布施有无边功德，无有穷尽，财布施的功德

终有穷尽；法布施完全断除无明，财布施不能。

所以，为什么说传法很重要？因为圣者们相续的智慧，非常有必要在大家的相续中具足。有了这样的智慧，只要因缘具足，我们一定要传下去，如果因缘实在不具足，对蚊子发愿、布施，晚年或者下辈子，也可以给他们传授。

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这句类似于佛经的结尾。

一千多人听到六祖生平和整个求法的经历以后，非常欢喜，作礼而去。

从前闻法，眷属先向师父顶礼，听完法以后又向师父作礼而退，佛教中有这样的传统。

第一品讲完，谢谢！

第 9 课

2012 年 11 月 26 日

般若品第二

今天我们讲《六祖坛经》的第二品——《般若品》，《般若品》是整个《六祖坛经》中最深的部分，直接宣讲智慧般若波罗蜜多的教义，大家在听受的过程中，要弄清汉传佛教对般若是如何论述的。我们以前学过印度大德们的中观教言，像龙猛菩萨、圣天论师、月称菩萨的教言等等，也学过一些藏传佛教大德们的中观教言，像全知麦彭仁波切、宗喀巴大师的教言等等。今天要学的是汉传佛教六祖惠能大师对般若的阐述。有中观基础的人，应该将以前学过的道理与

此处所说的道理互相对照、相辅相成。

次日，韦使君请益。

前辈大德的智慧与我们的智慧确实截然不同，他们第一天讲了第一品的内容，我们对他们一节课的知识却要讲很长时间。

第二天，韦使君再三地请求佛法奥义。

因为六祖是依靠《金刚经》而获得开悟的，因此，通过韦使君的劝请，六祖为大家转般若空性方面的法轮。六祖开悟之前，《妙法莲华经》《楞伽经》在汉传佛教中倍受重视，但因为六祖是通过《金刚经》开悟，所以，在整个汉地，《金刚经》的地位首屈一指。现在基本上任何一个寺院的流通处都摆放《金刚经》，任何一个佛教徒，都读过《金刚经》。

《金刚经》的内容，以前大家也学习过，胜义

和世俗要结合起来讲，所以并不是那么简单。一般来讲，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就学习般若，表面上看来很多地方都似乎很矛盾，其实不可能有矛盾，这些道理在《金刚经》中描述得特别清楚。

师升坐，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惠能大师坐上法座后，首先让大家清净自心，然后要求大家一起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六祖有一个特点，之前对道明法师直指心性时，要求他将心安住下来，净心良久后才给他直指“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次也一样，讲般若法门之前，要求大家先清净自心。

我们在听课之前，也要求大家祈祷、发菩提心。

一般的世间人，长期沉浸在生活的琐事中，听法之前一定要调整自心，否则很容易被外境所转。听课之前如果没有很好地调心，听课时很多人可能都在原来的妄念中无法回转。

比如说一个人正在修房子，听课的时间到了，如果没有调整心态，虽然人坐在经堂里，但他的心一直想着这件事情，思维等会儿下课以后，先怎么做，再怎么做……

所以，前辈大德们一贯要求听法之前要调心。调心的方法很多，比如说汉传佛教是念阿弥陀佛。藏传佛教是念课诵集，按照麦彭仁波切、托嘎如意宝、法王如意宝的传承，先念《八吉祥颂》，然后念七支供积累资粮，还要发菩提心，这些非常重要。为了调心，课前要念诵二十多分钟。起初你的心散乱、倦怠，到了经堂以后大家共诵，以僧众的加持力，信心和清净心就会生起来。

方法就像《大圆满前行》里闻法方式中发心部分所讲的一样，要么是发无上的菩提心；要么是按照密法里所讲，对一切观清净心。此处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按照大乘佛教第二转法轮里所讲，应该以般若空性的道理，净心、观空。有时是发菩提心，有时是将整个道场、听法眷属、说法上师等，全部观成清净无量殿等的境相来修持。

此处的不同之处是，六祖让大家一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大智慧到彼岸，这是什么意思呢？通过六祖的成就与加持，以真实语断除恶分别念，令大众的心达到完全清净、无有杂念的状态。

一般情况，佛学院和寺院里的僧人，心本来就比较调柔，让心静下来并不困难。很多大城市里的居士，包括一些学了很长时间的人，并没有很认真地念诵，单是听听课，就像看电影一样的心态，甚至还没听完课都跑了。课前没有发心，课后没有回向，听课

时也没有认真，而是时而吃瓜子，时而吃糖，时而喝水，做这忙那，甚至听说，一边听课一边玩手机的情况也有。以这种散乱的心态听法不圆满，如果有时间，希望大家以后尽量圆满听闻。在人生中，学习佛法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课前大家一起念诵，不要认为念诵不重要，要调整自心，念完以后也要很认真地听课，按照法义去思维。

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

如前所说，六祖惠能大师对所有人都非常尊重、恭敬，后文对大众的称呼也全都是“善知识”——各位上师、各位大德的意思。

他又说道：“善知识，菩提到彼岸的妙慧，所有众生本来都有。如来藏的本来之智，每一个众生本来俱生具足。只不过因为一念执著，心缘对境产生分

别，心受到迷惑，不能如理如实地照见自己的本心。所以，一定要依靠大善知识！依靠他的开导，见到真正的本性。”

从禅宗来讲，首先要认可每一个众生具有如来藏；其次，虽然具有如来藏，但依凭自己的念想和能力，想要开悟非常困难。如若没有上师的指导，容易误入歧途。在座的各位都明白，在佛教中，依靠善知识的引导非常重要，没有善知识，确实是盲修瞎炼。

我以前讲过《费闲歌》，里面说：“修行容易遇师难，不遇明师总是闲，自作聪明空费力，盲修瞎炼也徒然。”修行倒是容易，但是遇到明师很难，没有遇到明师就去修行，毫无利益。自作聪明、盲修瞎炼的结果，只是徒劳无益而已。

因此，修禅也要依靠善知识的开示，否则的确困难重重。我常想，不管是因明、戒律、禅宗，学任何

一门知识都需要有经验、有证悟的善知识开导，如此不管自己处于什么程度，一定会有所了悟。当然，悟后也不能轻易离开善知识，否则境界不一定稳固，虽然已经通达、证悟，过后也可能会受到外境的干扰。

唐朝有一位慧海禅师，幼年出家，后去各地参访。有一次，他去马祖道一大师处，马祖问：“你从何处而来？”慧海说：“我从大云寺来。”马祖又问：“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来求佛法。”马祖说：“你的自家宝藏已具足，我这里无一物，求什么佛法。”慧海再次问：“哪个是自家宝藏？”答曰：“你正在问的那个，就是自家宝贝。”

正说的当下，能问的心就是。

他以这种方式直指，慧海禅师当即开悟了。开悟以后唯恐境界退失，在马祖身边依止了六年，后来为报答剃度师的恩德，又到恩师处奉养。但是他并没有

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境界，一直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地在寂静山中修行。人们不知道他修行的境界，直到他造了《顿悟入道要门论》，通过这部论典，才知道他的境界不可思议[40]。

从这个公案中可以了知，有缘人依靠上师的指点，哪怕只是一种表示，也许就能完全明白，这是利根者。但是稍微有一点觉悟的人，也不能轻易离开上师，否则以后弘法利生的事业和修行的境界不能提升。因此，印度的大德们，也是开悟以后依止上师三到五年，这样的现象不胜枚举。

禅宗的大彻大悟，并非不依赖上师的开示，上师的直指要看每个人如何珍惜。现在很多人的清净心不

40 《景德传灯录》中云：“越州大珠慧海禅师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云寺道智和尚受业。初至江西参马祖。祖问曰。从何处来。曰越州大云寺来。祖曰。来此拟须何事。曰来求佛法。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遮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师遂礼拜问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师于言下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师事六载。后以受业师年老遽归奉养。乃晦迹藏用外示痴讷。自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被法门师侄玄晏窃出江外呈马祖。祖览讫告众云。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

够，有了清净心，上师对谁都可以问“你来干什么”这类的问题，不管是在集体中还是单独会面。

以前上师如意宝在大众中常讲，“也许我的一句玩笑，对你会有很大的利益。”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上师的很多玩笑，上师批评或赞叹某个人的语言，都像是一种话头或直指，并非是普通的语言，有非常奇妙的缘起！通过这种缘起，表面上看来是对大众说的，实际上是针对自己说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真正的善知识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但如果是假善知识，可能会对别人起到反方面的作用。不久前的因明辩论赛，我觉得参加辩论的人很辛苦，承诺给每个人发一个大自在祈祷文的转经轮，有的道友就对我特别不满，在电话里说：“您非常不公平，为什么给他们？”我说：“你有能力也可以去参加辩论赛和论文赛啊。”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说我如何如何不公平，火冒三丈，扬言要马上离开。所以，像我这样的上师和

他这样的弟子之间，也有这样的情况（笑）。后来我还反思过：我应该是很公平的，两个月以前就说过，谁有能力都可以参加辩论和论文比赛。只是当时没说发转经轮，这是因为一个缘起突然想给大家的。

所以说，上师是善知识，弟子的信心也非常大，这是好的情况。但如果法师是凡夫人，所谓的听法者也邪见充满，因为一句话，也可能变成离开学习道场的因。见仁见智，各种情况都在所难免。世间万法都是缘起法，各类众生对一碗水的所见都不尽相同，所以这也是一种因缘。

总而言之，大家要明白，在修道过程中，善知识非常重要！其实，任何一个佛法的窍诀，如果没有前辈上师们的指点，我们自己再聪明，翻阅再多的经书，到最后想要获得一些证悟，绝非易事！

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

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

你们应该明白，世间中有些人有智慧，有些人没有智慧，有些人功成名就，有些人却惨遭失败，显现上虽是如此，但他们佛性如来藏的本来面目，没有丝毫差别，只不过显现上存在愚者特别迷惑、智者非常聪慧的不同而已。只因迷、悟的差别，而出现愚、智的不同，世间中所有的智和非智，都是这样的道理。

他按照佛经的语气说：“我今天为你们传讲大智慧到彼岸的甚深法门，使你们每个人各自得到智慧。你们要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谛听，我才为你们宣讲。”

我也常讲闻法轨理。听法的过程中，心要清净，身体要如法；远离一切过患，具足一切功德；具足六度、依止四想等等，非常认真地听受。佛陀为他的眷

属讲法前，也会说“谛听”，专注谛听、至心谛听。不管是在任何一位法师前听法，大家都要认真谛听。尤其是有些道友在听法的过程中有记录的习惯，这样很好。

曾经我在上师如意宝面前，或是在其他法师面前听法时，就经常想，比如要听一个小时的课，那么这一个小时中我肯定做不了其他事情，所以，不管这位法师讲得如何，我都应该认真地听。如果我认真听了，就算这位法师讲得不是那么好，也肯定有很多值得我记住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认真听，传法者再怎么优秀，我都没有所得。心态尤为重要，听法时如果有傲慢心、嫉妒心或者嗤之以鼻的心态，不会得到利益。在佛陀面前听课的某些人，后来也生邪见了，更何况是其他上师或法师。

闻法的法器，在此处非常明确地指明了。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般若分自性般若、文字般若、道般若和果般若。自性般若才是指心的本来面目，语言文字的般若，并不是真实的般若。

六祖此处告诫善知识们，世间人们整日口中说般若，念《心经》《金刚经》，或者经常谈论中观、般若，但如果没有认识自性般若，就像人们经常谈论食物，却没有去享用一样，不可能饱。仅仅口中说万法都是空性，虽历万劫，也不可能见到自性，终究无法受益。

很多人断章取义，一刹那都不曾思维过空性的意义，万法皆空、四大皆空、诸法皆空，这类口号般的语言却常常挂在嘴上，连不信佛教的人都常说，“你

们佛教不是说一切都是空的，没有任何实质吗？”这么空话连篇，确实没有意义。藏传佛教中，也有人经常说空话、大话，他们所认为的万法空、因果空、前世后世空，都是没有明白空性的道理。

去年讲过的《费闲歌》里说：“学道容易悟道难，不下功夫总是闲，能信不行空费力，空空论说也徒然。”学道倒很容易，但是趋入修行而悟道却很困难，没有下功夫不会得到真实的利益。单是说空、信空，没有实际去修行，起不到多大作用。

真正的空性，是妙空而非单空，很难用语言说明，一种不离弘法利生之大悲的光明离戏境界，才是真正的空性。

隋朝时，在五台山的昭果寺，有一个叫解脱的和尚在那里修行。有一位志昭大师特别器重他，对眷属们说：“你们如何努力也比不上解脱和尚，不要让

他干苦活，他通过禅定示现妙用。”他去其他寺院参访回来后，白天诵大乘经典，晚上参禅。其实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很多法师，都是白天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或者念经，晚上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参禅打坐。他也不例外。

有一次，他在五台山东台的山脚下，看见一位比丘坐在一个大磐石上，这位比丘身著草衣，极其庄严，解脱和尚对他生起了极大的信心。就上前祈求：“我非常想见文殊菩萨，到哪里能见到文殊菩萨？”比丘手指金莲花，（五台山的金莲花，我曾经给学院每位道友发了一包。我随上师如意宝一起去五台山时，信心非常大，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文殊菩萨的化现，把所有草木、山水都看作是文殊菩萨加持过的甘露或饮食，直到现在，这种信念仍非常强烈。）一下子就不见了，解脱和尚特别伤心，在大磐石旁哭泣、祈祷、呼唤、顶礼，日夜不息。

过了很久，又一次在东台山脚下，那位比丘在

圆光中现了半身，显得非常庄严，并指点他说：“解脱之道全在自己，除了自己以外并无另外可寻找的解脱。”说完以后又消失无迹了。

这时，解脱和尚完全悟入了甚深的般若境界，随即发愿：“我现在已经悟得如此甚深的境界，如若独享则不合理，我一定要把这么甚深的道理传给有缘众生。”愿毕他再次入于三摩地。

此时诸佛说偈作随喜：“诸佛寂灭甚深法，旷劫修行今乃得，若能开晓此法眼，一切诸佛皆随喜。”诸佛的境界非常甚深，因你旷劫中修持三摩地，如今才获得如是的境界，我等诸佛皆随喜你。

这时他进一步询问：“这样的甚深境界虽然不可言说，但若给众生方便宣说，需要什么途径和指示法？”诸佛回答说：“方便智为灯，照见心境界，欲究真法性，一切无所见。”方便和智慧如明灯一般，

照见自心的境界，如果你想通晓此番道理，探究真实的法性，一切都无所见。这就是在法性中般若了不可得的境界。最后他成为特别了不起的大德。

我喜欢看大德的传记，这对我很有帮助。现在不管是居士还是出家人，很多人把心思散乱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前两天去德巴堪布的房间，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我待了一个下午，听他随意地讲一些话。我观察到，我们世间人讲的可能是吃吃喝喝、影视金钱这一类的语言，但是这些大德们所讲的，要么是修行，要么是前辈善知识。

德巴堪布那天给我讲了他的根本上师班玛堪布。去年刚刚圆寂的贝诺法王的前世，有一次，他对年仅十九岁的班玛堪布教诫说：“听说你被安排做我们白玉寺的负责人，你不如到其他地方去求学，但不要说

是我让你去的，否则我还要安排其他人。你自己到噶陀寺去，噶陀的斯德仁波切是我的朋友，我给他写一封信。”

班玛堪布到噶陀时，他们的学员基本已经确定，但是因为他携带着书信，便顺利进入了他们的佛学院。在那里有一位尼登堪布，比他年龄稍长，知道他是从白玉来的，特别欢喜地说：“你是我的同乡，多么好啊！”他们经常一起辩论，一起苦行，他在那里求学了五年。

一天，尼登堪布说：“我即将前往石渠，听说麦彭仁波切的亲传弟子堪布根华仁波切在那里，我要去求法，你是否愿意同去？”他欣然应允。于是两人一同到堪布根华的寺院里，依止了七年，至此他的大圆满境界已经非同一般。后来他去了康区一带，又到了我的寺院里，那时候，包括德巴堪布在内，他们只有 11 个人……德巴堪布讲的全是前辈大德们的精彩经

历，一个真正的求学者、修行人的心路历程。

后来我和我寺院的道友们也做了沟通。现在很多人每天的心思，也许并没有像前辈大德们一样，完全钻研于佛法，因为现在看得多、听得多，专注于好多琐事，并没有把心专注在闻思上面，与大德们确实是大相径庭。

刚才所讲的解脱和尚，他是通过文殊菩萨的加持认识心的本性。无论你是什么身份，认识本性以后，广大的弘法利生事业才能自然而然成就，自己的修行也非常容易；没有认识本性，遇到一点小事，心就会受到阻扰。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

‘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印度的梵语，也是桑智达天神的语言，非常有加持。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前辈大德们对个别咒语也有不做翻译的情况，但如果翻译成汉语，“摩诃”是“大”的意思，“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是“到彼岸”。

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必须要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修行，不是单在口头上称念。

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如果每日只在口头上说“智慧波罗蜜多”，心里一点都没有思维，也没有修行的话，是不稳固的。如幻、如梦、如露、如电，就像闪电，迅速出现，刹那即逝。

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汉传佛教的早晚课加持很大，但最关键还需要闻思修行。我们藏传佛教中也

有经忏师，到活人或亡人面前念很多经。当然，念经有功德，这不可否认，但所念的经文与经义结合功德才大，如果口里念，心里也观想，这叫口念心行，心口相应。

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心口相应则本性是佛，完全明白我们的本性是佛，而且离开本性外没有别的佛。

最近通过讲密法和禅宗的法，听说有些道友真的明白了本来清净的道理，我也相信很多人在非常认真地修行，应该会明白的。道理很简单，就看自己以后能不能修持。以我本人的经验来看，听了密法，在依止上师很短的时间中，就知道道理上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但在修行过程中，的确需要花时间。我在修行上没有下很大的功夫，在这方面有点欠缺。

大家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从未受过佛教的正规教

育，我们可能会念很多经典，但是不懂意义，只是种下善根而已，佛教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道理，只变成了口头禅。

佛和自性完全一味一体，这个道理有些人不懂，是没有修行的原因。

以前汉地有一个惟宽法师，有人问：“什么是道？”他说：“就在你的眼前。”又问：“如果在我眼前，我为什么见不到？”回答说：“因为你有我执。”

看起来是特别简单的语言，实际也确实如此，心的本性每个人都具足，万法的本性是光明离戏无为法，可是我们见不到。为什么解脱和尚和其他大德们通过非常简单的对话就能见到？因为他们当下用一种巧妙的办法把我执隔开，于是马上就见到了。因此我们要祈祷上师和佛菩萨。

我自己没有很多经验，指导你们可能是以盲导盲，但总的来说，我已经多年依止善知识，再加上自己对观心方面很有信心，不是一天、两天，已经关注几十年了。长期观心，将禅宗和密宗的教言结合起来，到一定的时候，境界会比较稳固。

“何名‘摩诃’？‘摩诃’是大。

什么是“摩诃”呢？“摩诃”就是“大”的意思。

藏文直译是“玛哈”，大圆满中的三种次第是玛哈约嘎、阿努约嘎、阿底约嘎。“玛哈”就是“大”的意思，所谓的“大”，指大空性。

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

是什么大呢？并不是耳朵大、脑袋大、鼻子大，而是心量大。心量大不但在佛教中重要，在世间中也很重要。不管在任何时候，心量比较大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都容易度过，心量小就会活得很累，每天都陷在自己的烦恼中。

心量广大，如虚空一样无有边际；没有四方形、圆形等形状和大小；没有蓝色、黄色、红色、白色等颜色；也没有上下长短；没有嗔恨心和欢喜心等心态；也没有是非、善恶、头尾等等。

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诸佛的刹土全部如同虚空，这也是所有众生本具的本性空，这种空无有一法可得。（去寻找时，就像《中观根本慧论》里所讲的，轮涅所摄的一切万法了不可得。从空的方面讲，按照全知无垢光尊者的观点，与龟毛、兔角全无差别，跟石女的

儿子全无二致。）包括如来藏和一切万法的自性真空，也是这个道理。

寂天菩萨也讲，“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到最高的境界时，所有的有实、无实法都不会住在心前，所有相全部已经息灭，这就是最寂灭、最究竟、最殊胜的法。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

六祖说：“善知识们，你们不要听到我说空性，便去执著空性。首先最主要的是，你们不要去执著单空，如果你的心执著单空来坐禅，就是一种无记空。”

这是禅宗中最重要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以后修禅时，千万不要耽著空无所有。六祖的本

意绝对不是执著单独的空性，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我给你说空性时，你千万不要去耽著空性，如果只耽著一个空性来坐禅，这不叫证悟空性三摩地，它是一种无记空。他说得很对。

藏传佛教中以前没有这个名词——“无记空性”。不是善也不是恶，这可以说是无记。不是有，也不是无，类似一种了然的状态，什么都不是，这就是无记的空性。前辈大德都讲，执著空性是无法对治的特别严重的歧途。《中论》中也讲：“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大圣者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空法，是为了离开其他诸见解，但如果你执著一个空法，那么十方诸佛菩萨都无法调化和救度你。因为执著其他任何法都可以用空性来对治，但如果执著空法，那就无计可施了。所以，宁可有其他邪见，空执连丝毫也不能有，许多经典中都有宣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禅宗中，单单的空性不能执

著为最究竟的修行。

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又说：“善知识们，虚空中可以涵摄万物，整个宇宙、时间、空间在虚空中都可以收纳。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泉流溪水、草木丛林、善人恶人、善法恶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和须弥山，全部都在虚空之中。（按照《宝性论》和其他般若法所讲，虚空本无体性，在虚空中能形成万事万物，就像我们的地球也在虚空中。）同理，众生的心本空，也没有一个不涵摄的。”

汉地经常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因为缘起，本性为空，因为本性为空，它才可以显现缘起。《华严经》中也讲：“若有欲知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

你想知道佛的境界，当知一切都像虚空一样。虚空的喻义非常广大，而且能涵盖一切。实际上所有的万法都可以用虚空来了知为空性。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

六祖再三地说：“善知识，一切万法都可以在‘大’中囊括，因为万法在众生的性体本空中涵摄。如果我们见到一切人的善与恶，都没有什么可以取舍，最后的见解上，也不被善恶、净垢所染著，心像虚空一样，这就是‘大’，也就是‘摩诃’的意思。”

“摩诃”为什么是“大”呢？譬如善和恶在虚空中都没有取舍。密宗中也经常讲无取、无舍、无相、无入等等。真正到了很高的境界，不仅仅是密宗，禅

宗中也讲了善和恶无取舍的道理，禅宗与密宗的意义非常相似。

现在有些人经常对密宗指手画脚，然而，密宗和显宗中都讲了善恶无有取舍。当然，这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境界，一般人开心和不开心不可能是一体；阴阳不可能是一体；黑白不可能是一体。但修行到了一定境界时，在万法的本体上没有取舍，对此我们可以以理证成，以《大幻化网》的见解可以证成，按照此处所讲的推断方法也可以证成。本性之中善和恶、取和舍、好和坏、大和小、长和短、头和尾都是一体的，从本性上观察，无论从空性方面还是清净方面都是一体，谁达到了这种境界，为什么不能说善恶无取舍呢？这种无取舍的道理不仅是显宗的特点，密宗中更有它的特色。

第 10 课

2013 年 3 月 11 日

「学习《坛经》的必要」

我在去年讲了第一品，今年从今天开始继续往下讲。讲任何法最好要有传承，但是《坛经》我没有传承，所以只能算是辅导，并不算真实传讲。这次大家共同学习，目的是什么呢？在汉传佛教中，《六祖坛经》非常受重视，而且这确实是成就者的语言，学习以后，可以认识心的本性，可以开悟，有很多必要。

「新年愿望」

之前都已经和大家说好了，今年我要主讲《现观

庄严论》。本来在弥勒五论中，《现观庄严论》是很深的法，不知道会讲多久，只要没有特殊违缘，应该会讲圆满。以前只要发了愿，很多法都善始善终，也希望诸佛菩萨和护法神加持我满此心愿。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讲《六祖坛经》的第二品——智慧品，主要是要大家明白，以汉传佛教开悟的智慧来抉择般若空性的道理。印度大德中，如寂天论师、龙猛菩萨、月称论师、圣天论师，他们开悟的中观思想、般若智慧，我们曾经学过，差别之处我们也可从中了解。

另外，我想给大家强调，我们每一次听课都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汉地个别人对听课和修行不重视，特别重视民间的各种打卦算命、求神问卜，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全都不合理，但我们最好要深入地了解佛法，这很重要。

你们从小接受世间老师讲课，现在听佛法课，表面上看，听法好像与老师讲的政治课、物理课的价值相同，其实完全不同。佛法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和力量，这一点我们的确不难发现。世间中有那么多人通过学习佛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转化了自己的苦难，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我个人来讲，这么多年中，修行倒是很差，但是比起个别喜新厌旧的人，确实没有舍弃过闻思。如果舍弃，一堂课都不讲，谁也不会惩罚我，但是我对此有欢喜心和信心，哪怕一天中听了一堂课，或者为别人讲了一堂课，心里也觉得很踏实，觉得人生有意义。如果哪一天没有听课，或者没有为别人讲课，就会觉得很浪费生命。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不要仅在听法之初有两三天的热情。好多人都是这样，现在我对很多修行人最大的失望就是这方面。刚开始信得不得了，为了听法

什么都愿意舍弃，但是逐渐从他们的态度上、行为上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佛法会渐渐冷漠，变得没有信心了。如果对听法和修法没有兴趣，那他背后所有的行为，不用说就可以完全推知。我想，我们作为凡夫人，自己的心真正融入智慧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的行为上要听课，这对即生有意义，对来世，闻法的功德也的确不可思议。

「闻思佛法之人的头骨都价值连城」

我以前看过《付法藏因缘传》里的一个公案[41]，我觉得很多人都值得铭记。这个公案是怎么讲的呢？

41 《付法藏因缘传》云：“又于往昔有婆罗门。持人髑髏其数其多。诣华氏城遍行炫卖。经历多时都无买者。便极嗔恚高声唱言。此城中人若不就我买髑髏者。吾当相为作恶名闻言。汝诸人愚痴闇钝。尔时城中诸优婆塞闻是语已。畏其毁谤。便持钱物至彼买之。即以铜筋贯穿其耳。若彻之者便与多价。其半彻者与价渐少。都不通者全不与直。时婆罗门问优婆塞。我此髑髏皆悉无异。何故价直而有差别。优婆塞言。如前髑髏有通彻者。斯人生时听受妙法。智慧高胜贵其若此。相与多价。其半彻者虽听妙法未善分别。以是因缘与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听法。吾以是故不相与价。时优婆塞持此髑髏。往至城外起塔供养。命终皆得生于天中。以是因缘当知。妙法有大功德能建立人。何以故。此优婆塞以听法人髑髏起塔尚生天上。况能至心听受斯法供养恭敬持经人者。此之福报甚难穷尽。未来必当成无上道。是故诸有欲得无上安隐快乐。为化众生作大饶益。皆应受持如是胜法。”

有一个婆罗门，以卖人的骷髅头为生，他去了一座城市，四处叫卖，但是无人问津，他就威胁城里的人（现在很多人也爱威胁别人，有时候效果好，有时候效果不好，对谁都这样），说：“如果你们不买我的骷髅，我以后会到各个城市中说你们的坏话，我要说你们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都特别愚笨。”他的威胁起到了作用，有一个男居士听到这些话，心想：哎呦，虽然他没有根据，但是如果他四处宣说还是会对这座城市不利，干脆我为了我们城市的名声不受诽谤，去买他的骷髅吧。

他去谈价的时候，看到好多好多的骷髅，有些特别贵，有些很便宜，就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那个卖主就拿一根细细的铜丝贯穿骷髅的耳孔，能穿透两边耳孔的骷髅特别贵，只能穿一个孔的为中等，穿不进去的最便宜。这个人觉得有点奇妙，问他以何区分贵贱之别，他说：“如果此人在生前听闻并思维过佛法，两个耳孔都可以穿透，这样的最昂

贵；如果只穿进去一边，说明此人虽然听过，但是没有思维过；如果一个孔都穿不进去，则他从来没有听过佛法。以此原因，它们的价值不同。”

于是这个男居士买了一个最好的骷髅。他觉得毕竟这个人生前闻思过佛法，应该很了不起。他把这个头盖骨拿到一个地方修了一座塔进行供养，以此果报，死后转生到了天界。

佛陀在这部经中说，这个人为听法者的头骨做遗塔并供养，都有这么大的功德，转生到善趣天界了，如果我们自己乐意听法，恭敬说法者，这个功德就更加难以尽述、不可思议。

「莫将佛法当学术」

《弥勒请问经》等经典中也记载过，说法者、听法者两者的功德不可思议。比如我们对普通人诽谤，

当然有过失，但是如果对说法法师进行诽谤，过失则更加可怕。听过佛法的人，他的衣服、头发、指甲，甚至脚踩的微尘，都有万千天人和非人顶礼和供养。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把闻法当作世间的课程。

我去有些学校讲课，学生们都把佛法当作一种学术，这个也理解，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也是如此，他们只有这个见解，我觉得也算不错了。但受过专业佛法教育的我们，应当知道听闻佛法该当如何。

上师如意宝也常讲，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以利他心讲经说法的法师居住，他可以称为当地的教主，也可以称为人天的应供处。

所以，在座的各位当知，说法者很重要，但是因为说法者重要，每个人都想讲法也不可以。现在有些人胆大包天，自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所说的法既

不符合经义也不符合传承。我昨天听法师们说，他们要求辅导员们按照上师的教言去讲，说实在，我觉得这很有必要。山下的学员，有个别人不听光盘，也不思维，就把自己的迷乱分别念给大家讲，这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对各个地方的“教研组”成员进行考核，考核的过程中发现，以前他们的学习完全是表面化。

「莫退初心」

我也碰到过很多居士，有些人觉得收获很大，还有些人觉得压力很大，好多人都退了。我那天看了一下报名表，最初很多人不经观察，有什么课程马上激动地报名，过一段时间稍微有一点压力就退下来了。有一个企业家说，现在人在想什么，多看电影就知道。我觉得不需要看电影，看他们做什么，就可以推知其心态。

我们听闻佛法，要有稳重的人格才能学下去。如果你不稳重，刚开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收获，但是自己前世的善缘并不足够，再加上相续中的邪知邪见数不胜数。个别在家人，好像学习佛法并没有成为他的助缘，反而增加他的分别念，变得喜欢看出家人的过失，整天说是道非，特别可怕。其实别人有过错，如果你自己修行很好，不会对你产生障碍。华智仁波切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也讲了，即使别人有过失，如果自己修行很好，别人的过失不会沾染你的相续。如果你心眼不清净，即使释迦牟尼佛亲临，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毛病，就像提婆达多一样。

我经常读无垢光尊者的《厌离道歌》，里面确实说得很对，完全真实地描写了现在某些佛教徒的心态。无垢光尊者住世时离现在六百多年，那时会不会如此不得而知，但确实现在很多人烦恼、痛苦的心态，在这些教言中全部描述得淋漓尽致。

然而，因为他们有过失，我们就不说法，遇到这种情况就全部要放弃也不可能。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度多少人就度多少人。只不过应该以一种合理的方式给大家传授。

「正文讲授」

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

善知识，请你们谛听：世间中迷乱的人只是口头上说，而内心中并没有认识，也没有觉悟和证悟。真正的智者，不但在口里说，心里对所说的也会一一做到。

比如说世间迷乱的愚者，只是口头上说利益众生、万法皆空之类，说得天花乱坠，自己却连一件利益众生的事情都没做过，空性连一刹那间也不曾安住过，完全是夸夸其谈。而智者，对佛法的任何道理，

都会一个一个地实地行持。

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

还有些迷乱而没有智慧的人，经常苦苦闭关、安住、坐禅。他在坐禅的过程中，有、无都不思维，什么都不执著，他认为这是一种大境界。其实这不是大境界，不应该对他宣说般若空性，他已经落入邪见了。

禅宗学人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我以前讲过，但这个问题仍然很严重。因为有些修禅的师父喜欢安住，一说安住心里就比较舒服，他安住在阿赖耶上面，什么都不执著。他的师父们给他指点的时候也让他什么都不要执著，天天这样参禅就好了，其实这样修行特别可怕。

《杂譬喻经》中有个公案[42]很好。有一次，佛陀在舍卫城乞食的时候，看见一只特别可怜的老母猪，身边围绕着很多小猪，它们都在无比肮脏的坑里受苦，佛陀看后悲悯之心油然而生，示现身体发光。阿难问："以何原因佛身发光？"（没有必要佛陀不会微笑，也不会身体发光，佛身发光有各种原因，我在此不作广说。）众弟子也再三于佛陀面前请求开示，佛陀就开始宣说这只母猪的因缘始末。

42 《杂譬喻经》中云："昔佛与诸弟子。入舍卫城欲乞食。道边见有一坑举城污露。诸不净物悉在其中。见一老母猪将诸肫子。共卧不净坑中。时佛微笑现四十齿并出四牙。从四牙中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周及十方。其光明还绕佛身三匝从胸上入。诸佛之法说地狱事光从足下入。欲说畜生事光从膊入。欲说饿鬼事光从髀入。欲说人事光从脐入。欲说诸天事光从胸入。欲说声闻事光从口入。欲说缘觉事光从眉间相入。欲说诸佛菩萨事光从顶入。阿难见光从胸入。知佛欲说诸天事。实时长跪白佛请问其意。佛语阿难过去无数劫有一长者。乏无儿息唯有一女。端正殊妙聪明辩慧。其女父母甚爱重之。女年既大便说一偈问父母言。一切驶水流世间苦乐事。本从何处出何时当休息。父母闻之庆其奇雅。不知何言以答此偈。其女欲解此义而不蒙答。便大愁忧不复饮食。父母见女愁忧便大恐怆。实时为设大会。请诸婆罗门及多智长老。众人云集供设既毕。于众会中施一小床。女坐其上还说前偈以问众人。众人默然无能答者。长者即以七宝盛满一盘而宣令曰。其有能答者以此与之。时有一婆罗门。形体端正而智慧尠少。贪其珍宝便言我能答也。其女闻之即说偈以问婆罗门。亦不解此偈义之所归。直言。此事都无所有也。女即思惟。即得无所有定。便自唱言。此真大师益我不少。女后命终上生无所有处。过四十劫尽彼天寿来生此间。尔时长者女者此老母猪身是也。天福已尽宿命罪至。于此世受猪形也。此女本说偈问时。若遇明师即可得道。此女虽行禅定无有智慧。定报既终还堕恶道也。"

这只母猪很可怜，它以前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儿，面容生得庄严美妙，体态也相当端庄秀丽，从小就对法义有特别强烈的信心。她曾提出一个偈颂：“一切驶水流，世间苦乐事，本从何处出？何时当休息？”其实这主要是讲，世间的一切万法都像河流一般无常迁变，那么一切痛苦和快乐是从何处产生？又当在何时止息？主要是讲空性的道理，但并非指单空。

她自己无法解答，便向父母询问，她的父母也没办法回答。她就对外宣称，谁能回答她的问题，就会以七宝财物做酬谢。有一个婆罗门贪图财物，便说：“我能回答。”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个偈颂的意义很简单，什么都不要去执著，一无所住地安住就可以了。”此女听后很是认可，就按照他的教言在一无所住中安住，于一切都不执著中修持，她死后转生到

无色界中第三处——无所有处[43]，四十个劫中于此安住，再转生到欲界时，就变成了这只老母猪。

佛陀说：因为她没有遇到明师，只遇到了贪图钱财的婆罗门，以他的点化，此女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现在也堕成了旁生，如果她当时遇到了真正的开悟者，或者是具相的法师，她早已获得解脱了。

所以，遇到明师确实非常重要，至少明师会为弟子讲解脱道。用现在的话讲，他受过系统的教育。否则，就像这个婆罗门，他在指点她时，根本不知道这个偈颂是既讲空性、又讲无常之理。如果她遇到的是明师，早已经解脱了。

有些人认为是否遇到上师都一样，其实不然，你遇到一位好上师，会得到解脱。《百业经》中也讲过一个人变成狗的公案，佛陀说是因为它当时没有遇到

43 俱异熟生，差别有四：一空无边处，二色无边处，三无所有处，四非想非非想处。如是四种，名无色界。——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好上师而变成旁生的，这个人的根基很好，如果他当时遇到一个好上师，早就有解脱的机会了，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从这个公案看，有些修法讲什么都不执著，上师让你观空性，就那样呆坐，弟子也经常处于这种状态，但这并不合理。

我曾讲过上师如意宝的《直指心性注疏》，里面讲了阿赖耶和法身之间的差别，不管是在阿赖耶还是在阿赖耶识中安住都很舒服，就像刚才那个公案中的女人，可能也是很舒服地安住，但是这并不是层次较高的禅定。

麦彭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中讲：“盲修无念和尚宗，未察直直而安住，无有胜观之明分，如石沉海平庸住。”和尚宗什么都不念、不察，平庸而住。没有智慧的明分，单是安住寂止，就像把石头扔在海里一样，不会有一点进步。这种境界并不可信。

因此，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耽误很长时间。自认为修得很好，觉得自己一直在修禅定，其实只是在修无色界的因。就像刚举的《杂譬喻经》里的公案，是变成老母猪的因。这是相当可怕的！

所以，在座的人在修行中需要取舍。有些人最初没有学习基础课程，在修行过程中经常自以为是。比如说有些人在听课的时候都在闭目静坐，本来在听课时，耳根一定要听受法语，心里要一字一句地领受，语言上连念诵都不允许，以身口意三门全部专注的方式听受。而有些人自诩学过一点禅宗，往往在听课时都在坐禅。我是有点讨厌那种听课时坐禅的人，没必要到课堂上去闭关。

当然，我们要取舍，是不是所有的安住都不合理呢？并不是。《定解宝灯论》中也讲了，虽然最初破“我”的执著时会抉择为单空，一切万法皆抉择为空性，但是不能把万法空无所有的状态，当作最究竟的

实相而持续修持，否则最后会影响禅定的状态，这种禅定会成为将来转生的因，这是不允许的。在修密法中的生起次第时，将一切万法抉择为空性，在空性中稍许安住，然后观想生出种子咒，发光，变为本尊，这些修法都有，但是这二者并不矛盾。总之，长久的安住一定要有胜观的明分。麦彭仁波切的《定解宝灯论》里所讲，要止观双运的原因也是如此。

这方面大家应该熟知，不然，我比较担心我们这里修禅的人，包括修密法的人。很多人早上起来都习惯性坐坐禅，但没有上师的指点，到底坐什么样的禅？自己没有认识过心的本性，也没有懂得这方面的窍诀，整个一生都在修，能不能得到解脱也不好说。令心安住，修这种寂止虽然也有必要，但只安住不行，还需要认识它的本性。这已经涉及到密法了，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加提醒，你们修持的时候要注意。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

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在禅宗中，经常从“体”和“用”方面来讲心。“用”相当于中观世俗谛的妙用、妙力等等；“体”是从本体不可言说的层面来说的。

善知识，众生的心量，像虚空和大海一样广大。虚空和大海只能遍及一部分，而心能遍及所有法界。从用方面来讲，它的显现分，了了分明，应用能了知一切。从体方面来讲，世俗的一切法在本体中是一体，一切变成一，一变成一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个道理。这时，来去自由，心体无有任何滞碍，这叫做“般若”。

稍微认识自心本性的人会明白，从心的光明方面来讲，它是了了分明，一切的一切，不像空空洞洞的虚空，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休息》中讲得特别

清楚。

从它的本体上讲，正在显现的部分，一无所证，微尘许也没有，一点滞碍都没有，这个我们可以在实相中讲。比如世俗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或者东南西北上下等等，一切都有分别，但它的本体上，完全融入一体，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像《华严经》等很多经论里也经常讲。

《宝藏论》里说：“譬如海涌千波千波即海。故一切皆一无有异也”。意思是说，大海和它的波浪一味一体。同样，世间的一和一切也是一味一体。

我以前有一本书叫做《一百个教证》，我记得有一句是“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当时我们学院的人不多，汉族大概二十来个人。有一个居士，他觉得这句话特别矛盾，就专门来问我，那时我院子也没有门。我给他讲了一遍，他不信服，过一会儿又来，

他说：“不可能，一就是一，一切就是很多的意思，多不可能是一，一不可能是多。”

我们从事物的本体上看，比如说瓶子，在分别念中瓶子是“一”，但是所谓的“一”也并不是“一”，因为瓶子的“一”是由无数的微尘组成。所以，所谓的“一”，实际上是一种假立，瓶子的一是一切，一切也是一。多就是一，一就是多，这完全没有不合理。在禅宗中专门讲认识真我，真正的我，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实有的我，那时可以完全明白真正的如来藏。

禅宗中也有这样的故事[44]，有一位无根禅师经常入定安住，有一次，他又入定，三天都没有出定，别人误认为他死了，就把他的身体处理了，法师起定回来的时候，身体已经没有了。他特别伤心，开始如同世间的鬼神一般游荡，尤其到了晚上，整个寺院都回

44 出自《星云禅话·真心不变》。

荡着“我在哪儿我在哪儿”的声音，大家都很害怕。有一位妙空禅师知道后说：“今天我就到无根法师的禅房里等他。”于是他晚上住在那里，半夜三更又听到“我在哪里我在哪里”的声音。

当时妙空法师说：“你在泥土中。”他的心识就钻进泥土里寻找，并说：“我在泥土中没有找到。”然后妙空禅师说：“你在虚空中”，他又去虚空中找，也没有找到；又说：“你在水里”，他又去水里，还是没有找到；再说：“你在火里”，他又去熊熊烈火中，仍然遍寻不得。后来禅师说：“找不到的你才是真正的你。”这时，无根禅师通过意识状态说：“原来，色身不是我，真正的我，现在才找到，法身我才是真我。”

禅宗里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我也用类似的理论观察过自己。不知道昨天我是高山反应还是什么原因，怎样都睡不着。后来我就想：到底我在哪里？能不能

安住？确实这样安住的效果很好，很快就睡着了。

尽量先把所有的分别念全部息灭，之后安住在一种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状态，又出现分别念时，再逐步重新观想，觉得很舒服的样子，就慢慢睡着了。这是我个人的窍诀——睡不着的窍诀，但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推。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善知识，一切般若智慧，都是从自性出生。

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真如、法性不是从外面进入，所以不必往外求。不要用错意，这就是“真性自用”。

我讲过《大幻化网》，其实《大幻化网》与禅宗的法可以互相参考，如果完全明白了《大幻化网》，禅宗的有些道理便更好解释。

也就是说，所谓的般若智慧，不在外在的事物中，而是认识自心本性，心的本性就是佛的智慧，佛智遍于每一个众生。

《华严经》中也讲：“佛智亦如是，遍在众生心，妄想之所缠，不觉亦不知。”虽然佛智遍于每一个众生的心，但是因为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妄念分别束缚，因此一直向外攀求。而真正的修行人，应当往内求，什么是往内求呢？就是要观察自己。

我在课前也讲了，有很多修行人，对他人的过失指指点点，说别人不如法，其实经常找别人过失的人，自己内心的修行确实很差。这一点，我们在长期的修行过程中不难看出。自古以来，修行人的证悟全

是对内心的认知，在对自心反思的过程中破除迷雾。

一真一切真：如果已经了达心的本来面目，那么一切的一切完全可以通达。就像中观里讲，知道一个洞是空，所有的洞也当以此推知；如果已经明白自己的心是现空无二的话，那么心以外的柱子、瓶子等世间万法，也全部是现空无二。

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到那时，我们的心会衡量大事，不会再行小道。很多凡夫人的心不够宽、不够大，经常为一件小事烦恼。

前两天我在坐车时反思：比如说一件事情被我看得很重，恐惧于是否成功和圆满；或者我遇到痛苦时，特别纠结、执著于这个痛苦。可是圣者如果用他心通来观察我的心，他会觉得可笑。就像一个小孩子，为了他的玩具伤心痛哭时，有一个老年人在旁边观看，表示非常理解，知道这个小孩子对玩具的执著

是如是的强烈。

同样，比如说我的父亲死了，我悲伤至极；有一个圣者，他的父亲死了，他会不会这样？发生同样的事情，心量有云泥之别。

我们衡量自心时，从空性方面讲，远离一切戏论，不要执著单空；从显现上面讲，我们的心应该放在利益一切众生上，尽量地扩展、扩大范围。包括大家在闲聊时，有些人经常讲白菜多少钱？麻花多少钱？盐巴多少钱？特别特别地执著于三五毛钱的小事，经常谈论和思维的也是这些事。有些人心里只考虑修行，只考虑利益众生，其他比如个人的资具、穿着、饮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就可以，并不是特别在意。

所以，圣者和凡夫之间有天壤之别，作为圣者，有价值的东西会特别关注，没有价值的东西常被忽

略；我们凡夫人，没有价值的东西特别关注，有价值的东西却经常弃如敝屣。

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六祖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口里经常说空性，而心里却没有修。单是口说空性并不合理，这种人就像一个世间的平民自称国王，不能称为真正的佛弟子，或者说我的弟子。”

我们要懂得，口说空性时，也要去修持现空无二的道理。有个佛教术语叫“说食数宝”，根本没去实践，只是口头上说没有用。尤其在行持善法上，有些人经常讲：“哎，这是空性的，不要去执著。供养有什么意义？磕头有什么用？五加行有什么，都是空性的，难道不知道要观空性吗？”这样的语言最可怕。

胜义和世俗，或者空性和现象，名言中积累资粮的道理都不懂，是入于邪道。龙猛菩萨在《中论》中也说过：“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如果不知道胜义谛和世俗谛，这种人根本不知道甚深佛法的真实意义。

所以说，空口说白话没有用，如果你真的去修持了，哪怕一刹那间安住于空性，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力量。因为空性确实是摧毁轮回根本的唯一甘露妙法，我们在末法时代遇到这么甚深的佛法，对自他来讲非常荣幸，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却很容易犯这类错误，包括我今天坐在这里给大家讲，但我反观自己时也确实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给别人讲的时候我虽然深有感触，觉得空性法门的确殊胜，但接下来我却以忙碌等借口，修得很少。如果没有修，只是口头上说，有没有功德呢？有功德。但是这种功德，有没有完全铲除轮回根本的功效呢？很难。

在晋译的《华严经》中有多种比喻[45]：“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半钱分，多闻亦如是。”对佛法没有修行，就与这个如出一辙。一个贫穷的人，整天都在数别人的财宝，就像现在银行里的有些工作人员，每天“唰唰唰”地数很多钱，但到了年底，自己也没有很多钱。我也是在口头上讲《中观根本慧论》《四百论》《定解宝灯论》等等，很多道友也整天把空性、无执挂在嘴边，但我们却一刹那也没有安住在那样的空性境界，最终有没有种下善根呢？确实会有。我以前讲过，听闻佛法的功德不可思议。但是要根除轮回，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不要变成自称的国王，没有实在的意义。

其实《六祖坛经》很深，我们需要知道的许多窍

45 《华严经·菩萨问明品》中云：“譬人大惠施，种种诸肴膳，不食自饿死，多闻亦如是。譬如有良医，具知诸方药，自疾不能救，多闻亦如是。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半钱分，多闻亦如是。譬如帝王子，应受无极乐，业障故贫苦，多闻亦如是。譬如聋聩人，善奏诸音声，悦彼不自闻，多闻亦如是。譬如盲瞽人，本习故能画，示彼不自见，多闻亦如是。譬如海导师，能度无量众，拯彼不自济，多闻亦如是。譬人处大众，善说胜妙事，内自无实德，多闻亦如是。”

诀都讲了，但是讲完以后，大家能不能长期地应用？并不是今天听了，就像今天吃了止痛片一样，但明天就忘了，明天又要重新听一个，这样修行恐怕很难进步。

上等者，听一次课终生受用。我那天在文殊学校给学生们讲了上师如意宝的故事。上师如意宝去石渠时是 18 岁，24 岁时上师就已经从江玛佛学院回来了，依止托嘎如意宝时，年龄那么小，而且只有六年的时间，但在这六年中，不仅得到了诸多显密教言，而且认识了心的本性。从此之后，即使老人家已经七十来岁了，一提及上师的尊名，仍然泪流满面。这是什么原因呢——真正得到了上师的意传加持。

我们这里很多道友，在上师如意宝或其他上师面前听佛法，可能六年、七年、八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都有，但是如果自己没有思维和修持空性，恐怕我们相续中根深蒂固的烦恼很难消除。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我们在座的人都要像上师如意宝一样。他老人家在显现上是普通人，实际上前世有很深厚的修行资粮，这一辈子在显现上被稍加指点就可以。这样的话，可能六年都显得长了。

如果从《米拉日巴传》来看，我们虽然是凡夫人，但是倘若自己在依止的过程中特别专注，而且，把得到的佛法当作黄金，当作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那般对待，一生持续修持下去，从佛法上讲，绝对不会欺惑我们，这要靠自己。

第 11 课

2013 年 3 月 13 日

下面接着讲《六祖坛经》的第二品——智慧品。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

六祖告诉善知识们什么是般若？

般若：是印度梵语，在藏文中叫“巴绕”，汉文中叫“般若”，发音相似，只在元音上有一点差别，藏文中加上了一个“那若”。

唐言：六祖在唐代出世。在国外，中国人经常被叫做唐人，街道被叫做唐人街。因为唐朝的经济、文

化、宗教都特别兴盛，佛教尤为兴盛，用“唐”这个代号，代表了中国之意。

智慧：般若，用汉语来讲就是“智慧”。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第九品中专门讲了智慧品，其他智者们，在相关的中观教言中也主要讲智慧，只不过宣说的方式不同。

什么叫做智慧呢？

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

在任何地方——汉地或是藏地；在一切时间——白天、夜晚，昼夜六时之中。你的心没有被贪嗔痴所缚，没有被无明愚痴所缚，起心动念，在世俗显现中全是善念，在胜义中完全能懂得一切万法的真相，这叫做常行智慧，也可以叫般若行。

行菩萨道：利他的行为。

行智慧道：一切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在智慧中。

其实智者无论是走路、说话、吃饭、睡觉，完全在善的念头中，在善的行为中。而愚者，一切言行都在贪嗔痴的恶念中。

比如说一个智者在房间里独处，他可能会听佛法，喜欢的全是智慧方面；而愚者，他可能整天都沉浸在对自己身心不健康的乱七八糟的视听中。所以，智者和愚者之间，确实是天差地别。几个道友住在一个房间，但他们的爱好和行为各不相同，这与前世有关，与今世的教育也有关。

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

草可以分为绿草和灰草，智慧并不能这般区分，

而只能从人心上来安立。

当你的心念愚痴，不符合万法的实相时，称为被无明愚痴所束缚，就失去了般若。因为胜义的般若空性是智慧，一旦你对任何法强烈地去实执，你就失去了般若；当你的念头处于胜义中的无我空性，或者世俗中的无常、无贪、无嗔中，那么般若则产生。愚与智，一念之间。

比如说两个出家人，一个处于智慧的境界中，一个处于烦恼的状态中，二人的心境完全不同。心生般若的人，他的内心始终很快乐，将任何事情处理得如理如法；没有般若的人，不仅不如法，甚至他在一句话、一个行为中造的业也相当可怕。人与人之间，形象上都差不多，但是在心念上，是否具足正知正念的差别很大。

有些人造业相当可怕。前不久我还在山下时，听

说吉林那边发生了一起案件[46]。好像有一家人，把不足两个月的婴儿放在车里，车子停在路边，有个盗贼趁机把车开走了。车开到高速公路上，听到后座有婴儿在哭，他就把婴儿掐死了，埋在雪里。后来全城上千名警察出动，盗贼迫于压力才自首了。

对此，我在一所学校讲课时还曾给学生分析，这个人可能最初对车有贪心，他开到路上，听到那个孩子哭时，一方面有恐惧感，害怕被发现，另一方面对孩子的哭，可能有一种嗔恨心。在无明愚痴之下，贪心和嗔心交杂，最后做了特别不理智的行为。过后第一审判死刑，到底会不会立即执行，便不得而知了。

前一段时间，云南也有四个人被判死刑[47]，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人，觉得他们很可怜。其实在佛法里，犯再大的错误也不能判死刑，最多判无期徒刑。

---

46 指发生在 2013 年 3 月 4 日的偷车贼周喜军掐死婴儿案。

47 指发生在 2011 年 10 月 5 日的湄公河血案。

但在世间的国法中，当时不同国家的法官共同商议后，决定通过注射的方式来执行死刑。我的分析是，这些人本来是与普通人一样，生活得好好的，但是无明愚痴产生之后，在贪嗔痴的支配和驱使下，什么都会做出来，即生中的果报不可思议，来世就更不用说了。

由此可见，没受过佛法教育的人，真的非常可怜。佛法的教育对当前的人们来讲，确实相当重要。人如果素质不高，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规矩，与旁生别无二致。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世间的教育，是为今生生活技能的教育，标准不高，而佛教是心灵的教育，如果接受这种教育的时间足够长，那么这个人的素质与普通人就会完全不同。因为它的标准很高，佛教里较高层次之人的境界，无论是心灵上还是行为上，普通世间人根本做不到。因此我们可以说，佛陀的教育，对人格标准的要求特别高。而没有信仰的

人，对自己的行为规范没有要求，说实在，这种人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底线、没有约束。比如说马路上如果没有人行道，则行人很容易被车撞死。

毋庸置疑，世间的智慧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出世间的智慧；知识技能的教育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教育。比如说你要读生物学，或者建筑学，我们说它是一种学问，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心的调整。如果你提升了心理素质，当你在人生中遇到困难和痛苦时，就会有面对的能力，而且会有很高的修养，这对整个社会来讲很重要。

我觉得当代人特别需要信仰。我最近看了一份美国的报告[48]，现在世界上没有信仰的人大概是 11 亿，

48 美国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下属的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发布了《全球宗教观察》，这份报告基于 2010 年大量的研究数据。报告显示，全球 69 亿人口中，84% 有宗教信仰，其中基督教仍是规模最大的群体，占世界人口的 31.5%。伊斯兰教紧随其后，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23.2%，约 16 亿人。而没有任何明确宗教信仰的人在全球人口份额中占据第三，仅次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代表全球的每六个人中，其中一个就是无宗教信仰者。根据报告数据，全球 11 亿无宗教信仰人口中 62% 都分布在中国，共同组成了 52.5% 的中国人口。日本仅此中国之后，57% 的国民都不信仰特定宗教。而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

如果全球按照 70 亿人口来算，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多，但中国就占了 62%。人们的行为规范，没有信仰，则没有底线，没有底线，就会无恶不作。

因此我们需要智慧，智慧是什么呢？一念愚痴，生愚痴之行，一念智慧，生般若。

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

世间人们没有智慧，也没有见到般若空性。口头上经常夸夸其谈地说般若，内心中空空如也，常行愚痴。

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

很多人经常自吹自擂地夸耀自己般若空性的境界很高，实际上他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空性。

中国香港和朝鲜同样分布着大量的无宗教信仰群体。最新发布的《全球宗教观察》显示，全球有 16.3% 的人口没有明确宗教信仰，而其中高达 7 亿人口分布在中国。

修行人中，多数闻思不够的人常说：“你们这边是闻思的，我们那边是实修的。”真正明理的话，实修很好，但是没有闻思的实修很容易盲目。没有修行的闻思也不好，但比没有闻思的修行好，为什么呢？因为闻思会知道佛教的道理是怎样的。

有个别佛教徒，自己连佛教的小学水平都没有，却提倡实修，反对闻思，我觉得这非常不合理。比如说世间中连小学水平都没有的人，他想要创业恐怕很难。现在世间中的很多商人，他很想创业，但是自己的水平有限，梦想虽好，却因为能力和智慧等资源不具足而倍受限制。所以，一点不闻思不行，至少也要闻思八年、十年以后再修行，便不会有歧途。有些人常说：“我修密法、修般若、修禅定、修……”但是从来没有闻思过，连人身难得和寿命无常的道理都不懂，连皈依、发菩提心的戒律和方法都不懂，刚刚皈依的第二天就要实修、闭关，其实这很难获证真正的

空性。

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所谓的般若，它没有颜色、形状，也没有来源和去处，不来不去，我们的这颗智慧之心就是。如果你真正懂得了自心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般若智。

认识本性很重要，认识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如果对自心一点认识都没有，即使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有实义。以前太原那边有一个人讲《涅槃经》，另外有一位禅师听到他的法语，觉得他讲得不深，应该禅修。然后这位禅师用一种方便方法令他实修，确实，他实修的过程中通过鼓声开悟了，后来他也特别感激这位禅师[49]。

49 太原孚上座，雪峰义存禅师之法嗣，姓氏未详。初在扬州光孝寺讲《涅槃经》。有一位行脚的禅者为大雪所阻，亦随往听讲。当孚上座讲到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大讲特讲法身妙理的时候，禅者不禁失笑。孚上座讲法之后，请禅者吃茶，说道：“某甲素志狭劣，依文解义，适蒙见笑，且望见教。”禅者

认识心的本性比什么都重要，但并不是那么容易，前提是要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这一点，上师如意宝不论讲显宗还是密宗的任何法，都会特别强调，正因为他老人家如是强调，如今在他老人家的传承弟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具有实修实证，并且弘法利生的能力和事业非常广大。如果这些弟子没有实修实证、广闻博学，现在 21 世纪的人们，分别念如此之重，一般来讲，并不是每个人见到一位上师就能长期依止的。

所以，以后大家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自己广闻博学的同时，也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认识心的

道："实笑座主不识法身。"孚上座问："如此解说，何处不是？"禅者道："请座主更说一遍。"孚上座道："法身之理，犹若太虚，竖穷三际，横亘十方，弥纶八极，包括二仪，随缘赴感，靡不周遍。"禅者道："不道座主说不是，只是说得法身量边事，实未识法身在。"孚上座道："既然如是，禅德当为我说。"禅者道："座主还信否？"孚上座道："焉敢不信？"禅者道："若如是，座主辍讲旬日，于室内端然静虑，收心摄念，善恶诸缘，一时放却。"孚上座于是依禅者所教，万缘放下，罢讲静坐，胁不至席。从初夜至五更，忽闻鼓角声，豁然契悟。孚上座一时身心踊跃，便下座去扣禅者之门。禅者问："阿谁？"孚上座道："某甲。"禅者呵斥道："教汝传持大教，代佛说法，夜来为甚么醉酒卧街？"孚上座道："禅德自来讲经，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捏，从今已去（以后），更不敢如是。"禅者道："且去，来日相见。"从此以后，孚上座不再讲经，而是行游四方，遍参禅德，一时名闻宇内。

本性！

同时，还要发心。现在的时代不同了，以前自己修一点，给少数人讲一下就可以，但现在整个社会的生活模式改变了，它是组织性和集体性的。因此我建议：作为佛教徒，在弘扬佛法的方式上面，大家要有一种组织性和集体性。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组织，弘扬佛法的范围便不会很广大。所谓的弘扬佛法不要只靠一个人！一位上师圆寂了，之后所有的弟子无所事事，不应该这样，应该是志同道合的出家人或在家居士，都齐心协力地为佛法付出。这确实应该作为我们长远的发心，有了这样的发心，你自身的修行也不会受到影响。

有的人对我讲：“不能发心，发心对我的修行很有障碍。”其实发心以后，自私自利的心会减少，又有三宝的加持，修行反而容易善始善终。但如果你不愿意发心，以自私自利的心修行，最终大多都不会

成功。

现在我身边有相当一部分道友与别人的合作能力很强，不管与谁合作，大家都很愉快，没有烦恼。人如果修得时间越长，却越烦恼、越痛苦，说明修行不成功。性格与任何人都不和，在哪都起烦恼，对谁都有意见，又遭别人诽谤，那就是自身的问题。有些人的修行，各方面都很好。

我也希望学院的道友们，除了极个别的 24 小时中很少有自己时间的人，各个部门的发心人员，至少也要在法师面前听一堂课。如果你需要值班，可以安排一下，错开时间。大家要发心，也要闻思！我前天为什么讲法王如意宝的比喻？我看了很多高僧大德的传记，发现他们依止上师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短暂的时间中改变了一生。

世间上，像北大的季羡林先生[50]，我看他的传记中讲，他年轻的时候到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的教授面前学印度梵语，此后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曾说：“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作为一个人，应该给自己定个明确的目标。

有一次学院开金刚萨埵法会，来了好多居士，有的说：“啊！这次来喇荣很成功。”我问：“为什么？”“喇荣的稀饭特别好吃……”千里迢迢乘飞机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喝稀饭的话不值得，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最主要的目的。

---

50 季羡林（1911.8.6–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惟一的终身教授。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 24 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你到这里来，哪怕八天、十天，或者一年、两年中，为弘法利生做了什么事情？应该这样思考。上师如意宝在石渠求学时，也曾发心做过管家。比如说你到印度去参学，回来时收获了什么？玄奘法师去求法时，他是怎样得法的？我们每个人，在圣地无论是住两年、三年还是十年八年，终生要行持的法，最后应该记在心里。否则，喇荣的稀饭很好喝，在这里喝了七天的稀饭回去了，毫无实意，其实汉地的稀饭也很好喝。学院的稀饭是龙泉水做的，他们可能是想得龙王的加持。有甚深的密意吧，这个我不懂。（众笑）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

我们经常说“般若波罗蜜多”，那么“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可不是指水果菠萝蜜，它是西国语，“西国语”是指印度语，音译为“波罗蜜”，汉语为“到彼岸”。意思是远离生和灭。

《罗睺罗赞颂》中云：“无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各别自证智行境，三世佛母我敬礼。”意思是说，不可思议的意义，它无生无灭，犹如虚空，是圣者各别自证的智慧，也是所谓的般若，或者说空性。

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于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流通，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如果我们去执著色声香味等对境，则产生生和灭，就像江河湖海产生波涛一样，这叫做轮回，也叫做此岸。如果远离了色声香味一切对境，有境也不可能成立，有境和对境都没有，一切都是无生无灭，这就像流淌的水，叫做彼岸，也就是涅槃。此岸指轮回，彼岸指涅槃，轮回的对面就是彼岸。我们通过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完全能通达轮回的本来面目，这种境界叫“波罗蜜”。

故号，是“所以称为”之意，非指佛号，佛号指佛的名号。

我看了中国佛教协会做的藏传佛教活佛证，在讲述活佛的前世时，写着“佛号……”。比如说一个活佛的活佛证上面，今世是他现在的名字，前世的名字前面加了“佛号”二字。这样写不一定对，因为我们常说的佛号，是如释迦牟尼佛的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也许他们觉得活佛前世是真正的佛，现在这尊佛再次活过来了，可能是这个意思。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善知识，迷乱而没有开悟的人，经常口里念空性、般若等，当他口里说万法皆空时，实际上他有妄念分别，

有是非生灭等等。

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如果口中称念和心中忆念的，全部都是在般若无生无灭的空性中，这叫做真性。

悟此法者，是般若法：证悟了这样的法性，是般若法。在生活中，证得了一切万法都无有生灭，如虚空一样的境界，这就是开悟。在凡夫地也有这种开悟，并不是非要到佛菩萨的高位。就像麦彭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和其他相关论典中，也讲了认识心之本性的开悟。

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断地行持这样的行为，叫做般若行。

不修即凡：如果你心里、口里都不念般若，整天做各种非法行，这种忆念是凡夫的忆念，这种行为是凡夫之行。

一念修行，自身等佛：一心修持，自身等佛。比如说我们观修阿弥陀佛，正在观想佛的念头，在显现上完全可以称之为佛。我们可以经常去思维，在思维的过程中，有些导师可能对我们的要求比较严格，有些比较宽松，但无论如何，认识本性很重要。

从前天奇禅师依止道翼禅师的时候，道翼禅师对他管教得特别严格，不准他看外境色法，也不准他听外界音声。有一次他听走廊上其他僧人的说话声，法师特别不高兴，抡拳就打。还有一次，其他僧人量尺寸裁衣服，他瞟了一眼，道翼禅师又开始打他。要求他不看、不听、不忆念。他在五年中，冬天连棉袄都没穿过，如此行持苦行。他常常参“是谁”这类话头，自心时时反观内照，最终开悟[51]。

51 《补续高僧传》中云：“天奇瑞公。南昌钟陵人也。父江堂。母徐氏。师随父经商颖州。年将二十。忽发心。至荆门州。从无说能和尚出家。令看万法归一。后于佛照处。遇道翼首座。苦口提携。昼夜逼拶。一日。偶听廊下人相语。翼便打。师曰。吾不曾瞌睡。翼曰。你不曾瞌睡。耳听那里。又二僧裁裙量度。师才经眼看。翼便打云。你那眼也。不得停住话头。焉得著实。自是功夫益切。五年不得棉花上身。二年无里衣。冬夏一领破衲。”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常观自心，“我到底在哪里？”用中观的方式去观察，或者用入定安住的方式，看一看所谓实有的我是否存在？这时你完全可以发现，三界轮回中的所有众生都非常可怜，我们现在的执著，我们现在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要说将死之时，一生中每一个年龄阶段，每一天的感受都不真实，真正的实相是法界的本来面目。

如果我们的心能静下来，反复观察自心时就会明白，从道理上不难了知。完全证悟，一切烦恼消于法界，没有一定的修证境界，这才比较困难。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思维什么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是自身等佛，有些修行人很好，在生活中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都会很认真地去修。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这个教证以前也引用过多次，这句话与密宗里的甚深道理极其相似。

善知识，凡夫是佛，烦恼是菩提。前面没有认识自心时的念头是迷乱的，也可以叫凡夫，后面通过善知识的直指，认识以后的境界就是佛。前念耽著对境是烦恼，后念离开对境就是菩提。

这一点与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休息》里讲的完全相同，了义的经典中，就是这样讲的。

《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中说：“凡夫贤圣人，平等无高下。”凡夫和贤者圣人平等没有高下之理，此处讲得很清楚。

密宗中将贪嗔痴等五毒烦恼称为不动佛、宝生佛、无量光佛……有些人便对密宗进行诽谤，说密宗是强调欲望的性力派等等，这样说的人连汉传佛教也不懂。这种较高的境界，完全是无有取舍、无有垢

染、无有净秽的境界，一般的世间人不能达到。

所以，每个众生具足佛性，在实相上可以说我们就是佛；或者说当下我们心的本体就是佛，当我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时，就已经现前佛果。为什么说凡夫是佛？我们要知道，认识本性就成为佛。

我以前在《密宗断惑论》里引用过“烦恼即菩提”这类教证，还有一些汉传佛教的此类教证。因为密宗中经常会出现“降伏”、“双运”和“即身成佛”这样的名词，汉地个别人不是很认可，甚至有一些诽谤。但如果你对这些佛教的专用词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要说密宗，显宗也很难解释。像“烦恼即菩提”的道理，在《大幻化网光明藏论》中，麦彭仁波切引用了很多显宗的教证。去年我讲过，烦恼就是菩提的种子，烦恼就是菩提的舍利等等，引用了很多来论证。

此处也已经讲到，烦恼是菩提，烦恼与菩提只是认识和不认识之间的差别而已，可能前一刹那你是凡夫，但后一刹那就变成佛。

你们有没有看过《迦叶赴佛般涅槃经》？佛陀圆寂后，迦叶尊者悲痛欲绝，阿难尊者见到迦叶尊者时，也极其悲伤地说："佛陀已经圆寂了，该怎么办？"此时，有一个老比丘，名叫波或，他似乎幸灾乐祸、手舞足蹈的样子。他制止阿难不许他哭，"佛陀在的时候，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让我们受诸多禁戒，现在他圆寂了，我们不是获得自由了吗？再也没有什么麻烦了，很好。"（有些道友也是这样，上师走了很好，就不会批评谁了，和这个一样。听说有一个道友说："唉，怎么办？上师又走了！""走了很好，他不会批评我了，我也不用去上课，可以睡懒觉了。"）这时天人很不高兴，准备绑住他。迦叶尊者制止天人，并呵斥比丘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伤心欲绝，你却说这种话，你这个比丘真

是愚痴……”迦叶尊者这般呵斥他的时候，也许就因“你很愚痴”这句话，他当下获得了阿罗汉果位[52]。

之前他是很坏的人，佛陀圆寂时还欣喜若狂，但后来通过这种方式当下证果了，显宗经典中有这类公案。密宗的方便法门也讲，烦恼和业力特别深重的人，当他反观自己心的本性，上师的特殊加持入于心的时候，当下也会开悟。自古以来，密宗大德的传承中比比皆是。禅宗中也有很多禅师，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即刻获得开悟的情况也不胜枚举。

不管怎样，我们的心就是佛。曾经大梅禅师在马祖禅师面前得法后，也说“即心是佛”。马祖想验证他，特意派其他人对他说：“你的说法不对，马祖不承认了，马祖现在说‘非心非佛’了。”“任他

52 《迦叶赴佛般涅槃经》中云：“佛般泥洹已七日。耶维火不然。但待贤者到耳。阿难见迦叶。便自投地啼哭不自胜。有一老比丘名波或。即止阿难言。止止。佛在时常禁制我等不得自由。佛今般泥洹。吾等得自在。莫复啼哭。时有天闻波或语。即举手搏之。迦叶便前接持天止之。谓波或言。佛今般泥洹。一切失所恃。汝独愚痴而反喜快。波或闻是语意解即得阿罗汉道。”

‘非心非佛’，我的定解坚定不移。”后来马祖也认可他[53]。作为一个开悟者，可以说“心即是佛”，也可以说“心不是佛”，两者都可以说；作为一个邪见者，或者未开悟的凡夫人，口头上如何说，心里也是矛盾的。

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中，确实需要禅宗和密宗的简单窍诀，但是这种窍诀是建立在闻思、祈祷，还有如法的行为和清净的戒律之基础上，并不是建立在无恶不作的基础上。除了那位波或比丘，当今浊世之时，恐怕很难有人那么快开悟。

最保险、最合理的修行方式是，大家依止上师

53 《景德传灯录》中云：“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郑氏。幼岁從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大寂。问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师即大悟。唐贞元中居于天台山佘姚南七十里。梅子真旧隐。时盐官会下一僧入山采拄杖。迷路至庵所。问曰。和尚在此山来多少时也。师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师曰。随流去。僧归说似盐官。盐官曰。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请出师。师有偈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大寂闻师住山。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

的过程中，要清净、如法；依止道友的过程中，也应尽量减少烦恼，对他人常生欢喜。有些人对极微小的事情很纠结、很烦恼、很痛苦、很伤心。我们的心不要那么狭隘，我经常这样认为：我们的心如果特别狭隘，对什么事情都会执著，当这种执著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阴暗。如果完全放下执著，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自身的快乐也会油然而生。作为修行人，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幸福感。现在世间人经常讲幸福人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没有佛学的境界，幸福是很困难的。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学佛不要只是三分钟热度，刚开始特别积极，连吃饭和睡觉都不行持，到最后逐渐变得对佛教、对修行毫无兴趣可言。我看到一种可怜的修行人，他刚接触佛教时，好像身口意都要供养，为了学佛、为了成就，愿意付出一切。但后来的行为，不但不如法，还造很多恶业。

学佛之人，最后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很难说。如果你后来对三宝等严厉的对境，语言极为刺耳，邪见相当严重，这样的修行人确实不成功。如果你没有明显的成就，不能飞，也不能显现其它神通，这都不要紧，至少一生中应当有一种稳定、如法的行为。比如说你年轻时在某某道场中闻思过，年老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你的心态比起以前不学佛时至少有所改变，而且是往良善的方面改变。不要以前很有信心，但后来不承认佛教了，甚至高僧大德也不承认了，这样的修行的确不成功，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浪费了。

我自己观察自己，有时候觉得没有资格教导你们，有时候又觉得应该有这个资格。我从最初来学院到现在，对佛教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对空性的体悟……从各方面来讲，并不是没有一点点开悟，应该是有一些境界，但是这种境界，有些可以说，有些不

能说。

不管怎样，连世间人都要讲自己的发展、进步，社会上流行说“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外热门的话题，我们举办学术研讨的时候也引用，这是世间的可持续发展。但我们作为佛教徒，内心境界上也需要可持续发展。比以前好才叫发展，并不是说你刚刚学佛、刚刚出家时，对上师三宝很有信心，对修持佛法特别精进，逐渐却变成乌鸦的儿子一样！乌鸦的儿子是什么样呢？小时候比较白，慢慢就变黑了，最后全身一点白色都没有，全是黑乎乎的。我们修行人如果也变成这样，说实在，可悲又可怜。我们即便没有明显的发展，至少也要有一些进步或者平衡性，这样也还算好。

在我的人生长河中，我见证过很多修行人，有些人是持续性进步；有些人起起伏伏，就像心电图一样，一会儿快乐、一会儿痛苦；有些人保持平稳，稍

微有一点进步；有些人好像有逐渐下滑的趋势。在这几条线中，希望你们观察自己处于哪一条线，以后是否需要改变自己的路线。

第 12 课

2013 年 3 月 15 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我们正在讲《六祖坛经》的智慧品。智慧品中主要讲甚深般若空性的道理，空性法门是断除轮回的根本非常殊胜的甘露妙药，每个人对空性法门都应该生信。所以，对沉溺在轮回中的每个人来讲，即生中能够有幸听到空性的词句，都是很有福报的。

有些人听了好多年的课，最后也没有开悟，自认为自己这几年的所学都没有意义，白学。这种说法不合理，因为他不懂因果，如果懂因果，他的成绩虽然不一定非常优秀，但确实有意义。比如说一个人读

了小学、中学、大学，但他最后没有找到工作，或者工作不如意，他就认为以前所读的书全部白费，实际上并不是。他这么多年以来所积累的知识，对他的人生必定大有裨益。同样，学习佛法对大家来讲非常有益。

「**建设虚空道场**」

这个时代，学习佛法的方式与以前不同。从禅宗故事或大德传记中可以看出，以前有面对面依止很多上师的机缘。那时的人不多，而且人们并不是很忙碌，各方面因缘具足，但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鉴于此，我想我们一定要将现代的网络科技用在求知方面，这非常有必要！像我们学院里，大家都在各个法师面前听课，有这样的机缘，但是城市里的人，有自己的家庭、工作，在即生中去求学有一定的困难。这时，依靠现代网络手段听课，其实并无

差别。

比如说，我很期待某个大德的演讲，如果我亲自去参加这个演讲，可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不需要花费那么多，仅仅依靠一个小小的电脑，在自己的床上就能听受了，多么荣幸！我常有这样的感觉。

今天我给我们这里的发心人员讲，建立一个对弘法利生有利的网站，与建一个佛教寺院并无差别。如果是真正的网站，并不是依靠各种手段骗钱，就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建立学院，修一座经堂几千万，里面有几千个人每天闻思修行，大家都觉得这个寺院是物尽其用。同样，有些网站每天都有几百、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浏览量，我看到智悲佛网还有其他大德的网站上，有这么多人每天去点击和学习，我觉得在功效上，这比任何一个寺院或道场都殊胜。从前亲自到寺院里去学习、得法，现在亲自到

网站上，也同样学习、得法，从意义上看也相同。

比如说你亲自去寺院中为僧众倒茶、扫地，会觉得自己在僧人前面培植了福德。但是，如果你作为发心人员，去网上服务所有的修行人，帮助他们清理网上的垃圾，我认为这与在现实中做佛事没有差别。胜义中一切都空，世俗中也需要一种离苦得乐的因缘。当然，我并不是强调非法上网，如果在网络上做各种各样的坏事，果报也完全一样。比如说你到世间特别不清净的场所去干坏事，和去一个不清净的网站，意乐一样，功效亦相同。

「网络弘法的必要性」

我们作为 21 世纪的修行人，或者说弘法者，一定要知晓当前人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佛教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需要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发了菩提心的人，应当利用自己所学过的知

识，以正知正念来清净地做事。如果你利用这份便利而做坏事，过失也相当大。

所以我在此强调，学习空性等修行法，大家如果有机会，应该亲自依止上师。但如果难以做到，现在有个便利条件——佛法也可以在网上听受。我们可以说这是佛不可思议的加持，或者说是众生的福报现前。

以前一位上师讲课，连一个扩音器也没有，他周围可能只有几百个人听得到，除此之外非常困难。现在一位上师、法师的课，可以带向千家万户。所以，我的希望是：以后凡是会用这些技术的人，都能积极去做。

现在汉地有很多高僧大德和居士，有些对佛法真的很精通。藏地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有些是讲经说法，有些是灌顶念经，有些是灌顶和讲经都不会，但

是去汉地确实令很多人皈依，他自己没有私心，并不是为了金钱和其他目的，我仍然非常赞叹。因为现在有特别多的人思想非常空虚，需要信仰来充电，不可能一两个人，或者十几、二十几个人，就能满足大家的愿望。所以，真正的善知识越多越好！

很多弟子只为自己的上师发心，对其他上师的事很排斥，没有必要这样，应该有一种包容心，但包容心也要有取舍，因为有些人确实有各种各样的私心。比如说以学校、寺院或佛法的名义做自私自利的事情。现在世间的有些领导也常对手下的人说：“不要以我的名义来做事情，否则到时不要怪我不留情面。”这也是事实。利用别人来承办一己私利的做法不太好，无论任何身份的人这样去做，我们佛教徒有必要反对或者批评。但如果是清净心和清净的行为，以任何手段，做对众生有利的弘法利生之事，大家可以接纳，同时也应该积极参与。

最关键的是，现在有很好的机缘，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种机缘，很有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好多人的心会被其他的思想占据，这种思想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利，对周围的人和环境也不一定有意义。因此，对自己有利，对人类乃至所有众生真正有利的思想和智慧，一定要大力弘扬！大家对此值得深思。

「内心要坚勇」

总的来讲，我们要有一种精神，不要每个人都很自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泼冷水的话说得滔滔不绝，正面的语言没有勇气说，特别伤心痛苦。有些人是年龄大，没有心力；有些人是觉得自己的身体特别差；有些人是思想很空虚，好像一说弘法利生和闻思修行，自己都不行。

其实，人不应该这样。

前两天我在学院中见了一位设计院的老人，我不太清楚他有没有信仰，但他的精神我敬佩有加。他76 岁，远道而来，帮我们学院做建筑规划。学院周围的山很高，有些年轻人爬山都气喘吁吁，行路困难，但是这位老人家与其他几个施工队的人一起，把整个喇荣转了一圈。转下来后他还很精神，在办公室开会时，他一边喝红牛，一边给我们指出去年一些建筑上的利弊。我后来转告相关法师：“你主管的建筑，他发了九个太过，也赞叹了三条。”他的思路特别清晰。一般来讲，76 岁的人，不要说走那么远的路，给别人提建议，很多人到这个年龄都会自叹不如，有一种特别脆弱的心态。看见这个人之后，我都感慨：“哇！人需要有一种勇气，我也应该向他学习。”世间人中有很多我们学习的榜样，有些人的心很有力量。

大乘佛教是心灵教育，是抛弃自私自利心最好的

教育。我前些天讲了，佛教的教育，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特别崇高的理论体系和修行实证法。哪怕是听一堂课，都可能改变你的人生，对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有重要提升。

「正式讲课」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智慧到彼岸的意思。它在所有的法门中最尊贵、最上乘、最第一。意思是：在整个世界中，证悟空性的智慧最好、最妙、最深、最殊胜、最珍贵……它的本体是一切万法的真相，无来、无住、无去——最初没有来源，中间没有安住，最后没有去处。

在密法中直指心的本性时，寻找心的来龙去脉，

先找心的来源是哪里？观察它是从身体中来的，还是从外境中来的？正在胡思乱想或者心正安住的时候，观察它在身体中还是外境中？最后这颗心或者说分别念消失的时候，它是消失于自己的身体中还是外境中？等等。最后通过修行完全明白，自心了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意义，在密法中有特别直接的教言。过去、现在、未来三时所有的佛菩萨、成就者和高僧大德，甚至很好的修行人，都是通过这样修行而来的。

因此，般若空性法门，是人类智慧的精华，也是最高、最深的佛法。我们去思维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它的殊胜性。

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

三世诸佛的来源——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想要得

到它，需要系统的闻思。用这样的大智慧，完全可以打破我们对五蕴执著而带来的烦恼客尘。

但要在善知识那里精勤闻思、长期修行，并不是听一两堂课就能马上解决的，因为我们的烦恼根深蒂固，实执牢不可破，不可能听一两句就土崩瓦解，我们也没有像六祖等前辈大德那么好的根基。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地闻思，之后利用这样的大智慧，一定能打破所有蕴执，最后五蕴变成五佛，五大变成五佛母，能转依成清净的境和有境。

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如此这般不断地修行，不要只是一两天的观修。有些世间人认为，修行就像学气功一样，简单学两天，没有感应就放弃了，这说明不懂佛理。如果你长期不断地修行，久而久之，一定会成就佛道。最后贪嗔痴三毒变为戒定慧三学：贪心被降伏，变成完全调

柔的律仪；嗔恨心通过修行最后变成禅定；痴心降伏后变成智慧。

对每个人来讲，贪嗔痴三毒是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认识它的本性，认识它空性的层面，三毒可以变成三学。

以前我翻译的《诸法无生经》，在汉地的《大藏经》里叫《诸法无行经》[54]。经中说道：“贪欲是涅槃，恚痴亦如是，如此三事中，有无量佛道。”贪嗔痴三毒是涅槃，如同“烦恼即菩提”一样，有无量佛的智慧和禅定。还说道：“若人无分别，贪欲瞋恚痴，入三毒性故，则为见菩提。”如果我们以无分别的方式观贪嗔痴的本性，已经认识了贪嗔痴本性的缘故，则完全能见到菩提。“烦恼即菩提”。

54 《诸法无行经》：姚秦鸠摩罗什译。收于大正藏第十五册。阐说诸法之实相，原无善恶等分别。同本之异译，有隋代阇那崛多译之诸法本无经三卷、宋代绍德等译之大乘随转宣说诸法经三卷，皆收于大正藏第十五册。

很多人在密法中看见一个双运像，看见“即身成佛”的字眼，都会非议和诽谤。但一般人确实没有这样的资格，到了最高层次时，贪嗔痴等五毒烦恼全部变成五大智慧，在小乘中认为需要舍弃的分别念，在认识了它的本性后全部变为智慧。这种境界汉传佛教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承认，可能《六祖坛经》也讲不下去了，也成了自相矛盾。

戒定慧是我们应该修持的三学，那三毒怎么变成三学？这个很难。如果说愚痴的本性不是智慧，怎样也不可能变成智慧。比如说愚痴的本性是火，智慧的本性像水，水火不容，那会不会变成一体呢？不可能。就像不同金饰的本体是金子，认识它的本性时，可以现前。

所以，大家很需要去了解大乘佛法，否则有些人对佛教，说不了解，稍微听过个别专用词；但说了解，具体也不了解。这种了解，如果仅处于研究或者

学术的层面，则修习得不深，应该是与修证结合起来做“研究”。就像藏传佛教通过辩论、推理，再三分析和研讨，最终得出的境界非常稳固。

系统的闻思非常重要，我一直在强调。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

六祖说：“善知识，我的般若法门是什么样呢？从般若实相中产生八万四千智慧（或者说八万四千法门）。”

因为佛陀已经通达了一切万法的真相，通达真相的智慧而演说法语。

八万四千：是印度常用的吉祥术语。八万四千法门，分别对治贪、嗔、痴的各有二万一千法门，再加上总对治贪嗔痴烦恼的又有二万一千法门，对应的是

戒、定、慧三学和密法，我以前也引用《普作续》的教证阐述过这个问题[55]。

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

为什么是八万四千呢？因为世人有八万四千烦恼。为了对治这些烦恼，佛陀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如果没有这些尘劳，智慧常现，不会离开如来藏的自性。

关于八万四千的定数，凡以贪心所摄的有二万一千，嗔心所摄的也二万一千……大致归为这样。医学研究者对人身剖析时，人的身体有多少汗毛、头发、寄生虫，他们也会大致地总结出一个概数。其实众生的烦恼本来无量无边，这也是为什么

55 如颂云：“调伏贪惑对治法，佛说律藏二万一，调伏嗔心对治法，佛说经藏二万一，调伏痴心对治法，佛说论藏二万一，同调三毒对治法，佛说密藏二万一。”

《大幻化网》里讲佛幻化无量无边，因分别念无量无边之故，但大体分类有八万四千尘劳。

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通达般若波罗蜜多此法者，对过去无有忆念，对未来无有妄念，对现在无有执著。对过去的人生中出现过什么，不会天天忆持、想念；现在所执著的对境也没有；未来自己会变成如何如何的胡思妄想也没有。并且不起诳妄之心，用智慧观照自己心的本性，即是所谓的真我。最后达到善恶万法不取不舍，爱憎一切无有本质的境界，就是不取不舍的成道境界。

三祖也讲过：“但莫憎爱，洞然明白。”[56] 意思是，不去贪爱或憎恨对境，自然通达、明了心的

56 三祖僧璨在《信心铭》中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本性。

如果通达空性法门，一切诳妄心、执著心都不会生起。世间上不管什么国家和民族的人，心态都大同小异，所谓人类有人类共同的执著，动物也有动物共同的执著。虽然每个人的长相不同，穿着不同，爱好不同，但哪方面相同呢？就是贪心、嗔心、痴心，贪嗔痴是因执著而产生的。

刚才有个人来求加持，她头上的妆饰，头顶是琥珀，琥珀上有珊瑚，后面有好多松石。以我现在的心态来看，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不会觉得这样特别好看，因为我觉得这样很辛苦——头顶有那么大的东西，后面有那么多东西，还梳着长长的辫子。可是对她来讲，虽然她很辛苦，但她觉得这样真的非常好，她肯定对美有执著。

有些人的服饰、发型等很多习惯性装束，他自

认为很好，其实有没有这样好，我们用空性法门进行剖析时，不要说人们习惯性地执著某个东西是好是坏，实际上它微尘许的自性也不存在。这时我们就会知道，般若空性法门是世界上所有人不得不承认的真理。但是佛陀也没有否认众生所看到的现象，我觉得这样很好，你觉得那样很好，这些所谓的很好，与自己的执著有关，同时，与周围的风俗习惯也有关。

比如说印度人普遍认为他们的打扮方式很美，非洲人也觉得自己的方式很好，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如此。如果全部集聚在一起去善加剖析，没有真正的对境。

从这些道理上完全可以看出，众生所执著的很多对境都是不合适、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颠倒妄念在没有证悟空性之前会一直存在，当我们真的证悟空性时，全部荡然无存。尚未证悟空性，但我们对空性有所了解后，也确实会对我们的生活大有助益。

我遇到过一个人，他说自己以前特别痛苦，是一会儿想死、一会儿想活的死去活来的状态，但现在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我觉得类似的烦恼每个人多少都有，比如说你对感情、地位、财富，或者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执著时，产生难以割舍的心态，这种心态，乃至生生世世都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影响。

可是大家听了般若法门以后，虽然不一定像六祖大师一样，当下恍然大悟，但因为它的加持力，就会知道以前在自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自己处理得太愚痴了。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完全放下一切的境界，但会知道，如此执著是不合理的，它是一种颠倒妄念。我们要先发现这种执著是颠倒的，才会逐渐对颠倒的事物不去赞叹或者起好奇心，这也是般若空性的一种力量。大家逐渐可以得到不取不舍的成道境界。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

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

六祖进一步说：“善知识，如果你们中有人想入于甚深般若的空性智慧中，或者想入于般若的禅定中，那么你一定要修持般若行。同时要受持和讽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诵持《金刚经》能获得见性成佛的境界，要知道，这部经典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经中已经有明确的赞叹和阐述，不需要在此处用详细的文字说明。”

般若行：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用般若空性来摄持，不要有特别实有的执著。

2000 年，我讲《金刚经》时，很多人发愿读诵，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坚持。学习《金刚经》《般若摄颂》《心经》这些空性法门后，生活中的执著、烦恼、痛苦会减少。但有些人过于极端，将善事也放弃了。“啊！学《金刚经》不需要了，连转绕佛塔、

供灯、供佛都不需要。”这种说法不合理，恶的方面可以用般若空性摄持，善的方面，在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之前，还要继续做下去。

对于《金刚经》的功德，在本经中就已经宣讲，比如说有人将三千大千世界用七宝铺满，供养三世诸佛如来，功德非常大。但有人以《金刚经》中的四句偈颂为他人宣说的功德，远远超过前者。《金刚经》的一个偈颂，自己受持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另外，持有《金刚经》之人的身体变成佛塔、道场，所有邪魔外道不能摧毁，等等，有无量无边、多如牛毛的功德。具体公案，可以从我翻译的《金刚功德经》中查阅。

在本论的缘起部分讲，五祖也专门学习《金刚经》，自六祖后广弘此经。修《金刚经》确实有非常大的功德。

禅宗公案中，有一位道宁禅师，他为僧众发心做“浴头”，管僧众沐浴的工作，发心非常辛苦。有一次，他在工作的间歇念《金刚经》，念到中间一段，突然觉得整个身心都空了，非常欢喜。他原本要洗脚，脚往开水里一放，当下就开悟了[57]。后来人们分析他的开悟因缘，一方面是《金刚经》的加持和功德非常大，另一方面，是他为僧众发心的功德而致。

「发心的功德」

我喜欢讲发心的功德，因为如果没有人发心，弘法利生的事业无法开展，在当今社会，需要很多人共同发心。有人经常对我说要退发心，包括山下的居士，很多人发心两三年就退下来了。我觉得长时间发心以后，除了极个别福报浅薄的人以外，你的戒定慧

57 《补续高僧传》中云：“道宁。歙溪汪氏子。壮为道者。于崇果寺执浴。一日将濯足。偶诵金刚经。至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汤中。发明已见。”

三学会增上。我身边有很多发心的出家人，有些人十几年中持续发心。我有时候想：如果他们没有发心，会不会现在依然还是出家人，也许还俗都未可知。我真的这样想。

一方面为僧众发心有加持，另一方面，相当于有一个绳索把你拴在发心的岗位上。作为凡夫人，如果没被特殊的绳索拴住，随心所欲地跑到各种地方，道心很难持续下去，因为这与环境和自己的福报等都有关系。

那么很多人怀疑，发心会不会影响闻思修呢？对发心清净的人来讲，不会有影响。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忙了，我们这儿应该没有人像我这样忙，但后来我了解到，我们这里的有些带班法师，确实也很忙，在很多部门发心。每次我一提到某些工作，上师、僧众、大家的事情都分门别类地汇报，最后除了发心以外，连自己每天的课诵都拖欠很久无法完成，但是他自己

认为，为了众生还是值得的。

后来我感觉到：如果发心特别多，可能会对我们的闻思修有影响。如果发心不太多，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也许你没有发心，这个时间就用在了散乱上。我发现有些道友在为僧众发心时很好，闻思和发心并进，但他不发心时，时间完全浪费了，并没有很好地修行。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在出家人的僧团中，还是在居士的团体中，大家要有一颗为弘法利生发心的心。

「发心可以净障」

有的上师从独自观修这个层面，会讲发心的过失，他们有他们的角度。比如说佛陀的有些经典，也会针对某一个问题宣说过失。同样，我在此宣说发心的功德，因为发心也是你忏悔业障的助缘。前两天学

院的法师们开会时，我说：“以后再有人想在学院出家，应该让他在某个部门发心一两年，这样才知道他们的人格怎么样，这很重要。还有一点，不管他以前是高文凭的人才，还是杀盗淫妄，业力深重的恶人，在世间中可能都造过很多恶业，为僧众发心，可以忏悔业障，业障清净以后才好修道。”

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公案，比如说《传灯录》是宋朝时候编撰的，而《续传灯录》[58] 则是明朝时期的。这里面讲了 3110 个大德，其中有一位文悦禅师，他依止大愚禅师（“大愚”是很愚笨的意思。我给大家取这类法名时，大家都很不高兴，但汉地很多大德特意取愚痴、盲人等的名字。现在道友们最喜欢大悲、大智、大忍……六波罗蜜多里的精华字已经取了好几轮，现在还不够。以六波罗蜜多、三十七道品、佛的三十二相取的名字，其实不一定很好）。

58 《续传灯录》：凡三十六卷，另有目录三卷。明代圆极居顶编。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继景德传灯录之后，集录禅宗六祖大鉴慧能以下第十世至第二十世之传法世系。主录机语，少载事迹，共一二〇三人，若加无传文者则共有三一一〇人。本书在编修过程中，采择五灯会元、佛祖慧命、僧宝传、禅门宗派图、诸祖语录等书。

大愚禅师是很了不起的大禅师。文悦禅师请求大愚禅师给他转法轮时，大愚禅师没有给他传法，而是说：“法轮未转，食轮先转。”意思是说，现在僧众缺少饮食，你应该出去化缘，你给我们转一个食轮，之后我才可以给你传法。后来文悦禅师去化缘，找来了很多粮食供养僧众。

之后他再三请求禅师能不能给自己传法，禅师又说：“现在天气冷，下雪了，需要煤炭，你再去找找煤炭。”然后他又出去化缘，找煤炭给僧众取暖。

后来他再次去求法，仍然没有求到，“僧众现在缺维那师，你当维那师。”文悦禅师这时有些不悦：别人什么事情都不做，已经轻而易举地得到法了，我做了那么多事情，还没有得法。对禅师心有不满，但他还是去做了。

因为他如此发心的缘故，有一次去卫生间，刚好

有僧众的水桶掉落在他旁边，他吓了一跳，通过这种声音，他当即开悟了[59]。

《续传灯录》里收录了 1203 人的语录，此中也有文悦禅师的开悟语录。蔼益大师在《阅藏知津》[60]里将这些道理和盘托出，我们后人应该去拜读一遍《阅藏知津》。

我在讲《前行》时也说过，现在的人们自己不看书，也不修行，经常谈论别人的过失，其实前辈大德们都不是这样，应该自己去了解前辈大德们是如何做的。

---

59 《续传灯录・大鉴下第十二世・大愚芝禅师法嗣》：“南岳云峰文悦禅师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闻示众曰。大家相聚吃茎齑。若唤作一茎薤。入地狱如箭射。便下座。师大骇夜造方丈。愚问来何所求。师曰。求心法。愚曰。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后生趁色力健。何不为众乞食。我忍饥不暇。何暇为汝说禅乎。师不敢违。未几愚移翠岩。师纳疏罢。复过翠岩求指示。岩曰。佛法未到烂却。雪寒宜为众乞炭。师亦奉命能事罢。复造方丈。岩曰。堂司阙人今以烦汝。师受之不乐。恨岩不去心地坐后架。桶箍忽散自架堕落。师忽然开悟。顿见岩用处。走搭伽黎上寝堂。岩迎笑曰。维那且喜大事了毕。师再拜不及吐一辞而去服勤八年。

60 藕益大师的《阅藏知津》中云：“续传灯录（三十六卷）不出编录人名，汇目义门云，灵谷寺沙门居顶编。始自汾阳昭，终至天童礼，及诺庵肇，共三千一百一十八人，内一千二百零三人，有语见录。一千九百零七人，但存名字。”

当时文悦禅师开悟后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大愚禅师处。他特别感激禅师，通过为僧众发心，使自己业力清净，最后通过一种表示方法开悟，因此又继续依止了八年。现在有些人在上师、法师面前，贫穷时去依止，自己稍微有一点智慧和能力时，就弃如敝屣，一个人四处奔走。其实在稍微有一点智慧的时候，还应该继续印证，继续护持自己的相续。

我在此反复强调，对自身来讲，为僧众做事，为上师做事，是最好的一种忏悔方法。像玛尔巴罗扎一直让米拉日巴修房子……修房子……最后到一定的时候就开悟了。

「发心需安忍」

最近我遇到一个世间的领导，这个领导以前也看过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他说：“我的领导最近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格，他让我反复修改他的演讲稿，已经

修改七八次了，他还让我修改。所以，我现在是米拉日巴尊者，我的领导是真正的玛尔巴罗扎。”可能他在文字上面不断地返工。

其实文字工作有必要严格要求。有些发心人员的文稿稍微被别人改一两个字，马上甩手不做了。我遇到过很多发心人员，有些发心人员的脾气很好，有些发心人员的脾气很差，遇到一点点质疑，好像伤了自尊心，立刻一反常态。这是教育的原因，从小父母、老师都称赞你，“你很好，你写的作业很好，你是大学生……”自己认为自己的分别念是正量，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一点点批评都接受不了。的确，有些发心人员，别人稍微给他提一点意见，他就大发雷霆，好长时间都不能消气，别人也对这种发心人员很排斥、很害怕。这种人很多，这是教育导致的，从小灌输的教育。

我昨天听说有人一篇文章已经改了七八次，还要

修改，这个人可能不得不遵从，因为是领导的要求，但他的忍耐心也着实不错。

其实人需要一种锻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忍耐，需要相互尊重。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在配合的过程中，该说的语言应该当面说，但是不一定每次都指责别人的过失，自己却不能接受任何指责，这是一种愚痴的做法。有些人自认为自己很有智慧，但其实很愚痴。我们藏地有一句俗语：“自己的脸上有牦牛也看不见，别人的脸上有小虱子也能发现。”别人一点点的过失就夸大其词、添枝加叶地宣说，自己有很多过失、毛病、习气都不愿意改，还自以为是、洋洋自得。这是现代教育的弊病。

大家不要认为自己是量士夫，在有些问题上，要有承受别人批评的能力；同时，自己也对别人观清净心；再有，对真理的取舍和探索，要有十足的信心，这很重要。

「认识心性的开悟者居多」

刚才我讲了《金刚经》的功德，发心人员有读《金刚经》而开悟的，发心人员通过其他途径也有开悟的情况。很多人特别希求开悟，我翻阅过一些禅宗大德的传记，还有藏地大德的传记，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开悟者呢？应该是有的。这种开悟并不完全像成佛，或者特别高的境界，认识心的本来面目的开悟比较普遍，但在法王如意宝的传统中，为了保护开悟的大德，会秘而不宣，或者他个人的原因，也不明说自己是开悟者，这也有其道理。

现在有没有认识心性的开悟者呢？我认为非常多。不单是在高僧大德中，普通的僧人和居士中也有很多开悟者，只不过现在的人们，并没有把他们的事迹和认识心之本性的过程立成文字。对于很多人的开悟，并没有被当作很高或者很了不起的境界。现在人们对开悟方面的观念，即使有人开悟了，他们也不一

定承认，并不会对他特别恭敬。究其原因，当前社会与从前的状况不同。

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智小根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

此智慧波罗蜜多空性法门，对最上乘人、最具智慧者宣说最适合，如果对无智、劣根者宣讲般若空性法门，他们不但不会生起欢喜心，而且很可能弃而不信。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比如天龙下雨时，南赡部洲的城市、村落，全部会像一片树叶一样随波漂流，（如日本那样的小国，小小的海啸来了，就都漂在海上了。）如同这样，天降大雨、发生水灾时，小建筑很快会被卷走。如果大雨入于大海中，大海不增不减。

同样，有些前世习气和善根很好，即生中有福

报的人，一讲到密法、空性，会非常欢喜，很容易接受。就像《入中论》中所说的那样，是热泪盈眶、欢喜雀跃地接受[61]。而一些小乘者、劣根者，他听了以后特别害怕。

《前行》中也讲，阿底峡尊者在藏地，有两个行十二头陀行的比丘来了，尊者给他们讲人无我时，他们异常欢喜，讲法无我时，他们非常害怕，最后给他们讲《心经》，他们怕得不得了，捂着耳朵就跑了。后来阿底峡尊者无限哀伤地说：“必须要有大慈大悲的菩提心和无我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两者，仅持一分清净戒律是不行的。”[62]

佛经中也讲过空性法门对劣根者不能宣讲之理。

---

61 《入中论》云：“若异生位闻空性，内心数数发欢喜，由喜引生泪流注，周身汗毛自动竖。”

62 曾经有两位秉持十二头陀行的印度比丘来到阿底峡尊者面前。当尊者宣说人无我时，他们二人满怀欢喜。当讲到法无我时，二人惊恐万分，说道：“太可怕了，请尊者切莫如此宣讲。”当听到讽诵《心经》之时，二人双手捂着耳朵。尊者十分伤感地说：“如果没有以慈悲心、菩提心修炼自心，对甚深法义不起诚信，而仅仅依靠护持一分清净戒律是不能获得任何成就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比如《大乘密严经》中说：“空性随应说，不应演非处，若演于非处，甘露即为毒。”意思是什么呢？为随顺众生应该宣说空性，但是不应该对非法器宣讲，如果对非法器演说，原本像甘露一样的空性法门，很容易变成毒药。

密法更是如此！对密法有信心，前世今生有善根的人，宣讲密法非常好，会有非常大的利益；但是对智慧浅薄，邪知邪见深重的人，不要说密法，连对他们讲空性法门，他们也会舍弃的。他们很极端，有时候觉得，既然是空性，那什么都不做，所有的善念全都放弃；或者他们特别害怕，如果万法皆空，那我怎么办？又不敢接受。

明朝悟真子所著的《达摩宝传》中有这样的公案，只是在汉地流传得不是特别广。慧可尚未成为二祖时，名叫神光，他当时在南京那一带讲经说法很是有名。达摩祖师从广州到南京时，祖师问他：“你在

讲什么？”他说：“我讲了脱生死之法。”祖师说：“法本就不可言说，有什么可了脱生死的。”神光一听特别生气，认为他连了脱生死的法门都不承认，应该是邪见者。他当时手上拿着铁念珠，猝不及防用念珠一打，结果打掉了达摩祖师的两颗门牙。他没有把牙齿吐出去，因为圣者的牙齿掉在地上，当地将出现三年大旱，于是和血一起吞下了。

而后达摩过长江向河南嵩山去了，而神光则遭遇了无常鬼的缠扰，鬼说：“你的寿命很快就要现前无常了。”他非常害怕地问：“谁的生命不会无常呢？”“你打掉牙齿的印度黑和尚，他有不死之法。”后来达摩祖师面壁九年，神光始终等待求法，最终达摩祖师给他传法，他成为第二祖——慧可。

刚开始慧可对空性法门无法接受，就像很多普通人一样，一说有生死、有轮回、有因果，大家都心悦诚服；一说万法皆空，没有了脱生死，没有上供下

施，都惊恐万分。因此，当时禅宗在中国汉地刚刚兴盛时，很多人也不认可。同理，密法的有些见行，在汉地不被接受也情有可原，但因为它是真理，人们逐渐会认可的，最后也会知道它的价值。人们通过修行，可以获得真正的道。

今天本来打算再讲一点，但是时间差不多了。

“若雨大海，不增不减。”对于大智慧者，这些法门不增不减，完全可以接受。就如同雨水落在大海里，大海也可以接纳一样。

第 13 课

2013 年 5 月 6 日

如果想要入于甚深的法界——般若三摩地，一定要持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通过对《金刚经》的读诵、学习、修行，一定会获得无量功德，这个道理上节课已经以比喻说明了。

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

如果是至高无上、根基极好的显宗大乘人，或者是密乘根基的最上乘人，听到他人言说《金刚经》的加持，般若空性的威力，迟早都会心开悟解、大彻大悟。一定会认识心的本来面目，同时对一切万法了如

指掌。

「缘起」

我在之前讲了《金刚经》的功德，期间休息了一个多月，今天紧接着讲。我原本想把这一段话讲完，但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因缘，没有讲完这一段。

今天再看，觉得这样也很好，也许是一个缘起。说起缘起，我倒并不是把一切现象都称为缘起，我们藏地的很多老年人，在生活习俗和习惯中，口口声声说很多缘起，有些是民间传说，我不太相信，但有些，后来在生活中去观察时，发现确实有一些甚深的意义。

藏传佛教的很多伏藏大师，就是依靠生活中许许多多的缘起，抉择未来的事业，如果缘起被破坏，他的很多事业是无法弥补的，这种现象在藏传佛教的历

史上非常多。

以前上师如意宝取伏藏是到一些殊胜的圣地，在普通寺院、城市里，上师没有取过伏藏，历代伏藏大师大多数的伏藏都是在圣地取的。我们作为上师身边的人，每一次随上师到圣地，尤其到一些神山时，对什么都要说好。

比如上师问：“今天天气怎么样？”本来天气很差，但是大家很怕破坏缘起，“啊！天气很好很好（众笑）。”比如说上师在某个圣地传法，问大家，“今天人多不多？”本来人不多，大家却回答说：“人很多很多。”法王非常聪明，“你们故意为了创造好缘起而说妄语，有什么用呢？”也会这样说。但不管怎样，要在这方面注意，不得不注意，有时确实会因话语不慎，破坏一些缘起。这在法王的经历中有过，虽然没有立成文字。

所以，不能认为一切都缘起不好。有些道友，这样做也说缘起不好，那样做也说缘起不好，“在上师面前磕头缘起不好”“不磕头缘起不好”“你的碗空了缘起不好”“衣服这样穿缘起不好”……这是依自己的分别念乱说的，事实并非如此。

而有时我也承认一种缘起。比如说前面我讲到这一段的中间，期间我们放假了，我也外出了一次。今天紧接着上节课讲，这一段只剩几个文字，当时本该讲完。我想这是不是一个缘起？我不是确定，是有疑问。因为去年我著了两本书，一本叫《苦才是人生》，一本叫《做才是得到》。出版商和很多佛教徒常说，现在像《苦才是人生》那类的书籍比较多，很多人都在写，需要更深的佛教书籍。

「**《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

大概在法王讲《上师心滴》时，我曾讲过《金

刚经》，前后整理了两三种不同版本的讲义，如《金刚经注疏》《金刚经讲解》，后来我考虑再三，觉得有必要做《金刚经注疏》。按原来的理路，以现代的口吻，又添加了一些我平时讲课的内容，包括微博和博客里有关空性方面的感言等结合在一起，去年着手整理，今年出了一本书——《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曾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名称是《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我当时讲的时候，觉得凭借自己小小的智慧，对《金刚经》还是有一定的感悟。可能在座的部分道友也听过，我当时参考了世亲论师和无著菩萨的讲记，但主要参考的是莲花戒论师的讲记，将汉地玄奘大师和鸠摩罗什大师等六大译师所译的版本进行比较，对古今中外的很多讲义都进行了对照。因为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忙，学院的事情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每天都在非常认真地对照。我在《金刚经注疏》的后面写了

一些偈颂，也说了一些大话。后来觉得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为国际化，虽然感受到了此经的超胜，但是言词上不能不注意措辞。因此，讲记的定稿，改成了任何宗派、任何根基的人，都非常适合的语言。

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这本书刚刚注册了出版社的书号，在各地印得也非常多。我昨天晚上刚刚看到第一本纸质书，有一个居士给我拿来的，本来封面等一直是我们在电脑上设计排版。我问他从哪里买的，他说是从网上，我们学院道友们还没有拿到。其实内容上与以前的讲记差距不大，但它的特点是，用现代浅显易懂的语言，来阐述般若空性的意义。

现在人们虽然懂得一些简单的法语、真理，比如怎样将痛苦转为道用，但是仅懂得这些并不深入。我特别希望大家懂得用般若空性的境界来压服、根除烦恼，这非常需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不共的加持和威力，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逐渐能以这

部经为门径进入菩萨的境界，因此我才如是希望。

《苦才是人生》，我并没有想到会那样受欢迎，依靠传承上师们的加持，起到的作用出乎意料。《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最近刚刚出版，听说再次印了很多，也许其中有一些甚深般若空性的加持。

其实当时我讲的时候自己也非常激动，我又发现了一本藏地特别珍贵的《金刚经》的公案，并作了翻译，即是《金刚功德经》。你们可能还记得，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谁问我念什么经好，我都说念《金刚经》，我就是这样一个对法本方面比较激动的人。

之前我讲完《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后，大概在一年中，别人问我看什么书，我都让他看《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我讲了前行，讲完一年之内，谁问我要看什么书，我又让他看《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我自己觉得这个法特别好，对别人肯定有

利益。所以，一段时间之内，我也要求大家，不管谁都要看《金刚经》。

六祖大师也是依靠《金刚经》而开悟的，前面讲过，他当时听到别人念《金刚经》的声音，以这个缘起拜见了黄梅五祖，依止了八个月。后来有一天，五祖为他击碓三下，他知道这是半夜三更独自到祖师处的意思。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祖师用法衣蒙住窗户，就像密法里的独传窍诀那样，给他传讲《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处开悟。

所以，从汉地历史上讲，它是像藏地的《系解脱》和大圆满一样非常容易使人开悟的经典。我们作为佛教徒，知道除了文字以外，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力量，佛教中称之为“加持”。加持是有缘者的信心，加上传授者不共的智慧和发愿的产物，因缘聚合时，加持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昨天特意在微博上发了《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有人对我说：“您不要宣传，出版社要发财了，您故意宣传没有必要。”我当时说：“只要对众生有一点利益，其他都无关紧要。”《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出版社卖 38 元，其实这只是一杯咖啡的价钱，如果能得到利益，对城市里的人来讲，这些钱可能不算什么；如果没有得到利益，那就不值得。

我好像在故意宣传某些法本一样，但实际上也不是。我现在的心态，与我刚来学院时的心态完全不同。以前我刚来时，如果在法本上出现我的照片，会觉得特别惭愧，批评很多道友。那么现在呢？比如说这个法本，去年他们说法本的封面一定要放我的照片，后来我想到，如果对别人有一些利益，虽然我很难看，但是脸皮厚一点，照片放在封面也无所谓。因为有些世间人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心态，只现出半边脸，他可能觉得这个怪人很好。

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一个人，他看到机场书店在卖《苦才是人生》很惊讶，“啊？这个光头也在写书，这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买一本。”然后他在买书，我在他的背后悄悄地笑。（众笑）

不管怎么样，如果可以通过正理来感化他人，我觉得抛头露面也无所谓，别人怎么评价我，相当于空气一样，一会儿就无踪无迹了。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受众者的心灵有所改变。

我想，这次《金刚经注疏》的新版与大家见面，好像是有一点缘起，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没有，算是分别念也可以。但有时候我确实不得不信。

「哥伦比亚咖啡」

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个缘起。有一次我在微博上发

哥伦比亚咖啡，第二次我在课堂上也说过哥伦比亚咖啡，但是那时我没有具体讲，今天我第三次讲这个真实的缘起，因为缘起很奇妙。

我去年在五台山发愿念一万遍《大自在祈祷文》，我先给自己暂定了一个数目。离开五台山回到北京，在机场只有我一个人，初步发愿的数量刚刚完成，心想：我要观察一下缘起。在飞机场很累，打算喝咖啡，我看了一下，问服务员这是什么咖啡？她说是哥伦比亚咖啡，我就点了这个，之后就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函。

最初哈佛北岸学社对我作了邀请，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当时我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因为在这边办手续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没有完全答应。但是后来我想，今年的发愿与哥伦比亚的咖啡，还有大学的邀请函，好像特别吻合，很奇妙，就答应了，相关的资料也都准备了。一切准备就绪，我在课堂上点到为

止地提了一下，害怕出违缘，没有说得很清楚，你们有些人可能记得，有些人记不得。

第一次的缘起，我发微博时，很多人劝我不要喝咖啡，对胃不好等等；第二次点到为止地提，道友们可能也没有懂得；第三次，我今天不得不说。这次去美国，主要是去哥伦比亚和哈佛，其中哥伦比亚是主要邀请方。

那天我在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受理签证的人是一个美国人，我要把邀请函和护照交给他办理。一般他们不高兴就不给办签证，原来法王去美国时，我也去过成都领事馆办签证，幸好他看到出家人就给签。当时有好几个大学生和老师，他看了一下，有点不高兴，不但不签，而且又加盖了一个章，一年内都不准他们出去，然后就忙其他事情了，好多人伤心至极。我也有点着急，我看他对每个人的答复都不同，有时态度还不错，让对方等一下就可以，有

时他也会说：“过十天再说。”

我那天把邀请函和护照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让我等一等，我想是不是不能通过了，他说：“电脑正在工作中，您稍等一下。”我等了一会儿，他又看了看邀请函，说：“哥伦比亚，真棒！”他很快答应了。这是一个缘起。

这次我去哥伦比亚讲学，又喝到了这种咖啡。当时，那节课的翻译是一个藏族人，叫多杰，我们提前碰头，把当天所讲的内容概括性地给他说了一遍。快要上场时，我说很累，想喝杯咖啡，有一个道友端过来的也是这种咖啡。我说：“这很奇妙啊，那天我喝的也是这种咖啡，看来这是一个缘起，我要喝。”他说：“您等一会儿讲课时，一定要讲一下这个缘起。”我说：“这个不能讲，这些老外，真正的佛法都不承认，一讲缘起他们更容易睡着，我今天绝对不能讲。”

所以，在他们面前我没有讲，在你们面前……也许你们也不承认，其实我也不太承认，这种缘起可能带有迷信，但是迷信的背后也有一种如幻如梦的现象。也许你们越来越云里雾里……

「般若明灯」

下面我们继续讲课。依靠《金刚经》确实可以开悟，因为它是般若波罗蜜多法，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遇到它，都有开悟的因缘。以前我们学《般若摄颂》的时候，也引用过一个《般若经》的教证。比如说一个人在森林中迷失方向，他在黑暗中寻找出路，最后当他看到灯火时便知道，离开了森林，会到达城市。同理，在生死轮回中迷失的凡夫人，遇到般若法门时，说明已经有解脱的希望，轮回的此岸即将结束，到达涅槃的彼岸。

在座的人，《金刚经》《现观庄严论》，或者

现在讲的《六祖坛经》，都是甚深的般若法门，表面上看，我们听到这些般若法门是一种偶然，实际上，这确实是大家共同行持善法的必然因缘。我并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聚集于此只是因为巧合，而应该是大家长久以前种下的因缘。当你遇到空性法门，确实值得深思，并且要珍惜，在这辈子短短的人生中，你千万不能舍弃空性法门，否则将再次迷失就很可怜！比如说在非常茂密的森林尽头，你即将离开森林到达城市，但是你转而再次进入森林，那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归途？

在《毗奈耶经》中讲，我们的智慧，有时会依靠恶友而蒙蔽，有时会依靠恶劣的环境而蒙蔽。所以，在座的道友，如果你经常与具足正知正见的佛教徒为友，在寂静的地方闻思，你的智慧、善根会越来越增上。如果不是这样，你前有的智慧会逐渐蒙蔽，新生的贪嗔痴烦恼会增上。《毗奈耶经》里还讲，比

如说一个人本来有很多的智慧和潜能，如果与学工巧明的人接触，工巧明的习气会增上，其他习气会渐渐淡化；如果你依靠一个学医方明的朋友，那你的潜能会在医方明方面得以发展；如果你依靠世间中非法的人，比如说和一个吸毒的人接触，你又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凡夫人的成长方向与环境有很大关系，和接触的人也很有关系。

因此，我特别希望大家以后依止有正知正见的人和善妙的环境，这种般若空性智慧的法本也要经常伴随自己。

此前说，若最上乘的人，听到《金刚经》，可以获得开悟。那么依靠《金刚经》该如何开悟？开悟的方法完全是依靠外在的书本呢？还是自己有开悟的因缘呢？最根本的因缘，是自己拥有。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

不假文字。

我们虽然是依靠《金刚经》来开悟，但般若智慧是自己本有，如果我们没有般若智慧，多少个《金刚经》也是全无办法的。《金刚经》是佛陀根据人的思想和根基安立的文字，所以，自然本智的佛性本有，用智慧观照自己，同时，《金刚经》是智慧的妙现，认识自心本性，可以不借助任何文字。

为什么禅宗到最后不需要立任何文字呢？因为本性不需要依靠文字，也本就无法用文字来表示。那是不是不需要文字呢？也不是，到最后不需要，但初学时需要。密法也是如此，到最后明心见性时不需要文字。所以佛陀也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法。但在此之前，初学者还是需要的。

以下对自性和文字之间的差别，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譬如天上降下雨水，表面上看，雨水是从天而降，其实并非是天人所赐，或者说也不是天空单独积着很多雨水，与地下和大海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佛经、现代科学还是世人的观念，都认为龙王居住在大海，所有雨水的来源是龙能兴云致雨。所降之雨能利益一切众生、草木，有情、无情都蒙受润泽，而且渐渐积水成川，并逐渐与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也是如此。

佛经中也是这样讲的。佛学包罗万象，天文学、人类学、地理学……任何一门学问都囊括其中。佛经中讲：天上降下的所有雨水，是从大海而来，现在一些天文学家和学者也这样认为。从月球上看地球，它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蓝色星体，整个地球 70% 是海水，30% 是陆地，陆地是嵌在大海中，陆地上的很多水都源于大海。

我小时候的自然课本里也说，大海的气体腾到虚空中，接触冷空气后变成雨水降下来，原来我和同学们都怀疑，有这个可能吗？大海在哪里？我们那里也看不到大海。但现在，我坐飞机时常会想到，原来学自然时不理解的事物，如今理解了。原来云并不是很高，很高的地方连云都没有，大海的水气遇到冷空气时便凝聚成水滴，逐渐形成云，慢慢变成雨，因此，雨水其实就来自于大海。

同样，《金刚经》等般若文字全部是外显的文字，是我们自己的般若妙性——内心明智的般若大海，显现成《金刚经》。依靠外在的雨水滋润万物，依靠《金刚经》滋润我们的心，《金刚经》其实就是从我们原来本有的智慧中出现的，与我们本有的般若

妙性，与我们的明性之智无二无别。

用自然科学的比喻，来说明文字般若与自性般若的对比，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深深地思维。文字般若与自性般若之间的差别，用雨水和海水的比喻已经说明了。我们平时看到法本时很欢喜，其实法本是我们智慧的自现，这种自现佛陀了知，所以，佛陀根据众生的智慧自现立成文字留给我们，提醒我们依靠文字般若了悟自己本有的自性。

雨水最后与大海融入一体。非常希望依靠法本的因缘，令我们的心完全开悟。有时候迷茫漂泊的众生，很需要一种特殊的加持、点拨和指示，否则，只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安慰，不一定能解决生死大事。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

既然依靠般若空性可以开悟，那么是不是所有人听《金刚经》等般若法门后，全都当下开悟呢？不会的。

天上降下雨水，可以滋养万物，雨过天晴，整个自然环境非常优美；但是滂沱大雨，对小草和小树来讲，可能会是一大破坏。善知识们，你们要知道，般若空性法门，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接受，有些人看了《金刚经》以后，还可能会生嗔恨心。

我曾经讲《金刚经》时，听众比较少，现在出了书，读者会比较多。如同小草小树一般根基的人看到后，可能会对空性法门指指点点，对空性法门不理解，对密法不理解，甚至诽谤，这种人特别多，非常可怜。此处也讲，有些劣根者，闻到《金刚经》《般若经》这类能够当下断除烦恼的顿教法，相当于本来很小的草木，不像参天大树那样根深蒂固的根基，它就在地皮表面扎了一个小小的根，如果雨水特别大，

它自然会崩溃瓦解，永远也不能再生长。我们常看得到，一经雨水拍打，小花小草就死了。有些小孩童也在降下大雨之后，发现好多花都不堪风雨，再也无法恢复原貌，无论怎样对它说：“你醒过来吧，求求你！”但它已经死了，再也无力回天。

同理，有些根基不好的人得到了人身，值遇到甚深的般若空性法门时，实在无法接受。世间上成千上万对大乘佛法和密宗诽谤的人，用正理来诽谤的见所未见。到目前为止，有些人对大乘佛法各种攻击，但他绝对不敢与你面对面地辩论，完全以非常严密的逻辑进行辩论，他没有这个勇气。只不过他自己的根基低劣，无法接受，善根不能显露，这种现象相当多。

如果根基不太好，也不要刚学佛法就学般若，比如学《现观庄严论》“中观六论”这样的般若经典，包括念《心经》《金刚经》，对一般人来讲很困难。《经观庄严论》和《入中论》中也讲了，如果你前世

有般若空性的境界，当你拿到般若法本时，会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欢喜心。

汉地有些人的根基真的很好。曾经我写《智海浪花》时，调查了汉地 125 位知识分子，里面有很多人都是看到《金刚经》之后，莫名其妙地生起无比的欢喜心，然后开始每日读诵，他自己也不明所以。汉地众生与《心经》和《金刚经》确实有特殊的因缘，好多人以此而进入佛门，甚至以此而开悟。不懂中观的人看到里面的内容，觉得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让人迷惑。但是很多人对这个法门很有信心，前世如若有善根，今生稍微因缘成熟时，可能就会很震撼、很惊讶，致使全身都会微微抖动，遇到大乘佛教，有特别强烈的感应。但一些根基不太好的人，遇到这些法门后，自己和他人会彻底毁坏。

总之，在讲了《金刚经》的功德之后，此处又

讲了这种法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部分比较好的庄稼能接受雨水，雨后会成熟得很快，但是对小树、小草来讲是一种灾害。同理，对于根基不太好的人来讲，求大法也是一种灾难。

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

本来劣根者的般若智慧，与大智慧的人没有差别，为什么闻法不能开悟？

前面讲了，像小树、小草般的人，他们都有如来藏、般若智，他们的般若智慧与大根大智之人的般若智慧不是没有差别吗？那为什么闻到《金刚经》，有的人会像小草遇到骤雨一样立刻被毁坏呢？每个众生都同样具有如来藏，为什么遇到空性后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六祖半夜三更在祖师前听一堂《金刚经》就立即开悟了，有些人听了好几堂课，不但不能开悟，反

而执著越来越大，如果真的都有如来之智，为什么这样呢？

般若之智本来都有，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两种规律：有一种稍微利根者，借助一个因缘当下开悟，汉地有、藏地有，在其他地方也有；而有些，虽然佛性上没有差别，但在轮回流转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差别。

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

本性上虽无差别，但是因为众生的因缘不同，恶劣根基之人，相续中我和我所执的邪见非常深厚，贪嗔痴等根本烦恼以及随眠烦恼根深蒂固。在显现上，贪嗔痴和我执、我所执，相当于是乌云密布，令日光暂时无法透现。只有遇到狂风把所有的云雾吹走，日光才能重现，但是如果没有遇到狂风，就会一直被覆盖。

同理，世间凡夫本来都有如来藏，但是没有遇到善知识和教言的狂风，自性的日光难以显现。

《涅槃经》中也讲：“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明覆故，不得解脱。”一切众生本来都有佛性，但是因为无明烦恼的遮蔽，就像太阳被乌云遮蔽一样，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这种像狂风般的因缘，自己的本性无法昭显。所以，遇到善知识和教言确实很重要。

也因此，本性上可以讲，众生在具有如来藏方面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暂时被各种障碍覆盖，有些障碍又非常深厚的缘故，才暂时不能解脱。

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

般若智慧本来没有大小之分，只因一切众生自性的迷和悟不同而已。

每一个众生从般若智、如来藏方面，没有高下，一模一样，只是有些智商高、有些智商低，但所有众生在本性上都没有差别。如果非要说差别，有一部分众生是迷的，有一部分众生是悟的，这种差别我们显而易见。

就拿世间人对钱财的执著来说，有些人对钱财看得很淡，他有一定的悟性，所以，钱财不会给他带来痛苦；有些人对钱财特别执著，没钱就会给他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因此，自性上了无差别，外境上也无有差别，只不过自己执著的深厚有一定的差别，感受的痛苦也不尽相同。

《菩萨从兜术天降神母胎说广普经》里说：“凡夫贤圣人，平等无高下，唯在心垢灭，取证如反掌。”凡夫和圣贤完全平等、无有高下，唯一的差别是心垢，如果心垢灭了，获得证悟易如反掌。

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不难发现，比如说世间中的两个人，一个人对感情特别执著，一个人对感情非常淡漠，他们同样经历伴侣离开或死去的事情，对这个没有执著的人来讲，离开就离开，无所谓，对他毫无影响；但另外一个人没有这种悟性，会特别痛苦，马上就呼天抢地了。

那天有一个人说：“我在两三年中死去活来。”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死去活来。其实不需要死过去又活过来，如果他对世间任何万法稍微有一点悟性，就不会有这样的痛苦和执著。

因此，世间的一个简单比喻就可以说明，本来般若之智没有高下，只不过是众生的迷和悟之间的差别。

那么迷和悟是怎么分的呢？

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

我们的心很迷乱，一直求外在的佛。尤其是根基不太好的人，他认为在另外一个地方有相好庄严的佛，或者有些人把佛看成世间神、造物主等等，在他方遥远的地方寻找佛。这是不了义的，从自己的心上寻找才最究竟。外寻的人根本没有领悟自己的本性，称为小根者。人天乘、声闻乘都是从外寻觅证悟。密法和大乘佛法是怎样的呢？它是从内心中寻找佛，不往外修。只有从自己的正见中寻找的时候，所有的烦恼、客尘、我执、邪见，才不会染污你。完全安住在自心之中，会见到自心的本来面目。

这是密宗中最殊胜的方法！因此，如果你想通过逻辑推理，从正理上说明禅宗的道理，密宗非学不可。密宗中不说千经万论，只学《大幻化网》或《文

殊真实名经》也会明白，原来在禅宗中并不明显的道理，在密宗里已经用非常简单的语言直指。

那么，我们刚开始学佛、求法时要不要外求呢？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我们的根基还不成熟，昨天我也讲到需要依止上师。到了最后，就会感悟到，自古以来高僧大德们成就的路也是如此，那时会在内心中有所顿悟。

我经常在想，汉传佛教有个别人怀疑密宗的即生成就不合理，认为不可能有那么快，其实这是对禅宗法门也全然不知的缘故，如果了知，密宗讲六个月成就，或者三年、七年成就之说，六祖是八个月就成就了，与密宗中六个月成就的说法只差两个月。如果从世间角度讲，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可能有点说不清楚，但是有时我们需要一种感性，这种证悟，完全用世间逻辑无法推理。

大学里的个别老师也很可怜，他们很想研究佛教，但是他们只有理论、没有修行。所以，天天都像个考古学家，只在文字上研究，即使他们很努力，却收获不大。以前我去欧美，当时有个专家头发还没有白，一直在努力研究藏传佛教，现在头发已经花白，还在努力着，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懂。我当面也对他说：“你的精神很可嘉，可是缺少实修实证，如果没有实修实证，完全将各种各样的书本作为手段，到处询问、四处参访，不一定完全知道。”所以，佛教中还需要内心的祈祷，理性和感性都需要。

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

善知识，如果于外境上不去耽著，于内心上也不去执著，内外无执，通达空性，来去自由。

就像《经庄严论》[63]中讲的一样，菩萨因为没有

63 《经庄严论》中云：“悟法皆如幻，生如入乐园，或兴或衰时，悉无惑苦惧。自德利生喜，故意生幻变，严宴胜处戏，非悲尊不具。”

任何执著，所以，在轮回中像入花园一样来去自由、没有痛苦。因为已经完全证悟空性，对万法都没有执著，这时再进入六道轮回，就像入花园一样。显现上他有来去，但他的内心不像我们凡夫众生一样，凡夫众生在轮回中患得患失，而菩萨显现上虽然与世间人一起生活，但他来去都自由，他想走的时候便圆寂离开，想来也可以变成众生立刻现前，在六道轮回中非常自由自在。

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因为菩萨已经除去了所有执著，对一切世间和出世间、胜义和世俗都通达无碍。能修成这样，与《般若经》里所讲的完全没有差别。

《般若经》中讲，显现上一切如幻如梦的现象暂时存在，但是本性上，一切现象无来、无去、无外、

无内……我们何时完全证悟内外不住的空性境界，在轮回中也可以去留无意，但却没有任何谛实的执著，这是我们很多凡夫众生非常钦羡、向往的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如是通达，我们虽然暂时获得了一些方法，相当于止痛片一样，临时压制痛苦，就像很多佛教文化，可能暂时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要解决乃至生生世世的大问题，还是需要有能断的《金刚经》《般若经》这种般若空性智来斩断种子，种子彻底毁坏时，我们才能完全解脱。

其实，末法时代的众生，很需要般若空性法门，虽然众生是一代不如一代。正如《付法藏因缘传》[64]中讲，佛陀对弟子们说，当我涅槃之后，人的根基，第一天与第二天的比较起来，第一天的殊胜，第二天与第三天的比较起来，第二天的殊胜，一天不如一天。佛陀涅槃距今两千五百多年，那时证果的人那么多，

64 《付法藏因缘传》也称作《付法藏传》，或《付法藏经》，六卷。各经录原来题作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如经云：“如佛言曰。我灭度后初日众生胜二日者。三日之人益复卑劣。如是展转福德衰耗。”

那时成就者的智慧，与现在的我们比较起来，我们确实在证悟等各方面都难以企及，但是现今世界我们的根基，与再过五千年以后众生的根基相比，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现在多数人能接受这些法门，自己不能把它当作世间课程那样来对待，我觉得要对法本提高重视，不能听完课就抛到九霄云外，而是应该把这些法本当作永恒解决大问题的一个最珍贵的工具，如果我们这样对待，依靠文字般若，能解决我们自身非常大的问题。

第 14 课

2013 年 5 月 9 日

六祖惠能大师的《坛经》，在汉传佛教中是非常深奥的法门，在禅宗的历史上，有无数修行人依靠此法门而获得开悟。这次以殊胜的因缘进行传讲，大家对《坛经》有很大的兴趣。我本人虽没有传承，但是接触此法门后，也产生了很大的欢喜心，我认为大家共同学习是很好的机缘。现在讲的是第二品——般若品。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

这一段，六祖仍然对他的眷属们以“善知识”

称呼，很多人在对他人的称呼上，没有恭敬心、尊重心。一些修养不高的人，对别人的称呼总带有一种侮辱、歧视、蔑视的成分，这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教理，按大乘佛教的教理，应该像《入行论》中所讲的一样，有利他心的人对别人的称呼和尊重与众不同。

善知识们，一切修多罗（梵语，亦即契经），和所有能表达经中内涵的文字，不管是大乘、小乘，大乘中像讽颂、因缘、自说等十二部经[65]，都是以人而安立。所有法并非从文字上安立的，而是因每个人的智慧不同而安立的。

是如何安立的呢？因为每个众生的智慧、根基、意乐等都不同，所以，诸佛菩萨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中，为了契合众生的根基，应机施教，宣说了经典。佛经、论典均是如此。佛教中所讲的三藏十二

65 十二部：是佛所说的法，按照其叙述形式与内容分成的十二种类。又作十二分教、十二分圣教、十二分经。即：契经、应颂、记莂、讽颂、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法、论议。

部，都是为了众生的根基而安立的，在本性上讲，佛陀从未说过法。

比如说《华严经》中讲：“一切诸如来，无有说佛法，随其应所化，而为演说法。”所有如来均未说过佛法，只因众生的根基不同，显现上演说了八万四千法门。从本性上讲，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说过法，三世诸佛也从来没有说过一法。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所有的法本是因众生的根基而安立的。为什么呢？如前所说，经论里所讲的内容，我们众生自己全部具足。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论再殊胜，里面的智慧传入到我们的相续也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经常讲文字般若、义般若，真正的义般若是我们的自性如来藏。如果自性如来藏中没有佛性，文字般若再殊胜也难令我们成就。不仅仅是佛教，从世

间的现代教育中也可以看出。比如说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之间所学的所有知识，虽说都是课本里的，但每个学生自己一定要有接受的能力，否则课本上的内容再好，他也无法接受。就像一块石头，给它灌溉，它也无法成长一样。所以，不仅是佛教中的知识，学习世间知识，也是自心最重要。

其实每个人的智慧，都有开发的因缘和潜能。比如说我可以学工巧明，也可以学医方明，还可以学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文字，包括各地的生活传统。人有这个本能，只不过没有这个环境、因缘或老师，因此才不懂，如果有各方面的因缘，谁都可以。但关键在我们自己的智慧，如果智慧上不具备这些潜能，外在的因缘再具足也无法实现。

同理，我们每个众生的开悟，需不需要法本和上师的因缘呢？肯定需要。但最根本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显现上自己的心有分别念，被各种无明烦恼束

缚，但实际上它有被开发的潜能。就像一个宝藏，表面上看只是一座山，但这座山里有金银和各种奇珍异宝，如果我们挖掘它，可以现出无穷宝藏。

同样，表面上看这个人笨一点，那个人聪明一点，每个人千差万别，因为有些人即生中遇到了善知识，有些没有遇到，有些人前世遇到了善知识，有些没有遇到。各种情况不一而足。

说实在，我经常发现有些佛教徒比较迷信，佛教的万分之一甚至亿分之一都不懂，只将某种行为误解为佛教的全部内涵，自己也沉迷其中，他来代表佛教徒，知识分子们不愿认可。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知识分子如今都承认佛教，因为佛教完全可以跟上时代、跟上任何科学的步伐，对佛教的精神和内涵绝对无需任何担忧。但是我担心的是我们佛教徒自己不懂。

以上讲的是，所有经典和教言，均是按照人的不

同根基而安立之理。

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

如果没有世间人，十二部经等一切法都不可能存在。因此我们要知道，世间中的一切教法，均是依人而安立。一切经书，因人而说。

因人而说，才可以安立道，如果人的根基与分别都不存在，则无法宣说。《法华经》中也讲：“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一切诸法，本是寂灭相，不可能以语言来宣说。真正从法性上讲，佛陀成道直至涅槃之间，一字未说。“无说”才最究竟、最无上，只因人的根基不同，安立了不同法门。所以，究竟来讲，无说最合理。

在禅宗故事里，有一个无言禅师，他是以不用语

言的表示让弟子们有所了悟，但这是真实历史还是故事，我也无从得知。

无言禅师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但他显现上不善言辞，在与人沟通时，经常是他的一个得力弟子来代他与人交流。有一次他的弟子外出，一个信徒来问他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佛？他比较着急，左顾右盼，没有开口；那个信徒紧接着问：什么是法？无言禅师抬头看天、低头看地，也没有作答；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僧？他摊开双手，意思是无法回答，结果那个弟子欢天喜地地离开了。

不久，无言禅师的弟子回来了，禅师说：“你怎么出去了，今天有人来问我问题，我无以作答，不过他还是欢喜而归。”弟子问：“您是怎么应对的？”他就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当他问什么是佛时，我左边看，右边看，想找你来回答，结果没有找到。”（其实那个佛教徒已经懂得了禅师的答案——所谓的佛是法身周遍于一切的意思。）

“第二个问题，问法的时候，我上看下看，无可奈何，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却懂得了诸法平等、无有高下。）

“第三个问题，问到什么是僧时，我只能摊开双手表示无言以对。”（那个佛教徒却懂得了出家僧众，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后来他已经开悟。）

禅师的弟子说：“您真是了不起的无言禅师，您的表示法就是答案。”

密宗中也有很多无法用语言来表示的法，其实这才最甚深，禅宗不立文字的究竟密意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有时候讲依靠文字来了解，有时候说不需要文字，但此二者并不矛盾，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意义。

从显现上讲，所有的经论法本，是因每个众生的根基不同而安立的，但实际上无有文字可立。

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为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人分两种：有些人具有非常高的智慧，有些人特别愚笨。愚笨的人称之为小根器的人，因为他不明事理，不具足良善的功德，贪、嗔、嫉妒等过失样样具足，这在世间中称作“小人”；还有一种是有智慧、悲心和信心的人，这叫做大根器之人，也称为“大人”。愚者常问智者问题，智者为愚者们宣说正法。有些人可能是诸佛菩萨的显现，装成愚者；有些人确实是无始以来所造的业比较严重，不得不在他人面前闻受正法，所以称之为愚者在智者面前听受正法。在此过程中，往往都是愚人在智者的开示中忽然开悟，此时便与智者一般无二。

弟子在传承上师面前接受佛法的教育，在不同的环境中现出智慧，自古以来均是如此，因此我们学院一直要求大家闻思。

当然，有些人不一定是愚人，对听法很有意乐，因此他世出世间的智慧都很高，但他却喜欢常在别人面前听法，我觉得这非常有必要。从世间的角度讲，我在别人面前学习，我变成了学生，他变成了老师，恐怕会有一些不平等的分别念，但其实我们在别人面前听受教言，能培养自己的善心和智慧。

当前社会纷繁复杂，无论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很多人的心杂乱无章，此时我们依止善知识的教言，尤其是道友们在不同的法师面前听受教言，是非常必要的。有些人认为：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会不会更好？暂时看来也许很好，但是长远看来，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个人对此深有体会。即使你装成愚者小人，在别人面前听受佛法，这也是

非常有必要的事。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六祖说：“善知识们，如果我们没有悟到自心的本体，虽然每个众生本来有如来藏佛性，但显现上还是迷乱众生。一旦我们在观心的过程中认识了心的本性，虽然我们是众生，却已经现前了佛陀的智慧。所以关键要知道，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为什么不从自己的心中开发真正的本性呢？”

对每个人而言，修行都很重要。在座的道友中，有些特别喜欢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在青年时期，广闻博学相当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不要变成分别念特别重的人，闻思到最后什么都不承许，对任何事都用排斥或者诽谤的眼光看待。现在大学里的一些学

术界老师就是如此，从来不在自心上修行，也不知道自己有如同宝藏般的如来藏，但是每天张口闭口说他人的过失，这样没有必要。

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有所开悟，佛教里所讲的开悟，有大悟也有小悟，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了悟。比如以前我们对无常一点概念都没有，学了大乘佛法之后，才了知一切无常。你若把无常观好，无论是自己的病痛还是生活的变故，完全可以面对，这也是一种悟性。

所谓悟，不一定是身体都不留下，变成无余阿罗汉一样；也不一定是像密法里说的头发、指甲都不留下的虹身成就，每个人的悟性都不同。我们如果有一些悟性，虽然是众生，也可以成为开悟者；我们如果没有悟性，你自认为是大成就者，如何了不得，也是自欺欺人。因此，开悟就在言下。

佛陀在《如来藏经》中说：“我已佛眼见，一切众生身，佛藏安隐住，说法令开现。”我以佛眼见到一切众生的如来藏本已安住，通过说法可以让它显发。就像世间中的宝藏，被探测者发现后，才可以解决贫困者生活上的问题一样。

密法中也讲，心最关键，要随时用正知正念来关注自心。同时观心的方法不胜枚举，参禅、念咒、思维都可以。大家在闻思的过程中应该习惯性地观心，早上起来之后可以安住一下，观自己的心；晚上睡觉之前也应该观修；平时稍有空闲，也应当观观自己的心。常观自心，最后对心会有所认识，逐渐了知贪嗔痴不是本来面目，现空无二的本性才是心的本来面目，也是世界的真相。到那时，密宗中讲到的最深的本来清净和任运自成，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心性，可以开发出来。

《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

见性，皆成佛道’。

《菩萨戒经》[66]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梵网经》中的两品。教证的意思是，我们的自性本自清净，如果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可以成就佛道。

这在密宗中也是最甚深的见解。密宗中通过灌顶、修加行，到正行的时候讲自性本来清净、基道果无二无别。

在显宗中也有类似教证。《大集经》[67]里讲：“一切众生心本性，清净无秽如虚空。”我很喜欢这个教证，如果常念会比较快乐。因为每个众生心的本性，本来清净无垢如同虚空。但无垢光尊者在《法界宝藏

66 《菩萨戒经》：姚秦罗什最后译出《梵网经》中之菩萨心地戒品第十，为二卷，题曰梵网经卢遮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

67 《大集经》：凡六十卷。北凉昙无讖等译。全称大方等大集经。乃大集部诸经之汇编。今收于大正藏第十三册。系佛陀于成道后第十六年，集合十方佛刹诸菩萨及天龙鬼神等，为彼宣说十六大悲、三十二业等甚深法藏；以大乘六波罗蜜法与诸法性空为主要内容，兼含密教说法及陀罗尼与梵天等诸天护法之事。除“空”之思想以外，尚富浓厚之密教色彩。

论》中也讲过，我们不能把虚空一无所有的空作为比喻的重点，而是我们的心本来清净，无有任何戏论和贪嗔痴杂念，像清净的虚空中没有任何阻碍一样。

每个众生的心都是如此，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虽然心本来如虚空，可是我们没有懂得这个道理的原因，就像将虚空打疙瘩一样，为这件事情苦恼、为那件事情烦恼，世间众生真的非常可怜。我们遇到了无上密法，才知道每个众生的心是如是的清净、光明，远离一切尘埃，有所修行的人会明白。

如今遇到这么深的法，希望大家多多少少也要悟得一部分，否则非常可惜。世人有这种说法，比如你到宝洲没有找到如意宝，带回来一个相似的宝，人们都会讥笑你。同理，我们获得了如此难得的人身，尤其是遇到了大乘显密最甚深的法要，却一点都没认识自心，或者即使稍微认识，但却没有继续修持，最后临终之际，仍以普通烦恼众生的状态而失去人身的

话，也会成为世人的笑柄。

方便时你们找一下《菩萨戒经》，我没有找到这个教证的原文。

《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净名经》中有一段是，昔日富楼那尊者为比丘开示佛理时，维摩诘居士称不该为此比丘说小乘法，并要求比丘安住本性，最后比丘忆起宿世，豁然开悟，认识本面。

《净名经》[68]是《维摩诘经》，藏文中也有此经典，叫《无垢称经》。维摩诘居士的名字就译为净名或无垢称。

我以前讲《大幻化网》时，本来清净的道理讲

68 《净名经》：维摩诘经之通称。维摩诘，梵名 Vimalakīrti，意译净名。例如吉藏所作维摩经之论疏有二，一书称为净名玄论，一书称为维摩经义疏。又玄奘将维摩诘经译为无垢称经，玄奘以后则皆以净名经称之。

得非常多。禅宗中引用《菩萨戒经》《维摩诘经》，也是要说明心的本体当下即为清净之理，如果反观自心，认识它，就会开悟。这一点不分男女，也不分贵贱，任何人依靠上师的窍诀反观自心时就会知道，生活中很多烦恼的本性，全部可以荡然无存。而且自心的本来面目——光明和空性的境界无法改变，我们能改变的是贪嗔痴的染污，它不是真心，就像虚空中的云雾不是虚空，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才是心的本来面目，是解脱的本性。

高僧大德们自古以来开悟的境界，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解说，并非像外道所说的那样，除了证悟不可思议以外，根本无法宣说。佛教里的开悟，只要是一个公正、讲理的人，观观自己的心，就可以测知禅宗和密宗里所讲的是不是正确。

通过观察可以了知，产生烦恼的心态并不自在。比如说我产生了嗔恨心，这个嗔恨心并不是我心的本

来面目，通过观察或安住可以了知，生嗔恨心时，心里特别不舒服。佛经里讲，众生在生嗔恨心时，暂时会完全失态。的确如此，生嗔恨心的当下，容易做出很多不明智的事。吵架的时候，在嗔恨心的驱使下，家里可以打烂的东西几乎都不能幸免，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气。

其实这是魔王波旬对你射的嗔恨箭，也叫做无心箭，因为当你生嗔恨心时会完全失态，失去了之前正常的心。过一会儿心情恢复之后，看到什么东西都摔烂了，很后悔，也很羞愧，但是已经悔之晚矣。这种心态并不是众生的自心本面。

认识嗔恨心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智慧来观察，一种是通过安住。这时你会发现，原来众生烦恼的心态都是非理的，非烦恼的认识本性光明的心态，才是每个众生本具的。只不过是有福德的人会明白，没有福德的人，即使遇到这个教言，他也不会懂得。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

六祖告诉善知识们：“我曾经在五祖弘忍大和尚面前，听过《金刚经》的窍诀，我听到的当下就开悟了，当时五祖对我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我认识了本心之后，顿见了自心本来清净和无所住、无所执等道理。之后并没有一直住在山洞里，而是出山弘扬佛法，将来令五祖的禅宗法门流传于世，令学道者顿悟菩提，通过各自观心之法，认识自心的本来面目。”

“流传于世”这个道理很重要。《宗镜录》中也讲了，欲弘扬教法的一念善心，能报答十方诸佛的恩德[69]。我觉得这很重要。在座的道友们，有些人弘法利生的事业非常广，有些也不一定，很难决定每个人

69 《宗镜录》云：“故知弘教一念之善，能报十方诸佛之恩。”

弘法的事业是否广大，但是我们要有一种心念——将我所得之法广弘于世。倘有此念，能报答诸佛菩萨的恩德，也能报答传承上师们的恩德。

我以前在作《想念上师》的歌词时，内心中也是这样想的，我想要报答上师的恩德，不要说这一辈子，乃至多少生世也无法报答万中一二，但报答的唯一方法是尽量地利益众生。

因此，正如《宗镜录》中所讲的那样，只要弘扬教法的善念生起，一念善心，便能报答十方诸佛菩萨的恩德。希望在座的人，也经常发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心。不要像有些佛教徒，自己稍微有一点能力以后，只管自己吃好住好，享受妙欲。如果是中根者，则考虑自己如何解脱，其实凡是有“我”的成分都不太好，包括求“我的解脱”，这比不求解脱者略胜一筹，但是与菩萨的利他心比较起来，没有很大的价值。

若自不悟，需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

本来每个人都有开悟的因缘和条件，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自己的心，就需要寻找大善知识，通过大善知识解最上乘之法，并且指示正路。

自古以来，善知识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的心具有如来藏，具有一切的功德，但是没有善知识的开示，确实很难通达。《华严经》中也讲过：“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如果没有人说法，即使你很有智慧，但也不可能懂得佛法的究竟密意。

经典中记载过佛陀与阿难的一段对话，阿难认为善知识很重要，在修学佛法中，一半要依靠善知识，佛陀否认道：“不是一半，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全部要依靠善知识。”[70]没有善知识的开导，很多道理的

70 《增一阿含经·九众生品》云：“尔时阿难，白世尊言：所谓善知识者，即是半梵行之人也，将引善道，以至无为。佛告阿难：勿作是言！言善知识者，即

确不会懂得。在修行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一部经典，如果上师没有宣讲，恐怕你自己看了十遍、二十遍也不一定懂。很多老师自认为智慧超群，已经看过某书，但是问他问题便会发现，其实他根本没懂。

没有窍诀，很难懂得。比如说你从来没有闻思过中观二谛，你可以言说世俗谛、胜义谛等词句，但是你不知道世俗谛到底是什么，胜义谛又是怎样的。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开示，你看《六祖坛经》里讲本来清净，可能认为是一个很干净的东西，或者是很清净的东西，无法对你悟道上有所帮助，因此善知识相当重要。

一切善知识，是开示正道者。

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

是半梵行之人！所以然者？夫善知识之人，即是全梵行之人，与从共事，将视好道。我亦由善知识，成无上正等正觉，以成道果，度脱众生，不可称计，皆免生老病死。以次方便，知夫善知识之人，全梵行之人也。”

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

如前所述，在佛教中善知识是大事因缘。是什么大事因缘呢？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呢？度化众生，让众生见到本性，这是最根本的。一切善法，依靠善知识而能生起。

善知识并非要对你说好听的话，安排你的衣食住行，这些不重要。曾经米拉日巴尊者对玛尔巴罗尊者说：“祈求您赐予衣食与正法。”上师玛尔巴罗扎说：“要么我给你法，衣食你自己解决；要么我为你安排食宿，照顾你的生活，你自己去其他地方寻法。”米拉日巴尊者想了想：“不行，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享受，我的生活自己来安排，请求上师给我传法。”最初玛尔巴罗扎尊者也答应得好好的，但后来为了观察他，多次出尔反尔，逐渐等米拉日巴尊者清净了很多业障以后，才给他传法。

但是现如今，很多人认为善知识给他提供一个住处，他就非常开心。“哇！我的上师特别特别好。”“为什么？”“因为给我安排了住处，这个上师太慈悲了。”安排了住处，就是上师的慈悲？当然，这或许是好的缘起表示，但最根本的是你在依止善知识后，能行持善法，能明白取舍的道理，明心见性，这才是善知识最主要的责任。否则，如果只是教你念诵、安排住处，或者帮你在藏地拍照留念，这些善知识可以做，其他人也可以，这不是最根本的事。

在依止善知识方面，我发现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具备什么专长，具足什么法相，才叫善知识。善知识如果要为弟子负责，一定要有认识心性方面的教言，这极为重要！

一切善法，依靠善知识而能生起。因为最根本的是心，认识自心需要善知识的开导，否则我们不明白心是一切万法或者说一切解脱之根本。

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

三世诸佛也好，十二部经典也罢，在我们的本性如来藏中本来具有。

如果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心，佛法僧等外在的一切因缘，均可依此而产生。《华严经》中也讲：“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造诸如来。”一切三世诸佛是依靠心而得来，如果我们不承认心是诸法的根本，在他处寻找善知识或寻找开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此处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典，全部都在人心中本自具有。如果你不明此理，往外求佛或者求法，这显然不是最了义的修法。

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

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本来自己具有

如来藏，或者说本具觉性，但是你没有得见，则需要寻找善知识。

比如说你居住的地方有宝藏，但你不知道具体位置，你专门找了一个勘探师来探测宝藏，这无可厚非。可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本来不具有宝藏，那么你请多少个勘探师也是枉然。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如果你能自悟，就不需要借助外在的法本或善知识。

但因为我们每个众生在轮回中流转的时间太长了，完全像缘觉一样自悟，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善知识的引导不可或缺、极其重要，但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懂得，自己的心是一切解脱和成就的源泉。

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

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内心是解脱最好的因缘，而一味地执著、希求善知识来给予解脱，那是不可取的。

佛陀也说，我为你宣说解脱道，解脱依赖于自己[71]。华智仁波切在《前行》中讲，上师不可能像抛石头一样把你扔到极乐世界[72]。上师只有给你开示，有缘者通过上师们的开示，自己会明白取舍。

其实世间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老师再好，学生一点都不争气的话，老师也别无他法，特别遗憾。包括世界一流的学府里，有些老师很伤心地说：“唉，我的学生已经读到博士，在接近毕业时，因为实在不争气，最后他跑了，很可惜。”所以，到最后可能因为你的悟性太差，或者业障太深重，任何

71 释迦牟尼佛也曾经亲口说：“吾为汝说解脱之方便，当知解脱依赖于自己。”

72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云：“当今时代有许多人认为：只要祈求上师以大悲观照我就大有希望，好像自己即使累积了许许多多恶业也不需要感受果报，而仅以上师的悲心力就能像抛石头一样将自己投到清净刹土。”

一个上师都无可奈何。

因此，任何人在依止善知识时，要保护好自己的心灵，也要创造外境上的因缘，不能破坏缘起。

曾有大安禅师问百丈禅师：“向外求佛是怎样的？”百丈禅师说：“相当于骑牛找牛一样不合理。”“认识自己本心以后怎么办？”百丈禅师答：“如同骑牛回家。”最后问：“认识之后怎样保任护持？”“如同牧人不让自己的牛破坏庄稼，随时用正念护持。”[73]

即使你已经依靠上师的教言而开悟，仍然要不断地护持自己的心。不能认为：我今天已经明心见性，确知心的本性是光明、空性的，自今以后马上离开。

---

73 初礼百丈禅师，大安禅师便问：“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百丈禅师道：“大似骑牛觅牛。”大安禅师又问：“识得后如何？”百丈禅师道：“如人骑牛至家。”大安禅师进一步问：“未审始终如何保任？”百丈禅师道：“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大安禅师由此领悟佛旨，安心住山，再不向外驰求了。——长庆大安禅师悟道因缘

在很多大德的传记中说，当他有所认识之后，还不断地祈祷、维护，直到自己的心态完全稳固。在现空无二、不可思议的境界中，即使出定，于行住坐卧中也不会离开光明，自私之心完全泯灭，全然是一种弘法利生的状态，这时，你离开上师或道场，就可以完全自立。在此之前，都要维护自心。

但就如同此处所说，如果你一再执著，解脱全部依赖于上师，“啊！我现在不想修行，在我死后，求您千万不要让我堕入三恶道中，您一定要把我拽到极乐世界去。”其实上师的力气再大，不一定能把你拽到极乐世界去，这并非易事，要自己发愿并行持善法才行。

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内心具足智慧，可以

悟得解脱。如果自心没有了知，反而生迷乱的邪分别念，产生妄想颠倒，即使有善知识的教授，你也不一定能够得救。

最关键是我们自己要维护自心，认识心的本性。

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

如果我们真正通过传承上师的教言来观照自心般若，也即心的本性，这是很巧妙的因缘，就像禅宗和密宗大德们的公案和传记里所讲，反观内心时，如千年暗室，灯光照触，当下所有黑暗全部会驱逐无余。同样，我们内心所有的邪分别念，当下一扫无余，豁然开悟。

说简单则非常简单，当有缘上师与自己的福报积聚时，通过一个教言当下开悟；或者自己看前辈大德的传记，当下认识自心本性；或者上师讲窍诀，你

通过窍诀反观内心——“我无始以来在世间漂泊这么长时间，当下认识了心的本性，哇，原来是这样的！所有的众生多么可怜！”那时，所有分别妄念完全泯灭。

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开悟后，一地菩萨直至佛地之间，不同的境界可以纷至沓来，可以倏然呈现。

有人说藏传佛教中讲即身成佛，汉传中没有。但此处说，一旦开悟，直至佛地之间的境界，都可以出现。开悟后会不会变成释迦牟尼佛一样？佛的境界可以出现，但是佛的所化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呈现。

在此娑婆世界中，有没有到达无学地的人呢？有很多，从前辈大德们的教言中都可以发现。汉传佛教中，对有些开悟者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位，比如说五祖

是几地菩萨？他是佛还是菩萨？这样的评价和分析并没有明说，但也并无必要。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轮回，不是凡夫众生，而是圣者了。凡夫人去衡量圣者的境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作为一介凡夫，来观察五祖到底是什么境界，寂天菩萨到底是什么境界，暂时不用多此一举，小学还没毕业，却来衡量老师的文凭并无必要。

但最根本的是，我们要依靠善知识、殊胜的窍诀和自己殊胜的学佛因缘，多观内心，这才是重中之重。

当你内观自心时，像麦彭仁波切的教言里所讲的那样，有些人是相似地认识心的本性，有些人是真正认识心的本性，但不管怎样，就像藏地春天的天气不会特别寒冷一样，当你真正认识心的本性时，原来你特别害怕贪嗔痴等烦恼盗贼，到最后，虽然烦恼、分别念会出现，但却对你无利无害。

到一定的时候，就如密宗中所讲，一无所有的空室中，即使入盗贼也不用有任何担心；你的境界中可能还会出现分别妄念，会有未经观察的贪嗔痴，但它们不会窃取你的福德资粮。到那时，你的很多境界，于梦中还是醒时，均会出现。

当然，我们修行的过程中，有时也会遇到境界实在现不出来的情况，这也不用苦恼、伤心，因为修行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像萨迦班智达和寂天菩萨的传记里说，五百世中变成班智达，但是还没有通达心的本性。在显现上，前辈大德也有这种说法的话，我想我们短短的几年并不算长。有些人说我已经闻思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没有开悟，怎么办，之后痛哭流涕。

我觉得我们这辈子不开悟，就下辈子；下辈子不开悟，还有生生世世。我们又不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只承认这一世，但我们应该承认生生世世。有些人

说来不及，快开悟，但开悟也并不是你想开悟就马上像气泡一样，“啪——”地开悟了，可能越急越慢。

我们应该通达方法，知道必然规律是经常祈祷上师三宝，同时取舍因果，之后不断精进。有时候我们的精进不是很稳定，两三天中特别精进，过后又特别懈怠。有些人确实没有稳固的心，我觉得现在修行人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颗稳固恒常的心，这是修行不成功的最大因缘。如果你能常年如一日地精进，迟早会有进步的。我想，最终我们会有一定的开悟，而且遇到这种法门，每一个人都值得欢喜。

第 15 课

2013 年 5 月 14 日

现在我们正在讲《六祖坛经》的智慧品。前文中讲，如果获得了智慧波罗蜜多，在一刹那间会获得开悟的境界，这种境界从一地至佛地，可令我们相续中所有的烦恼、痛苦、无明自然灭绝。这种修证确实存在，自古以来，不说完全成就佛地，很多曾经特别痛苦、烦恼的人，在遇到佛法，修持空性法门之后，也都变得心地善良、快乐至极，这样的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耳闻目睹的。所以，学习大乘佛法极为重要。

“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

三昧即是无念。

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六祖要求众弟子：善知识们，你们用智慧观照自心就会发现，无论是器世界还是内心世界，内外一切均是光明澄澈。

这种光明，不是我们眼所能见的像灯泡、太阳、月亮那样闪闪发光的东西，也不是像虚空一样一无所有、一无所得的单空境界，用心明察心的同时，会发现它从本性上完全与石女的儿子一般空无所得，但从光明方面，明彻的觉性现而不灭。这就是密法中常讲的光明，认识心的光明，在大圆满中常被叫做认识心的本来面目，如果再延伸，叫如来藏的自相。通过两种方法可以认识如来藏的自相：一种是，以大圆满来观自心的方式认识心的光明；还有一种，观明点、圆满次第等等，通过其他方式认识自心的明相。

若识本心，即本解脱：当你认识到心的本来面目或者说自相的时候，当下完全解脱。

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认识心并非是在外境的东南西北、山河大地等某个地方，自古以来，无论是藏、汉、印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德们，当他认识心的本性时，都是用自己的心观自己的心，但本体上不会有能观和所观两种心，在观心时，完全认识心的本性，就是不寻而得。也就是说不去寻找，但在未寻找中自然获得，这就是般若三摩地。

般若三昧即是无念：般若禅定也是无念。

如果结合上师如意宝的《直指心性》的教言来看则非常好。密法中，自明自知的胜观和无有执著的无念寂止，这二者相结合，就是明空无二的觉性。

对密法的修行境界有所感悟的人，将密法与《六祖坛经》互相参照，恐怕能悟出很多新的境界来。如

果你没有任何密宗的境界，单是以禅宗或净土宗的观念，不一定能完全解释《六祖坛经》的甚深密意。《六祖坛经》里的每一个比喻、每一个教言，与密宗里最甚深境界上的修法特别贴切，相辅相成。通过它的道理可以进一步解释密宗的修法，如果有密宗的境界，也可以对禅宗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二者相互呼应。所以，通过观自心的本性去认识，以专注禅定来达到。

以前米拉日巴尊者也说过：“散乱难解大乘义，故应专注修禅定；佛位非由寻觅得，故应深观自性体。”以散乱的心来修大乘很难，所以，一定要专注修禅定。如果我们用分别念来寻找佛的境界也非常难，用心来观照自心本体，一定会修出真实的禅定来。因此说，我们平时修禅定很重要，以此可以压制自相续中的烦恼，同时也会认识本性。

但很多人只是安住在无念的状态，这不太好，我看有些禅宗门人，心里什么都不意念，只是安住，如

同麦彭仁波切讲的无念和尚宗，是应该舍弃的。当你无有任何念头时，认识它的本体，也就是说，将空性与光明结合起来，分别念比较重的人觉得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其实这完全可以，心的本来光明和一无所得的空性，叫做明空无二。

佛陀在《大方等大集经》中也讲：“若能知见如是心，犹如虚空及幻相，是人即得心自在。”是什么意思呢？心以缘起性而产生，如果你完全知道心的本来面目，从空方面讲像虚空一样，从明方面讲现而无自性，如同幻相和幻觉。虚空和幻觉，对分别念旺盛的人来讲，它不可能双运，但这两者不得不双运，因为空和相互相对应。谁得到这样的境界，他肯定获得自在与解脱。

密宗中很多大德说“烦恼自解脱”，什么叫烦恼自解脱？当你生起贪嗔之心时，如果你能观它的本性，它会自然解脱。并不是说烦恼是一个实有的东

西，用另外一个空性的心来摧毁它，这二者碰撞之后，最终无自性的心胜利了，烦恼的心失败了，并非如此。用心来观烦恼时，自然解脱。原来烦恼的是这颗心，现在解脱的也是这颗心，区别只在于你认识或不认识，这就是密宗中最深的窍诀。

既然在禅宗中没有要求灌顶之类的前提，也如是直说的话，我在此稍微透漏，也不会有泄露密法的过失吧！如果有，那么护法神来抉择怎么办。

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

我们经常说坐禅时不要心生妄念，那么什么是无念呢——我们见到诸法的实相，心没有染著，这就是无念。

其实无念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要见诸法一无所得的实相；另一个层面是，它既然是空性

的，我们不会对它进行耽著，这两者很重要。

我们要了解空性和光明，当然，如果没有任何境界，恐怕会如盲人摸象一样，不一定完全通达。但实际上，应生无所住心，自净其意。心没有任何执著时，才发现它的光明。

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

用即遍一切处：我们的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它能遍及世出世间中一切的一切。

心跟着什么对境都可以。比如说如果我遇到一个物理学导师，我可以通达物理学的很多知识；如果我跟着禅宗的导师修禅，我心的妙用可以从禅宗方面得以显发；如果我跟一个天天吃喝嫖赌的人结上缘，我

的心也会跟随这方面而被染污。我们的心比虚空还广大，原因就在这里。

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心用于一切处，无有执著、本来清净、无有染污。如果通达此理，那么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在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中不会染污。

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耳朵听到了赞叹我的声音，欢喜得不得了；当别人说我的坏话，我非常非常痛苦。我的心，已经被六尘中的痛苦或快乐污染了。我看到好看的事物、好吃的食物、漂亮的衣服，都想据为己有，被很多对境所影响。如果我看见不悦意、不美好的对境时，就会产生嗔恨心等各种各样的烦恼。所以，我们的六门一直随着外境的六尘转。一旦我们通达了心的本来面目是空性，就像诸佛菩萨看到外境的花花绿绿，不会像我们凡夫人一样执著。

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在六尘中无有著染，完全来去自由，没有任何阻碍。

我们不是来去自由，我们在欢喜、悦意的对境中，一直无法抽身。有些人对财物非常执著，有些人对感情特别执著，有些人对地位特别执著，还有些人对自己的臭皮囊特别执著，天天照镜子，脸上增加了一条皱纹或者头上多出了一根白发，痛苦得把镜子都摔在地上。这说明什么呢？心还没有获得来去自由的境界。

修行人在遇到对境时是什么样呢？我以前听一个大德说过，一般人在逆境中很容易修行，顺境中很难提升，因为在顺境中，烦恼转为道用的力量很薄弱，而在逆境中，有些修行人反而能够在痛苦中振作精神，谨小慎微，往往会表现出色。

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认识自己

心的本体时，来去自由，这就是所谓的般若三昧，内心自在解脱。

最关键的是心能不能得到解脱，心得到解脱，就已经从根本上解决，否则你在形象上再怎么装模作样仍不得自在。比如说有些出家人身披出家法衣非常庄严，光头闪闪，在一时半刻中，手结定印，跏趺而坐，表面上看来，好像跟金光闪闪的释迦牟尼佛像一模一样。外相虽是如此，但如果内心中贪嗔痴一直萌生，坐完禅出定时，就与世间凡夫人一般无二了。如果我们的心真正得到自在，外相上显得怎样，也是来去自由、自在解脱，心里没有痛苦和烦恼。在这些方面，修行人内观相当重要，这就是无念行。

| 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此处讲了修禅的窍诀：如果你对一切万物不去思

索，而且当各种各样的念头层出不穷时，立即断绝，这是不是最究竟的修行呢？实际上也不是。它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边见，并不是中道见。

如果我们的见解是善恶都不思索，在无念中安住，是不是最高的境界呢？其实并不是。我们要知道，坐禅之初把所有纷扰的念头息绝下来，叫歇下念头，这是禅宗里很重要的关头。但是当你把分别念歇下来以后，要观察它的本面——无念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这时你会发现，原来无论是密宗还是禅宗的秘诀，心的本来面目并不是无有任何念头，也不是一无所有的空性，最究竟来说，它是空明无二、不可言说。

最后你就认识到：噢，原来我心的本体，不管是产生烦恼、禅定安住、起心动念还是睡眠和昏厥，当我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态——痛苦、忧愁、快乐，甚至我吃开心果，开心得不得了，等等，本来明空无二的

状态，从未离开过。用语言无法表达明空无二的真实形象，也无法用思维来表示，这么一个不可言说的东西，诸佛菩萨境界中般若波罗蜜多的最甚深要诀，指的也是它，只不过我们凡夫人没有认识，而一直漂泊在轮回中。

最初认识这样的境界，进而不断地修行，最后你的心轻而易举地无勤达到这样的状态。很多修行人，在行住坐卧的任何威仪中，不会离开这种状态。

我尝试并研究过密法的修行，对禅宗和其他宗派的最高法门和境界，这么多年中也一直很关注。就像商人会对物价特别关心，股民即使在街上看到股市的大屏，也会目不转睛地看股市的走势。我也是这样，对直指心性方面的禅修法门，关注了很多年，最后总结出，它们究竟的密意无二无别，只不过认识的途径多种多样。

因此，在修行过程中，单是无念，不是禅宗最高的境界。在座的很多人特别喜欢参禅，参禅很重要。现在西方很多大学都有禅修中心，有些人根本不承认前世后世，但无念禅定确实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莫大的利益。所以，很多心灵导师专门在大学里开设禅修课程，这也是一种法门。

不过，我们与他们有点不同，我们还要承认前世后世。如果即生中真的认识了心，不管是什么身份，他修行的力量会极为强大，当他离开人世时会得到解脱，不会被烦恼所迷惑。

此处说如果百物不思，什么都不想地枯坐，这是一种边见，禅宗中说得非常清楚。现在学禅宗的人，如果能把《六祖坛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修行中的很多歧途会轻而易举地排除。

“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

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

如前所说，所谓的无念，并不单指没有念头。以心来认识心，同时兼有光明和空性的状态，我们说他是通达无念法门者。

善知识们，真正领悟无念法门的人，能精通万法。如果通达了心的本体明空无二的境界，以此类推，整个器世界和有情世界、内心和外物所摄的一切万法，也皆尽通达。若悟入无念法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到十方诸佛，并得到佛的所有境界。

修任何佛法，最高就是明空无二的境界，当我们的心安住在明空无二、不可思议的境界时，这种境界就是十方诸佛的境界，也是传承上师们的境界，也是一切菩萨和护法神最深的境界。是最了义的佛陀，最了义的上师，最了义的本尊。

所以，当我们修任何法，如忏悔法或者息增怀

诛四大事业时，最后安住在一种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不可思议境界，这就是最深的境界，它与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和密意无二无别，这就是见到了诸佛的境界。

悟无念法门者，至佛地位：最初我们认识自己心的本性，然后逐渐从一地到十地，境界越来越提升，最后达到佛地。禅宗的大德们也是通过这种修行，进而逐渐趋至佛地的。

因为历史和传承的原因，很多人对观心法门不是很重视。我看到很多佛教徒，多数追求的是灌顶，或者发财、长寿、平安的法门。对烦恼自解脱、痛苦自解脱等内观方面的法感兴趣的，为数不多，稍微有一点境界的人，才对这方面有兴趣，多数人特别执著自己的生活。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是现实主义，不管任何法门，

他都看对他现在有没有利益，有利益才去修，没有利益，谈来世是什么样，最后境界什么样，他都不管。21 世纪众生的根基特别现实，什么事情都追求快餐文化。

那天我去一个研究所讲课，讲藏传佛教的密法相当于是快餐。研究所的所长问我：“那么可不可以说现在佛教中有‘快餐佛教’？”我说：“确实可以叫快餐佛教。”因为有些仪轨、传承，对你的作用立竿见影，哪怕是听一堂课，也能对你的内心起作用。比如说原来你产生痛苦和烦恼时束手无策，可能会产生自生自灭或者自杀的念头，但现在有了佛法的窍诀之后，你不用自杀，去观照这个烦恼的本体，它自然而然会消失，这就是佛教中最快的途径。如果我们的人生以这种方式获得快乐，那要比获得物质等其他方面好得多，对此大家值得思考。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

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

善知识们，后代得到我法的人，受持的是顿教法门，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样弘扬和修行此顿教法门呢？弘扬和同修的对境是同见同行，是对顿教法门有比较高的见解，同时对修禅有兴趣的人。毕竟，对禅宗法门的见解和行为一点乐趣都没有的人，给他传授肯定不合理。另外，还要发愿经常受持此法门并且如理如法行持。相当于承事佛陀一样，终生不退转者，这样的人一定会入于圣位。

所以，我认为传法者应该是不为自己利益的人，不求名闻利养。我们以后有机会，应该给别人讲一讲、传一传这些禅宗法门。不为自己的利养，完全是为利他的话，禅宗或者密宗的前行部分，都可以传授。如果为自己的利养，那是不合理的。

佛陀在《长阿含经》中讲过：“不以利养故，亦不求名誉，愍彼众生故，智慧转法轮。”不是为利养，也不求名誉，完全是悲悯众生，这样的智慧者可以转法轮；或者说完全为利益众生，有大悲心和智慧的人，可以转法轮。

有的道友有时会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遇到一个很好的徒弟，我可不可以给他传个法？”不用打电话开许，你自己观自己的心，如果你真的没有名闻利养的想法，完全因为悲悯众生，而对方又有求法的意乐，你不用问哪一个上师、法师。就如同此法门中说的，有同样见修行的人，我们可以传授，如果见修不一致，这些甚深法门最好不要传给他，传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

所有禅宗传承大师们，直到六祖之前都是以传衣钵的方式传下来的，是独传或说默传，并没有公开。但如果遇到根基好的弟子，也不能将法藏匿下来不传给他，是可以传授的。在其他的宗派和法门中，如果各方面的因缘或根基不具足，也不得传授。

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这样的甚深法门，如果传授给不具善根、根器低劣的人，便是损坏了前辈大德们留下来的法缘。譬如我们把宣讲大乘明空无二境界的禅宗法门，传授给小乘行人，他恐怕不会接受，即使接受，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念，最后无法得到利益。很有可能这些人不解此法的甚深意义，并且进行诽谤，这会令他们在百劫千生中堕在地狱、饿鬼道中，断了他的佛种性。

当然，不可能会完全断掉，但暂时确实会中断善

根。人们经常说：“你不要把甚深的法传给他，否则他的佛性完全会断掉。”其实这也是一种方便法门。我们要尽量观察，智者面前，可以传授大乘的佛法教义；愚者面前，这些法尽量地保密，不要传，否则对他不一定有利。

我以前看过《大般涅槃经集解》[74]，这里面讲：“大乘常典，于智者为甘露，于愚者为毒药，愚者服智者之甘露，而早夭，智者服愚者之毒药，则长生也。”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样的甚深法门，对愚者来讲变成一种毒药，他肯定会诽谤；而对于智者，完全成为甘露。

比如说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中，我讲一个空性的法

74 《大般涅槃经集解》：凡七十一卷。梁代宝亮等撰。又作大般涅槃经义疏、大般涅槃疏、涅槃经集解。今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七册。内容集录诸家有关南本涅槃经之说，且随处揭举撰者之解说以阐释经文，为现存涅槃经注疏中之最古者。本书系梁天监八年（公元 509），奉武帝之敕命撰集者。撰注者有宝亮、道生、僧亮、法瑶、昙济、僧宗、智秀、法智、法安、昙准、昙爱、慧朗、昙忻、明骏、慧诞等十余师。［梁高僧传卷八、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佛光大词典》

门，对智者来讲，这完全是甘露，从此之后，他在漫漫轮回中，不管遇到什么，一旦用空性的见解摄持，比甘露还管用，烦恼的疾病一出现，他立即用见解对治，比甘露还有价值。但作为愚者，他听到这种空性法门后会认为：“噢，不善不恶，什么都没有。”现在这类人也时常可见，“啊，佛在心中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什么。”“一切都是空性的，不要修什么法！”什么都空不了的人，经常这样讲。

我想，在座的人遇到正法很重要，但是没有智慧的人，正法也经常用不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颂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下面讲无相颂，这是六祖很著名的开悟偈。

六祖对善知识们说：我有一无相颂告诉你们，最好每一个人都能背诵，并且实地去修行（意为先从文字上了解，然后从意义上进行思维），在家、出家都要修行。如果自己没有修，仅仅是在词句上背诵这些语言，恐怕不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通过这种偈颂可以看出，禅宗对闻思修很重视，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禅宗不立文字，对听闻和背诵不重视。禅宗有一个规律，入门时要求大家在善知识面前听受理论，之后在内心中反反复复地串习、磨练，最后真正得到开悟的境界。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现在很多修行人存在这样的毛病：理论上自认为比较精通，但缺少思维。这样即使广闻博学，恐怕也不一定完全用得上。

《华严经》中也讲：“譬人大惠施，种种诸肴膳，不食自饿死，多闻亦如是。”比如有人做大布施，陈设诸多美味佳肴，种种食物就放在你的前面，

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食用，全部都布施给别人，那你自己会饿死的。

同理，有些人在口头上夸夸其谈，像我一样，一辈子都在讲，一会儿讲因明、一会儿讲中观，但最后死时，连临死转为道用的修行都不懂，即使懂了也没有用上。

我有时候想：哎呦！一辈子几十年中，口头上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当我死的那一天，修行上的哪一个窍诀能用上呢？如果用不上，我真是最差的典型例子。但是也没办法，业力所现、业力所感。我反观自己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法师、居士也是否如我这般？虽然居士可能不会一辈子讲经说法，但是有些人也是在口头上特别会说，有些人讲得根本不接近佛法，口才也很不错。因此，自从“教研组”建立以

来，我也在观察，有些人讲得符合佛教的经典和论典；有些根本不符合，只是自己的胡言乱语，在别人面前讲得头头是道，这种讲法更危险。我不敢背离经论，完全将自己的分别念讲给别人，而是尽量引用一些传承上师们的教言，但是在思维和修行上，比起听闻和传讲来要少。

《华严经》中讲“不食自饿死，多闻亦如是”，缺少修行就是如此，所以大家还是应该修行。

下面讲六祖的无相颂。

‘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

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根据不同众生的意乐和根基，从教理上善巧方便地宣说，或者从道理上理解，即是说通。心通是对所有的修法、宗派，内心完

全了如指掌，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修行中也能过关。如果对任何一个修行，说通又心通，就像“犹如莲华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般，日月在空中不可能停留，说通、心通这样的修行人，在世间中也是逍遥自在、任运自得。

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对于这类人，可以唯一为他传授顿教法门，当顿教法门出现于世，世间中所有的邪宗会被一一破掉。其实禅宗是一种破相法门，凡是有执著的，最终都会一一破尽。

以前禅宗法门中有一部《少室六门集》[75]，好像是梁武帝要求结集的，是当时很出名的一个禅宗宝典。里面问：如果我们没有见性，念佛、布施、持戒，能不能成佛？回答说：不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进入了执著因果的门中。那么怎么才能解脱呢？见

75 《少室六门集》：一卷。梁・菩提达磨撰，编者不详。又作《小室六门》。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万续藏》第一一三册。内容分为六门，即：心经颂、破相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

性才能真正解脱。[76]

所以，我们在修密法的最高境界，尤其讲九乘大圆满时，有时会讲其他下八乘的见解都不合理。而此处说，见性法门破除世间中所有有相、有执的宗派。

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

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佛法本来没有顿渐、高低或者显密的区分，只不过修道之人有人悟得慢，有人悟得快，迷悟有快慢之别。

其实这种说法很重要。比如有些人依靠《维摩诘经》而开悟，有些人依《妙法莲华经》而开悟，有些人是依大圆满的见地而开悟……真正是法无高下、皆

76 《少室六门》中云：“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兴福利。得成佛否。答曰。不得。又问。因何不得。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

为平等，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对有些人讲中观空性，他会打瞌睡，而对有些人讲，他当下开悟，眼睛睁得越来越大。

听课的人中，有些人听着听着，眼睛就逐渐眯成一条缝了，最后不但双目紧闭，头也垂下去了，显而易见他没有兴趣，从整个神态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听课时都是这样，那么这类人修行也肯定很慢。而有些人，因为空性法门对他来讲特别相应，刚开始听时觉得稀松平常，后来就目不转睛了。态度上天差地别。

就像对不同的花浇很多水，有的花会慢慢闭合死掉，有的花却越来越绽放。所以，花的根基不同，人的根基亦有别，法无顿渐，人却有迷悟之别。

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这种见性法门，愚人不可能真正通达它的意义。

佛经中也讲：“甚深空空义，愚夫不能了。”[77]非常甚深的空性法门，一般凡愚无法了达它的意义，所以说“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从教理上说多少千差万别的理论，佛说八万四千法门等等，合理的理论只归结于一处。

就像大乘佛法的宗旨，最后归纳起来是万法皆空、无我，或者说一切万法最后归于光明和空性无二的境界。

《父子合集经》里说：一切法门从“阿”字中产生，最后归摄于“阿”字中，“阿”是无生法，无生

77 出自《楞伽经》。

和空性代表一切[78]。

同理，我们说千万遍，最后一切只在无我中归摄，只不过众生可怜，不解其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执著、喜好，这是各自的分别念，并不是万法的真正本体。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烦恼的黑暗宅室中，智慧的太阳一旦升起，千年暗室当下会被照亮，当下照破一切无明黑暗。

是故，作为一个烦恼深重的凡夫人，当遇到善知识，遇到大乘法门时，就像被空性的慧日所照耀，完全会明白：啊！原来我的心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一直没有遇到善知识，才在轮回中漫长漂泊。

有一位上师的大圆满见歌中说：可怜的迷乱众

78 《父子合集经》云：“阿者无愿无所不愿。如是解已知非戏论。是名入解阿字义门。世尊。又复诸法从意中生。由阿字故引生达字。若能入解达字门者。则能入解一切教法。所谓入解有为法无为法有表法无表法世俗法胜义法。”

生，无始以来漂泊在轮回当中，我今天才遇到您这样非常了不起的商主，遇到这样的护送者，当下找到了自己的回归之路。

我们每个人在轮回中确实流转过无数次，如果现在我们没有解决自己的根本烦恼，还可能会不断流转。禅宗和密宗的教言中都有慧日的比喻，但我们能不能接受教导，还是要靠自己。

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分别念生出的时候，贪嗔痴等烦恼便如约而至，如果般若智慧、无念智慧出现，所有的烦恼当下会烟消云散。我们的内心是依靠善知识的好教言，还是依靠邪知识的恶语言，关键靠我们的福报和因缘。有些人在清净的佛教道场中离开时，得到了真正的慈悲与智慧，慈悲与智慧永

远会伴随着他；有些人在清净的道场中，不但没得到真正的慈悲与智慧，反而拥有一大堆烦恼、痛苦，甚至可能被很多罪业染上了自相续。这与道场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但更多的是与自心有关。

比如参加法会的很多道友聚集于此，有正知正念的人，通过这次法会，念了四十万遍金刚萨埵心咒，净除了很多罪业回去了；有些人在法会期间，因为心念不好，生邪见和诽谤，甚至与金刚道友之间生出矛盾等等，造了很多业，回去时不但没有消业，还增加了一大堆业背在包里，将大大小小的很多包，背着、拖着、带着回去，这叫做“带业往生”。（众笑）

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到最后正和邪都不用。远离清净的智慧、悲心，不清净的烦恼、痛苦也远离，了无所得，全部是远离四边八戏的境界，那时便到了佛地。

汉地著名的紫柏禅师，他初学法门时，有一次看到一个开悟者的偈颂——“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他认为是错的。他觉得断除妄想不是重增病，断除妄想应该是断除一切病，那就是无病，趋向真理也不应该是邪。怎么会趋向真理还是邪见，断除妄想也是增加烦恼？可能跟自己的福德有关吧，他产生这种邪见后并没有隐藏，而是经常把它当作一个“话头”点醒自己。后来他明白，原来所谓的病和邪也是一种分别念，最后知道这个开悟偈完全正确。开悟后，所有的邪和正全都归无。

前一段时间我讲依止上师时也提出过，现在有些人是最高的境界放在前面，最低的放在后面，这并不合理。初学时有邪有正、有善有恶，要寻找上师、观察上师，上师与弟子之间是朋友关系，这也很好。我们最初修善法时，善恶俱有，到了最后，善恶俱无。

《中观四百论》中说：“先遮遣非福，中应遣除

我，后遮一切见，知此为智者。”先断除非福德的不善业，中间断除我执，最后有和无、我执和无我……一切见解都遮遣，这就是真正的智者。

但现在好多人不是这样：先破除一切见，然后破除我见，到最后破除非福德，修法完全颠倒了。有些人观察善知识也是这样，先把上师当作佛，然后开始观察，最后这个上师可能已经与魔毫无二致，这是修行次第没有弄明白。

所以，最初修行时不要造业，要多多地行持善法。到一定的时候，明白行持善法也是一种执著，用空性的法门逐渐断除我见。把我见断除以后，还剩下无我，然后观察，这个无我到底存不存在？最后发现无我也并不是最究竟的见解。这时，有、无、是、非……用中观理抉择全部都破完了。

而本论中讲，开始时，邪把烦恼带来、正把智

慧带来，智慧和烦恼之间，智慧是好的，烦恼是不好的。到最后时，智慧和烦恼都要破掉。

那么这种境界是不是一种单空呢？并不是。那时是明空无二的境界，这是不是凡夫人用分别念所思所想出来的呢？也不是。那有没有这样的境界呢？确实有。因为这种有并不是如神话故事一般的存在，其实我们自己在修行过程中好好安住时也会知道，这种境界是可以现出来的；还有一种，通过我们的智慧进行观察，通过心层层抉择，最后从空性方面达到顶点，也可以观察出这样的境界。光明只有自己知道，它也并不完全是一种空性，光明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是密法的境界。我自己没有很深的禅宗境界，不过依止上师很多年，基本上了知。就像是一个卖了二十多年西瓜的人，他对西瓜的质量一目了然。同样，我对修心法门、尤其是对密法，也稍微有一些体会，对传承大德们的法要阅读了很多，能讲解此

法，这也是个很好的因缘吧！

第 16 课

2013 年 5 月 28 日

「学《坛经》的目的」

下面讲《六祖坛经》的第二品——般若品，现在正在讲无相颂，六祖将自己修行的境界以偈颂的方式来给大家宣说，今天继续给大家作简单的介绍。

我们学习《六祖坛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进一步地了解禅宗法门。不管是学净土宗还是学藏传佛教的人，都应该学习禅宗法门，因为此法门对般若作了最甚深的开示。从历史上看，有很多大德以此而成就，功德非常大。第二个目的，禅宗是一种心法，是对内心的感悟、体悟，《坛经》

是慧悟人生特别殊胜的契经。所以，在座的人在短暂的人生中，对修心法门种下一个种子，创造一种缘起，非常必要。

就我本人而言，我对禅宗法门很有信心，但我的确没有这方面的修行和传承。所以，我们这次传法，按照藏传佛教的要求并不太合适。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传法一定要有师传的传承，否则很多大德都不会宣讲，但这次我是同大家共同学习，只不过我在此做一个简单的辅导而已。

我也发现很多人对《六祖坛经》很有信心，不仅是学院的道友，包括网络上，从传讲到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下来了。后面的内容，我想大家也会善始善终。

「颂词宣讲」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菩提自性本来没有任何能取、所取的分别念，就像清净的虚空，但我们众生的分别妄念是忽然、暂时而产生的，就像空中自然而然产生云雾一样。然而这种妄心并不是真正的本性，它可以消失。对此，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通过观心或者修行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完全了悟。

净心在妄中：当我们正在起念头、起烦恼、起分别时，真心、清净心从未离开过。我们这颗心、菩提的本来自性，永远清净。比如说正在三界轮回中流转的我们，于烦恼分别中痛苦挣扎时，心的本性仍然如如不动，就像水结成冰，看起来冰是固体的，但水的本性永远也没有改变过。

这一点在《心地观经》里也讲过，“如是心法本非有，凡夫执迷谓非无，若能观心体性空，惑障不生便解脱。”这样的心法本来没有，但是凡夫人认为它有。如果将心的本体观为空性，所有障碍和迷惑都不会产生，一定会获得解脱。

但正无三障：当我们正在迷乱、迷惑时，清净的心亦在轮回中，行持正行时没有三种障碍。

“三障”，汉地古籍中说，是烦恼障、业障和报障。烦恼障指贪心、嗔心、痴心等等，业障是五逆十恶等等，报障是果报已经现前。

比如说正在三恶趣中受苦的业感，这是一种障碍。或者有些人实在无力修行，睡眠太重了，白天晚上都想睡觉，不想修行；有的人整日身体不好，重病缠身；有的人天天都处在散乱之中。每个人的修行状况都有不同的业力现前。有些人偶尔心里生起想做一

个好人的想法，或者想好好修持正法，但在行持的过程中做出很多非法事，内心无法堪能，身体也无法获得自在，等等，这就是业报现前的一种障碍。

其实菩提的本性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与无上大圆满非常契合，无上密法中说，普贤如来的自性面目无改无动，但后来因为俱生无明和遍计无明产生，众生的妄念分别便层出不穷地起现，从此之后，众生在三界轮回中煎熬受苦。这个道理与此处不谋而合。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如果世间人去修行正道，一切时间、地点、行为都没有任何妨碍，关键看你自己能不能用心来观自心。有些人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没有地方修行等等，但实际上修行是一种心法，你若真正想修行，在行住坐卧中，随时随地都可

以修，修心没有障碍。

以前永嘉大师也说过“行亦禅，坐亦禅”，行是禅的境界，坐也是一种禅宗的境界。稍微对心法有所了解的人，发心是在修行的境界中，走路也在修行的境界中，包括闲谈、睡眠或其他任何时候，都可以修行。

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此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经常要观自己的过失，这样才可以与道相应。

在这些无相颂里讲了很多要断除的过失，我看个别大德完全是从世间人格方面来解释的。但我想：虽然也可以从常观自己的过失、毛病方面，做浅显的解释，但这是六祖的无相偈，此处的过失是指三界中最大的过患——妄想分别，也就是贪嗔痴。在《释量论》中也把贪嗔痴叫做过失，经常要观自己与真相完全违背的烦恼分别、妄想执著。如果经常观自己的妄

想执著，你与修行的道会完全相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想修行，随时随地都可以观心，观心的过程中唯一不要去执著相，内观自己，认识自己心的本性，这就是修行人最主要、最正确的方法。

因为我们不该在其他地方寻找这颗心，而应该从内在寻找，我们最大的过失是不认识自己的心。本来外境的万事万物都是虚妄、虚假的，是心的幻相，但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知道这个过失后，才会变成真正的修行人。

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

离道别觅道，终生不见道。

色类：是指形形色色不同类别的众生。

本来世间中有许许多多众生，每一个众生各自都有不同的修法之道，因为众生的意乐和根基都不同，

佛陀转了八万四千法门。对众生来讲，这些不同的法门和地道都没有任何妨碍。你学显宗也可以，学密宗也可以，学禅宗也可以，各宗各派均可以学，但归纳起来，千万不能离开心法，如果离开了心法之道，在其他地方，寻求另外一种能成就佛果或者能获得证悟的方便方法，永远都见不到，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们讲它是内在的一种修心法门。禅宗如此，密法中也经常讲，一定要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在心的本性以外去寻找一个具有相好的佛陀，这是大错特错的。

我们在观修的过程中要知道，不同的法门是因不同根基的众生来安立的，但是在所有法门中，内在的心法最重要。佛陀在《如来藏经》中说：“佛眼观众生，虽流转五道，大宝在身内，常在不变易。”佛观众生虽然流转在五道中，但是最主要的是大宝如来藏

在我们的身内，每个众生永远也没有离开过如来藏的本性。佛在《涅槃经》中也说，所谓的断善根只不过是暂时而已，实际上真正断种性、断善根的众生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法门，归根结底在认识心性的心法上，如果没有懂得这一点，你永远找不到真正的修行和解脱，终生不能见到正道。

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

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世间中迷乱的众生就像水的波浪，后浪推前浪，众生忙忙碌碌，始终奔波不停，很多众生终其一生都在奔波着，到头来自己真的要离开世间时，除了懊悔、悲伤、痛苦、哀号以外，一无所得。有时你的人生，是孩童时觉得成年好，成年时觉得再成熟一点好，成熟时人都老了，已经接近离开了，当你离开世间时，回顾一生，扪心自问，一生中都没做过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人为

了自己的家庭、生活造了无数罪业，除此之外一无所剩。

佛陀在《大宝积经》中说：“父母兄弟及妻子，朋友僮仆并珍财，死去无一来相亲，唯有黑业常随逐。”这个教证说的就是此理。

以前《教王经》中也有个类似的教证[79]，我们世间中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以及朋友、仆人、财产等许许多多的对境，你自己认为他们都很重要，为了得到财产、仆人、朋友等，你不断地造业，待临死之时，变得一无所有。财产、家人、朋友都帮不了你，唯一跟着你的只有黑业。这些教证的甚深意义，我们佛教徒要详详细细地去思维。

我看世间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为了家庭、为了生活，造了许许多多的恶业，没来得及忏悔，也没来

79 《教王经》云：“国王趋入死亡时，受用亲友不随身，士夫无论至何处，业如身影紧随后。”

得及好好去修行，到最后所有的业只有自己带着，谁也没办法替你代受。很多人忙碌了一生，最终只留下遗憾。

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如果你想得到真道，那一定要先从修心法门开始，如此你的修行必定正确，正确的途径为真正的道。

有些人终年闭关，终其一生都在好好修行。虽然从世间人格上来讲，帮一帮家人、亲人、朋友也有必要，但是从出世间的角度来讲，我们没办法每天都对他们言听计从，如果天天都围着他们转，那我们生生世世的前途就会毁坏，他们一直把我们紧紧地抓着不放，跟他们一起造业，没有自由。因此有史以来，很多高僧大德都选择长痛不如短痛，不得不离开家庭、亲人，前往到其他地方，真正的修行人都是这样。但是一些假修行人，最后修行不成，世间法也不成，我觉得还不如一如既往地如前那般生活下去好一点。

这里是讲到：如果你想得到真道，行正就是道。

自若无道心，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如果没有道心和窍诀，虽然你表面上看来好像在修行，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迷惑、盲目的修行，盲目的修行绝对不能见真道。没有闻思、没有窍诀地盲修瞎炼，不可能见到真心。如果你真的想变成一个修道人，要懂得不能见世间之过。

世间过：如果从字面上简单地解释，好修行人不要整天谈论别人的过失，古大德也讲，“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我们静坐时要经常观察自己的过失，闲谈时不要说他人的过失。修行人天天谈论别人的过失，指指点点、说是道非，这样不好。

《大宝积经》里有个公案[80]：有一群比丘，因为散乱或耽著世间法，修行生不起任何境界。于是弥勒菩萨带他们去见佛陀，佛陀告诉他们，他们很早以前虽然都是修道人，但那时他们滋生傲慢心，修行多不如法，因为这样的业障现前，如今在修行过程中出现障碍。后来他们作广大忏悔，佛陀也对他们进行了加持。

我看个别道友很想修行，但是因为业障现前，修行常常不能成功，这也与自己前世的福报有关。有些人的福报还不错，修行过程中没有大违缘，自心很堪能。什么叫堪能呢？你想修行就可以修行，想背诵就可以背诵，想安住也可以安住，所有的顺缘自然而然具足。

但有些人，修行时想发心，发心时又乱跑，乱跑以后一无所获。所遇到的是非也特别多，好像在他周

80 出自《大宝积经》卷第九十一“发胜志乐会第二十五之一”。

围的人都是坏人，前后左右上下是六大坏人——这边是个坏人，那边也是个坏人，前面是个坏人，后面也是个坏人，下面是一个坏人在仰视，上面是一个坏人在俯视，整个世界都变得特别阴暗，很痛苦。

而修行比较好的人，处处是顺缘，无论与谁接触，所接触的人都会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修行资源。有些人用非常悦耳的赞叹之词来赞誉“善哉、善哉”；有些人用丰足的财富来帮助你；有些人用修行的窍诀来给你安慰；有些人用世间的妙药为你治疗等等，前后左右都是顺缘。

修行确实与前世的福报有关系，当然，与自己的烦恼和境界也有关，从这个层面来讲，若真修行人不要见世间的过失。

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地讲，你若没有内观的道心，那你的修行完全都在相状上。《金刚经》中也讲，“若

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所以，没有智慧摄持的布施、持戒等任何修行，就像在暗中抛石一样，不具备真实的力量。

同理，如果你真想变成一个修行人，那就不要以世间的过失来摄持，如果有相，都是邪见。就像《入中论》中讲，“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罗密，由于三轮生执著，名世间波罗密多。”受布施者、能布施者、财物，只要具有这三种执著，就叫做世间有染污的布施，没有这三种执著，才是出世间无染污的布施。

我是这样来解释“不见世间过”的，也许我的解释方法以前没有出现过，但我希望你们也要了解一下。不然，把六祖的无相偈只解释为“你好难看”“你很坏”，以这样浅显的言说过失的语言来解释，六祖的密意是不是这样呢？这要问他自己。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如果与一般世间人一样，见到别人有过错，说明自己也有错，而且错误更大，因为他人的错误，我们不应该认为是错，否则我们就存在过失。

按照禅宗的意思，是指见到世间上任何的非真相。如前所说，“凡夫执迷谓非无”，凡夫人的迷乱执著并非是真实的，而是本来没有的东西，反而认为有，有的东西认为没有。所以，整个外境、他人都不是真实的，如果认为世间上所有虚假的东西都是真实，这是自己的过失。实际上世间万物本来清净，我们的心不清净而已。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我们所看见的世间万物相、人相，只是一种假相。如果我们一再地认

为，整个世界万物有相有执，它是外境中存在的话，说明自己的心不清净，是一种迷乱的现象，这是自己的过失。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还没有入于真正的修行境界。

佛陀在《大宝积经》中讲：“诸法自性常寂静，何有贪欲及瞋痴。”一切诸法本来清净，怎么会有贪欲、嗔恨和愚痴呢？包括我们的贪嗔痴慢嫉等心态，在诸法的本相上根本不存在，我们认为在贪执对方、嗔恨对方，实际上别人没有什么可贪的法，也没有什么可嗔的法。我们认为外境中有，完全是自己的错误观念。

所以，这样理解“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比较好。意思是他人、外境，还有各种各样的分别妄想、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亦有亦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法，实际上全都无有，并非真实。从禅宗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非有、虚妄的，如果我的心认

为它是真实，这是我的过错，并不是外境上真的有是是非非的假相存在。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只有我们自己去除了不识外界真相的心，所有的烦恼分别才会全部打破。如果我们的妄想、执著、分别一并遣除，那所有因妄想分别引起的贪嗔痴烦恼也会消失，如此，因贪嗔痴而起的对敌人的憎恨心和对亲友的爱心统统也没有，那时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坐卧随意，怎样跳金刚舞、唱金刚歌都相宜，很多瑜伽行者都是这样。

无垢光尊者《法界宝藏论》的最后一品里说：大鹏在蛋壳里双翼逐渐丰满，当蛋壳破开，它就可以翱翔于空中。同理，有些瑜伽士表面上看来好像束缚在能取所取的执著分别网中，但逐渐通过修行，他身体

的蛋壳或者说能取所取的蛋壳一旦敲开，马上翱翔于持明瑜伽士的行列中。无垢光尊者的《法界宝藏论》里有很多比喻。在此处也讲，我们现在具有执著分别妄念，一旦认识了心的本性，不管是处于空性还是光明，我们应该会过得很洒脱、很自在。

我经常想：上师如意宝老人家是真正证悟大圆满的瑜伽士，我们拜见上师时，看上师有时躺着，有时坐着，但是无论怎样，心的光明境界无二无别。我们在刚刚皈依、刚刚受戒时，特别束缚、刻板，连眼睛都不动，像威仪清净的小乘行人，表面上看来，好像我们很如法，但实际上，我们已经被能取所取的各种分别网内禁外缚。所以，真正证悟空性的修行人，与行为上做头陀行的人，有天壤之别。

当你所有的“非心”全部去除之后，憎爱全消。当年寂天菩萨在证悟空性时也说：“故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谁人恭敬我，谁复轻蔑我。”谁对我恭

敬？谁对我轻毁？一切都是空性，空性中没有得失，这时的行为可以得自在。

我们看济公和尚，他的本来面目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演员拍出的电影、电视剧是一种假象，但有些词汇特别适合描述大圆满和禅宗的本来面目，人我得失，内外均破，一切的一切都在一种非常自在的境界中。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颂词解释成，“啊，六祖大师没有憎恨心，没有爱，他经常把脚伸出来，卧着、躺着，同学们知道了吧？当时禅宗六祖在世的时候，公元某某年，我观察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六祖把脚伸出来卧着。（众笑）

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

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如果自己已经证悟空性，证悟禅宗的境界，会示现种种利益众生的行为。其实我们学佛、参禅、闻思、考试等等，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遣除自相续中的烦恼，一个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非常重要，佛教徒必须先把目标搞清楚。

说实在，我国的教育改革不成功，关于这一点，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包括北大、清华的很多老教授，也非常了解这些情况，在不同的场合中也如是说过。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很多人从小学到大学，乃至到博士毕业之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养活自己，根本没有利他的理念，这是最大的缺憾。如果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所有教育，只是为了如何养活自己，如何勾心斗角地与他人挑战和竞争，从价值观方面讲确实不利。正因为如此，现在社会上很多食品、药物不安全，人们丧失安全感，这与我们的教育，虽然不能说

百分之百有关，但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佛教徒也一样。如果所有佛教徒的心声最多是自我解脱，都处于自私、迷信、迷茫的状态中，那我们这个团体存在于世的价值也并不是非常显著，没有体现大乘佛教真正的价值观。大乘佛教真正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度化众生。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度化众生的方便方法非常多，如果你想要度化众生，必须要有大乘中所讲到的善巧方便。什么样的善巧方便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人处世等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世间和出世间的智慧，没有智慧的人行为不如法，所以，我们一定要讲经说法，经常学习有价值的经典和论典等等，以这些善巧方便，一定要让所度化的众生遣除疑惑，不要你讲得越来越多，最后听众越来越产生怀疑和邪见，越来越生起各种烦恼和痛苦，到最后谁都没有开悟，而且相续中的烦恼更加增盛，这样的修行或度生是不成

功的。

一定要有善巧方法，让别人的疑惑尽量地灭掉，即使不能完全灭尽，也要通过真理打消他人的分别，如此，真正的菩提自然而然显现，这就是通过转法轮来度化众生。

从这里还可以发现，禅宗也是要度化众生的，并不是自己开悟了就两脚伸着，整天躺着。但有些人就是这样，自己有了一点点境界后便独自修行。不过对个别人来讲，可能确实没办法面对社会，也只能这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发心，哪怕只有一口气，也要把真理传递给别人，传递的过程中也要具备善巧。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比较特殊的时代，为什么说特殊呢？我想，我们传播、弘扬佛法有两种方式，一

个是以个人行为，一个是以团体行为。如果以个人行为，可能要具有神通、神变，功德超胜，很多人都会接受，否则你所影响的范围不一定很广。如果以团体的方式，那么团体必须要有正规的培训，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发扬一种团体组织性的文化，人们对此都特别善巧，很有智慧。

看到东西方很多企业的组织管理，他们的培训、精神和理念，包括品牌文化，我觉得佛教徒所做的与他们比起来差距很大。本来《毗奈耶经》等很多经典中，有完全超越当代企业文化的理念，可是我们佛教徒没有利用上。为什么佛教徒需要先学习企业文化或其他管理，然后推广呢？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利用佛教中的精神，这也有一定的原因，但我们现在要利用。

自己先要付出！如果自己没有付出，只是口头上说要度化众生，说一百遍也不一定能度到众生。一定要思维：这些所化众生到底是哪类人，通过什么样的

文化或者团体可以度化他们，度化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结果又是什么样？需要多少年？我们用佛法的真理来教育他们，他们最后也会感悟到佛的智慧。在智慧方面，只要我们能推出，就根本无需担忧。比如说我们有个很好的产品，质量上肯定有保障，但是我们怎样推广出去，在方式方法上面，佛教徒与其他宗教组织的信徒比较起来，很多人比较自私，而且迷茫。说实在，很多人没有利他心，有些人的利他心在启蒙中，有些人的还在沉睡中，所以大家要观察，到底应该怎样度众。六祖开悟之后，在此处也讲了度众。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在这个世间中，佛法不离世间觉，如果离开世间觉，寻觅菩提相当于寻找兔角一样，始终找不到。

太虚大师为主的很多法师，以“人间佛教”作为

起点弘扬佛法。当然，我觉得从不了义的角度来讲，佛教不离世间法。很多人说：“佛教不仅仅在寺院里、山沟中，佛教应该在每一个家庭和社会群体中。包括养老、保险、股市，各个领域中，佛教的精神无处不在，和尚也可以与世间人一起交往等等。”把佛教的境界降低，弘扬人间佛教、世间佛教，这样也可以。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杂志上，人们都喜欢引用这句偈颂，但它真正的意义，现代人不一定真的懂得。

因为这是无相偈，六祖在无相偈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佛法，世间人都可以修，他最主要的意思是，佛法分教法和证法，在教法和证法中，精髓是证法，我们内在证悟的信心、悲心，以及最根本的空性光明的境界，这些证悟就在我们于世间中所产生的贪嗔分别念中，这才叫做世间觉、世间的妙用。

禅宗和大圆满中都讲，贪嗔痴是一种觉性的游

舞、觉性的庄严、觉性的妙用。也就是说，佛法的证悟，在世间中的行住坐卧、起心动念中，于一切行为和心识中都没有离开过。如果离开，在我们当下的分别念以外寻找一个所谓的佛菩提，那就像寻找龟毛兔角一样，始终得不到。

六祖的意思是说，表面上看我们的心态是一种世间分别念，世间的贪嗔之心，但实际上它就是真正的觉悟。禅宗里所讲的明心见性，在我们每个人当下的分别念中，只需要认识它。迷是众生，悟就是佛陀，这才是禅宗里真正要表达的。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的证悟就在世间中，它没有离开过每个众生的妄想分别。

就像王子在外面流浪，表面上看来他是一个流浪者，但实际上他就是王子。现在我在世间中所生的分别念，表面上看来我产生的贪心、嗔心、烦恼分别念很可怕，但如果真正认识了它的本性，这就是五方佛

或五智。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应该这样来解释。

佛经中也讲“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时才知道：原来禅宗的佛法不离世间，是说佛法真正的证悟，世间中谁都可以得到。不管什么身份的人，无论你是国王、大臣、乞丐，还是在家人或出家人，只要你经常内观自己心的本来面目，其实它就是现空无别的，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在内观的刹那间，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它的本性，这就是一种证悟。所谓的证悟，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得到不同的如意宝。每一个人都有心的本性，谁具足窍诀认识了心，就会证悟。就像我们挨家挨户的房子下面都有宝藏，谁有勘探的能力就能发现，仅此而已。

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

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这一句偈颂也很重要。我们常说正见、邪见，比如说因果正见、菩提正见，或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观点称之为正见；不承认善恶、因果、轮回，这些叫邪见。但是在此处，正见、邪见的界限并不是这样。

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所谓的正见，是出世间法，是远离四边八戏的智慧，是空性见。所谓的邪见，是世间中凡所有相的见。恶的方面：十不善业，不信善恶因果；善的方面：信心、悲心、菩提心，统统被称作邪见。

为什么呢？在观察胜义谛的究竟见解中，这些都一无所得，一切都不存在。“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一切有实、无实法，在那种境界中都无。好坏、有无、善恶，一切的一切全都不存在。就像《中观根本慧论》中所抉择的一样，正见叫做出世间胜义谛的见解，邪见是世间世俗谛的见解，胜义和世俗这

两者就像燧木和燧垫摩擦生火，最后两者也不成立一样。

《定解宝灯论》[81]《中观庄严论释》[82]等很多经论里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很好。开始时燧木和燧垫这两者摩擦，最后它们自己也燃光了。

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就像中观里所讲，先通过世俗谛来进入胜义谛，最后胜义谛和世俗谛的现空见、正邪见全都没有了，那时菩提本性自然而然可以完全呈现。

如果把《坛经》讲得深一点，有很多中观和密法的甚深见解，如果把它讲得浅一点也可以。“六祖的脚怎么伸的？”“不能说别人的过失，说别人的过失

81 《定解宝灯论》中云：“一者不具则不生，二慧所生双运智，如同燧木与燧垫，缺少一者不生火，故佛传承大德说，现空脱离非正道。”

82 《中观庄严论释》中云：“正像燧木与燧垫磨擦生火最终它们二者本身也被烧尽一样，以二谛圆融一味的智慧火最后也会焚烧分开耽著二谛的分别，进而真正安住在不偏堕现空任何一方、远离一切所缘之边的法界中。”

不好。”“佛法不离世间法，所以，你们不用去出家，你们不要认为佛法是逃避的，应该……”这样讲也可以。佛法，不同根基的人得到不同收获，很多人也喜欢听这些，如果讲得深，可能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正和邪全部都打破的话，“啊，那还剩什么？那我到底咋办呢？”

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

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这以上所讲的颂词，是从六祖的智慧中流露出来的顿教法门，是一个大法，只有对空性和禅宗法门有所感悟的大乘根基者，才可以得到。而且它就像能渡过生死轮回大海的大船一样，依靠以上的窍诀，让无数人达到智慧波罗蜜多的彼岸。

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迷惑的人听到之后就

越来越迷惑了，善和恶、邪和正统统舍弃，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不用念金刚萨埵心咒了？因为它是善。有些智慧、信心都不够的人听了之后，仍会多生累劫沉溺在轮回中。

但是有福分、有佛缘，信心和智慧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的利根者，因为前世的因缘，即生中得到般若和禅宗法门时，就会欢喜无比、汗毛直立、热泪盈眶，对空性法门和诸佛菩萨的金刚语，自然而然生起莫大的信心，刹那间以此而获得开悟。

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

祖师又说：“今天我在大梵寺讲堂，宣说如是顿教法门，普愿天下的一切法界众生，依靠我的传承，即时见性成佛。”

禅宗也着重回向。此最深法门，前面已经发了菩提心，中间正行无缘，最后也普愿回向。

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当时，韦刺史和官僚、道俗等弟子，听到六祖所说的教言后，都有不同程度的省悟。

在座的道友中，各自的因缘都不同，但从表情上看，我觉得都有不同的觉悟。至少也知道禅宗法门与密宗法门、般若法门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自己也有一些开悟，只不过开悟得不是很深，没达到一切都无的境界。

一时作礼：此时大家都向师父顶礼。

很多人都说：“上师讲完课或离开时不要顶礼，

来的时候可以顶礼，走的时候不能顶礼。”实际上也不一定，对法、对上师、对寺院都可以顶礼。佛经里也经常说，很多弟子离开佛陀时，顶礼而退。六祖的弟子最后也向师父顶礼。很多人经常讲，藏传佛教中，上师走时不能顶礼，“哇，你完了，你以后见不到上师了（众笑）！”怎么会顶礼就见不到上师呢？哪有那么严重！在佛经里，弟子向佛告退时而顶礼佛的不在少数。

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这些人都赞叹说：“太好了！没有想到岭南地方有佛出世！”

此处的“佛”指的是六祖，意思是祖师与佛无二无别。有人说藏传佛教怎么把上师看做佛？其实不仅仅是藏传佛教，禅宗中也说：“啊！没有想到我们岭南地方，六祖善知识，您真的与佛没有差别。佛来了，我们岭南地方也有如佛般的师父。六祖啊！您是真实的佛陀。”所以说大法的密意完全相同，但是有

些根基像小草般不太成熟的人，对佛理有怀疑、有邪见、有成见，而且比较而言，他们接受的能力比较差，有些人是文化水平不够，有些人是前世的业力比较深重。

业力重的人，哪个善知识给你讲法，你就对他观过失；哪个法门最好，你就觉得这个法与你不相应，经常找出很多过失。如果你前世的福报和今世的因缘具足，所有与你结上善缘的善知识，你都对他们有无比的信心和欢喜心；而且所接触的法门，都对你起到对治烦恼的作用。因此，无论从别人的身上还是从自己的身上都能发现，福报很重要！

第 17 课

2013 年 5 月 30 日

疑问品第三

「辅导的新方式」

这一品主要讲六祖回答弟子的疑问。这种方式非常有必要，近几年我去学校讲课，也是先作个演讲，演讲结束后，我也给学生留出一半的时间作问答。本来需要两个小时的讲座，一个小时作演讲，一个小时作问答。在佛陀时代，也曾这样答疑，在藏传的历史中，也有这样的做法，包括法师们讲完课后，道友们有辩论、有提问、有辅导。汉传佛教也是同样，六祖在第一品中讲了缘起，第二品中讲了《坛经》的中心

思想，也就是中观正理，之后开始进行问答。

最近我有一个新想法：希望法师、辅导员在辅导的方式方法上面做些改变。以后大家在佛教群体中闻思修行时，首先是讲座或者演讲，但辅导员不一定占用全部时间来讲课，我觉得原来藏传佛教的辅导方式，稍微有一点变化是不是好一点。比如说今天本来有一个小时的辅导，但在一个小时中，辅导员辅导二十分钟，剩下的四十分钟，由道友们提出问题互动，这样很多人就有机会将自己的疑问提出来。

当然，在此过程中，有些辅导员的智慧、辩才很不错，能一一回答，但如果自己在这方面未作训练，不一定答得上，即使辅导员没有答上，其他人也可以回答。像西方国家的有些问答场合，并不完全要立即作答，只不过把疑问提出来，大家共同商量，次日如果找到了这方面的资料，再进行回答，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否则法师讲一个小时，大家一直在听，辅导员也讲个不停，听者可能会有点疲厌。原来我刚来学院闻思时就是这样，上师讲完以后，大堪布讲，大堪布讲完以后，小法师再讲，小法师讲完以后，小辅导员再讲，一堂课大概听三四遍。但现在从时间等各方面来看，可能稍微改变些方式好一点——辅导的过程中加入提问。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讲完般若品，并不是当天就开始问答。之后的某一天，官员韦刺史为六祖大师设大会斋。可能不仅仅是供养六祖大师，对所有参加法会的人都进行供斋。

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吃完斋饭之后，韦刺史让法师登上法座。同时，很多为官的同事，其他百姓信众等等，一起整肃容仪，再行礼拜。

他们需要整肃仪容。不像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平时提问、讲课、走路，仪容都没有进行整肃，其实这样不合理，佛教中威仪如法非常重要。

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他礼拜之后，问了这个问题：“弟子在六祖大师您跟前听闻佛法，您讲得特别精彩，非常不可思议。但听了般若品之后，弟子现在还有一些疑问，希望善知识大慈大悲，特地为我解说。”

表面上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多数人的问题，当时在场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也是未来很多人的

疑问。比如说须菩提、阿难等佛陀的弟子向佛陀提出的问题，对当时的人来讲，有些人不一定很明白，有些人却认为不一定很重要，但等佛陀涅槃之后，这些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因此，现在法师们或者一些有智慧的人讲课时，对他们的讲解和回答也应该非常重视。我最近看到法王如意宝在国内外传法的视频，他老人家当时简短的开示，或者对别人的问题简明扼要的回答，现在慢慢深思时才发现：以前在上师身边时，觉得这类问答稀松平常，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现在看来，确实有不可思议的价值。

此处的提问者韦刺史，是斋请六祖的施主，另外，他当时提问时，自己的装束非常庄严整洁，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以后讲课、辅导，或参加任何一个佛教仪式时也要注意。我看到很多佛教徒穿着不整洁，尤其是学藏传佛教的僧人，个别人蓬头垢面，其

实藏地的水很清澈，其他方面你实在有困难，我就不说了，但整个亚洲来讲，藏地的水源最丰富。而有些藏传佛教的学僧，说话、穿衣、讲课等很多方面的威仪不庄严，其实威仪很重要。

在国外的很多大学里，任何一个教授在讲座等不同的场合中，都对自己的仪表相当关注，可是我们国内的有些大学教授们，出场时就像济公和尚的弟弟，或者说像瑜伽士（众笑）。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经常被叫做瑜伽士，因为成就者什么都不执著，“鞋儿破、帽儿破……”，一切都破也无所谓。但我觉得这种行为不妥，如果你真的已经打破了一切执著倒无所谓，否则在任何场合中，像个佛教徒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应该在任何场合中观察自己的身心，你的内心如何，外表上看不出来，但如果你的外表衣着非常庄严，对你自然而然生起信心。我是凡夫人，可能我的心不清净，每次看

到一个出家人仪容非常庄严，那不管他内心中有没有功德，都会对他自然而然起信心；如果一个出家人的外表特别糟糕，也会对他产生一种邪见。在家居士也一样，以后在任何场合中，佛教徒都应该重视自己的威仪。

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

六祖说：“你有什么疑问就提出来，我可以为你解说。”

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

韦刺史称呼六祖为和尚。自清朝以来，“和尚”一词听起来似乎不恭敬，其实“和尚”就像“上师”“喇嘛”的意思。

韦刺史说：“大善知识之前所说的法，是不是禅宗初祖达摩大师的宗义？”

意思是，前面讲的般若品，是不是与达摩祖师所说的宗旨完全一致？这就像因明中最根本的立宗，立宗以后，辩论时对方就没法再改变立场了。韦刺史提问题一语击中要害，首先确定大师所讲的是不是达摩祖师的究竟意义。

师曰：“是。”

六祖说：“是。”

六祖的法脉当然是从达摩祖师传下来的。从佛陀算起，达摩祖师是禅宗第二十八祖；在汉传的禅宗中，达摩祖师是第一祖。相关的历史中，佛陀在灵鹫山众会中，大迦叶尊者的智慧与佛陀的微笑相应之后，直接领受到禅宗的境界，就像密宗中的如来意传一样，以前我也讲过“拈花微笑”[83]的公案。后来迦

83 出自《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此经第二拈华品中云：“尔时娑婆世界主大梵王。名曰方广。以三千大千世界成就之根。妙法莲金光明大婆罗华。捧之上佛。退以作礼。而白佛言。世尊今佛。已成正觉五十年来种种说法。种种教示。化度一切机类众生。若有未说最上大法。为我及末世行菩萨人。欲行佛

叶尊者把这个法传给阿难尊者，直至传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再以衣钵相传的方式，传到六祖，所以六祖说：“是的，我的传承与达摩祖师完全一体。”这时，韦公就直接提出问题了。

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

韦刺史在六祖面前很恭敬，始终自称弟子。他说：“弟子以前听说达摩祖师刚刚来汉地度化梁武帝[84]时，梁武帝问达摩祖师：‘我这个皇帝，一辈子中建造寺院、救度僧人、布施放生、设宴吃斋，有什么功德？’”

道凡夫众生。布演宣说。作是言已。舍身成座。庄严天衣。令坐如来。尔时如来。坐此宝座。受此莲华。无说无言。但拈莲华。入大会中。八万四千人天时大众。皆止默然。于时长老摩诃迦叶。见佛拈华示众佛事。即今廓然。破颜微笑。佛即告言是也。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总持任持。凡夫成佛。第一义谛。今方付属摩诃迦叶。言已默然。”

84 梁武帝萧衍（464 年 –549 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省丹阳市访仙镇）人。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建立者（502 年 –549 年在位）。出身兰陵萧氏，为西汉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

相传梁武帝当时造了 480 座寺院，其实不止这个数目。当时他确实是弘扬佛法特别了不起的大国王，他还为僧众颁布度僧制度，据说当时出家人数众多，僧众质量却大不如前，因此皇帝专门颁发度牒[85]用以证明身份，度牒相当于现在的僧侣证、活佛证、出家证，当时持有度牒的僧人，亦可免除地税。唐朝下发的度牒特别多，僧尼数目已达鼎盛，到清朝初年，这个制度基本被废止。当时出家，要考进士课程、三藏典籍、戒律威仪等等，有很多要求，相当于考大学一样，考试合格，才颁发度牒。

梁武帝建了许许多多寺院，你们也应该看过相关历史；另外他对出家的制度比较宽松，全国各地出家之人也为数众多；还有布施、放生，尤其在戒杀放生

85 度牒是国家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尼的所发给的证明文件（度是说度之入道）。度牒在唐代也称为祠部牒，都是绫素锦素钿轴（北宋用纸，南宋改用绢，见《宋会要辑稿》第六十七册《职官十三》），就是品官所用的纶诰（其实物在日本还保存有最澄入唐所得的一轴，那上面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以及官署关系者的连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时还可以免除地税徭役。

方面，要求所有汉传佛教的僧尼茹素，素食传统是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我也在不同场合中常说，汉传佛教中最值得学习的就是素食观，这一传统离现在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梁武帝对整个佛教的贡献非常大，还有设斋、抄经、修桥等很多，人们都称他为菩萨国王。

达摩祖师的恩师叫般若多罗，是二十七祖，他把法传给达摩祖师，要求他再过六十七年，才可以把此法传到震旦（指神州、汉地）。他圆寂之后，达摩祖师在印度待了六十多年，待因缘成熟，渡海来至广州。听说汉地有个大菩萨国王梁武帝，达摩祖师与梁武帝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故事。

我们学院道友，在 1998 年专门排演过达摩祖师和梁武帝的故事，我对这个故事的情节还是比较清楚的。好像当时参演的演员现在全都不在这儿了，从

1998 年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到二十年时，这些演员应该聚个会。原来《红楼梦》的演员，过了二十年以后也聚过会。

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

达摩祖师初来汉地遇到梁武帝，当时他没有说全无功德，而是说持戒、建寺、放生等功德，是人天福德，称不上是真功德。皇帝再问：“那什么是胜义第一谛？”他当时答：“廓然无圣。”凡夫也好、圣人也好，都不存在。皇帝不解，因为他做的是世俗谛的善法，就像现在个别的佛教徒，也只重视世俗福德。这时国王说：“对朕者谁？”指的是达摩祖师自己，达摩祖师却说：“不认识。”皇帝根本无法接受他的观点——你看这个和尚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他传的法有什么可接受的！他们当时的因缘，话不投机。于是达摩祖师离开他前往少林寺

面壁九年，后来神光（慧可）接法，成为第二祖。

达摩祖师直接传授胜义谛的法，而梁武帝对世俗法门情有独钟，所以，为什么说要应机说法，也是如此。有些道友给别人讲课时，根本不观察别人到底是什么性格、根基和意乐，直接讲中观、因明，讲般若空性，远离四边八戏，对方无法接受。我听说有的佛教徒对领导、党员开门见山地说：“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常不断。”还说这是最高的法，对方都傻了，“啊，你说什么？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常不断……”当然，你传的是《中观根本慧论》最深的境界，但对方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人，你给他传授最高的法也不一定起到作用。

当时韦刺史问：“弟子听说达摩祖师度化梁武帝时，国王问自己建寺、设斋、供僧、布施等有什么功德，达摩祖师回答没有功德。弟子我一直想不通、解不开，困扰日久，希望和尚为我解说其中意义。”

你们以后讲《坛经》时要注意，问题和回答要对照起来讲，否则容易变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觉得我讲般若品讲得挺好，你们要参考，我看了很多讲义，比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个偈颂，很多人在讲，但是如果以真正般若品的高度来讲，很多人的解释方法恐怕并非六祖的密意，六祖自己听到也不一定高兴，我解释的他应该会满意（众笑）。开玩笑，赞叹自己不好，以下原文中会说。

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

祖师说：“确实没有功德，你们不要怀疑前辈圣者大德的语言。”

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武帝心邪，不知正法：因为梁武帝有世俗之心，我们已经讲过，邪见是世间法，正见是出世间法，梁武帝没有通达最殊胜的胜义空性智慧，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世间中所有的万事万物、能取所取，全是邪的、假的。他的心带有邪见，根本不知道如来最究竟空性智慧的意义。

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造寺、度僧、布施、设斋等等，都是世间随福德分的资粮，连真正的福德资粮也算不上，只是人天福报，因为没有以空性见和菩提心来摄持。确实，无论是藏汉哪里的修行人，表面看来在修寺院、印经书、建道场等等，但如果他一点也没有以般若空性智慧的道理来摄持，那就与此处所说如出一辙，仍是入于邪见。

这种邪见的层次比较高，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邪见，从最究竟的见解上分，它仍属于世俗见，执持

这种邪见，不能完全脱离轮回、获得解脱。所以，这样的福不可能变成究竟的功德，此处指福慧双运的功德。

学过中观的人都会明白，如果没学过中观的人讲《六祖坛经》，我觉得会比较费力，怎样转弯抹角地讲公案和历史，可能也抓不到重点。

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真正的功德在法身智慧中，并非是求人间福报。我们现在培养僧才、建寺、放生、念经、参禅，作任何功德最终一定要用三轮体空的智慧来摄持。我想今天在座的所有佛教徒，都会懂得这一点。很多人在藏传佛教中懂得了特殊的密意，我想这来自于前辈高僧大德的恩德，没有前辈的教言，我们不会懂为什么这么讲，这完全符合佛陀的究竟密意。

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六祖和韦刺史之间的对话，与

自己无关。现在我们周围的很多佛教徒，也在造寺等作很多功德，但是如果没有以三轮体空的智慧摄持，没有回向给天边无际的众生，这种善法功德也会变成世间的福德而已，根本不是解脱的功德，此处的功和德应该分开讲。什么是功与德？六祖也有他的解释方法。

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

比如汉地寺院里放一个功德箱，在功德箱前面磕大头、供养钱等等，这些也叫功德，但这是下等的功德，真正的功德，祖师在此处是将功和德分开讲的。

见到一切万法的本性或者心的本性，称之为功。《大幻化网》中讲过平等和清净，一切万法在究竟胜义中与空性无二无别、平等无为，这叫做平等，也即空性。从见性方面讲功，从平等空性方面讲德。我

们的心识没有任何阻碍和执著，恒常见到本性妙用。胜义中无所得，一切空性、体性无相；世俗中妙用不灭、显现不灭、如梦如幻，这就称之为功德。

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

“内心谦下”，不是指谦虚、谦卑、不傲慢，而是指内心证悟了无我后，自满、自大的我执即会消除，没有内在的我执，这叫做功。如果没有了我执，那么由我执所引发的显现在外的我所也没有，这称为是德。

内心没有傲慢，外相的行为上对别人很礼貌、恭敬，把这两者解释为功德恐怕不行，因为前面说皇帝作布施、建寺院等都没有功德，然而在这里，内心没有傲慢心，给别人顶礼就有功德，有自相矛盾的过失。如果说内心没有傲慢，给别人天天恭敬顶礼，这两者是功和德，那么为什么建寺没有功德，而顶礼有

功德？这样解释恐怕不对。

因此我的理解是，如果内心没有我执，我所执也不可能存在，我们的内心没有我慢，没有我所，表现在外相上会相当恭敬有礼，这称之为功和德。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等的意义，前面都已经讲过，一切万法可以建立在空性中，这叫做功。心的本体远离一切分别念，虽然有光明的明现之分，但是能取所取的执著全部都已经远离，这叫做德。

空性中可以显现，但对显现没有执著，也就是密法中常说的光明和空性无别。我觉得解释时要在心法上安立，否则不能算是很好的解释方式。

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

“烦恼即菩提”，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叫做功。心在动念中也没有染污，就像莲花出淤泥不染，不离自性，亦如虚空，虚空中虽有云雾，但云雾从来没有染污过虚空的本体。显现上有贪嗔痴的现象，但这些贪嗔痴烦恼从来没有染污过心，这叫做德。

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

如果我们寻觅内在的功德法身、智慧法身，证悟觉性，如是而做，为真正的功德。

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

如果我们是修功德之人，内心恒常远离傲慢，那么傲慢所显现的我所对境也会一无所得。

如果解释为，内心远离傲慢，因此外在的行为对别人毕恭毕敬，就如我之前所说的一样，如果我们建寺都没有功德，我们内心中没有傲慢而常行礼拜就有

功德，也恐怕不行。

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

如果自心经常轻慢他人，我执不断，没有证悟无我，则是无功。而未证悟无我，自性虚妄于外界显现始终不断，所以，能取所取方面的现象，一直在显现中不断，这叫无德。

反过来说，我都没有，我所执也没有，如果世俗现象中轻慢别人的心态没有，轻慢别人所带来的各种虚妄后果也不可能有。

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

因为我们的我执特别可怕，而一旦有我执，一切功德都会摧毁。

此处是讲所谓的我执和法执于现象中离一切相，一切都无，叫做无缘的智慧，无缘的智慧有无缘的功德。

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

六祖最后总结性地说：总而言之，善知识们应该记住，念念无间叫做功，心行平直就是德。

念念无间：我们对所生的分别念本应无有任何执著，它的光明是无间断的。以密法来解释的话，念念无间断是说，我们起心动念中的一切意念、觉知，如来藏的光明分在此中从未间断过。

心行平直：前面也讲过，心和行的本体平直、平等、空性。从光明上讲，明分永远没有间断过，从空性上讲，心性、行为，一切都在平直、平等、空性中一味一体，无有高下、无有不平，全是平直。《大幻

化网》中以“一因文字理”来进行推理，为什么是一个因呢？因为诸法于空性中是一味的，并依文字理来建立，“阿”字无生境界中无有任何相状和执著，所以，在大空性的平等状态中没有任何执著。

| **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性：心的本性，指智慧。

自己修行内心本性的修法叫做功。同时，在显现上调伏身体，最后身心融入一体，这叫做德。

可以这么说，佛的相好是依靠福德而形成，但从最究竟胜义中讲不可得，包括佛的相好等一切不共的法，在胜义中都没有可执著的。

| **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

善知识们，功德必须是自己用心观心而见到的，并不是以外在的供养、布施、建寺、持戒而得到的。

这些是不是证悟胜义谛的方便或条件呢？当然是，但真正的功德从内心上安立，在这一点上，藏汉两地的大德们究竟的观点一致，所以我们修行时不能偏堕于一方。有些人在修行过程中一味地专注空性，任何世俗善法都不重视，这样一来，最后一点都没得到世俗的福德资粮；有些人一味地专注于世俗福德，一听般若、空性，他就兴趣索然，这只是表面上做了善事，其实哪怕早上起床后或晚上睡觉前，在空性中安住一会儿也很好，为什么在空性中安住呢？因为空性是万法的本体，这种本体是成就最根本的因。

前两天我讲了《三主要道论》，里面说单有出离心和菩提心还不够，还需要无二慧，如果没有无二慧，不能断除轮回的根本。同理，我们后学者应该反

反复复地观察，修行有没有以智慧来摄持，没用智慧来摄持，完全断除轮回的根本的确很困难。

禅宗和密宗大圆满也这样承许，有些人认为修密的人不用观空性，并非如此，密法中最高的是本来清净大圆满，大圆满中认识心之本性的观点，与《中观根本慧论》和《中观四百论》中所说的完全一致，因此麦彭仁波切也说，如果你想证悟大圆满，必须先要知晓究竟的中观见解。

功德必须要从内心见，不是从外见。

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福德与功德有很大差别，有时我们将福德和功德混用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中都有这种情况。

六祖给他的答案，福德与功德有很大差别。虽然

梁武帝是一代君王，但也不懂这个道理，并不是达摩祖师的过失。

因为当时他所传的确实没错，最高的顿教法门讲得就是这种道理，但是当时皇帝没有通达最甚深的法门，而且自己也特别重视世俗谛方面的法门。

我现在去学校讲课，也不得不讲比较浅显的世俗法。刚开始我在北大讲课，拼命地讲中观的思想，结果听众好像不太喜欢听。虽然北大学生的智慧很不错，课后提问很尖锐，但我还是发现，即使是在大学师生面前，不要说密法的见解，即使是中观最高的境界也不能提，他们不一定重视。如果讲当前社会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学生很喜欢听，每次一讲这些问题，所有人都目不转睛，但我不想天天都讲这些问题。我去另一所学校讲课，也同样能感觉到，现在人们重视的不是中观空性，不是获得解脱，而是眼前的生活、金钱、婚姻、就业等问题，这才是他们关

注的。

这些问题我可不可以讲呢？可以讲。但只讲这些，根本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不能解决。所以我与大家交流时，只是做一个引导，不能讲得很深入，但我想在佛教徒中讲得深一点。现在很多人认为，藏传佛教的教徒整天都念“嗡玛呢呗美吽”，汉传教徒只念“南无阿弥陀佛”，佛教徒只需要念几种佛号、咒语就可以，其实不然，佛陀的法门浩如烟海。

中观、因明、现观……为什么学院开设这么多门课？有些人与现观宿世有缘，现观与他的内心特别相应，有些人觉得因明法门与他特别相应。所以我想：寺院、佛学院等佛教团体，应该将各式各类的法门提供给学员，这非常必要。如果我们只弘扬一种法门，比如说只弘扬禅宗法门，有一部分人对禅宗有兴趣，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有兴趣，而且不一定所有人都得到利益，所以，针对不同的人要开设不同的课程。

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要对大家有统一的要求：自身需要精进和付出，道友间要相互激励和配合。否则一个人自学不易成功，除了极个别的天才以外，一般情况，个人自学很难开发智慧。藏传佛教的很多前辈大德们，都是在群体中、众人中不断地开发智慧，最后他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也会在别人面前显露出来。

如果我们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互相竞争和攀比则不好，但是在学习上、求知上，有一种竞争心和攀比心非常必要。比如说别人已经背了一千个颂词，我和他年龄相仿，我为什么不能背？他能听好多堂课，我为什么不能听？我发现很多佛教徒在不需要修忍辱的地方，忍辱修得特别好；不需要看破的时候，都持无所谓的态度，是否闻思都可以，分数也不在意，都看破。该看破的地方没有看破，不该看破的地方已经看破了，完全颠倒。

很多人从小没受过佛教教育，没闻思过经论，因此与佛理不太相应的行为会经常行持。今后的每一堂课，大家都应该思维，这一堂课对你有什么启发。

比如今天所讲的是官员对六祖提问题，六祖给他回答，回答的方式，是先讲梁武帝的问题，然后对功德作了解释。如果我们是提问者，我们又该怎样提问？其实在我面前也有很多人提问题，有时候我确实回答得不好，有时候我回答得应该还不错。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对方问完以后，心就散乱了，我回答时都在看着他，但是他心不在焉、左顾右盼，他提问题完全是形式化，更不能指望他们将我回答的问题一一记录，以前的人，哪怕是一个问题也认真对待。

比如六祖回答的这个问题已经被整理成文字，有很多人从中获得真正的教义，他回答得很好。为什么说没有功德？从究竟实相上看，造寺、度僧，这些都不算功德，从心法上讲，真正的功德并非如此。我们

也可以这样回答，但现在有多少人能懂得！

现在学人常犯的弊病是，在学习方面，不珍惜当时的机会。在提问题方面，一些重要的问题，真正的善知识已经回答了，却不做记录。以前的人，对大德的金刚语，会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因为一句话都会对众生很受用。

也许我有很多问题，有一个善知识给我一一作答以后，我把这些疑惑都解开了，那么我终生都已经变成真正有智慧的人了，所以问问题很重要。但是有些人不问，一直把它藏在心里，慢慢变成了“肿瘤”“癌症”，最后演变成邪见了。还有些人根本没有问题，只要吃得饱就可以，其它都无所谓。白菜一斤多少钱？苹果一斤多少钱？西红柿一斤多少钱？鸡蛋、鸭蛋怎么卖？在这方面经常问，路上也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啊，东北米好吃，四川米不好吃。”“对对对。”“是不是你也不想吃四川米？”“我也不

想吃（众笑）。”其实东北米、四川米、南方米都无所谓。

第 18 课

2013 年 6 月 3 日

下面讲《六祖坛经》中的第三品问答品。问答品中有三个问题，之前讲了福德和功德之间的差别，是从禅宗最高的理念来解释的。今天讲关于往生极乐世界的问答。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

前面我们学习了第一个问答题，第二个问答题也是由官员韦刺史提出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提问。我们这里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他却提了三个，他认为是他请的祖师，话筒不宜交给别人，自己是施主很

了不起，其实别人也想提问，让别人问一问也很好。

他这样问：“弟子经常见到出家在家众，天天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并且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认为净土法门方便易行。但我有一个疑问请教祖师，这些人整天不做其余的事，天天念阿弥陀佛名号，到底能不能往生极乐刹土？希望善知识给我破除疑惑。”

当时也有很多人，对念阿弥陀佛名号到底能否往生极乐世界有疑问。现在也有一些学术界的人认为不可能这么简单，同样存有疑问。无论如何，净土法门在汉传佛教中非常兴盛，接受的人相当多，历史也相当悠久，在此传承中往生的人层出不穷。因此，虽然人们有疑惑，但是也知道寻求往生是简单易行的法门。在麦彭仁波切的《净土教言》中遣除了很多疑惑。

韦刺史提的问题是，这些人念阿弥陀佛名号到底

能否往生，祖师是用禅宗最高的境界来回答的。

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

善听：好好地谛听。

不管任何人在现场听任何法师的课，还是听光盘或者网络课程，如果三心二意，不但得不到传承的加持，同时自己也根本无法理解法义。本来像佛陀那样的导师，在此世界极难值遇，但佛陀也请求弟子们“谛听”，之后佛陀才宣说佛法。因此六祖在此处也让他善听。

六祖说：“韦使君好好地谛听，惠能可以破除你的疑惑。世尊在舍卫城说西方极乐世界引化经典，经中说极乐世界去此不远。”

《阿弥陀经》与《观经》的内容不同，因为“舍

卫城中”这个词句，个别汉传佛教的法师将此经文解释为《阿弥陀经》，这是因为《阿弥陀经》中说，极乐世界不远。佛陀所宣说的经典，不仅仅只是现世留存的净土三经，其实还有很多经典，但是因为当时印度出现了佛法的灭顶之灾，毁坏了很多经典，因此不一定是指《阿弥陀经》。佛陀在舍卫城时，也宣说了极乐世界功德庄严的佛经，在佛经中已经明确宣说，西方极乐世界离娑婆世界并不是很遥远，这是六祖引用教证的主要根据。在其他的一些净土法门中，也说西方极乐世界在自己的心中寻找，有很多这方面的依据。

若论相说，十万亿刹，即身中十恶等障。

有些版本有点不同，但我这个版本说：如果具体来说明，离极乐世界有十万亿刹土，即是我们身上的十种恶业等障碍。

除去这十种恶业障碍以后，才能到达那里，因为对凡夫人来讲，极乐世界去此娑婆世界十万亿刹土，或者有些经典中讲十万八千里。平时我们口语中说，离我们这里十万八千里，指非常遥远。不管怎样，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有十万亿刹土或十万八千里这两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凡夫人离极乐世界很遥远，是因十恶八邪[86]，即十种不善业和八邪，以前《极乐愿文》和《大圆满前行》中都讲过。因为有这样的障碍，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心，离极乐世界十万亿刹土，非常遥远。

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

娑婆和极乐的距离，有很远的说法，也有很近的说法。很远的说法，是对万法具有实执的钝根者和下

86 八种邪罪：1. 诽谤白法；2. 赞叹黑法；3. 对行善者积累资粮从中作梗，减少他们的资粮；4. 对修善的信士，说难听之语而扰乱其心；5. 已入密宗金刚乘坛城以后，在会众行列中发起争斗、恶语相骂、争吵不休，背弃上师；6. 已入密乘者远离本尊；7. 已入密乘者脱离道友；8. 已入密乘者舍弃坛城。——《前行备忘录》

根者而言。对于我们世间人，不仅仅是极乐世界，任何一个清净的刹土都非常遥远。有些经论中讲，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心的当下，极乐世界与我们的心非常贴近的说法，是针对上根者而言的。

《六祖坛经》基本上贴近密法的见解。密法中也讲了一些不了义的观点，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现喜刹土等等，以不同的距离而宣说是显宗的说法。而对开悟者而言，他当下的心已经认识到地狱和净土的样子。不了义的说法，像《俱舍论》中已经明确说明八寒地狱和八热地狱的具体位置，或者我们所在的地球，银河系中所有的星球，都是在迷乱众生面前不了义的显现。但是从了义的法义来讲，不仅仅是极乐世界刹土的庄严，包括娑婆世界的苦乐，全部都在当下现前。

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

人有利根和钝根两种根基，但佛法本身没有高下两样，法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利根者可以通过很简单的善巧方便领悟，而钝根者无论如何也无法认识它，所以在方式上，有迷惑和开悟的悬殊。如此一来，利根者照见万法真相特别快，而钝根者相当慢，需要很长时间以后才能领悟。

比如说我讲《坛经》，《坛经》的意义没有好坏，然而听众方面，接受的快慢却有差别，有些人听一堂课都有一定的收获，有些人听十堂、百堂，可能越来越迷惑了，甚至反而生邪见、堕落等情况。我觉得佛法中分析的这些道理非常殊胜。

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世间中还没有完全通达禅宗境界的人，他通过念佛法门外求往生清净刹土极乐世界，一般世间常人就

是这样。禅宗中境界高、悟性高的人，他通过净化自心，认识自己心的本体之后，当下现前清净的刹土。正因为这样，佛陀在《维摩诘经》中讲：“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维摩诘经》的第一品佛国品中，讲了螺髻梵王与舍利子两人之间的对话，螺髻梵王看到这个世界是清净的，舍利子看到的是不清净的。后来佛陀印证说：螺髻梵王所见到的清净世界，就是我清净刹土的本来真相。

我们现在对外境万物，心不清净，如果心清净，一切的一切都是清净的。

唐朝的庞居士写了一首偈语：“一念心清净，处处莲花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现在编成了一首歌。其实这里是说，我们的心如果清净，那么处处都是清净的刹土，包括我们看到的一花一叶。

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这是一种假设的语言。东方人——娑婆世界南赡部洲的众生，只要心清净，他就没有罪业，国土也可以清净，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假设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不清净、有错误，那西方人造罪，他们是不是要生到东方去或是其他地方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假设，或者说发了一个太过。（六祖所讲的并不是说，美国是西方人，我们是东方人，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实有的清净刹土，东方人通过念佛以后往生极乐世界；那是不是西方人造罪，得清净以后，再念佛往生到西方去，或是到别的地方去？对方真实承认有一个实有的西方刹土，为了破除对方的承许，才这样讲的。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

世间中凡愚之人，不了解心的本来面目，所以不知道我们现在自身中当下有净土，正因为如此，他就要往生东方去，要往生西方去。凡夫人认为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清净的刹土，因此一直有愿东愿西的念头。但有所开悟的人，当下处处都是清净的刹土。

天堂、地狱都在心的当下，任何一处都一样，不可能一个不清净的娑婆世界在这里，西方清净刹土在另一个地方，密法中也会这样讲。密法中讲了最方便、最殊胜的闻法轨理，比如观想男女老少的听众，全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男女，传法者是阿弥陀佛，闻法环境与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

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这么清净，我们这样观想就是一个颠倒的观想，但因为它是非常合理的原因，

我们听法时允许按照密法的观点观想，并要求这样观想。

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

因此佛陀说：有开悟境界的人，他无论住在任何一个地方，那里就变成清净的刹土，非常安乐。

不仅仅是真正开悟的人，其实对修行稍微有一点感悟的人，他无论到哪里，都会很开心、快乐，真正的修行人就是这样。

如果修行不好，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有些发心人员，因为自己的烦恼、业障和分别念相当重，无论他换任何一个部门，到哪里去，周围都是“荆棘树”，没有一个不刺激他的，非常痛苦。看这个也是坏人，那个也是恶人，前面也是仇人，后面也是凡人，东西南北上下各方所有世界，对他来讲都是引生憎恨的

境。如果他内心很清净，或者有显宗中调伏自心的修行，即使遇到了很难面对的痛苦和逆境，他仍然会很坦然地去面对。

现在很多修行人内心长期特别痛苦，这是修行没有转为道用，修行没有成功的标志。如果修行越来越成功，那你无论在任何地方遇到任何事情，即使你身患癌症等特别严重的不治之症，仍然会非常坦然地去面对。

这里也讲，佛陀说，好修行人在任何地方，恒常都会快乐。菩萨到地狱、饿鬼界，就像进入花园一样，这种快乐，我们现在不一定具有，但仍然希望修行人能快乐一些。我看到有些佛教徒特别痛苦，好像每天都愁眉苦脸，有时可能是前世的业障现前，不得不这样，但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整天如此，否则好像是法没有转为道用。我也看到很多修行人，以前特别特别痛苦，现在法融入心的原因，无论发生什么事

情，他都很快乐，而且自己也特别感恩佛法，因为佛法给了他生存的力量和勇气。所以有些人，把佛法当作是生命中维护他成长的最主要支撑。我们不说最高的境界，如果修行稍微好一点，心里应该带有一种快乐和坚强。

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使君，如果我们的心地没有不善，拥有禅宗比较高的悟性，认识自己心的本性，行住坐卧都处于一种善的状态，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并不遥远，即使你没有整天大声地唱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按照禅宗的观点，不一定非要念佛，只需安住在禅宗的境界。密宗中也这样讲，比如观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念咒语、念仪轨，好多外在身体和语言的仪

式和行为，在安住于本来清净、认识自心本体的境界中，甚至并不是很重视这些善根。而禅宗自宗中对念佛也并不是特别重视。如果你的心有所领悟，即使你没有念，西方极乐世界也在你的眼前，近在咫尺。

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如果你心怀不善，内心怀着恶分别念，没有认识到心的本性，虽然表面上天天在念佛，但往生极乐世界恐怕也并非易事。

所以，禅宗与净土宗，自古以来有禅净双修的人，也有稍微排斥的人。莲池大师的《佛说阿弥陀经疏钞》里说：有人问莲池大师问题：为什么六祖不承认念佛往生？莲池大师回答：有四种不同。

第一是“为门不同”。因为佛陀的法门不同，所针对的众生根基也就不同，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是“似毁实赞”。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诋毁净

土宗，对念佛往生似乎不太承认，但实际上这是赞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心的当下。从最了义来讲，这是对净土法门很深的赞叹，并非不承认。

第三是“不为初机”。禅宗法门并不是针对初学者的法门，而是境界和层次比较高的法门，对所谓极乐世界的见解，就像中观宗根本无法成立净土和佛陀一样。

最后是“记录有讹”。文字上有不同的说法，莲池大师的意思是，“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还有个别文字，六祖自己不识字，让别人来记录。六祖作为开悟者，不会有错误，但弟子在记录的过程中有一些谬误。

当时没有电脑，是笔录，现在用电脑整理，有人也会说“这不是上师的错误，是整理者的错误”，有些人自己不懂时也会说是整理得不对。原来我遇到过

一个道友，他说：“某某整理的稿子不对！”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怎么看也看不懂，肯定不对，这个地方有问题。”你看不懂就能肯定吗？也不知道到底是你有问题还是书有问题。所以，自己看不懂不能认为整理的人有误。

后人有时是这样的。像麦彭仁波切的著作，经常有人说，麦彭仁波切是文殊菩萨的化现，不会有错误，但他的著作，有些是他亲自写的，有些是他讲的时候，弟子给他安立的科判，譬如《现观庄严论》《俱舍论》《入中论》等好几个讲义，都是过后进行笔录的，因此就有人说是整理者整得不对。但我觉得说什么不重要，其实特别特别感谢他们，如果他们没有记录，当时麦彭仁波切所讲的教言，后人根本无法得见。像堪布根华、协庆冉江等特别了不起的诸位大德，正因为他们当时有机会在上师面前听受，后来又下了很大的功夫全部整理出来，我们才能得以学习。

每一个传承上师，他周围的护持者很厉害的话，那么上师的教言，后人可以享用。如果当时没有很多的拥护者，或者每一个弟子都自私自利的话，那后来也不可能流传。比较而言，除了华智仁波切自己写的著作外，他的弟子基本上没有留下他的记录，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刚才是说，莲池大师对六祖的著作也有这样的评价。不管怎样，关于净土和禅宗，以前延寿大师也分了四种[87]：净禅双修、有禅无净、有净无禅、无禅无净。

| **“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等障，乃过十万亿刹。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

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等障：现在我劝善知识

87 四料简：料简又作量简料见，指善能分别选择正法。大师作有四料简用以说明：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为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为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

们，应该先除十不善业等障碍。

这里并没有讲谤法罪、五无间罪。我讲《观经》时，往生极乐世界的障碍也有十不善业，往生极乐世界的主要障碍是谤法和造五无间罪，所以后面讲不同品位时，有不同的因。他这里并没有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发菩提心，没有讲往生四因，也没有讲断除五无间罪。而是说，想往生极乐世界，要断除十种恶业。有的版本里讲十恶八邪，但此处说“十恶等障”。

乃过十万亿刹：我们断除了十恶，已经认识心的本性时，能越过十万亿刹土，马上到极乐世界。

念念见性，常行平直：这时的境界是什么样呢？不间断地见到本性，刹那间不离见本性，日常的行为也在大平等中。即念念见到心的本性，始终处于大平等、大空性之中。

到如弹指，便睹弥陀：弹指间便能睹见阿弥陀佛的尊颜。其实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能真正清净，那时便照见佛陀。

《释净土群疑论》中也说：“心有垢位名曰众生，心纯净时名曰为佛。”如果心有垢染，这个时候叫众生，心一旦清净了，那个时候叫佛。前面也讲了佛和众生之间，心离垢与否？有这样的差别，心已经离开垢染就是佛。如果我们行持这样的善，很快的时间中能见到阿弥陀佛。

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

但行十善：在认识本性的基础上行持十善，恐怕应该这样解释，否则单是行十善便往生极乐世界？有时不承认西方有个极乐世界，有时讲行持十善就可以，有点不相合。一般来讲，行持十善是比较简单的

法门，其他什么都不做，只是行持十善，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按其他经论来讲比较难。

使君，如果行持十善，怎么需要天天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呢？这些都不需要。如果不断十恶，整天造杀盗淫妄等恶行，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圣众，怎么会来迎请你呢？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要看你自己的心是否清净，如果心清净，即使没有发愿也能往生；如果心不清净，即使发愿也不能往生。但是很多人可能认为，“啊，那我心很清净，我不用念佛，不用发愿了。”经常会出这种错误。所以，为什么禅宗并不适合初学者？因为初学者本来就很懒惰，不愿意念佛，不愿意修加行，为了给自己安慰，或者给懒惰找一种依据，他一听到这些文字，会特别欢喜。现在很多人说“心即是佛”，不用特意去皈依佛。其实心是佛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层次，他根本不知道。

如果真的做到心善，即使你没有发愿也可以。但口头上虽说行持十善，十善中的每一个善，你到底做了没有？恐怕连心里也没有产生这样的念头，身体绝不可能。身口意的不善业，你是不是完全清净，这个谁都不好说，如果真的没有造十不善业，这个境界是很高的。每天的生活中，即使有些戒律清净的人，他的行为中可能没有造身体和语言的恶业，但是心里不产生贪心、嗔心、邪见等恶念相当困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听到一个比较高调的词，就安慰自己、炫耀自己，这并不合理。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如果我们真正已经了悟了无生顿法的空性法门，见西方刹土是刹那间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开悟，见到如来易如反掌。

《心经幽赞》中云：“诸佛悉了知，一切从心转，若能如是解，是人见真佛。”诸佛均了知，一切的一切都由心而造，如果我们也能如是了解，不管什么身份的人，随时都可以见到真正的佛。如果当下认识自心的本性，当下就已经见到了佛，非常快速。

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如果没有这样的悟性，在外相上怎么样喊破喉咙，天天念佛求往生，往生极乐世界的路也会非常遥远，怎么会到达呢？相当困难。

这以上是六祖对大众讲的极乐世界在言下便可以见得之理。

惠能与诸人移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

我惠能大师今天很想把极乐世界，一刹那间移到

你们的面前来，让大家看一看，你们愿不愿意见到？

在《无量寿经》里，阿难想见极乐世界，佛陀用神变呈现在他面前。此处也说，我惠能很想把极乐世界全部转移过来，给在座的你们见见，你们愿不愿意见呢？

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

大家都特别欢喜，开始纷纷顶礼，说：“如果我们在这里真的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多么好啊！又何必要天天念佛求往生呢？不需要了。希望大师慈悲，快点把极乐世界的能依所依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都能看见。”

其实上师怎么说，弟子全会纷纷响应的。上师非常关键，他幸好是通达法性的人，如果他说西方极乐

世界绝对不存在，只要这个人的威望、口才好一点，底下的人也会随声附和。现在很多人没有自己的主见，真的是这样。

他们一直看向天空。这时祖师说，你们自己的身心就是极乐世界的能依所依。

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

祖师说：“大众们，你们观观自己的身体，其实自己的身体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最庄严的城市。眼耳鼻舌身，叫做五根，五根相当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五大门。我们讲极乐庄严时，有东南西北中五个大门。为什么这么讲呢？人通过门来来去去，外界的尘垢也在我们的五根中来来去去，里面有意识的门。我们的心相当于是极乐世界的琉璃大地，如来藏或本性是极乐世界中的国王，指佛陀。”

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

这样的心地国土中，如果性在，王也在。（密法中讲是本来自性普贤王如来，可以说普作王。普贤王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也可以这么讲。）有王居住，心地国土也会存在。如果没有自性，王也没有。

前面说“心是地，性是王”，后面说“性在，王在”，也许是文字上的错误，前面所谓的性指王，后面这两个字好像有点调换。莲池大师说文字记录有误，需要观察是不是这个问题。

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

人的身心相当于极乐世界的佛陀或者说宫殿的国王，外界的一切围绕国王而转，一旦性不在，外界也不存在。

前面讲了五根门和意识，心也许是阿赖耶，性

是如来藏。如来藏显现为极乐世界的佛陀，这些都以能依所依而存在。即使我们的身心不清净的部分都灭了，但是佛陀的本体如来藏，它可以继续存在。

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在如来藏的本体中去寻找佛陀，并不需要在外境求一个西方的佛陀。

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

前面也讲过，如果迷惑则称之为众生，如果觉悟了、认识了，这就是佛陀。

这时极乐世界所有的本尊，都可以在我们当下的心中安立。

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

我们平时讲五能取作为五佛，五所取作为五佛母，也就是说五识是五佛，色声香味触五境或者说五大是五佛母，在密宗《大幻化网》中是这样说的。这里也是同样，八识聚和分别念是八大菩萨，有这样的说法。按照《闻解脱》中所说，又可以相互转变，比如说寂静变成忿怒，忿怒变成寂静，东南西北方的佛陀，金刚萨埵变成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变成金刚萨埵，也可以这样转变。这个道理与此处禅宗中所讲的道理很相似。

看《六祖坛经》的很多人，到这里可能都觉得有点奇怪，我的慈悲心怎么变成观音菩萨了？喜舍怎么变成大势至菩萨了？能清净的心怎么变成释迦牟尼佛了？平等的心怎么变成阿弥陀佛了？很多人都有点不解。这个问题，不要说大圆满，如果《大幻化网》闻思究竟，完全可以解释，也只能这样来解释，除此之外根本无法解释。

为什么如今都说藏传密法确实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思想？原因非常多，这并不是我自赞毁他，我们与佛经论典比较的过程中会知道：我们的心即是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只是从开悟的不同层面来分的，实际上诸佛在法界中一味一体。一切菩萨是诸佛的幻化和变现而已。

从慈悲的层面是观音菩萨，我的慈悲心已经成熟时，观音菩萨来迎接我。喜舍的心已到究竟时，大势至菩萨在我前面现前。万事万物本来清净的面目展现时，显现释迦牟尼佛的形相。平直或平等是大空性，因为空净无二，当完全了悟、认识大平等的道理时，这就是阿弥陀佛。

在空性的层面开悟是阿弥陀佛，从本来清净的层面讲释迦牟尼佛，还有慈悲喜舍都是在不同的层面安立的，在一个分别念中，所有的诸佛菩萨均可以安立。为什么密法中说“自心即是佛，自心即是法，自

心即是僧”，也有非常甚深的原因。

| 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

如果我们没有证悟，人我就是外器世界的须弥山，贪欲是外境中的七大海洋等，我们的烦恼，在贪欲的波动和驱使下，不断地掀起波浪，毒害的心呈现为恶龙，虚妄分别念是世间中的各种鬼神，客尘分别念是恶鱼，贪嗔呈现地狱，愚痴呈现畜生。

整个器世界和有情世界，全是我们的分别念，贪嗔痴作为因，在外境呈现各种不平整的世界。

|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贪欲，海水竭；

善知识，如果我们认识了心的本来面目，常常

行持十善，在这种境界中，天堂、净土自然而然出现。除去人我以后，整个器世界的根本——须弥山，因此而倒塌。去除了贪心以后，外境世界的海水也会枯竭。

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

前面说烦恼是波浪，如果没有了贪欲的海水，烦恼的波浪也会全部平息。如果没有毒害的嗔恨心，外境的鱼龙、猛兽也会灭绝。

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

如果我们认识了自心，觉性如来可以放出无量光芒，将六门照耀清净，能照破六欲天，天界的轮回都会消失。

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

我们真正认识了内在的心性时，一切贪嗔痴三毒就消除了，没有了贪嗔痴三毒，地狱、饿鬼、旁生等一切罪恶，外境中不清净的现象，也会一时消灭。

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如果我们内外都已大彻大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并不是在其他地方。如果不作这样的修行，怎会到达那里？

昨天我在学校，有一个小孩专门表演一个假和尚，给别人讲经说法，只要别人给他多作供养，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他把《极乐愿文》一颂一颂地解释下来，解释得非常好，我笑到眼睛今天还在痛。“无见顶相足轮等，三十二相八十好。”他解释为头上有发髻，足下有轮，轮指车，想要一辆很好的车，“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有像我这样的发髻，坐很好的车。”他把这个偈颂胡乱解释一番，我们笑得前仰后

合。他说：“你们想往生极乐世界，给我多多供养，如果你们供养，我全部把你们带到极乐世界。”还让给他多多地供养酥油，旁边有孩子扮演牧民，就开始到处宣扬，“啊，你们给上师供养酥油，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在此处，六祖说：如果认识心的本性，当下就开悟了，没有如是修行，怎么会到呢？

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大众听到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悟，已经知道了极乐世界是怎样的，都纷纷地向六祖顶礼，并且赞叹“善哉！”而且大家得了这样的殊胜法门以后，回向天下的一切众生：“普愿当下和将来听到此法的众生，立即认识到心的本性。”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六祖继续说：善知识们，你们如果想修行，在家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到寺院中剃度出家。

有的居士请求剃度时说：“您一定要给我剃度，否则我不会离开哦。”

不过，此处有一个关键点，出家有出家的清净性，并不是说排斥出家。有些经论有着重点，如果没有发现着重宣说的问题，断章取义，只侧重一个方面，只片面赞叹一处是不行的。

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如果修行，无论是净土法门还是禅宗法门，在家也可以。在家若能修行，就像东方人行持善法，是

可以的。当然，如果在寺院里好好地行持禅宗，持念阿弥陀佛，同样也能往生。倘若没有很好地修行，即使住在寺院里，也不一定修成。

有些人自己人格不好，修行不好，脾气也不好，甚至造非常多的恶业，这个人最好不要在寺院里出家，否则他对三宝的危害更可怕。他的这种形象毁坏了自己多生累劫的善根资粮，这种现象在寺院中也会出现。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寺院都不好，并不是所有的在家人都是修行成就的人，但是人与人有一定的差别，有些人即使是在家身份，确实修行非常好，有些修行不好的人，即使是出家身份，修行也很差。

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有恶人，但即使西方极乐世界有个恶人天天生恶心，都会像喝下毒药一样产生恶的果报，都不会有好报。因此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心善非常重要，从外在的形象和行为不能判断一个人。

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如果我们的心得以清净，这是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境界相当高，不仅仅是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我们心净，我们现在所住的娑婆世界也完全清净，每天所产生的起心动念全是智慧的显现，更不用说我们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痛苦、伤心、绝望、哭啼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些人不承认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自己所在的世界，这种说法肯定不合理。在开悟心性的当下，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等一切世界，都不可能有实有的东西。在这种理念和见解下，也可以不承认西方极乐世界，否则我们还是按照净土宗个别佛经里所讲的那样，娑婆世界是存在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存在的。这个差别，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好，今天讲到这里。今天主要讲的问题，西方极乐世界，按照六祖的观点是这样回答的，我想与密宗

的观点相结合来解释，大家会更加明白吧。

第 19 课

2013 年 6 月 5 日

「最究竟的佛刹」

下面我们接着讲《六祖坛经》中的第三品问答品。

六祖先演讲后问答，前面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世俗的功德大小，六祖按照禅宗的意义，从胜义谛的角度来回答：没有什么功德；还有一个，念佛往生法，六祖给大家回答：极乐世界就在自己的心上。学了密法会更加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六祖很幽默，他说：“我把极乐世界移过来给你们看，你们要不要看？”很多人非常欢喜，真的认为极乐世界就要出现

了，结果六祖说：“你们自己的身坛城就是外器世界，心识、八识聚就是阿弥陀佛主尊和所有眷属。”

密宗中所讲的能依所依，到最究竟时也会发现就在自己身上。我们作会供时也经常说，如来的坛城就是自己的身坛城，我们的身体具足五方佛的所有刹土，同时，我们的识聚也与五佛无二无别。

无垢光尊者的《法界宝藏论》中也讲，任何一个瑜伽士在任何地方证悟时，清净刹土就在他的当下，别处没有实有的刹土。比如说我今天在喇荣已经开悟成佛了，这时我的极乐世界就在我所在的地方。如果我在北京成佛或者往生，极乐世界也会在我的当下现前，并不是非要走路、骑马、飞行到很远的地方去，从最了义讲，这是非常合理的。无垢光尊者也说过，其他地方没有刹土，为什么呢？因为无有我执和我所执之故。但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学过《大幻化网》之类的密宗甚深教典，则难以接受。

我昨天最后讲的是，极乐世界是自己的身坛城。我看到有个别大德讲《六祖坛经》，讲到这里时，很多都直接解释说：“慈悲是观音菩萨，喜舍是大势至菩萨，能净是释迦牟尼佛，平直是阿弥陀佛。”基本上不解释。其实这个要解释的话，密宗的大圆满和《大幻化网》中讲得非常广，并不单是理论上说，而是以直指本性的方式来说。为什么在灌顶时，最后的四灌顶里有直指本性？在《六中阴》的最后，莲花生大士专门给我们讲过直指自本性，其实当你成佛时，所谓的佛陀就是自己的这颗心，但我们没有通达，也没有开悟的话，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寻找。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心，当下就已经认识了佛的本来面目，这非常了义，再没有什么更高的理论。

在座的佛教徒，当你懂得一些道理时，一定要从根本上把它记得清清楚楚，一生中应该把这个道理弄得明明白白，如此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其他邪说所摧

毁，这种正见确实很难得。

汉传佛教《六祖坛经》中所讲的教义，懂得密宗的人与密法进行对照时，完全是不谋而合。如果你非但没有懂得密宗，甚至还完全排斥密宗的观点，却要讲禅宗的《六祖坛经》，恐怕会非常费劲，可能怎样也讲不清楚。因为所谓自己的身坛城就是极乐世界的器世界，所谓我们的意识形态，都建立为极乐世界的有情世界，这样的道理在显宗了义经典中讲得并不明显，即使有，文字和句义也是非常隐藏式的存在。

我们这次学习这部论典，有些人会明白，唐朝时的六祖虽然没特意去学密宗，也没特意去学五部大论，但是开悟者的智慧在法界中流露，这种智慧与经论非常相应，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之处。我想，经过多年闻思的人在文字上进行对比时，完全可以明白这一点。诸大德在究竟密意的大海中是融为一体的，并没有相违之处，这很重要，也是我们常说的显密

圆融。

「利美运动」

我们在这个山沟里不太清楚外界，现在欧美国家的各大学校里，近几年非常重视“利美运动”[88]的观点。我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叫做“利美运动”，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汉语、英文还是藏语的词汇，“利美”的藏文是“རིས་མེད་”，无偏堕的意思，后来我才明白，它指的就是无偏堕的运动，无偏堕的运动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各宗各教的见解，学显宗的认为自己的观

88 利美运动：“利美”是藏文的音译（藏文：རིས་མེད།，藏语拼音：Rimê），其义为“无有偏私或划分派别”。即是对所有印度传来和西藏本土产生的一切宗派，皆不分亲疏、爱憎地、一视同仁地加以继承、宏扬。其本质就是对西藏最古老的宗教宁玛派（包括部分苯教），以及各个时期从南亚和中亚传入藏地的讲学和修传教法为主的传统宗教文化的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是在十九世纪，由近代西藏佛教历史最伟大的喇嘛绛央钦则旺波（也译为“蒋扬钦哲旺波”）发起，并与工珠·云登加措（又名洛追塔耶，海外译为蒋贡康楚·洛卓他耶）和曲久领巴等大师一起，经过广泛的世间和出世间知识文化的学习，以及在实修实证的基础之上，掀起了一场打破宗教教派偏执的运动（即“利美运动”），将一切世间知识文化和显密经续新旧密乘，全部融会贯通，而创立了能满足各种信解、根器的一切求道者的所需，无有偏私圆融无碍的圆教，使佛教的教义和修持以及印度古典传统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复兴，并在当代，对世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点很好，学密宗的认为密宗的观点很好。我们藏传佛教中，有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等各大教派；汉传佛教中有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等；世界上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等，很多宗教、派别都持有一种偏堕的思想。

在这个提倡“地球村”的 21 世纪，人们觉得很多思想和理念可以融合在一起，而且大家应该共同倡导善的力量，并倡议大家都参与到“利美运动”中来。譬如欧美各大院校中，老师和学生搞过很多次这个运动。实际上各教派里有没有教义上的分歧呢？这是有的。但是如果认为各宗派在究竟观点上互不相融、水火不容，这种观点就是带有偏颇的偏见，不太适合当今人类的发展，更不适合宗教的发展。

我想，我们佛教徒这时不能只顾低着头看自己的脚下，应该停下来看看四周，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什么样的进程。

作为佛教徒，你不能认为自己学汉传佛教，就一味地排斥藏传密宗。我听说极个别的佛教徒，极少数的狭隘主义者，只要看见穿着红色喇嘛衣服的人，他的脸色都变了，眼神都不对了，没有必要这样。还有极个别宗教或教派的人，对其他派别非常排斥，我觉得这完全没有任何必要。

为什么呢？我们所学习的思想，确实可以完全融合，就如我刚才讲的，显宗中最高的境界是禅宗的观点，与我们密宗里最究竟的思想一一对比时，完全可以知道：原来就像《定解宝灯论》里讲的，虽然各大教派的高僧大德，各有各的见解和倡议，但究竟上没有什么不相合的，完全可以融为一体，我们要了解这样的观点，这很重要。

「心即是佛」

我说极乐世界在自己的心，这对很多道友来讲，

是一个新理念，但这是从较高的层次来理解净土宗的极乐世界，这也最相合密宗的究竟观点。因为密宗中很多的修法，是把自己的心观红色的“舍（）”字，再变成阿弥陀佛，为什么要把自己观为阿弥陀佛呢？如果我的心不是阿弥陀佛，却观为阿弥陀佛，就是非常大的错误。如果我把自己观成茶杯，那就不合理，因为它的元素与我身体的元素完全不同，我再怎样闭目观修这个茶杯就是我，也不合理。密宗的生起次第并非如此，我们通过修行之后认识自心，以生起次第观修阿弥陀佛时就是这样，关于这些问题，密宗和禅宗可以进行对比。

《六祖坛经》里说“平直即弥陀”，“平直”完全是从证悟空性的见解来安立的，并不是说外境有个平直的东西是阿弥陀佛，而是说当我们心的本体显现时，认识了它就成了阿弥陀佛。在这些问题上，我希望学者、修行人好好地思考。

「正文讲授」

韦公总共问了三个问题，今天讲第三个问题。他不把话语权交给别人，全部自己问，看起来有点自私。

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

这是第三个问题，不过他提的问题确实很不错。提问的水平有差距，有些人的问题无法挖出别人相续中的智慧，有些人的问题很会挖，这一点，从比较出名的记者采访很多大德时，也可以看得出来。韦公这方面很厉害，问了很关键的几个问题。

六祖之前说过，在家修行也能成就，不一定在寺院中。之后韦公紧接着问：“在家人要怎么修行？要不要出家？在家到底能不能修成就？这个问题很关键，请大和尚为我教授。”

此时就没有说“大和尚慈悲”，到后面他可能也累了，问题特别略——“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在家怎么修行？请您告诉我。问得太多，有点累，但三个问题也不会那么累，不过六祖回答得比较多，不像我有时候回答得很简单，一句话就答了。

对于他的问题，在家人想修行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出家？我昨天也讲了，一般来讲，出家有出家的功德，如果具足出家修行的因缘，也是很好的。

把那边窗户关一下（对听众），这边有点冷，风挺大的。那天我遇到一个老乡，我问他：“你最近幸福吗？”他说：“不幸福，天气热了也痛苦，冷了也痛苦，没有一个快乐的。”（笑）

在家修与出家修，哪个更方便修行呢？应该是出家更方便修行。按照莲池大师的观点：出家功德非常大，但是如果出了家，心没有看破，还不断地追求名

闻利养的话，比在家过失还大，不如在家好。我觉得这一点说得很对，有些人打算出家时，心里很激动，家里家外所有事都不管就出家了，但他出家之后并没有精进修行。我那天说有“跑跑居士”，现在也有很多“跑跑僧人”，整天背着一个黑色、红色或黄色的包，今天到这个寺院见一个上师，明天又到那个寺院去，天南海北的到处跑，而且内心不调柔，因为不闻思，所说的话都围绕着贪嗔痴。并非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如此，但存在这样的情况。出家人的确很伟大，如果他没有勇气，很难看破，但也不一定所有的出家人都很清净。

六祖自己刚开悟时，也没有受戒，并在 15 年中与猎人同住。我曾提过的庞蕴居士[89]，也是在家身份。

89 庞蕴，字道玄，湖南衡阳人，是唐代著名的在家禅者，他曾在马祖道一、石头希迁座下习禅，与丹霞天然、药山惟俨、百灵、大梅法常、洛浦、仰山慧寂等当代知名禅师频相往来，悟境甚高，后世誉称他为中国的维摩诘，与傅大士并称于世。世人又称他为庞居士、庞翁、襄阳庞大士。

唐代还有个智真禅师[90]，唐武帝灭佛之后命天下所有出家人都还俗，他也被迫还俗了，后来佛教恢复时，他也没有再出家，对在家身份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他写的诗歌，亦表示：如果心诚，在家出家都一样。汉地不想出家或对出家诽谤的个别人，以此作为依据来诽谤出家，其实是不合理的。心很清净的在家人，并不是得不到任何果位。

当今社会，我们怎么样劝世间人出家，也难以做到，百万分之一的人都不可能出家，大多数人是在家身份。但我本人经过多年观察，如果自己各方面的因缘具足，学佛多年以后想出家，而且这种心始终不退，自己也反反复复地思考过，可以出家。否则有些

90 龟山智真禅师，是唐代著名高僧，智真禅师出家之后，不喜演习佛教经论，唯对参禅悟道情有独钟。悟道后，智真禅师到福州龟山开法传禅，接引了大批徒众。唐武宗灭佛，勒令天下僧侣尽皆还俗，智真禅师也被迫还俗。不过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智真禅师修学并未结束，佛教重新复兴时，他也没有重新出家为僧，也没有婚娶成家，而是以一位居士身修道弘法。对于这个既有出家经历又有在家修道体验的智真禅师来说，他对在家修行与出家修行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曾作有一首偈语：明月分形处处新，白衣宁坠解空人。谁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为长者身。

人的心很不稳定，刚开始非要出家，出完家后过了一段时间，道心都没了，过失很大。因为出家需要信众来供养，自己一点道心都没有却接受供养，到底是过失还是功德很难说。如果是在家人，毕竟他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养活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出家并不需要问别人，很多人问我：“啊，您看看我的眼睛，我有没有出家的缘分？”“您看看我的鼻子，我有没有出家的缘分？”我也看不出来，出家的缘分也没有写在你的鼻尖上，主要是靠自己的心，自己能不能看破世间。

《大宝积经》中说：“若欲求佛道，修于远离行，应学阿兰若，不应乐在家。”如果你真正想要修道，一定要远离一切繁杂的行为，应该前往寂静的阿兰若，不该喜欢像火坑一般在家的生活。《大宝积经》里讲了很多出家的功德，出家过失少，在家过失多等，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言。

从古至今，出家人都没有生活压力，在寺院出家之后，基本上亲朋好友等很多人，在他心里都被排除在外，自然而然有一种轻松、洒脱的生活境界。但是如果没有调整自心，反而会造很多罪业。我讲过佛陀宣说的出家功德，很多人听了之后想出家，又听了出家后犯戒和不精进闻思的过患，这时又觉得不如还是当一个清净的在家人，平时好好地行持善法，自己多多少少也会有一定的修行机会。

所以，有些道友闻了几天法之后忙于出家，我本人并不赞叹，不要听一两个上师赞叹出家，就盲目出家。有的上师遇到一个居士，就劝他快去出家。曾有这样的事例，有一个人到处劝人出家，有一次，他坐车的途中一直劝说同行的人，结果一车人也特别轻信，到了目的地，这一车人都出家了。但听说后来的情况并不乐观，有各种说法。

我觉得出家是终身大事，应该反反复复地思维，

出了家之后应该先闻思，之后以戒为师来修行，这非常重要。以上不是六祖讲的，是我的看法，如果别人问我“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我的回答就是这样。

下面有请六祖大师来回答。

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

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六祖说：我给大家说一个无相颂。

“无相颂”是禅宗用语，并不全是没有相状和执著的偈颂，基本上世间人格方面的教言，也可以叫无相颂。前面第二品里的无相颂，才是与禅宗的见解相应的法要，此处的偈颂，可能是禅宗喜欢用这个名称而已。

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如果依靠我的教诫来修，与常常在我的身边没有差别。

这一点说得非常对，如果按照上师的教言去做，上师在身边也可以，不在身边也可以，因为他的教言时时刻刻都伴随着我们。我常想：我有无垢光尊者、麦彭仁波切，包括佛陀的甚深教言，自己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们正处在黑暗的末法时代中，但是有明灯般的甚深教言照亮我们的前程，这是非常快乐的事，倘若我们没有福报，根本遇不到这样的思想结晶。这个社会那么复杂，有那么多的思想充斥着整个社会，这时能遇到这般纯正无邪的真理，确实很难得。

六祖此处说：如果你们依照我的教言去修，与在我身边一模一样。有些人常说：“我能跟随某某上师多好啊！白天晚上都在一起。”有些女众说：“如果我是男众该多好啊！上师，我就可以跟您老人家一起修行了。”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一定要

跟随上师，与其说跟随上师，不如说跟随教言，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依照教言修，跟着上师多少年也无济于事。从前善星比丘跟着佛陀那么多年，但最后变成什么样？因此说，法未入心时，上师身边的弟子和随从往往都是造业比较多，这一点，古代有，现在有，未来也会有。

如果与上师的思想或慈悲菩提心完全相应，那么无论在哪里，完全可以得到上师的密意。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他来到这个世界是 1933 年，麦彭仁波切圆寂的时间是 1912 年，中间相隔这么长时间，但上师如意宝是完全得到了上师的密意和智慧而开悟的。智悲光尊者也没见过无垢光尊者，通过《七宝藏》得到了上师的意趣。

所以，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地点方面看，我觉得有信心、有缘分的人，是可以获得上师教言的，如果你的信心不大或者因缘不好，即使你跟着上师，也许只

是造的业更严重。对此我们要多方面比较。

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如果没有按照我的教言去修，即使你在我面前剃度，也没有意义。

有的人出家时说：“您给我再剃一点，多剃一点，我今天对头发特别特别讨厌，我一定要把它剃光。”对头发有什么讨厌的，如果你没有按照上师的教言去修，剃发也好，出家也好，怎么加持也不一定得到利益。很多人都是开始时很有信心，在上师面前欢喜出家、取法名等，但到后来，自己的心慢慢离于法，行为会背道而驰，最终都得不到真实的利益。

下面是六祖讲的无相颂。

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心平何劳持戒：心要平直、平等，意即心地要善良，如果心不善良，你受持出家戒律有什么意义呢？心里整天都是贪嗔痴慢，自心不正，杀生、偷盗样样俱全。历史上还有更可怕的，以出家身份毁坏佛教、毁坏自己、毁坏道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让人惊恐万分。所以，如果心不善，持戒有什么用呢？毫无意义。

行直何用修禅：如果心善，他的行为一定是平直的。比如说我的心完全处于一种善的状态，那我身口的一切行为也不会造恶业，会调伏烦恼，如果这样，禅修有什么必要呢？不用修禅。

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在家人，只要心善，即使你没受很多戒律，只受一分在家居士戒也可以，不一定受出家的戒。如果你的行为等各方面相当如法，即使你没有像出家人那样，天天坐毗卢七法禅修，也是可以的。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如果你行为都在非常如法的状态，即使没有坐禅也可以。密宗中也讲，不管行住坐卧，一切都在智慧的妙用中，不用特意去参禅，但是这个境界比较高。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恩则孝养父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懂得知恩、报恩。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一定会懂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父母的恩惠，从小都因受到父母的抚养、教育才得以成长，包括自己长大之后，也要仰仗父母的慈悲才能生活。同时，以现在自己父母的恩情可以推知，无始以来当过自己父母的老母有情，都对我们恩德无比。有感恩心的人，会孝顺父母，没有感恩心的人，即使修行也修不出什么，尤其没有感恩心的出家人，自己在修行和利益众生方面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二规教言论》中讲过很多这方面的道理。

义则上下相怜：仁义礼智信，一般在儒教中，“义”指正义、合理、合法。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对造恶有一种惭愧心、羞耻心，这种心叫做义。做人要有良心，“噢，佛教中这是不能说、不能做的。”或者“世间法中，这是不能做的。”如果以这样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他对上者会恭敬有加，对下者也会慈悲维护。

上师如意宝以前讲过，如果我们为人正直，对上者会恭敬，对平级会和睦相处，对下者会慈悲爱护，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其实这很重要，现在很多人不会做人，尤其是当代的教育中，做人的教育特别少，我们需要向善的教育，佛教徒需要，非佛教徒更需要。

大家都有智慧，会电脑、会上网。在学数学时，不用任何计算工具，可以用心来算，现在这方面的训练很不错。但是我们在社会中遇到困难该怎样面对，

与上司要怎样配合，对下属应怎样沟通，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又该如何对待，关于这方面的教育理念，现在中国的教育中特别缺乏。

也因此，当今世界上讲仁义的人很少。包括现在的食品，吃的时候也心惊胆战。现在内地各个厂家，厂商根本不会食用自己制造的食品，知道里面加有什么东西，自己吃别家的食品；好多农民不敢吃自己种的庄稼，他在其他地方买别家的农产品。这就是道德理念上的缺失，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教育而导致的。如果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大乘佛教思想，大家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所以六祖说，义很重要，“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让则尊卑和睦：我们若谦让，与上者和下者都可以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大家都会过得非常快乐。有

句话说：世界的和平，由宽阔的心而产生。还有一种说法：让你三分，自己获得极为优先，等等。其实如果我们礼让、谦让，自己得到的最多，可惜能做到的人很少。

昨天我跟一个发心人员吵架，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我们吵来吵去，到最后我也累了，他也累了，我说：“那就这样吧，晚安。”他说：“嗯。”有时发心人员确实比较累，我修行不好，不想让别人。我不让你，你也不会让我，之后自己也不一定快乐，如果能忍让、谦让，大家都过得快乐。不仅仅人与人之间，还有家庭与家庭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会拥有非常宽阔的天地。

忍则众恶无喧：忍为万德之先，安忍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如果我们具足安忍，各种不好听的语言都不会宣扬，正因为我们忍不了，不具足忍辱，便经常宣说他人的缺点。

“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这是《佛遗教经》里讲的，如果能行持安忍，则可称之为力大之人。什么叫力大之人呢？如果真能安忍，那可以称这个人为“大力士”。但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安忍，因此每个人都很脆弱，不敢说大力，稍微遇到一点事都受不了。

比如说今天天气冷了，稍稍打开窗户，身体有点着凉，马上关窗，关了以后，好像又热起来了，又受不了。别人稍加赞叹和诽谤也受不了，更不用说在我们身体上，用火来烧或者用水来淹，这时的感受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忍确实很难，但是修行需要坚强，需要安忍。

其实这些都是对在家人的教言，作为出家人需不需要这些功底？按理来讲应该更加超胜。不过出家人也应共同学习，因为很多在家人能做到的善行，恐怕像我这样的个别出家人，很多方面也做不到。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钻木出火：从比喻上讲，木头通过很多次摩擦之后，从中可以冒出火星，产生火焰。同样，我们智慧的火花，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精进修行，反复磨炼之后才能产生的。

因此道友们不要认为学佛或出家以后就万事大吉了，稍微闻思两天就退失了，“啊，原来学佛这么困难，跟世间学校一模一样。”山下的学员中最初报名的有些人，带着很大的愿望而来，欣喜报名，听了一节课以后，发现还要听很多课，并且需要不断地听课，觉得太累了，就不学了。他认为报名以后不用学，什么事情就立即了然呈现。这确实是不懂真理，世间上任何一种珍贵的真理，你要想得到，都需要通过一定的付出和努力之后才可以。

我有一个亲戚，他看我一直看书，就说：“你多

么可怜啊！在我的眼里你是最可怜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你小时候就天天在油灯下看书，你现在还在看书啊。”

我在学院刚刚出家时，他有次来看我，当时我住在草皮房子里，房子很小，他睡在我旁边，我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一直在背诵，他睡不着，特别烦我，大概十二点钟，他起来看看，“你还不睡啊？”早上五六点钟时，我又点灯，他又唉声叹气，厌烦至极。当时的条件有限，我也觉得他睡在我旁边很不方便，但也无可奈何。

我觉得很多对佛学不理解的人，认为学佛很简单，认为自己马上就会开悟。但是六祖都在八个月中苦行，如果说我们比六祖还利根，这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大家应该精进。精进一两天谁都可以，譬如我经常在讲考班看见很多新面孔，过一个学期，旧面孔就会消失一部分，再过一个学期，又走一帮人。我一看

到新面孔，就觉得这些人一年之后也会消失的，所以我已经司空见惯，这就是不精进的表现。我们凡夫人行善、修行确实是这样，在一个环境中是这样，到其他地方去也会如此，所以需要精进。

淤泥定生红莲：如果我们真的很精进，就如淤泥中出现红色的莲花。莲花有白、红、紫、蓝等五颜六色的，红色的莲花非常好看，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在如淤泥般的末法恶世，也可以出现如莲花一般于世间烦恼都不染的菩萨、高僧大德、有智之士。现在的修行人，既需要接受系统的教育，又需要自己多年的反复努力，如此是可以培养出佛教人才的，不能只学一年、两年。我们读一个小学也需要六年，读到博士毕业要多少年？我们想一想。出世间的佛教中这么多境界，我们作为普通人，为什么不需要努力？所以，要长期接受教育，到最后，闻思和不闻思确实是大相径庭。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人，他说他们寺院里有两个出家人，他们关系很好，但一个没有闻思，住在自己的寺院里，另一个出去求学了。本来不闻思的那个人很聪明，另一个去闻思的人比较愚笨，但是他去了一个佛学院，在六年中非常精进地闻思，回来以后，他们两个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平时他们这一帮出家朋友中，价值观完全不同，这从大家说话中也看得出来。没去求学的这个人还是傻傻的，什么都不懂，从外面求学回来的这个人，他的观念在短时间中就有巨大转变，大家都觉得他很了不起。后来他所做的事业也不得不令当地无数人敬佩，所以，人与人的智慧确实天差地别。

就像《二规教言论》里讲的，以前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人，后来如上弦月一样越来越增上[91]；有些人因自己在行为上懈怠懒惰，修行越来越差，到最后一无

91 《二规教言论》云：“修习功德越增上，如是过失越减灭，处事浑噩不观察，虽经百年无长进。”

所成。我在好多年前写过《修学的旅途》，里面写了三个和尚的不同结果。

以上是“淤泥定生红莲”的意义。今天的原文比较少，我特意广说，害怕讲不够，现在看来好像没有问题。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在平时的修行和生活中，比如你生病了，医生给你开特别酸、苦的药，特别难喝，但对你的病非常有利；上师和道友对你的语言，听起来好像特别逆耳，你根本不愿意听，但阿底峡尊者说过，最重要的教言会击中我们的要害。

末法时代的很多病人，不喜欢吃苦口的药，喜欢非常甜的。以前我读书时，稍感风寒就喝糖浆，没感

冒也经常到医生那儿去喝糖浆。人们不一定喜欢苦口的良药，也不一定喜欢逆耳的忠言，其实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言，如果没有教言，凡夫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分别念来生活，自觉性往往很差。

有些修行人，没有上师和道友的指点，已经离开了清净的僧团，自己基本上已经迷失方向了。我们学院中以前有些法师、辅导员，当时很出色，如果继续待个十年八年，见解应该会得以稳固，但却早早离开了，离开之后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道心退失，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还有各大城市里的学员，有些人认为：啊，我自学好一点。离开了相互督促的对境，凡夫人的习气非常重，非常自我。包括在网络上听课的人，有相当一部分道友，虽然心态不稳定，人数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总体上，如果在这一个小时中真心听课、共同学习，那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心

会专注的。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在世间中完全依靠自力来修持，除个别大德以外，我觉得很难。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认识、发现自己的过失，并改正自己的过错，能产生智慧；人有长处和短处，如果我们经常护短，内心不会正直，这种人不可能成为贤善者。

有些人爱维护自己的短处，别人稍一批评，他就拼命否认，根本不会反省自己。内心中明明知道自己不如法、不合理，但是不敢承认和面对，这是我们修行中最大的错误。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日用常行饶益：我们平时讲“日行一善”，每天应该行持饶益有情的行为，作为在家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发了大乘菩提心的出家人。

昨天我们学院中来了外面的设计员，好几个都不学佛，他们以好奇心来听课，听完《现观庄严论》后，今天我们在开会时，有个人说：“我知道菩提心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缘众生的大悲心；第二是缘佛果的智慧。原来菩提心必须要具足利他之心。”讲得非常好。当然，他内心中不一定有菩提心，不过有时听一节课也会了知一些道理，所以要日行饶益。

成道非由施钱：我们修行成功，成就佛果，并非是因布施钱财。唐朝时也有这种情况，现在更是如此，好多人认为修行的成就一定要依靠钱财、供养钱财，好像把加持作为买卖品。比如说我晚上下完课做开光加持的时候，很多人拿五块钱、十块钱放在这里，好像我专门开了一个算命的铺子一样，拿个十块钱，“给我加持一下。”拿个五块钱，“给我开个光，吹一下。”吹一下给五块钱的话，是把我的吹气当买卖品了。这是很不好的习惯，认为加持一定要用

钱来买，如果没有出钱，觉得我不一定很真心地给他加持。所以，现在有些问题非常严重，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弟子认为成就与布施、供养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是这样，佛陀就不是度有缘人，而是度有钱人了。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菩提是从内心中寻觅的，观自己的心，认识自己心的本性，贪嗔痴当下去除后才能获得，而并非是劳累地向外求玄谈奥，从外面实有的东西中获得。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教言而依教奉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能依所依的一切，当下可以呈现在你的面前。

作为在家人，只要认真修行，极乐世界不会很遥

远，如果你没有做到以上所讲的感恩、改过失、饶益有情，你虽然天天念“阿弥陀佛”，但实际上你心里一直有嗔恨心、恶心，就像西方人心怀恶心一样，东方人心里有恶心，往西方去也有一定的困难。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

六祖说：“善知识们，总而言之，依靠我上面所讲到的偈颂修行，之后能见到真正的自性，成就佛道不会很困难。”

时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

时不相待：可以从两方面解释：我们一定要快快地修行，时间不等人，现在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无常感；或者说，时间不早了。

时间不早了，你们可以解散回去了，我也准备回到曹溪去，如果以后有什么疑问，欢迎你们来曹溪问我。

当时他马上讲完了，可能害怕韦公继续提问题，有点累了，说我们下课吧，如果你们以后有问题，可以来曹溪问我。

那天有一个大学老师说，你们的问题我现在没办法回答，我可以提供我的微博和 Email 邮箱，我提供很多很多跟我联系的方法，你们来找我没有问题。当时六祖没有这些联络方式，但他仍然要求，你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到曹溪去。

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这时，韦刺史、官员、官僚，还有善男信女等，

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悟，按照六祖所说的教言，依教奉行！

这一品讲完了。

第 20 课

2013 年 6 月 10 日

定慧品第四

「定慧之间的关系」

《六祖坛经》中，前三品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四定慧品。这一品主要是以顿教法门讲禅定和智慧，这与其他法门中所学到的禅定和智慧的概念，内容上稍有不同，但这也很好。那么，禅宗最高的智慧和禅定，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呢？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

六祖大师在众人面前开示道：“善知识们，你们要知道，我这个非常深奥的禅宗法门，以禅定和智慧作为根本，而且是以禅定和智慧无二无别、融为一体的道理作为根本。今天在座的大众们，你们不要迷惑，不要说禅定和智慧是别别分开的。”

大家要知道，在戒学里也讲：“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从戒中产生禅定，从禅定中产生智慧，有了智慧以后，便具足了戒定慧三学，以戒定慧三学为根本，利益众生等，我们平时也经常这样强调。但是在这里，第一没有提戒律，即使提，也是以戒定慧三学本体无二无别的方式提的。

我们讲《入中论》时，并没有强调严禁恶行戒、摄集善法戒这些戒律，只要去执著相，便是破戒的相。此处也说，六祖的顿教法门是智慧和禅定为主，尤其是禅宗的有些开悟的大德，在显现上，他们也并没有特别重视小乘的别解脱戒。从历史上看，并非完

全不重视，但是没有非常强调，并不是像汉地专门学戒的律宗那样。

所以，各教派是有差别的。比如说藏地有很多讲别解脱的大德们，他们专门弘扬戒律的时候，对戒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对于至高无上的见解，他们并非忽视，但在他们的修行中，也并没有像汉地禅宗一样特别地强调。这也是为什么六祖在此处并未提及三学中戒学的原因。

| 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

定慧一体，不是二：禅定和智慧其实是一体的，并不是分开的两种本体。比如说《因明》中常说本体是无二无别的，还有一本体异反体等很多说法。

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禅定是智慧的本体，智慧

是禅定的作用。比如说水的本体是湿性，水的作用是滋润，所以，从本体上没有什么区分，但是如果从反体方面分，禅定是本体，它的妙用是智慧，这方面是有差别的。

其实这是讲的止观双运。天台宗智者大师专门作过《摩诃止观》，后来唐代的湛然大师对《摩诃止观》的观点也作了解释，比如说“中道即法界，法界即止观”，止和观，止是禅定的意思，观是智慧的意思。

密宗中，法王如意宝解释《直指心性》时说，人本有的心的禅定，要认识它的本体，禅定和禅定的本体融为一体时，才真正认识觉性。其实这是大圆满很高的境界，上师如意宝在有的道歌里说，本来这个境界不愿意给别人透露，是全知麦彭仁波切对他独自赐予的非常秘密的教言，但是这次不小心已经传出去了，有一个金刚歌里是这样讲的。

麦彭仁波切给上师如意宝特别赐予的教言和境界，是最了义的止观双运。就是心的本体自然安住，并不是不起心动念才叫安住，心或者说如来藏的本体，本来就有一种自然的禅定，这个禅定的本来面目，通过上师的窍诀已经认识了，这叫做智慧。

所以，在最究竟的开悟境界中，智慧和禅定没办法分，如果要分，那只是我们的分别妄念来分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这里六祖也说，禅定就是智慧的本体，智慧就是禅定的作用。

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生起智慧的时候，禅定就在智慧中。当我的心认识它的本性时，自然禅定就安住在智慧中，就像火和火的热性一样没有办法分。

正在禅定时，智慧也在禅定中，一刹那也没有离开。这里的“定”，不一定是指安住，很多人认为，

两只眼睛一直闭着就叫禅定，其实不一定，这里的“定”，是心没有被外境所夺取的一种究竟的状态。

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

如果认识了以上所讲的止观双运、定慧双运的意义，才算是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在大乘佛法里所宣讲的禅定和智慧同等一味的学说和思想，这是最高、最上、最妙的修行方法。因此，所有学道的人，你们不要信口开河地到处去说，先有禅定之后才有智慧。

我们平时不了义的说法是，先把心安定下来，当你的心安定下来时才可以认识本性，这是次第法门中讲的，不是顿悟法门。在顿悟者的眼里，这些都是歧途。渐悟者的说法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先有定，然后产生智慧；或者先有智慧，然后产生定。

我们学大圆满的不同窍诀时，有些是从修行中寻找见解，有些是从见解中寻找修行，包括《七宝藏》中也是有两种。但是在这里，主要讲的是顿悟法门。六祖大师让我们千万不要到处说，先让心定下来，之后再观。

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修吧，先安住，安住几天或几个月，这个过程不能产生分别念。尤其是很多修学小乘的地方，比如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现在都在提倡。

我们这里也是，很多人会说，到深山里，什么都不想，十五天中，把所有的分别念止息了之后，上师要给你讲一个窍诀，这就是智慧。但是按照六祖的顿悟法门来讲，不是先安住再生起智慧。

还有些人说，应该先开发闻思修行的智慧，认识万事万物的本体，学习因明和中观，将一切万物抉择

完以后，才把心定下来。这种方式也不合适。

因此不要认为，先产生智慧，再产生禅定，将两者各别分开，对顿悟法门者，确实不能分开，但我们是不是顿悟法门者，自己也要观察。

那么很多人会想：是不是我的闻思搞错了？我先安住寂止是不是搞错了？也不用这么担心，其实，透过大德们的语言而认识他们的密意很重要，闻思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区别这些大德为什么这么说。所以，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 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

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如果见到定慧分开，无论是先产生定还是先产生慧，只

要定和慧所摄的法，有两相执著，如此，口中怎么样说如来的教言等，他的心里也没有得到佛陀最高的究竟密意——胜义谛的善法。

的确，无论从六祖的观点来讲，还是以无上大圆满的观点，所有暂时的次第法门都是歧途的原因也在这里。

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这种人可以说是“空有定慧”，定学和慧学，或者说禅定和智慧都没有用上，白白地修行了。

其实定慧本为一体，并不是先学一个再学一个，或者说定慧完全分开。大家要知道，定和慧，在密宗中也是这样讲的，在禅宗中最究竟的层面来讲，这两者也是不可分割的，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定和慧无二无别。修行时，并不是先有禅定再觉悟，而是两者同时现前的。

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如果我们心里通达了定慧无二无别的境界，口中也说定和慧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内外都一样了。外在的语言说定和慧是一体的，内在所了悟的境界，也是定和慧不可分割，这时候真正通达了如来的密意。

就如同《三主要道论》[92]里所讲的那样，修到一定的境界时没有轮番，现和空同时证悟，这时已经圆满了究竟的见解，这就是如来的真正密意。

所以，我们用语言表述的时候，是戒定慧三学，或者先有定再有慧，但这是在次第根基的渐悟者面前，可以这么说。我相信，这一点六祖也不会否认，他不可能不知道，除了他以外，还有很多很多人，不是他那样的根基。如果和他一样，八个月闻思，八个月发心之后，我们也马上就开悟了。

92 《三主要道论》云：“一旦无有轮翻时，现见无欺之缘起，断除一切执著相，尔时见解即圆满。”

但是，从他自己境界的角度，从弘扬禅宗顿悟思想的角度，他不得不这样说。确实像他那样的根基，不会有次第。禅宗中没有次第这一点，在后面的学习中你们也会有体悟，我之前也已经提了很多次，这次共同学习，在座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

如果是密宗，不说很多续部，像《大圆满心性休息》的密宗部分、《大幻化网》的某些部分，还有《集密意续》的有些道理，对学过这些的人来讲，学《六祖坛经》特别容易，对每一个词、每一个道理，都会觉得非常容易，而且一定要用这种思想来解释。

否则，以前只看过净土三经一论，或者只是看过禅宗个别大德的语录，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的话，恐怕有些地方会有一些怀疑，认为无法解释。因此，显密共同学习非常重要，即使学显宗的人，想要完全明白显宗的道理，也应该了解密宗中非常深入、详细的解释。

“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

自悟修行，不在于诤：一般来讲，在六祖的顿悟法门中，修行是通过自己的心观自己心的本体，这时自己完全开悟，依靠上师的少许教言，自己修行。

佛法也好，上师也好，只是将你领进佛门，除此之外，众生那么多，上师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单独指导。

今天是端午节假期，新来的人陆续进出，与我们平时的课堂纪律有点不同，你们坐不住也站不住，这一点我也理解，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佛法，不要说《六祖坛经》这样的深法，连佛法僧三宝可能都没有听过。

我刚才在大经堂门口看到几个人，他们拿着特别大的摄像机和照相机，拍这儿拍那儿，这样也可以，

但在教室里老师讲课的时候不能走来走去。世间上幼儿园的教室、小学的教室都要遵守纪律呢。

把门关上吧，不然我的心也散乱了，虽然六祖说没有散乱，但是我有。至少要一个小时，你们能不能待得住？一个小时内不能乱动，不能说话，也不能发信息，一直安住，这就叫做禅定和智慧无二无别，懂了没有？（众笑）

我刚才是想说，在认识心性方面，自己平时观心很重要。很多大德的证悟和境界，虽然与前世超胜的发愿和努力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即生中依靠自己的智慧、精进还有信心，这三种力量发挥出来的。

因此大家在修行的过程中，不要自己轻辱自己：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行，像我这样业力深重、烦恼深重、分别念深重的人怎么会开悟？不能这么想。其实按照很多传承上师的教言和传记来看，如果去观自

己的心，最容易通达它的本体。如果你认识了心的本性，那世间中的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如果你没有认识心的本体，表面上身体和语言怎么样修行、做善事，力量也不是很大。

当你的心快乐时，即使你处在多么恶劣的环境都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心不快乐，非常微小的问题，你也会特别痛苦，甚至会自杀。因此我们要调伏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堪能，需要佛教方面的窍诀，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修行人“自悟修行，不在于诤”。

若诤先后，即同迷人：如果在理论上不断地争论，那就与世间迷惑的人别无二致了。

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若争是是非非、谁胜谁负等等，增长我执和法执，如此就根本不离《金刚经》中所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

那么六祖对争论，定义在什么样的范围上呢？就是禅宗以自己的修行为主，其他的是是非非并不关心。

现在有些修行人只内观自心，不论是修人身难得还是修无上密法，都着重修自己的心。其他方面，即使有智慧，他也不愿意去参与，这也是一种方法。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此处用了一个比喻。六祖说：善知识们，如果你们对禅定和智慧的道理不是很明白，还存有怀疑，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禅定和智慧相

当于灯和灯的光这两者。有灯就一定会有光，没有光的灯不具足灯的法相；如果没有灯就没有光，变成漆黑一片了。

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我们可以这么说，灯是光的本体，而光是灯的作用。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定和慧之间本体和作用的差别，就是这样。

名虽有二，体本同一：虽然名称上灯和光可以分开，如太阳和太阳的光，菩提心和心所，无垢光尊者是这样比喻的。而且一些前辈的大德们把我们的心与心的妙用、庄严、游舞，也比喻成大海和大海的波浪、火和火的热性、灯和灯的光、彩虹和彩虹的颜色，等等，前辈大德们经常用到这些比喻，所以，虽然两者在名称上是分开的，但本体却是同一的。

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定和慧用本体和作用二者来认识，我觉得禅定和智慧也可以用灯和灯的光来比

喻，或者说我们心的本性，与现在正在产生的各种妄念分别，也应该是一种觉性的妙用、智慧的妙用、觉悟的妙用，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们不是经常说吗？今天我产生嗔恨心很苦恼，今天我产生贪欲之心非常痛苦，当然，我们没有认识它的本体时，的确它有它的危害性，在显现中，它肯定是让我们堕入痛苦的因。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它，比如说我正在产生嗔恨心时，观察嗔恨心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我们心的本体是什么样呢？就是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整个世界的本体，本来法界是什么样呢？也是如此。

我如果认识了它，就绝对不会对我有任何危害。所以，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轮回即涅槃，或者说不清净的地狱与清净的天堂无二无别，这些非常甚深的了义经典的密意，在这里可以体现。

这次讲《六祖坛经》，我基本上全是用大圆满的窍诀来讲了，也希望护法神多原谅、开许，我晚上回去以后也经常忏悔和供护法。好像讲的时候不得不讲出来，否则它的本意没有挖出来的感觉。我相信应该会开许吧！

「一行三昧」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

禅定和智慧的本体之前已经叙述完了，下面讲一行三昧。

六祖大师对众人又宣讲道：善知识们，所谓的一行三昧（又称一相庄严三昧），在一切处。一切处指的是什么呢？于行、住、坐、卧一切行为中处于直心。

密宗中常提到直指心性，上师直接指点本来心性叫做直指心性。上师如意宝依靠麦彭仁波切的《直指心性》而开悟，我们很多学院常住的老道友都会明白，可能新来的人不一定。我曾翻译过也讲过《直指心性》，这是当时法王特意开许的。但是当时翻译得比较古，与现在很多经论的译法有点不同，《直指心性》，包括《大幻化网光明藏论》都译得比较古，后来《大幻化网》已经重新翻译了，《直指心性》还没有。

直心：是一种觉悟，是认识心之本体的心态。禅宗中的直心，在密法中叫觉性。密法里的觉性与禅宗里的直心，我觉得是相同的。

一行三昧：是指在一切行住坐卧的威仪中，处于一种觉悟的状态。一行三昧在《大宝积经》里也讲过：善男子善女子，先通达般若波罗蜜多，此人处于一行三昧中。一行三昧就是“如法界缘”，如理如法

地缘法界的一种禅定。[93]《大宝积经》中还说过，专心致志地称念佛名，等于见未来过去现在的一切佛，无量无边的功德以此而得到，这也叫做一行三昧。[94] 因此，在《大宝积经》中有不同说法，般若开悟的空性可以叫一行三昧，一心观佛也可以叫一行三昧。

现在世间的一些说法，说观上师瑜伽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经常这样观想，可以培养你的想象力，想象力会很丰富。听到这些，我一直在笑。

如《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

《净名经》：指《维摩诘经》。

93 《大宝积经》中云：“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

94 《大宝积经》中又云：“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

直心是道场：我看了《维摩诘经》，光严童子去维摩诘居士处问疾那一段，有一句“直心是道场”。

直心是净土：在《维摩诘经》的注疏中有[95]，而《维摩诘经》的原文中还有“直心是菩萨净土”。

很多人认为：“我的心很正直、我为人很公正，我这个人很不错，所以不用学佛了，我的心就是道场、我的心就是净土。”其实我们还应该思维，表面上看来是没有谄诈的心叫做直心，但实际上直心是觉悟的心。

“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原文中有很多这类句子，你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看看。

直心是佛教的道场，也就是说我们有了认识空性

95 《维摩经略疏》中云：“直心是净土者。”
《维摩经义疏》中云：“直心是净土因。”

的觉悟，这个地方就是道场。比如说读《金刚经》、了悟《金刚经》的地方，可以叫道场或佛塔。有了觉悟的心，这个地方可以称之为净土。

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

真正在行住坐卧中认识心的本性时，可以称为一行三昧、直心道场。但是我们的心千万不能与真理背道而驰，歪曲事理，没有认识到心的本性，口头上说已经认识了，说直心是道场，只是口说一行三昧，自己的境界却根本没有达到直心。

这是很可怕的，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心根本没有到达这种境界，口口声声到处说直心是道场，菩提即是烦恼，佛即是我，众生即是佛，不需要积累资粮，佛祖留心间，酒肉穿肠过……因为自己喜欢吃肉，自己喜欢喝酒，很多人引用很多很多相似的

语言为自己开脱，但却毁坏了佛教的本来意义，这是不行的。

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著。

如果你有直心的境界，那么对一切法都无有任何执著。

是不是这样？很多人不是吧！你对吃饭也执著，对自己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事都会执著，但口头上说得非常好听，这种修行人在末法时代数不胜数。真正做到直心是道场确实不容易，不过，也不能因为你自己没有到达这种境界就去否认。

现在一些非佛教徒看我们修行人，经常觉得很可怜，觉得我们生活上无以为继，好像有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一点我也非常理解，我有时候对不学佛的人、没有佛教境界的人，也有一种傲慢心，觉得这些人

很可怜，每天忙忙碌碌，对生活那么执著。人生几十年，连无常的道理都不懂，到死还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连自己的后世到底存不存在都不知道，连一切万法是空性的简单道理都不懂。正所谓，米拉日巴看不修行的人可怜，不修行的人看米拉日巴也可怜，这两者也需要一个共同的平衡点。

如果没有直心，却经常口口声声说大话确实不好，包括我们修行人中也要注意。法王的传承弟子中，的确在这方面说大话的人比较少，甚至过于谦虚，但过于谦虚也没有必要。

| 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

一些迷惑的人，内心中没有通达，执著法相，也执著一行三昧。直接会说：坐禅的时候，身体不能

动，心也不能起任何妄念，这样就是一行三昧。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理解并告诉别人，就与无情法一样没有差别了，是障碍修行的因缘。

其实很多坐禅的人没有好好学习，如果很好地学习《六祖坛经》，不会没有感应，会去除道障。如果你坐禅时身体完全不动，心也什么都不想，认为这就是一行三昧，就是禅宗中最究竟的观点，那么前辈大德们都会赞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这里，是将此种行为比喻成无情法；麦彭仁波切的《定解宝灯论》里，将此比喻成大海里面扔石头，因为没有任何胜观的明分；有些大德用动物作比喻，比如说旱獭等等。但这是修行中的一种障碍。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不一定属于真正的禅定，即使属于一个世间的禅定，可能只会转生到无色界、空无边处、识无边处、非非想天，等等，在这些世界

里，八万年中，什么都不想。甚至海边的有些石头也是有生命的，专业人员做过实验，他们觉得它是有感受的。如果我们没有修对，很有可能变成这样。所以，这不会成为修行的正缘，而是道障。

“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

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六祖继续说：善知识们，你们应该懂得，所谓真正的道，心必须要畅通。

密法里专门讲通彻无碍、通彻觉性，赤裸裸的觉性，没有任何的阻碍。当你产生任何善、恶的分别念，或者在睡眠、醒觉的状态，一切时都认识它的本性，在觉悟明空无二的状态中，不会有担心。一般初学者特别害怕产生分别念，分别念一个接着一个，特别痛苦。有些人刚刚学佛，想让心稍微安住，又没办

法安住下来，“你怎么又产生分别念，你不要再产生分别念，不然我要杀了你。”这样自言自语，然后用拳头来打自己，这也无济于事。要清楚六祖的最高法门，是心要完全通彻，没有任何阻碍，这样就不会“塞车”，不会被分别念挡住或者卡住。

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没有住于任何一法，一切都是觉性、光明和道的妙用。当然，这种境界，我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不过，我们通达这个道理也很重要，我们知道前面有这么一条广阔的路，只不过自己距这条路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通达法理非常有意义。

心若住法，名为自缚：如果心住于法，这叫做作茧自缚，自己把自己卡住了。

如前所说，单是身体不动，不一定是最高的境界，“参禅不在腿，念佛不在嘴。”我们前面也已经

讲过。虽然这样坐威仪上很好，但是整天都讲坐势和空谈而不去修心，不是很重要。

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

如果我们经常说，身体如如不动、心如如不动，这就是真正的一行三昧的话，那么当年舍利弗在林中坐禅，维摩诘居士为什么要呵斥他呢？

我们知道，《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居士显现生病，佛陀分别派十大弟子去那边问疾。从舍利弗问到最后的文殊菩萨才能去，其他每个人都有一个渊源不能去。问到舍利弗的时候，佛陀让他代表自己到维摩诘居士那里去，他说不敢去，为什么不敢去呢？以前舍利弗在林中坐禅时，维摩诘居士对他说：身体跏趺坐，令心安住，这不是禅定。真正的禅定，是心离开一切的执著相，是身体离开一切形相，真正的禅定，

是心不住于内外，是不舍弃烦恼而直入涅槃……维摩诘居士是从很高的境界来给他宣讲，因为舍利弗是以小乘止观的修行方式来坐禅的。当时专门讲了这样的缘起。[96]

这里六祖为什么引用它呢？如果身心如如不动是究竟的观点，那么当时舍利弗也不会受到维摩诘居士的呵斥了。所以，我们以后在弘扬禅宗的过程中，不要一味地强调只要心安住下来就可以。当然，对于初学者，先将身心安住下来，这是一个过程。大学生参加夏令营或冬令营的时候，会让他们跏趺坐，把心安住下来，因为他们是初学者，不用担心与禅宗的最高境界相违。有些人分别妄念特别重，在短暂的时间中

96 《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中云：“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为宴坐。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是为宴坐。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时我世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让他什么都不要想，他也根本做不到，心就像野马，从来没有驯服过。这种情况，不可能有禅宗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让他暂时坐毗卢七法，这没什么不合理，你不能把它当做是最高的境界。但我们在此处讲的是禅宗最高的境界。

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善知识，有人要求大家坐禅，观自己的心，观静、安住、不动、不起，所有的分别念都要放下来。但是有些迷惑、少智、愚痴的人，他们不懂，还把它当作修行来摄持，执著越来越深，最后得了癫狂的病，非常危险。这么多人互相传播这种禅法，是极大的错误。

藏汉很多地方就像这里所说的那样，坐的时候，

眼睛不要动，心也不要动，把心安住下来，就是最高、最好的境界。

包括有些气功，把佛教的道理断章取义地拿出来一部分，说是他们自己的功法：呼吸的时候该如何，眼睛不能看外境，心要静下来，不要执著……有些人就这样乱指挥，一传十十传百，其实这是大错误。禅宗经常讲：“以盲引盲，相牵入火坑。”所以这很危险。最究竟的修行，不能让大家都安住在这样的境界，这并不合理，因为禅宗弘扬的是什么呢？没有执著的最高法要，这样的法要中，连普通善行都不需要去做。

汉地有一本书，叫《佛祖历代通载》，里面讲述了一位弘扬顿教的大德——阇夜多尊者，他曾专门在各大城市里弘扬顿教法门。还有一位尊者叫做遍行尊者，他每天持头陀行、日中一食、六时礼佛，非常精进，有许许多多的弟子。阇夜多尊者看到遍行尊者的

弟子们在外相上非常认真，但是内心中在止观双运方面并没有成就。他就问这些弟子们：“你们的上师有怎样的成就？”他们答：“我们的上师那么精进，离佛不远。”他说：“你们的上师离佛很远，以这种方式修行，多生累劫也不会成就。”弟众很不高兴，问他：“那你觉得什么才是成就法？”他回答说：“我不礼佛，也不轻视佛；我没有知足的心，也没有贪欲的心；没有日中一食的行为，也没有过多杂食……”他讲了一些中道的参禅法门。

这些话，遍行尊者也听到了。他问遍行尊者：“我这样说，你是不是不高兴？”遍行尊者说：“我没有不高兴，本来七个劫之前，我通过修行即将获得二果，我的上师也说我就要获得二果，但后来有一位光明菩萨来到我们的世界，我年老，依靠拐杖向他顶礼，当我顶礼时，我将拐杖倚在墙壁的佛像上，另外，我拿着拐杖在上师面前，有不恭敬的心。以傲慢

和不敬这两个原因，上师说我已经失去了得二果的机会。

从此之后我在这么多的生世中，别人对我的恶言恶语，我都当作耳边风般不去执著，但今天您给我们传授了如此甚深的像甘露般的教言，我怎么会对您心生不满呢！我非常欢喜。”后来他通达了此顿悟法门，阇夜多尊者也把法脉传授予他。[97]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要看出，对不同法门要有宽容的心。我们自己是修密法的，不能认为不修密法

97 《佛祖历代通载》中云：“第二十祖阇夜多者。北天竺国人也。智慧渊冲化导无量。后至罗阅城敷扬顿教。彼有学众唯尚辨论。为首者名婆修盘头（此云遍行）常一食不卧六时礼佛。清净无欲为众所归。祖将欲度之。先问彼众曰。此遍行头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众曰。我师精进。何故不可。祖曰。汝师与道远矣。设苦行历于尘劫。皆虚妄之本也。众曰。尊者蕴何德行而讥我师。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颠倒。我不礼佛。亦不轻慢。我不长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杂食。我不知足。亦不贪欲。心无所希。名之曰道。时遍行闻已发无漏智欢喜赞叹。尊者又语彼众曰。会吾语否。吾所以然者。为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即断。故吾不赞令其住安乐地入诸佛智。复告遍行曰。吾适对众抑挫仁者。得无恼于衷乎。曰我忆念七劫前生安乐国。师于智者月净记我。非久当证斯陀含果。时有大光明菩萨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礼谒。师叱我曰。童子轻父。一何鄙哉。时我自谓无过。请师示之。师曰。汝礼大光明菩萨。以杖倚壁画佛面。以此过慢遂失二果。我责躬悔过。以来闻诸恶言如风如响。况今获饮无上甘露。而反生热恼邪。唯愿大慈以妙道垂诲。祖曰。汝久植众德。当继吾宗。听吾偈曰。言下合无生。同于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达理事竟。付法已。不起于坐奄然归寂。阇维收舍利建塔。当后汉明帝十七年甲戌岁也。”

的人全部都不如法；我们自己是修禅宗的，不能认为除了禅宗以外，所有的观点都不合理。但是也有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很多行为上的修法与内心中最高的般若法门之间，有一定的差别。般若中的不二法门，在《摩诃止观》中讲得特别细致，不二法门与大圆满有相似之处。显宗中最高、最深的经是《维摩诘经》，为什么麦彭仁波切在《大幻化网》中经常引用此经的教证，有一定的原因。实际上，显宗的究竟观点与密宗的观点并无差别，只不过以前很少有人做对比。

现在佛教群体中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你们把每一堂课当作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堂课，虽然我讲者很低劣，但我所讲的法是很殊胜的。麦彭仁波切有一个《老狗吐金》的教言，像老狗一样的传讲者，但口中说出来的法，可能像金子一样有智慧和价值。

对此，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记住。为什么呢？禅宗与密宗的经典完全融合一体，而且自己也懂得了哪些是最深的法、哪些是一般的法，其实也不是法的问题，而是根基的问题，只是表达的方式上，法是有差别的。虽说法无高下，表达的内容最终都是殊途同归，但暂时的方式上完全不同。比如说显宗中般若波罗蜜多里所讲的、大圆满所讲的、禅宗所讲的，道理上没有什么差别，但表达的方式上肯定有差别。

我们修行人的根基也有差别。所以，我们要会分析。就像现在是商业时代，市场里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产品不了解的人，比如藏地的一个牧民到市场去，他根本不会分析，可能会买一大堆假冒伪劣产品，把它们当作珍宝。所以我们要会辨别：噢，这个过期了没有、这个是中国造的、这个是美国造的、这个是德国造的，可能德国造的质量好一点，因为某某原因……稍微会辨别，才能买到好的商品。

所以，我们以后选择法也好，自己修行也好，给别人推荐也好，一定要有一点智慧。否则，凡是遇到一个法就要去修，别人说什么你都要去听，对各种广告宣传，全部认为是真的，其实不一定，它的背后、它的暗处，有不同的炒作者。法本身来讲是非常好的，但是弘法者或传法的人，有些在利用法。这个时代，有些人自己为了获取财富和名声等目的，经常在法上包装，“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比比皆是，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自己会在这些问题上做分析，就不会上当，每个人都应该有取舍的智慧。

第 21 课

2013 年 6 月 13 日

「以何因缘听闻此般若法门」

《六祖坛经》是禅宗很重要的顿悟法门。个别对禅宗有兴趣的，尤其是对空性法门有所了悟的人，听后如沐春风，获益匪浅。但一些前世没有积累众多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的人，很有可能在听到这种甚深法要之后，影响修持世俗的善法，这方面大家应该用智慧来抉择。

不管怎样，实际上你能听到空性法门、禅宗法门，并不容易，是你多生累劫中积累资粮而成熟的果。这次传讲《六祖坛经》，前面部分，很多道友已

经听受圆满，有些人没有听受圆满，但哪怕是听受一节课，也有极大的功德。我看到今天来了一些新人，从表情上看，可能不要说禅宗，业因果的道理都不一定懂，但是他们的耳边听到这种法音，会在阿赖耶识中种下善的种子，有极大的功德。

佛陀在《方广大庄严经》中说过：“此法性离于文字，孰能悟入其义理，于多劫中供养佛，方能得闻生信解。”意思是说，远离一切文字的空性法门、禅宗法门，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听闻其甚深义理，或者用心来悟入其理，这些人并不是即生中偶尔的因缘而得到的，而是在多生累劫中供养诸佛菩萨，积累了无量无边的资粮以后，才听闻到的，并对此果般若法门生起真正的定解和信解。

这个道理，不仅仅局限于听闻《六祖坛经》，大家听《现观》也好，中观也好，或者其他的般若法门，都有如此的功德。我之前也讲过，般若法门的一

堂课与世间某专业的一堂课，表面上看来相同，都有讲者和听众，但是在实际意义和所起到的根本作用方面，完全是不同的。

我们人并不是只有一生一世，乃至生生世世必须要做有利益的事情，在生命当中，讲经说法、听闻佛法应该是最有意义的。作为佛教徒，以后应着重强调的是，有能力的人要讲经说法，这个非常重要。有能力的人应该听闻前辈大德的教言，也要到现有的善知识面前去听受佛法。这个功德和作用，在整个世间中，与任何一个事物的价值都无法匹敌。

因此我反复提醒，即生中能遇到这种法门，大家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其实，人世间中有很多苦苦乐乐或是是非非，各种事情每天穿梭于我们的视线，我们的身心上经常被各种不同的压力所刺激。但是如果心静下来去思维，

在生活中真正对今生来世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恐怕做得不多。有些人虽然暂时积累了一些资粮等等，但是这种福报和好运并不长久；有些人可能会做善事，但是时间也并非很长。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做善事的力量很薄弱，时间很短暂，违缘相当多，等等。做善事方面，确实是很多支分难以具足，而做恶事方面，种种的顺缘纷至沓来。所以，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能够遇到正法，哪怕是听一节课，自己也应该珍惜。

「**正文讲授**」

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我是这样想的，后面部分在字面上解释，后面的《忏悔品》，更是比较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

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

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六祖大师对众眷属说道：善知识们，本来真正的佛教不分顿法和渐法。从它本身的意义上，无论是小乘法、大乘法，它所针对和宣说的就是真实的法性。

比如说小乘中讲到灭谛时，也会讲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的道理。龙猛菩萨在《中观根本慧论》中引用嘎达亚那的教证也进行了说明[98]。

人性自有利钝：法没有顿渐，人确实有利根和钝根之别。从涅槃五根上讲，“根”分信根、进根、慧根等。有些人不但有信心和精进，还有智慧和禅定，他就会了悟得特别快。比如说一位善知识讲的一堂课，所有的人都在领受，法的方面没有差别，但是听众上面，有一定的差别。有些人对善知识所讲的一五一十全部了如指掌；有些人可能一知半解，只知

98 《中观根本慧论·观有无品》中云：“佛能灭有无，于化迦旃延，经中之所说，离有亦离无。”

晓部分的内容；有些人可能得到了其中一点点；还有些人不但一无所得，反而产生邪见，觉得非常不合理。

比如今天这一堂课，我拼命地讲，在座的道友当中，每个人的根基、缘分、信心还有智慧都不尽相同，每个人所得到的结果也会不同。在考试的时候便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确实讲得非常好，有些人讲得一般般，有些人讲得不尽人意，也许是没有看书，也许正在讲课的时候打瞌睡，甚至可能是打妄想或做其他的事情，有这种情况。

迷人渐修，悟人顿契：根基比较钝的迷惑之人，他循序渐进地次第而修，就像中观自续派先抉择单空，然后所谓的空性也不存在，层层递进抉择下来一样。而有智慧的利根者，顿时契入自心。

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最终自己认

识心的本来面目，见到万法的本来自性，这时并无差别。

有些很快，在密宗和禅宗中，本来是凡夫俗子，没有任何境界的人，但是依靠种种因缘，当下顿悟了，他所顿悟的法没有差别；有些人很长时间以后才真正通达。

我们闻思的过程中有差别，有些人在皈依十几年之后，基本上对空性生起定解；有些人因为根性比较利，用世间话讲，他的底子比较不错，接受能力特别强。

当然，世间上的知识分子也有两种，有些知识分子对佛法方面的道理接受得很快，但是生邪见也很快，变得快，分别念很重。这种人我比较害怕，虽然他的接受能力很强，眼睛咕噜噜地转，好像还没讲就已经懂了一样，但是也可能会在很快的时间中误解、

舍弃。有些人确实非常正，真正通达意义之后不会变，而且邪见和染污很不容易进入他的内心。人与人之间前世的缘分和福报绝对是有很大差别的。

所以立顿渐之假名：不管怎样，从法的本性上讲没有顿渐、深浅等等，因此，顿悟法门或渐悟法门实际上只是一种假立，殊途同归，最后趋入像大海那样的智慧中，没有差别。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这一品中，六祖是讲禅宗法门里最主要的三点：无念、无相、无住。

台湾的圣严法师曾说：禅宗的主要思想就是无念、无住、无相，六祖大师也是在此着重强调这三者。其实这三者按照中观的思想来分析，我们经常叫

做三解脱门：因无相、体空性、果无愿。二者的道理基本上相似。

善知识们，我的这个顿悟法门自从达摩祖师以来，代代相传到现在，无念是禅宗的主要宗旨或者说思想，无相是它的体性，无住是它的本性。

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

首先对此三者分别做了简略的解释。

无相者：于相而离相。什么是无相呢？是“于相而离相”。

“相”在中观中经常解释为执著相，比如说心里分别这是白色、那是红色，这叫做是颜色的相。“相”中也分能取相和所取相，所取相是靠于外境方面的

相，能取相是靠于自心方面的相。禅宗的最高境界会灭掉所有的相。但是这种灭并不是说灭掉一种相，另外建立一种，而是正在心前显现的相，其实就是离相。

《般若心经》里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金刚经》中说“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相即是离相、离相即是相，这在禅宗中很重要。在密法中也说，我们现在的分别念，它的本体是光明和空性，不需要把分别念舍弃，在另一个地方建立。并非像在大城市里盖楼房那样，政府部门来圈一个“拆”字，把旧楼拆掉，之后再用推土机等一步一步地建立，不是这样的。因此也不是把我们原有的分别念去掉，再重新建立一个无相的分别念，而是认识当下的本体，这就叫做“于相而离相”。

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念也是这样，“念”指念头，念与无念反体不同，本体上是一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正在起心动念，产生贪嗔的念头时，它的本体就是智慧，就是无念，当下看！

以前阿底峡尊者不是说过一个窍诀吗，如果你一天产生了一百个分别念，说明你生起了一百个法身智慧。这说明我们的分别念越重，觉悟的机会就越多。很多道友常说：“我分别念太多了，我好伤心、好痛苦、好烦恼、好浮躁、我怎么办呢？实在没办法，念头一会儿都停不下来。”其实这时应该对他说“于念而无念”，正在起分别念时，如果认识它，即是无念。

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无住是人的本性。人在这个世间中发现世间的善与恶、美好和丑陋、冤家及亲属。

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语言方面，触犯与刺激、欺骗和争论等，正在显现时，观

它的本体。

相是从身方面讲的；念是从心方面讲的；无住，世间中的一切是非、美丑等等的法，还有语言所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全都是空性，没有任何酬报或危害。

修行密法的瑜伽士，成就后对语言没有任何执著，完全是依靠他人的语言而立，也有这样的一种成就相；或者把别人的语言和世间中所有的恩恩怨怨，全部都看成智慧的游舞，这就是无住而住。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

我们平时在生活中的起心动念，不要去回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各种景象。如果你回忆往昔、当下思维分别、将来的妄想，不断地生起和增上，这叫做

系缚。

所以，在修行中，如果内心处于平庸状态，没有认识它本体的所有分别念，我们可以安立为束缚。

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如果我们在一切法中，念念都不去执著，这就是无缚。这就是六祖在此处讲的无住的本体。

在《大般若经》[99]中也讲过，“若住一切法，不住般若波罗蜜，若不住一切法，方住般若波罗蜜。”什么意思呢？如果住一切法，这叫不住般若波罗蜜多，如果不住一切法，则叫住般若波罗蜜多。

99 《大品般若经》：凡二十七卷（或三十、四十卷），九十品。又称二万五千颂般若。乃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至十四年（402-412）所译。又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经、新大品经、大品经。收于大正藏第八册。系大乘佛教初期说般若空观之经典。

你们可能有点迷糊，尤其是初学者。我看这次来旅游的个别人，他们可能觉得：“啊？这人在说什么？不住就是住，住就是不住，是不是我今晚上住在宾馆里面就是不住？不住怎么会是住？”其实我讲的是大乘的甚深法门。

印度有一个坚意论师，他造了一部《入大乘论》，是北凉时期（397 或 401-439）翻译的，论中说：“大乘甚深广，显现易可说，钝智心狭劣，闻则怀惊疑。”大乘法非常深奥，看起来通俗易懂，以为容易宣说，但智慧狭劣、心胸狭窄的人听到之后，会害怕、怀疑，无法接受，甚至容易犯心脏病，心率过速，医生得准备好随时抢救。

有一种药叫救心丸，以前我心脏不好时经常吃，已经好多年没有吃过了。听《般若经》，听大乘法门的时候，如果实在无法接受，应该准备这类药。

这里一会儿说住，一会儿说不住，《金刚经》中也是这样，不过前世对空性法门有所认识的人，看到、听到《金刚经》就会非常有欢喜心，就像《入中论》里讲的一样，有些人听到空性法门时泪如泉涌、异常激动，这是一种善根，不是痛苦的泪水。有缘分的人对空性法门确实容易接受，并且听到这种法的名称，或者看到这类法本，都会欢喜若狂。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之前简要说明，此处稍加广说。什么是无相呢？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六祖告诉善知识们，外境离一切相名无相，即排除一切执著，无有一切相状。禅宗和密宗到最后都会“破相”，大家一定要知道，众生所执著的，从根本上是不符合实际道理的，否则禅宗不应该说远离一切相，看破一切。

但是我们已经迷惑了，禅宗的究竟思想才是合理的，所以要离于一切相。

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能离于一切相就是一切清净。远离一切分别相这种相，它的本体就是清净的。这是以无相为体。

稍微对心的本体有所认识的人，不管是从东、西哪个角度讲都很容易，就像前面讲“愿东愿西”，六祖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否认，如果像个别人所认为的，发愿也没有必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没有必要……可能也产生一些邪念。当时达摩祖师与梁武帝的对话，祖师说供斋、守戒都无有功德，听到这里时，有些浅慧者就会认为：噢，那我们现在世俗中的所有功德，可能是没有必要做了。这些都是误入歧途，所以，广闻博学确实很需要。

不仅仅佛教需要智慧，世间法也需要智慧。以前

孔子也说过很多没有智慧的过失和具足智慧的功德，其实他所说的智慧指的是儒教的智慧，但同理可知，我们修行人也需要智慧！没有智慧的人，稍微听到一些空性法门，所有的善根都要放弃了；一讲起积累资粮，对空性法门的一切法要都不重视了，有这两方面的危险性。

“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

六祖再继续讲，所谓的无念、无住又如何来解释呢？

于一切境上心不染，这就是无念。是指在一切境上，眼前看见的、耳边听到的，色声香味的外境上，虽然有显现，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去执著它，这叫做无念。反过来说，自己的念头，如果远离了一切对境，心不随境转，则不会在外境上产生各种执著

之心。

其实这里不管讲无住、无相、无念哪方面，在禅宗中都没有要求舍弃所有的分别念，但却相当于密法大圆满中所讲的一样，它要求每一个念头的当下，要认识它的本性，如果认识它的本性，不会起自相的烦恼、自相的执著，没有起自相的执著，它就不会成为我们造作轮回的因。

就像噶举派的帝洛巴祖师说：“显现未缚贪执缚，断除贪著那洛巴。”无垢光尊者也说：“山王的显现不是遮障，执著山王才是最大的束缚。”

我们看到这个柱子觉得好，它就会起轮回因的作用，如果我们对眼耳鼻舌前的所有显现，没有去执著的话，显现对你不会有染污，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

生，是为大错。

六祖说：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对一切万事万物不去思索，所有的念头一一断尽，相当于死人一样，此生念头隐没，又从其他地方受生，是大错特错的。

比如说我此时如尸体一样全无念头，我死了以后，不可能人死如灯灭，会在其他地方出生，这是一种修行。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错误。

这一点我们务必要认清，我以前宣讲很多大乘论典时也给大家详细地说过，不住一念是不是一个暂时的加行法门呢？我们可以承认，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分别念比较多。制止分别念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完全以九种住心法[100]让分别念减下来；还有一个，胜观寂止

100 九住心者：即安住、相续住、数数住、近安住、调伏住、寂静住、最寂住、专注一趣住、等持住。

双运的方式认识分别念的本性。这两种方式中你采取哪一种，是要看你自己适合哪一种，或者你的传承上师对你有什么样的教诫，都完全可以。

但是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呢？百物全都不念，所有的分别念全部断尽而呆坐，成了石头或者尸体一样，什么都没生起，没有胜观、没有明分，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光明也没有的话，哪怕是安住一个月，也不一定有利。

以前很多人经常讲：“我现在半天的时间中都不起一刹那的分别念，寂止修得很好。”但是关于寂止，麦彭仁波切在《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的后面说得很清楚，一定要用认识空性或者胜观的智慧来摄持，否则堕入单空的边，成为无色界的因，这一点在《大圆满心性休息》《大圆满禅定休息》中都讲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其实，菩萨在安住的时候没有住于任何法，但只是不住不一定是正确的，《大宝积

经》里也讲了，“菩萨正忆念，于义善思惟，不住诸法中，说名为智者。”菩萨于正思维中，不住任何有相的法，但是它的本来面目，对本体的认识，不会舍弃。

藏传佛教中很多上师的修行窍诀特别殊胜，我说“特别殊胜”，是因为每个人修行的方式，与经典、论典和前辈智者们留下来的教言进行对比时，很容易远离歧途，很容易进入正轨。这对每一个修行者来讲都很重要。

很多人经常参禅，但是参禅的方法如果没有用对，也是浪费时间，而且又不能解脱，却在这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认为是不值得的。所以，依照这些经典，反反复复地对照自己的相续，是很重要的。

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作为学道之人，一定要再三地思维，如果我们没有懂得佛法的甚深密意，不要说自己错了会堕入恶趣，耽误自己的时间，这当然非常可惜，但是更重要的，有些人自己修错、学错了，又误人子弟，常把邪说、邪见传于别人，令无数执迷不悟的人堕入恶道。而且他们也会经常诽谤佛教，诽谤前辈大德们非常甚深的经论，最后确实害人害己、自欺欺人，非常可怕，故而立无念为宗。

以前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医生做了很多善事，但也因医术不精害了很多人，死后到阎罗法王那里，先判到十八层地狱里的无间地狱中煎熬受苦。他觉得非常委屈，自己以前虽然做过一些恶事，但也治病救人，做了很多好事，他觉得对他的惩罚非常不公。这时无间地狱的下面有人在说话，他不知无间地狱下面还有地狱，竟有人在那里受更大的痛苦，很是奇怪。后来他了解到，这个人曾是一个给别人说法的上师，

但是他在说法的过程中，给别人传授了很多邪知邪见，以这个因果所致，在比无间地狱更可怕的地狱中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也许这只是民间的传说，也可能是佛经中的公案，总之有这么一个故事。这说明我们对别人宣讲佛法，对别人开示正理时，首先一定要确定你所说的道理到底符不符合经教，这一点相当重要。尤其是关于修行方面的法要，我们都该非常谨慎、注意。

前辈像无垢光尊者这样公认的大成就者，他们留下来的教言毫无疑义，同时我们以前得过他的传承，即使我修得不好，但对这些法完全有把握。比如《大圆满前行》《大圆满心性休息》《上师心滴》等等，对我来讲，虽说我对这些法下过很大的功夫，串习的时间也很长，自己的修行上不敢说很好，却还是有把握。就像某种药对病人非常对症，而且它的厂家和药方也值得信赖。

我看到我们这里的有些医生，只喜欢开自己特别熟悉的一两种药，每来一个病人，就给他开这一两种药，这可能也是他的经验积累所得。就像很多人问我应该修什么法，我就说看《大圆满前行》；问我看什么书，就说看《入菩萨行论》。有人说：藏传佛教浩如烟海的经论中，您为什么非要我看这两本书，是不是因为您以前传过，您很自私……其实也不是我自私，是我自己觉得这是最殊胜的。比如说我自己吃过的很好吃的食物，有人想吃东西，问我要吃什么，我就会建议他吃我自己尝过的最喜欢吃的食物。我们传法或给别人推荐法本的时候，务必要注意。

今天所讲的内容，没有学过禅宗和密法的人，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好理解。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

六祖又说：善知识，为什么建立无念自宗呢？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人口中常言自己已经明心见性，已经证悟空性，已经通达密法的最高境界，修行如何如何好等等，而实际上这些人经常沉迷在外境上。譬如钱财、名声、地位以及各种各样世间八法的显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内心马上去执著了，不但是执著它，而且会因为没有见性而迷恋于外境，同时产生种种的邪知邪见。有些人对周围的人连因果、取舍都不好好讲，完全就是弘扬邪见，各种尘劳妄想，最后各种纠纷和诤论的恶业，都从此中产生。

其实现在在弘扬藏传佛教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佛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有些弘扬者把藏传佛教当作一种工具，这些人的身上迟早会出现一些不如法的事。虽然刚开始时打的广告很好，但后来也可能不如人意，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是藏传佛教有些弘扬者没有如理如法。

同时，现在汉地的有些人不加观察，非常盲目，不知道到底正法是什么、邪法是什么、佛法是什么，将迷信和世间的各种民俗融合在一起，出现一些不太如法的现象。当然，这只是少数。在这些问题上，我也经常说，我们连生活中买衣服或者食品，都会反反复复地去观察：这个过期了没有？是不是已经腐烂了？更何况说乃至生生世世为自己的解脱创造根本因缘的佛法，大家在寻找时也一定要反反复复地思维，这也很重要。

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

六祖为什么立无念为宗呢？这里讲的是胜义谛的空性，在本性中一切法了无所得，如果在究竟的意义上有罪恶、有福德可得，这就是妄尘邪见。这是最高的无有任何执著的见解，在这种见解前，一切执著全是尘劳烦恼，所以，此法门中最究竟的是建立无念

自宗。

当然，我也反反复复地给大家讲了，我们讲完《六祖坛经》之后，我不希望你们把念珠、转经轮都扔了，“六祖说立无念为宗，信心、悲心、祈祷全都不用了。”懒惰者很高兴，只用好好地睡觉，其他都不用了。做善事全都断了，凡夫人自然而然喜欢恶事，这个还没有断，这是不行的。以前莲华戒为什么清除摩诃衍的禅宗法门，因为连桑耶寺的灯供都停了，说善、恶都是一种执著。但实际上不做善事，恶行反而层出不穷，在这些方面一定要注意。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

无念中的“无”，无的是什么？无念中的“念”，念的又是什么呢？发此疑问来说明：所谓的

“无”是无二相、无一切尘劳之心。应该清楚，无是无能取所取、是非黑白、高低优劣等等，世间的一切二相都无，无二相则无有一切尘劳之心。此处的“念”与前文不同，指的是真如本性。也就是说：真如是念的本体，念是真如的作用。

这里的念不是指分别念，是第三转法轮中所讲到的光明。心的本体是本来的光明，这种本来的光明是真如的妙用，这样讲很容易理解。

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所谓的真如，自然起的意念，并不是眼耳鼻舌能起。因明中也讲过，五根识是无分别的，真如之念是我们的心认识的光明分，如果有真如，就有明分，如果没有真如，那么眼耳鼻舌所显现的一切都没有。

归根结底，所谓的认识不能离开真如。真如又可以叫如来藏、光明或者心性，我们说明心见性，只不过是各宗的说法不同，麦彭仁波切在相关的教言中用过好多好多的名词。稍微对本来心性有所开悟的人，说真如、念、无相、无住，怎样说都可以；如果你不认识自性，在自性上起分别，可能永远都会一头雾水。比如说你去过喇荣，从地图上、电脑上、手机上都可以认出，从哪个角度、哪个途径都可以知道，但从来都没去过，甚至眼睛和耳朵都不太好的话，用什么样的仪器你都搞不明白。所以，我们凡夫人一听到真如、光明就有点迷糊，实际上证悟的时候，见闻觉知也是不需要舍弃的。

“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

善知识，真如是认识自性的心念，我们在认识以后，世俗中六根的见闻觉知并没有毁掉，但是不会被

外境染污。不会与我们凡夫人一样，眼睛看到什么、耳朵听到什么，马上变成烦恼的因。真性自在，则世俗中的一切行为都洒脱自在。

寂天菩萨也说过：“见闻与觉知，于此不遮除，此处所遮者，苦因执谛实。”

所以，我们遮破的是痛苦的因、实有的执著，因此不需要真正毁坏六根。见闻觉知没有毁坏，而认识自己心的本性，但是没有任何执著，这是密法中很高的境界。

| 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这是《维摩诘经》中讲的，前半句是：“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财施一切。”法王法力超胜一切，常以法宝和财物施于一切。

作为智者，能善于辨别一切诸法的相，这是第一义，也就是如如不动的胜义谛。

我们对胜义谛稍微认识的话，虽然没有破诸法的相，但是能懂得其中深奥的意义，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唐朝时有一个叫做源律的禅师，有一次他问慧海禅师：“您在修行过程中是不是在用功？”慧海禅师说：“我非常用功。”源律禅师再进一步问：“您用功的程度是怎样？”他回答说：“我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源律禅师说道：“所有普通人都如此——饿了就吃饭，困了都会睡觉。”[101]连牦牛都会，牦牛也饿了吃草，困了睡觉，这有什么呢？很多人看不懂，好像这中间没有什么可参的话头，是什么意思

101《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律师杜口。——《五灯会元》

呢？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其实这里已经应用了禅宗不共的修行法，平常心就是修行。

世间人饿了会吃饭，但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烦恼，他很挑剔、很捡择、很贪著。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有很多需求。禅师则不然，他饿了虽然要随顺世间，为维持色身需要吃饭，但吃饭的过程中很随意，并没有这些执著，不会产生诸多烦恼。

虽然困了需要睡觉，一般世间人，他会选择最舒服的方式入睡。常常是睡早了不行，睡晚了也不行；仰着睡不行，趴着睡也不行，坐着睡还不行，怎样都不行，很痛苦。还希求做个好梦，远离恶梦，晚上不要醒得太多，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担忧、要求。但禅宗开悟的大德怎么样都可以，行住坐卧的任何事情，都是随顺世间不得不做，但这并不是他生活的重点。

所以，大家应该懂得，表面上看来我们能善分别诸相，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但为什么佛教历史上的有些大德会在平凡中现不平凡的境界，平常的行为中也会做出不平常的行为，而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没办法超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境界，我们执著一切相，而那些真正的大德们，对相的执著、相的享用方面，与我们天差地别。

第 22 课

2013 年 6 月 19 日

第四品已经讲完了，从今天开始讲第五品——坐禅品。《坛经》的后面部分还有很多，我们有时讲得广一点，有时讲得略一点，在字面上简单地解释。

在座的各位，很多人喜欢坐禅、参禅。现在不仅仅是佛教徒，很多其他宗教的教徒，甚至一些完全不信仰宗教的人也喜欢参禅。所以，我们佛教徒对禅宗各方面的知识，有必要了解。尤其是“禅文化”已成为现在社会最受欢迎的学问，进入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即使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中，老师和学生都特别喜欢。因为禅修，在减轻内心的压力、浮躁、焦虑、痛苦、困扰方面，非常有帮助，而且对去除高血压、失

眠等的疾病也很有作用。所以，养成经常参禅的习惯很重要。

你有禅宗和无上密法的窍诀自然很好，即使没有，只是做现在汉地流行的跏趺坐，参一会儿禅，这样也会对你的身心大有助益。

坐式方面，按照相关的经论中所讲，最好是双盘。有些人强调完全不需要双盘，其实不是不需要，如果能坐是最好的。因为按照经典记载，半跏趺坐和双跏趺坐是有差别的，坐半跏趺坐身体不能端直，身不端直，则脉不能端直，脉不端直，则气不能端直，气不端直，就不能如理如是地运行智慧之气，显现各种境界。而双跏趺坐有不共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佛菩萨，乃至佛陀成佛时，都以这种坐式而住的原因。

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说跏趺坐没有意

义，随便什么姿势都可以。有些不明事理的人随意乱说，因为他从来不知道此中功德，自己没有坐过，信口乱说并不合理。但同时，也不能完全只讲一个坐式，除此之外，念诵、闻思等什么修行都没有，这种做法也不合理。

不管怎么样，六祖作为第六大祖师，他的传承及思想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智慧财富，大家共同学习。

坐禅品第五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六祖大师对眷属们这般说道：我的顿教法门中，有一个修法非常殊胜，我自己也是依靠这种修法而开悟，叫坐禅法门。

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有些版本里是“元不看心”，我认为“元不著心”好一些。坐禅的法门有很多窍诀，在此归纳起来，原本不去执著自己的心，不像唯识宗和其他个别宗派，只是对心非常重视。也不对心的本来清净分非常执著。也不是不动，有些人认为不动就是禅，其实也并非如此。禅修的境界提升以后，行住坐卧一切威仪都可以是禅的游舞，在行住坐卧中都可以用禅的境界来护持自己的状态，所以也并不是不动。

这是总摄的略说，以下对不著心、不著净、亦不是不动进行广说。

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

第一，著心。心本来是空性、光明的，或者说是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的，执著自己的心并不合理。怎么不合理呢？如果按照中观的观点来讲，心是远离四

边八戏的；如果按密宗的说法来讲，它是不可思议、无法言说、超离言思、等净无二的。心的本性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心存在是一种妄念。知道心如幻化，如幻如梦，本体并不存在，你执著它有什么用呢？只是世俗中的显现许而已，哪有什么可执著的？因此说无所执著。

确实如此，最究竟的见解连心的执著也没有。《般若经》中说：“心无有心，心之自性即为光明。”这种光明并不是我们心中想的明明清清的东西，而是指大光明，所谓的大光明，在密法中有解释，因此，心没有什么可执著的，里里外外都无所有。

《华严经》中也讲：“菩萨观心不在外，亦复不得在于内，知其心性无所有。”菩萨观察心不在外也不在内，知道心的本性无可得，对心有著不合理。对此，六祖也讲了，对六祖所讲的意义，大家应该清楚。

若言著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

第二，著净。如果你认为心的本性是清净的，或者外面的世界是清净的，这也不行。认为心性本来清净的想法是一种分别妄念，因为在最究竟的本体上，清净和不清净都应一概否定。所以，执著清净的妄念一定会覆盖真如的本来面目。只要通达或者了悟无有任何妄想、分别、执著、虚假的时候，自性清净才会呈现。如果心执著清净，这叫做执净的妄念。净妄无有是处，著者也是妄。

我昨天在《现观庄严论》中也讲了，比如说对见道、修道、无学道此三道有执著的话，这是清净所取分别。而要舍弃的分别念是染污所取分别，有九种，与此处讲得一模一样。到最究竟时，清净的执著也不合理，虽然我们在密法中会讲到净见量所抉择的

现象，比如说极乐世界是清净的，东方琉璃世界也是清净的，暂时这样抉择，但是净见量毕竟是世俗谛的量，到最终净见量所抉择的，也只不过是清净菩萨面前所显现的名言现象而已，实际上它的本体并没有任何的清净所成。如果有，我们也不可能说极乐世界是自己的心，心的本体远离四边八戏。在这里有很多深奥的义理，这要通过长期的闻思之后才能知晓。

净妄无有是处，所以著者也是妄。你去执著清净也好，不清净也好，凡是去执著，从最究竟的角度讲都不合理。可能有些从没闻思过的人，觉得清净应该成立，诸法本来清净，但这只不过是暂时安立而已，实际上所谓清净的东西到最究竟的时候也没有，这一点，以前学过密宗的人应该会清楚。

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佛陀清净、刹土清净或者内心的清净相，真正去观察时，了不可得。如果建立一个清净的相，言说这是一种修行的功夫。你若心存这样的见解，对本性有一定的障碍。究竟的境界中，没有任何清净的东西存在——永远也不可能存在，否则就是被清净的相束缚。

《七宝藏》中的《实相宝藏论》里也说，不管是好的执著、坏的执著，凡是执著都是束缚。就像捆绑东西，用普通绳索或者金索并无差别，金索虽然昂贵，但从捆缚方面，与牛毛绳索并无二致。法王如意宝在尼泊尔取金刚橛意伏藏时所唱的道歌里说，金索和绳索同样是束缚的因[102]。意思是说，到最究竟的境界中，清净和不清净的执著全是束缚。

因此，你认为如来藏是清净，大圆满是本来清

102“犹如金链毛绳缚相等，摆脱此二桎梏有困难。”——《法王晋美彭措传·在尼泊尔的山洞》

净，在究竟的入定智慧中，有这样的相执也不合理。所以，在抉择空性方面，包括如来藏的本体也是连芝麻许实有的清净和不清净法也不会存在。

“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

第三：不动。六祖对善知识们说道：如果你修不动，你的境界如如不动，那么于一切人、一切环境、一切事情中，对是非、善恶、功过等一切的一切视而不见，这就叫做自性不动。

真正的自性不动就应当如此，并不是安住在一个善的状态中，也不是安住在一种特别明清的状态中。很多修行人因为闻思的底子不够，修行很艰难，觉得不修时，好像什么都可以修；修的时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但这一点，如果有藏传佛教那样的窍诀，应该很方便，我并不是自夸自宗，藏传佛教中在

哪些阶段需要执著光明，哪些阶段需要执著空性，哪些阶段什么都不能执著，就像中观的四步境界那样，这样分析，修行时比较方便。否则，修行也并不是你想修什么就修什么。

而此处的不动，是指见到一切好坏的事物，心都不去动摇和执著，善和恶一切都不执著。

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

善知识们，作为迷惑浅智之人，在修行的过程中，虽然在入定时身体如如不动，眼睛微闭，但是出定以后便说别人的是非、长短、好坏等等，这与正道是相违的。

如果你真的达到了不动，不管是入定、出定，在任何状态中没有好坏、长短的分别；如果你在这些方

面特别执著，说明你的修行还没有达到不动的境界。

而有些人所谓的不动，可能只在坐禅时可以不动，不坐禅时就随便发火。有些人只在坐禅时很调柔，期间如果有人敲门，便吵嚷着被打扰了，不能专心修行。真正的如如不动，是本来动静一如，外缘又怎么会让你动起来呢？因此，这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

真正的如如不动，像禅宗很多高僧大德的修行境界，他在生活中的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世俗的一切显现，如梦幻泡影一样对待，不会去执著它，也不会去取舍它，他在入定时连显现许也没有。禅宗的最高境界是这样的，但很多人达不到。当然，修行有没有帮助呢？确实有帮助，但修行能不能尽量地变成对治烦恼的工具，这也很重要，否则，有些人越修心情越差、性格越暴躁，这样不好。

我之前也说过，像古代大德那样拥有神足通、他心通等的超胜功德，我们暂时达不到的话，至少也要与一般世间人的心态有所差别。世间人因为区区小事便可以大发雷霆，甚至执著得自杀。现在很多人自杀的原因非常简单，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们作为修禅、修密的人，至少内心里有一点佛法的滋润，与没修行之前的心态比较起来，现在应该好一点，与从来没有修行过的人的性格比较起来，也应该好一点，这一点很重要。

的确，很多修行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法倒不会产生邪见，但就像无垢光尊者所说的那样，对人会有一种失落感，为什么呢？某个人修行那么长时间，别人颇有微词，他就怒气冲天、痛不欲生，从表情上、言语上都不难看出。甚至有些出家的团体当中，极少数人也会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出一些不太合理的行为。

出家人中并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身出家心也出家了，我们不能对出家人生邪见，本来放下一切，披上释迦牟尼佛的袈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从这个层面来讲，对所有的僧人都应该有随喜之心。但从另一方面，往往有些出家人修行特别不好，不知道他为什么出家，是因为出离心还是其他原因，都不得而知，有这种现象。每个人通过修行而内心调柔很重要，否则，单是身体如如不动坐一会儿，坐禅结束以后便与这个吵架、对那个批评，情绪特别波动，这不叫如如不动。真正的不动，就像《经观庄严论》里所讲的那样，对待世间的一切都有一定的境界。

若著心著净，即障道也。”

如果你对心特别执著，对清净特别执著，乃至对世间万法特别执著的话，对修道有一定的障碍。

我们即使执著清净的法都有障碍，更何况说执著

不清净的法。所以，在佛教中，尤其是在讲禅宗、讲安住的时候，都会要求放下，执著对我们的今生来世都会带来无量无边的痛苦。

其实人的痛苦，分析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造作了因而成熟的果；还有一种，当下去执著任何一个对境而产生的痛苦。

前世的因所带来的痛苦，恐怕并不容易看破，比如说前世杀生，今生中每天身体都痛，内心会癫狂、错乱，因为果已经成熟，短时间内很难对治；还有一种，对人对事特别执著而引生的痛苦，这种痛苦，找到根源，通过修行很容易对治。所以，我们每天的修行，观心确实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了心的奥秘，即使身体处于很恶劣的环境中，也始终是内心快乐的助缘。

「何名坐禅」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

所谓坐禅，平时大家都认为，坐就是坐下来，禅就是安住，什么都不想。你不要打扰我，因为我现在正准备坐禅……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六祖开示众人道：善知识们，什么叫做坐禅呢？

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在其他法门中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各宗各派对坐禅都有不同的分析。但在此顿教法门中，自心安住时，对善恶、好坏、常断等任何法，不是闭塞苦修，不是把所有的分别念摄集起来再截断，

而是没有任何阻碍，对一切现象，心不起念头，不去追逐，也不去执著。

在大圆满中也常讲，不憧憬未来，不回忆过去，不执著当下。当显现时，安住在显现的状态中，分别念自然解脱。密宗中经常讲自解脱，是特别殊胜的窍诀，当你用心观心时，不管它的本体是什么样，自然而然解脱，用蛇的身体来比喻，叫蛇结自解。

此处也是这样讲的，于一切善和恶不起分别念叫坐。善和恶都存在，但重点是不起分别念。所以，密宗中说“显现不破执著破”，善的显现也有，恶的显现也有，鸟叫声也有，周围小孩子的哭声也有，老乡念观音心咒的声音也有……什么现象都有，但是你不去特意地执著和破立它，这叫做坐。

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什么是禅呢？明明显现存在，但是这种显现的本体已经完全、彻底地

见到了，这就是止观中“观”的含义。心不执著是“止”。而“观”就是用智慧来认识它的本性。

也就是说，不单是心没有执著，如果单单没有执著是一种境界，石头也没有执著，刚生下的婴儿也没有像大人一样的执著，无色界的天人也没有执著，没有执著不一定是一种境界。但是在不执著的同时，已经认识它的本性，而且这种认识不是以分别念来确定。语言难以言说，但是心的本来面目，的确是不管分别还是不分别，就是止观无二的。

麦彭仁波切的《直指心性》中有特别深的窍诀，法王也是依此窍诀，在本来的禅定和自明自知的心无二无别的当下开悟。法王在不同的教言中说，此窍诀非常殊胜的原因也在这里。同样，我觉得六祖讲参禅，也给我们指示了很深的教言。

什么叫坐禅呢？心不去分别叫坐，认识它的本性

叫禅。能见到自性无有可动、一无可得，就是真正的禅。这一点需要一种觉悟，如果没有觉悟，只是不执著，则没有见到。

《大方广圆觉陀罗尼经》[103]中说：“若以轮回心，思惟即旋复，但至轮回际，不能入佛海。”如果以轮回的心去思维，就成为轮转、旋复，用分别的心去执著，就处于轮回的状态，不能进入佛的境界大海。原因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觉悟，这种觉悟需要善知识的指导，同时经常去观自己的心。

但确实是说易行难，不过按照传承祖师们的教言来内观，认识心也并不是特别难。以前上师如意宝给我们讲大圆满时也讲过：你再怎么样愚笨，你在以心观心时，心的状态是什么样，连这一点都不懂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只要有兴趣和信心，用心来观

103《大方广圆觉陀罗尼经》：亦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称《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圆觉经》。唐代佛陀多罗译。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凡十二章，系佛为文殊师利等十二菩萨说大圆觉之妙理。

心，对于心的状态，它正在起心动念时的动念本体并不存在，在本体中从来都是如如不动的本性，见到这些并不困难。这就是了悟心的本性，这就叫做参禅。

「何名禅定」

“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善知识们，什么叫禅定？外境上一切有无、清净不清净的相都远离，这叫做禅；内在的智慧不散乱，完全通达它的本意，这叫做定。

就相当于能取、所取。所取是离相，没有所缘境；内心不乱、心不执著，是指能取没有执著。就像《现观庄严论》中加行道讲的行相和所缘那样，禅宗也是一样。《现观庄严论》与《六祖坛经》结合起来应该很好讲，不懂《现观》的人，不会懂《坛经》；不懂《坛经》，也很难解释《现观》。

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如果我们对外在的山河大地等一切的一切都去执著，那内心肯定是很散乱、迷乱的。存在所取执著，那么能取的人不可能有开悟的境界。远离所取的相，内心才不会乱。所以，我们先将万法抉择为空性，在大圆满中，从能执著的心和所执著的对境，内外两方面进行观察，最后一切相都无有。意思就是说：如果外在的所取相没有，那么能取的自心也不会迷乱。

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本性自然清净，自然的禅定和智慧可以显露。如果所见的外境存在，能见的心识也存在，境和有境都存在的话，心肯定是迷乱的，不可能有证悟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轮回之心。

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如果我们见到外境是不存在的，是清净的，能取的心就不会乱，这就是真正的禅定。我们用其他的大乘教义也可以这么讲，包括佛的身相也是暂时安立他为清净。《佛说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中讲：“一切法无相，是达空无有，以化众生故，示现相好身。”一切法本来无相，通达空性则无有任何法，众生面前，包括佛的相好身也只为显现。所以，名言中暂时承认佛的相好身存在，但这也只是在所化众生面前显现而已，真实中不存在，更何况说其他不清净的法，本体上会真实存在？这样的确立方法非常重要。

“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

善知识们，什么是禅定呢？远离外境的一切相，叫做禅；不执外境的相，内心的执著也没有，心不散乱，这叫做定。外禅内定就是禅定。

如果用佛教术语来讲，远离所取相叫做禅，远离能取相叫做定。如《现观庄严论》中所讲的，没有所取分别的十八种，能取分别中，实有能取分别和假有能取分别这十八种也没有的话，这叫做真正的禅定[104]，这一点大家都应该知道。外禅和内定，远离外面的相叫禅，远离里面的执著叫定，这就是真正的禅定。

《菩萨戒经》云：‘我本性元自清净。’

六祖大师又引用了教证。其实汉传佛教的古代大德引用教证是比较少的，但六祖大师经常引用教证。我也对了原文，此处并没有完全引用。以前无垢光尊者经常错用经名或经文，后来很多人说这是无垢光尊者的一个特点，说明他背的教证非常多，所以会错用。我觉得六祖也能背教证，只不过好像之前引用的

104《现观庄严论》中云：“由所依对治，二所取分别。由愚蕴等别，彼各有九种。由实有假有，能取亦分二。自在我等体，蕴等依亦尔。”

几个教证也是大概引用。

比如说这里《菩萨戒经》[105]中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等等，之后又说“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净”，但此处他引用的是“我本性元自清净”。所以，我们在引用教证时用错了也不要紧，六祖有时引用的也与原文不同。原经文里没有“我”字，你们方便的时候查一下，也许我查得不够准确吧。

意思是，《菩萨戒经》中说：“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原本都是清净的。”

《中观四百论》中也讲：“有非有俱非，诸宗皆寂灭。”是非等八边在中观宗都不合理。最后抉择一切万法本来清净，没有任何是非等相。

六祖引用了教证，因此汉传佛教的大德们也应

105《菩萨戒经》：又称《梵网经》。后秦鸠摩罗什（344-413）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该多引用教证。以前有一个和尚跟我辩论，“你们藏传佛教一会儿用一个教证，教证很难解释，你们以后别用教证好不好？直接说就可以。”我当时说：“其实用教证很好。无垢光尊者在《法界宝藏论》的最后说，他用了许许多多教证，理证与教证的内容相结合，作为愚者不一定通达，但作为智者就知道此中来源并不是个人的臆造，非常有必要。”他引用很多教证的目的和原因，在论末中讲了。所以我想，智者对教证都很喜欢，不过现在的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教证，因为教证很难解释，很多知识分子都说：“别用教证，直接说出观点就对了。”但不管怎么样，引用教证是最好的。

前辈的大德们引用教证非常容易，出口成章。法王如意宝以前讲过，有一个叫做达热的堪布，他一次可以列举出二十几个教证，他的一个上师说：“末法时代，这么多教证罗列在一起，谁能懂得，你不要用

教证。”后来他特意不用教证。

从前辈大德们的论典不难看出，因为他们心里有丰富的教证，因此随时都会引用。现在的人可能是与时俱进吧，很多人觉得用教证没有必要，只要自己的观点有理就可以。以前的人对前辈祖师的教言非常重视，现在的人，前辈说什么全不在意。关键是这些语言对你解除痛苦方面用不用得上，如果用得上，觉得这是很好的；如果用不上，那么上百的教证也置若罔闻，现在很多人都持这种态度。

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善知识，一切起心动念中能认识自己心的本性，自己开始观修、行持的话，逐渐会自成佛道。

这是第五禅定品，内容不多。

忏悔品第六

在第六品中，首先讲了五种清净香，在《俱舍论》中指五种无漏蕴[106]。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

那时，六祖大师见到广州、韶州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士和平民，他们都集聚在曹溪山中请求听法，六祖大师升上高坐，告大众曰。

汉传佛教中也要升法座。有人对我说：“您天天高高在上地坐在法座上，很讨厌。”但传佛法时还是“高高在上”好（笑）。此处也说“于是升座”，并没有说要降到地洞里去传法（众笑）。“升座”就是要比其他人坐得高一点。

106《佛说法集名数经》中云：“云何出世五蕴？所谓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

“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

此事：指生死大事，或者说成佛之事。

善知识们，你们既然来到这里，不为其他目的，而应该是为了完成生死大事，修行成佛这件大事应该是从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开始，从自己内心的修行开始。

不是听到别人传法的声音就可以了，也不是上师给你加持加持就可以了，而应该是先依靠善知识的开导，然后把上师或传承大德们的教言与自心融合，从此处开始。

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

在一切时中，应该要念念净化自心、调伏自心、认识自心，自己修行、自己行持、见自己的法身。（其

实这一点很重要，在一切行为中，不可能完全依靠别人，每个人的缘分都不同，你来到一个善知识面前，自己要自觉地去行持，自己要见到自己的法身智慧。）自己要见到自己心的本来面目的真佛。这样之后，自己可以度自己，自己可以用戒律约束自己，如此你来到这里才算不虚此行，没有白来一趟。

所以，道友们到藏地或是汉地的道场，再者到善知识跟前去时，对自身来讲，得法很重要，要重视所得的法，然后去修行。

来到一个清净的道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比如我们佛学院，现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拍照的人也特别多，有些人早上五点钟就拿着长长的相机和三脚架，去坛城上等日出，晚上太阳要落山了，又在那儿等日落。虽然拍日出日落也很重要，但最关键的是心更重要。

所谓真正的修行，六祖确实说得非常对。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会逗留很长时间，你也好、我也好、他也好，谁都如此，就像是游客一样，我们遇到这样的法门非常不易。我都经常思维：啊！今生能遇到如此殊胜的法门，特别感激传承上师们。遇到之后，自己也多多少少用这些法门来调伏自己的心，最好是认识自心。即使没有认识自心，每天尽量念一些咒语，用一会儿转经轮，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发愿，这些善法千万不能忘。不然，以前我认识的个别修行人，最初很虔诚，多年以来特别清净、非常精进，但到后来，就像吃甘蔗时越吃越失去甜味那样，他也完全成为一个世俗人。听说他现在一个月连一遍观音心咒都不念了，非常糟糕，一败涂地，特别可惜。

「自性五分法身香」

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

六祖说：你们既然从很远的地方集聚到这里，共享法味，是非常有缘的。你们每个人按照佛教的礼节右膝着地，我先给你们传授五分法身香，然后再传无相忏悔。这时，所有人按照六祖大师的要求，恭恭敬敬地跪着谛听，他也开始宣讲此法。

可以说《坛经》讲的是六祖到各个地方弘法的场面和经历，因为当时人们对他非常有信心，于是笔录了下来，后来成为传世之作。如果我们不重视，会觉得这只不过是某人到某个地方的演讲记录而已，对后人来讲，这些珍贵的教言也不会起到很大的利益。不知此次传法，他的座下有多少人，也许是千人之多，

也许比较少，前面说有一千人，后面没有说，把这个情节忽略了，不管怎样，此处只以“众”字概括。

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

戒香是什么呢？就是戒蕴。《入菩萨行论》中也讲了，所谓的戒实际上是在自心上来安立的。

师说：第一，戒香。就是心中没有过错、没有罪恶、没有嫉妒、没有贪嗔、没有劫害，这叫做戒香。

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

第二，定香。就是看见一切善恶境相，心不去执著它，叫做定香。

这里是用禅宗的境界来讲戒和定。讲戒的时候，

像讲严禁恶行戒一样，泯灭所有的贪嗔痴，叫做戒香；善和恶的相均不去执著，这叫做定香。

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

第三，慧香。心无有阻碍，常常以智慧来观照自己的心性。不造恶业，虽然行持善法，但是内心不去执著。恭敬上者，垂念下者，怜悯孤苦，救济贫穷，叫做慧香。

有时六祖的见解很高，没有任何执著，但是后面又讲到做慈善方面去了，所以，慧香，我们也能做得到。

经常用智慧来观察自己，不要造恶业，行持善法不去执著……前面我一直用最高的见解来解释他的教

言，现在突然急转直下，我也很难解释，就随缘吧。不过这不是般若品，忏悔品中可以这样讲，对吧？（笑）

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

第四，解脱香。就是自己的心对外境无所攀缘，不去执著分别善恶，身心自在、无所挂碍，叫做解脱香。

清净五蕴是戒、定、慧、解脱和解脱知见，《俱舍论》中专门讲过。

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

第五，解脱知见香。自心不去攀缘善恶，但也不会堕入空寂的任一边，必须广闻博学，认识自心的本来面目。通达一切佛法的道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

和光接物：接人待物和光同尘、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与谁都可以和睦相处。

这里一会儿用一个世俗的词，一会儿用一个胜义的词，后面你们自己解释吧。

第 23 课

2013 年 6 月 24 日

现在讲《六祖坛经》的第六忏悔品。忏悔品中，之前已经讲到五种香，后面讲无相忏悔，按照禅宗的忏悔方式忏除我们的罪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无始至今流转于轮回中，肯定造过许许多多的罪业，假使没有很好地去忏悔和清净，一旦我们在没有忏净之前就离开这个世间，就会影响到下一世，乃至生生世世。所以，佛教的法门中对忏悔非常重视。

有些修行人觉得自己需要终生忏悔，因此穷其一生着重修忏悔法门。当然，每个人的根基千差万别，有些人着重供曼茶等积累资粮，有些人修开智慧的文殊法门……不管怎样，我们共同修持忏悔法门很

重要。

法王如意宝的传承弟子也都特别喜欢修忏悔，每年开金刚萨埵法会时，参加的人相当多。平时很多人每天早上习惯念百字明、金刚萨埵心咒还有其他仪轨，对于通过各种法门忏净自相续中的罪障，相当重视。

今天大家共同学习的是，以六祖大师《坛经》的观点来忏悔，虽然与藏传佛教等其他宗派相较，也许在忏悔的方式方法上有所差别，但总的来讲，所有的教法最终还是要先认识自己的罪业，然后忏净，再发愿今后决不再造，这是共同的修行。

「**无相忏悔**」

“善知识！此香各自内薰，莫向外觅。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

其实此处不管讲忏悔、积累资粮还有其他的任何法门，全部都是用佛教最深的内观方式来修行。

“善知识！此香各自内薰，莫向外觅：前面已经讲了通过五香认识心的本性，此处是说在寻找五香时，应该从内在去熏染和融合。也就是说，对各自的修行，应该是从内心中反观自己，而千万不能在外境中寻找，否则始终找不到。

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之后六祖紧接着对大家宣说无相忏悔法门。我们前面讲了无相颂，这里是无相忏悔，但是与我们平时说的所有相状都泯灭、一切相都不执著的无相忏悔并不相同。我们平时忏悔时是观外境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忏净，在这里六祖的所谓无相忏悔，并不重视外境所取相，而是全部归于心上忏悔。后面我们会讲到，未来、过去、现在，能忏、所忏等等，虽然这也是一种相，但是与外境的所取相有一定的差别。所谓无相忏悔，是依靠对自心的认识，

对自我的反省来忏悔。

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通过无相忏悔，能摧灭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业，身口意得以清净。

这种忏悔文也是发愿文。本来，按照共同乘的道理来讲，过去的罪业在现在的阿赖耶上可以存在，现在正在造的罪业也可以存在，但未来的罪业，按照《俱舍论》的观点，是以得绳的方式存在，其实这种得绳也并非真实存在。

那么此处为什么这么讲呢？实际上未来的罪业也可以通过发愿的方式得以清净。怎样清净呢？比如说未来以我的因缘本来会造很多罪业，但是通过我现在的发愿和忏悔，尽可能地不遇到造这种罪业之缘，即使遇到，也会在很快的时间中得以清净。我们可以以一种发愿的方式来清净。

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

此处针对几种不同的罪业一一地忏悔，就像念仪轨一样，六祖让每位弟子重复他的话语，就像我们灌顶时，也是上师念一遍，所有的弟子跟着他重复一遍，或者传别解脱戒的羯磨仪轨时，也是阿阇黎念一遍，弟子们跟着念一遍。此处亦如是。

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六祖告诉大家：善知识们，你们每个人跟着我一起念。弟子们，我们祈愿过去、现在、未来所有前前后后接连不断的念头，不要被无明烦恼所染污。我觉得这一句带有发愿的意味。

这很容易理解，我们正在产生的或者过去已经产

生的，在阿赖耶上面种下种子的这些妄念，不被无明愚痴染污倒也可以，但未来怎么染呢，未来还没有产生。正如我刚才所讲的，此处是带有发愿的方式：不但是我的过去和现在的心念不要被无明所染污，将来乃至生生世世中，都要让我的相续得以清净，不被无明烦恼所染污。

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其实在这个偈颂中，没有直接宣说贪、嗔、痴、慢、嫉五根本烦恼，只提到了其他的烦恼。“等”字里还包括其他未说的根本烦恼和支分烦恼。

从前所有的恶业、迷乱、愚昧、迷惑等罪业，今天全部一一地忏悔。通过忏悔，愿所有的罪业立时消失，今后再也不复新生。这是第一个忏悔法——对愚昧、无知、无明的忏悔。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这一段的方式方法与前文相同。以发愿的方式，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念念不断的妄念，不要被骄傲、欺诳等烦恼所染污。

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从前凡是骄傲、欺诳所造的罪业，还有“等”字中包括的贪心、嗔心以及其他烦恼的罪业，全都得以清净，愿立时全部消失。

其实心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在安住、诵咒或者观想时，应该这样忏悔，甚至在念经、磕头等做任何

善事时，也应该在心里不断地去思维它。修忏悔法门时本应如此，但即使你不是修忏悔法门，比如说修人身难得、修开智慧的法门时，祈愿过去、现在、未来所造的一切罪业全部得以清净，仍然可以以这种方式忏悔。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弟子们，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心所染污。

今天和这个人生嫉妒心，明天和那个生。或者自相续中存在傲慢：我今天口才可以，我的境界很高，我长得很不错，我身体很健康，我今天吃得很不错，我今天听课很专注，别人好像没有像我这样专注，等等。

在与人比较的过程中，经常容易产生傲慢心，看到低于自己，差于自己的人，就自恃清高；如果有些

人超过自己，则很容易产生嫉妒心，“这次考试，他的分数比我高，为什么是这样呢？好像法师对他非常好，领导对他很重用，为什么经常看不惯我呢？”常常这样对平级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嫉妒心。我们凡夫人很容易产生五毒烦恼，想得起的、想不起的不一而足，即生中乃至从读幼儿园开始，就对很多人不断产生傲慢、嫉妒、无明、贪嗔等等各种各样的烦恼。

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我们从前所有的恶业、罪业，愿一时通过忏悔、念咒、观想、参禅的力量，全部一一地忏悔。这种忏悔非常重要。

永不复起：以后这种罪业千万不要再次浮现。

如果说即将离世，忏悔清净以后死去还是很好的，因为凡夫人常常是忏后又犯。在《地藏十轮经》中讲过，完全断掉相续中的恶业很难，因为凡夫人的

相续中，自私自利心的种子始终存在，果自然会不断地产生。我们在心里都会想，这次忏悔以后再也不造了，但是除了个别修行境界比较好的人以外，对凡夫人来讲确实很难。所以，我们祈愿“悉皆忏悔”以后再也不要成熟。《百业经》里也常说希望罪业不要成熟，有些罪业通过忏悔得以清净，以后并没有成熟，而有些，虽然法性的力量不可思议，罪业得以清净了一部分，但将来在不同的世代中，在自相续中又逐一复苏，有这种情况。

以上讲的是无相忏悔。在这里，并不是像某些了义空性经典里所讲的那样，完全破一切相，而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相一一观想，再进行忏悔。

「**分说忏悔**」

“善知识！已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衍；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

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

善知识，以上我们讲的是无相忏悔。那么什么是忏？什么是悔？下面分别解释。

所谓的忏：我们以前所有的恶业、愚昧、无知、骄傲、欺诳、嫉妒、贪心以及狡诈等等，各种各样的罪业都一一地忏悔，以后再也不要生起，叫做忏。

这相当于是厌患对治力，对以前所造的罪业，在相续中生起如同服用毒药一样的悔心，对以前依靠恶友或恶劣的环境所造的恶业，生起无以复加的后悔之心。譬如有些道友未学佛前杀生非常勇猛，自己现在一想起来都特别的伤心。以前在家没有学佛时，有些人不懂，还有些人虽然懂，但因为无知或放逸，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如今内心中充满伤感，觉得自己以前太愚痴了。这以上讲的是忏。

悔者：悔其后过；从今已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

什么是悔呢？悔改以后的所有过失。从现在起，再也不造所有恶业、愚痴、无明、骄傲、欺诳、嫉妒、贪嗔等等罪业。以前不了解、不清楚它们的危害性，现在通过上师的开示，通过大乘佛教的学习之后，完全觉悟了、明白了。以后永远断除、再也不造，这叫做悔。

“忏”是对以前造的罪业特别后悔；以后依止返回对治力，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也不会再造，称为“悔”，这样忏悔决定会清净。比如说有的人以前杀生、偷盗、邪淫、喝酒等等，如今觉得在短暂的人生中造这些恶业特别不明智，那么从现在开始要下决心悔改。忏悔需要立誓，需要决心，本来戒律就是一种决心。最容易清净的忏悔方式，就是忏前戒后。

《百业经》中不是讲了吗，有的人曾经杀过很多人，但他知错后完全悔改，再也不杀人，如此以前所造的罪业都会得以清净。想要完全从根本上清净以前的罪业，以后的决心相当重要。

藏文中忏和悔两者不是很好分开，但在汉文中，六祖是将忏和悔分开讲的。可能很多人会误解忏悔之意，只认识到自己以前做错了这一层意思，但实际上，忏悔中包括以后再也不做。“以前是我不对，以后我再也不做。”这两者叫做忏悔，如果只是对以前所做有后悔心，那只是忏，不是悔，悔是以后不造。“我忏悔，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做了好不好？您可不可以原谅我一次？只要一次机会就可以。我忏悔就对了嘛，我忏悔嘛。”就有人这样忏悔过。《坛经》的解释方法，大家应该记住。

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衍，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衍不灭，后过又生。前衍既不灭，后过复又

生，何名忏悔？”

作为凡夫人，他只知道忏掉之前的过失，但却不知道要悔改以后的过错，重新做人，再也不造如此的罪业。“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世间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没有断除根本，悔改后过，之前所造罪业的种子没有泯灭，将来因缘成熟时，罪业会再次不断生长。既然前面的罪业没有泯灭，后面的过失又不断地产生，那怎么能叫做忏悔呢？

按照六祖观修、参禅的方法，这是一种无相的忏悔，无相忏悔是遣除所有的执著，心态上，最初有后悔之心，最后有改正之意。

按照其他经论的观点，《大圆满心性休息》和《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引用过很多教证，讲真正的忏悔是如如不动地观自己的心，认识自心以后，所有能取所取的罪业全部都会得以清净。

汉地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中也说：“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一切罪业全部是因妄想而生，如果你愿意忏悔，直接安坐、忆念实相。所谓的实相是心的本性，一直关注心的本性，所有罪业会很快得以清净，这些罪业本来也没有实质。所有的罪业相当于白霜和露珠一样，当空性的智慧阳光照射到它时，当下消失。

所以，我们如果用心观心，或者用智慧来观能忏、所忏，这种忏悔方法就非常殊胜。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总之要令罪业得以清净，否则确实障碍解脱。

法王如意宝的《教诲甘露明点》里讲，不管是别解脱戒、菩萨戒还是密乘戒中，根本罪都会对解脱直接或间接产生障碍。[107] 所以，千万不要让这些罪业

107《教诲甘露明点》中说：“何为清净持戒者，佛经论典所宣说，一切取舍守如

与自相续同住，否则不得解脱，不同住，也可以算是清净戒律的界限。无论是戒律清净还是忏悔成功都可以，即使你造了一些罪业，当下要念金刚萨埵心咒忏悔。

有些人经常因为脾气不好而与别人吵架，吵完架后又一边流泪一边念“嗡班匝儿萨埵吽……”，并自言自语：“我太坏了，我太坏了，我这个人，修行这么多年了还同别人吵架，还产生恶分别念，‘嗡班匝儿萨埵吽……’”。与不忏悔的人比较起来，这也很好。

「以共同方式解释四弘誓愿」

“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

眼，浊时虽然极难得，小乘菩提金刚乘，各道成就之违缘，根本堕罪与自续，常非并存为净戒。”

六祖又告诉善知识们，无相忏悔已经为你们讲完了，下面要与善知识们一起发四大弘愿，希望各自都要用心专注地听受，不要胡思乱想。

汉地念诵中所发的四弘愿，我以前讲其他课也引用过，非常重要。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中，不但要会念，而且经常要发自内心地这样发誓愿。对大乘佛教徒而言，无论是独自修行还是与僧众共修，要有共同的发愿，共同发愿的愿文是什么呢？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

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

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

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

我们平时念诵时，四句中前面的“自心”“自性”没有念，“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以这种方式来念的。此处加上了“自心”“自

性”，是因为此处的发愿与其他共同经典的发愿不同。《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就有这类发愿，菩萨要成熟众生、住持三宝的一切修持等等，专门讲了四大弘愿。佛经中讲“大小菩萨皆应修学”，不但是大菩萨要行持，大大小小的菩萨都应该修学这四大弘愿。[108]

我们在座的人，哪怕听一堂课，也应该有这一堂课的作用，如果今天通过这一堂课的学习，我们已经学会发四弘愿，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愿，确实人生是有意义的。

六祖为什么在前两句加“自心”二字呢？度众生和断烦恼，都与我们的心有一定的关系，度众生是度自心恶分别念的众生，断烦恼也是当断自心中贪嗔痴的烦恼，所以，前面加“自心”。后两句加“自

108《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云：“复次善男子。一切菩萨复有四愿。成熟有情住持三宝。经大劫海终不退转。云何为四。一者誓度一切众生。二者誓断一切烦恼。三者誓学一切法门。四者誓证一切佛果。善男子。如是四法。大小菩萨皆应修学。三世菩萨所学处故。”

性”，是指学无边的法门主要是学本性上的法门，成佛也是在本性中、在法界中成佛，以这样的原因，与其他经典有所不同。

简单地在字面上解释，我觉得有两种解释方法。第一种解释方法——大乘共同的发愿。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一愿：天下无边、众生无边，我们发了大乘菩提心，一定要誓愿度尽天下的一切众生。

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第二愿：我们要度众生，自相续如果被烦恼所占据就没办法，因此，首先应该断除自相续中贪嗔痴为主的一切烦恼。当自己成佛后度众生是很容易的，发心分牧童般的发心、国王般的发心、舟子般的发心几种不同情况，比如国王获得王位以后可以度化他的子民。第二个发愿，是将自相续中所有的烦恼断除。这是从断方面讲的。

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第三愿：要断烦恼、度众生，被无明愚痴所缚的凡夫人根本无能为力，为了成佛，我们一定要精通无量无边的法门。就像《经庄严论》中所讲的，没有精通五明，即使圣者菩萨也不可能获得成就，[109] 所以要学五明。此处讲，我们要度众生、断烦恼，要广闻博学，一定要学世间的无尽法门。

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第四愿：我们学习断烦恼、度众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成就无上佛道。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读书就是为了家庭、工作，为了自己过安稳快乐的生活，很多人读书的目的是这样吧？而我们学习大乘佛法，是为自他众生成佛，这就是最究竟的目标。

这是共同的解释方法，六祖的不共解释方法，以

109《大乘经庄严论》中云：“菩萨习五明，总为求种智，解伏信治摄，以五五别求。”

下正文中有介绍。

我们发愿的时候，应根据自己的状况进行发愿。如果你对禅宗有很深的境界或智慧，那么按照六祖的解释方式来发四大弘愿，如果你没有这样甚深的禅宗境界，那么自己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按共同的解释方式发这种愿，我觉得这样发愿很重要。

在《菩萨璎珞经》[110]中也有四大弘愿：从苦谛而言，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愿受苦者得以度化）；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愿集谛没有解脱的众生解脱）；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没得安慰的众生愿道谛来令他安慰）；未得涅槃令得涅槃（没有涅槃的众生让他得涅槃，也就是缘灭谛）。以四谛来发四大弘愿[111]。《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中也有这种发

110《菩萨璎珞本业经》：凡二卷。竺佛念译于姚秦建元十二至十四年（376-378）。又称菩萨璎珞经、璎珞本业经。或单称璎珞经、本业经。乃叙说菩萨阶位及其三聚净戒等之因行。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111《菩萨璎珞本业经》中云：“所谓四弘誓。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未得涅槃令得涅槃。”

愿的方式[112]。

最重要的是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应该会发愿，很多人都不会发愿，只有一种趋乐避苦的心态。以前藏人去拉萨，本来觉沃佛像那么殊胜，在他面前应该发成佛、度众生的愿，但很多人到了那里以后经常发什么愿呢？愿我很快速、很顺利地回到家里！这样还不如不去。其实很多道友到学院来也是这样，千里迢迢从汉地过来，在我面前发愿：希望您加持我很快回到家里！其实这样你不来也可以，没有必要这样发愿。

很多人都不会发愿，正如荣索班智达的《入大乘论》里讲，有个织布的人现前了成就，天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世间的愿望我都能满足。"而他只讨要了一台织布机而已。每一个人的职业是什么，都喜欢发与自己的职业相关的愿。比如说学生会希望自己化学

112《胜幢经》中云："何时皈依佛，正法及僧众，了知诸苦谛，根除诸集谛，修学诸道谛，趋涅槃灭谛。"——自《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

学得好、物理学得好，或者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等等，只会发一个短期的愿。

虽然发真正的大愿，如让我成佛，让我度尽一切众生，让我断除相续中的一切烦恼，让我学好世间的一切万法，像文殊菩萨那样，变成一个遍知者……这些对我们凡夫人来讲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还是需要发愿。像刚刚进入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的人，跟他说要好好地发愿，将来要惠及百姓、回馈社会，以他当时的心态，很不合适，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学生，让他帮助千千万万的人，以他当时的心理状况，并不会完全接受。但是他长大之后，真的到了社会上，因他从小都在发这个愿的缘由，心态上会慢慢有所提升，真正到了社会上后，这样的心态最珍贵。

同理，我们还是凡夫时，要断除一切烦恼、度尽一切众生，这与凡夫的心态有点相违，但是大家在学习前辈大德的殊胜教言后，才会知道它的价值。本来

因社会地位的不同，每个人的价值导向、认知水平、教育体系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每个人的价值观确实是不同的。大乘佛教的价值观，我想大家应该培养。

「以不共方式解释四弘誓愿」

| 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

善知识们，大家知不知道，“众生无边誓愿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我惠能能度尽一切众生。

他并不是说，凭一己之力能度尽天下所有的众生，这是禅宗的特殊说法。

| 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善知识，所谓的众生，并不是外境中存在，而是心中的众生，因为万法唯心造。心中的众生是哪些呢？像邪迷的心、诳妄的心、不善的心、嫉妒的心、恶毒的心，以及“如是等心”中“等”字里还包括千千万万的心，可以说每一种心态都是一种众生。所以，我们反观自心，认识心的本性时，自性就是度，这是真正的度。

《华严经》中有一句，“身为正法藏，心为无碍灯，照了诸法空，名曰度众生。”“众生”在这里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意思是说，自心的众生是以心来安立的。

六祖是说我们不起烦恼，所有的烦恼全部灭尽；大圆满讲，以贪嗔痴引发的八十种妄念，到最后通过认识心的本性全部泯灭。

按大乘共同的发愿，度众生是要度自相的三千大

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而此处是指度心里的众生。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

什么是自性自度呢？我们心中的很多邪见、烦恼、愚痴等等，可以用正见来度。有了正见以后，般若智慧自然而然具足，用般若智慧打破我们所有的邪见、烦恼、愚痴，这些众生各自都度了。度的方式：邪念用正见来度、迷惑用证悟来度、愚痴用智慧来度、邪恶用善慧来度，这样来度所有的分别众生，叫做真度。

分别众生，或者说恶念分别，都用认识来度尽，这与密宗观点不谋而合。真正生起般若空性智慧时，在菩萨或者佛陀的自现境界中，所有的迷乱分别念乃

至不清净的众生都没有。

我们不是经常也说：佛见众生都是佛，菩萨见众生都是菩萨，凡夫人即使见到佛，也觉得他像凡夫。为什么当时很多外道见了释迦牟尼佛以后，有些认为他有贪心，有些认为他有嗔心，有些认为他相貌不庄严，等等。

一般来讲，确实人与人的境界天差地别。如果一个人的心很快乐，没有痛苦，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如果一个人的心很烦躁、很痛苦，他就会感觉这个世界很丑恶。是心起了决定的作用，如果心情特别快乐，下雨也很舒服，阳光明媚也很快乐；如果心情低落、情绪不佳，那么下雨也觉得雨水欺负他，阳光强也觉得太阳在害他。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整个外界似乎都在针对他，乃至对路人，也觉得这个人恨他，那个人误解他，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敌人。

大乘藏传佛教中有这样的说法：修行好的人，他的世界和所现境非常的美好；修行不好的人，无论在任何地方，他的所现境界都很丑恶。所以，天堂与地狱，关乎于自己的心。《大幻化网》也说，外境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否则在自相法上很难安立。当然，这是从最究竟的境界上讲的，究竟来说，我们现在所存在的世界都不存在，不能说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存在，但地狱和天堂不存在，这种说法肯定不合理。

以上讲了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

“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

什么是烦恼无边誓愿断呢？通过禅宗的思想认识般若智慧，有了般若智慧，就像太阳升起时，黑暗自然而然遣除一样，所有的虚妄分别都会土崩瓦解。

按密法的观点，认识本性时，五毒就是五智，贪、嗔、痴、慢、嫉，全部都变成了妙观察智、大圆镜智、法界性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

又，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

法门无尽誓愿学，是必须要见自性，行住坐卧经常在这样的境界当中行法，这叫做真学。

此处的“学”，并不是苦苦地背诵、思维、参加考试，记住了转眼又忘了，伤心、痛苦的那种“学”。开悟者的学习方法与我们的学习方法不同，开悟者的学习方法是安住，安住以后认识，认识以后，所有的万法都囊括在他所认识的法中，此时，世出世间的一切万法全部都了知了，证悟之后就没什么可学了，所以说不需要学。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六祖说过“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作为借口，就不背书了，觉得须自见性常行正法就可以了，不能这样，我们口头上会说，但实际上还差得比较远。

现在正值夏季，我们学院很多道友都是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背诵，这样很好，有些班的人比较懒惰，可能是法师的原因，法师喜欢睡觉，班里的人就喜欢。我们讲四摄时说过，如果法师自己特别爱闻思，对佛法特别有兴趣，那底下的人自然而然有学习的动力；如果法师自己对法的信心和希求心不够，甚至对特别精进的人还另眼看待的话，底下的人也会出问题。一般来说，老师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老师特别严格，他的学生也会显得很出色。我知道有个小学里面的一个班，他们的老师特别特别严格，他们班每年都得全县第一名，后来换了老师，这个老师比较懒惰，结果全班的成绩一落千丈，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其实，我们佛学院和汉地学佛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知道城市里的有些辅导员非常出色，爱学习，不说大话，也愿意讨论佛法上的道理，因此，与他相关的人都有不错的见解。

其实学生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老师怎么说，他们怎么行。老师经常说别人的过失，那他班上的学生也会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于别人的过失。我们佛教的法师们所培养的道友也有差别，我希望大家学习一些精进的班，听说男女众中有个别班很精进。大家都在喇荣山谷里，八九点钟大家都在上课，一日三餐的时间也都差不多，晚上大多也都在听我的课，但其他时间的精进，每个法师的方式方法上就有所不同，你们也需要互相了解一下，什么都不了解，“山中无老虎自己称霸王”的自以为是不好。

不要说班与班之间，现在东西方所有的国家都在互相学习、沟通。我发现城市里的有些道友很保守，

连其他的学习小组都不去，可能心不够宽广。按理来讲，比如说东北学佛的人，出差到南方时，可以到南方的个别学习小组里参观学习。我都经常到各处参学，很有感触，也很有必要。平时讲是非并不重要，真学才重要。

希望我们像六祖那样，无边的法门中只是观本性就足够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学习。

我最近在校对很早以前翻译过的《智者入门》，我觉得《智者入门》很重要，如果以后大家学习了，在佛教上应该会变成智者。但人生很短暂，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传讲，校完以后，如果能给大家讲一遍，俱舍、现观、中观、因明都会一下子精通。很向往吧！（众笑）

又，无上佛道誓愿成，即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

佛道成。

最后的无上佛道誓愿成，成佛就是要沉下自心，看破、放下一切世俗的心。行于真正之道，这样之后，离开了所谓的迷惑和觉悟，不堕两边，成佛以后，觉与不觉都没有。生起不可思议、远离四边八戏的般若，不落于真实和虚妄。这时真正见性，当下成佛，就像十地末尾的境界一样。

常念修行，是愿力法。”

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作为修行人，常常要修行此四大弘愿的法门。

我也希望大家平时到任何地方，哪怕你去转一座神山，在一座佛塔前面磕三个头，需要发愿时，要发这个愿。度尽众生、断除烦恼、学无量法、誓愿成佛。其实，菩萨的所有行为都囊括在此了，非常重

要。发愿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时间就念《普贤行愿品》，没有时间就发这四大愿。

当然，禅宗有禅宗特别高的境界来发愿，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六祖那么高的境界——学无所学、佛无可成、断无所断、度无可度，全在自性上认识，从禅宗和密宗的很高境界来讲是这样，但我们现在暂时无法做到。我们还是按照佛的金刚语，要度尽一切众生、断除一切烦恼、显密教法统统要学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成佛！这种发愿确实很好，很多人不会发愿，学了佛以后，应该学会发愿，发愿很重要。

开法会时，有些新来的居士经常问我：“到这里来应该干什么？”我说：“你多发愿。”“啊？什么意思？化缘？”他们不懂，我也没法一一解释，那就随缘吧。

“常念修行，是愿力法。”我们常常要如是修行，菩萨要日日夜夜发愿。在菩萨戒中也讲，菩萨是昼夜六时要发愿，做不到昼夜六时，就一天发一次愿，或者至少一个礼拜发一次愿。念《普贤行愿品》时，内心中要好好地发愿，发愿的力量不可思议，修行一定会有加持的力量。

第 24 课

2013 年 6 月 27 日

上节课概括性地讲了四大弘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朝拜任何的圣地、佛塔等，都可以念诵。

「无相归依戒」

“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

六祖进一步地对四众弟子说：善知识，我们已经发了四大弘愿，再为所有的善知识传授无相皈依戒。

我们平时的皈依应该是有相皈依戒，这里传授的是不共的无相皈依戒，“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中也这样讲的。从胜义上讲，凡是有相状、有执著、有戏论的法，都不真实，属于世俗法，是虚妄、假立的。

因此，在传授皈依的过程中，有大乘、小乘这一类共同乘的显宗皈依方法，也有密宗的无相皈依法门，或者是此处所讲到的禅宗无相皈依。虽然词句和仪轨上相似，但它所涉及的内容更加深奥，所以，我们在学习禅宗的过程中，恐怕与显宗的个别道理不一定能完全对应，但真实中不会有任何的相违之处。这一点，大家在学习禅宗的过程中一定要知道。

除此之外，密宗中存在非常多的甚深见解和行为，对于这些见行，佛陀在显宗的经典中并没有明确地说明，但大家不能因为显宗的经典没有明显记载，就把它舍弃，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它在有些经典中是

直接宣说，有些是间接宣说，有些根本没有提及，只作为隐藏的部分。现在很多人对密法的不解和误解，其实是与自己的根基和法门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大家不要认为，只要与显宗经典的内容不太相同，就以自己特别狭隘的眼光去蔑视，甚至诽谤，如此确实会造下弥天大罪，没有任何必要。

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

我们平时受皈依戒时，藏汉的仪轨一般是："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但在此处，表达方式上与显宗共同的仪轨稍有差别。

归依觉，两足尊：此处皈依的是什么呢？并没有说皈依佛陀或佛像，而是皈依觉悟者，即佛陀现前的尽所有智、如所有智的觉悟，这就是两足尊。两足还

意为福德足和智慧足。像牛马之类的旁生是四足，人类叫双足者，在辞藻学中是这样讲的。

按照共同乘的说法，所有的人类中，佛陀是唯一最尊贵、最殊胜、最无上的，因此，我们最值得皈依的就是最尊贵的两足尊的佛陀。

皈依正，离欲尊：“正”指正法，正法分教法和证法，但在这里，就像《宝性论》里讲到的，佛的八大功德、法的八大功德、僧的八大功德，是从觉悟的智慧讲的。

法是离欲尊，世间中所有的欲妙，依靠法完全可以离开。现在很多学法的人，他的贪欲很容易减少，这是其他任何世间的方法都办不到的。所以，要想离欲，在所有的方法中，学法是最殊胜、最珍贵的。

归依净，众中尊：“净”，此处指清净，像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相续中的等净智慧，可以叫做净；或

者像小乘里讲到的四个比丘以上，他们的心和行为，也可以叫做净。

僧众是众中尊，任何的组织和团体中，僧众是最殊胜的。现在有个别人认为出家人的团体很差，并且用特别不恭敬的语言来诽谤，但这只是他自己愚昧无知而已。在我们人类社会中，出家人的团体是最高尚的团体。当然，出家人中也存在行为不如法的情况，但这只是个别人的事情而已。实际上所有的行为中，出家非常不易，我们知道，抛弃了世间的一切，前往寂静处，在僧团里出家，从小乘的角度讲，他可以称为众中尊，倘若获得了圣者菩萨的果位，就更不用说了。

以上是皈依三宝偈，我们应该经常用这些偈颂来为别人传授皈依戒。我希望道友们，尤其是出家人，去城市里面一定要传授皈依戒。有些人认为，传皈依非要是一个高僧大德或大法师，自己不是大法师，觉

得自己没有资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你的相续中有三宝的皈依戒，就可以代表三宝给他传授。因为我们周围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盲目、愚痴的可怜众生，如果我们没有摄受他们的心，那我们闻思也没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每天闻思修行，主要目的是什么？有小乘和大乘两种理念。如果是小乘佛教的理念，就是要出离轮回；如果是大乘佛教的目标，那一定要饶益众生。

要饶益众生的话，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家乡、我们所接触的范围中，的确有很多人，可能他们想过要皈依佛门，但后来他的这种善念，一刹那间就被世间的无明云雾覆盖了，当他们生起这一刹那善念的时候，我们最好抛却名闻利养的心态，给他们传皈依戒。如果有名闻利养的心态，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最好不要传授皈依戒、居士戒，或者其他佛法，这都不合理。如果你连丝毫的名闻利养、个人利益的

心都没有，完全是为他人着想，为他人传授皈依戒是有必要的。

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

从今日去，称觉为师：应当如是发愿：从现在开始，以觉悟者为自己的本师。佛陀，梵语是“布达”，就是觉悟的意思。有些人认为，佛教是老年人的宗教，年轻人并不需要，如果觉得年轻人不需要觉悟，想继续迷惑下去，不皈依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想在世出世间，稍微有点觉醒、觉悟，那就非常有必要皈依。所谓的皈依佛就是承认觉悟、依托觉悟。老师与学生的水平比较起来，老师的觉悟更高，因此学生随学老师，这也是一种皈依。

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但皈依佛之后，我们不能皈依邪魔外道。此处的“邪魔外道”，从禅宗自宗来

讲，心生的分别念、旁门左道，都是邪魔外道。如果按共同乘的说法，不承认四法印，宣说颠倒、歧途言论的本师，我们不能皈依。

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我们皈依“觉、正、净”三者，其实是从自己的心，或者万法的法界本性层面来安立的。

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

劝善知识们，皈依自性三宝。皈依佛，就是皈依觉悟者。皈依法，并不是皈依一本书，而是皈依无谬的知识、精神、思想。皈依僧，就是皈依完全清净，没有自私和染污的心和行为。

因此，我们皈依“觉、正、净”此三者。

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

名两足尊。

六祖解释时，有些地方没有像藏传佛教的因明一样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这也是禅宗开悟者普遍的特质吧。

自心皈依自性的佛，远离了所有的邪念和迷惑，以断除欲望、获得智慧为满足，并且远离财和色，这就是两足之尊。

六祖的解释，开头的见解比较高，后面却像在描述世间普通的智慧，但这样解释也可以。

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

自心皈依法，念念都没有邪念、邪见，因为没有邪分别念的原因，就没有人我分别、贡高傲慢、贪爱执著，等等，所以叫做离欲之尊。

皈依法的原因，已经离开了这些分别执著。

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

皈依僧众以后，一切的尘劳、爱欲等等，对清净的自性根本不会染著，所以叫做众中之尊。

当然，此处与我们平时皈依三宝的解释方法有一定的差别，此处只从心上安立。我们以前学《大圆满前行》时，也讲过特殊的皈依，比如说上师的身口意作为三宝，这是一种；或者我们的风脉明点代表三宝，这也是一种密宗不共的皈依方法。禅宗也有它的不共方法，大家都要记住。

若修此行，是自归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

如果我们这样修行，从自性上皈依，是真正最了义、最明智的皈依方法。可惜世间中的很多愚笨凡夫不懂，从早到晚，求受形式上的皈依。（很多寺院的门口，凭皈依证入门，谁都不观察他内心中有没有皈依三宝，有皈依证就不收门票，没有就收。很多人为了不付门票钱就办一个皈依证，这不是诚心皈依，而是为每次到寺院烧香、拜佛，不用付钱。）如果说皈依佛，佛到底在哪里？法和僧又在哪里？把佛当作外在世界上的一种独立体存在，其实是不合理的。如果没有见佛，就变成没有可皈依的对境，这样就成了一种妄念分别。

当然，作为一个凡夫人，他确实认为，即使佛已经不在，代表佛的相好庄严的佛像也存在，我理应这么皈依，如果佛陀和佛像都没有，那我皈依什么？自性有什么可皈依的！皈依法也是如此，最好是佛陀所宣说的法，如果现在没有，至少也是法本经函，比如《大藏经》这一类，是他皈依的对境。皈依僧众也是

大小乘的不同僧众，比如说四个比丘以上，或者说圣者，这才是他皈依的对境。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一到星期天就去寺院，觉得寺院里面三宝都具足了——佛像有了，法宝也有了，再加上寺院里还有一些老和尚和年轻调皮的小和尚，这些代表僧众。然后一边供养，一边诽谤（众笑），很多世间人就是这样，对吧？

但是按照禅宗的说法，皈依三宝只在自心上安立，并非皈依外在的三宝。当然，这是境界的差异，还没有达到禅宗最高境界的人，我觉得的确需要时时刻刻都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的功德那么大，不但自己皈依三宝的功德大，劝别人皈依三宝的功德也不可估量。我特别希望在座的道友，每年至少要想办法度一个从心上皈依三宝的人。

不过，有些修行特别好的人，完全看破红尘，

与世隔绝，这样的人，独自修行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心太紧了不好。现在的特殊时代中，有些道友刚出家时特别循规蹈矩，看起来与金佛像别无二致，如如不动，但十年、二十年以后，很多行为就逐渐松懈下来了，这样不是很好。

因此，无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劝别人皈依三宝很重要。我并没有要求大家劝别人出家，如果很多人出家，一是对社会和谐造成影响，因为有些人出家之后，可能会出现家庭矛盾等很多问题；再加上这个出家人，如果自己也没有好好地守清净戒律，也有一定的过失。

但皈依三宝则不同。如果很多人皈依三宝，他们的行为会变得如理如法，每个人所涉及的社会面又相当广，就会影响很多人。比如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会影响我的家庭成员、同事和所接触的其他人，如此影响一部分人。我不杀生、不偷盗，这方面的影响，

对整个社会来讲也非常有必要；对他个人来讲，今生有皈依戒，是一切功德的所依，再念咒语，乃至做任何善事，功德会逐渐增上。按现在世间人的说法，内部成员有优惠。

其实佛陀并非贪执眷属，但你加入了佛教团体之后，很多功德自然而然增长，这是一种法性规律。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皈依三宝的功德时，就很想劝别人尽量皈依，皈依之后，对这个人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受三皈五戒，完全可以对你的行为加以规范，拥有较高的行为标准，用世间的语言来讲，能令你的人格更加完善。虽然凡夫人皈依外相上的佛，境界较高的人不一定认可，但我在此还是要劝大家学佛，学佛对自他非常有帮助。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

他人，是自归依也。”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善知识们，我们各自用智慧细致地观察，千万不要将心用错，为什么呢？因为佛经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一定要皈依自心的佛。

此处的自皈依佛，就像《华严经》所表达的意趣，一切即是如来，如来即是一切。或者说，自心即佛、自心即法、自心即僧，等等。[113] 很多经典中说，所谓的皈依即是皈依自己的心，心就是佛陀。包括中观中也说：“谁见自心，彼见如来。”等等，有很多的教理表明，一定要皈依自心。

不言‘归依他佛’：而佛经中并没有说皈依外在的佛。当然，了义的经典里没有说，不了义的经典，或者初级的经典里面是这样讲的。

113《华严经》中云：“所见诸佛，皆由自心。”“知一切法，皆是自心。”“如是一切，悉由自心。”等等。

初学，一般指刚刚入门、初次学习。我们这里曾有一个法师，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这些初学者，应该要背诵，不要学我。”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你不是初学者，你是菩萨。”

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初学者是皈依外在的佛，非初学者是皈依内心的佛，因为不皈依自己的自心佛，外在的佛也找不到。既然如今已经悟到这一点，每个人必须要皈依自心三宝。皈依自心三宝，即是皈依自心的本来面目。

所谓的皈依，就是完全通达能皈依、所皈依无二无别。比如说顶礼，分上中下三种。上等者的顶礼，能顶礼、所顶礼、顶礼本身三者都是三轮体空。皈依也是如此，上等者的皈依，完全认识自己的本性，这就是最了义的皈依。

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所以，需

内调自己的心性，但是外相还是要随顺别人。自己的见解如虚空那样高，行为像粉末那样细，应该取舍因果。自己的内心，好像能皈依、所皈依都一味一体，三宝完全显现为自己的心，已经认识自己的本性，这是最高、最无上的一种皈依；但是外在的行为，并不是轻视别人，对什么都无所谓。

其实一些高僧大德，他内在证悟的境界越高，对别人的尊重、恭敬等行为，越是与我们一般贡高我慢的凡夫人不同。这在很多高僧大德的言行举止中也看得出来。

这以上讲的是皈依三宝，是按照禅宗不共的皈依方式来讲的，如果你懂得密宗不共的道理，二者完全可以呼应，完全可以相辅相成。

「三身自性佛」

“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

六祖继续说：善知识，既然我们已经皈依自心三宝，各个都应该专心致志地听受、学习，我再不断地给大家讲一体三身的自性佛（我们讲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三者，现在在我们的这颗心上面，法、报、化三身也可以从一本体、不同反体方面安立）。

怎么安立呢？六祖说，我讲完之后，你们会完全明白三身，依靠自力来觉悟。

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

这一段相当于是灌顶。我们也可以这样，虽然没

有真实的传承，但六祖既然说了，我们每个人如是念三遍之后，我们也皈依了法报化三身。这些大圣者、成就者的金刚语言，有不共的力量。

不管怎样，我要为你们讲皈依三身佛，你们每个人跟着我念：依靠我们自己的色身，皈依清净的法身佛；依靠我们的色身，皈依圆满的报身佛；依靠我们的身体，皈依在此娑婆世界中，能示现千百亿化身的化身佛。

平时在《现观庄严论》和密宗中所讲的法身、报身、化身，与禅宗里面所讲的稍有差别。以后《现观》讲法身的时候，三身都会讲到，还有《宝性论》中也讲了三身，与这里的讲法上有点不同，但都是可以的。

“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汉传佛教的《二时临斋

仪》中也是这样说的，与六祖此处所宣说的意义大致相同。

“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

善知识，我们的色身就像住宅一样。就连小乘也讲，佛的身体、阿罗汉的身体，均以苦谛所摄，不能皈依色身，如果真正想要皈依，应在自心中皈依，将我们的心、本来的法界或者如来藏，作为真正的皈依处。这是世间中每个人都值得皈依的，不是皈依色身，要皈依真正的法身佛。

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

如果我们自心迷乱，则根本无法见到内性，而且

在外面寻找三身如来，根本见不到法报化三身。正因为这样，接下来六祖说：你们应该好好地听一听，我现在马上要为你们讲认识自身的三身佛。

密宗中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莲花生大士的大圆满见解，法王如意宝的好多窍诀中提到：观自己心的本性时，本体空性是法身；自性光明是受用圆满身；大悲周遍，也就是说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显现于整个世间的部分，就称之为化身。依靠上师的窍诀认识以后，就通达了法报化三身。

但显宗中没有这样的说法。正如六祖说，去外面寻找法报化三身，就像所画的法身像、报身像、化身像，在我等不清净的众生面前可以用画像来介绍，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心中安立。禅宗以它的窍诀认识自身的法报化三身，而密宗有密宗的特点，尤其是大圆满。

我并没有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像我一样，但以我个人来讲，可能是传承、金刚上师和自己前世宿缘的缘起，所有的法门中，我对大圆满非常有信心。

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得过很多灌顶和教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每一个窍诀非常直接，不需要转弯抹角，不需要过多的文字宣说。比如法王如意宝《文殊大圆满》的见解部分，一目了然。如果你真的对大圆满有信心，修过加行以后，稍微观一观，其中道理当下立见。

禅宗所讲的法报化三身，也是从心上安立而给大家直指的，虽然禅宗并没有像密宗那样，金刚上师对弟子指点：你的心的光明部分是报身……但实际上也是直指的窍诀。

莲花生大士的窍诀，尤其是智悲光尊者的《大圆胜慧》，去年我刚刚翻译完，这里面专门讲法报化三

身的直指法，非常广，与此处所讲的比喻方法不同，但有些窍诀也有相同之处。凡是前辈的圣者们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字，很多人都不内观，如果观心的话，其实在轮回中非常疲劳的心性，可以很快的时间中得到休息。

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

此处“自性”和“自心”是一个意思。心的本来心性，也可以叫自心；或者从法性的层面、万法的本体，也可以叫自性。

这三身佛，从自性中产生，不是从外面得到一个法报化三身。不是我们日夜祈求，最后从很远的地方飞过来了。

何名清净法身佛?

下面分别宣说，首先讲什么是法身。

其实现在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报身，有些人说法身和报身是他体，包括一些比较出名的学者，也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闹笑话，他们可能并没有好好去研究佛教的甚深道理，只是看一些佛书，最后已经成名了，有了名声以后就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说什么都是真理，但实际上也不一定，如果用经论来衡量，不管智者还是愚者，错了就是错了，而且智者说错，过失更大，别人笑话的声音更大。

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

世间上的所有人，心的本来面目、心的本体，都是清净的。万法也可以从自性中产生。

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

六祖有时候说的是很普通的理念，有时候又是很高的境界，此起彼伏，也是不共的特点吧。

万法本来清净，但如果我们思维一切邪恶之事，行为也会邪恶；如果思维一切贤善之事，那么行为也会贤善。不管善恶还是无记法，一切的一切，在自性中，就像天空常时都是清净的，日月永远都是光明的，只不过中间有一些浮云覆盖了，因此，虽然天空清净、日月光明，但因浮云遮盖之故，云以上的天空、日月都光明，云以下却完全黑暗，我们众生就相当于在云下。很多道友乘飞机时都看得到，下雨的云层并不高，如果再往上，天空还是清净的，日月也光明显现。

如果忽然吹风，云开雾散后，则上下通明，一切万物现前。世俗的如同浮云一般的分别念，完全已经盖住了我们的自性，即使它是忽然性的。

此处与藏传佛教的认识法性稍有不同，藏传佛教有些上师的窍诀中，心的本性本来都是无离无合、无生无灭的，从空性不可言说的层面安立为法身。在这里是以比喻来介绍法身。

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

善知识们，智相当于太阳，慧相当于月亮，智慧就像日月一样，本身就是光明的，不过在执著于外境的过程中，被妄念浮云覆盖了自己的本性，根本没办法展现明彻的光明。

这时需要什么呢？

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

我们自性的光明日月，虽然被暂时的分别念遮覆，但如果遇到了善知识，他给我们传讲正法，尤其是证悟到禅宗最高的境界时，原来的妄念云雾，如同被大风所吹，自然散开，明明清清、内外明澈的心的本来面目会展现无余。这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明心见性，此人已经见到了法身本性、万法本体。

密宗中也常常赞叹对自己直指觉性的根本上师。比如说我本来在轮回中沉迷，在无明烦恼的云雾下沉睡，但是依靠上师教言的狂风，把所有的云雾全部吹散；或者说本来我于无明中沉睡，依靠上师教言的鼓声，令我从迷梦中苏醒过来，等等。这时我们发现：不管是禅宗还是密宗，在轮回中自性被覆盖的时候，上师的教言是弥足珍贵的。如果上师没有给我们指点迷津，依靠自己的能力，虽然有些人才智过人，但是没有依靠善知识的指点，非常难以证悟自己的心。

所以，赞叹上师时常会说道，父母给予我们肉身

和财富，而传承上师们给予我们真正的智慧法身，可以说认识本性的恩德无以回报。

禅宗的法身是这样讲的，不知道你们以前对禅宗有没有很多的研究，这次也算是一个机会吧。《六祖坛经》在汉传佛教的禅宗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法本，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禅宗讲的法身到底是怎样，用它的语言、它的教理是怎么安立的。

“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

讲了法身以后，开始讲《俱舍论》中也讲到过的心所了。

善知识，皈依自性佛，就是皈依真正的佛。皈依者需遣除不善心、嫉妒心等等，常见自己的过患，不说别人的好坏，这就是自性皈依。必须要卸下一切傲慢之心，能生起恭敬之心，这就是见到了自己的本性。通达无碍，是真正的自性皈依。

如果已经皈依法身、认识法性，就相当于中观里讲入定时候的境界，因为明心见性相当于入定的境界。此处讲的皈依自性佛之后，后得的心态是什么样呢？当你明心见性以后，嫉妒心、傲慢心、诳妄心、轻慢心、邪见心、贡高心……统统都没有。所以，证悟心的本来面目时也并非不能安立，中观中讲的入定境界，是远离四边八戏的，但后得的时候，作为菩萨也有他的行为，比如说三地菩萨还不断地求法，一地菩萨不被嗔恨所动摇，等等，有很多善方面的意念。

我们都知道，所谓菩萨的行为，善的方面全部具足，恶的方面都不具足。所以，此处讲明心见性的

时候，真正皈依自性佛之后，后得也必定会有这些心态。

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明心见性者，那我有没有嫉妒心、诳妄心和天天蔑视别人的心呢？都没有。所以，真正的皈依者，后得的行为的确非常让人钦佩。那些大德、成说者们，别人不得不被他的行为所感化，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依靠他的心态和行为，即使是无有嫉妒心、贡高心，也让无数的人对真理产生兴趣。

这是我凭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的，解释得应该是很好，我看以前的很多讲义里并没有这么解释，但这样解释谁也挑不出毛病，我边讲边思维，觉得还可以，对自己有信心。

| **“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

法身的入定和后得讲完了，他真正的境界和后得的行为、心态都已经讲完了，那么报身佛是什么样呢？这里先讲了一个比喻，在大圆满中，报身经常用光明来说明，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什么叫圆满报身？比如说拿出一盏灯，千年的黑暗可以一时遣除，认识心的本性的一个智慧，内心万年的阴暗、愚痴，也可以遣除。

万年：此处只是象征性地说“万年”，实际上指千百万年或更多，意为非常非常漫长的时日。

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

我们不要天天回想以前如何如何，年轻时怎样怎样，没有必要，因为过去之事不可得；即使要想，你就想以后，以后每一个心态、刹那刹那的心念，都去

圆融或者明观它，这时，你会见到自己心的本性。

密宗中也经常这样讲，要观当下的心态，或者未来的分别念将生未生之时，观察这个心态，认识本性。

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

善和恶虽然显现上不同，但是本性却无二无别。正因为无二无别，这叫做实相。不只是善恶，光明和黑暗一样，黑和白也是一样。在实相中既没有善，也没有恶，这就是所谓的圆满报身佛。（从清净远离垢染的角度安立为法身，善恶无二无别的角度安立为报身。）

后得方面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产生嗔恨心，万劫

中所作的善根都会毁灭；如果我生起譬如菩提心这样的一刹那善念，那么恒河沙劫中所造的恶业会全部清净，乃至无上菩提。

所以，念念自见本性，不失正念，这就是报身。

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念念当中，要认识报身。善和恶在胜义中、在认识本性中是无二无别，但是在后得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再产生恶念，否则会对自己的善根有所损害。所以，念念一定要在善中，在不失本性和本体中，这就是所谓的报身佛。

下面讲化身佛。

“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

化身的解释方法有点不同，什么是千百亿化身呢？如果没有思维万法，那它的本体像虚空一样，如

果“一念”去思维，那么分别念会化现得多如牛毛，前刹那、后刹那，心所和念头无量无边。

比如说我想大千世界，每一个世界作为对境，心态上会有层出不穷的分别念，所以说化为无数。

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如果我们思维恶念，成为地狱；思维善念，成为天堂。

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毒害的心化为龙和蛇；慈悲的心化为菩萨。

如果你经常处于一种善念中，你就如同身处天

堂；如果你整天处于不安、痛苦、伤心、失望、绝望、抱怨的心态，就与入于地狱无二无别。虽然有好多人出行是豪华轿车，住处是高档别墅，却每天愁眉苦脸、特别痛苦，这叫做天堂中的地狱——于天堂里受地狱的苦。

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如果你时时都有慈悲心和智慧，如此你将转生到善趣、上界；如果你经常处于嗔恨和愚痴中，这与堕入三恶道别无二致。

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自性变化多种多样，迷惑的人不觉悟。

确实如此，迷惑的人虽然没有痛苦的因，也觉得痛苦非常；而觉悟者，一切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常生欢喜。

前段时间中央台经常问，“你幸福吗？”我把它改为“你快乐吗？”问了很多发心人员，有些修行

人说一点都不快乐，好伤心、好痛苦、好绝望啊；有些说还可以，很好，衣食不缺，就剩利益众生了，等等。确实，每个人的心态千差万别。作为修行人，特别希望你今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庄严还是丑陋，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心态上不要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让自己下地狱，没有必要。

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所以这里讲，恶念是地狱，善念是天堂。现在尚在人间之时，有些人正在感受地狱的痛苦，有些人正在感受天堂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呢？不用别人来判决，也不用问空行母、上师、活佛，其实他们不一定知道，有些人只是推测。

这叫做是自性幻化身。

第 25 课

2013 年 7 月 1 日

下面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六祖坛经》，现在正在讲《忏悔品》，前面讲了法身、报身、化身，六祖以禅宗的观点来解释的。

“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

六祖对善知识们怎么讲的呢？

法身本具：法报化三身中，心的本来面目就是法身，每一个人，无论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都本自具足，这就是“法身本具”。密法中讲“本体空性为法身”。

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法性空性本来具足的同时，我们每一刹那明明清清的心念，就是“自性自见”，这是所谓的报身。密法中常讲“自性光明为报身”。

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这个本体空性、自性光明的心，于外面散射，出现种种善和恶的分别念，善念是天堂，恶念是地狱，等等，所有善恶的思绪就是化身。密宗中讲“大悲周遍为化身”，也就是说：空性和光明无离无合地在众生面前现前，这叫做化身佛。

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

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如果我们自己已经认识到了本有的自性，于真实自性中自然安住而修

行，功德自然而然现前，这是真正的皈依。

在密法中，比如说华智仁波切的三种要诀，是先认识本性，在本性中自然安住、无有取舍，才现前自己本有的果位，这种见修行果，是真正的皈依。

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归依也：其他的皈依，是皈依我们众生面前显现的肉身像，实际上这就像在不清净的眼前显现的有漏宅舍一样，并不清净，因此不能称之为真实的皈依处。

小乘中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学过《俱舍论》，小乘承许皈依尽智和无生智，才是真正的皈依，色身是有漏法的原因不去皈依。

经部提出妨难：如果佛的色身不是皈依处，那为什么我们对佛身出血，会有五无间罪？

有部宗认为：虽然没有直接损害到智慧法身，但

是因为对它所依靠的肉身有损害的缘故，间接对法身有害，所以也会有一些过失。

经部的学人发太过说：我们不能接受。如果你只承认尽智和无生智，那佛陀完全成了智慧，而不是肉身了。这样的话，具戒比丘相续中的戒律，本来是无表色，比丘只成了他相续中的戒律，而具戒的人，不能成为僧众里的所谓比丘了。实际上经部宗认为：不但要皈依佛的智慧，还要间接皈依他的色身，否则不合理。

当然，从大乘的经典来看，不但要皈依佛的智慧，还包括佛的身体、佛的语言，身语意都是我们的皈依处。在这里说色身不是真正的皈依处这一点，是从最了义的经典而言的。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金刚经》中讲了，如果想以色相见我，

或者以音声求我，此人已经步入邪道，不能得见真正的如来。

真正的如来是什么呢？

“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真正的佛——引导众生解脱的导师，才是离戏的法身。法性也不是我们分别念的境界，所以，真正的法性、如来，我们世间凡夫不能了达。

就像《宝性论》里所讲的一样，最后真正的皈依处，是如来的法身智慧。很多人不能辨别哪些是真正的皈依，哪些只是名言中的皈依，如果不能了知这一点，甚深的佛法很难了达。我以前讲《金刚经》的时候有特别深的感触，现在很多人没有分开胜义谛和世俗谛、了义和不了义，如此一来，如来的甚深法确实很难解释。

《中论》中也说过：“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

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如果不知道胜义谛和世俗谛，也就根本不知道佛法的甚深奥义。

现在很多人对胜义谛和世俗谛一窍不通，以此原因，有时候名言中也不执著因果等的法，有时候胜义中还有不空的法——因果不虚，西方极乐世界真实存在，等等。说明佛陀的甚深妙法，需要有一定的智慧才能通达。

其实，最究竟来讲，肉身不是真正的皈依处。不过有些禅宗的后学者，在解释《坛经》的时候，并没有这样解释。

原来果仁巴大德讲《现观庄严论》时说，他所解释的观点与藏地谁的观点都不符合，但是他不担心，因为他的解释符合弥勒菩萨的密意，所以没人承认也无所谓。

我倒没有这么大胆，但我的解释，与汉地的有

些讲义也不一定相同，他们好像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的。

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我们自己认识了自性法身，才是真正通达了三身佛，也就是自性佛。

“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销灭。

六祖说，下面我讲一个无相颂，如果你们能经常读诵、受持，多生累劫中因迷惑所积累的罪业，在一刹那中立即消失无余。

因此，这个无相颂功德很大，而且我们也应该好好地思维其中的甚深意义。

颂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世间很多人都不知取舍，什么是修福和造罪，他们根本分不清楚，特别可怜。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此处是说，有很多迷惑的人，在佛教的道场中，经常修福报，不修真正的解脱道。而且，只把去寺院里拜佛，或上供下施的世俗善根与福德，作为解脱道。

一般来讲，为了解脱、为了利益天下无边的众生，而希求真正的空性法门、解脱法门的人非常少。即使有人修道，他们把求福报的道安立为解脱道。

放眼当今社会，确实很多人是这样，包括很多每天讲经说法的法师，也不求什么解脱，大家做好事、做好人就可以，或者说多积福报、多做慈善，解脱空性方面的法，从来都少人问津。

布施供养福无边：当然，如果我们对可怜的众生作布施，对三宝等殊胜的对境供养，有没有福德呢？肯定有无量无边的福德。

很多经典中都说，哪怕是对非常殊胜的对境供一枚金币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我们看见特别可怜、无家可归或者非常悲惨的众生，作一点点布施，功德也是无量无边，这一点无有欺惑。

功德有没有呢？有。福德有没有呢？肯定有。但我们众生在轮回中要获得解脱的话，需要空性的智慧，单是做福德远远不够。

心中三恶元来造：他心中的贪嗔痴三毒为主的烦恼，仍然存在，他也依然会一如既往地造下罪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

在座的很多法师和道友，你们来听课、求法，并非是因为好奇心，也并没有其他目的，应该是自己想

得到解脱，但现在很多问题都不明白，如果我讲怎样发财？怎样升官？大家都很有兴趣；讲到空性和解脱法门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兴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不懂佛法的究竟意义。

所以，造福德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你心里还在不断地造下贪嗔痴。

现在有些居士就是这样，在作功德、做善事方面很发心，但是因为他没有闻思、不懂取舍的原因，他就会经常要么以贪心的驱使下造无量的罪，要么以嗔心的驱使下造无量的罪，或者以痴心，不懂因果的原因照样会造罪。你们可能也看到很多人，皈依很多年了，很有福报，经常做善事，可是在甚深因果方面，他从来也没有思维过，没有禅定、没有持戒、没有修空性法门，真正解脱的戒定慧三学方面，基本上不去关心。如此这般，他所积的福德，毕竟是随福德分的善，在人天福报享用完了以后，就一无所有了。因

此，大家要很重视，非常重要！

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忏悔分真实的忏悔和表面的忏悔。如果我们通过供养、布施、造像、做慈善等等的福德，以此想要灭除无始以来、尤其是即生中，以贪嗔痴、无明烦恼所造的一切罪业，非常困难。

虽然你之前造了福德，福报也肯定会现前，但是你没有如理如法地去忏悔罪业，你以前造过的罪，后世仍然存在，一点都没有改变。

比如说我以前以贪嗔痴造下了罪，如果我没有以三殊胜摄持，或者以智慧波罗蜜多的空性摄持，虽然我即生中昼夜精进，但是因为没有对症下药的原因，

很难真正忏悔。

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如果你心中对无我空性有一定的体悟，就灭除根本罪源，会于各自的自性中真正忏悔。真正的忏悔是无相法门，以般若空性或者菩提心来灭罪，都是非常殊胜的方法。

《永嘉大师证道歌》[114] 里面说：“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住相的布施，就像我们往虚空中射箭一样，箭的冲力消失以后，它就会慢慢地掉下来。还说：“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怎么能比得上无为、无相的空性法门？空性法门超越一切，可以直接到如来地。

密宗和禅宗中都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心的本性，没有以空性智慧来摄持，这样的忏悔不叫真忏悔。确实，你今生中供斋、修路、建桥等等，福报虽

114《永嘉大师证道歌》中云：“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有，但能不能根除你相续中的罪业呢？不能。能根除的方法，要么是依靠四对治力，修金刚萨埵法门，要么修空性法门，这才是真正的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

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如果我们通过修行，已悟到了大乘顿教的忏悔法门，这里主要是指明心见性，认识心的本性，这是最根本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境界，那么所有迷乱的分别妄念和邪知邪见都会遣除，行持正知正见，一定会通达一切万法为空性，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行所修全是真实，这时无有任何的罪过。

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这种学道的行人，经常处于法性中，观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样修持，虽然他的身体与常人并无差别，但是他的智慧和

密意与如来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常说“与诸佛同一类”，这是非常关键的。

密法中也是如此，认识本性的人，虽然他的身相与凡夫人一样，比如异熟持明，他异熟的身体还没有变样，但是智慧与诸佛菩萨已经无二无别了。这种忏悔方法非常高，完全超越显宗如海的忏悔方法，可以说在显宗中确实没有。

看过《维摩诘经》的人都知道，佛陀当时曾遣优波离尊者去维摩诘居士处问疾，他不敢去，原因是以前有两个比丘犯了杀戒和淫戒，特别痛苦。《维摩诘经》中没说具体的原因，但其他注疏[115]里说，这两个比丘住在山上的茅棚里，有一天早上，一个比丘外出，另一个睡在床上，有一女人进来与他发生关系，

115《维摩经义疏》中云：“一比丘似犯淫戒。次比丘似犯杀人戒。事别出经。有二比丘。林间修道。一比丘疲劳。仰卧眠熟。忽有女人。以女形置一比丘上。而比丘。不净流出。眠觉始觉。而向同伴述之。彼比丘云。可伺求此女人来也。而彼女忽来。比丘便往逐之。女人怖走。遂堕坑死。此似犯杀。故云犯律行也。诚以为耻者。”

他醒来后怀疑自己犯了淫戒。正在这时，外出的比丘回来了，犯戒比丘就向他述说此事，他就想抓住这个女人问个明白，女人很害怕，逃之夭夭，他就在后面穷追不舍，结果女人跑到悬崖上掉下去摔死了。如此，这两个比丘，一个犯了淫戒，另一个犯了杀人罪，痛苦至极。

小乘戒中，因为优波离尊者在佛陀的眷属中持戒第一，他们就找尊者诉说，问他该怎么办？优波离尊者用戒律和智慧衡量后，说：“就像人被砍头后就没办法再存活，犯了根本罪，在整个僧团中无法共住，而且忏悔的方法，我在戒律中找不到。”

正在这时，维摩诘居士过来否认了优波离尊者的说法。他说：“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宣说了一切众生心的本性没有垢染等，讲了一些灭罪的无相法门。后来这两个比丘不但不再苦闷，而且重新发菩提心，最终

获得了成就。[116]

犯了根本戒，这种罪业在小乘自宗中基本上是无法忏悔的。当时戒律第一的优波离尊者也知道这两个比丘有忏悔之心，非常怜悯他们，但是他也没有找到最好的办法，正无计可施之时，维摩诘居士讲了无相的法门，罪业的本体没有垢染，在外、在内、在中间，一切罪性本不存在，这就相当于密宗和禅宗里讲的认识本性了。也正因为这两个比丘是利根者，后来已经在大乘中获得了清净罪障的机会。

116 佛告优波离："汝行诣维摩诘问疾。"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唯，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为其如法解说。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优波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我言：'不也！'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唯，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炎，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于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优波离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说。'我即答言：'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制其乐说之辩，其智慧明达，为若此也！'时二比丘疑悔即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故我不任诣彼问疾。"——《维摩诘所说经》

这也是小乘与大乘的不同点，小乘中确实无法恢复的罪业，在大乘中，对根基比较殊胜的人来讲是可以的。当然，也不能认为小乘中犯了什么都可以，大乘中单是观想一个空性就解决了，没有那么简单。所有的罪业随便行持，只要口头上说个空性就可以吗？肯定不合理。总的来讲，我们如果真正通达了罪业的本性，与诸佛的密意完全都可以成为一致。

所以，我们经常在密法里面讲，遇到《系解脱》、大圆满的人，与普贤如来同缘分。法王如意宝的《胜利道歌》等很多论著中都讲“同缘分”，与此处讲的“同一类”，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我们凡夫人会想：为什么说遇到密法、天天念《系解脱》的人，就是与普贤如来变成同类呢？确实可以这样讲。比如说我今天发了菩提心，那么我与文殊菩萨就变成了师兄弟，是同一类了，因为我也发了菩提心，也想度化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我和文殊菩

萨的“工作”一样了，那我们不是成了一个“单位”了吗（众笑）？所以，为什么说认识心的本性的大忏悔之人与佛陀是同类，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他们是同行，也即是同类了。

吾祖惟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吾祖惟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从达摩祖师传到现在的所有顿悟法门，只要是有信心和缘分，愿天下所有有缘的众生，都能认识心的本性。如果我们明心见性，与前辈的祖师们就是同一体了。

传承上师们已经认识了本性，如果说我们也认识了本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一法界中的不同反体。比如说瓶子里面的虚空，与其他器皿里面的虚空，从虚空的本体来讲都是一体，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这个瓶子盖住，里面的虚空根本没有与大虚空接触就没有办

法，除此之外，我们稍微有一些开悟，就与诸佛菩萨的密意完全成了同一体了。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将来想要求得自性法身的人，你一定要记住，在修行和得果的过程中，要远离一切相，如果有相就不是真境界。

不要说密宗、禅宗，连获得阿罗汉的果位，也要远离相。就像我们经常说洗心革面，或者说心中远离一切尘垢、烦恼、分别妄念，等等。小乘里讲，五十一个心所[117]中，六个根本烦恼、二十个随烦恼、四种随转（随转的四种法可以变成烦恼，也可以变成善法）、十一种善行、五种遍行法、五种别境法，这是《俱舍

117《大乘阿毗达磨》中讲到五十一心所，也即五遍行法、五别境法、六种根本烦恼、二十种随烦恼、十一种大善地法、四种不定法。
遍行法五：作意、触、受、想、思。
别境法五：欲、胜解、念、等持、慧。
大善地法十一：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轻安、不放逸、舍、不害。
根本烦恼六：贪、嗔、慢、无明、见、疑。
随烦恼二十：忿、恨、覆、恼、嫉、悭、诳、谄、害、骄、无惭、无愧、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
不定法四：恶作（即后悔）、睡眠、寻、伺。

论》的观点。此处指善和恶的所有相全部远离，尤其是远离一切尘垢、烦恼。

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努力自见莫悠悠：总而言之，当时六祖要求大家要非常努力、认真、勤奋地寻找自己心的本来面目，明智见性。

在座的人也一样，修法、读经固然重要，但不管你学显宗还是密宗，最关键的是要观自己的心，观心能获得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甚深境界。当然，我们一方面特别需要五部大论的广泛闻思，另一方面，无论晨起还是睡前，要经常观自己的心，平时都应该修与自己非常相应的法门。其实观心是一种习惯，有些道友刚开始修得不好，但是慢慢因为一些善道友的影响，或者自己的不断发愿，后来就逐渐喜欢观心了。

不要整天浑浑噩噩、虚度光阴地散乱。

后念忽绝一世休：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住在人世间中，我们今天所显现的人世间的心识、意念，什么时候绝断却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我今天坐在僧团中，没有好好地修行，一直散乱，明天这一世就已经完结了。

若悟大乘得见性：我们短暂的人生中，如果能顿悟大乘法门，明心见性的话，那获得人身是有意义的。

虔恭合掌至心求：按照我的解释方法：六祖虔诚恭敬地合掌祈求大家。其他法师也有这样解释的：自己虔心恭敬合掌祈祷，希求现见自心的本来面目，这样也可以。按照藏地一些大德上师们的发愿，比如寂天菩萨也曾说：我合掌祈请，你们若想解脱，要经常用正知正念来观自己的心。

六祖也虔诚合掌至心祈请你们：人身非常难得，在短暂的人生中，最好要明心见性，获得一些境界，否则，整天都与恶友同流合污，在恶劣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将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当作有价值的，是非常可惜的。现在世间中的很多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都非常可怜，最重要的心灵法门都不希求，非佛教徒这样做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都受到限制，但我们佛教徒中，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完全耽著在虚无缥缈的事情上，对自己内心的修证方面全无希求，全都变成往毫无意义的世间八法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没有任何的实义。一定要按照前辈大德所说的那样，要在短暂的人生中有一些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呢？要么修空性法门，像中观是将内外的一切万法用智慧来抉择；要么在具足信心的前提下修密宗，不需要增加很多观察、分别，在安住中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如果这两者都有困难，那么我们

就对天下无边的众生发菩提心，每天发善心，这并不困难。我们选择哪种都可以。

否则，有些修行人修了很长时间，越修越差。包括有些法师，出世间的佛教方面也许会讲，但是世间法方面有些失坏形象，譬如遇到一点事情，就显露出特别不明智的行为。包括一些发心人员，虽然他把自己的闻思修行全部放下，来为众生、为僧团、为道场做事情，我对他们的发心很随喜，但在这个过程中，从语言、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就像从来没浸润过佛法的人一样，爱发嗔心、行为粗鲁、常说人过……自己常觉自惭形秽，我看到他们时，也经常感叹：这个人已经学法多年了，仍然没有一点清净心、菩提心、慈悲心，烦恼非常粗重，一生起嗔恨心，简直是山崩地裂。我们藏地的雷声那么大，但有些人的嗔恨心所表现出的外在形式更加震耳欲聋。这样的话，修行会变成什么样，不用问别人，可以扪心自问。

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如果这样基本的行为都没有调整过来，是学的什么佛呢？

有些人可能想：那我就不学佛了，下地狱就下地狱吧，爱怎样怎样吧，我一走了之，再也不管了，有什么了不起……再没有比这更愚痴的行为了。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最后的总结，善知识们，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不但要去读诵，还要争取修持，这样去修持，能从中认识心的本性。

因为禅宗的法门加持很大，它并不是从外境上著

相的法，而在内心，尤其是前世修过观心法门的人，即生当中遇到它，也会非常欢喜，会有不同程度的言下开悟。“噢，原来我的心是这样的，以前从来不知道，通过学习和观心之后，明白原来我的心是这样的。”

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六祖说：如果如此，虽然你离我千里之遥，但与在我的身边一模一样。比如说六祖在南方，但是如果一个在北方的人通过《坛经》认识心的本性，那与在六祖身边毫无差别。也可以从时间上讲，六祖圆寂这么多年了，如果我们后人通过他的语言来认识心的本性，虽然时隔长远，但我们与在他身边也全无差别。没有时间、空间、距离的隔阂。

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有些人对他所说的法一点都没悟，甚至可能因为业力比较深重，对上师的教言不但不接受，反而去诽谤。

现在有些汉人很奇怪，可能是自己的佛教基础不稳的原因吧。比如说他本来在上师面前求法，后来因上师身边的某个弟子的行为，他就马上生邪见诽谤，这是特别不明智的做法。比如说佛陀身边有像阿难那样的成就者，也有像提婆达多那样的恶人，但是有些人看到提婆达多对佛诽谤也跟随诽谤。这是他自己愚痴，并不是佛的过失。

有些人就是如此，对上师的教言没办法接受，但却因为他的某某弟子、某某眷属，因为他身边的什么什么、因为他弟子中如何如何，所以就对这个上师……这种做法恐怕不合理吧。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主席，他的国民中有好有坏，然后因为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你就对这个国家的整个国政有一些看法的话，从世间的例子来讲，可能也没办法推理。

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不但对上师的教言不领悟，反而对他生邪见，这样即使面对面，也如同相隔千里，虽然你天天与他在一起，给他当侍者，你却经常生邪见、生排斥心，不但对你的相续没有丝毫利益，可能你死后还会因为业力感召，恶趣景象会在你面前现前。

何勤远来：如果如此，你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有什么用呢？

对明心见性的上师所讲的法门都不重视，其他都没用。很多人依止上师的原因很奇怪，这个上师很庄严，这个上师表情很不错，所以就要依止他，如果因为表情不错就要依止的话，现在有很多影视明星表情都非常丰富……到底依止上师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求佛法。作为佛教徒来讲，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但很多人不明白。远道而来，依止多年，结果自己的相续一点也没改变，最终离开时，还造了一大堆罪业，

这种人非常可怜。所以我想：依止上师，依法修行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以法为基础，恐怕很多事情不一定有意义。

珍重！好去：六祖说：你们各自珍重，好好地回去。

其实六祖的有些语言，与因明学者、中观学者的语言比较起来，可能没有那么谨严，但是解释开悟者的语言，确实很多很多甚深的意义可以挖掘出来。

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当时闻法的大众中，没有不开悟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悟。

开悟的上师所宣讲的法，听受的当下也许不一定都听懂，但是他以后一定会有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的这堂课都已经欢欢喜喜地下课了，我们这里还有时

间，再讲一点《机缘品》。

机缘品第七

在有些古版的《六祖坛经》中没有第七品，是后来的个别版本[118]中增加的，在本品中主要讲了六祖与无尽藏比丘尼等十三人对话和修行的经历，相当于是一个六祖的传记。这些圣者们的传记中对修法的苦行等记载，我们后人非常值得探索和学习。

「无尽藏比丘尼的公案」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

118 德异宗宝二老，探古本删定之，刊行于世。此今之坛经也。德异序曰：“惜哉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与诸胜士同一受用。”是元世宗至元二十七年之记也。宗宝跋曰：“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版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清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是其翌年之记也。案二公同时刊行二本。而宗宝本为胜，后人取德异之序冠之。以广流通云。

六祖大师到黄梅得到五祖授衣传法，之后就回到了韶州的曹侯村。刚到那里时，因为他还没有出名，当时村里面的人都不知道他是有开悟境界的人，大家都把他当作普通人那样对待。

时，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

当时，有一个儒教的大士叫做刘志略，可能是前世的特殊因缘，对六祖的境界等方面有所感知，对他非常礼遇、恭敬，照顾有加。

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

儒士刘志略有一个姑姑是出家人，名字叫做无尽藏，她经常读诵《大涅槃经》。

当时汉地取法名的方法与现在好像不同，现在是两个字吧？三个字比较少见。无尽藏比丘尼估计是个藏族人（众笑），藏族有很多好听的名字，无尽藏、吉

祥海等等。

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

六祖大师听到她在诵《大涅槃经》，他自己不认识字，但基本上知道了《大涅槃经》的甚深微妙经义。可能无尽藏虽然天天诵经，但仍对经义不是特别精通，六祖大师就为她解释她不太懂的地方。《大涅槃经》里面，无尽藏比丘尼有很多字都不明白，她就问字的问题。六祖说：文字我不认识，但是意义方面，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禅宗大德中有不识字的，我们藏地也有很多这样的大成就者，有些牧民、农民也不识字，也没有闻思过，但是直接依靠上师而认识本性了。禅宗和密宗有很多相像之处，我为什么喜欢讲禅宗呢？（众笑）

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

无尽藏比丘尼说：你连文字都不认识，难道能懂得其中的意义吗？

她认为必须要依靠文字才能通达经文的意义，连字都不认识，怎么能通达经的意义呢？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这句偈很多大德，包括各大院校里的很多教授都喜欢说。

师说：三世诸佛所宣说的微妙甚深道理，从了义上看，与文字是没有关系的。

佛陀所宣说的诸法，般若波罗蜜多的究竟智慧境界不可思议，无法以文字来诠表。如果我们用手指来指月亮，不能看手指，因为看手指就看不到月亮。我

们要知道，般若分文字般若和实相般若，说文字并不关键，应以实相般若为主。但我们也不能偏堕，“啊，这里已经说了，与文字无关，我以后再也不看书、再也不背诵了，经书也不需要了。”这是没有掌握分寸。在不同的层面，讲不同的功德。稍微学过因明、中观的人，会分辨哪些语言是从哪个层面说的，要表达怎样的意思，这很重要。

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

当时无尽藏比丘尼非常惊讶——文字一个都不认识，但却对所有的经义全部辩达无碍。她就对村里面的有德之士都讲：这不是一般的人，如同如意宝，不能小觑，我们应当请来供养。

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

师居之。俄成宝坊，

有些版本里用的不是“玄孙”[119]，是“系孙”[120]。

曹操的远世子孙叫曹叔良，还有其他的居民，都争先恐后地来对六祖顶礼。这时，有一个宝林古寺，本来在隋朝末年就在战火中毁灭了，成了废墟。后来在原来的旧址处重建了寺宇，刚好六祖在此时已经有了名气，大家都觉得他很了不起，就将他迎请到这里。这里很快就变成了他的宝地，六祖成了这里的住持。

上师有了，寺院也有了，各方面因缘具足。

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

119 玄孙：曾孙的儿子，或称孙子的孙子，或称儿子的曾孙。也就是四世孙。

120 系孙：远世子孙。

六祖在这里待了九个多月的时候，原来抢衣钵的那群恶党（“党”是团体、集团的意思）又找来了，准备杀害他。六祖就跑到前山的树林躲避，那一群人又把前山放火焚烧了，他隐藏到石头里面才得以幸免于难。

曾经贝若扎那在甲摩擦瓦绒遇到他人加害时，他显示神通，身体全部进入岩石里。当时六祖也藏在了石头里，整个山都被烧了，但他毫发无损。现在这块岩石还在，近期录制的纪录片里也拍摄了。

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

这块石头上，曾经六祖大师跏趺坐时膝盖的印痕和衣服的布纹，现在仍清晰可见，所以，后人称此石为“避难石”。

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当时六祖想起以前五祖给他讲过的“逢怀则止，

遇会则藏”的嘱咐，于是他后来就暂时藏在了怀集、四会二县的境内，一直没有出来。

我们从这些经历中可以反省，在修行过程中稍遇违缘，不要太过执著。六祖开悟时，他也是被别人追赶、杀害，他要四处躲避，后来在外弘法，到了韶州这里，又被那一批人追赶，甚至他住的整个山都被烧了，他只有隐藏下来。

还有很多大德，像无垢光尊者、智悲光尊者……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也不难看出，表面看来出现的一些违缘，最终都变成了修行的动力。

然而，有些道友的身体稍有不适，家中偶有一点违缘和困难，好像都无法面对，立即崩溃或退失修行，甚至最后都无法继续修行，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像六祖那样的开悟者，一代祖师，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遇到了好几次生命危险。现在我们在修行上

虽然遇到一些违缘，但是也没有人故意点燃你居住的房屋，只不过有个别道友的很多违缘，都是家里的违缘，一些亲朋好友方面的违缘，或者自己意想不到的违缘比较多，这时，自己应该要学会转为道用。

同时六祖在最关键的时候，都是用五祖的教言来指导方向。在依止上师的过程中依教奉行，不仅仅藏传佛教是这样，禅宗中也是如此。他刚开悟时，五祖对他说了什么样的法，最后离开时，又给他叮嘱了什么样的教言，后来好几处都是按照师父的教言去做，最后因为这个缘起，他的法流一直传到今天。

所以，我想我们学禅宗，虽然文字上不难，完全可以通达，但是有些前后的缘起和道理，在与藏传佛教互相对应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在以后的修行道路上如何抉择和定位方面，可能会有新的指导。

第 26 课

2013 年 7 月 4 日

《六祖坛经》中记录了不同的人物，他们所修的也是不同的法。有的读《金刚经》、有的读《楞严经》、有的读《法华经》、有的读《大涅槃经》。从中也可以了知，禅宗与汉传佛教的其他宗派，也都是圆融无违的。

前面已经讲了无尽藏比丘尼读《大涅槃经》时与六祖的因缘，今天讲法海。

「僧人法海的公案」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

心即佛，愿垂指谕。”

其实法海法师是《六祖坛经》的整理者，在唐朝非常有名，很多资料中显示，当年如果法海法师没有把《坛经》记录下来，我们后人就无法见到这部宝经，所以说，他对后人的恩德非常大。

我之前也说过，不管是任何一位高僧大德，在他的门下如果有一群比较了不起的高足，或者哪怕有一两个非常得力的弟子，依靠他们的智慧将大德的金刚语记录下来，对后人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不过，有个别人说法海法师是《白蛇传》里面的法海法师，这两个历史人物完全不同。近年来，网络上也一直在攻击法海法师，有一次我特意发了一个微博说，世间的娱乐底线不要染污我们佛教本来纯洁的面目。

有一个歌曲叫《法海你不懂爱》，这个歌曲引起

了很多人的重视，而且后来成为“法海事件”。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是对佛教的一种非常戏谑的行为。可能你们以前也看过很多不同版本的影视剧《白蛇传》，都是以神话了的戏剧形式表现的。剧中法海将白蛇精的感情破坏了，因此世人觉得佛教太残忍了，那么美好的一段感情，依靠他的宗教信仰、他的法术就摧毁了，其实这完全不合理，与佛教历史完全不同，只不过是后人虚构、捏造的神话故事，以小说、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而已。

现在有些影视片有损于我们佛教，佛教徒都不站出来说话是不合理的，大家都认为佛教慈悲为怀，慈悲心谁都可以践踏。譬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等，这些宗教中的任何人士或教义，如果政府或媒体以蔑视的眼光进行评价，可能教徒马上会反抗。我并不是主张以后佛教徒非要搞一些组织来反对政府，只不过一些个人或集团觉得佛教徒都会默不作声，他

们就可以歪曲事实，大肆宣扬一些佛教历史上根本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以此来玷污佛法。很多人都说法海是在破坏家庭和社会，以此证明佛教非常残忍，非常不人性化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言论。个别人也就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最后导致很多不合理的结论。

我们佛教徒虽然需要慈悲心，但以后对于任何人所说的不合理言论，都应该以理辩驳。现在世界上的众多宗教中，好像佛教最受歧视，佛教中任何一个出家人的行为不如法，就可以受到公开谩骂，但却从来没人持反对意见，我觉得这是佛教徒太软弱。

在《二规教言论》中也讲了[121]，有些人并非是广大慈悲，修自他平等，而是人格懦弱，谁践踏到他的头上也无所谓。这不是修行的境界，也不是大乘佛教的理念。所以，在某些场合中，如果有人对佛教有不

121 “慈悲心续未究竟，任诸怨敌恣意行，众前袒露自本性，此乃放逸之过失。”——《二规教言论》

合理的侮辱和歧视，我们佛教徒应该以事实为根据进行正面的辩驳与回应，这非常需要。

僧人法海是韶州曲江人，他初次参礼六祖大师时问：“‘即心即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希望祖师为我慈悲指示。”

以前禅宗的很多开悟者，常有心就是佛的禅宗指示，所以，当法海禅师遇到六祖大师时，也问了这个问题。

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

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祖师解释道：“即心即佛”的意思是说，我们起心动念时，比如说产生信心、嗔心时，当观察正在产生的这个心的来龙

去脉，比如观察它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结果完全找不到，其实前面的念头从来没有产生过，这就是心。既然从来没有产生过，中间不可能安住，到最后它也不可能灭尽，这就是佛。

这种指示方法与密宗有点不同，密宗是认识当下的分别念。而在这里，因为不生的缘故叫做心，因为不灭的缘故叫做佛，心的本体本来是不生不灭，“即心即佛”完全成立。

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还可以说：成一切相的缘故叫做是心，离一切相的缘故就是佛。

《金刚经》中也讲过离相即相、相即离相的道理[122]，或者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是这个意思。

122《金刚经》云：“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因为一切万法在世俗中有一种现相形成，从这个层面叫做心；对现相的本体进行观察，它从来都是远离一切戏论和相状的，这叫做佛。其实“烦恼即是菩提”或者“心即是佛”的道理，在禅宗中确实有很多窍诀，在密宗中也被称为窍诀或直指。

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如果我用即心即佛的道理，全部给你宣说，穷尽数劫都说不完。下面我以偈颂归纳的方式，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指示。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意中清净。

所谓的心称为智慧，智慧的本体或者说心能禅定就是佛。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能安定就是佛，或者说心的层面叫智慧，佛的层面称为禅定。

智慧和禅定无二无别，这种等持其实就是心意清

净，心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

悟此法门，由汝习性；

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你今天遇到我六祖的顿教法门，这是你多生累劫修持善法的成果。无论是它的妙用还是它的本体都是无生的，而且无生是双运。前面讲智慧和禅定双运，或者说智慧和方便双运，这就是真正的解脱正道。

无生：在中观中也讲了无生法门，在密法中，尤其是《大幻化网》中也讲了基无生、道无生、果无生之理，一切都是无生。无生，梵语为“阿”，无生之中一切都可以产生，这就是空中明、明中空的道理。

心就是佛的道理，无垢光尊者的教言中也有，我们的心正在安住时，它的本体是智慧，智慧的本体是安住，这就是心，也就是佛。认识时：心即是佛、佛

即是心；如果没有认识，我们也可以说：佛不是心、心不是佛。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法海是利根者，可能我们不要说开悟，连词句都解释不好。从中也可以看出，甚深的禅宗，确实对证悟心性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我们一直在外在的物质上耽著，离自己的解脱会很遥远，比如说世间中各种各样的学问，虽然对我们的解脱也间接有利，但直接有利的方法就是直观自心，这很重要。

当时法海听完六祖的开示，立即豁然开悟，他就以赞叹六祖、赞叹禅宗法门的方式，讲了自己的开悟偈。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法王如意宝在五台山造的一个大圆满见歌中也说，自性的文殊童子本来一直与自己在一起，只不过以前没有认识，今天才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

心原本就是佛陀，只不过我们众生大多没有认识它，可以说是自掘坟墓、作茧自缚、怀冤抱屈、异常痛苦。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禅定和智慧的因，就是这二者双运，也就是体和用、智慧和方便无别双运。这样的境界，有实、无实，一切的一切都不住在心前。

这就是当时法海开悟后所留下的珍贵偈颂。以上是此品中讲到的开悟者之一。

「**僧人法达的公案**」

僧法达，洪洲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

僧人法达，洪洲地方人士，七岁就已经出家，经常念诵《法华经》，来六祖前顶礼的时候，头却不着地。

七岁出家：其实从小出家是很好的，没有被社会染污。不过现在很多孩子想出家，我却经常要求他们把小学、中学、大学全部读完再出家，但读完大学以后，很多人都不出家了，也没办法吧。我有时候也担心，如果从小出家，因为他没有看到社会的很多现象，长大他会不好好珍惜，也有这种情况。但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很多都是几岁、十几岁出家的，法达就很早，没有入世间。

《法华经》：成佛的《法华经》，开悟的《楞严经》，汉地有这种说法。《法华经》的后面，讲了很多念诵此经的功德，我以前也想过讲《法华经》，但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即生中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因缘。

当时法达禅师来到六祖面前顶礼时，他可能有点傲慢，头没有接触地，大概弯了一下腰，问讯而礼。

祖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

六祖呵斥他说：你如果顶礼就恭恭敬敬地顶礼好了，如果你表面上是顶礼，头却不接触地，这样不如不顶礼，就站在那里好了。你的心中肯定执著一个事物，你平时在修学什么？

有时候人确实是这样，有些人自恃广闻博学，或位高权重，或家财殷实，或相貌端严，就会衍生出憍慢心，从表情上完全可以看得出来，顶礼不是毕恭毕敬的。尤其是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特别摆架子，走路、说话，包括在佛像面前顶礼，还高高在上的感觉，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当时禅师对他说：你肯定心中有个东西，令你一直弯不下腰。

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

他说：我从七岁到现在，已经念了三千部《法华经》。

心中的执著不是其他的，他已承认自己有点傲慢，傲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念了《法华经》导致的。

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

六祖大师说：不要说三千部，即使你已经念了一万部《法华经》，通达经意，却不以为自己了不起，则可与我并肩同行。反之，如果你心相续中的傲慢没有摧毁，与我的境界还相差甚远，没办法与我比肩同行，也不可能与我心意相契。你以这样的事业自负自傲，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过失非常严重，下面我为你说一偈颂。

于是六祖讲了一个呵斥他或者说提醒他明白利害的偈颂。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亡功福无比。’”

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也讲了，顶礼就是消除傲慢的胜幢，这很重要，因为如果傲慢，那么一切功德都无法具足。

《佛说华手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佛陀在此经中也说了：“若人贪着戒，及余诸功德，着多闻自高，我说为外道。”如果贪著自相续中有戒律，以及其他的功德，或者自认为自己广闻多学，自视甚高的话，佛陀说这种人与外道没有什么差别。有些人认为自己戒律清净，有些人认为自己广闻博学、智慧不俗，有些人认为自己专业性强，所以，稍微有一点专业、有一点水平、有一点能力的人，各自都有傲

慢心。

本来顶礼可以折服你的慢幢，但是现在看来，为什么你的头不置于地，为什么不恭敬顶礼，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相续中的我执、我慢，而导致产生种种罪业。如果你能忘掉自认为的功德，福德是无比的。

相反，如果没有“亡功”，还在执著自己的功德，那么福德始终无法产生。

这个偈颂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尤其是作为佛教徒，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地位、财产、学问，在他人面前，言行举止最好怀有一种恭敬心、随顺心，如此一来，自相续中的功德不但不会减少，反而让人欢喜。

师又曰：“汝名什么？”

曰：“法达。”

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

祖师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说：我叫法达。

师说：你叫法达，法达不应该那么傲慢，你真的通达佛法了吗？

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
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
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

又说偈颂：你的名字叫法达，应该通达一切佛法，而且你非常精进，从七岁到现在，不间断、不休息地诵《法华经》，但看起来你对佛法只是耽著词

句，空在口头念诵，这样就很难通达经的意义。（此处既有呵斥的意思，也有赞叹的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念诵，也只是随着声音口头上诵，并没有思维法义。“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喊破也徒然”，在《费闲歌》里也这样讲过。）如果你明心见性，通达了佛经的意义，这才叫做真正的菩萨。

不管怎么样，如今你有缘来到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你只要了解，佛陀从成佛至涅槃之间没有说过佛法，你不念《法华经》，口中也自然生出莲花。

意思就是说，佛从来没有说过法，佛法远离一切思维和相状，你如果明白、信解这一点，这时你才是了义的诵经。

如今禅宗除了打禅七以外，像净土宗一样的念经，个别的禅师比较排斥，当然也有些禅师支持。我自己认为，禅宗也好，密宗也好，确实不能只是除了念诵以外，其余什么都不学习，这样有点极端。当

然，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达到六祖那么高的境界，从了义上讲，佛没说过法，也没什么可念的；但在不了义的世俗显现上来讲，念经、持咒都非常重要。

经常念诵很重要，但了解意义更为重要。不过现在有些人，对念咒、诵经没有兴趣，看电视或者世间小说方面倒是非常欢喜，这样比较起来，人与人的相续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还有一种情况，听说我们道友中也有这样讲的：“既然禅宗这样说，那平时念经有什么用呢？修五加行有什么用呢？”这完全是劣根者，因为他没有懂得《六祖坛经》的根本意义，实际上在这里并没有破斥世俗的善根，但确实在禅定的境界中，或者密宗最高的境界中，所有身语意的善法，也有放弃的时候，但是这个境界是很高很高的，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念经。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

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

法达听后非常后悔地说：从今之后，我一定会谦虚恭敬所有的人，弟子以前念过很多《法华经》，但确实不知道经中的意义，而且诵经的过程中，对经的意义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大和尚智慧广大，今天您能不能给我约略讲一下《法华经》的义理。

念了三千部，不知道里面说了什么，请求祖师给他讲一讲，但下文会说，六祖也不认识字。（笑）

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

六祖说：法达，就是佛法通达的意思，但是你的名字和这个意义不符，你对佛法一窍不通，你的心没有通达法义。不过从佛经的意义上、词句上根本不会

有任何疑惑之处，主要是你自己的心产生疑惑。

这一点很重要，大家也应该记住，很多人不知道佛经里面到底讲了哪些内容，产生疑惑和邪见，实际上佛经本身确实不会有经不起观察的过失和疑惑之处，但有些人主要因自心染污而导致。还有些人对个别上师的观点、智慧产生怀疑，其实真正的善知识通达经义，绝对不会有什么疑惑之处，可是自己的智慧还没有达到上师或诸佛菩萨的境界，就百思不解其义，有这种情况。

因此，“经本无疑，汝心自疑”这句很重要。《六祖坛经》中的有些颂词，平时应该反观自己。

汝念此经，以何为宗？”

你念了这么多经典，你认为《法华经》到底说了什么？它的宗义和意趣是什么？

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

法达说：我本人根性比较低劣、愚钝，从来只是依照文字念诵经文而已，哪里会知道它的意趣是什么！

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之一遍，吾当为汝解说。”

六祖说：你不知道经义，我也不认识字，我也没办法知道《法华经》里面到底说了什么。他们两人的对话很有趣（笑），现在分别念比较重的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

六祖说：我也不认识字，不过你可以把经文在我耳边诵一遍，我为你宣讲这部经典里面到底讲的什么。

我以前讲《金刚经》的时候讲过一个公案，《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里应该有，你们方便时可以看一下。讲的是一个叫做大愚守芝的禅师，他的一个弟子非常精进，每天诵一百遍《金刚经》。后来大愚守芝禅师问他：“《金刚经》里面到底讲的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只是很喜欢念。”禅师说：“不如这样，你先了解一下内容，暂时少念一点也可以。”他后来听禅师的话，每天只读一遍《金刚经》，着重思维法义。他读着读着，有一天读到《金刚经》里的“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时，他完全开悟了。

我也已经念了十多年的《系解脱》了，但《系解脱》的内容确实不好懂，以前法王讲的时候比较清楚，但它的词汇好像特别深奥，念藏文时也基本上不懂，只是每天都在念。我念《文殊真实名经》也觉得特别难懂，不过自己一直在坚持，也非常有欢喜心、

恭敬心。还有《普贤行愿品》，听讲解时可能大家都清楚，但念的时候，藏文和汉文都不是很好懂，“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到底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难懂。但确实是在通达意义的基础上念诵，功德更大。

而六祖呢，他不识文字，却通晓经义。在无尽藏比丘尼那里，听的是《涅槃经》，《金刚经》《涅槃经》《法华经》都是从别人那里听的，其实真的通达法义，文字就不会是障碍。像法王如意宝，老人家的眼睛后来不能看字，基本上从 1990 年到 2003 年的十多年的时间中，始终是别人给他录音，然后他再给我们传授佛法。大德们的行为各种各样，我们应该以一种欢喜心和恭敬心来接受！

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

《法华经·譬喻品》：这里面讲了很多比喻——三界如火宅：房屋着火了，有几个孩童还在玩耍，聪明的父亲用羊车、鹿车、牛车引诱他们出来，最后他们都已经离开了火宅。所以，《法华经》里面主要讲三乘归为一乘，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后面还有比喻。

法达即高声地念《法华经》，念到《譬喻品》时，六祖让他不必再念，知道这部经典原来讲的是出世非常重要的因缘，而且宣说了许许多多的比喻，这些比喻全部不超越这里所讲的因缘。

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

这是什么因缘呢？《法华经》中讲了“佛陀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大事因缘就是佛陀的知见。

下面会讲到，一个是众生知见——轮回，我们要舍弃；还有一个是佛陀知见——涅槃和解脱，我们一定要去接受。

真正的智者，一句话都能通达其中的意义，比如说《法集要颂经》中也讲：“智者寻一句，演出无量义，愚者诵千句，不解一句义。”

在这里也是讲到了一件大事，《法华经》最主要的就是讲这个因缘。

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

世间的人们执著于外相，出世间的有些内道学人执著于单空，如果在相上离于相、在空上离于空，相和空都不执著，就是内外一切法不迷不执。如果通达

这一点，在一念之间心地豁然开朗，这叫做“开佛知见”。

禅宗中经常讲到“明心见性”或者“明心见佛”，我们密宗中经常讲“即身成佛”，“即身成佛”与这里的“开佛知见”其实是一个意思，对于我们凡夫众生来讲，认识自己的本性就可以说是见到了佛。

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

佛的意思就是觉。分为四门，“开、示、悟、入”，即是刚开始需要开启、指示，然后进行体悟和契入佛的知见，这是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在这里没有分开解释，但实际上就与我们所讲的闻思修行一样，闻思修行也是先需要开示，然后进行思维，证悟这个道理，之后趋入。这与

披甲修行、趋入修行、资粮修行、定生修行的意思比较相似。

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

如果通过大德的开示便能体悟契入心的本性，觉悟了心的本性，已经认识了的心的本来面目，后得时一切出现也是合理的。

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

你千万不能误解经的意义，给别人讲也好，自己认为也好，前面讲的“开示悟入”，因为“觉”也是“佛”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这时不要误认为这些都只是佛的知见，我们与其他的任何众生完全一样。

《如来藏经》中也讲：“如我如来性，众生亦复然，开化令清净，速成无上道。”众生的心性与我的一样，完全没有差别，通过开示让众生认识到自己以前没有认识的本性，会在很快的时间中获得无上之道。

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

如果你如是了解：我并没有具足自性佛，那就是诽谤经典、诋毁佛陀。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具足佛性，已经具有佛的知见，何必再去“开佛知见”呢？

“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

因此你应该坚信，其实佛的知见就是你自己的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佛。

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

我们一切众生，在显现上已经被无明覆盖自性的光明，众生贪著外在的境，依靠外缘和内在烦恼的忧扰，甘心忍受痛苦和烦恼的驱使。因此劳烦世尊从三昧中起定，在娑婆世界幻化各种显现，苦口婆心地劝化众生，使他们的心得到平息，不向外求，自心与佛无二无别。这个道理，佛陀在不同的经典中已经宣说，这叫做“开佛知见”。

我在原文上稍微解释一遍，我没有来得及看，有些解释我自己并不满意，但也不要紧，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些讲义。

“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

六祖再三强调：我也劝所有的人，在自己的心中寻找佛的知见，不要外求佛。

我们大家都知道，禅宗最主要的理念，主要是对内心佛的认识，这很重要。

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

虽然六祖大师劝人认识心的本性，但世间人因为心里有五花八门的邪分别念，愚昧迷惑，常常造作种种的罪业。口头上说得很好，实际上内心特别的恶劣，经常产生贪心、嗔心、嫉妒，还以种种花言巧语，谄媚奸佞，我执、我慢，经常侵害众生。这种行为是开众生知见，不是开佛知见，也就成了轮回。

这里主要讲不认识心的众生始终造罪，在这方面，禅宗并没有承许造恶没有过失，而是说迷惑的

众生没有认识自心，而且口是心非，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

如果长期以正知正念来生起智慧，关照自己的心，断恶行善，这就叫做开佛知见。

开佛知见与开众生知见有一定的差别，那么禅宗自宗的观点，要不要行善断恶呢？从本来面目的角度说，不要。就像我们讲《现观庄严论》的入定智慧时，有无、是非、善恶全部都不存在，但是在后得位或者凡夫位的时候，这些一五一十地存在。同理，禅宗也是讲到最究竟境界时，在本性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世人的我知我见面前，善和恶都应该存在。

所以说，无论禅宗、密宗还是其他宗派都不可

轻视取舍因果，尤其是佛教徒最关键的是信仰因果。现在很多人虽然一辈子学佛，但是基本上不信因果。今天我也听说，有个别人有智慧，辩论很厉害，但是经常在讲法的过程中，或者与别人辩论和探讨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善恶因果不承认、对护法神的加持不承认，这是很可怕的行为，希望佛教徒不要这样。

原来山下的学员中有个别人见解不正，我曾说：“见解不正的人，一律不要待在这个团体中，否则他会影响很多人。”而且这些人个个伶牙俐齿，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这样的话，他能影响很多人，一个有正知正见的人，他也可以影响身边的很多人。

现在最关键的是，很多人没有闻思的基础，所以，现在的佛教徒特别容易变。其实我并不是否认佛教徒好的行为，但说实在，我们佛教徒里相当一部分人是迷信的，这些迷信的人，如果再没有闻思，即使世间的地位再高、财富再多，或者文凭已经是博士

生、博士后导师……但是如果基本的因果正见、前生后世或者轮回的痛苦，这些都没有承认，那就非常可怕。

因此，佛教徒应该具备的最基本条件是什么呢？首先见解要正，这叫做世间正见。你不要认为禅宗的一切都是心上安立，不需要世间正见，虽然心上安立，但是也要见行一致。我们在《六祖坛经》中处处都可以看到“止恶行善”，这才是真正的“自开佛之知见”。

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

你最好时时刻刻开佛知见，不要开众生的见。开佛之知见，叫做出世间法；开众生知见叫世间法。

我们尽量不要搞世间法，它就是轮回。

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牦牛爱尾？”

他当时对法达说：“你现在应该取舍因果，将佛安立在心上。如果你还要辛辛苦苦地执著念《法华经》，以此作为功课，这与牦牛爱它自己的尾巴没有什么差别。”

本来牦牛是藏地有的，不过六祖也引用了。佛经中也有牦牛爱尾之说，有些注释是说“犀牛”，但我看了几个版本都说“牦牛”。牦牛有一种特点，它特别喜爱自己的尾巴，比如说它的尾巴挂在了树上，这时如果有猎人或屠夫来杀它的话，它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尾巴受损。所以这里说，一直很耽著自己的功课，就像牦牛爱尾一样，可能不太合理。这是从反面来说的。

当然，牦牛爱尾有时候也从正面来说，在比丘

布萨的偈颂中说过，守持清净戒律就像牦牛喜爱自己的尾巴一样，牦牛的尾巴上哪怕只粘了一点土或者一块木屑，它都会使劲地抖掉。所以，我们守持清净戒律，也要像守护自己的眼目一样，像牦牛爱尾一样，也有这样的比喻。

此处是六祖奉劝法达，应该分清世间和出世间、佛知见和众生知见的差别，否则单是辛辛苦苦地执著于《法华经》的念诵，恐怕就与牦牛爱尾别无二致了。

所以，我们平时念诵功课，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所念的内容，至少也是大概了知。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念《普贤行愿品》，我们在座的人都知道，《普贤行愿品》是诸佛菩萨所有发愿的精髓，我们用广大的发心来念诵它的话，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我们边念诵边能作意观想，这个功德更是不可思议。

学禅宗的过程中，大家要重视世俗的善根，但是过于重视世俗善根也不对。比如说现在有些寺院，除了早晚课念诵之外，对经的意义完全不去钻研和实修，那真的与这里面说的牦牛爱尾没有差别了。早上起来念经，中午吃饭、午睡，下午又念经，如此日复一日。当然，念经也是很好的，但是与真正的功德比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你们以后开办道场，不但要在道场中诵经，也要闻思和修行，这样才是如来的弘法道场，否则就不一定很全面。

我并不是以藏传佛教的观点来这样说的，而是以《六祖坛经》的观点来说的，我想很多大德也不得不承认吧。因此在这方面，需要值得深思！

第 27 课

2013 年 8 月 6 日

「闻法的态度」

近期我去香港参加了“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与一些学生、老师交流，还讲了一些课。还有学院前几天开法会，以种种原因，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这周我可能还要与一些学生见面、沟通、互动，但是从下周开始，我们还是要将学习纳入正轨。我希望凡是听课的人，要遵守闻法规则，听法要有听法的样子，听课不是采访，如果你们想对我采访，单独约时间也可以，听课和采访要区别对待。

听课的人大致分两种：一种人是以好奇心来听，

比如说现在经常有一些旅游的人到学院来，背着一个照相机，一个小时中换无数次坐式，根本坐不住，这不是真正的听课，他们只是好奇佛教中到底讲了什么，我不认为他真正在听课，他也不认为自己真正在听课，所以这不算正式的听课。还有一种是所谓佛教徒，我希望你们不论是在网上听还是在现场听，或者在其他法师处听课，最好是善始善终，如果不能善始善终，以后也要把它的传承法流接下来，这是佛教闻思修行基本的规则和要求。

我虽然没有《六祖坛经》的传承，但是我对这个法门有很大的信心，因为禅宗的开悟是我们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这辈子短暂的人生中，跟它结下一个殊胜的因缘，这是我与大家共同学习此法的目的，我想在座的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希望大家也要把《六祖坛经》听圆满，余下的课程不知道要讲多久，如果新来的居士着急回去，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

来听课。

「**上节课小节**」

《六祖坛经》中现在讲到了几个公案，讲的是某些法师通过禅宗的修行方法和窍诀获得证悟的过程。法达禅师的公案上次没有讲完，当时法达禅师一直念《法华经》，念了三千部却不解其意，六祖劝诫他，不懂内容，单是口头诵经没有很大的功德，就像牦牛爱著自己的尾巴一样无有实意，当时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解释。法达禅师希望六祖来讲解经意，六祖却说自己不识字，让他念诵，自己再来解释。他们二人通过这种方式交流，最后懂得了佛陀在《譬喻品》中讲到的，佛出世的大事因缘这个缘起法门的重要道理。之前大致讲了这些意义。

我认为这个公案很重要，现在有些人的确特别特别执著念经，除了念经以外，对修行、参禅一点都

不重视。包括藏传佛教中的有些人，也是每天不断地念他那厚厚的课诵集，但是他对修法方面一点都不重视；还有一部分人对佛法的闻思和研究很重视，一听到念经、磕头这些仪式感的行为，大家都特别轻视，不愿意行持。其实作为一个修行者，这两者都是极端。

现在主要讲六祖与法达两者之间的对话公案，大家要深知，我们以后修行的过程中，不能否定念经的功德，因为念经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利益和功德；但也不能仅仅是念经，一天中连五分钟、半个小时都不禅修，或者对法义上一点都不思维，单有口头念诵的功德，也不太合理，所以，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精进。

「正文续讲」

下面接着讲《坛经》的原文。前面说了，单是念经，就像牦牛爱著自己的尾巴一样，整天守护尾巴，

有什么实义呢？没有意义。六祖这样说时，法达是这样回答的：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

法达说：“按照六祖禅师您的意思来讲，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专心致志地理解《法华经》的意义就可以了，何苦天天要诵经呢？”

尤其是汉传佛教中的各个寺院，一早起来就开始念经，对早课非常重视。法达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按祖师所说，只重视经意就可以了，念经不重要的话，那我以后就不念经了。

现在有些人也是这样讲的：“我以前是学净土宗的，每天都念很多阿弥陀佛名号，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但是我现在来了藏地，某某上师对我说不用念经，禅修就可以了。”“我去汉地的禅宗寺院以

后，发现只打禅七就可以了，以后只坐禅就行，不用念经了。”很快就改变之前的修法。当时法达也有这样的意向，放弃念经，只专心致志地理解《法华经》的意义。

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

六祖大师的意思是：其实念经是好事，又有什么过失呢？不但没有过失，还有极大的功德。

麦彭仁波切的教言中讲，如果你不懂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法，那么选择一个前辈大德所造的真实语的课诵每天念诵，你的人生也有意义。

佛经有什么过失，怎么会障碍你的诵念呢？六祖不会制造违缘障碍，从此之后不用念经了，不仅仅禅

宗的观点是这样，密宗也是这样。我也对很多人这样讲过。有的人修的是念佛法门，进入密宗以后就不打算念了，要一心一意地学密宗。其实密宗也不会障碍你念佛，念佛、念经不但没有任何过失，还有那么大的功德，为什么要放弃呢？

其实诵经和念佛的功德，历史上有很多公案。唐朝时所著的《冥报记》[123]，里面就阐述了许多世间的业因果之理，唐高宗等几代皇帝都非常重视这部论典，现收录于《大正藏》中，里面列举了五十个公案，但现在的人们可能都不喜欢看。有一则公案是说[124]：有一个人对佛陀的信心并不大，但是他天天都在念《法华经·普门品》，后来过江的时候船只突然

123《冥报记》，唐吏部尚书唐临撰，他在唐高宗永徽五年前后写成的《冥报记》一书，阐述了南北朝至隋唐间佛教的因果报应之理，并列举了 50 则他亲身经历的实例，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及《卍续藏经》第一四九册。

124《冥报记》是云：“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尝乘船于吴江。中流船坏。人尽死。文本在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类其文。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毕趋出。既而文本。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文本自向临说云尔）。”

毁坏，很多人面临着葬身江底的危险，危急时刻他想起念佛，结果非常稀有，一点违缘都没出现就到了岸边，这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公案，他通过念经遣除了违缘。

有些人可能是在唯物论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类人听到这样的事迹会怀疑：“啊，是不是真事？念佛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作用？”这就是他从小的教育观念所导致的。如果他成长在一个像藏地那样佛教兴盛的地方，遇到任何小问题，也会想到，或者说会习惯于祈祷佛、念经。

我的几个小学同学经常聚会，我一直没有时间参加，前两天我去参加了一次。我看他们很多人都老了，已经很可怜了，而且我的小学同学全是牧民，没有一个找到工作的，接近二十个人中，有些死了，有些依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从一方面看来，觉得大家好像都不成功，但另一方面看，他们是很淳朴的藏地

牧民，信仰没有受到一点所谓现代都市不良习气的影响，每个人都保有着特别清净的信心、智慧、人品，最后分离的时候我说：“这次聚会我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们大家都老了，从世间的眼光来看都不怎么样，学生时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历史了，但我们回忆起往昔的时光时仍然觉得珍贵。”

因为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学校，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条件各方面都匮乏。我一直想不起来我们的汉语老师是谁，我问了一下，他们说没有正式的汉语老师，今天这个老师讲一讲，明天那个老师讲一讲，大多数老师就像猎人，带着学生到森林里面到处去抓野兽。我又问数学老师是谁，数学老师也定不下来，好像这个老师教过一点，那个老师教过一点吧。我说：“我一直想不起来我们的班主任是谁。”他们说：“没有班主任的概念。”我又问：“当时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是谁？班长是谁？”他

们说：“没有这个词。”我们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

你们在座的人，除非是没上过学，如果上过学，肯定没有上过这样的学校。这是真实的，即使我忘了，二十多个人中，每个人都记不起来也不可能，他们中有的人非常聪明。

我看他们每个人都佩戴念珠，哪怕是打一个喷嚏都要祈祷佛。其实藏地有这样的传统，经常这样串习，遇到车祸，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时，马上就会想起念经或佛的加持。除非你没有信仰，给你怎么讲，你也觉得是天方夜谭。除此之外，我觉得现在的人们还是需要特别纯洁的信仰，即使你即生中没有地位、没有财富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心灵的智慧和善念，能得到这样的修持，一定要有非常正确的指导，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里也讲了，祖师说：佛经本身没有什么障碍，只差别于不明道理的迷惑或明白道理的领悟，不懂道理的迷惑之人，损害自己的同时也损害别人，已经明白其中道理的人，能饶益自己的同时也能饶益其他人。每个人诵经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口里念诵，心里又能观修，这就叫做“转经”。（心和行为真正融入经，《妙法莲华经》中所讲到的意义也完全通达，叫做转经。）如果我们口里天天念，但是行为一点也不观想，不能通达其中的意义，这叫做是“被经转”。（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并没有了悟经典，被经的词汇和语句来控制，没有完全掌握经的意义。）

《华严经》中也讲：“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125] 如果有人内心通达，行为上也能做，他可以造出世间的一切。这种人能逐渐了悟佛，也能了悟一切万法的真实本性。

125 出自《华严经·夜摩宫中偈赞品第二十》中的“觉林菩萨偈”。

所以，修行需要念诵、行持。很多人觉得佛教里面仪轨很多、仪式繁杂，这是一种迷信。我前两天与个别知识分子交流的时候也说过，其实不仅仅是佛教中有很多仪式和仪轨，世间法中也有很多，幼儿园开学时有一个仪式，放假时也要作仪式，人们生孩子时、老年人死时，都有一种仪式。为什么佛教的仪式你们看不惯，世间那么多的仪式却能看得惯？一个人买一栋房子或者买一辆新车都要搞一个小小的仪式。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佛教才有仪式，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对佛教不了解，一方面需要仪式，就像孔子讲的，仪式的背后有它的历史、精神、灵魂，但单单一个仪式也不行，最好有它真实的意义。因此诵经看上去是一种仪式，但你不能轻视，认为诵经没有必要，这种想法不合理，诵经、抄经都有非常大的功德。

《冥报记》中还有一则公案[126]：有一个僧人到神

126《冥报记》中记载：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大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而比来，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令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

庙里面去借宿，听说这个庙里有各种鬼神，以前死在这里的人比较多，很多人都害怕。这个僧人还是住在了这里，结果晚上真的来鬼了，但僧人没有怕，问他道：“你既然是鬼神，能知道很多死去之人的去向，我有两个朋友，都是出家人，不久前已经离开了世间，他们现在已经去往何处了？”鬼说：“一个人已经投生到人间去了，另一个人前世造的业比较严重，堕在地狱中了。”他又继续问：“我想要度地狱里面的朋友，有没有办法？”他说：“你最好抄写《法华经》，以此功德可以让他离苦。”他回去就开始抄

叟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比来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神曰：“遇其死时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延坐，谈说如人。良久，僧问曰：“闻世人传说，大山治鬼，宁有之也？”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已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在人狱，罪重不可见，与师就见可也。”僧甚悦，因共起出门。不遂而至一所，多见庙狱，火光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可复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此是也，师不复欲历观也。”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庙，又与神同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耳，能为写《法华经》者，便免。”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为写《法华经》一部。经既成，庄严毕。又将经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僧以事告。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尽题目，彼已脱免，今久出生不在也。然此处不净洁，不可安经，愿师还送经向寺。”言说久之将晓，辞而去。入僧送经于寺（杭州别驾张德言，前任兖州，具知其事，自向临说云尔也）。

《法华经》，抄完以后又来到这个寺庙（这个人还不错，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天还没黑的时候到尸陀林去了，天黑了之后不敢回来，一直坐在山洞里面，动也不敢动，自己稍微动一动就害怕鬼来了，旁边老鼠穿过也以为是鬼，有这样的事情，这是真实的故事）。

他第二次到这个寺庙里去时，那个鬼神也来了，僧人问他：“我已经抄完《法华经》，我的朋友怎么样了？”他回答说：“你刚刚抄完《法华经》的题目时，他就已经获得解脱了，更不要说全经。”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为亡人超度念经，有这个发心，虽然当天僧众集体念经已经结束了，但是赶快写纸条，写完纸条以后，对这个亡人就是有利的，这是一种缘起。之前这个公案中也说，当他写“法华经”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的朋友就已经从地狱中获得解脱了，对此我完全相信。有时候我想超度某个人，我就写念经纸条，僧众不一定马上就念，

或者，僧众在念经的时候也不一定念到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以这个缘起，当我们发愿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对他产生利益了。所以，我们想利益一些病人或亡人时，即使僧众明天下午念经，我今天把钱交了，或者把名字写上，发愿给他做善事，从这个时候起就对他起作用了，这是一种缘起上的利益。不懂宗教、没有信仰的人肯定不明白，就像对精密科学仪器的操作，也只有专业人士才会明白一样。

比如我们学院医生的一系列医学操作，我们不懂医学的人会觉得：为什么要听他们的？为什么这样做不行、那样做可以呢？其实这是他的专业性意见，确实最后我们按照他说的去做时，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佛教的道理很多人不懂，这一点我们理解，但是不懂却装作非常精通，甚至将佛教里的一些历史、公案，当作一种传说、迷信，这是很可笑的，这些人根本不懂其中的甚深意义。

以后如果有人在这方面辩论，建议面对面地辩论，藏传佛教最出色的地方就是面对面地拍手掌，不拍手掌的话，用拳头来辩论也可以，怎么样的手印都可以，这只不过是一种方式而已，用哪种比较尖锐的方式能发挥出水平都可以。辩论很重要，否则有些人的邪念、邪见永远都是毒瘤，这个一定要铲除。

下面六祖说了这样一个偈颂。

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如果心已经迷了，那是没办法通达《法华经》的，只是耽著它的表面词句而已；如果心悟的话，心真的能转《法华经》。我们“转法轮”，也是将法中真实的意义，从一个人的心中转到另一个人的心中，

如果我们没有通达意义，心就没有办法融入法意，那就只是被词句转动自心而已。无论是《法华经》还是其他经，诵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明白其中的甚深意义，好像变成仇家一样。

这样没有实在的意义，甚至有些佛教徒是表面上的佛教徒，他闻思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心没有融入法，到最后离开的时候生各种成见、邪见，甚至是诽谤和怀疑，完全退失、舍弃，与佛法背道而驰，这种人是最可怜的。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如果心真正转入法华，无念念诵才是正确的见解，有念念诵，从最究竟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邪念。到最后有和无都不能算是真实的，长期安住在念和不念、有和无全部远离的境界，这就是真正的驾驭

白牛车。

白牛车：在《法华经》中比喻佛的果位、最高的乘，乘分因乘和果乘两种，将果乘比喻成牛车。中观也是这样讲的，刚开始要断实执、我执，中间是断无我的执著，到最后就像《四百论》里所讲的一样，有我和无我的所有执著都要断除，在远离戏论的境界中，这才是真正乘上了白牛车。禅宗的某些修行与中观、密宗的思想非常相似。

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

当时法达听到这个偈颂时，没有打瞌睡，也没有打妄想，他特别欢喜，心生信心，喜极而泣，当下就大悟了。也许他是真正的开悟，也许是明白了真实的意义。以前的这些修行者，听到佛法的意义之后就非常感动，心马上有种不同的领受。之后他告诉六

祖大师说：“我法达从小出家，念了三千遍《法华经》，法却没有融入于心，被法的词句转，耽著在字面上。”特别难为情。

法达从小出家，不是半途而来，半途而来的会有一些习气毛病。从小出家的人很清净，半途而来做出家人，突然换了僧衣，连跏趺坐都不会，有些人剃个光头，看起来像一个老比丘一样，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毛病，在家的很多习气时时复苏，在家的很多味道时时冒出，所以还是从小出家的好。

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

他又提出问题：“佛经里讲：声闻、缘觉乃至菩萨，他们皆尽所能地思量测度佛的智慧，也没法测知，佛智对圣者来讲也是非常遥远的，但是禅宗教言

中说，凡夫人观自己心的时候，能见到佛的本来面目——明心见性、明心见佛，这样的话，除了上根者不容易生疑惑和邪见，其他人很有可能生怀疑和诽谤。”

明心见性、见佛那么简单，而菩萨、声闻看佛的境界，像黑暗中看月亮一样，根本无法彻见，这个到底怎么解释？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提问题的时候经常说：末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什么，第三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不提了。

| 又经说三车，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

第二个问题是说：佛经中说三车，一个是羊车、一个是鹿车，还有牛车，这三种车差别是什么？祈愿和尚再次慈悲开示。

六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回答得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让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来回答，可能直接理解成，羊车是山羊拖着的车……

接下来六祖一个一个地回答，看他回答得怎么样，大家满不满意。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

可能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佛，到底是见到真正的佛，还是什么样的佛，声闻缘觉都见不到，怎么凡夫人能见得到？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六祖回答第一个问题，经的密意很清楚，只不过你自己被各种分别迷念

遮障而没有明白，经里所讲到的有些道理，你可能并没有懂得。佛经所要表达的是真正的意义，而并非词句，但我们很多凡夫人都是耽著它的词语，就像手指指着月亮的时候，眼睛却看着手指一样。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中说：“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计著名字者，不见我真实。”有人指示月亮的时候，愚笨的人不看月亮，只看他的手指。这些耽著词句的人，见不到如来的真相。

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很多人根本不明白佛经中所讲到的内容，实际上三乘人不能测度佛智，这确实是事实，无论是声闻、缘觉还是菩萨，就像佛经中所讲的，他们根本不能完全测知佛的不可思议智慧。“佛境甚深难可思”，《华严经》中也讲过，佛的境界非常深奥，很难以思维、测度。

患在度量也：三乘人不能测度佛的智慧，最主

要的原因、最根本的过失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他的分别念，因为声闻、缘觉毕竟没有通达法无我，有一定的所知障，用所知障所覆盖的分别念去思维，不能测度。

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如果仅凭这样的分别念进行思维和推断，反而会越来越遥远，永远也无法测度。

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那么我们凡夫人为什么能通达呢？以无分别念安住时，凡夫也能得到与佛相同的智慧，是这样的意思。否则，佛也并没有让其他的佛来学佛，佛劝的就是我们凡夫等众生，这是因为凡夫位也可以获得与佛相同的境界。

我们宁玛巴的《定解宝灯论》中，麦彭仁波切再三地讲了，我们现在凡夫地的时候，无分别远离四边八戏的境界，是可以现见的。

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佛陀本为凡夫人说法，不是为佛说，如果这个道理你不肯信，那也没办法，信心非常重要。如果有了信心，通过信心，以智慧来安住，与佛相同的境界是可以产生的；如果你对此没有信心，没有以信心来安住的话，那你只有离开这种团体。

佛教徒有信心，非佛教徒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确实不懂佛教的甚深领域，只有自己离开，我们也没有必要费尽口舌地为他讲很多。

一些无信仰的团体中，有一种完全用排斥的眼光来看待佛教的人，我遇到这种人根本不理，还不如自己念几句金刚萨埵心咒。我们可以观察得出来，有的人虽然有疑惑、分别，但是他比较善良，可以有信心，对这些人，虽然我的时间很宝贵，但还是会给他讲一点；有的人，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也看得出来，你给他讲一百年他也不一定会皈依佛教，这种人就先不

要管他。原文里讲“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这句话很重要。

这是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

难道还不知道，每个人都乘着白牛车，却还要向门外寻觅其他三车。

佛经中将羊车比喻成声闻乘，鹿车比喻成缘觉乘，牛车比喻成菩萨乘，白牛车比喻成佛乘。白牛车和牛车可以归为一类，囊括在牛车当中，因为菩萨与佛是属于一个种性。这三种乘表面上是有差别的，但实际上如果你真正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坐着白牛车，这是一种比喻。

《法华经》中讲，比如有一个火宅，里面有一群孩子，因贪玩一直不肯出来，老人为了把孩子哄

出来，拉来了羊车[127]，有一部分孩子就乘着羊车出来了；但还有孩子在里面玩着，就派鹿车[128]去，有的孩子就乘着鹿车出来了；还有一部分乘牛车[129]出来，如此，火宅中的痛苦，他们都可以躲避，老人用这样的办法把他们都哄出来了，到最后是乘着牛车到目的地。

佛陀为众生三转法轮，不了义的声闻、缘觉乘就相当于这个比喻中的羊车和鹿车。《六祖坛经》中也是这样讲的，藏传佛教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比喻，讲得非常殊胜。这三种车都是不了义的，但实际上如果你真正懂得，从本性上讲，每一个孩子所乘的车都与白牛车[130]没有差别，乘着白牛车在外面寻找另外的三

127 羊车：以羊挽车。比喻声闻人，修四谛行以求出离三界，但欲自度，不顾他人，如羊之奔逸，竟不回顾后之群众。

128 鹿车：以鹿挽车。比喻缘觉，修十二因缘，以求出离三界，略有为他之心，如鹿之驰走，能回顾后之鹿群。

129 牛车：以牛挽车。比喻三藏教菩萨，修六度行，但欲度人出于三界，而不欲自出，如牛之荷负，安忍普运一切。另以大白牛车比喻一佛乘。

130 白牛车：以大白牛车比喻一佛乘。

车，完全没有用。

我们已经认识了自己心的光明时，再去寻其他的声闻乘、缘觉乘等没有必要。像小乘主要是慢慢破外境，大乘中的唯识承认心的存在，中观把心也破了，本来这几个乘是根据众生接受能力的次第安立的修法，但从最了义来讲不用。

况经文明向汝道：‘惟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

何况经中已经明明白白地讲到：最后的究竟唯一一乘，没有二乘、三乘，乃至无数的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都是为了达到究竟一乘的目的。

《入楞伽经》中也讲：“无有乘差别，我说为一乘，引导众生故，分别说诸乘。”《三戒论释》中引

用过这个教证。

如果你不想了解佛法，那就另当别论、毫无办法，任何一门学问，对不想了解的人来讲，就像饿狗面前放青草一样，没有兴趣；如果你想要了解了义佛法，究竟一乘非常重要，到最后究竟一乘也不复存在。

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

你难道不了解，我们讲的三乘，以最究竟的观点来讲是假立的，因为众生在因地没成就时，为了引导这些根器的众生出离，安立为三乘；究竟一乘才是真实的，这就是在现在果地，当我们了悟自己本心的时候，所寻的果乘。

此中的“假”和“实”，也可以说为“因乘”

和“果乘”。为什么说密宗是宣说果乘，而显宗是寻找因乘，在显宗中，直指人心的禅宗法门宣说的是果乘，比如声闻乘就叫做因乘。当然，这可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详细分析、多年闻思，才能明白其中的甚深意义，否则只听几堂课，听一两位老师的讲座远远不够。

现在大学里所谓的佛学课，就是一个学期中听几堂课，最后毕业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佛学专业的博士生，他的博士帽倒是很好看，但实际上在四五年中，宗教学究竟听了多少堂课，有没有我们在一个月中讲得课多？他们自己扪心自问，我是问过很多人的。（笑）

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

这只不过是教你去假归实，三乘是假，果乘一乘是真实，把它当作最究竟。归于实有的乘后，最后实

有的乘也没有名称。

《四百论》[131]《入行论·智慧品》[132]中也讲了，先破有实，然后破无实，最后有实无实皆破，到了有实、无实一切都不住在心前的境界时，才通达佛陀的密意。

其实是先安立究竟一乘，最后一切万法皆为空性的究竟一乘也没有，这就是万法的实相。我们心的本性是这样，所谓佛陀的真实心也指的是它，但它并不是分别念的臆造，也不是分别念的新发现。

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

131《四百论》中云：“有非有俱非，诸宗皆寂灭，于中欲兴难，毕竟不能申。”

132《入行论·智慧品》中云：“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

这些教言很殊胜。

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我们应当知道，每一个众生本来具有这么丰富的精神财富，每一个人既有拥有权，也有享用权。

意思就是说，这种远离一切四边八戏的境界，如果你稍微观察自己的心、稍微观察万法的本性时，应该都能得到，这样的精神财富和境界，每一个人都有。

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这时，你根本不用将佛陀作引导孩童坐车的慈父想，《中论》中连佛也破了，佛是不存在的；同时，与自己同等的众生，也不用作没有精神财富的穷子想；而且，需要得到马车、牛车或者其他财富的受用想，也不需要。

这种境界，应该是禅宗的最高境界，也是无上密法的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佛陀、万法、众

生……一切的一切全是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境界。

是名持法华经：通达这样的境界时，才是名副其实地受持《法华经》、念诵《法华经》、修持《法华经》，我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道友也很难说，如果有的话，他也是真正的诵经者。

从劫至劫，手不释卷：这样的话，从前劫到后劫中，从来没有放下过《法华经》，与一直手捧《法华经》没有差别。虽然一个字都没有念，但是安住在这种境界的时候，与整天持着《法华经》并无差别。

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从白天到黑夜，从来没有间断过念《法华经》。

讲菩萨戒的时候会说，什么时候生起无伪的菩提心，善根不断地增长；什么时候证悟这样的空性，那么《法华经》的念诵，你虽然没有天天用口来念，你却在用心念，用心来念，也不是用分别念来念，用无

分别念来念，这才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我们应该懂得最深的佛法，现在很多人只懂得浅显的佛法，更深的佛法，很多人都比较欠缺，因为我们的所思所想整天都是世间八法和各种迷乱的现象。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

这里有时只以“达”字代替全名，我的名字经常被说成“达吉索”，此处指的是我也不知道（众笑），也许是因为我不是很出名，所以他们就说错了，如果我很出名的话，像爱因斯坦，肯定不会说成“斯因爱坦”。（众笑）

法达蒙受这样的启发之后，非常欢喜。

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在听课以后也很欢喜，其实越有欢喜心，佛法对你越有利益，如果你听法的过程中，感觉到痛苦、劳累、疲倦，法不但对你没有利

益，反而可能你离法越来越遥远。

“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华严经》里是这样讲的，因此别人的宣说很重要。

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

法达欢喜地赞叹说：我诵了三千部《法华经》，所有的傲慢心、分别心，还有自认为的功德，只因曹溪六祖大师一句话，全部都消亡殆尽了。从前并不明白佛陀出世的因缘、宗旨，没有懂得《法华经》的真实意义，自己多生累劫的狂乱分别心，什么时候能息灭？

如果我们没有听到善知识的开示，即使自己学过很多年、读过很多经，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仍然不

会明白。比如第一转法轮是讲的什么，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又是讲的什么。其实最究竟、最需要我们通达的只一句话，认识心的光明本性和认识心的空性这两者无二无别。有经验的传承上师这么交代之后，哇！千经万论中说的任何不同的语言，归根结底还是这么一点。所以，自己会从窍诀上明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指点，自己多生累劫可能也难以息灭这样的分别念。

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

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羊、鹿、牛车的设施，其实是指初、中、后的不了义善法的弘扬，或者说将众生引入佛门的次第阶段。谁知道火宅中正在受苦的每一个众生，原来都乘着白牛车，都是法王。

我们平时所认知的所谓法王，“这个仁波切到

底是不是法王，是不是大法师？”汉地的很多人这样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法王，以后你们每个人出去都可以说“我是法王”，因为我们都具有如来藏的法性。偈颂中讲“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我们每个人都是“白车王子”“白马王子”，现在我们是“白牛王子”，骑着白牛车的王子，可以这么讲。所以，每个人都具有佛性，都乘着牛王的高档车。从本性上讲，每个人都没有被染污，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本性的时候不能这样说，大家应该明白其中的意义。

师曰：“汝今后才可名念经僧也。”

六祖大师也说：你从今以后变成了真正的念经僧。

你原来是名相上的念经僧，因为你没有通达《法华经》的意义，现在我们通过交流，你已经明白了不但要诵经，还要通达其中的意义，念词又念义，才是

真正的念经僧。

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法达听到这些话之后，真正领会到《法华经》的殊胜意义，并且也不会停止诵经。

之前他虽然没有明白意义，还诵了三千《法华经》，如今遇到六祖大师，他更加要诵经，还要禅修，有些道友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上师应该既提倡参禅等胜义的法门，也要提倡念经等世俗的法门，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一样；但是我们弟子当中很有可能偏堕，认为只要做其中一种就可以了。现在有些人着重实修，原来的念诵都放弃；有些人认为实修是不对的，天天讲理论不行，要到寺院里面去天天念经，这两者都是偏堕一边。真正的大德并不是这样，法达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短暂的人生中，希望我们以后对佛教真正生起信心，否则我们短暂的人生什么时候结束很难说，如果没有很好地忏罪和修行，恐怖的恶趣痛苦也很难以避免，如果我们真的很珍惜，短暂的人生中也有希望。

我原来看过一部经叫《佛说无畏授所问大乘经》，里面的颂词比较长，引用一个简略的教证：“经百劫中难得遇，大牟尼尊出世间，速于佛教净信生，莫于恶趣受极怖。”意思是说，百千万劫很难遇佛出世，我们在短时间中赶快对佛教生起信心，一定会远离恶趣各种恐怖的痛苦。

我们在座的人能成长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幸运。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人说：“我能转生到藏地佛教兴盛的地方，始终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乐在其中。”这句话虽然文字简短，但是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也在想：我也降生在佛法兴盛的地方，这就是所有的福报中最大的一种福报。但是我们遇到了佛

法，却没有很好地去修行、没有很好地去认识自心，临死之前，我们可能会被其他的迷乱境扰乱而迷失方向，如果是这样，我们很难以解脱恶趣。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恶趣当中解脱，从六道当中解脱，最后获得永恒的快乐，利益无量的众生！

第 28 课

2013 年 8 月 14 日

「考试事宜」

《六祖坛经》中，现在讲每个大德依止上师过程中的一些经历，表面上看好像《六祖坛经》第七因缘品中，只是讲一些故事，但我们可以懂得，古代大德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弟子开悟，作为具有信心和因缘的弟子，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开悟，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与差别，我们都可以分析。

这次讲完《六祖坛经》，我希望作一个考试，我们学院圆满《坛经》传承的人，包括城市里面圆满听受的人中，凡是学习了，并且想对我做法供养的人，

我希望最后都参加考试。考试内容是什么呢？是整部《坛经》的总义，作为一个学了此经的人，每一品都讲了什么，应该有一个归纳性。

这次传讲《六祖坛经》的过程中，我没有接受你们任何的财物供养，我既不需要也不希求，但我喜欢另一种供养——法供养，不过最好不要用“鸡蛋”供养，我也不是特别穷，太少了我看不上，你考得太少，我一看就知道你一点都没有看书，只不过是为了参与而已，这样不太好。

传承要圆满。我所谓的传承就是从头到尾没有落过课，或者即使中间落了，第二天通过音频补上了，这也算是《六祖坛经》的一个传承。我希望凡是学习的人，最后都参加考试。

我每天讲得不是很多，比如前面讲的不同公案，无尽藏比丘尼读《涅槃经》，一生中主要是修这样的

法门，她大概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心中至少也有一些印象。

你们每天至少也要花一个小时在听课上，听完了以后全部都抛弃，正在听的时候也不认真，这不是求学的态度。听课时应该像野兽听猎人的琵琶声一样，《大圆满前行》中说要非常专注地听，这是听法的基本概念[133]。

我们还讲了法海的故事，法海的“即心即佛”的公案中大概讲了什么内容，不看书，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概念。

然后刚刚讲完的法达，法达法师是读《法华经》的，他是怎么开悟的？诸如此类，整个《六祖坛经》学完之后，我不要求你们逐字逐句地研究意义，但是

133 印度单巴仁波切也曾经这样说：“闻法时要像野兽闻声一样；思维时要像北方人剪羊毛一样；观修时应如愚人品味一般；行持时应如饥牛食草一般；得果时应如云散日出一般。”——《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基本的内容要知道，比如说让你写出第七品中法达的故事，或者说第七品由哪几个故事组成的，分别是哪几位法师，他们着重修什么经典，这样非常简单的概括，我希望你们学完《六祖坛经》，对这部经至少也该有所认识。前面我讲了一部分，后面还需要讲一部分，都需要沉淀和积累，所以，希望大家现在心中有所准备。

因为我的课，你们都认为不需要考试。其实我很怕你们各个班的道友学习很忙，再参加其它考试有一定的困难，我也怕城市里面的人按照课程学也有点累，所以平时没有要求，但是这次我很希望你们都参加考试。讲每一部经，我也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后天星期六的时候，我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再讲课也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学校的事等等，也许你们觉得这些都是分别念，但我自己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一种修行，我天天只看书本上的教言，相续中生的大悲

心好像没有那么深刻。比如说前两天我与一些贫困学生共处，基本上一天都在听他们的哭声、看他们的眼泪，很容易生起悲心，我可能讲一个月的法也不一定能生起这样的心。

「出世与入世」

有些修行人天天闭着眼睛独修，一直都非常庄严，自己也害怕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染污，但有时候，不管出家人、在家人，还是需要训练自己。

你初入佛门，还没有学多少就进入世俗，有一定的困难，至少应该在学院、寺院里面，系统学习八年、十年以后再跟社会接轨。作为一个佛教徒，按照传统的原始佛教的别解脱戒来说，出家人的威仪应该非常庄严，行为相当保守，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做的，也非常好，就像现在的南传佛教，还有藏传佛教中，也是有特别着重戒律的一部分人。但是也需要有一部

分人入于世间，毕竟现在世俗人的分别念那么重、烦恼那么多，我们谁都不管他们，完全把他们抛之脑后，谁来弘扬佛法？谁来度化众生？

所以，我也希望在座的佛教徒，按照传统的佛教精神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是有必要的；在不违背大原则和总的戒律的情况下，可能也要随顺世间。否则，全部都坐着毗卢七法、双手定印，这样佛教和世俗之间就好像有一种隔阂，到一定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佛教精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谁都没办法进入，即使已经进入，好像世间中的所有享受都没办法实现一样。

为什么很多汉地的在家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出家，害怕自己的家人出家，他觉得出家就像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一样，好像完全已经不是人一样，觉得特别可惜、特别伤心，其实并不是。当然，出家人也不完全相同，有些出家人，他的社会责任已经超过了很多

在家人。在这种情况下，随顺世间非常有必要。

作为一个出家人，如果过于世俗化，可能别人也看不惯，他有他的原则；作为一个居士，太世俗化，没有任何约束，也不太好，但是如果在某种场合中太死板，也许很难随顺众生。

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上师讲到，他和一个日本和尚一起到某公共场合演讲，这个日本和尚的威仪非常庄严，目不斜视，特别注意地坐在那儿，结果一不小心，他的念珠线断了，所有的念珠“唰唰唰”地掉在地上，但是这个和尚装作没发生一样，还是非常庄严地一直坐着。那位上师说，如果是他的话，他会立即一颗颗地捡起来。这也是一种现象，一方面他可能太重视自己的威仪，但另一方面好像也太不随顺世间，明明念珠一颗颗地全部掉在地上，你为什么不去捡？捡一下也不违背戒律，但是在别人面前装得太一本正经了，念珠全部撒在地上，他也装作没有发生任何事

情一样。我想说什么呢？有时候需要庄严的行为，有时候需要随顺世间，否则佛教徒好像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

现在西方的很多科学家在研究，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哪些是入世的、哪些是出世的，如果完全出世的话，作为一个世间人，就没有办法高攀、没有办法进入，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应该要随顺、度化世间人；如果过多地跟他们结缘和随顺，也可能损害自己的道心。在这方面，智者会掌握分寸，愚者经常堕入两边——要么太保守、要么太开放，因此他度化众生的愿望很难实现。

我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尽量不要舍弃原始的传统，同时也不要特别传统化，否则现在的人很难接受。因为现代人的思想、爱好和兴趣都

已经发生了转变，就连运用的词汇都不是从前人们日常生活中用的词汇，尤其 80、90 后的人，他们有很多的“密语”，老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同龄人都在哄堂大笑的时候，老年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总之，我们作为佛教徒，要弘扬佛法的话，对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人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要稍许了解一下。但是在这上面所花的时间不需要太多，有些修行人表面上装着说是为了度化众生，实际上完全沉入世间的分别念中，这也是一种极端。作为修行人，大量的时间需要用在修行上，但同时也需要了解一些世间知识，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修行的态度」

下面讲《六祖坛经》，本品中接下来应该讲第四个公案。前面法达的公案已经讲完了，他禅修的同时

也不放弃诵经，这个很重要。

在座的道友们，如果你以前学的是显宗，就不要放弃学显宗，你以前所念的经典，如《金刚经》等，只要是正法，就不要随便舍弃。有些喜新厌旧的人，今天依止一个上师，然后舍弃原来的上师，过一段时间对他生起厌烦心，又舍弃，再依止一个上师，不断地换，就像牦牛吃草一样。牦牛在一个地方吃草，即使还有很多，它也觉得没什么吃的了，心里不舒服，就会一直换，我以前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放牦牛的专家。

修行也是如此，自己很早以前所念、所修的法，最好不要换来换去。比如说你现在念莲师心咒，或者念《现有自在摄受祈祷文》，念《二十一度母赞》等等，十年以后你还在念，二十年以后还在念，你离开这个世间之前都需要保持，这就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的修行态度，我觉得这种人的修行精神和态度相当

好。我遇到有些道友，他们十年前读《金刚经》，现在还在读，十年前读《般若心经》，现在还在读，这说明他有一种永恒的信心，法达比丘的公案中也是这样讲的。

「僧人智通的公案」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

智通比丘，寿州安丰（今安徽寿县）人。天天看《楞伽经》，已经看了一千多遍，经中宣说了三身四智的道理，但他并不是很明白，就到六祖面前，请求六祖讲三身四智的道理。

《楞伽经》在禅宗中也非常受重视。

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

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

这个回答的见解较高，是结合本性的一种解说方法。《楞伽经》的功德相当大，藏地也比较重视此经，但是没有像汉地那样重视，当时达摩传讲此经后，二祖开始弘扬，所以在汉地历史上，对这部经典极其重视。

《六祖坛经》中的每一个弟子的每一个公案都是有代表性的，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因此我们以后对上师的教言作整理的话，他的眷属和追随者中，被大家认可的人的公案，可以收录进来，不一定所有修学者的事迹全部都收录进来。也许当时六祖面前有很多很多弟子，但此经中收录的公案，有些是读《楞伽经》的、有些是读《法华经》的、有些是读《金刚经》的、有些是读《涅槃经》的，这些经典也是禅宗所修学的主要经典，我觉得后人在整理的时候，有一定的选择性。而且我们如果详查细究，不同的经典代

表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特点。

现在很多人专门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实际上研究《坛经》的人，并没有研究到《坛经》的内在思想。也有个别的专家专门研究《心经》等，但他们恐怕完全是以学术的方式来研究，一般来讲，没有信仰的学术研究，根本不会通达其中的意义。比如说我想要研究基督教，至少我也该对基督教有一定的信仰，因为所谓的宗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要觉悟它的义理，还需要信心和缘分，因为每个人的缘分不同，他对这个法、对这个师父的理解，从中得到的感悟和能力完全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两个人面对一位上师，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人对他很有信心，另一个人对他很有成见。这位上师同样讲一节课，有信心的人，在他的语言中会得到许许多多对自己的人生有利的真理。对他有成见的人，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挑出很多很多的

毛病，就像以前佛教徒和外道徒看释迦牟尼佛的身相时，一者看到相好庄严，一者看到九种丑相，因此缘分决定是存在的。如果不从信仰上讲，只从现在世间上说的好感方面讲，一个高等大学的老师，如果你对他最初就没有好感的话，在他的身上也不会学到任何的知识，用佛教术语来讲，这是一种因缘。

所谓的三身，本来各个经典和论典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此处按照《六祖坛经》的思想来解释的话，清净的法身是你的心的本来自性，无生无灭；圆满的报身，是你无生无灭的自性所显现出的不同智慧；世间中幻化的各种显现的千百亿化身是你的行为，也就是说你的一切时间、生活。

他的这种回答，与我们平时所讲到的三身，稍微有一点差别。我们以前所讲的法报化三身，显宗和密宗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按照显宗的三身，所谓的法身，不可思议的法界叫做法身，也可以说是我们众生

心的本体，但是它并不显现于任何的边，是这样的一种境界。所谓的报身，有圆满的身相，具有五种决定——时决定、本师决定、眷属决定、法决定、处决定。而且真正的报身，是在得地菩萨面前所显现的色身相。《现观庄严论》中讲最后一品“法身”时，讲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的圆满相好是报身。所谓的化身非常多，有殊胜化身、工巧化身、投生化身，凡是在众生面前各种各样的显现，包括不清净的众生也能看得到的显现，叫做化身。大乘共同乘中都可以这样承认。

在这里说，我们的法身就是本性，报身就是智慧，化身就是智慧和本性在世间中运作和游舞的现象。三身也可以这样解释。

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

按照禅宗本身的思想来讲，不管三身也好、四智也好，一切的法理不能离开本性，离开本性，佛法确实是解释不下去的，这一点，与密法一样。密法讲得深一点，就要落到本体上面，以前上师如意宝即使在讲《俱舍论》、因明或者其他共同乘的道理时，一讲到窍诀，就会逐渐讲到密法中最深的大圆满上，最后上师会讲很多很多的窍诀，已经讲得过头了，好像无法收拾的地步，有这样的时候。所以，一些传承上师讲法讲得比较深的时候，一定会讲到本性上，因为我们尚未通达本性时，于世间上的所见、所闻、所触的一切现象都是迷乱相、虚幻相，现而无实有，如果你真的要去抓住它的根本或者追溯它的重点，就不得不讲本性。

如果离开本性，则无法说三身，即使要说，也只能叫做“有身无智”，因为离开了本性的身体没有智慧，智和身不能分开。如果我们通达了三身的本体上

是没有自性的，只是显现上有不同的作用和不同的现象，才可以叫做四智菩提，或者说四智正觉。

下面他用偈颂的方式来阐述道理。其实佛经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佛陀先用长行文讲，然后用偈颂方式再讲一遍，像《地藏十轮经》《普贤行愿品》《法华经》等好多经典都是这样。我们平时在演讲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先讲后总结，最后归根结底用一段语言来做结尾。

听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

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管是任何一个众

生，如果通达自性的本义，就会知道自性本身就具足法报化三身。按照无上大圆满的说法，正在起心动念的这个当下的心，本体就是法身，光明就是报身，此二者无二无别就是化身，其实这是莲花生大士最深的窍诀，也非常直接，不管禅宗怎么说，密宗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虽然密宗和禅宗不矛盾，但有时候不得不说出一些不同的观点，自古以来传承上师们宣说不同的窍诀时会显出他们不共的特点。

有了三身之后就会发明成四种智慧，四种智慧我们下面会讲。

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这个时候，我们世俗中所有见闻觉知的外缘、现象，根本不需要特意去抛弃和远离，不离见闻觉知。密宗中有很多这类的修法，贪、嗔、痴、嫉妒、骄傲等的烦恼正在显现时，认识它的本性，就不需要抛弃它；而像显宗的声闻乘，将所有的烦恼都看作敌人，抛弃它、否定它、远

离它、摒除它，关上正知正念的门，把它挡在外面。但是按照大乘的甚深经典、密乘的经典，并不是把它抛弃，并不是消灭敌人，应该是认识它，认识之后，发现原来它不是敌人，贪嗔痴等原来是四种智慧，会这样认识。

所以，不远离见闻觉知的情况下，可以超然地登上佛地，其实显宗禅宗里的很多本意，确实与密宗非常吻合。

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六祖说，我今天告诉你这个甚深的窍诀，三身四智我们当下都具足，声闻乘不会这样说，密宗中有特别详细的说明。你们可以看《大圆满心性休息》，我自认为《大圆满心性休息》是显宗、密宗的百科全书，从开始的人身难得到最后的三身四智，所有的窍诀和理论都已经讲圆满了。

按理来讲，这是我翻译的，我也应该获奖，但是没有人理我，只在今天有一个人对我说：“啊，你翻译得很好！”我就高兴半天（笑）。对凡夫人夸奖一句，都好像得到安慰，有一种欢喜心；批评一句，对他打击也是很大，如果有人说：“你翻译得很差，不要译了。”哇，那就觉得没有希望了，把头深深地埋下。这已经是十年前的译作了，应该十年前了吧（问大众）？《大圆满心性休息》是什么时候翻译完的？法王在的时候都讲过，什么时候讲的？2003 年讲的？你们也是迷迷糊糊，我也是迷迷糊糊，这叫做迷乱众生，知道吗？

六祖说，我今天所告诉你的三身四智本自具有的甚深窍诀，你应该坚信不疑。密法中也经常说：你在认识的本性当中不要退转、不要迷惑，包括《上师心滴》里也有这样的教言，当有人离开世间的时候，让他安住于本性中，不要从本性中迷失，在亡人面前反

反复复地说三次，如果他以前有过大圆满的见修，他当下会在本地上得到坚地。

当时六祖也将甚深的窍诀说与智通法师，他可能很重视这个法器。对于今天给他说的教言，让他不要四处乱说，“师父给我传了一个窍诀，师父对你们不好，对我很好……”不是这样的，他说：“你自己要坚信不疑，不要迷失、不要迷乱、不要迷惑，窍诀很难得，得到窍诀之后，自己的心立即应该有所开悟。”

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不要学那些向外求佛的人，从来不从内心去寻找，一直向外希求佛法、希求佛果的人，整天口口声声都在说“我要得菩提、我要求法、我要修行、我要闭关。”，实际上一天中连半个小时都没有观过自己的心，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六祖所说的三身四智的教言，密法中是很重视的，一般来讲，密法是在因地凡夫位的时候直接直

指果位的境界。为什么禅宗有快速开悟的修法，比如说禅宗寺院中经常有跑香一说，“走走走——停”，凡夫正在起现的各种分别念，当下断掉。实际上禅宗的跑香与我们大圆满中的区分有寂很相像，区分有寂是让你起各种各样六道轮回的分别念，什么样的分别念都想，想着想着突然停止、顿然断开，当下认识分别念，当下对自己的心有所认识，有非常大的加持和力量。

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

智通再启请说：“可否请求师父为我讲说四智的意义？”

您前面讲的三身还比较不错，我基本上已经明白了，但是上师老人家，四智的意义可不可以再给我讲一遍？因为弟子比较笨，再说今天头也比较痛，昨天没有好好睡觉，好像我刚才听四智时有点迷迷糊糊，

三身我还比较明白。

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

六祖大师说：“你既然已经知道了三身，四智就会明白了，何必再问我。”

我今天身体也不好，不要再问我。（众笑）

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

如果离开了三身，就不要谈四智了，因为除了三身以外没有四智，即使有，也叫做有智无身，与无智一模一样。

《现观庄严论》还有其他的教言中都讲所依的三身和能依的四智，有些论典中讲五身五智，三身上再加现前菩提身和不变金刚身两种身；五智是法界性

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

三身四智是从本体上讲，本性是法身，远离一切戏论。

色身分两种：一个是报身、一个是化身。一般来讲，报身是现为佛菩萨境界的相好身相，比如说金刚萨埵像就是报身相。像与像也不同，比如普贤王如来，他的法身不是以形相来说明的，但是以形相来表示的时候，身相为蓝色，蓝色是蓝天的标志，虚空是无所有的意思，基本上没有衣饰，表示赤裸裸的法界，他是一种不同的身相。所以，所依的三身，完全是一种现相。

尤其是讲化身的时候，相关的论典中也讲了，殊胜化身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因地积累资粮，最后示现成佛，转法轮、度众生，佛陀的十二相叫做殊胜相。再次化现的话，在六道轮回中，比如天和非天

的帝释天和净心天，旁生中的坚固狮子，各趣中不同[134]。《法华经》[135]里也讲过，所谓的化身，有时候是以婆罗门形象，有时候是以饿鬼的形象，甚至有时以地狱众生的形象来度化众生。我们不要认为佛的化身全部都是相好庄严的，不一定，旁生中也有佛的化身，人当中也是。

其实在藏文中，所谓的化身是“祖古”，“祖古”就是所谓的活佛。化身在人中有，牦牛中也有，现在人们共称的活佛，有牦牛活佛、饿鬼活佛、地狱活佛，包括飞禽、猪、狗和其它动物中都有活佛，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所谓的活佛只在藏族中有，藏族中也是男性活佛比较多，女活佛就很少，不能这么认

134《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中云：“报身的光芒中出现咒轮射于六趣化为各自本师。即天界中天王帝释等是天人的能仁；非天界净心天等；人间释迦佛等；旁生界坚固狮子等；饿鬼界焰口母等；地狱界牛头卒等。”

135《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云：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现之而为说法。

为，应该是到处都是活佛，现在汉地城市里活佛也越来越多。

总而言之，化身什么形象都有。你们现在可能不知所措了，到底在说什么？

《趋入不可思议智境经》中云：“若显现为乐园、珠宝、妙药、明咒、所需资具能调化，则现彼等相应之显色与形色。”比如说我经常去悦意的花园、公园等地方，这个地方人特别多，它很有可能是佛的化身，佛以无情法来度化我们。《大密善巧方便经》中也说于夜晚漂泊在森林中的商人前化现为明灯指引道路。还有《宝积经》等经部中说：发生饥荒时化现为宝珠普降食物等妙雨，也化现为大象、马车等坐骑而唯一随缘利众。

希望大家要观清净心，怎么观清净心？凡是对众生带来利益的任何形象里都有化身、佛菩萨的显现，

所以，我们对众生不能轻易地轻辱，我们看到一个乞丐、残疾人、相貌丑陋的人或者六根不全的人，不要很讨厌、仇视他们，原来我也讲过很多这方面的公案。在现相中，所谓的化身，不清净的众生面前显现各种各样的形象。化身的名称，就是现在人们共称的活佛，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活生生的佛的意思，在汉文中是这样，据说英文中还比较原始，并没有像汉文那样变得比较离谱。

大家应该知道，所谓的法报化三身中的化身，在我们所生活的群体中，也许一辈子也不认识。比如说在人群中他装成一个凡夫人，但实际上他的言语、行为都在指引众生；很有可能在旁生群体中也有很多这类的化身，表面上看来它吃草、喝水，好像与其它动物一样，其实它有它利益众生的力量。以前我们讲《极乐愿文》时讲过峨眉山那边的公案，有一只叫

达西的猪……[136] 诸如此类的公案相当多，我在此暂不广说。

其实提问者应该这样比较简练地问问题，现在有些提问者，滔滔不绝地一直讲，到底他是在回答问题还是在提出问题？他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证悟的境界，最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该赞叹他还是批评他，有时候提问者变成了回答者，回答者变成了提问式的一句话总结。当提问者问得特别多的时候，我就说："对，就是这样。"

136《极乐愿文大疏》：从前，一位蒙古格西对他的一位弟子说："你去五台山拜见文殊菩萨吧，我无法饶益你了。"于是那位弟子去了五台山，结果什么也没见到。返回途中去了峨嵋山，看到一间大房子里许多汉人在吃饭，便去乞讨，那些人谁也没有给他。他稍坐片刻，这时里面有一位官员打手式叫他过去。他踏踌不定地来到官员面前。那位官员把所有的剩饭都给了他，并且问道："你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他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官员交给他一封信说："你返回家乡途经一座名雅杰的大城市，那里有一名叫达西者，请你把这封信转交给他。"说完又赠送了路粮。他带着那封信到了雅杰城市，到处询问达西住在哪里。但谁都不知道。再三追根问底，还是没有人知晓。另有一个人说："这里有一头老猪名叫达西，它十分慈悯众生，除此之外再没有叫达西的了。"他让那人指点了老猪所在的位置，心想：现在没有指望将这封信交给任何人，只好交给那头猪了。于是来到那头猪的面前，将信扔到它的跟前。老猪用鼻子拆开信，稍微看一下就死去了。他感到莫名其妙，立即看信的内容，信上写道："达西菩萨亲启，你自此依旁生形象度化众生的事业暂时已圆满，现在应前去东方以其他行境利众！文殊。"他意识到了那位官员就是文殊菩萨，马上返回去谒见，结果原地已一无所有。但是这位上师最后也获得了成就。诸如此类的公案不在少数。

下面用偈颂的方式来说四智。

复偈曰：

“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

六祖说：“大圆镜智，是清净的本性；平等性智，心没有苦与乐、世俗与胜义这样能取所取的疾病；妙观察智，所见不起功用，无有勤作；成所作智，与圆镜一样，现而无自性。

六祖在此处讲了四智，很多人也应该知道，还有一个法界性智，远离一切四边八戏的法性叫法界性智，这也是一种智慧，但很多经典里面讲四智，没有讲五智。

大圆镜智：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心的本性光明无有分别的这个部分，《大

圆满心性休息》中讲得很清楚，它是其他三种智慧的根本，阿赖耶识慢慢转依成大圆镜智，这是法身无二无别的一种智慧。

平等性智：是五毒中的傲慢心慢慢转依成的一种智慧。通达一切万法的本体和现相的时候，世俗和胜义一味一体，苦和乐也是一味一体，在这种境界中全是平等的，所以它是一种报身智慧。如果从尽所有智、如所有智的角度来分，那么大圆镜智、平等性智是摄在如所有智中。

妙观察智：贪心转依成妙观察智。也就是说，依靠妙观察智，对世间中的一切所知完全通达、遣除怀疑、降下法雨，从中显现三摩地。对世俗的一切现象完全知晓，世俗中的邪说，在佛的妙观察智中也尽显无余。它属于化身的智慧，也是尽所有智。

成所作智：是嫉妒心转依所成的智慧。依靠清

净身语意，在利益众生方面有无量的显现，利众的事业自然而然呈现，这个部分叫做成所作智。一般是在无勤当中，以身语意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成所作智，它也是尽所有智，也是化身智慧。

四智中有两个（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是化身智慧，报身智慧是平等性智，法身智慧是大圆镜智。

为什么六祖之前说三身四智没有差别？原因就在这里，实际上如果你认识了自己心的本性，四智都会圆满。比如说你观自己的心，已经认识了心的本性，贪心已经清净，贪心清净叫做妙观察智；嗔恨心清净叫大圆镜智，傲慢清净是平等性智，嫉妒心清净是成所作智，痴心清净称为法界性智。五毒清净为五智慧，并不是一种传说。当你正在生嗔恨心时，当下认识嗔恨心的本性，这就是大圆镜智；你正在生贪心，当下认识它，就变成妙观察智。我们经常讲“烦恼即

菩提”，不是没有道理，五毒就是五种智慧，为什么当下具足五智，就是这个意思。

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

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眼、耳、鼻、舌、身是五根识，六识是意识，七识是末那识，也叫做染污意识，八识叫做阿赖耶识。前五识和第八识是从果上转[137]，像唯识宗中也常讲“五八果上圆”，第六识和第七末那识是在因上转[138]，唯识宗也常说“六七因中转”。这种转依方式，在名言中是如此，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转的，能转、所转于实相中都没有。

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如果你在转

137 为成所作智和大圆镜智。

138 为妙观察智和平等性智。

依过程中没有执著世间的情、事，那么在纷繁复杂的世间外境中，也能永远安住于那伽定中。

繁兴：繁就是复杂且多，兴就是兴起、兴旺。

那伽定：有些注释里说它叫做龙定，即不管是佛还是众生，都在不同的境界中，佛在智慧中入定、众生在烦恼和散乱中入定，有这样的说法。还有的注释中说，如同迦叶尊者那般一直等到弥勒佛出世之间的一种三昧定，这种三昧定叫做那伽定[139]。不管怎样，你的八识全部都转依为智慧的时候，其实你的行住坐卧就都安住于禅定中了。

我们以前也讲过，凡夫地要转五根识很困难，到佛地的时候才转，有些显宗的教言中说：五根识、阿赖耶识是第八地以上转，染污意识在七地的时候可以转。麦彭仁波切在《智者入门》中也说，什么叫做

139 那伽定：（术语）身变龙而定止于深渊曰那伽定。为保长寿，逢弥勒出世，以愿力而入于那伽定。——《丁福保佛学大词典》

染污意识呢？染污意识指具有我执见、我慢见、我贪见、愚痴见四种见结合，源于阿赖耶识的一种意识。我看汉地某些讲义里没有将末那识解释得很清楚，末那识在圣者位和入定位是不存在的，真正在入定位时，我执、我贪、愚痴、我慢——对我的执著、对我的贪执、对我的愚痴、对我的傲慢，对这四种见解的一种意识，它是意识的部分，除了圣者位、入定位还有佛的果位以外，一般凡夫人始终存在的一种意识叫做末那识。我最近翻译麦彭仁波切的《智者入门》，这是此论中下的定义，希望你们记住，但是好像你们没有记笔记，你们记性特别好，我很随喜。

“如上转识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

转识为智，如上所说。教中云：转五根识为成所

作智，转意识为妙观察智，转末那识为平等性智，转阿赖耶识为大圆镜智。所谓的转识成智，只是转它的名，而并非转其本体。

我记得在《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里也讲了[140]，所谓转依的意思，并不是已经断除最初的因，然后产生一个新的果。比如说并不是舍弃原来的五根识这个因，变为成所作智的果，只不过是进一步地变清净而已，本体都是具足的，就像金矿原来也是这个本体，只不过净化之后呈现金子而已。所以，我们现在的六识也好、八识也罢，变成智慧时，并不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些识全部抛弃，然后又产生一个新的果，就像种子开花一样，并非如此，本来都是那样，完全只是一种呈现。如同王子变成乞丐，乞丐又登上王位的时候，王子就是原来流浪的乞丐，只是当时不认识而已，当他登上王位时，也是原来的他。我们现在不

140《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中云："转依也只是以因烦恼清净而显现功德，并非承认从烦恼之因，转依成功德之果即由不清净变为清净，因为所有罪业烦恼均不是清净之因或本体，也就不可能转依为功德。"

认识自己的末那识，不认识自己的六识，它就是平等性智、妙观察智，等等，当你认识的时候，还是原来的那个，这叫做转依。在唯识宗等宗派中，转依是专用词，转识成智，即原来的识转为智慧，这个很重要。

通顿悟性智，

你看，智通当下就顿悟了。

不知道你们顿悟了没有，你们当下就睡着了，（众笑），没有睡着？但我看到有些新来的居士，好像有些睡意。

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

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他呈偈说道：我们本来已经具足三身，本来四智也是自己心的本体。

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三身四智圆融无违、没有障碍。你、我、他，任凭哪一个众生都具足。有些众生认识了而已，认识就是成就者；有些众生没有认识，甚至对它产生邪见，就漂泊于轮回当中。所以，如果你真正认识的话，各自随缘而转，任运现前度众生。

因为三身时时刻刻无处不在，作为成就者，行住坐卧都可以在三身五智的游舞中；作为凡夫人，行住坐卧都在迷茫、迷乱、痛苦之中。

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师晓，终亡染污名。”

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如果我们起心动念，

以勤作来修行，这是一种妄动，没有找到真相。如果我们一直守护自心、强制安住、迫使入定来守住一个所缘的话，这并不是真正的精要。

我们一直在不认识的情况下起心动念，向外分别，它也是一种迷乱的现象；而一直死死地安住或者拼命地让心不能外散，一直安住——又跑了——安住——又跑了，天天就像管一个调皮的孩子一样，这样也很累。有些凡夫人不懂窍诀，确实是很累，如果你懂得这样的窍诀，三身五智都已经具足了。

所以，禅宗或密宗的很多开悟者，认识本性以后都比较放松，不需要再强求。麦彭仁波切、法王如意宝的很多大圆满的见歌中也讲，现在死也非常好，已经认识了心的本性；活着也很好，一切都在三身四智的游舞中，仍然很快乐。一切都是任运显现、任运自成，不需要始终执著地要么安住、要么担忧。

妙旨因师晓，终亡染污名：那这种究竟的意义，今天依靠上师的窍诀和恩德，我已经知道了，从现在开始，所谓染污的名再也找不到了。

真正的开悟者是那么的幸福、那么的洒脱、那么的快乐，我们很多迷茫者非常羡慕，是吧？

“世间之物既不可得，妄生取心，名之为痴。”佛经[141]中是这样讲的，世间的一切，实际上是无可得的，只不过我们取心妄念而去执著，这就叫做痴心，也叫做众生、凡夫。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当作存在，把本来不真实的东西执著为真实，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态，很希望依靠上师们的窍诀得以开悟。

其实对六祖的感恩，从智通禅师的词句中也自然而然流露出来，本来认为起心动念不对，安住也不对，什么都好像矛盾一样，佛经原文究竟的密意，今

141 出自《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

天依靠师父的窍诀和恩德而得以明了。

萨绕哈巴的很多教言中也经常讲，所有如意宝，依靠上师的恩德已经证悟……[142]《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里，无垢光尊者再三引用过好多次，你们应该记得住吧，你们的记性那么好！

142《无尽藏窍诀歌》中云："能诠心性唯上师，所诠法器即弟子，证悟此义刹那间，摧毁诸苦源师恩，现见实义为报恩，当恒视师为药王……"

第 29 课

2013 年 8 月 19 日

「密不外宣」

《六祖坛经》后面已经所剩不多，现在正在讲第七品中的故事，七品中的很多内容，是禅宗里非常著名的一些开悟者的事迹，看起来只是短短的故事，但每个大德的经历，都是汉传佛教中以禅宗的方式依止善知识的开悟经历，我们作为后学者，确实非常有必要学习。我也并不是要求大家也将自己的稍许证悟立成文字，不要求大家宣扬自己的境界。现在学禅宗和密宗的人应该会有一些境界，这毫无疑问，因此要将所悟到的境界落成文字也并非难事，但按照传承上师严格的传统来讲，尤其出家人的开悟，要求大家尽

量保密，包括所见到的各种境相，自己的一些特殊梦境，没有特殊必要都不外宣。

「**端正闻法态度**」

这次我们学习《六祖坛经》，我希望不管是现场听课的还是网络上听课的道友，大家都有一种欢喜心，我每次课前都是要提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学这样的禅宗法门，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很浮躁，每天都忙忙碌碌，但每天奔波和寻找，也不一定获得真实的快乐，而我们每天有这样的学习机会，这确实是人生中的一种幸福，至少在听这堂课的时候，你粗大的烦恼是没有的，应该是对大乘法法喜充满的状态中度过的，我想，这在即生中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享受。

对于《坛经》，我以前只是字面上看过，这次比较细致地看了一遍以后，有不同寻常之感，古人对证

悟的精神价值非常重视，而现在忙碌的世人，每天都在漂泊、苦求，生活得有没有意义呢？每个智者用智慧来观察，会得出一定的结论。

这些都是古文，很多道友可能比较担心到底怎么考试，好像一说考试，心里就尤其重视，对于想作法供养又没有时间学习的人，心里也是一种负担，但这次考试，并不要求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也不要求一个颂词一个颂词地背，而是《六祖坛经》这部经典到底讲的什么，每一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每一品中主要以什么题材来讲，讲了多少个公案，重要的公案有哪些……这类的问题。

这些不是考试题，你们不用记，记了也没用，（众笑），因为我今天的分别念不一定是出题时的智慧，但我现在的想法，你们学习的时候要重视。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人不提考试的时候，坐在听法的行列中，似乎是很认真、专注地听受，但没有责任，一

说考试就立即想去了解，所以，讲考班道友的闻法态度，与其他道友的闻法态度完全不同。有讲考压力的人，基本上都拿着笔很专注地记，而其他有些道友，在那时也有放松的情况。我想：考试能强迫性地增上智慧，或者是激发潜力的一种方法，所以我前两天说考试，并不是故意想害你们。

「**智常比丘的公案**」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智常法师，他是江西贵溪市人。

髫年出家：“髫年”指幼年。他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

其实禅宗的大德很少有中年出家的，好多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出家，现在我们这里的有些人，本来也想早点出家，但是各方面的因缘不具足，个别地方政策也规定十八岁以下不准出家。

那天有一个领导来我们这儿，说藏区某些地方十八岁以下不能出家，当时我开玩笑说：“噶玛巴是十八岁之前出家的，国务院认可；班禅大师也是十八岁之前出家，国务院也认可，为什么小人物不能十八岁之前出家，大人物却可以，这个政策是谁规定的？”他说：“这是个特殊情况（众笑）。”我又问：“这个特殊指的是什么样的特殊？”算是开玩笑。但在这个世间中，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确有种种情况，像智常法师，他是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

志求见性：他从小就非常向往明心见性。人与人从小的志向是有差别的，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是因为年龄大了还是怎样，对见性方面没有什么兴趣，

对吃饭、积聚钱财倒是兴趣盎然，平时说话的过程中也看得出来，经常喜欢谈论吃吃喝喝，或者父亲怎么样、母亲怎么样、丈夫怎么样、妻子怎么样、以前在家的时候是什么样……按理应该是在家人每天谈论世间的生活比较多。

一个人谈论得较多的话题，说明他在这方面有烦恼。比如说一个人整天都谈他的敌人，说明他相续中嗔恨心比较严重；一个人整天都谈论他以前或现在的恋人，说明他相续中的贪心比较重，等等，从言语中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烦恼和痛苦。所以，现在很多世间人，确实很少有求智慧、求历史、求人文的，各个大学里，攻读历史、宗教的人很少，金融系的人特别多，只要考上大学，很多人都喜欢钱，想知道怎么赚钱，看各个大学里的招生情况，也可以看得出。但是智常法师，从小就特别重视认识自己心的本性。

一日参礼：有一天，他来到六祖面前参拜、

顶礼。

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

当时六祖大师问智常和尚：“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向我顶礼，你要求什么事情？”

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指示。”

学人：也可以说是愚徒、弟子。有些其他道场里来的道友，经常喜欢说弟子如何如何。本来按道场的要求，不准自称名讳，必须要加上“弟子”，所以每一句话都有两三个“弟子”夹杂其中。

此处也是这样，因为六祖大和尚问他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来这里求什么，是求灌顶、求加持还是求摸顶呢？有些人要求摸顶的时候，在他肩膀上敲一

敲他就蒙了，刚才有个老乡要求摸顶，我在他肩膀上打一打，他就不明所以了，摸顶和摸肩膀应该是一样的吧（笑）！好像摸顶有种高低的差别，敲一敲或者握个手，可能就有一种平起平坐的感觉，比较亲切，我有这种感觉。

智常是这样讲的：最近他前往洪州白峰山，拜见了一位叫做大通的大和尚，承蒙祈求开示见性成佛、直指心性的法义，但是他见性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从远道而来，在和尚面前恭敬顶礼，请教和尚指示。

狐疑：动物中狐狸的疑心特别强，它把得到的食品埋在地下，又担心别人把它拿去，另择一处再埋。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一定要排除疑惑，狐疑太多，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前世的业力，对正法、正见方面不生定解，非法方面，一

会儿生邪见、一会儿生恶见、一会儿生怀疑和各种成见，很多邪见蜂拥而至。

大通和尚：有些资料里说是神秀大师，因为神秀大师有一种称号叫做大通，“大通”是皇帝后来赐予他的谥号。但也有资料中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因为当时神秀大师应该还在世，再说有关的历史中并没有记载神秀大师居住在白峰山，从时间来讲，并不是他圆寂之后，如果圆寂，他也不可能去依止，所以，时间上不合理。还有一些史料记载，说佛教大德中另外一个叫大通和尚的人也不对，因为相关的资料中没有记载的缘故。

但我想这两种说法都不一定正确。第一，因为即使当时智常依止的大通和尚就是神秀，也可能是在文字记录的时候他已经圆寂了，所以后来的历史中把他写成大通也没有什么不合理。

第二，因为以前佛教的历史中没有记载一位叫做大通的和尚，就说这一段历史很有可能是后人臆造而加，对于这个观点，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有关的文献中没有发现所谓比较有名的大通和尚，但也许他是深藏在寂静山林中的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历史上或者文献上没有记载，不一定就不存在这个大德。以藏地为例，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的特别了不起的善知识大有人在，且多如繁星，在汉传佛教中也是，《高僧传》相关的资料中根本没有记载的大成就者、善知识也非常多。所以，个别人在解释《六祖坛经》时，认为大通和尚这一段公案很有可能是后人增加的这种说法，我觉得没有真实的依据。

总之，六祖问他是什么地方来的，来这里干什么，他已经讲了，是从白峰山大通和尚的道场中来，来的目的是：在他面前求直指心性的法门没有解决，因此来这里求法，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

六祖说：“大通和尚给你传授了什么样的教言，你可以举例给我说明一下。”

他摄受弟子而传授的教言到底是怎样的，六祖也想听听。一般来讲，从一个道场到另一个道场的学人，都会被问到这类问题，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如此，很多大德都会这样了解。

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143]本心本性？’

于是智常法师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智常到白峰山大通和尚处，为了求法，已经在那边待了三个月，在三个月中，和尚并没有给我传授能明心

143 某甲：称人的代词，自称的代词。

见性的甚深开示和教诲。因为我当时求法之心相当迫切，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闯入方丈室，直接请教‘什么是我的本心本性呢？’”

在大通和尚那里，他等了三个月，实在等不及了。我们这里的个别道友，等三天都会通过各种人打电话催促很多次，“我等不住、等不住，车马上就要走了，我现在已经等了一个晚上了、已经等了一天了。”以前有人要见哪位大德，大德们可能三个月都没能给他传授什么法，要求他做各种粗活之类。

但因为智常求法的心太切，他就直接去找方丈问：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本性？这与一个人的信心紧密相连，有些人很想认识自己的本性，多年来把时间全部用在这方面；有些人很想利益众生；有些人通过善巧方便把佛法传递给别人；有些人弘法有困难，见本性也觉得没有希望，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念一些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每个人至少有一个自

己的愿望或目标、理想或梦想，如果毫无目标，每天只是吃吃喝喝，可能不太合理。

按照密宗的传统，除了个别特殊根基的人以外，很少直接传授；在禅宗，有些法师现在也是独传。

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

对曰：‘见’。

大通禅师问他：“你见到虚空没有？”

智常回答说：“我见到虚空了。”

其实虚空见无所见，《般若摄颂》中有个偈颂说：“有情声称见虚空，虚空岂见观此义，佛说见法亦复然，见以他喻不能诠。”有些众生说见到了虚空，怎么见到的呢？必须要观察，虚空没有本性，就像石女的儿子或是兔角，没有本性又有何可见？但

是，以相似见到的状态中，他说已经见到虚空了。

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

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

法师又问：“那你见到的虚空，它有没有相貌？”

他回答说：“虚空本身是无形的，怎么会有相貌呢？”

这时他真实回答，他见到的是无相的虚空。

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

这一段话，是禅宗中很深的直指法。

之前的对话：

“见到虚空没有？”

“见到了。”

“虚空有没有相？”

“没有相。”

间接在问有没有见到任何相的空，“见”，不一定是用眼睛见，也可以用智慧见。

这时，大通和尚对他说：你的本性犹如虚空，虚空有什么特点呢？已经通达、了悟无有可见，就是见虚空，这叫做正见；没有任何可知道的事物，就是一种了知，叫做真知。从颜色上没有青黄白黑等等，从形象上没有长短圆方，但是见到了本体本来清净，觉

悟本来圆满、光明，这叫做见性成佛，也可以叫做如来知见。

这一段中大通禅师给他讲了最深的法，但是他自己可能与这个上师没有缘分，就像米拉日巴尊者最初到绒敦拉嘎那里去，上师给他传授了大圆满，并说白日修白日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有缘者不修也能成佛。他想：我的咒术和降冰雹术，短时间内都修成了，我既然已经遇到此法，也算是具有宿缘的人。所以他没有修行，整天沉湎于睡眠之中，结果正法与人的相续已经背道而驰。最后上师对他说：“听说你是个大罪人，看来是真的，我无法调伏你，你还是到玛尔巴罗扎那里去吧。”后来他到玛尔巴罗扎那里，经过千辛万苦之后，依靠大手印而成就。所以，从历史上看，米拉日巴的法缘不在大圆满上，而在大手印上。

我觉得大通禅师的这段教言，好像更接近密法，

对我来讲，如果我要开悟，可能会以这个法来开悟，但是智常法师当时没有开悟。这个法讲到空性方面偏多，无有可见叫正见，无有可知叫真知，这就相当于在抉择本来空性，但是在没有任何所见、所知的情况下，如来藏的光明本来圆满、本来具足，这叫做见性成佛，也叫做如来知见。

这与大圆满，尤其是上师如意宝的《手中赐佛》中的引导法“本来清净”那一段非常相似。心的本体是空性，但也并非是单空，而是远离一切戏论的大空，光明和清净无二无别、本来具足，这就是你的本性，这就是你应该认识的。

其实这种甚深的窍诀，我们每个人反观自心的时候，有缘者会当下开悟，虽然当时智常禅师在大通禅师面前没有开悟，但我们中的有些人也可能以此而开悟，因为有缘者稍微内观时会认识心的本性，“噢，原来这个世界上所有众生没有了悟的东西，我反观自

己的时候，当下完全明白。”

我们如果通达了心的本性，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痛苦？还有什么可纠结的？都没有了。正因为我们芸芸众生没有认识心的本性，从而漂泊、迷茫，认识本性后对治烦恼非常容易，这并不是一种传说，用现在的话来讲，是非常科学的。痛苦源自于心，心的本体就是空性与光明，在稍微内观的时候会知道的，如果了知了心的本性，那么我们所苦恼的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作茧自缚而已，本体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道理，有些人是从理论上明白，有些人是从窍诀上明白，或者从大德所开示的道理上明白。

我认为当时大通法师对他传的法是很深的！

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

末学虽然听到了如上的教言，但是没能解决我的问题，因此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六祖大师面前，恳求大和尚给我开示。

大通和尚在历史上没有记载，也许他是个“小和尚”，虽然他有证悟、有境界，但并不是很出名。

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今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六祖大师说：“这位大通和尚讲的固然非常好，但是他存在一种知见，空方面的见和空方面的知，所以，你没有完全通达心的本性，也是情有可原。我今天用偈颂的方式来为你讲直指心性的窍诀，愿你当下通达其中的甚深意义。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大通大和尚给你讲的单空法，你不能现见本性也是有原因的。不见任何一个法，这样的境界还存在着无见，这种无见相当于乌云遮蔽了太阳的光明。

实际上单空也是一种遮蔽。我以前引用过《大宝积经》里的一个教证，“若有思维于空法，如是凡夫住邪道。”如果思维一个空法，这样的凡夫住于邪道，因为空法完全遮蔽了你通达心的本性。虽然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宗喀巴大师也为人们宣说过空性法门，极个别的大德也说这是引导众生断除实执的甚深方便，但个别凡夫和愚痴的人不能了达，会认为这是一种断灭、断空。

《大般涅槃经》（又名《大般泥洹经》）里也说：“闻佛为众生，方便说空教，愚夫不能知，谓悉言语断。”众生在听闻佛说空性法门时，愚夫根本不能了知，而且认为是一种断灭和空法，这种情形自古以来

都有。

现在有些学者也没有很好地修行，一讲到佛教的空性时，就认为：佛教不是说看破一切、一切皆空吗？那你们还念经、念佛、磕头干嘛？《金刚经》里不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很多人这样讲，但这种说法不合理，首先无始以来的众生需要断除他们的邪知邪见，《大宝积经》里也说：“宁起我见积若须弥，非以空见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

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如果你安住于一切事物都不存在的无有可知的知见中，这还是守护着一个无知的空法，就像太空中产生闪电一样——虚空无有边际，划过闪电也是一种障碍。本来虚空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如果再闪电，那么无有中也产生所缘的一个法了。同样，一切万法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还存在不知的法，这也不合理。

我们要知道，前辈大德们在禅宗中其实根本没有单单讲一个空法。

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这里主要讲到六祖大师他自己的见解。

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这样的知见突然生起，而错认为是最究竟的境界，是不合理的。如果错认为它是真正的明心见性的话，那什么时候能解得方便法门或者现见智慧呢？如果我们把无知、无见认为是最究竟的境界，那什么时候能真正通达万法的本性呢？

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你当下应该明观自心、通达自性，此时你的如来藏的大光明自然而然会显现，与空性无二无别。

当下安住的时候，并不是单单的一个空性，空性和光明无别的境界可以显现。这种显现在佛经中也有，就像《大宝积经》中讲：“离诸分别故，获大法光明，诸法无性故，光明亦无性。”因此说显宗中也宣讲了类似密法中的明空无二的境界。也就是说：当你安住时，当下认识本性——本体上是空性，自性上是灵光显现。灵光就是指光明、智慧。

我以前看过一段百丈禅师的教言，“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讲的就是心性光明自然流露就和真佛没有什么差别的道理。

同样，密法中讲当光明现见的时候，没办法用文字、分别念来表示，它的本体也无法言诠。密宗中的有些教言中说，通过观虚空见到光明，实际上这是如来藏的一种反射，以这样的一种窍诀来修持；而禅宗中，是当下了悟、明心见性。从字面上看，我觉得大

通禅师对他的直指法应该更好懂，但可能是六祖最后的这句“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而令他当下开悟的。

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智常禅师听到六祖的偈颂时，心意豁然开朗，当下通达心的本性，于是他自己也作了证悟偈。

“无端起知见，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

无端生起无见之见、空知之知，带着一种无理由的知见，有执著地求菩提，就还是存在着一个要开悟的念头，这样怎么能超越无始以来的迷惑呢？

因为无始以来众生漂泊在轮回的唯一因就是执著，到最后如果还是带着一种单空或者“我要开悟”的念头希求菩提，怎么会超越昔时的迷乱？其实昔时

的迷乱也是一种分别念，分别念是三界的因，那怎么会真正通达本性呢？

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

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其实心的本性本自具足，只不过随着狂乱的心向外漂泊而始终没有找回到传承祖师的“屋室”中来。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本来拥有地位的王子，但他离开了王宫，一直在外面漂泊而没有回到皇宫。我们众生茫然地时而堕入断边，时而堕入常边，一直没有处于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中。

如果我们懂得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因为是光明的缘故，不会堕入断边，不是单空；因为是空性的缘故，不会堕入常边，常有之法本体不空。

可以这么讲，一些证悟的境界是通过心灵才找到

心的本性。但从字面上看，智常禅师的这个偈颂否定了用执著的心希求菩提。说：自性觉悟的根源本体本来是光明的，但是随着分别念往外迁流，没有回归，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本体。从反体的角度而言，我们内心的王子已经在自己的身边，只不过我们没有认识而已，认识以后便不会堕入两边，一定会趋入正道。

现在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心法，有些以禅修的方式，也有些人不一定以禅宗的方法，而是以禁语或长时间行走等方式。我认识的几个明星和记者，最近行走在珠峰环线，最高海拔五千多米，叫“行走的力量”[144]，前一段时间，陈坤等人一直在那边，背着大概五十多斤重的东西，在缺氧中禁语走很远的路。当然，他们也会在很多方面提前进行培训，怎样扎营、怎样行走，之后禁语、观察自心、一直往

144 行走的力量：2011 年，陈坤所创立东申童画公司发起的心灵建设类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成立。倡导通过“止语”行走，内观自我、提升自己的内心力量，传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念。每年 5、6 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 10-20 人的志愿者招募，陈坤将带领志愿者队伍于每年 7 月 -8 月在山区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止语徒步行走，以此锻炼心智，传播正能量。

前走……但有些人半路就提前返回，没法坚持，有些人还是坚持走到终点再折返回来。

现在人认为这是一种关注心灵的方式，但我想这虽然也是一种方法，但如果有一些传承的窍诀，就像密法中个别的寻找自心的修法的话，应该是很好的，没有任何的窍诀，单是以分别念找，也许对调伏自心、令心寂静上会有帮助，但是在认识本性方面有一定的困难。我们现在浮躁、狂乱的心，很有必要用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制止躁动，我们的心就像猿猴一样，一刹那也不停歇。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大概 7 岁的孩子，我观察了一个小时，他一会儿都待不住，特别特别忙，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一刹那也停不下来。佛经中对我们的心也有这类比喻，像闪电、狂风、猿猴或者嬉戏的孩童等等，所以说，我们的心依靠这种方式来安住是非常必要的。

这以上是智常禅师依师开悟的整个过程，已经宣讲完毕。

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

智常禅师有一天又提出问题说：“佛陀有时候说三乘法，又在其他经典中说最上乘，到底是三乘法还是有个最上乘法，弟子没能理解，希望和尚为我开示。”

师曰：“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

祖师说：“你观自己的本心，不要在外面著相，法没有四乘，只是人的心有各种不同的差别。”

《入楞伽经》中讲：“诸乘不可尽，有心如是生，心转灭亦无，无乘及乘者。”其实在法的本性上

没有大小乘之别，只不过是人心来安立的，一旦我们的分别念灭尽，所有的乘都没有。

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

见闻转诵，是小乘：总共讲了三乘，目见耳闻、传诵经典，是小乘法门。

喜欢看、喜欢听、喜欢相，是小乘法门。现在有个别居士，对真正的闻思修行不感兴趣，认为真正的佛法就是吃一点甘露丸、喝一点甘露水，觉得好甜啊、好香啊、好……或者读诵经典，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念诵经典，很少观修。

悟法解义，是中乘：不但是听闻，佛法的真实意义也完全能了解和领悟，这叫做中乘法。

依法修行，是大乘：不但是了解、听闻，还有修行，这叫做大乘法。

这种逐层递进与闻、思、修的次第差不多，听闻叫做小乘法，思维、了悟其中的意义叫做中乘法，不但闻、思还要不断去修行，这叫做大乘法。

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最上乘法是什么呢？通达万法的本性、通达本具的自性光明，这种光明具足的本体没有任何贪嗔痴等烦恼的染污，也没有各种有无是非的相，这些全部都远离了。

一无所得，名最上乘：所谓的一无所得也并非单空，而是最上的一无所得，这叫做最上乘。

此处并没有说最上乘是密法，但我认为是密法，因为三乘之上还有一个最上乘。以后某些禅宗学人说密法不合理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教证来破他们。怀揣

此偈，以后用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

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所谓乘的意义并不是在口头上说的，而应该是在修行上。无论是小乘、大乘还是密乘，对修学者来讲，具缘的那一乘就是最上乘。比如说有些人与密法没有缘分，但是与小乘法很有缘，对他来讲小乘法就是最上乘。

汝须自修，莫问吾也：六祖说：你自己修吧，不要问我。自己不看书，每天拿一个纸条到处去问干嘛，你到大通和尚那里也没有开悟，到我这里也天天都问我，不要再问我。（笑）

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在一切时中自己观修，自己知道自己的心。

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六祖对他讲了这么多窍诀之后，智常非常的感恩，为了报答祖师的恩德，始终做祖师的侍者，直到祖师示寂。

有的人在上师面前得到法之后，把上师当作獐子，法当作麝香，认真求学当作猎人的兵器和砍杀的手段。很多人在一个上师面前得到像麝香般的法之前，喜笑相迎，得了法之后就完全不理，转头就走。但他不是这样，直到六祖大师圆寂之前，一辈子承侍祖师，这是一种长期对祖师报恩的方法。

其实不管是对哪一位上师，甚至是父母或有恩德的人，我觉得报答恩德很重要，因为没有感恩之心，传承上师的加持入于你的内心有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依止任何一位上师的过程中都应该感恩。当然，如果你觉得与某位上师没有缘分，那

最初依止几天或几个月，又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也是合理的。米拉日巴在绒敦拉嘎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到玛尔巴罗扎那里去了，智常也是在大通那里待了三个月，觉得他的法门与自己不相合，后来去六祖那里，但到了六祖那里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

现在很多人的心比较狂乱，变化特别快，有些人说现在中国人吃的食品有问题，所以心不定。（众笑）

我问过一些相关人员，为什么现在人的心特别善变，今天求法的心特别特别强，但过两天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今天这个人看起来特别稳重，再过两天又变了，一反常态。他们说这与饮食有关系，食品中有很多激素，人的生理已经被破坏了，因此见解、心态也不稳重。

不管你修什么，你不一定非要待在学院或待在某一个道场中，但我特别希望大家心要稳重，选了一个

法门之后，最好临死之前不要变，而且自己临死的时候也发愿，生生世世用这个法来调伏自己的烦恼，用这个法来饶益众生，这是很重要的。现在的人心态不稳，并不是只有我们周围的人是这样，而是普遍的现象。我那天看到一组数据，很惊讶，比较而言，我们学院的修行人还是比较稳重，汉地的一些大企业，像阿里巴巴、麦当劳，他们每年换的人相当相当多，但这其实不一定很好。我们的心，偶尔产生烦恼、痛苦也无可厚非，但我们作为一个人，大的原则上确实要稳重，所修的法、所做的事、所交往的朋友和亲人，不要变来变去。

现在世间人的生活状况特别可怕，不但是汉地，藏地也是这样，我资助了一些大学生，那天我问他们的父母，发现好多都已经离婚了，他自己也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当时我心里想：哎呦，不但是大城市里存在这样的问题，甚至在藏地高原这等神圣的地方，

也逐渐发生了许许多多以前不曾有的变化。

我一直认为修行要稳重、人格要稳重、做事情应该善始善终，一部法开始传讲，并不是第一节课听一下，最后一节课听一下，这不叫善始善终。

第 30 课

2013 年 8 月 22 日

「志道禅师的公案」

我们现在讲到《六祖坛经》的第七因缘品，此品讲了很多大德的公案，其中说到怎样开悟，怎样了解甚深佛法的精髓意义，今天讲的是一位叫做志道的禅师。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

僧人志道，广州南海（今广东佛山）人，他到六祖那里请教：“后学自出家以来，《大般涅槃经》已经读了十多年，但是并未了解经中的意义，今天特意来请

教六祖惠能大师，请您给我赐予教诲和开示。”

之前讲过的无尽藏比丘尼也是读《涅槃经》，汉地的很多修行人都读《涅槃经》，历史上很多大德读的是《金刚经》《涅槃经》《楞严经》《圆觉经》等不同经典，最后也有不同的开悟。所以，我们后学者，尤其是个别藏传佛教的学僧，不要到藏地来学几部藏传佛教的论典，就说藏地的论典好，汉地的经典不好，对此你们要谨慎。因为确实一些大成就者的稀有开悟事迹，我们以寻思分别难以了知，如果看了《高僧传》《续高僧传》就会知道，很多人学了不同经典后有不同程度的证悟，包括一些后学者。因为经典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自己的信心，再加上师父的指点，明心见性的相当多。

师曰：“汝何处未明？”

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

为乐；’于此疑惑。”

六祖大师说：“你对《涅槃经》的哪个部分不明白？”

志道禅师这样说道：“《涅槃经》中有一偈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对这个道理非常疑惑。”

我记得以前在讲《大圆满前行》时讲过这个公案，在《涅槃经》的第 14 卷中有此公案，这个偈颂非常重要，希望大家仔细思维。当时志道禅师不懂它的意义，在座的道友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但从字面上看，没有什么不懂的。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一切万法是无常的，无常的原因是生灭法，因为无常的本性是生后即灭。不仅佛教中这样说，世间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生灭法，不仅器世界、有情世界等是无常法，而且人的身份、心态

等各方面也特别无常。比如说最初见到某人时如何对他恭敬、欢喜，过一段时间又全变了，现在世间人的感情等瞬息万变。

听说有个人找到了心上人，正在享受快乐。我们学院的一位法师知道这件事后说：“这是不是快乐，半年以后再看他们之间会变成什么样。”我想这句话有道理，对世间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有无常感。比如说曾经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以前在位时和他在济南法院里的照片相对比，从他的表情和行为上看，真的是很无常。这虽然只是世间的一则新闻，但从佛法方面看有更深的意义。

世间万法无常，这是苦谛。为什么是无常？苦谛的根本因是生和灭，这是集谛。前面两句讲的是苦谛和集谛。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生和灭，通过修道来灭

除，这是道谛。通过道谛来修行后，生和灭全部被灭除，出现寂灭大乐，这就是灭谛。

生和灭全都没了，并不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空无所有，而是现前了如来藏的本体，这称为大乐，而并非指身体的安乐。比如说《俱舍论》中说五根所带来的安乐叫身乐，意识所带来的快乐叫意乐，这种意乐毕竟是有漏法。此处的乐不是这样，而是大乐，大乐是一种无执著的智慧，没有变迁、非无常法，等等。

在座的道友对这个道理要有所了解，我希望每个道场中应该悬挂这个偈颂，它很有加持力。

「**为半偈舍身**」

此偈也叫“雪山偈”，是佛陀在因地做雪山童子时求得的法，我以前翻译的《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中第七品《寻法品》里第一个公案就是讲这

个，很感人。《涅槃经》中也有，我记得在佛传里的公案稍微广一点，汉文《涅槃经》中的稍微略一点。这个公案在座的很多人都学过。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做过一个婆罗门，叫雪山童子，当时佛陀并未出世，但他从小就对大乘佛法特别希求，求法之心非常强烈，只不过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有一次，他在一处森林中参禅，帝释天为了观察他的意乐，变成相貌特别恐怖的罗刹，来到他苦行地的附近，高声宣说前两句偈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因为他前世的习气或善根的成熟，听到这两句法时非常欢喜。你们在座的人可能没有这样的善缘，刚才我在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时，我看大家的表情都没有什么感觉。他听到时，就如在恐怖深渊中找到朋友，好像干旱地找到净水，落水者发现船只，又好像长期疾病忽以良药而得以治愈，等等，内心的欢喜无法言喻，好像在轮回中真的有一种解脱的希望

一样。

他四处寻找声音的出处，但除了相貌丑陋的罗刹以外别无所获，于是他心中想：难道刚才的偈颂是这个丑陋的罗刹口里说出来的？火中岂能生莲？太阳光辉中岂会出现凉水？不可能吧，如果这个相貌丑陋的罗刹口里能说出这么好的法，那他的身体为什么不能远离丑相，他的思想上出现一些碰撞。但他随即又自我谴责：这是我的分别妄念，也许他的相貌丑陋另有原因，附近没有其他人了，应该就是这位罗刹说出来的。

于是他上前询问：“刚才的法是你说的？”罗刹答：“我是因为最近没有饭吃，饥肠辘辘，自己随便胡言乱语的。”童子再三说：“听起来不像胡言乱语，因为这个偈颂是三世诸佛的教言，非常殊胜，你可不可以把后面的偈颂传给我？”罗刹说：“我现在饥渴难耐，饿得肚子里咕噜叫的声音比雷声还大，我没有

时间跟你闲聊，还要去其他地方寻找食物。”雪山童子问：“你吃什么食物？我尽量满足。无论如何要将偈颂完整传授给我。”罗刹说：“如果跟你说我的食物，你会恐怖而死的，我不会跟你说。”童子说：“你身边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一人，你有什么要求请对我说，我会满足，我又不惧怕你。”

这时罗刹才缓缓道出：“我吃的是新鲜的人肉，还要配以鲜血，只有这样的食物才可以。但是因为这里的人们行持善法，诸天尊一直保护，所以得不到人的血肉。我现在特别可怜，没办法给你传授清净的法。”童子说：“无论如何，你传给我此法。无始以来漂泊在无边的轮回中，我舍弃过无数次身体，但都没有意义和价值，这次为了得这样殊胜的法，我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身体供奉给你当美食，你一定要传给我。”但罗刹还是不肯，试探道：“为了后面的两句法义，不值得失去生命。”童子再三向他表明心迹：

“这非常值得，正如用破烂瓦片换取金器，同样，我这有漏的身体即将变为金刚佛身，舍弃这个有漏的血肉之躯，没有什么舍不得。你传完以后，我一定会兑现承诺，把身体全部给你当食物。”于是罗刹给他传授了后两句：“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童子觉得这四句法非常殊胜，随即在山岩、墙壁、道路、纸片上广泛书写，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学到。写完之后自己爬上树梢，想要摔伤而亡，之后帝释天现出自己原来的身形接住了他。

他以此超越了十二劫的资粮，比弥勒菩萨先成佛。本来释迦牟尼佛应该在弥勒菩萨之后成佛的，但是以此求法的发心，已经越过十二个大劫，于弥勒菩萨之前成佛。公案中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在座的人，不要听听故事就算了，我自己以前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觉得此法特别特别难得，虽然

今天在座的人不需要付出身体，甚至我们身上任何珍贵的东西也不需付出，但是传承上师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这般殊胜的法。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恩德无比，他在因地时为我们无数的众生，付出过很多次最宝贵的生命，以身体为代价换取了这样殊胜的甘露妙法。为了报答他的恩德，“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个偈颂，我希望各个班把它印成比较大的字，手写也可以，打印也可以，最好贴在众人能见的地方。

我知道学院中肯定有一部分人听我的话，山下的有些人听，有些人不听，不听也不要紧，你们怎么样都可以，如果听我的话，希望你们在个别道场中也贴上，以此表示对佛的恭敬。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用生命为我们换取佛法，我们至少也该有一种感恩心。

前段时间我讲过，不管一个人嘴巴再怎么会说，

不管他的智慧、财富、能力、才华再怎么厉害，没有感恩之心，不一定有意义，我这样想的。为了报答一切有法恩的传承上师们，还有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八大菩萨为主的十方一切菩萨、罗汉，我们应该把这个法作为密宗中讲的见解脱、闻解脱。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自己要接近死亡的时候，为什么把它写在墙壁上？为什么写在山岩上？为什么写在道路上？为什么写在纸上？之后到处贴。他马上要离开人间，但觉得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之前很多佛对四谛法门的总结，具有特别殊胜的加持！

我想这句为什么放在《六祖坛经》里呢？不一定是禅师对这个法门有怀疑，是因为我们后人需要知道、结缘，才留下了这么殊胜的教言。因此我希望：你们自己的禅房里也要贴上这四句，这应该很容易办到，你们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你字体难看也好，好看也罢，都可以。有些人的字体比我的还难看，以

难看的字体写上，贴在你的枕头边或禅房里，再者贴到你最关心的那个天天做饭的厨房里，边炒、边吃、边看看，这样也可以。这是我的希望，我们学了一个法，对前辈应该有一种恭敬。

我当时翻译佛传时感受很强烈，曾经法王如意宝讲《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时也一直说，这样的偈颂，我们确实应该珍惜。如今佛法住世、获得了人身、值遇了善知识，这么殊胜的因缘中，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若问：你更喜欢获得这个偈颂还是得到一千块钱呢？我敢保证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选钱，不要这个偈颂，很多人会这样的。这是众生的愚痴和愚昧。

我刚才讲了这个偈颂的解释和来源。原文讲的是志道禅师读《涅槃经》时，他不了解，对此有疑惑。

师曰：“汝作么生疑？”

六祖说：“你为什么要对这个偈颂产生怀疑呢？”

这个偈颂很好，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字面解释很简单，你读了十年，为什么对这四句话的意义产生怀疑？

下面志道禅师将他的怀疑讲了出来。就像我们这里有些道友提的问题一样，问题比答案还多。

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

他的怀疑是这样的：佛经中说，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色身和法身，色身是无常的，有生有灭（他认为色身就像佛的身体、人的身体、众生的身体，这是有生有灭的），然而法身是无生无灭的，是常有的，并且无知无觉（他认为法身就像无情法一样）。

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

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佛经里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生灭灭了，寂灭为乐，有一个乐的意思，还有一个灭的意思，那灭到底是色身灭还是法身灭？乐是色身乐还是法身乐？

其实他不懂胜义和世俗，如果懂苦集灭道，也不会这样问。后面也会有回答，色身和法身其实不能分开，如果认为色身是无常、有相的东西，法身是常有、无相的东西，常有和无常在一个众生的身上，那肯定是矛盾的，他没有把实相和现相分清楚。以瓶子为例，瓶子的本体是空性的，现相是微尘积聚的东西，如果没有弄清楚瓶子的现相和本体，肯定是相违

的。很多没有学过中观的人，可能也有这个怀疑。他问：既然佛经里这样讲了，那么第一个，到底哪个身体是寂灭的？哪个身体是受乐的？

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他发太过：如果是色身，色身灭时，四大分散，一定是痛苦的，怎么会是乐呢？“苦不可言乐”。最后色身灭时，四大分解，每个众生都唯有痛苦，哪有乐呢？“寂灭为乐”，寂灭时怎么会是乐呢？不会乐。

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如果你说是法身寂灭，法身就像草木瓦砾一样，是没有感受的，没有感觉和知觉，谁来受乐？

他认为法身是无情法，其实法身不是无情法，也不是像无情法一样什么感受都没有的东西，但是他从世间的角度讲，可以这样问，这是第一个问题。

可能有些道友也经常会这样认为，尤其是一些没有学过中观和第三转法轮的人，经常觉得佛教中有些道理不合理，以分别念来分别。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

他认为法性也好，法身也好，是生灭的本体，五蕴是生灭的妙用。

一体五用，生灭是常；

他认为法身是本体，五用指色身，是生灭，这两者结合起来，色身与法身无二无别，生灭还是常有的。

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

为什么是常有呢？就像大海的波浪，生从法身中起用，灭最后还是归入法身的本体。

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

如果再继续听任它再生，有情不断不灭，就变成常有的了；如果没有来世，没有继续再生，那就永远寂灭了，就像无情法一样断灭，再也没有了。

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

这样一来，一切法全部用涅槃束缚、控制住了（他认为涅槃是寂灭），永远都没办法产生，这样推下来，生也不行，不生也不行，不生就灭了，灭即被涅槃束缚住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产生了。既然没有产生，还有什么乐呢？也没有。

他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谁灭？谁获得安乐？第二个问题，法身和色身如果是一个本体、五种妙用的话，这两个融汇一体，最后所有的五用融入法身，已经灭了，灭后怎么会是乐呢？

他把乐变成分别念中的乐受，其实佛的智慧大乐，绝对不是我们所感觉的快乐、分别念的乐，但他没有理解。

若是白话文，我们就不用这样花时间，可以直接说，古文还是难懂，不过你们的文言文应该不错，我是详细看了以后才明白，你们应该不会。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

六祖大师有点不高兴，说：“你看起来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为什么要用外道的常见、断见，来议论

佛教最上乘《涅槃经》的法要？”

意思是，“你是一个禅师，却有外道的习气，是不是最近与外道接触了？”他确实在用外道常断见的方法分析。

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著世乐。”

根据你所说，除色身外，还有一个法身，离开了生灭后，还得到一种寂灭，而且以此而推，所谓的涅槃常乐，还有一个身来受用，这些都是对生死和现世乐受的执著。

这个回答很好：你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认为除了色身以外还有法身的存在，法身以外还有色身的存在，将涅槃、寂灭看作是乐受和世间执著，这样肯定

不能通达真正的意义。

“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

祖师说：“你应该知道，佛陀为一切迷惑的众生宣说佛法，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要让众生了解到，五蕴和合执著为我，这是内在我的执著，很多人就是这样；另一个：分别外相的一切色声香味的法，也是执著。如此一来，愿意住在世间，厌恶死去，不断地流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如梦如幻，非常痴迷、冤枉地接受这个轮回。

其实众生自己不知道这个世间的痛苦，很多众生觉得自己很快乐、很不错。

寂天菩萨的《入行论》中讲：“轮回虽极苦，痴

故不自觉。”轮回虽然很痛苦，但是大家因为愚痴之故，都不知道。“众生溺苦流，呜呼堪悲愍。”众生已经沉溺在苦海中，非常可怜，因为他们没有正知正见，对世界的真相没有完全了解，因此这些众生一直耽著和沉溺于轮回。

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

常乐的涅槃，世间中的很多众生把它当作苦相，终日追求世间的安乐、舒适。佛陀看见芸芸众生如此愚昧和贪著今世的缘故，为大家开示了真正的涅槃之道。

真正的涅槃之道就是所谓的解脱，远离一切烦恼。《大般涅槃经》中也讲：“灭诸烦恼名为涅槃，离诸有者乃名涅槃。”涅槃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远离了烦恼，藏文是“མྱ་ངན་འདས”，它有寂灭的意思，也有

死的意思；还有一个，烦恼是因，三有是果，远离三有，再也不需要堕入轮回，这也叫做涅槃。佛陀为大家开示涅槃的真相，实际上就是开示远离烦恼、远离三有的殊胜教言。

在座的人每天求法，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找到自己的真相，每个人虽然具有如来藏的真相，但是已经被无明迷惑遮住，这一点不用别人说，自己好好思维也感觉得到，你自己通过禅修也会明白。

“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

大家应该知道，“寂灭为乐”中的“乐”是常乐，并不是今天吃了一顿美餐，好快乐；今天在阳光棚里晒太阳，好舒服、好快乐；或者今天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人，好快乐。这种乐是有漏的，快乐的当下马

上就消失了，有人说：“我现在有钱有势，很快乐。”但一会儿就无常了。

佛陀的大乐、常乐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万法的本体，刹那没有生的相，刹那没有灭的相，没有生灭可灭就是真正的寂灭。《入中论》中也这样讲，当这样的寂灭现前，也没有现前的量，这就是常乐。

刹那刹那的灭和生，世俗中在自己的身上、心上不断涌现，当你达到一定境界时，生生灭灭、生生死死，在本性中全都没有，当你到达这种境界时就是真正的常乐，这时轮回和涅槃没有什么可取舍的。

清辩论师的《般若灯论》中说：“不应舍生死，不应立涅槃，生死与涅槃，无二无分别。”与此偈的意义非常相似的偈颂，在《中观根本慧论》《定解宝灯论》中也有。《般若灯论》的汉地译本中有这句话，

大家记住。因此当生和灭、轮回和涅槃无二无别，这就是正法的真相。

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听吾偈曰：

在究竟实相中没有受乐者，也没有不受乐者，既然乐和不乐都没有，怎么会有一体五用之说呢？如果没有一体五用的说法，一切法被涅槃所牵缚、控制的说法又从何而来？更是岂有此理，根本无法安立，（我们应该知道，既然一切万法在本性中没有，那涅槃怎么会控制一切法呢？）完全是谤佛、谤法，从究竟的实相来讲并不合理。

其实六祖讲的道理确实很深。下面他讲了一些偈颂。

‘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

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

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也可以说是“深寂离戏光明无为法”，它是圆满、光明、恒常、寂灭的，能照亮一切。其实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只是在有苦乐、有常执的众生面前示现而已，真正所谓的涅槃是达到一种本位。上师涅槃了、圆寂了，也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灭了、死了、没有了。

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作为凡夫愚人，“佛已经离开了世间”“上师已经死了”等等，他们会这么说。还有外道，尤其是顺世外道，就认为是断灭，人活着，然后死了；佛活着，最后灭了。灭就是断灭，再也没有了，人死如灯灭。其实这种想法很可怜，不能得到解脱，执持断见是很可怕的。

佛陀在《涅槃经》中讲[145]：有一次佛陀在尼连禅河边，对阿难尊者说：“我要在尼连禅河中沐浴，你去取衣服和沐浴的澡豆（相当于洗漱用品）。”当时在尼连禅河旁边有很多飞禽，还有其他水陆众生，包括五百个梵志，一起来到河边。

佛陀在沐浴时，梵志见佛的身相非常庄严，对佛生起了极大的欢喜心，并相互说道：“如此庄严的金刚身相，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佛陀不给我们讲断灭法，我们今天当在他面前受斋戒法。”他们来到佛的身边，佛陀用他心通知道他们心中所想，并问：“你

145《大般涅槃经》中云：“善男子。我于一时住尼连禅河告阿难言。我今欲洗汝可取衣及以澡豆。我既入水一切飞鸟水陆之属悉来观我。尔时复有五百梵志来在河边。因到我所各相谓言。云何而得金刚之身。若使瞿昙不说断见。我当从其启受齐法。善男子。我于尔时以他心智。知是梵志心之所念。告梵志言。云何谓我说于断见。彼梵志言。瞿昙。先于处处经中说诸众生悉无有我。既言无我。云何而言非断见耶。若无我者持戒者谁。破戒者谁。佛言。我亦不说一切众生悉无有我。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者岂非我耶。以是义故。我不说断见。一切众生不见佛性。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如是则名说断见也。时诸梵志闻说佛性即是我故。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寻时出家修菩提道。一切飞鸟水陆之属亦发无上菩提之心。既发心已寻得舍身。善男子。是佛性者实非我也。为众生故说名为我。善男子。如来有因缘故说无我为我。真实无我虽作是说无有虚妄。善男子。有因缘故说我为无我。而实有我为世界故。虽说无我而无虚妄。佛性无我如来说我以其常故。如来是我而说无我得自在故。”

们为什么说我传断灭法？”梵志对他说：“你不是在很多经典中宣讲了无我、空性等法吗？如果无我，那么受戒的是谁？破戒的是谁？空无所有。所以，我们今天比较担心，你如果给我们传空性法，我们就不求法；如果不讲空性，我们才想在你面前求戒律等法。”当时佛陀说：“我在一切众生面前并没有讲有一个无我存在，我说一切众生具有佛性，佛性即是我。”佛陀这般对他们传讲佛法后，所有梵志和周围的旁生，有些得果了，有些发了不退转的殊胜菩提心，有些种下了非常殊胜的善根。

后来佛陀在《涅槃经》中总结以上公案时这样说：佛性如果用“我”来表示，或者说，将佛性说为“我”，本来并不合理，但是为了利益众生，也可以说为“我”。

我们在座的人也应该记住这句话，如果别人说：“你们佛教不是讲空性吗？‘我’不存在。”我们可

以根据《涅槃经》的意义说：“我们没有这么说过，‘我’是存在的，我们佛教最讲究‘我’，佛性、如来藏就是‘我’的意思。”之后他认为：如来藏就是“我”，那我可以皈依，我可以求法，然后他逐渐得果。他在得果后，你就把话再说回来：“我之前跟你说如来藏是‘我’，实际上不是。”他得到解脱就可以，不管怎样，如来藏与“我”有一点差别，但是佛陀在《涅槃经》中有开许，这也是个很好的引导方法。

在究竟的意义上，佛陀确实没有讲断灭法。在《智者入门》中讲到，因和果之间有六种特法，这个很殊胜，但时间关系，暂且不讲。

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

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

希求声缘二乘的人，都以为无作、无我，实际上所谓的单空、无作、无我，这也属于遍计分别念，也属于六十二见。而且这些都是分别念假立的，怎么会称为真正的实义呢？不是真实义。

六十二见[146]：中观里讲了，《六祖坛经》的其他注疏里也讲了。是以五蕴的能依所依来算，再加上常见和断见。如果我们执著无我、无作，这是外道六十二种邪见的根本。

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
外现众色像，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
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

146 何谓六十二见？就是在五蕴里，每一蕴分出四种，五乘四成二十。现在二十，过去二十，未来二十，共成六十见；再加身与神之一异二见，而为六十二种断、常、有、无的边见。——宣化上人《六祖法宝坛经浅释》

唯有超越世间量的成就者、修行人，完全通达无舍无取的意义。在这种见解前，完全了知五蕴聚合的我，以及五蕴中的我（五蕴不是我，五蕴中也没有我）。还有外在色法以及声音等现象中，全部平等地看作如梦如幻，不起圣者和凡夫之见，也不作非常清静的涅槃之见。如此一来，常边、断边，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二边三际的一切均断掉。

在这种境界前，像《中观根本慧论》里所讲的一样，没有分别、取舍，真正有境界的人才可以看得到，没有境界的人，二取也好，取舍也好，什么都有，不是平等，不是如梦如幻，如梦如幻与现实生活差别明显。我以前好像在香港中文大学里，把《黑客帝国》的内容与佛经里所讲到的如梦如幻结合起来，以分别念来进行分析，分析的过程中，自己似乎产生与世间法相结合的感悟。我们毕竟在社会中生活，可能偶尔需要一种世间法。本来你们马上要睡着了，我

一讲世间法，你们都变得神采奕奕。

《黑客帝国》中的“黑客”本来是碰击的意思，“黑客帝国”[147] 在国外的名字是母体的意思。

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待最后得到成就时，虽然长期用一切诸根，但是没有启用想而去分别一切法，世间和出世间、轮回和涅槃，都不会起任何分别想。

在我们看来，空是无有执著、无有现前，说现即是空、空即是现，或者分别一切法、不分别一切，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实际上不矛盾。比如《经庄严论》里也讲，“诸佛无是想：此为我成熟，此当余今熟，然于诸方所，恒常以三门，善法成熟众。”意思是

147 黑客帝国【The Matrix】Matrix 这个单词在数学中的解释是“矩阵”，医学方面是“母体”“子宫”的意思。

说，不起任何的分别念，也可以成熟过去、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当得到菩萨或佛的果位时，不会想：我过去曾度化、成熟过众生，现在正在度化、成熟某个众生，未来我要度化、成熟某个众生，不起这样的分别念。但其实佛陀在过去、现在、未来三时中都在救度和成熟众生，这是佛的特点。

这种现象对我们凡夫人来讲，怎么可以呢？实际上可以。譬如如意宝、如意树，没有分别念，但它也可以任运满愿。包括一些事业成就的大德，他并没有天天想“我要度众生”，度不了众生就天天哭，“我度不了众生怎么办？谁都不理我了，我的弟子全部跑了，怎么办？”不需要这样哭，也不会经常在不同场合说“我度了谁”，不分别也在分别的显现上自然而然度了众生，这是菩萨的境界。

可是对我们来讲，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的境界还有很多。有的人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懂，

其实都不懂，你如果真的懂，你有多少根头发？身体有多少微尘？你现在的心态到底是怎样？你最近的自身情况了解一下？你最熟悉的人，他的心态去衡量一下？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地有句俗语：人的花花绿绿在里面，老虎的花花绿绿在外面。

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

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

这里讲到一切万法的究竟实相，究竟实相是什么样呢？最后劫末火出现，整个山河大地，包括大海全部都已经干涸了。末劫风出现之后，整个山王全都互相碰撞、碰击。即使变成了这样，真常、寂灭的安乐永远也没有变化，整个山河大地如何改变，它不会变。我们生也好、死也好，我们成就也好、堕入轮回也好，一切法性不会变。

《华严经》中讲：“诸法法性，若佛出世，若不

出世，如是安住。”有的版本说“如是安住”，有的说“常住不异”。一切诸法的法性，不管是如来出世也好，没有出世也好，它永远都没有变化，整个世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如来藏本性如如不动。

我看过演培法师的《六祖坛经》讲记，里面引用了《法华经》的教证，“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隐，天人常充满。”众生见到此劫已尽，大火焚烧，整个世界都毁灭了，但我的刹土始终平稳，没有变坏，而且天人悉皆充满。当时他引用此颂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整个世界无论变成什么样，我们的佛性、真如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到最后他直接说出第三转法轮中所讲的道理。

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

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

最后六祖说：我前面用语言来勉强宣说，引用种

种比喻讲了一切诸佛的实相，说这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你外道的成见——断见、常见，一一遣除。同时也希望你不要随我的语言而转，不看天空的月亮，只看手指，这样不好，不要耽著我的语言去了解。如此一来，大乘般若空性的部分内容，你会有所了悟。

如果你按照我说的，不耽著词语，而是从意义上了解，也许就会对真正的如来藏和空性法有所了解。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闻思和不闻思很有差别，从来没有闻思过的人，就会如志道禅师一样，常也不对，无常也不对，实际上这种常和无常与佛教里讲的寂灭为乐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别。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六祖大师真是出口成章，开悟者就是这样，随便就唱起了金刚歌。弟子也很有根基，不但不生邪见，

反而极其欢喜。他的弟子们每一次听到他的法后都会开悟，也许就是将开悟之人的公案写下来了，没有开悟的人没有记录吧。

志道禅师听到以上六祖大师的偈颂后就开悟了，最后踊跃作礼而退。

这个公案也很好，这里的偈颂，大家学完以后应该多多少少记在心里。我们与其他禅师相比，根基上也许稍有差别，但是大的缘分上，我们也遇到了这样殊胜的法门，应该有一定的法缘，要经常观修。

第 31 课

2013 年 8 月 26 日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现在讲到第七因缘品，今年不一定讲完，中间我有可能穿插其他法，也许后面部分留到明年讲，但现在具体还没定。我自己都不知道，更何况说你们呢。

前面我们讲了志道禅师的公案，今天讲行思禅师的公案，如果能讲完，还会讲怀让禅师、永嘉大师。

「六祖的五大弟子」

禅宗一花开五叶，六祖有五大弟子，分别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行思禅师，第八品最后要讲的菏泽神会

大师。

还有慧忠国师，我以前去南阳师范学院时，讲过慧忠国师在六祖面前得法的公案，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南阳国师即慧忠国师。当时还讲了迦叶摩腾、竺法兰从印度如何得法，后来到洛阳白马寺的公案。结果我讲佛教故事的时候，好多大学生都睡着了，到提问环节，讲世间各种各样的事情时，他们就醒过来了。

今天要讲的，一个是玄觉禅师，另一个叫做南岳怀让禅师。这五位称为六祖的五大弟子，都是开悟者。

「行思禅师的公案」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行思禅师，他是吉州安城刘姓人氏。

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很多禅宗大德都是从小出家，行思禅师也不例外，非常有善根。他听说曹溪六祖大师摄受的眷属特别多，度化众生的事业也极其广大，就直接来到曹溪参拜六祖大师。

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当时他问：“应当如何修行，有什么‘所务’，才‘不落阶级’？”

他当时直接问六祖大师，当修什么样的法才不落分别，或者说不落入次第中，具足最胜超越的境界。

师曰：“汝曾作什么来？”

曰：“圣谛亦不为。”

六祖反问道：“你曾经是修什么的？”

行思禅师说：“我连‘圣谛’也不修。”

圣谛：我们一般讲苦、集、灭、道，这叫圣者四谛。因为圣者通达苦集灭道的真正意义，或把每一谛作为谛实，但除了圣者外，凡夫人不太懂，其实，苦集灭道或者胜义谛和世俗谛，都叫做圣谛。

他的回答是：我没有任何的修行、分别，圣谛都没有修，更何况说其他的什么。

实际上这是禅宗的话头。他对甚深的空性和四谛都没有做，什么都没修。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修行有一定的境界，什么佛法都没有修，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师曰：“落何阶级？”

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

六祖问他：“那你到底落入什么样的阶级和分别呢？”

行思禅师回答说：“圣谛都不为，更何况其他的阶级？”

对他来讲，对四谛都没有修持和执著，更何况说其他所谓的分别、次第、次第法门等。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是未开悟的凡夫弟子和普通上师之间的对话，可能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平时我们开玩笑时，也可能会这样说。但具证的禅师和弟子之间，通过此番对话，师父完全知道了对方的根基，弟子依靠师父的简单问题或指示，也通达了心性。

可见，古人依止善知识的方法与我们现代人有天壤之别，现在不要说这么简单的语言，一个上师苦口婆心讲了多少年，弟子也没有证悟心性，不但没有证

悟，反而还可能生邪见，最后落入恶趣，有这个危险性。为什么说五浊时候越来越浊，见解浊、烦恼浊、众生浊……这也有一定的原因。

师深器之，令师首众。

当时六祖大师通过简短的提问，发现行思禅师的根基不错，非常器重，并要求他做自己眷属中的首座。

一般来讲，任何一个上师，显现上对有些弟子比较器重，对有些不一定很重视，这是有密意的。比如上师对某个弟子、发心人员，稍微多说了几句话，其他人都看不惯，其实不应该这样，每个人的根基和引导次第都不同，不一定所有的上师对每个人都要共同对待。按理从世间的语言讲，有必要一视同仁，但有时也存在区别，六祖自己在依止五祖时，五祖对他也有特殊的加持和开许。

此处同样，作为一个新来的人，刚刚和他说了只言片语，就让他做了首座。六祖的弟子们很不错，观清净心，如果是末法时代的人，可能会想：啊，我在六祖面前待了那么久，今天新来的人，就让他坐最高的位置。其他人不一定接受，但他们当中也许没有发生。

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

依止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六祖大师对行思禅师说：“你不能一直待在此处，应该到其他地方去度化众生，不令他们的法身智慧断绝，因缘成熟之时当去度化。”

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号弘济禅师。

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在六祖

处，以满瓶倾泻的方式获得了一切窍诀和法缘，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其实每个人与自己的家乡都有一定的因缘，因为家乡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有缘之地。曾经我在自己的家乡办学时，有人问：“你自私心那么重，为什么在你自己的家乡建学校？”我说：“在自己的家乡建，是因为我的户口在这里，会方便一点，如果我在其他地方建，会麻烦一点；再加上我来到这个世界就出生在家乡，我的第一个因缘在这里，所以我与这里有缘。”

弘法绍化：禅师也回到自己的家乡弘扬佛法。

必要时，对家乡的人、周围的人，用佛法来饶益最适合。行思禅师在曹溪待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后来回到自己的家乡，事业极其广大。

我也希望道友们在佛学院或在某道场学法后，要

去世间中弘扬。以前我们在这里，每年放假等特殊时期，也安排一些法师到各地去弘法。至于今年，前不久也作了一些考虑和商量，决定让一百位法师到各地去，因为我们会放两个月的寒假。

作为法师、辅导员，或者一些闻思不错的人，如果你各方面的因缘具足，有弘法的能力，你可以自己联系；如果你没有途径，出去以后确实不会搞世间八法，我通过之后，也可以去。

当然，需要具备的条件，第一：你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搞世间八法；第二：至少也在学院里学过五年，否则恐怕不一定很懂佛理。

世间有一种说法，不管任何一种学业，如果专心致志地学了五年，你就可以成为专家；学了十年，可以成为权威；学了十五年，就会成为世界顶尖。现代人对专家、权威、世界顶尖，有五年、十年、十五年

的结论。所以，作为一个佛学专家，我想至少也要学习五年。不然，你今天剃头，明天就准备去弘法，也许因缘还没有成熟。

关于这方面，你们现在也可以慢慢地摸索，到时在教务科、弘法部登记，各个班的法师也要认可，认可以后，大概十一二月份，我们要作统计。我想：在两个月的假期中，你至少可以出去讲七天的法。不过汉地与藏地不同，藏地各个地方都喜欢邀请一些出家法师讲课，真正很愿意得法的人，寺院中多，老百姓中也多，我们每天都在拒绝，没办法满愿，今天这个人来请，明天那个人来请，因此常常需要答复：“噢，我不空，我发愿近几个月都不出去，等等。”

好像汉地不是很多，不过现在大学中邀请我的也比较多，我都去也有一定的困难。像大学、企业、各种公益活动，还有寺院、居士团体，以后你们法师出去给他们讲几天课，我们通过商量之后也允许。当

然，大家还是应该有共同的发愿，这样比较合理。

此处说到行思禅师，行思禅师和石头希迁之间还有一个公案。石头希迁很小的时候，大概十四岁时依止六祖，他问：“和尚百年之后，希迁当依止谁？”六祖说：“寻思去。”后来六祖圆寂，他苦苦寻思、端坐思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境界。后来六祖大师的一位首座问他：“你每天这么空坐干什么？”他说：“以前大师说过，他圆寂之后让我‘寻思’。”这位首座很聪明，对他说：“不一定是让你每天分别寻思，大师的弟子，我的一位同参道友，叫行思，是让你去依止他的意思。”后来他去依止行思，并在行思跟前得到开悟。

希迁禅师在历史上非常出名，又叫“石头和尚”，因为他曾在巨石上结茅棚，并在那里一直修行，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石头和尚”。

现在有些人给我们学院的一些上师，也取名为石头、木头、铁块，“石头”指慈诚罗珠堪布，“木头”指丹增活佛，“铁块”是我，有些人天天在说。其实这是有原因的，但这个公案在此不讲。

谥号弘济禅师：昨天有一个道友说成“益号”，不是益号，是谥号。他圆寂之后，朝廷或者说皇上赐给他的称呼，叫做弘济禅师。

在古代，某位上师或某个人物在世时，一般不给他这样的封号，离开之后才会封。现在也是如此，有贡献的军人等，在世时默默无闻，死后大家给他开各种各样的表彰大会，世间人也有这样的做法。

这是今天讲的第一个公案，一是他在六祖面前得的法很简单，当下就有一种认识；第二是六祖要求他到他自己的家乡弘扬佛法，他培养了很多有缘的弟子弘扬佛法，主要讲到这两层意思。

「怀让禅师的公案」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的儿子。

怀让禅师：从小就怀有谦让之心，因此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怀让”。他心地非常善良，10 岁时，有一个出家人忽然到访，对他的父亲说：“这孩子如果能出家，将来一定有所成就，而且可以广度众生。”后来他于 15 岁出家，20 岁受近圆戒，并且研究律藏。他曾在出家僧团中说，我们出家人，不但要学习、守持清净的戒律，更重要的是要修行无为之法（无为之法是要参禅之心。现在有些律院的人，一辈子只研究戒律，对自心开悟方面的法并不重视）。

后来他与一个叫做坦然的禅师，一起去嵩山慧安国师前得法，他们以参话头的方式进行交流的时

候，坦然禅师豁然明白很多道理。怀让禅师在慧安国师前，显现上对教理并不是特别明白，于是慧安禅师认为怀让禅师到六祖处更适合。他本身就是五祖的弟子，唐中宗的国师，此处也讲到了。

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扣。

怀让禅师到嵩山拜见慧安国师。就如米拉日巴尊者去找玛尔巴罗扎大师那样，慧安国师也让他到曹溪六祖大师处参学。

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

曰：“嵩山。”

怀让到了曹溪，在六祖面前礼拜。礼毕，六祖大师问：“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答：“我是从嵩山来的。”

师曰：“什么物，恁么来？”

曰：“说似一物即不中。”

师曰：“什么物，恁么来？”当时祖师说：“是什么东西，怎么来的？”

我们平时不管去见哪位上师，如果他有时间，也会问：“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普通人也不会多想什么，“我是从重庆来的。”“我是从山东来的。”“我来这里求法。”“来这里看一看、拜一拜，马上就走，没啥。”那些上师们也会说：“噢，来来来，是是是，对对对，藏地好不好看？”大家的这种沟通很平淡，因为没有放在心上，但六祖大师和他的弟子则不同。

说似一物即不中：这是禅宗里很著名的话头，说什么都不对，用语言来说我从哪里来都不对。因为来处不存在，来者不存在，去处也不存在，怎样用语言

描述都不合理。

现在的人如果这样说，可能上师就生气了，说似一物即不中，那不要到我这里来，你到其他地方去吧。会不会这样？

师曰：“还可修证否？”

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

六祖说：“若是这样，你还需要修证吗？”（因为他刚才讲了，说什么都不真实，都不对，既然如此，你还要继续修吗？）

当时弟子回答说：“修证本来也没有，染污更得不到。”（修证没什么可修的，染污更没什么可得的。）

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通过以上对话，祖师说：“一切都不染污，心性本来光明，这是一切三世诸佛都在护念、加持、赞叹的。你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实际上我也达到了。”

现在很多人很可怜，你是在分别念中，我也在分别念中；你不重视上师的教言，我也不重视。譬如很多人在上师那里得加持、讨签字、求摸顶，之后他也不重视，签字也无所谓，签完了就扔在一边，觉得没什么。

曾经我们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有点不同，我们不论依止哪一位上师，只要上师加持过的东西，自己始终会好好地保存，一直认为这与其他东西完全不同，是上师亲自加持过的，是上师亲自做的、写的。

我的寺院里有一位拉雪堪布，他现在已是八十七、八岁的高龄，年轻时他的上师给他写过一个

教言，现在还保存在他的课诵集里，期间“文革”、民主改革、解放都经历过。前一段时间我对一个堪布说，我要问问堪布这个经过。他当时依止上师时是二十几岁，至少保存了五六十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中，这页教言是怎么保护的。经过这样的风风雨雨，他还能保存下来，与现在的人截然不同。现在的人对上师的语言或上师的物品根本不重视，只把上师当作普通人。

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

西天：指印度。

般若多罗，是达摩祖师的师父。

谶：指的是授记、预言的意思。

曾经达摩祖师的上师，他有一个预言。

汝足下出一马驹：禅宗的话头非常跳跃，他突然讲到，达摩祖师的师父——曾经禅宗二十七祖，他授记在你的足下会出现一马驹，“马驹”指马祖大师。

踏杀天下人：他能践踏、杀害天下人。这相当于《心性休息》里讲的不了义法，“这匹马”杀害天下人，是不了义的说法，意思是说：“这匹马”能速断天下众生的分别念，或者杀害众生的业和烦恼。后来马祖对禅宗的弘扬，大家也都知道，以前我也讲过马祖和怀让之间的参悟公案。

应在汝心，不须速说：这件事情你应该记在心里，但你最好不要急于对别人说。

上师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教言，要保密好多年，不能赶快散布出去。“啊，祖师跟我说，将来会出现一个马祖禅师，马祖禅师很厉害，我也很厉害。”他不会说，但祖师仍然要叮嘱他，暂时不需要告诉别人，

怕他不知道。

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

原文很难读，我没有看，读得不好，不过法师们讲考时好像也读不好。

让豁然契会：六祖禅师对他授记之后，他豁然开悟，通达了以上所讲的道理。

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此后依止六祖大师十五年。

我之前也讲过，有些禅师侍奉上师左右直到圆寂为止，正如怀让禅师在六祖面前已经住了十五年。我们随学世间的老师，也需要在他身边几年以后，才可以学会相关的知识，所以，佛教徒依止自己有缘的上师，时间越长越好。在依止的过程中精进学修很

重要，否则在上师身边待多少年也不一定有很大的进步。

日臻玄奥：他的境界越来越高，越来越玄妙、深奥。

后往南岳：最后他前往南岳，常被称为南岳怀让禅师。据历史记载，他在南岳弘法二十年。

一般情况，一位上师在某个地方弘法十几年，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从历史上讲，弘法二十年、三十年，确实非常罕见。比如说我们上师如意宝到喇荣弘法，1980 年 -2004 年，将近二十四年的时间。对此我们要有无常观，从个人求学的角度要观无常，到一定的时候你会离开这个道场；任何一位上师，他在任何道场中弘法，也有一定的期限，不可能永远都在那里，只是某一个阶段是他的弘法阶段，之后有些上师可能会示现圆寂，有些弘法的地点会换。就像怀让禅

师，他已在六祖禅师面前待了十五年，然后到南岳弘法二十年。

这些历史应该作为我们的参照。不要盲目地认为，我要在某地永远待下去，这是很幼稚的想法。认为某某上师也会永远地长久住世，只要自己每天祈祷他长久住世，他就会住世很久，这也是不可能的。

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怀让禅师在南岳非常广泛地弘扬禅宗法门。后来皇帝诏令他的谥号是大慧禅师。

当时达摩祖师的偈语是：“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摩祖师将法传给二祖，之后不断地传到六祖，后来六祖的主要弟子中，怀让禅师门下传出沩仰宗[148]、临济宗[149]这两个

148 沩仰宗：南岳怀让禅师下江西道一禅师，道一下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怀海下潭州沩山灵佑禅师，灵佑下袁州仰山慧寂禅师，灵佑与慧寂出世，共为开第一叶，称“沩仰宗”。

149 临济宗：怀海下洪州黄檗山希运禅师，希运下镇州临济义玄禅师，义玄出世为

宗派；我们前面讲的行思禅师，他的门下传出曹洞宗[150]、云门宗[151]、法眼宗[152]三宗。一般来讲，“一华开五叶”，实际上就是说禅宗到了六祖之后，衍变成五个门派兴于世间。

所以现在有人说，禅宗到六祖以后就断了，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之前也给大家讲过，现在禅宗法门很兴盛，但它不是独传，已经分了很多派。就像莲花生大士开创藏传佛教时，只有宁玛派一个，但后来又出现格鲁、噶举、萨迦、觉囊很多教派一样，禅宗法门也是如此。以上是怀让禅师的公案。

开第二叶，称“临济宗”。

150 曹洞宗：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下南岳石头希迁禅师，希迁下澧州药山惟俨禅师，惟俨下潭州云岩昙晟禅师，昙晟下筠州洞山良价禅师，良价下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良价与本寂共为第三叶，称“曹洞宗”。

151 云门宗：希迁下荆州天皇寺道悟禅师，道悟下澧州龙潭崇信禅师，崇信下朗州德山宣鉴禅师，宣鉴下福州雪峰义存禅师，义存下韶州云门文偃禅师，文偃为第四叶，称“云门宗”。

152 法眼宗：义存下福州玄沙山师备禅师，师备下漳州罗汉院桂琛禅师，桂琛下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文益为第五叶，称“法眼宗”。

「永嘉禅师的公案」

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

温州：是唐朝时候改的，以前称为“东瓯”。现在浙江也有一个永嘉县。

永嘉禅师是因地名而得名，在温州戴姓家中出生。

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

永嘉禅师 8 岁出家，学习经典和论典，他对世间知识兴趣索然，从小对禅法、止观法门非常有兴趣，特别精通天台止观法门。

现在很多孩子从小就对各种不如法的行为有兴趣，对善法方面的兴趣微乎其微。他不是这样，他从

小尤其精通天台宗[153]。

天台止观法门：天台宗是天台山智者大师[154]依靠《法华经》创立的门派，是非常重要的门派，主要修持止观法门。

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

《维摩经》：此经里所讲的，与《宝性论》和密宗中所讲的清净观、万法平等之理，非常吻合，对心性和一切万法清净的道理讲得比较多。

发明心地：他看了《维摩诘经》后明心见性，对心地有所认识。

153 天台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实际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顗（538-597）。因常住浙江天台山，故名。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根据。智顗注有《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被奉为天台三大部。其判教，主张“五时八教”，把自己信奉的《法华经》列为佛的最高最后的说法。其教义主张一切事物都是法性真如的显现，以中、假、空三谛圆融的观点解释世界。

154 智顗（538-597），南朝陈、隋时代的一位高僧，世称智者大师，是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俗姓陈，字德安，荆州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人。

由此看来，永嘉禅师与六祖的其他弟子，情况有点不同。永嘉禅师已经对自己的心性有所开悟，只不过后来在六祖面前进行印证，就成为他的弟子。在当时，被印证也可以成为弟子。现在不是这样，即使给某些人灌顶、讲窍诀、传授很多法，到最后他想认可上师才称呼“我的上师”，如果不想认可，不论以前传过多少次法，也会毫无顾虑地毁谤。所以，现在上师们依靠佛法来饶益众生不像以前一样，弟子在任何一位上师面前得过法，也根本没有感恩之心。我们在世间的小学、中学老师面前听过课，也可能很感激他们，如果当时没有他们，我们如今的知识从何而来？但现在不要说世间法，佛法的甚深教言也没有记在心里，这是末法时代的一种现象。

偶师弟子玄策相访：因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六祖大师的弟子玄策。玄策的公案并不多，但他也对心性有所了悟，非常了不起。

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与他长谈的过程中发现，他出言特别契合自己传承祖师们的教言。因此他们很谈得来，有共同语言。其实如果两个人都对上师有信心、对佛法有兴趣，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修行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两个人都有嗔恨心、成见、邪见，这两个人也会谈得拢。

甚至有些道友在寂静地方，该看的经论、清净的法本不看，不该看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电视剧、电影、小说都在看。以前在清净的道场中发现过这类问题，有些人已经学佛多年，甚至已经出家了，在习气萌发的时候，该看的对治烦恼的清净经论都不看，与世间上特别没文化的人一样无聊。

这个时代特别可怕，多数人通过网络、手机和杂志来打发自己的时间，其实我们的生命非常可贵，一天是二十四个小时，过完以后，在你的生命中，这一天的时光就没有了。你生命中这一天的时光，到底

是怎么用的？用在善法方面还是用在恶法方面，主要靠自己，完全靠上师、法师、老师天天督促你并不现实，我们也不是幼儿园的孩子，如果是幼儿园的孩子，老师拿着一个鞭子，“你不要调皮，你要看书，你不能……”这样看护也是可以的，但很多人都是大人了，自己要掌握自己的习气。

比如说两个道友同时到某个学院去，一个道友心态调整得很好，一直精进修学；另一个整天胡思乱想，整天都在造恶业，那最后的结果会完全不同，即生中所得的法不同，来世感受的果也不同。

我们这里的一个普通学员，昨天有人把他的情况发给一个堪布，这个堪布又发给了我，我正在寻找其中的奥秘，此中道理你们自己猜，从中发现很多人的修证不同，明白没有？这就是参话头。（众笑）

策云：“仁者得法师谁？”

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

当时玄策禅师问永嘉玄觉禅师：“仁者得法的上师是谁？”（因为他们谈得很不错，聊着聊着就说到得法上师。）

玄觉禅师回答说：“我对大乘的方等经论方面，依止了不同的上师，我依止过的上师比较多，但后来开悟心性，主要是因为看了《维摩诘经》，我悟得自心与佛无二无别，不过没有人来印证我。（我得法是在很多上师面前得的，我的开悟没有人印证。）”

华智仁波切看《法界宝藏论》而真实开悟，麦彭仁波切显现上也是依靠其他经论而开悟，法王如意宝依靠《直指心性》而开悟，所以，我们看经典、论典、续部也有开悟的情况。当时永嘉禅师依靠《维摩诘经》来开悟，但没有人印证他。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

曰：“愿仁者为我证据。”

威音王如来：庄严劫的第一佛。

玄策说：“威音王还没有出世之前，人们就像缘觉一样自己开悟、自己证明；威音王出世以后，没有师父的印证，而说自己开悟的话，那就变成天然外道了，不合理。（是否开悟，还是找一个师父去印证吧。）”

玄觉很谦虚地说：“希望你能给我印证。（看你讲得很不错，可能开悟的境界也不错。）”

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

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

玄策说：“我人微言轻，我这样的小和尚没有资格给你印证。不过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高僧大德都云集在那里，（有些人求法，有些求印证，有些来求加持，有些是专门来采访的，络绎不绝。“采访”是现代的语言，那时也应该有。）而且都是领受佛法者。如果你去，我可以与你同去。”

然后玄觉、玄策二人一起来到六祖面前，因为玄觉自己依靠《维摩诘经》已开悟，与其他弟子有点不同，他没想顶礼，转绕祖师三圈，振锡杖，在六祖面前站立。

表情上比较恭敬，但他带着锡杖，显得比较傲慢。锡杖的来源暂且不讲。

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

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当时六祖禅师看他既不恭敬也不顶礼，说：“你这个沙门应该知道，我们出家人应该具有三千威仪（夸张词，表示特别多的意思），八万细微的戒律，你这位大德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会如此傲慢？”

玄觉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禅机表示没有时间向祖师顶礼。（众笑）

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

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

六祖说：“若是这样，你为什么不从体上得无生法呢？了悟无生没有什么迅速不迅速。”若了达无生法，迅速、无常都是不存在的。

他回答：“既然本体是无生，那无生中怎么还要了达无有迟速的法呢？”

师曰：“如是，如是！”

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

如是，如是：对的，对的。这就是印证。他回答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体即无生，了本无速。”也就是说本体都是无生，没有什么迅速不迅速，这时六祖对他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上师对他说就是这样，是已经印证了，他自己也认为：噢，我已得法，可以回去了。他刚来时有点傲慢，现在特别感恩，因为六祖对他说了“如是，如是”。

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玄觉特别感恩，马上在六祖面前具足威仪而顶礼，顶礼之后准备

告辞。

师曰：“返太速乎？”

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

六祖大师说：“你现在就要回去，是不是太快了？稍微待一会儿吧。”

他也很厉害，随即说：“本体本来没有什么动摇，又怎么有快和慢的说法呢？”

师曰：“谁知非动？”

曰：“仁者自生分别。”

祖师说：“你说本体本来不动摇，没有快慢之说，那谁知道不动？”

他回答说：“是您‘自生分别’。”

自生分别：动、不动都是分别念的显现。

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

曰：“无生岂有意耶？”

祖师说：“你得到了无生的意义。”

弟子回答：“无生怎么还会有意义呢？”

无生哪有什么意义啊！

师曰：“无意，谁当分别？”

曰：“分别亦非意。”

祖师说：“无有意义谁来分别呢？”

弟子对他说：“分别也没有意义。”

师曰：“善哉！少留一宿。”

他们之间的辩论和参话头已经结束了。稍微有一些境界的人，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对话很精彩；如果没有境界，我们辩论的过程中也经常会说“分别、无分别”之类的言词。

最后祖师说：“非常好！不管怎样，你还是在这里住留一晚吧。”

时谓一宿觉，后著证道歌，盛行于世；

后来人们都称他为“一宿觉和尚”，因为他在曹溪住过一晚上。即使只住了一晚，因为是来得法，他们之间必然会对话。后来他作的《证道歌》盛行于世。

我们以前也引用过《证道歌》中的“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行、坐、说话、不说话、

动、静全部都是一种觉悟。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这句也出自《证道歌》。他的道歌里有很多好的教言。

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

后来他叫无相大师，也叫真觉禅师。

今天讲这三个公案。

第 32 课

2013 年 8 月 28 日

下面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的因缘品，因缘品中讲了许多高僧大德开悟的过程。前面我们讲了六祖大师的弟子永嘉禅师，今天讲智隍禅师的公案。

「智隍禅师的公案」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

有一个叫做智隍的禅师，刚开始他依止五祖，自称已得到觉受和法传。后来长期居住在茅棚中，在寂静处居住了二十年。

以前的大德们不是修一两天，或者两三月、一两年，修行时间非常长，前后加起来总共有二十年。

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

师弟子玄策：六祖大师的弟子，曾与玄觉禅师对话的玄策禅师。在相关资料中对他记载得不多，但他也是六祖的大弟子之一。

游方至河朔：他游方各地，到了河北一带。

闻隍之名：听闻智隍禅师在此居住了二十年，在当地很有名气。

造庵：玄策禅师前去拜访。可能也不是很容易拜见，需多方打探才能见到。他住在茅棚里。

问云：“汝在此作什么？”玄策禅师问他：“你

住在这里做什么？”

古文中也讲“作什么”。听说你在此二十年了，二十年中你日夜到底在做什么？

隍曰：“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

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玄策禅师问智隍禅师：“听说你在此地住了那么长时间，到底在做什么？”

隍曰：“入定。”禅师回答说：“我常年都在入定的状态中。”

刚开始他说得比较高，说自己修禅、入定。入定在禅宗中是比较高的境界，始终处于圣者的根本慧

定，或者与它相似的禅定，就叫做入定。他说自己在此地二十年始终在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玄策禅师用“禅因明”，即禅宗与辩论相结合的方法对他进行责难。便问：“你所谓的入定，到底是有心入定还是无心入定？”

他在山中住了二十年，玄策禅师好像在故意刁难他，故意找他来问。

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如果你说是无心入定，那么世间中的所有无情，譬如草木、瓦砾、石头、木块等等，也应该一起入定。

因为世间中所谓的瓶子、柱子、草木、江河等也没有心，它们也处于如如不动的状态中，既然无心照样入定，那这些也应该入定。意思是说：你这种入定与无情法了无差别，是禅定的歧途，就像旱獭一样，

没有任何知觉的入定是不合理的。

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如果是第二种情况，说有心入定的话，世间中三界轮回的所有有情都具有心识，一直在漂泊中，那他们也应该得定了。

意即：有心入定就与其他众生一样，他们日日夜夜都在不断地产生分别念，你与他们别无二致。你虽然住在这里二十年，与其他没住二十年的众生并无差别，都在分别念中。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很尖锐的问难，但这种入定，我们可以用因明分析，不会有这样的过失。

最初智隍禅师回答得很好。

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

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

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玄策禅师破斥智隍禅师时，智隍禅师说：“我入定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无心中入定，与无情法一样；有心中入定，与平凡凡夫众生一样，没有这种过失。因为在我入定的状态中，见不到有心、无心。”意思是说他远离了有心、无心的一切戏论。

我们现在以分别念来入定，无论在有心的状态中还是无心的状态中，全是分别念的范畴，但是他已经超离有心、无心的境界了。

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玄策再次驳斥他：“如果有心也不见，无心也不见，那不是已经恒常了吗？这是常定——常有的禅定。”

何有出入：既然已是常有的禅定，怎么会有出

入呢？

若有出入，即非大定：如果有出和入两种不同阶段，就成为无常，你的入定就不能成功。如果有出入，这种禅定就不是真正的大禅定，而是一般世间分别念的范畴。

他第二次进行遮破。

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

策云：“我师曹溪六祖。”

隍无对：这时智隍禅师有点无言以对。

良久，问曰：“师嗣谁耶？”过了很长时间，他问：“你好像很厉害，你的师父到底是谁？”

最初他说自己在入定时说得很大，后来辩来辩去竟无以作答。其实我们也应该找一些常年入定、修禅

的人，与他进行辩论。

表面上看，玄策是破他的观点，最后他已经开始问对方的师父了，他一直苦修，看来不是很究竟，玄策觉得目的达到了。但如果玄策最初没有以比较锋利的智慧进行驳斥，他也不会信服。

策云：“我师曹溪六祖。”这时玄策说：“我的师父在曹溪，是六祖惠能大师。”

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

智隍问：“你的师父六祖惠能大师，到底以什么为禅定呢？”

我的禅定，常定不行，无常之定也不行，那你师父的禅定是什么样，可不可以给我讲一讲？我们共同探讨一下。

玄策禅师分了几点来宣说。

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

玄策答：“我的师父六祖大师所讲的禅定，极其微妙、澄清、圆满，远离一切分别的寂静，它的本体和妙用，也即实相和现相，与真如相应。”

体用如如：与真如完全相应，胜义与世俗双运，也可以说是本体和现相双运。

一般禅宗里讲的“体”指本体，“用”是现相，也可以说是显现和空性双运。从光明方面讲，它不是单空，它是澄清、光明、圆满一切功德的境界，这种境界，本体和显现无二无别。

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

从有境的智慧层面讲，五蕴微尘许也得不到，

本来空性。对境的色声香味等六尘，也根本得不到任何实有的法。在这种境界中，出定不存在，入定也不存在，禅定不存在，散乱也不存在，全是明空无二的境界。

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

禅性无住，离住禅寂：我师父六祖说：禅定本性没有什么所安住的，远离一切安住就是禅定的寂静之相。“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也是一种寂静。

在《大幻化网》中讲，禅定的本性无生、无住、无灭、无来、无去。讲了五种“奇哉”，诸法本来是无生的，诸法本来是无住的，诸法本来是无灭的，诸法本来是无来的，诸法本来是无去的。在此处也讲，这种禅性没有安住。

禅性无生，离生禅想：禅定的本性没有产生，离

开产生禅定的念想。

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

用心来观察自己心的本体时，与虚空没有差别，微尘许也不成。但虚空仅仅是衡量无有的一种比喻，单是用无有的量衡量虚空或心，是不合理的。

无垢光尊者的《法界宝藏论》中讲，说心如虚空时，你不能理解为心是空荡荡的，倘若这样想，这个比喻就用错了。心无有任何阻碍，遍于一切，从这个角度可以用虚空比喻。而且它的明分不灭，光明自然而然具足，这就是心真正的本体。

与智隍禅师相比，玄策毕竟是有传承上师的人，智隍禅师虽然曾在五祖面前得过法，并且自认为已经悟道，但他可能没有得到祖师的认可，与玄策比较起来，玄策说得真的很有道理。

这种道理，单在文字上、理论上讲，在座的道友，有些有感受，有些不一定有感受，因为认识自己的心并不容易。但我们也不能失去信心，因为认识自己的心，也不是特别困难。

我们宁玛巴曾有个大德说，认识自己的本性，心稍微内观的当下就是，有这样的窍诀。你的心稍微往内观，在当下就认识它，其实它就是本来面目，它就是真相。

以上是六祖的弟子玄策，给他讲了六祖的教言。

隍闻是说，径来谒师。

智隍听到玄策讲六祖惠能大师的言教后，很快就来到六祖面前拜见。

当然，六祖住在南方，他从河北出发，古时不比现在，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中间的整个过程此处并没

有讲。

不像现代人写小说，放弃重要的问题，对次要的问题，比如怎样吃饭、怎样赶路，路上遇到了翻车等等，描写得特别多，有些人的求法日记就这么写。我那天看到一个人去藏地的求法日记，结果他的求法经过都没写，而是写路上遇到怎样的痛苦、烦恼，怎样吃方便面……他没有写吃方便面，那时肯定还没有，方便面是后来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 师问云：“仁者何来？”

隍具述前缘。

到六祖面前的整个过程，此处并没有讲，不知是否是两人一同去的。我曾听到一位上师说：“我门下的某某是合格的弟子，很不错，他经常给我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徒弟。”六祖可能也会赞叹玄策，他常到外

面赞叹自己的师父，经常给师父介绍有缘的弟子。

师问云：“仁者何来？”六祖大师问智隍禅师：仁者，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一般禅宗常常首先问对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来这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去，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隍具述前缘：智隍禅师具体阐述了他此前的所有经过。

我在山里修了二十年，您的弟子玄策伶牙俐齿，我无以作答，就被他骗到您这里来了（众笑），我刚刚到，现在拜见您，看看您老人家的观点是什么，您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些禅法？

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

六祖开始对他讲法，其他的过程都没有写，最关键的是上师和弟子之间的对话。一般来讲，在记录上师和前辈大德的故事时，最关键的是教言部分、金刚语的部分，将这些记录下来很有价值。

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当时六祖大师对智隍禅师说：我的弟子玄策之前所讲的没有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首先你要懂得，你的心就像虚空一样，但千万不能堕于空的见解上。

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在空的当下，无有任何阻碍，光明磊落。对所谓的动和静，无有分别之心。

实际上他此处所讲与之前玄策所讲的差距不大，但六祖的语言也许有更加殊胜的加持和力量。其实这个教言，如果以密宗的见解进行说明，我想，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多的教言，只是传承上师的教言，在一些说法方面更加尖锐，更加与你相应。在密宗中，尤其

在大圆满中，有很多认识自心的方法，但最终直指本性时，也会说心如虚空，又不单单是空性，它是无碍、无分别、无有清净和不清净的，达到这种境界就是认识了心的本来面目。在宣讲这些窍诀的当下，他自己反复内观而见到的。

这不需要科学家的印证，也不需要其他的教证、理证，如果需要教证、理证，可能只有聪明的人才可以。学因明的各种推理，就需要很有智慧，但这不一定需要智慧，真正认识本性，有前世的因缘，今生对上师三宝有信心，还有上师和传承祖师的加持，这些因缘和合的时候，什么身份的人都可以对自己的心有所认识，这真的很重要！

他这里也讲到，心如虚空，但虚空并非单单是一个空荡荡的东西，不能执著于空见，而是无碍的。也是“动静无心”，动也好、静也好，不是以分别念来造作。

凡圣情忘：在我们现在的境界中，凡夫的心是不清净的，圣者的心是清净的，但你当下真正认清的时候，凡夫的心和圣者的心无二无别，全部都灭掉了。

《稀有七句》中讲，地狱众生的心和普贤如来的智慧无二无别；地狱众生正在感受燃烧的痛苦，和清净刹土的圣者菩萨享用离戏论的无比智慧，无有尘许的差别等等，有很多这类教言。上师如意宝的《文殊大圆满》中，见解的部分也说圣者的心和六道众生的心无有差别。

能所俱泯：所有的能取和所取，或者说有境和对境，全部都泯灭掉。

性相如如：这时，前面说的体、用与此处的性、相是一样的，本性和现相是完全相应、完全双运的。对我们来说，本性本来离一切戏论，可是显现仍然存在，比如说贪嗔痴的本性是智慧，但是显现对我们

仍然有损害，当你真正了悟这样的境界时，本性与现相、本体与妙用，完全双运，完全相融。

无不定时也：没有不是入定的时候，行住坐卧一切时候都在入定。

智隍禅师之前说，他二十年中在此入定，如今六祖大师给他再次指点。你现在是一切时中都在入定，二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发心也好，走路也好，开车也好，甚至在任何情景中，都在入定。

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很重要，否则，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世俗中道德的下滑和衰落，根本不可想象。从新闻中看，现在的人心越来越糟糕，而且对社会极度抱怨。最近有一则比较大的新闻，前一段时间，在成都有人用刀砍了 15 个人，其中 3 个人都死了，据新闻报道，这是家庭问题，但很多人分析，他是对社会的不满。前一段时间，北京、厦门等好多地

方，这类事情屡屡发生。

一方面是现在的人基本信仰缺失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很多人对不公平待遇存在一定的怨恨，最后无计可施，以这个突破口全部爆发出来了。

在世俗中，这是最下等的行为。而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无论即生中遇到什么样的逆境，应该把握住自己的心，哪怕是稍微认识自己心的本性。这一点，我想你不管是学显宗、学密宗，学任何论典或是度化众生，做任何事情，对心有所认识都很重要。对心有所认识，最主要的是用窍诀来成立，其次当然是用理证来成立，但以理证来成立的话，需要有很多途径，我们暂且不谈。

禅宗与无上密法全是以当下的窍诀来认识，这一点，无论你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只要有心，大概会明白的。自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呢？个别不讲道理的人，他根本不进入这样理证的道，除此之外，观察自

心的时候，心有一种不共的特点。当你认识它时，会知道我们世间中很多都是迷乱的现象。

| 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

隍于是大悟：智隍禅师得到了六祖很甚深的教言，最终开悟。

其实我们也得到了这些教言，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传承，但前辈的很多大德也是看前代大德的文字而了悟，同样，我们从文字上也会有收获。

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前二十年所修的心得，依靠六祖的指点，全部都无影无踪了。以前有相、有执著地认为自己入定的现象，最后在真正认识本性的当下，好像一无所得。

| 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

他因为到六祖那里了，当天晚上，在他的家乡河北，很多百姓和民众，听到空中发出声音说，“隍禅师已经得道了。”

古人对这些缘起非常重视，其实现在也有，但是现在人们太忙了，好像根本无暇顾及空中发出什么、现出什么。当时空中发出“隍禅师……”，我们这里的道友们经常说刚师、幻师、阔师、红师、恒师等等，很多师也是可以的。

那天你们中期考试时，有一个道友叫“圆烦”，被说成是烦恼的“烦”，听说那个道友有点不高兴，为什么是烦恼的“烦”？前两天有一个人请我给他取个法名，我给他取“圆苦”，痛苦的“苦”，他说：“哪个苦啊？”我面前放了本《苦才是人生》，我说这个苦，“啊，取这个呀！”然后很痛苦地离开了。（众笑）

其实以前的很多大德，他们的名字都取最难听的，这样更有一些禅宗的味道。很多人都喜欢智、慧、悲等寓意好的字，但另一种寓意的字，更显禅宗的修行。包括一些大圆满的祖师，他们有些用老狗、老猪等，有很多这样的名字。还有一些密宗的上师们，他们写自己名字时，也有所谓的“三想者”等很多不同的名称，所以不要特别痛苦，好吧？

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

不知道智隍禅师在六祖那里住了多长时间，有些住的时间短，一夜就走了；有些是终生依止，最后才离开。

智隍禅师后来离开，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北，然后开始度化众生。

《五灯会元》中有智隍禅师的故事，与《六祖坛

经》中讲得基本一致，没有更多的内容。在历史上，智隍禅师具体是什么样并没有明确记载。

其实在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开悟的上师、居士特别多，但是不一定全部录在历史中，历史中记录的不是很多。尤其是我们藏地，我觉得藏地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很多大成就者的经历都没有写进历史。在藏地，人们好像都觉得虹身成就等瑞相稀松平常，在他们的生活中，根本没有当作稀有，这种现象有根本性的历史原因。

今天要讲好几个公案，这以上是一个公案，还有一个短短的公案。

「会佛法人得」

一僧问师曰：“黄梅意旨，甚么人得？”师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

不会佛法。”

有一个僧人问六祖禅师：“黄梅的佛法大意、宗旨是什么人得到？”六祖大师说：“佛法的究竟甚深意义，精通佛法、会佛法的人才能得到。”而后僧人问：“那大和尚您，有没有得到黄梅五祖禅师所传下来的佛教甚深意趣？”六祖大师说：“我不会佛法。”

因为他显现上不认识字，可以说是不会佛法；另外，从意义上讲，真正的“会佛法”，实际上是一种词语上的会，但真正的“得”，得和不得都没有什么，所以，他在显现上不会佛法，也没有得到佛法，但实相上，禅宗真正的教义和衣钵，他都得到了。之所以这么说，从表面上看，也许这是他的自谦之词。

有些上师也经常说：“我没有证悟，我烦恼很深重，我很痛苦，我……”如果他这样说，也许是装着已经开悟了，境界很高。因为六祖禅师也说自己不会

佛法。他不会佛法，怎么会变成六祖呢？他肯定会佛法，他肯定已经得到黄梅的真正意趣，但有时候在不同的众生面前，他也会说：“我不会，我没有证悟。”

所以，弟子应该依靠自己的信心，或者我们后人应该通过祖师的传承历史来判断，不一定他自己说不会佛法，我们就认为他确实不会，“噢，你不会佛法，那你好可怜，多学习哦。”这个僧人没这么说，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短的公案，以下是另外一个公案。

「僧人方辩的公案」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有一天，六祖大师想洗五祖传下来的法衣。从得法一直到现在，事业那么兴盛，在此之间一直带着，时间很长了，因此他准备把所受的法衣洗好。

而无美泉：结果寺院里没有很好的泉水，就像我们学院，有时也会比较缺水。

因至寺后五里许：因而到寺院后山大概五里路的地方。差不多是从学院到洛若的距离。

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那里林木郁郁葱葱、非常茂盛，瑞气盘旋，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祖师把自己的锡杖戳在地上，从锡杖触地的地方，泉水自然涌出来了。以前很多藏地的伏藏大师也是这样，有时用金刚橛，有时用手杖，插在哪里，哪里就涌出水来，这叫做伏藏水，很多上师的传记中记载得相当多。

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最后积水成池，然后他在大石上开始洗法衣。

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

忽有一僧来礼拜：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僧人礼拜，这是很稀有的，可能没有信仰的人，或者对佛教不可思议的境界一无所知的人，不一定承认。尤其是分别念比较重，所谓的无神论，没有任何信仰的那一群人。

今天我就遇到一群人，专门来这里拍照。其实随便拍照不太合理，像有些西方国家，你要拍一处景致，或拍一个人，应该先询问，征得对方允许才可以拍。但很多人好像没有这样，只要拿个相机，就到处都拍，这不是很好，西方人还是很讲规矩的。

有些人可能没有任何信仰，专门拿个照相机照这照那，这种人一听说六祖正在洗法衣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僧人，整个过程很奇妙，肯定就会认为这是宗教神话故事，是一种佛教传说而已。现在只要说神话故事和传说，就说明是不真实的，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很多学校里的课程，稍微难懂一点，老师就会讲，“这是神话故事，同学们懂了没有？这个地方带有宗教色彩（众笑）。”什么宗教色彩！学生也不太聪明，“啊，对，老师是科学家，宗教是迷信。”有些时候，老师的思想就是学生的思想，学生长大之后，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受这种思想的左右，他再培养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思想。

有些老师确实对宗教有特别大的误解，这一点与历史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某些运动等，对传统文化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们不能自以为是地认为：我的认知都是正确的，在学校里所学的全是正确的，我的

老师所传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其实有时候老师确实是误人子弟，有些老师特别可怜，可以这么讲。虽然名气大，站在讲台上，看起来很有气质，但实际上他的见解不一定对。

言归正传，六祖大师洗法衣时，为什么突然来了一个南印度的人呢？就与我在此讲课时，突然来了一个唯物论的人一样。

云：“方辩是西蜀人：他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方辩，是西蜀人。”“西蜀”指四川或者西部地方，是不是西部藏区？

昨于南天竺国：“南天竺国”指南印度。他是昨天从南印度过来的。

见达摩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他见到了汉地禅宗的第一祖师——达摩祖师，并且达摩祖师嘱咐他：“方辩，你尽快到中国去。”

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见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

达摩祖师说：“那里有从大迦叶尊者一直传到我的‘正法眼藏’，这是法脉传承，还有佛陀传下来的‘僧伽梨’（‘僧伽梨’是三衣中最大的法衣，在汉地又被译为‘杂碎衣’）。从佛陀那里传下来的法和衣钵，我传到汉地，一直传到六祖，是第六代了。现在他在韶州曹溪，你应该去拜见、顶礼。”

从表面上看，昨天从印度出发今天到，我们乘飞机也有一定的困难，但他也许是达摩祖师的化身，也许确实是达摩祖师派来的。《大智度论》里讲了很多依靠神足通而来，依靠意念而来的方法，非常不可思议。以前布玛莫扎和益西多到汉地依止西日桑哈时，他是依靠神足通直接来的。贝若扎那从印度回来，也是依靠神足通，很多大德都有这样的历史。因此很有可能他是通过神通而来，但不管怎样，达摩祖师派这

样的僧人来到这里。

关于法衣，前面也讲了，传到六祖后，法继续传下去，衣钵不准备再传。衣钵如果再传，尤其是后来出现了五个宗派，那么钵变成五块，法衣也变成五块，这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他把衣钵传给五个宗派中的其中一个，在人们的说法中，“噢，这个人得到了衣钵，那个人没有得到衣钵，他没有真传。”会说这样的话。因此，这时要终止再传衣钵。

而且在汉地历史中，我以前也讲过，达摩祖师“只履西归”。以前有个从西域回来的人叫宋云，他路上看到了达摩祖师，就像图片上印的那样，达摩祖师把一只草鞋挂在锡杖上，准备往印度那边去。宋云问：“您到哪里去？”他说：“我回印度去，但你回去时最好不要对别人说见过我，不然会出现违缘。”他以为是戏言，回来后对皇上说了，达摩祖师那时已经圆寂了，皇上说：“我们这位大师已经圆寂了，放

在棺材里，你竟然说是走着回去了，人死了怎么还能回去，这是欺君之罪。”于是把他关了起来，后来进行审问的过程中，他仍说确实见他这样走了。有人提议要不要去开棺验一下，棺材一打开，确实他的身体没有了，只有一只鞋放在棺材里。后来这段历史，在汉地也这样传下来：达摩已经回到印度。也许就像布玛莫扎一样，他一直以不坏身弘法利生，有这个可能。

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

方辩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愿我能见到我的师父达摩祖师所传下来的衣钵。

我是从很远的南印度跑到这里，一天就到了，很辛苦，六祖大师可不可以给我看看衣钵？

师乃出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

六祖大师把衣钵给他看了，之后问：“上人，你到底是做什么事业的？”

上人：内有智慧和功德，外有殊胜的行为，在人群之中最上之人才被叫做“上人”。比如宣化上人，真正的上人，内外都要“上”，对一般的人称呼上人，恐怕有一定的困难。

曰：“善塑。”

他说善于塑像。

师正色曰：“汝试塑看。”

祖师就很正式地对他说：“那你造一个塑像给我看看。”

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

方辩当时有点愣住了，不知所措。过了几天以后，他造了一个与六祖一模一样的像，高七寸，相当于半尺多一点。工艺非常精细，精妙绝伦，非常好看。

师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

他造了自己的像，祖师可能高兴了。笑着说：“看来你塑像的工艺很不错，但你不解佛性。”

说他在认识心的本性方面可能比较差，在工艺方面很不错。

师舒手摩方辩顶，曰：“永为人天福田。”

师舒手摩方辩顶：六祖大师以手为方辩摸顶。其实汉传佛教也有摸顶，曾有人说藏传佛教的摸顶如何不好，可六祖大师也给方辩摸顶。

曰：“永为人天福田。”祈愿六祖他自己的塑像，永远变成人们的福田。就像莲花生大士以前前往罗刹国时，也留下了很多自己的身像。包括我以前翻译的《钦则益西多吉密传》，他要接近圆寂时留下了“与我相同的身像”[155]。六祖最后留下了这个身像，后来被放在一个寺院里，与他的真身像比起来可能也有一定的缘起。我有时候想：他的真身至今仍然存在，这也是一件非常稀有的事。

师仍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瘗地中。

155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吉祥之日，理塘寺的多阿喇嘛，将塑好的七尊尊者像呈放在尊者面前，虔诚地说道：“请您老发发慈悲，为这七尊塑像开光好吗？”“你最好将它们全都放在一块木板上。”多阿喇嘛忙不迭地连忙照办。谁知尊者见他做完后，竟然怒斥道：“我还没有归西，你就胆敢塑出这么多我的尸体，难道想咒我死不成？”说着，就狠命地将七尊塑像从木板上摔出。令人惊奇的是，七尊塑像被摔后，仍然安然无恙地面对尊者而坐。多阿喇嘛又趁机再三请求：“这些塑像是我的祈祷对境，也是寺院的三宝所依。请您一定要开恩加持它们与您老无别。”“既然这样，那么与我无别的相就站起来吧！”尊者话音刚落，一尊相就霍然而立。大家惊奇之余，连忙恭敬地将它放到桌上。尊者问道：“你果真是与我无二无别吗？”“是的！”塑像响亮地回答。听到尊者与塑像的问答，大家一致称奇，纷纷赞叹不已。尊者又吩咐道：“其他的六尊相就把它销毁扔掉吧！”——《钦则益西多吉密传》

他造完像后，六祖大师为了酬谢他，将自己的法衣（有些人说是以前五祖传下来的法衣，有些人说不是，有两种说法。但从这里来看，应该是五祖传下来的法衣）给了他。结果方辩把法衣切成三块，一块包他自己塑的六祖像，这可能是很小的一块；有一部分方辩禅师自己留下来了；还有一部分用棕毛包起来藏在地里面。

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

相当于我们宁玛巴的伏藏一样，他藏在地下，尔后发愿：以后这块法衣取出来的时候，但愿我也在此地出现，重建寺院。

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

宋嘉祐八年：大家都知道，六祖禅师住世时期是唐高宗时候，公元 638 年 -713 年，六祖活了 75 岁

左右。唐代过后到了宋朝时，“宋嘉祐八年”是公元1063 年，这样比较起来，中间有三百多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中，法衣用棕毛包起来埋在地下。

有僧惟先：时隔三百多年，在宋朝的时候出现方辩的化身惟先法师。

修殿掘地，得衣如新：他在这里修建寺院时，将法衣挖了出来，如同新衣。

一般的物品，没有任何的真空包装，被埋在地里，挖出时不可能是崭新的。我想，宁玛巴的伏藏，当时被莲花生大士藏下来，过后几百年，接近上千年时，后来的伏藏大师把文字和所有的东西取出来，也是非常合理的，这种合理在《六祖坛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表面上看，《六祖坛经》是法海等弟子记录的，那么怎么会记录宋朝以后的事呢？因为他是唐朝的

人，这个地方有个疑问，我在这里也讲一下。我前面已经讲过，《六祖坛经》有很多版本，一个是敦煌本，还有一个叫做惠昕本，惠昕本在日本那边比较兴盛。元朝时还有两版，一个叫做德异本，一个叫做宗宝本。我们现在讲的是宗宝本，是元朝时才编写的，因此宋朝的历史摄在此处也可以。而且这一段文字，我看《大藏经》中是小字，不在正文中，现在翻印的好像都放在了正文中，实际上如果将这一段改为小字注解加在里面也可以。

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

当时六祖的像放在高泉寺，祈祷之后特别灵验，特别有感应，加持非常大。

这里讲到，方辩比丘突然造访，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事例，可能有些科学家不一定承认，但也没办法。这里还讲，实际上六祖是把自己的法衣传给他了，衣

钵相传自此以后算是结束了，它后来变成了地伏藏。我们经常讲莲师的帽子、益西措嘉的法本，几百年以后被伏藏大师取出来，也是非常适合的。你看唐朝时的衣服也藏在地下，而且这个法衣是佛传下来的，已经接近两千年的历史，一般的布能这样保存下来有一定的困难，但这其中有一些微妙的道理。

「无更胜有」

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

有一次，有一个僧人在六祖面前，谈到了卧轮禅师的偈颂。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这个禅师对六祖说，卧轮禅师的偈颂很好。说：

卧轮有本事，他能断除一百个思维。他的伎俩和窍诀是什么呢？就是能断除所有的分别念。他对外面的对境不起任何分别念，菩提的境界日日都在增上。

表面上看起来，哇！这个修行境界很不错。但实际上从禅宗最高的境界来讲，这也不是很高。《五灯会元》中有这样的公案[156]，有一个老太婆供养一个出家僧人，每天中午都给他送饭，供养了二十年。有一天她想：我已经对他供养了二十年，到底他的境界是不是很高呢？然后她就派一个美女去给他送饭，并叮嘱：送完后，你要抱着他，看看他有什么反应。那个女人也比较坏，把饭送完了以后就抱着他，问他有没有什么感觉。那个禅师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他说好像干枯的树木倚靠岩石，寒冬腊月没有什么温暖。表面上看来，好像他的戒律非常清净，对

156《五灯会元·亡名道婆》云：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养了一个俗汉！”遂遣出，烧却庵。

女色一点感觉都没有，按照小乘来讲，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后来她回去告诉老太婆这句话后，老太婆觉得很生气，认为自己供养二十年，结果供养了一个俗汉，然后把和尚赶走了，茅棚放火烧了。这也是从很高的境界来讲的，要求比较高。你看卧轮禅师说，对外面的百种思想一点都不起分别念，我们从表面上看，哇，他很不错，他的窍诀真的很殊胜，我们很羡慕，但六祖不是这么认为的。

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

六祖说：“这个偈颂看来并没有认识心的本性，如果按照这样去做，会更加束缚。”之后用自己的智慧写一偈颂：

“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在胜义中，惠能没有什么窍诀，不断地出现百种思想，所有的思想都是智慧的妙用。对悦意、不悦意的任何对境，起各种各样的分别念。我们说“烦恼即菩提”。阿底峡尊者也曾说，如果一天产生一百个分别念，那么就是一百个法身智慧，所以我们起的分别念越来越多，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菩提的境界可以增长。

但这是禅宗最高的境界，很多人是不是会选择前面的偈颂，觉得没有分别念很好。很多人说：“我修了好多好多年了，一点进步都没有，还有那么多分别念。”也许你真的到了六祖的境界了，分别念越多越好。六祖的伎俩是没有实执心，但这是禅宗最高的境界。所以，禅宗的有些境界与我们密宗非常相同，但是相同之中又有点儿不同，因此有时候我们要学一些非常基础的戒律等，有时候学禅宗、密宗中的一些不可思议的深法。

《六祖坛经》与密宗的思想比较接近，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我要给修完加行的人宣讲密法，《六祖坛经》先暂停一下，去年听过《大幻化网》的少数人，今年也要继续听。山下的学员这边，六年前已经说过，修完加行以后可能会传个密法，但具体事宜，最近相关的人在商量，可能过一段时间要传。《六祖坛经》缘起品暂时告一段落，也许中间要休息一段时间，后面有机会再传下去。

一部法讲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也不要紧，像韩国有个电视剧[157]有一千多集，二十多年以来一直放，但是一直没有放完，好多演员都已经死了，但还没有看到最后一集。所以，我们放六祖的连续片，可能中间还要打几个广告。如果需要，《现观庄严论》还继续讲，还有我去年翻译的《当日百法》，当日瓦的百种教言。有时候要讲比较简单点的教言，不然《现观庄严

157《田园日记》是韩国 MBC 电视台自 1980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2002 年 12 月 29 日播出的农村电视剧，是韩国电视剧史上最长寿的电视剧，总共播出 1088 集。

论》、密法、禅宗都比较难懂，偶尔换一下口味也许好一点，但要观察缘起，好吧！

第 33 课

2014 年 3 月 27 日

下面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前七品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八品，也就是顿渐品。

《六祖坛经》，我简单地在字面上给大家解释，很有可能讲得不好，因为没有上师给我传授过此经，只不过是与大家共同学习，对此，我第一天开讲时也给大家说过。按理来讲，讲法之前应该有上师的亲传，有传承的实修很有必要，而且，在汉地来讲，《六祖坛经》是非常有名的论典，再加上我作为一个藏地的出家人，对这样的禅宗法门很有兴趣，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缘起，依靠种种的因缘聚合，从去年开始，我与大家共同学习。

这不叫真正的传授，因为我没有得过传承，与其他法门有点不同。比如说《当日教言》，我虽然没有得过讲解上的传授，但是至少得过耳传，可以给大家供养。

《六祖坛经》后面部分还比较多，我原本想后面要不要不讲了，因为佛法以念诵传承的方式传授比较好，但是这个法的传承我没有。我后来想，今年上半年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字面上的解释，我会仔细思维里面的内容，真正能参考的讲义不多，在讲的过程中，如果有些地方讲错了、念错了，大家也可以在课堂上举手直接指出。

今天开始讲顿渐品，顿悟法门和渐悟法门，显宗中有顿渐法门，在密宗中也有顿悟和渐悟两种，比如说密宗的大圆满，它是一种顿悟法门，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是逐渐修持的，是渐悟法门，在佛法的传承中，顿渐法门自古以来都有。

顿渐品第八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

时：《六祖坛经》用的是佛经的风格，没有具体说明哪一个年代、哪一个时间。以前我们在讲经时也讲过，有时说“一时”，不同众生有不同接受法的缘起。

祖师居曹溪宝林：六祖惠能大师居住在曹溪，曹溪就是现在的广东宝林那边。

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五祖大师有两个大弟子，一个是神秀大师，一个是惠能大师。此时神秀大师居住在湖北荆南玉泉寺[158]，听说此地是智者大师讲

158 玉泉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祖庭之一。智顗大师创立天台宗，其重要代表著作《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均在玉泉讲演结集，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东土释

天台法门的非常殊胜的圣地。如此说来，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一个在湖北，一个在广东。

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在当时，禅宗的南派和北派，或者说南宗和北宗，非常兴盛，也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人们都称为“南能北秀”。

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南边的惠能大师叫南宗，北方的神秀大师叫北宗，有南北两宗顿渐之分。顿悟法门，就是惠能大师的禅法，一直到现在也比较兴盛；渐悟法门，就是神秀大师的法门。据有些历史记载，两位大师圆寂之后，其他的大德通过辩论，南派逐渐成为正统，北派在中国慢慢衰落了，现在日本兴盛的禅宗法门就是神秀大师传下来的北派。总之，现在的禅宗法门主要是顿悟法门。

六祖惠能大师在世时，唐高宗在位，从唐玄宗一

迦”“九旬谈妙”等佳话。

直到宋徽宗之间，大概四百多年中，是佛教非常鼎盛的时期。虽然在此期间的历史，说法都不尽相同，有很多风风雨雨、兴衰起落的过程，但总体上讲，在任何朝代中，这个时代是佛教的兴盛、辉煌期。此时禅宗在南方和北方形成了南派和北派，禅法非常兴盛。

而学者莫知宗趣：有些学者不知道禅学的究竟意义，他们之间经常出现一些不同的说法，因为有些学顿悟法门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法脉相当殊胜；而有些渐悟法门者，他们也着重强调自己的观点，所以，很多学者并不知道这两者最究竟的意趣，于是众说纷纭。

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师谓众曰：法本一宗：有一次，六祖惠能大师

对整个弟众这样说道：不管是渐派也好，顿派也好，所传授的禅宗法门，实际上从法的对境角度，本体上只有一种，没有两样。就像麦彭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中讲的，大手印、大圆满、大中观、大威德等等，这些法在本体上并无差别。

人有南北：法虽无别，但人有南北之分，这并不是说南方人是顿悟者，北方人是渐悟者。但无论是哪里的人，他们的性格、兴趣，尤其是根基方面完全是不同的，法本身上面，确实大乘法门在大乘法的层面讲没有什么差别。当然，如果说世间法和大乘法，或者世间法和小乘法的本体上，完全没有差别，这个我觉得比较难。比如说大乘佛法与小乘佛法所抉择的法，单是从解脱上面讲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它所抉择的范围不相同。就好比挖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和挖一块特别大的地方，从地的层面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大小不同。或者就像大象足迹里的水与大海的水相比，从

水的本体来讲没有什么差别，不过范围和深度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要一分为二地详细分析。

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的本体是一样的，比如说《妙法莲华经》《金刚经》《楞严经》……众多经典中，惠能大师着重强调《金刚经》，神秀大师读《楞伽经》，他就强调这部经，从法的本体上讲都是可以开悟的，但人的智慧和根基上有所差别。

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什么是顿法、渐法，或者说顿悟、渐悟呢？也可以这么讲，从法的本体上讲，佛陀所宣说的全部都是光明离戏无为法，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人的确有很大差别。

比如说讲《六祖坛经》，从开始到讲完，最后结束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人依靠《六祖坛经》会有不同的感悟，甚至有可能开悟；还有一部分人，不但没有任何开悟，甚至可能从中生各种邪见，之后会

舍弃。人的层次，表面上看好像长相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内心的成熟、前世的因缘，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有些利根者在短短的时间中能学到很多。

我自己独自走路的时候经常会想，法王如意宝去石渠求学六年的时间，回来之后，在我所依止的这么长时间中，经常讲“我在求学的时候……”，他在六年中收获到的佛法和公案，可以引用一辈子。当然，法王那样的大德，他的前世积累了很多佛法，这一点我们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并没有听他常讲自己的前世，偶尔可能会讲一些回忆前世的事，他在莲花生大士座下如何如何，但是大多时候，他会讲，“我在石渠求学六年的过程中，托嘎如意宝是怎么讲的，我学《俱舍论》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学中观的时候，学般若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六年中不要说五部大论，有些懒惰者，加行都修不完。曾经我讲《六中阴》时，很多人

发愿修加行，但去年还没有修完。而法王如意宝，显现上六年中的收获，六年中所得到的佛法，一辈子都可以摄受无量无边的弟子。不过，与他同年的一些懈怠者或者持有邪见者，同样在那里混六年也不一定，他怎样修行恐怕也得不到这种境界。所以，的确有些是利根者，有些是钝根者。我们经常讲的“根”，分信根、慧根、进根等五根，综合来分析也是可以的。

其实在修学过程中，这很重要，现在许多人对佛法的基础知识比较欠缺，所以经常堕于极端，有些人觉得佛法特别特别容易，两三天就马上得到感应，好像吃止痛片一样立竿见影。还有些人觉得高深莫测，一般凡夫人根本得不到，太失望，甚至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像我们这样的人，根本没办法。其实这两种都是极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部分的境界可以得到。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

所长?

然秀之徒众：可是神秀大师的弟子们，因为本就是渐悟者，可能闻思的比较多，学习的也比较多，分别念比较重。

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他们经常讥毁南方惠能大师的宗派，说六祖大师一字不识，不立文字，他们认为“彻究心源，不立文字”这种做法是愚痴、盲目的，是文盲的行为。六祖确实一个字都不认识，表面上看来，好像神秀大师对六祖是很恭敬的，但实际上怎么样也未可知，他的弟众们经常对六祖诋毁。

有何所长：他一个字都不认识，有什么特点和长处？并无所长。经常这样讲。

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

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神秀大师经常给他们这样讲：六祖惠能大师得到不必师父指引的至高无上的智慧，这种智慧所证悟的甚深境界，完全是最上乘的，是禅宗中最高的境界。从他证悟的境界上看，我神秀根本不能与他相比。

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他说：我与惠能二人都是五祖的亲传弟子，但是惠能的证悟境界确实很高。我的师父五祖，亲自把法脉、衣钵传给惠能大师，如果他的境界不高，那难道是白传的吗？不可能。

一切智智的师父，他把自己这么殊胜的法脉传给六祖，说明祖师肯定有密意，不可能一无所知，他把法脉传给完全无法弘扬下去的人，是不可能的事情。

吾恨不能远去亲近：东北人经常说“恨不得”，他是北宗，也说“恨不能”。我遗憾又可惜的是不能去亲近六祖惠能。

惠能大师真在，他也不会亲近的，只不过说说而已，原来他当家的时候……（众笑）

虚受国恩：他说自己虚受国王的恩赐。

神秀大师后来成了国师。我以前讲过，从当时他们弘法利生的事业上看，虽然六祖是证悟者，将来他的法门传得非常好，但当时看来，神秀的弟子是成千上万人，而惠能可能只有一百或一千左右，有很大的差别。从名声上也有很大差别，他曾是个道士，五十岁时到五祖那里去依止、出家，他出家后特别能干，在六年中依止祖师，干得都是打柴、提水等粗活。之后五祖也觉得他很不错，命他当所有弟子们的上座。

六祖刚去时，神秀的地位等各方面都很不错，

在六年中，日日夜夜亲近祖师，令祖师欢喜，他的依止非常成功。后来有一次，五祖不知道有什么密意，让他给自己承侍，承侍之后让他与自己坐在一个坐垫上，但他最后离开了五祖，是哭着离开的。他本来是出家人，之后却以白衣的形象隐藏在荆州。有些历史说，他是因为当时国家的各种国情，或者官方的各种违缘等等，一直隐藏了十几年。他五十岁时来依止五祖，五十六岁时离开了五祖，之后他以白衣形象一直在荆州那一带修行，最后到玉泉寺时，又重现僧相，开始给别人讲经说法。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中间的很多历史比较欠缺。

分析家分析他隐藏的方式，有些说这是禅宗中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因为当时六祖得到法脉之后，期间也是在猎人群中十五年，后来才正式弘法的。

神秀大师真正弘法利生是在七十岁以后，因为当时他所传的法特别殊胜，再加上他的弟众也相当多，

名声就逐渐传到唐朝当时的皇帝武则天的耳中，武则天屡次请神秀大师到皇宫里去讲经说法。刚开始他没有答应，后来还是被迎请到长安，当时皇帝和所有的大臣都在他面前恭敬顶礼，之后他就在皇宫里传授。

他曾多次想要离开皇宫，特别向往以前在玉泉寺等殊胜地方，在石头上搭茅棚的生活，对皇宫里的很多生活方式都不习惯。他说“虚受国恩”，其实也不是，前面他说在玉泉寺，后面又似乎在皇宫，也许他中间放假时回到玉泉寺，之后又回到皇宫去。（众笑）

他当时被誉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他是西京和东京的法主，西京是西安或者说长安，东京是洛阳，他是两个国京的法主。“三帝”是指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武则天当了十六年皇帝，后来将皇位传给唐中宗和唐睿宗，所以他是三个皇帝的国师。最后圆寂时是一百多岁，圆寂的时候，在长安参加法会的人有数十万之多，当时皇帝为了报答他的法恩，建

了三大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荆州，一个在他出生的地方，有这样的说法。

从这方面讲，当时六祖惠能大师可能没有这么出名，后面还会讲到六祖也受到皇帝的迎请，这些我今天不说，否则就像有些人饿的时候，饭没有来就先把菜吃了，这样不好。

当时他怎么说的呢？一方面说自己现在人老了，不知道他那时是七十还是八十岁了；另一方面，可能国王这边比较难请假，虽然在他面前得法的时候很恭敬，但是平时可能也有一些约束，这样的话，就不能去了。

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因为弟子们经常讥毁六祖的法，他是为了中间的和合团结而令弟子们去的。另外，他也觉得自己的有些弟子在开悟方面好像不足，只是在理论和次第法门方面还比较不

错。因此他要求：你们不要待在这里，应该到曹溪六祖惠能大师那里进行参访和禅修。他就把自己的有些弟子介绍到曹溪了，可能有部分的人去了。

「**志诚的公案**」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神秀大师的门人中，有一个叫做志诚的弟子。有一天，神秀把他唤过来，跟他说话。

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你非常有智慧，很聪明，信心也不错，人格稳重，平时做事比较可靠，各方面比较好，尤其是应该保密的事情也会保守秘密。所以，你到曹溪六祖惠能大师那里去听法，

你是我派的，也是为我而去的。

若有所闻，尽心记取：你在六祖惠能那里，如果听到一些佛法，你一定要尽心尽力地把它记下来，如果有个录音笔也带上。（众笑）

曾经我们汉经堂里，只有大概二三十个人，我传法的时候，桌子上全是录音机，现在一个都没有，挺好的，现在人的记性更好了。

还为吾说：回来之后如理如是、一字不漏地全部给我言说。

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当时志诚遵照命令依教奉行，到了曹溪。到曹溪之后，他随着其他弟众一起在六祖惠能大师的众会中听法。

不言来处：但听课的过程中没有告诉别人自己的经历，他是师父特意派来的，所以他也不太方便说。

也许师父还给他一些其他的教言，一般不同师传的弟子，各种语言传来传去的比较多，所以他就没有说什么，只是听课。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

也许是旁边的人说了，好像志诚是神秀那边派来的，也许确实是六祖自己以神通知道的，但不管怎样，祖师在课堂上说：“今天我们这个群体中，有个别人信心不清净，专门来盗法，潜伏在人群之中。”

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志诚被发现了，特别担心、羞愧，马上到六祖惠能大师跟前顶礼膜拜。并且把具体事情的经过等详细情况，全部如理如是地向祖师陈述。

他可能说：我是师父派来的，到您这里来听一点课，他人老了，不能来，让我把您的话全部记录下

来……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祖师显现上不高兴：你既然是从玉泉寺来的，那肯定是细作。

细作：一般指间谍或特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卧底，探索和了解一些秘密情况的人。

其实上师之间不存在什么卧底或者间谍，又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但是他在显现上说：你是从玉泉寺来的，那应该是间谍。

对曰：“不是！”

师曰：“何得不是？”

志诚说：“我肯定不是间谍，肯定不是特务。”

六祖大师问：“怎么不是？你有什么理由不是？”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他回答说：“刚才如果我没有说我是从玉泉寺来的，没有说我是神秀大师派来的，我很可能是间谍，但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哪有一个间谍把自己所有的情况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与祖师一番辩论之后，祖师马上就转话题了。那天有一个记者问我一些敏感的问题，我给他回答的过程中逐渐说到其他问题上，然后他说：“好，你已经成功地转移话题了（众笑）。”此处六祖大师也成功地转了话题，他是间谍的事情就没再追问。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

祖师说：“你的师父神秀大师为众生宣说什么法

门，怎样给众生说法，或者说怎样开示、利众的？”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净，长坐不卧。”

志诚答曰：“神秀大师宣说佛法来指引众生，他引导众生主要分两点，‘住心观净’和‘长坐不卧’。”

住心观净：将这颗心安住下来，观清净，远离一切分别杂乱和染污。神秀大师在其他的禅宗典籍，比如说《传灯录》中，也主要讲观心。安住这颗心，观清净，在我们看来，这是很高的境界。

长坐不卧：他修行非常好，他自己也是长坐不卧、夜不倒单，像十二头陀行里所讲的一样，晚上也一直端坐。

身体上“长坐不卧”，心性上“住心观净”，他的修法主要是这两个，他弘扬的佛法是让大家参禅，

而且身体也不要整天东奔西跑。神秀大师主要弘扬这样的禅修法门，大家要记住。

这时六祖惠能大师显现上开始驳斥他的观点。

师曰：“住心观净，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

住心观净，是病非禅：住心观净是一种病态，天天都观这颗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孤独症、自闭症，不是真正的禅，单是观心，观一切都是清净的，这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

长坐拘身，于理何益：身体长久地坐着，这是一种束缚，对认识心的本体之理，有什么用呢？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些只是身体的一种勤作，分别心的一种扰乱，此二者对证悟心性上没有什么意义。

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听吾偈曰：不如你听我讲一个偈颂。

六祖惠能虽然不识字，但他却讲出了这样的偈颂。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他说：其实坐禅，身体上的勤作并不是很重要，如果身体上不卧即是禅修，那很多人经常都在禅修了，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坐着，不会卧下去，所以，长坐不卧没有什么了不得，死了以后会躺下去，不会坐了。这两者都是堕入边的戏论姿态。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这两种都是一具臭骨头的形式罢了，怎么会立为功德或立为功课？

“啊，我的上师很了不起，他天天都坐着。”

“人没死之前天天都会坐着，人死了以后，任何人都会卧下去，所以，坐和卧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个骨架的形态罢了，真正认识心性，并不是这样。”

真正的禅，在心上安立很重要。“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以前也讲过，行住坐卧都在光明中，这是很高的境界，我们初学者现在还达不到，所以，身体肯定要居住在一个比较寂静的地方，而且粗大的动作对自己心性安住会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六祖那样的人，就像我们大圆满的很多瑜伽士一样，醒也是觉性，睡也在觉悟中，行住坐卧一切都在光明的境界中。在他的境界中，不用坐毗卢七法，大圆满的很多境界，到最后时，一切行为都要舍弃。禅宗也是如此，像六祖惠能有这等境界，所有的

参禅、念咒这些都是戏论，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但是在显现上，他以比较高的层次来遮破。

其实闻思很重要，比如我们学大圆满的阿底瑜伽时经常说，下八乘全是歧途，全是没有用的乘，在这种境界中的确是这样，但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之前，渐悟法门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时想，在汉地来讲，顿悟法门兴盛，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非常好，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渐悟法门，如果神秀的这个法门一直弘扬到现在的话，可能对很多人取舍因果、恭敬三宝和认识前世今生的正见方面，有很大的帮助。现在大多数人是否全是顿悟法门者呢？很难说。人人都很希望自己像六祖大师一样，或者我们密宗中的嘎绕多吉那样，一安住就认识自己心的本来面目。很多人虽有这样的希望，但实际上，自己无始以来的业力很深重，即生中的戏论、分别、执著也越来越严重，这时，虽然法很殊胜，但是

法与自身相应，还有一定的距离。

六祖安住在这种境界中说，长坐不卧不一定很重要。本来神秀派志诚去，是为得一点法回来，结果志诚听了六祖惠能大师的法后，都不回去了，所以，有些上师在抉择上也是会犯一些错误。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

志诚再次礼拜后说道：“我在神秀大师那里已经学道九年了，并且得到了他的认可，这次是他秘密地派我到您面前求法，可是我毫不隐瞒地说，在他面前九年，没有彻悟。而今天和尚您老人家这样一说，好像我确实已经相应法门了，认识了自己心的本来面目。对弟子来讲，生死大事最为重要，我以后一定要亲近您、依止您，慈悲的祖师能不能再给我传更深、

更好、更妙、更玄的法门！”

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我听说你的师父神秀大师，经常给别人传讲戒定慧三学的法门，不知道你师父说的戒定慧三学的行相如何，你给我说说看。

《现观庄严论》里经常讲行相、所缘、对境，有不同的分析。他这里说：你的师父经常讲戒定慧三学，但不知道你的师父所说的戒定慧三学的行相是怎么解释的，你知不知道呢？你给我说一下，我看看你师父的境界怎么样。

志诚本来就是一个特务，所以他肯定会说的。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

法诲人？”

诚曰：秀大师说：志诚说，神秀大师确实经常给别人宣讲戒定慧三学。

戒定慧三学的行相，志诚学得不错，他在神秀大师面前得到的知识还能记得住，问他问题时，他并没有马上翻自己的笔记本，也没有说：“噢，师父是讲过戒定慧三学，但我忘了。当时怎么讲的？好像戒戒戒……定慧三学，忘了，不好意思。”他没有这么说，他说“诸恶莫作名为戒”。

诸恶莫作名为戒：这是一个新知识，大家应该记住。我原来说过“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可以从小乘、大乘、密乘三个方面来讲，我有一次给道友们讲《入行论》还是什么法时也这样讲过。但他在这里讲“诸恶莫作”，是说小乘中一切十不善业、五无间罪等等，这些恶业都不能做，这是一

个基本的戒律。恶行不做，心制止恶行，这是戒学。

诸善奉行名为慧：要行持一切善法，必定需要智慧，所以，十善、禅定、发菩提心这些善法，从善方面讲，严禁恶行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菩萨戒中有这三种戒，此处讲的一样，“诸善奉行”讲的是慧学。

自净其意名为定：如果所有的恶业都不做，又行持善法的话，这是一种禅定。也就是说：自己的心得以调伏，自己的心得以清净的话，这叫做“定”。

彼说如此：神秀大师对三学的行相是这样讲的。

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志诚还是比较厉害的，他说：“我的师父是这样讲的，但不知道六祖惠能大师您老人家以什么样的佛法来教诲别人。您刚才一直问我的师父是怎么做的，那您老人家自己是怎么做的呢？您可不可以给我讲一下，不过我有点害怕。”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

祖师说：“如果我说法或者人存在，那我的的确确欺骗了你。”

因为在真实的禅宗境界中，所传的法没有，传授的对境——人和众生也不存在，如果我说法和人全部都存在，那不仅是我欺诳了你，而且所有的十方诸佛去寻找，也是没办法找到的。

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

只不过是为了随顺众生，依靠各种各样的方便方法，解开众生心里的执著和束缚，我只能假用一个名称叫做“三昧”。

三昧：可以说是法门或者禅定。六祖度化众生的方法是什么呢？在胜义中一切都不存在，世俗中应机施教，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业和烦恼的束缚，依靠种

种方法解开，只是给它一个假名，立名为“三昧”。其实“三昧”在我们藏文中是“ཏིང་ངེ་འཛིན”，汉文中讲“三摩地”，鸠摩罗什和唐玄奘，有的译为“三摩地”，有的译为“三昧地”，有不同的说法。《月灯三昧经》其实就是《三摩地王经》，所以它这里的“三昧”，有禅定的意思，也有法的意思，可能在不同地方，“三昧”有不同的叫法，它其实是梵语。

| 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祖师说：你的师父神秀所说的戒定慧，解释得很好，这种解释方法不可思议。

这一点六祖还是认可的，所以，以后别人问我们：“‘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什么意思”？“就是戒定慧三学”，我们就这样回答。“这

是谁说的？”“神秀大师说的，六祖大师认可的。”

吾所见戒定慧又别：之后六祖说：“我虽然认可，但是我的见解可能比这个高一点。”

我们也经常说，这是显宗的观点，但是大圆满的见解更高一筹，因此有时候也不得不说自己的境界。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

志诚说：“戒定慧不是只有一种意思吗，哪有更高、更深的见解？没有吧。”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

祖师说：“你师父说的戒定慧三学对应‘诸恶莫作’等，这种解释方法是接引大乘人的一种方法，而我以下所讲到的戒定慧三学的方法，是接引最上乘的

根基更高的人。”

悟解不同，见有迟疾；

只不过是悟解之人的根基和层次不同，他的见解，有些比较快，有些比较慢。

汝听吾说，与彼同否?

你听听我的说法，与你师父的说法是不是相同？

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

我的说法其实是不离自性，一旦离开了自性，这叫做相法，是世俗法，他的自性常常被障碍染污。

这种说法的确与我们密宗中的有些说法相似。其实，六祖惠能大师的《坛经》与密宗的大圆满本来

清净，这两者结合起来，很多内容可以类推。如果在此处能解释的问题，在密法中也可以解释，如果有个别人对密法有成见，认为密法里所说的很多都不对的话，如果你对禅宗有信心，很好地接受禅宗，然后在密宗中套用，应该没有问题。

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

我们应该知道：一切万法都是从自性中出，归于本性，这很重要。

是真戒定慧法，

这是真正的戒定慧。

“你们神秀大师的戒定慧，从总体上讲很不错，他也是个很好的上师，但是在有些境界上，可能的确不如我。”志诚如果把六祖的这些话告诉神秀，可能神秀不会高兴。他不是专门来听课的吗？要一字不漏

地全部记录下来，他肯定已经有录音笔了。

六祖大师戒定慧三学的解释方法是怎么讲的呢？

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这个很重要。

心地无非自性戒：他说：自心本来没有任何过失，没有恶，没有执著，没有戏论，这叫做“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自心没有无明，没有愚痴，没有任何执著和戏论，这就是“自性慧”。我们慢慢思维其中的意义，与神秀大师解释的戒定慧相比，确实

超越了。

心地无乱自性定：自心没有任何散乱，一心不乱，最终一切染污都没有，连细微的所知障也没有，这叫做“自性定”。

这就是戒定慧三学的定义。

不增不减自金刚：神秀讲“住心观净，长坐不卧”，六祖的意思是“不增不减自金刚”，心是什么样呢？清净和不清净，安住和不安住都没有，都不增不减，这就是“自金刚”，也是我们常讲的“自然本智”。因为金刚能毁坏一切，但是任何事物没办法毁坏它，因此真正的自然本智，它并不是清净或不清净，安住或不安住。这是对神秀长期弘扬的心法所作的回答。

身来身去本三昧：神秀说“长坐不卧”，但实际上真正在本性中，我们的身体，来也好，去也好，坐

也好，卧也好，走也好……一切行为都在本来的三摩地中，本来的法性中。在最高的境界中，你笑也好，哭也好，都没有什么差别。黑色也好，白色也好，磕头也好，打架也好，一切行为都在等净无二的坛城中，所以说“身来身去本三昧”。这是对神秀很好的回答，我也觉得六祖的境界超越了前面的说法。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志诚闻偈之后，悔过谢恩，也呈上了一首偈。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我们五蕴假合的身体本来都是幻化的，因为是幻化，所以不是最究竟的，最究竟的连幻化也不存在。这是他对“长坐不卧”的回答，是自己的认可和感悟，他也觉得幻化的身体本来

不是实有的，最后这样幻化的身体，坐也好，卧也好，这在究竟实相中并不究竟，这是他自己的认可。

他们两个开始一起驳神秀大师。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我们的心真正已经入于真如，或者说入于本来清净、本来平等的大空性，这样的话，一切的法最后“还不净”。神秀说的“住心观净”，心安住，观清净，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法，它还是处于不清净，它还是属于一种戏论的法。所以，真正回归真如的时候，所谓的清净、不清净，安住、不安住，光明、空性，全部都没有了，这是禅宗最妙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身体的“长坐不卧”，心的“住心观净”，都不需要，所有的分别念都是法身的境界，所有的行为都是坛城的妙用。

师然之。

六祖也已经认可了。

他也高兴地说：“嗯，对对对，就是这样。”

第 34 课

2014 年 4 月 1 日

志诚对戒定慧三学的领悟，在六祖面前做了开悟方面的印证，祖师已经认可了他。

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

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六祖对志诚又说：你的师父，他所传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此三分别讲的戒定慧三学，是针对佛陀初转法轮时众生的根基，只从一个层面了解戒定慧三学，相当于对小乘或者根基比较低劣的人讲

的。现在大多数人，可能一谈到佛教，行持善法，断除恶行，这样的境界大家都会认可，这是劝小根者行持的。

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六祖自己所讲的戒定慧三学，不缘空性来摄持，再讲深一点，以光明来摄持，一般的小根者无法接受，只有禅宗不共根基的人可以了知。所以，六祖说，“我的戒定慧三学的解释方法，是对大根者说的。”其实我们学《坛经》时不难发现，很多关于密法和大乘的道理讲得非常好。六祖是不识字的一位大成就者，他所宣说的论典，令人非常惊讶。显而易见，很多人虽然文凭不错，知识储备很丰富，但是可能只有在字面上滑，而真正内心的领悟和对佛教教义的认知深度，绝对没有像他那样。

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如果真的了悟万法的自性，在这样的自性见解中，果位的菩提涅槃没办法建立，无破也无立。如果果位的

安立都没有，那么能建立果位的解脱正见，所谓的人无我、法无我，抉择空性的推理和修行，这些都无法得到。在我们自性上当下所有的果菩提都圆满的话，能抉择它的正见怎么会得到呢？

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

如果通过抉择或开悟，已经获得了一无所得的般若无缘境界，那时可以建立万法。在世俗中如虚幻般的万法可以得到，就像中观里讲的一样，空性中也可以差别种种显现。若能了解这样的意义，就可以称之为佛身，也可以叫做胜义谛，还可以叫做菩提涅槃或解脱知见，等等。

麦彭仁波切在相关论典中也讲，如来藏、光明、明空无二、大乐不坏明点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在不同的经典和续部中有不同的名称而已。

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什么是见性？禅宗经常说“明心见性”，但真正的见性之人，在他的见解上、修行上、行为上一无所得，立也得不到，不立也得不到，破立都没有。

《定解宝灯论》中也讲，破和立都要遮止，真实义中一切破立都没有。

去来自由，无滞无碍：一切的来去都自在，“亦如日月不住空”，对获得这种境界的菩萨来讲，他生也好，死也好，来去都是自由的，他在六道中，去来没有任何阻碍。

应用随作：他做任何事情都随缘、随意，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世间人不但来去没有自由，做很多

事情也不能成功。现在很多世间人，这个工作推进不下去，那个工作没有进展，很多人特别挂碍、特别执著，到一定的时候，好像对人生也无可奈何，最后走投无路时，就从高楼大厦上面跳下去了，很多大学生也跳，领导也跳，因此高楼大厦对现在人来讲，是去往“净土”的最好途径。

但实际上，真正的见性者，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随缘，运用自如，没有什么执著，比如说他今天所做的事情，能成功，他欢欢喜喜，即使没有成功，他也不会伤心欲绝，一个菩萨，更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做成而自尽。

菩萨应该没有自杀的吧？如果有，肯定就不是菩萨了，自杀的都是凡夫人，在显现上菩萨有没有自杀的我不知道，好像在佛菩萨的传记中，从来都没有。

应语随答：不管是任何问题，面对采访，凡夫人

恐怕都特别不自在，觉得好像自己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万一说错了怎么办？因为有一个我执在作怪，如果没有我执这种阻碍，说什么都可以，作为菩萨，对世间中的一切苦乐显现都非常随意、自在。

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在世间中，他会显现各种各样的化身，就像波涛没有离开过大海一样，他没有离开过自性。

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漏尽通等五通，自由自在，并且在世间中无有执著，没有把它当真，而是像玩游戏一样，一切都当作游玩的现象，这就是真正的见性者。很多人自认为自己是明心见性者，但是他遇到一些事情时，有自相的烦恼，这样的人确实不一定是见性者。

原来我们学院里有一个老乡，有一次到我这里来，哭诉他家里发生的事情，说他与敌人之间的事

时，边伤心边哭。我身边有一个堪布，那时他身体比较好，他听了一会儿说：“唉，这些可怜的世间人，他们怎么会如此执著啊！太可怜了！”后来他自己心脏不舒服，也有点儿心情不好，我对另外一个堪布说：“唉，这个堪布如此执著啊！太可怜了！”后来他显现上哭起来了。

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确实很可怜，本来不应该执著的东西却特别特别执著，我们自身没有遇到痛苦，没有遇到伤心事的时候，看别人好像修得很差，没有境界，觉得怎么会这样哭？怎么会那样执著？但是一旦这个问题落到自己头上时，如果没有一定的修行境界，可能自己也同样会将游戏执著为真实，会哭、会伤心，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产生。

所以，我们应该内观自己的修行。快乐时，修行人应该怎么做，可能大家都说得来，但是当你真的痛苦了，尤其是遇到了特别不如意的事情时，看你能不

能淡定、镇定，这时要靠自己的境界。我们不能说大话啊！有些人自认为自己是见性者，到处说“我已经通达了什么什么”，但自己要再三观察，如果见到了心的本性，那临死之前也会继续积累资粮，自己也有把握，不会堕入恶趣的。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

志诚再问师父：“刚才前面不是说‘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吗，那么不立的意义是什么呢？”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什么是不立呢？不立的意思就是说，心的本

性，一切万法的自性，本来都是“无非、无痴、无乱”的。

无非：没有不净和过失等，这就是戒定慧里的戒藏。

无痴：自性中没有愚痴、无明，这就是智慧。

无乱：自性中没有散乱、沉掉，这就是戒定慧里的定。

念念般若观照：自性中没有戒定慧的违品，念念都在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般若境界中。

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常常远离一切有相的相，这样的境界中，来去、生死都自由自在，一切苦和乐对他来讲是无利无害、自由自在的，上下或者纵横都能得到。白和黑也好，上和下也好，前和后也好，对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来讲，纵横完全平衡的

话非常困难，大小没办法平等，上下也很难平等。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是不公平、不平衡、不平等，不快乐的因缘全部都因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心的本性，真正认识到心的本性时，哪里有不平？全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并不是我眼睛看到的平等，或者我心里所谓的虚假的一个平等，真正平等的境界，我已经自己得到。

有何可立：这时有什么可立的呢？我们所谓的“立”，都是用分别念来立的。其实禅宗的很多道理，非常适合用大圆满的《法界宝藏论》或者《实相宝藏论》的见解来摄持，禅宗里个别的词语没用大圆满的教义来解释的话，恐怕也比较难。所以，这次我虽然没有《六祖坛经》的传承，但是我觉得，如果它与宁玛巴无上密法大圆满的见解相结合，很多地方都是不谋而合。

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自性自

悟”，可以说是一念顿悟、一闻千悟。当你内观时，自己可以顿然开悟，那时一切的修行自然而然圆满。在这种境界中，没有所谓的前行、正行、后行，或者生圆次第，或者通过因明、中观推理观察，这些都不需要。

不要说像禅宗或者密法的根基，中观应成派的利根者，当下就可以破除一切相，破除一切虚妄相时，一切不立。**所以不立一切法**。

诸法寂灭，有何次第：《中观根本慧论》里也直接抉择一切万法，直断，本来清净中也是直断，当下断开。在真正的本性中，不需要任何次第法门。当然，这种根基的人为数不多，但是有没有呢？肯定有。因为不需要弯弯曲曲的路，他就直接有能力爬到山顶去，直路上去也完全可以。

现在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对大圆满的直断非

常有信心，只不过有些上师担心，基础没有闻到，就直接给他传授，效果不是很好。但完全依靠信心而自己领悟的现象非常多，禅宗就是如此。这种境界面前没有次第，禅宗没有次第的原因在这里，六祖的不共特点也在这里。

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

志诚开始对祖师顶礼膜拜，发愿一辈子当他的侍者。本来他的师父派他来得法，结果他都不走了，一直日日夜夜不懈怠，而且是当非常精进的侍者，不是懈怠的侍者。

有些上师很勤快，侍者特别懈怠，天天都是上师叫他起床，“你快起来，快起来。”弟子却说：“不行，我还要再睡一会儿，我昨晚上身体不好，我再睡一会儿，睡两个小时可不可以啊？”不能这样。当然，上师们的显现不同，当时神秀让他去，也不一

定真的是需要他从六祖那里得个传承，通过这种方式，他可能愿意去，如果没有这样说，他不一定去。因此当时让他去的目的，不一定是要依靠他来为自己得法，如果依靠其他人去得传承，我想神秀大师不一定愿意，不一定需要。所以，神秀当时也是为了度化他，让他到六祖那里去的。

「僧人志彻的公案」

下面讲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

僧人志彻，江西人，俗姓张，名字叫行昌，少年时做维护正义的侠客。

好像以前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小说中也常这样讲，比如他为了保护官员、僧人，不惜自己的一

切，全力以赴做有意义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人。

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

自从南宗和北宗两大派分化之后，整个禅宗的教义已经变成了南宗和北宗这两大宗派，一个是渐次者的宗派，一个是顿悟者的宗派，这两个教主、大师之间，虽然彼此没有竞争和矛盾，但他们的弟子或教徒们，互相都有攀比，各种竞争，也产生爱憎。

自古以来，各大教派真正的高僧大德们是没有矛盾的，但是下面没有懂得如来密意的人，有很多分歧，争执不息，最后也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教主、上师们的密意同体，教徒们不知道上师们教派的密意，私下争来争去，造成非常大的分歧。其实这样的分歧、争论，如果是世间人可能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希望佛教徒不能缘自己的上师和教派，花大量的时

间说过失，这样不合理。

我们一方面应该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闻思修行，这是短暂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我们应该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将佛法如意宝、佛法甘露与有缘的众生分享，在这方面下功夫。如果我们要说话、做事，应该将大量的时间用在这里，但可惜的是，现在末法时代，尤其是佛教不太兴盛的大城市，在佛教的教育方面去探讨、辩论和互相了解的人并不多，而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些把佛教当作商品来买卖，有些把佛教当作奢侈品，有些把佛教中传教的上师们，当作私有财产，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争论和分歧，这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佛陀在《大宝积经》里已经讲过，“戏论诤论处，多起诸烦恼，智者应远离，当去百由旬。”因此，有戏论和争论的地方，真正的修行人不一定会待在那里，作为智者，应该会远离的。远离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城市里，上师之间，道友之间，或者上师与道友之间的争论、矛盾，个人没有必要参与，最好是远离，远离一百由旬以外，去听也听不到的地方，这是很合理的。

如果我们没有特殊的必要，大家应该以和合为主，否则，现在末法时代，每个上师都有自己所谓的道场、中心、寺院，然后把弟子分成我的弟子、他的弟子，弟子们争来争去，这样徒生很多是非，该弘扬的佛法不弘扬，不该说的是非一直传来传去。有些个别的上师们，不管是真正的自相烦恼也好，显现也好，可能会有的，但主要的，教主之间本来没有争论，教徒却产生了各种憎爱、贪嗔。

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

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这时，北宗门人认为他们的秀大师才是第六祖，虽然没有得到衣钵的传承，但是他们自行推立。因为当时神秀的威望、眷属等各方面的能力，可以堪称禅宗一代祖师，因此他的弟子们都如是认为。

其实，弟子对上师过于赞叹，不是很合理，以后不管是哪一派的行人，对自己上师的赞叹，最好不要夸大其词，你根本没有亲见，不要用其他的故事加在自己的上师身上，你看到老鹰飞的故事，认为上师也拿着披单飞来飞去；看到老虎跳的故事，认为自己的上师也会跳得很远，从山这边跳到那边去了。把其他的故事安立在自己的上师身上，如果他没有这些功德，反而会对他的事业造成障碍。

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当时秀大师的弟子们把他当作六祖，他们特别忌惮那些说五祖把衣钵传给惠能的人，特别担心这件事情天下人皆知。

乃嘱行昌来刺师：他们特意嘱咐张行昌，来刺杀六祖大师。

师心通，预知其事：六祖大师本来就有他心通。但就此事而言，他是因为他心通而知呢，还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而做了准备不得而知，可能有各种情况吧。也许他真的有他心通，也许他觉得应该随时做好准备，不然可能有点危险，各方面的信息不太妙，所以，他可能预知迟早会发生这件事情。

即置金十两于座间：他即准备了十两黄金，放在自己的床边，随时等待着。

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有一天晚上，张行昌入于六祖大师的屋室里面，准备杀死六祖大师。六祖大师的确是大成就者，他伸

出自己的脖子靠近他，让他砍，行昌挥舞宝剑砍了三下，但是丝毫也没有损害到祖师。

乐行王的儿子曾用剑砍龙猛菩萨的头，结果龙猛菩萨说：“我用刀砍人的异熟业早已清净，如果你真的想杀我，我以前割草时杀虫的业还没有清净，所以，你用吉祥草来割，也许会断掉我的头。”就像这个一样，他当时用宝剑怎样砍都没能砍伤六祖。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

正剑不邪，邪剑不正：此处用剑来说明，正的邪不了，邪的也正不了，真理永远都是纯净的。所以，他想用剑来杀害六祖是不能成功的；用“邪剑”，也不可能伤害到真正的大德。意思是，纯净没办法染污，而染污也不能变成清净，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对此，我看了一下其他前辈大德们的讲解，都基本上没有解释。以我的理解，当时六祖大师是真正的传人，他们想通过宝剑把真正的传人杀掉，让不是真正的衣钵传人，也就是秀大师作为六祖。但其实正剑不可能邪，而邪剑也不可能变成正。秀大师当六祖是不现实的，六祖有他度化众生的因缘，这是无法用宝剑来革掉的，这其中有很多甚深的意义。

只负汝金，不负汝命：六祖说，我只对你有金钱的负债，我欠你黄金，而不欠你的命。可能六祖的前世对行昌有金钱的亏欠，需要还债，但是没有命债。所以，宝剑没有将六祖砍伤，而且后来六祖是通过黄金把他打发的。

行昌惊仆，久而方苏，

行昌很害怕，因为当时他砍了三次也没能砍断，特别惊慌，倒在地上，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求哀悔过，即愿出家。

醒过来之后，他就开始忏悔，他说自己想在祖师面前当一个出家人。

这是什么人！来杀祖师，还想当出家人。

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

师遂与金：本来他拿着宝剑准备砍祖师的头，砍了三下没有砍掉，他还想出家。祖师很慈悲，把十两黄金都给了他，他已经发财了。

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祖师说：你现在暂时离开，因为我的弟子们特别爱我，如果这件事情被他们发现，我担心他们会把你杀死。你虽然没有砍掉我的头，但你自己的头恐怕有点危险，你的宝剑砍你的头可能比较容易，你还是暂时离开这里吧。

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易形而来”是改变一种形象再来。“你现在是在家人，是拿着宝剑的凶手，以后你变成一个非常慈悲的穿着袈裟的光光头，这样易形而来，我可以摄受你。”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其实六祖大师确实悲心很重，我们也可以反观自己，我刚才在家看书时也在想，如果别人准备杀我，之后不杀了，要出家的话，我的态度是什么样？肯定很不好，你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像我一样。我们与六祖的境界还是相差得比较远。

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行昌听到六祖的指示之后，当天晚上已经离开了，到其他地方去剃头，现出家相，并且受具足戒，修行也非常认真。

有时候人会扮演各种角色，拿着宝剑准备杀六祖，没有成功，又跑到别的地方去出家、修净戒，而且他后来变为成就者、开悟者。大家以前在家没学佛时的有些罪业，通过佛门来好好忏悔，也有清净之日，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指示。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

有一天，行昌想起了六祖的教言，六祖当时说：你暂时离开，以后改形而来。然后他就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六祖这里，进行顶礼。

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

祖师说：“我特别想你，等了很长时间，你怎么来得那么晚呢？”

六祖还可以哦。（众笑）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

张行昌现在是个出家人了，不知道他的法名是什么。他说：“以前我对和尚做得特别过分，您原谅了我的罪行，非常感谢您。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现了出家相来到您面前。出家之后虽受苦行，但是怎样苦行也难以报答您的恩德。当时确实因为无明愚痴而准备杀您，但后来自己懂得了一些佛教的道理之后，觉得您的恩德特别特别大。那么我现在能报答您恩德的方法，唯有传授佛法、度化众生。”

行昌的悟性比较高，我们上师如意宝见到麦彭仁波切的时候，仁波切也说，真正报答上师的恩德，唯一的方法就是传法和度化众生。其实我们后学者，在自己的生命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上师，这些上师们对我们的恩德，用金钱、财富或者通过身体的承侍，都不一定能报得了。当然，有些人通过对上师的利生

事业做贡献，这是对上师报答恩德最好的方法。这里也是这样讲的，“其惟传法度生乎”。我们以后也应该这样想。

他当时特别感恩六祖，六祖对他不但没有舍弃，而且还开许并加持他来到这里。但是这时如果被弟子们发现，他的处境还是会比较危险，因为他之前的行为特别可怕。

好像《六祖坛经》另外一个注释里，也引用了佛经的教证：“若不传法利众生，毕竟无能申报者。”如果没有传授佛法、利益众生，对佛的恩德和上师的恩德，我们都没有办法报答。

我原来作《想念上师》这首歌时，后面主要是自己内心中的想法，因为上师现在已经不在身边，我现在想要报答上师的恩德，再怎么样也是没办法的，在我的生命中，虽然有很多很多的恩人，但是所有的

恩人中，上师给我的法恩，是乃至生生世世都有价值的，其他的很多知识也好、财物也好，只是短暂的几年或几十年的利益。因此歌词中也表明了内心的感悟和呼唤。

我们平时能通过佛法来利益众生，这对众生来讲更重要，其他金钱的利益也好，地位的利益也好，或者平时有些人特别伤心时，给他说两句安慰的语言，他都会感慨：“啊，对我利益特别大，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对我说过一句安慰的语言。”但这也只是暂时止痛而已，真正的利益是用佛法来利益，这非常重要。

《佛本行经》[159] 中说：“传佛之典籍，最利益于世，受者蒙大庆，润及一切生。”传授佛的典籍利益

159《佛本行经》：佛教典籍。又名《佛所行赞》《佛所行赞经传》《佛所行赞经》《佛本行赞经》《佛所行赞传》。古印度马鸣著，北凉昙无谶译。5 卷。叙述释迦牟尼一生事迹，把宗教故事、宗教理义用诗歌形式巧妙地表达出来，在印度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汉译异本有南朝宋宝云的译本，7 卷；另有藏译本，内容与汉译大致相同。此外还有梵文残本传世。1893 年初次刊行。现已有现代汉语译本。

最大，它的接受者也蒙受最大的利益，不是暂时心里的一种快乐，而且它永远滋润一切生命。

乃至有生之年中，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和缘分都不相同，有些人确实有弘法利生非常广大的因缘，有些人不一定有。但总的来讲，在我们的生命里，短暂的时间中，哪怕对一个人有一点点利益的话，这也非常有必要。我们在坐车的过程中，旁边的人从来不信仰佛教，让他念一句“嗡玛呢呗美吽”，这也是一种度化众生的方法。但这需要一种善巧方便，我们也不能看到谁都让他学佛，有个别人看到谁都说：“啊，你学佛，你学佛。”全部拉来，这也不合理，需要一种途径，不然，我们佛教徒太过于拉拢人也不是很好。

有些人认为，闻思和修行很重要，闻思和修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经常对这里的发心人员讲，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现在这个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中，我们大乘佛教徒全部都只管自

己的修行，可能很多弘法利生的机会就没有了，保护佛法、利益众生的许多机缘，我们在电脑上、网络上稍微动一动指头，有成千上万个人会得到佛教的利益，我想，这种利益，在以前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多少个时代中，千百万劫中，恐怕不一定能达到。现在是特别特殊的幻化世界，在这个幻化世界中，我们用佛法来饶益，在某种范围内，确实超越了我们独自的修行。

《地藏十轮经》中讲过：“千俱胝劫中，智者勤修定，所生胜觉慧，不如护我法。”在千百万劫中，有些智者修行禅定，他所产生的觉智和功德，根本不如短暂的时间中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我们护持、弘扬或者传播佛法，现在有特别好的方便方法。有时候我觉得：我身边的有些发心人员特别辛苦，但我有时候又想：只要能利益众生，他们辛苦一点值得，我辛苦一点也值得。因此，五六年前

的一些光盘、法本，现在打开一看，哇！不管怎样，确实这里面所讲的都是纯正的佛法，这些佛法如果让愚昧的众生看到，会对他的身心、对他的生活有所改变，这就是我获得人身的核心价值！

现在世间上经常讲人生的核心价值，什么叫核心价值呢？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为了吃饭呢？不一定，为了吃饭而活着，可能与乞丐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是我们比他执著的目标高一点，标准不同而已，痛苦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乞丐中午的一顿饭，他是很苦恼的，而有钱人也是为了这一顿饭而活着的话，那他就只有一个乞丐的理想了。

因此我们要真正有利他的精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可以以有限的生命来做无限的事情。我们每个人不是非常伟大的人，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依靠一种利他的伟大之心，即使做一件特别微不足道的小事，最终因为我们以利他的发心所摄持的原

因，它就会成为一个诸佛菩萨才能做到的非常伟大的事业。

人活了一辈子，当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有些人是：“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做，今天我这样离世，非常灰心、伤心。”但其实我们如果真正饶益一部分众生的话，那即使我们没有做什么其他非常大的丰功伟绩，实际上也有意义。这是我的想法，希望将来每个人的价值观不要停留在口头上，应该在实际行动中做一些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修行人天天讲得特别特别漂亮，但做的时候，自己不做，也不让别人做，什么机会全部都失去了，因为很多机会，它只现于一时，你没有抓住它就转瞬即逝。

我前几年对贫困学生做了一些资助工作，虽然在做的过程中很辛苦，但是我好像每年都很有兴趣，我想，如果我没有做，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有机会帮助这些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抓住利他的机会，没

有抓住机遇，以后就不复再来。

行昌当时讲，怎样报答祖师的恩德呢？传法和利生。

| 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他可能出家以后常看《涅槃经》吧，以前不知道看不看。

他说：“我经常看《涅槃经》，我对《涅槃经》中所讲的常和无常的意义不是特别明白，希望和尚给我讲述。”

《涅槃经》中说：一切有为皆是无常，虚空是无为法，佛性也是无为法，所以它是常有的，关于常和无常这方面讲得比较多。但是他好像不是很懂常和无常的意义，因此让祖师给他“略为解说”，不知略为

解说他能不能懂。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

祖师说：“所谓的无常，就是佛性如来藏；所谓的常有，善、恶，我们的心和心所，分别念，这些都是常有的。”

这时弟子已经懵了，啊，怎么是这样？他可能大概懂一点，有些人是试探性地问问题，不是真的不懂，有些人是最理解的问题去问的。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

他说：“大和尚慈悲，您所说的与佛陀的佛经大有相违，这是根本不合理的。”

他还是懂的，因为他经常阅《涅槃经》。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六祖说：“我已经获得了佛的意传，佛的心印加持、佛的密意我还是懂的，怎么敢违越佛经的甚深密意？不会违背，我这样说非常合理。”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

他辩驳说：“《涅槃经》里说如来藏、佛性都是常有，今天和尚您老人家不是说无常的吗？佛经里说善、恶，包括我们的悲心、慈心、菩提心，全部都是无常，大和尚您刚才不是说，一切善恶，包括分别念全是常有。”

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他说：肯定是相违的，我刚才引用了一切有为皆是无常的经文，虚空是无为的，佛性也是无为的，是

故为常有。《涅槃经》的原文也是这样讲的。

佛经里明明讲佛性是无为法，是常有的，一切万法是无常的。但是您说的这两个完全相违，本来我有一点迷惑，现在您这样一说，弟子更加糊涂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干脆没有问好一点，您这样一说，我现在不知所措了。然后六祖大师说：你不要伤心，没事。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

前面也讲过，六祖大师最初听过《涅槃经》。

六祖说：《涅槃经》这部经典，我曾经在一个叫做无尽藏的比丘尼前听过，无尽藏来读，读完以后她不知道其中的意义，我不认识字，她边读，我边为她讲过一遍。当时一个字、一个意义也没有不合经义，

我说的全部都非常符合经义。

乃至为汝，终无二说。”

今天我给你讲，如来藏是无常的，佛性是无常的，而其他万法是常有的，这个说法也完全符合经义，没有什么不合义的。

他这样一说，弟子就更加迷惑了。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他说：“弟子的确孤陋寡闻，见识非常浅薄、愚昧，愿和尚您将整个原委、密意再详细地给我讲出来。”

不然，现在这样一讲，确实有点不懂。如来藏是无常，佛性是无常，一切善和恶全部是常有，这个说法恐怕不合理吧。

佛性如来藏是常有还是无常？（问大众）你们怎么讲的？常有。那你认为六祖不懂吗？观待的常是什么？名言中的常还是无常？如来藏常有，是名言中的常有还是胜义中的常有？胜义中还有常有的东西吗？第三转法轮中的如来藏常有，是在胜义中常有还是世俗中常有？第三转法轮还有一个胜义中的常有，第三转的胜义是什么？

再次思维一下，广告以后讲。

第 35 课

2014 年 4 月 15 日

「上节课回顾」

下面我们讲《六祖坛经》，现在讲顿渐品。《六祖坛经》中主要讲六祖弟子中的开悟者，或者弘法利生事业非常广大的个别大德的事记，通过他们依止善知识的过程，我想我们后学者，无论是居士还是出家人，都应该有很好的借鉴。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尤其是学习密法，与禅宗有点类似，密法的很多顿悟法门，直指心性方面的教言与禅宗非常像。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很多人在某些道理上，或某些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前面刚刚讲到行昌的公案，他最初是一个比较坏的人，因为当时的南北宗，虽然上师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弟众当中有各种观点，互相非常不团结，因此当时北宗的一个叫行昌的人来杀六祖。六祖惠能大师是大成就者，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将十两黄金放在自己的枕边。行昌来了以后就用宝剑砍六祖的头，祖师让他砍，他却没有砍下来，然后祖师说：我们之间没有命债，我前世只欠了你的金钱，随即让他把钱拿走，后来他很伤心、后悔，准备在六祖前出家。六祖说：你先暂时离开，不然我的徒弟们知道以后，你肯定有危险，你以后可以再来。后来他在其他地方出家之后就回来了。

他天天念《涅槃经》，此经的内容上，他是先问的关于常和无常方面，六祖惠能说：如来藏是无常的，他觉得与他之前的所知不同，不符合经义，然后六祖大师说：我以前听无尽藏比丘尼读过，我也讲过

一遍，没有错。当时行昌说：学人智慧浅薄，和尚能不能再详细地说一下。

前面大概讲了这些内容。

「正文讲授」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

六祖大师对行昌说：你知不知道？我说的常和无常的知见都是正确的。

其实在此处讲的是，所谓的佛性并不是我们心里想的一个常有的东西，或者我们心里想的无常的东西，这两个边不是究竟的教义。当然，我们在抉择过程中，如来藏是常有、周遍、任运自成的，我们都会

说这样的词，但实际上，它已经超离了常和无常。世俗中常和无常的词都不能来说明它，为什么呢？

六祖大师当时说：你知不知道？佛性如果是常，善恶这些就没办法安立，他以前是善，后来是恶，或者行善、行恶这些也没办法做。乃至无数劫也不可能有一个发菩提心者。以前没有发菩提心，后来发了菩提心，即以前是不善，后来是善，发了菩提心以后，获得正等觉果位，就已经成了无常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佛性是常有。否则善恶分别就不合理，乃至穷劫之间不可能有一个人发菩提心，因此我为了破这种观点说是无常，我说的无常真正适合于佛陀所说的真常之道。

也就是说，不可思议、离戏论的远离分别念的道，非常适合。为什么说是无常呢？因为如果如来藏成为常有，有以上的过失。

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

这是破第二个边。一切万法如果是无常者，我们经常所讲的第一刹那存在，第二刹那不存在，那么每一个事物，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任何一个法都有自己的自性。比如说我们人从前世到后世，在轮回中一直容受生死，生生世世延续不断的相续存在。如果是无常，万法的连续性、真常性、次序性，有不遍之处。因为无常是以前有，后来没有了，如此就有不遍的过失。所以说是常有，所谓的常有，真正是佛陀所讲的无常之义。

其实这种无常义，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论》中也说，因为显现的缘故，破有的边；因为空性的缘故，破无的边。一般人觉得这样解释有点不好理解，按理来讲，因为显现的缘故，所以破无的边，但是为

什么宗喀巴大师反过来讲呢？其实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真正的常和无常并不是以分别念所讲。

前一段时间，有一次我在课堂上也说过，有些法师说，以第三转法轮的胜义谛来抉择时，如来藏是常有的，但是这种常有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心识，我们认为以前的东西以后不会变，这样的常有叫做相似的常有，并不是真正的常有，这才真正符合意义。其实，佛性、如来藏或者说众生的相续，在胜义和世俗中当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很需要了解，这是一层意思。

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

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这里讲佛陀，实际上是为了针对凡夫、外道，凡夫、外道“执于邪常”。“邪常”就是常、乐、我、净。本来是无常的

东西，凡夫、外道认为是常有的；本来是不快乐的事物，认为是快乐的；本来是无我的，认为是有我的；本来是不净的东西，认为是清净的。一般世间人比较严重的四种颠倒就是常、乐、我、净。

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声闻、缘觉乘的人，对于无常、无我、不净和痛苦，认为一切本来没有常法，所以说是无常；本来没有什么快乐的，轮回的本性是痛苦的；本来我的显现并不存在，是无我的；实际当中一切都是不净的。虽然个别小乘行人为主的希求解脱者，认为这四者是究竟的法，但实际上也是堕入一边，也可以称为是颠倒。“于常计无常”等等，总共有八种颠倒。

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对于涅槃，最究竟的了义教典中，上面所讲到的这八种边执、八种颠倒，都一一地破掉了。因为不管是有还是没有，净还是不净，常还是无

常，都是偏见。而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才最了义、最究竟。

比如说真常，它已经远离了常和无常二边。真乐，远离了世间的苦和乐的边。所以在佛经中经常讲大乐智慧，大乐智慧不是我们讲的舒服，这不叫大乐，“哇！好快乐。”这肯定不是大乐，这是分别念，它一会儿就没有了，又不快乐了，变成痛苦了，这是变苦、行苦，这种不叫大乐。真我，实际上它是真正的佛性，真正的如来藏法界本性。真净，是法界清净的本来面目。其实密法中所讲的意义完全可以与这里结合起来讲。

| 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请求和尚详细地讲常和无常的道理，六祖也已经很细致地给他讲了。大家无论是学显宗还是学密

宗，这一段话一定要记住，这样之后，佛教最关键的意义，我们都会明白。不然，很多人自认为自己已经懂得了空性和光明的教义，但实际上并未懂得。

汝今依言背义：当时六祖对行昌说：如今你依靠佛经中的常有、空性这些言词，已经违背了了义经典的意义。

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以不存在、空性、断灭当作是无常，把确定、存在、恒常性的东西，当作死常，永远也不可变，这样一来，会错解佛陀最究竟、最圆满、最甚深的微妙经典意义。

其实不仅仅是六祖的弟子，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教授、学者，没有长期依止善知识，也没有机会好好闻思，对一些经典、论典稍微了解一下，却自认为自己对佛教很专业，但实际上他所认识的层次还很

低，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

纵览千遍，有何所益？如果如此，那么你即使阅览了一千遍《涅槃经》和其他经典，也没有意义。我们依靠上师的窍诀，懂得真正的意义非常重要，否则，你天天闻思，天天看书，甚至现在有些比较出名的人，经常到处讲学、讲经，名声、财富、福报都不错，但他所讲的也许并没有涉及到佛教最甚深的意义，这样一来，的确非常可惜。尤其是有能力、名望和智慧的人，一定要懂得佛经中最甚深的意义，否则即使经常讲学，自己都还没有靠边，恐怕是非常危险的。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祖师给他直指了这样的教言之后，他恍然大悟，作了一首开悟偈。

那时佛教徒的根基非常好，像这样的道理，后来的很多传承上师给弟众们也讲过，但是因为缘分或其他原因，并没有明显开悟。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视物质的时代，而且，即使有开悟的人，自己也没有写出传记，别人也没有求你的传记，所以，到他们临死之前，别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成就者。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舂池拾砾；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犹舂池拾砾：因为以前不知道，一直守着无常的心或者常有的心，佛说的真正大常并没有了解到。这次通过祖师详细地讲解，已经完全知道了，如果不知道常和无常之间的差别，很有可能“舂池拾砾”。

“春池拾砾”是曾经有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珠宝掉在春天的水池里，后来他去捡时，将里面的瓦砾草石拿了起来，他把假宝当作了真宝。

就相当于这样，很多人没有懂得佛陀究竟密意的常和无常，就像愚笨的人把假宝当作真宝一样，始终把它挂在嘴边，给别人讲，自己也如是认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如此，认为自己已经懂得了光明，光明是什么呢？明明清清的东西就是光明；什么是空性？经常将空性耽著为单空。把假宝当作真宝度过自己的人生，还引导别人，非常可笑，不知方便者非常遗憾。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行昌今天不下任何功夫，没有费劲，通过与祖师的对话，已经现前了佛性。

他刚开始用宝剑来吓唬祖师，后来以此因缘在其他地方出家，看了几遍《涅槃经》，懂得了佛教最关

键的常和无常的意义，所以佛性已经现前。

也许他真正开悟了，也许他是从理论上明白了，对此我也不知道，他最究竟的境界在这里说得不明显，但他应该很了不起，因为已经收录在《坛经》中。

他说，这样的境界，如果不是上师赐予，我也无所得。的确，禅宗也是依靠传承祖师直指心性，对此非常重视。虽然本来面目与自己永远同在，但是没有上师的指点，也难以获得。

好像上师如意宝以前在五台山说的一个道歌里也是这样讲的，文殊菩萨本来永远与自己在一起，但是没有今天的因缘还不知道。包括萨绕哈巴的一些窍诀中也是这样讲的，如意宝是自己拥有，但是没有上师的指点，自己并没有发现。如意宝本来在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但是自己一直没有发现，我

们仍然很贫穷，在别的地方寻找。此处也讲了，没有师父的赐予，行昌我确实无法有所得。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苦修来认识本性，肯定有很大的困难。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祖师也很欢喜地说：“你今天已经彻底明白了，你原来叫行昌，准备来杀害我，今天通过我的指点，你已经彻底大彻大悟了，那以后叫志彻。”志彻最后也礼谢而离开了。

有时候我们从高僧大德的传记中也可以看出，最初人很坏，起心动念都很差，最终也可能变成好人。他本来准备杀掉一代伟人，但后来通过祖师的指示，自己发自内心地忏悔，最终也成为高僧大德。所以，我们佛教经常讲，以前自己没学佛时造的恶业，后来真诚地去忏悔，真诚地去认识佛教和心的本来面目，

这些垢染对他应该没有很大的障碍，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菏泽神会」

下面讲第二个公案，神会的公案。其实《六祖坛经》中的每一个公案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大德们的心态，他们依止上师过程中的经历，很多道友可能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借鉴。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

有一个童子叫做神会，是湖北襄阳地方的人，他 13 岁时从湖北玉泉来到广东。

当时没有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路程特别遥远，他是走路来的，有些历史中说，他当时因为走了

好几千里路，到那里时脚都破了，特别可怜。一个 13 岁的孩子，没有其他人陪伴，一个人到了那里，有些佛性成熟人，从小都有依止善知识的机缘。上师如意宝在一个见歌里说，他年轻时最初的缘起，已经在佛法上实现了。我们人生中的有些缘起，可能不是在佛法上现前，比如说我们这里的个别道友，最初人生的缘起是从做生意开始的，在生意中现前了。有些是在干坏事中现前了最初人生的缘起，比如说你在大学里毕业了，到社会上时现前最初的缘起。可能很多人从小最初的缘起在佛法上现前的很困难，藏地个别大德从小都是在佛法方面有很好的因缘，汉地也是这样，你看神会，13 岁时就去了那里。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

小和尚来了以后，六祖大师对他说：“善知识，你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看你的表情很辛苦、很艰辛，

你很不错。但是本来面目你得到没有呢？如果认得了本来面目，你认为主人公是谁？你看看怎么回答。”

他刚开始对这个和尚问：你到底认不认识、见没见到本来面目，如果见到，是谁来见的，然后让他试着回答。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

神会比较聪明，他说：“本来面目主要是无住，因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主要是以见为主人公。”

他认为本来面目是无住，心的本性无有可住，这种无住谁来认识呢？应该用现见、用觉悟来认识。13岁的人，他的回答非常不错，但是祖师为了度化他、遣除他的傲慢，在显现上并没有赞叹、认可他，没有说：“你这么小就悟性那么高，你回答得真好啊，你

的上师是谁啊？哇！你很了不起啊，我给你做一个小小的法座，你也可以坐在上面。”

有些上师的传记中讲，上师在不同场合中对弟子的批评，其实一方面是遣除他的憍慢、傲慢，另一方面，遣除他人生中的很多违缘、障碍，而且将来为他的弘法利生创造一个比较顺利的缘起，也有这样的因缘。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

祖师说：“这位沙弥，怎么可以重复别人的语言。”

六祖认为这并不是他自己的见解，只是重复别人的语言而已，所以在显现上没有认可。

沙弥：以前有些大德说，沙弥有几种不同的名称，从 7 岁到 13 岁，叫做驱乌沙弥，能驱除乌鸦便可

以做沙弥，还没有真实达到做沙弥的年龄；14 岁到 19 岁是应法沙弥，这时是正适合当沙弥的时候；从 20 岁到 70 岁之间叫做名字沙弥，这个阶段不应该当沙弥，而应该当比丘，所以只是名称上的沙弥，汉传佛教中有这样的说法。

但在这里，他可以叫做驱乌沙弥，因为当时他 13 岁，戒律中也讲，15 岁之前，如果能驱除乌鸦的话就可以出家。当年阿难妹妹家的两个童子想出家，佛陀问：他们的年龄到 15 岁了没有？答曰：还没有。然后佛陀问：那他们两个能不能驱乌鸦？答说可以。于是开许出家，也有这样的公案。

现在汉地的有些人，特别喜欢让孩子穿上出家衣服，那天两个孩子走路都走不稳，就给他们穿上了出家人的衣服，父母带着他们，觉得非常欢喜。但我想，出家太早可能不大好，因为他什么都不懂，给他披上一件衣服，他自己也不明所以，出离心等发心都

根本谈不上，父母却要求他一定要穿上出家衣服，“啊，你穿出家衣服多好看啊，真可爱、真乖，来，我给你拍个照。”

|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之前他说以无住为本，见为主，祖师显现上并没有认可，13 岁的小和尚马上反问六祖：“刚才我说见为主，您好像不认可，说是重复别人的，那祖师您自己呢？到底您在坐禅的过程中是见还是不见？”

| 师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

沙弥问他坐禅时，是见还是不见，六祖没有直接回答，用拐杖狠狠地打了他三下，然后问：“我这样打你，你痛不痛？”

| 对曰：“亦痛，亦不痛。”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回答说：“你这样打我，也痛也不痛。”

因为他说痛也不痛，祖师就说：“我见，也不见。”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

神会问：“祖师您说‘亦见亦不见’，什么是‘亦见亦不见’？”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祖师有点儿不高兴了，开始与他辩论，且辩论得很好。因为刚才神会问他，您的见也不见是什么意思？祖师说：我说

的见，是经常在禅修过程中观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不像你们一样，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过失都不见。

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自己的脸上跑着牦牛也看不到，别人的脸上有小虱子也能发现。意思就是，别人有小小的一个缺点也能发现，自己有特别大的缺点也发现不了。

祖师说，我不是这样的，我在修行过程中经常观自己的过失，所以能见到自己的过失。

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在修行过程中，或者平时出定的时候，不见他人的是非、好坏、分别，经常挑别人的毛病，说别人的是非，这些我不见，因此我说见和不见是合理的。在修行过程中，我可以说见，也可以说不见，见自己的过失，不见别人的是非，这样是合理的。

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而你说痛亦不痛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

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你若说不痛，这涉及到你的相续上面，你就变成像木头和石头一样的无情物，这哪里说得清楚，不合理；如果你说痛，那你在修行过程中与凡夫人一样。我今天狠狠地打了你三下，你如果痛，肯定产生嗔恨心，这样你就没有什么修行了。你虽然引用其他禅宗大德们的语言来参话头，经常爱说见不见、痛不痛，但你自己没有这样的境界时，这样说是不合理的。

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

祖师说：“你之前说见、不见，实际上是堕于二边，见是边，不见也是边，佛陀在佛经中也说，见、不见是二边，都不合理；痛、不痛也是两种边，是生

和灭的边。你如果自性中没有照见，没有真实通达法性，怎么敢用痛、不痛这种语言糊弄别人？”

这也是对后人的教言，现在很多人也会这样，自己没有什么境界，但经常说一切是空性的、不空的，或者一切都是光明的等等，虽然在禅宗大德或传承祖师的语录中，有这么好听的字眼，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这样的境界，就完全是自作聪明，这是不合理的。你如果真正对心的本来面目，对一切万法的本性一无所见，怎么会痛亦不痛？从这个道理中看到，当时神会确实没有证悟本性，因此，他当时被打以后肯定会痛的，没有必要说痛又不痛，完全是别人的说法自己拿来用而已。

神会礼拜悔谢。

祖师说完以后，神会也认识到了错误，他自己也觉得应该忏悔、谢罪，认为自己前面说的痛亦不痛的

说法不合理。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

六祖再对他进行引导说：“如果你自己的心已经迷了，没有见到本性，你没有必要问见和不见，你应该问善知识，‘我怎样修行？因为我是一个迷失方向的人，现在怎样寻找解脱之路？’你应该寻觅自己的解脱之路。你如果没有开悟，就应该这样。如果你已经开悟了，见到了自己心的本性，你应该依法修行，没有必要来问我见或不见。”

六祖心里有点不高兴。所以，如果弟子对上师的问题没有问对，关系就会弄得不太好，不过因为他的发问，祖师说出了很多的教言。

此处讲，如果你的心没有开悟，你应该问对你开

悟有关的事情，没有必要管上师见没见本性，见不见与你有何关系？你既然依止了善知识，不需要现在来观察询问。如果你真的已经开悟了，那你应该要如法地修行，你去问别人到底见没见到没有必要。

其实对我们修行人来讲，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自己没有开悟，如果还需要寻找，当遇到善知识时，关于自己解脱方面的问题，应该解决。第二个，如果我们真的对心有所认识，这时依法修行。

我们密宗里面也讲，认识本性以后，依靠善知识的引导还要不断地串习，不断地努力。禅宗也是这样讲的，你见到本性之后，不能认为：噢，我现在已经见到本性，解脱了，从此之后再也不闻思，再也不修行。不能这样，还要继续长期依止善知识和如理如法地修行。

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

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六祖他还说**：如果你没有见到本性，自己还是迷惑的话，那你为什么来问我见不见？

吾见自知，岂待汝迷？我见不见，与你的迷悟有什么关系？我若开悟，这与你没有关系，我开悟是我的，你自己如果没有开悟，你不应该问我见没见。

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如果你已经见到了本性，那么对于我见不见也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六祖辩论很厉害，虽然他的辩论方法与因明三相推理的辩论方法不大相同，但是他的语言很尖锐。他说：如果你自己已经见到，也不观待我的迷惑；即使我没有见到，你已经见到了，对你也没有什么障碍。

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你自己已经见

到本性了，这样就可以，为何问我见或没见？

《入行论》的一些推理也一样。你没有见本性，没有必要问我，跟我没有关系；你见了本性，更不应该问我，我的迷惑对你也没有关系。

一般来讲，在依止善知识前，需要先观察上师是否开悟，不要真的已经依止了以后你才观察。现在汉地很多人是这样，先去灌顶，接受佛法很长时间，到了后面，“啊，到底他是开悟者吗？到底他是很好的善知识吗？他的戒律清净吗？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时开始醒过来了，想起来准备观察上师，然后把上师带入“检察院”，开始一步一步地审，这样没有必要。

六祖说完以后，神会又要第二次向他顶礼了。

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

左右。

神会之前可能只礼拜三次，现在是一百个长头，罪过，罪过，应该反问自己到底见不见，不应该问师父见没见。他自己多次地顶礼，向祖师谢罪，忏悔自己的过失，从此之后精勤承侍六祖大师，不离左右。

不离左右：实际上是在座下闻法，并不是当侍者，因为前面都有好几个，如果每个人都做侍者，那一个上师的侍者也太多了。侍者之间也经常关系不好，很多上师的侍者经常发生矛盾，刚开始很多人特别喜欢在上师面前当侍者，慢慢地，侍者与侍者之间产生嫉妒心，生出很多是非，甚至有些侍者离开上师之后不讲上师的功德，而是讲，“啊，这个上师怎么不平等，刚开始我依止的时候，他对我特别特别好，但现在看到我好像都不理了，他对某某人特别好，我羡慕死了。”这样说也不太好，对吧？不知道六祖有多少个侍者，此处所谓的侍者，我认为可能是对他弘

法利生方面做一些事情的人，或者为听闻教言一直住在他道场中的人，这是“不离左右”，并不是六祖到哪里去，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前面一个人，后面一个人，不会是这样，你们再观察吧。

以上是讲神会第二次忏悔。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

从历史上看，神会依止六祖很长时间。

有一天，六祖告诉所有人：“我有一个东西，它无头无尾，没有名称也没有文字，没有背后也没有前面，你们会不会认识这样东西？”

一般比较厉害的人，经常出现在众人面前，比如说一些有特点的人，将来有一些出息的话，也许行为上是颠颠倒倒的，也有这种可能，而有些就默默无

闻。当时六祖问完以后，神会就站出来了。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神会说：“这就是诸佛的本源，是神会我的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祖师说：本来已经给你们讲了，“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我跟你们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无名无字”，在说明一切实相的时候，这么说是非常适合的。《大宝积经》里也讲：“实义无音声，亦无有文字，超过语言故，乃名为实义。”真实的意义没有声音、没有文字、没有语言，超越语言，这就是真正的实义。

汝便唤作本源佛性：六祖讲到的“无名无字，无背无面”就是真正的本源。他说：我已经向你说了“无名无字”，你反而把它唤作“本源佛性”，还要说是“神会之佛性”。

汝向去有把茆盖头：看来你没有什么出息了，以后只有在你头上盖一个茅棚，你住在茅棚里。“茆”同茅，意思是，你在山谷里做一个修行人。

也只成个知解宗徒：也只成一个“知解宗徒”。

“知解宗徒”，在理论上你自己看看书而已，除此之外，所谓的开悟根本谈不上。

从这些文字中看，当时在弟众中，六祖大师对他的证悟并没有认可。道友们要知道，比如说一个上师，他在活着的时候，也许他的弟众中对佛教最有贡献的人，他不一定特别器重，甚至为了一些目的反而呵斥。当时六祖在众人中说得很清楚，说他以后只有

住在茅棚里看书，当个研究理论的人，在开悟和弘扬佛法方面，根本谈不上。但实际上六祖圆寂之后，在六祖的南宗传承中，他是贡献最大的，而且他的事业也是最大的。

我想，这应该是祖师当时的加持和密意，因为当时祖师说了之后，他还是一直精进地修行了很长时间，因为这个缘起，后来他的事业很广大。有些上师在世时，在他的弟众中经常宣扬某位弟子的功德；但有些上师，不但没有宣扬弟子的功德，甚至在众人中，对弟子的行为和观点都不认可，但以此缘起，后来在他的教法中，这位弟子会有一定的贡献。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谓荷泽禅师。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六祖大师圆寂二十年左右，神会大师的名声不断地提升，唐肃宗时，他入于

京都洛阳。

大弘曹溪顿教：他特别弘扬了六祖的南传顿教。

六祖大师圆寂之后，神秀的教派弘扬得很广，后来神秀的一个弟子普寂，认为神秀是第六祖，自己是第七祖[160]，将整个北宗传承弘扬得特别好。从历史上看，六祖大师禅宗的教法稍微要接近隐没，那时神会直接在无遮大会上，将很多方面都澄清了[161]。他在众人中证实五祖怎样给六祖传的衣钵，并且，当时以他的声望，给别人宣扬得非常成功。本来当时神会也有一些生命危险，但是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大量弘扬六祖大师的精神，后来又再次兴盛曹溪顿教，唐肃宗也认可。

160 据李邕的《大照（普寂）禅师碑》记普寂临终诲门人说："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璨、璨锺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神秀）、大通贻于吾，今七叶矣。"

161 开元十二年（724）正月十五日，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和当时著名学者崇远大开辩论，建立南宗宗旨；同时批评了当日最有声望的神秀门下普寂。

《宋高僧传》里说，神会活到了 93 岁；像《传灯录》《圆觉经大疏钞》里面说他活到 75 岁。不管怎么样，他在晚年时将六祖的教法弘扬得非常成功，因此在禅宗历史上，他的贡献非常大。

对此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 13 岁依止善知识，祖师在时，对他的事业、境界并没有认可，但后来他在晚年时，因为有实力，开始大大弘扬曹溪顿教。

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谓荷泽禅师：他著有《显宗记》，《显宗记》只有一卷，讲得不是很多，660 个字，但是这本书非常著名。当时国王也非常认可他，所以建立了荷泽寺，广泛地弘扬禅宗法门。

后来北宗慢慢在中国消失了，转移到了日本，所以，在当时中国禅宗法脉的延续上，神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底他是开悟者还是非开悟者呢？这方面历史上

有各种说法，但不管怎么样，以他这般弘扬佛法的缘起、愿力，间接也可以说明他的开悟，否则，一般的凡夫人恐怕没有这种能力和威力，我们后人以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至此，神会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

因为六祖是一个不认识字的开悟者，因此很多人对他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天台宗、唯识宗等很多其他宗派的人，经常对他提问。但提问时，有一些嫉妒心、恶心。因为他当时有一定的名气，眷属也比较多，树大招风，很多人都看不惯，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意乐，在他座下集聚。这时六祖大师以悲悯心，经常对他们讲：“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

六祖大师经常劝众人断除善念和恶念，不要有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各种辩论，善和恶，暂时来讲有必要甄别抉择，但究竟来讲没有任何必要，所以，善恶的念头，从究竟来讲，佛陀也是遮止的。

我们以前讲《入中论》时也这样说过，“故见苦果由黑业，乐果唯从善业生，无善恶慧得解脱，亦遮思维诸业果。”意思是，痛苦的果全是从黑业来的，快乐的果全是从善业来的，这是我们世俗中的善和恶，苦和乐实际上是以善和恶的因缘而产生的，在究竟的意义上，胜义中“无善恶慧得解脱”，无有善、无有恶的时候才真正解脱。但是我们一般凡夫人不能了解这一点，因此佛陀在了义经典中遮止凡夫人思维因果，不然容易生邪见，不会懂得真正善和恶的因果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即使全部背不下来，可以将这个教证背下来，佛陀遮止了凡夫人的想象，因为业

因果的关系不是我们凡夫人想象的对境，这是圣者才能知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我们凡夫人只要依靠教证就可以，不要自己去想，否则想不清楚，容易产生邪见。

| 无名可名，名于自性；

究竟意义上面，善恶都应该遣除，究竟意义上面没有名称，没有名称可以称为名称，这种名称就立在自性上。

| 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

无二的自性，我们称之为实性。在认识自性上，我们建立一切的宗派。

禅宗也好，华严宗也好，其实任何宗派只是认识不同而已，如果没有认识，各种宗派都没办法安立，

因为认识本性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建立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等各种各样的宗派。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中也分格鲁派、宁玛派，有很多新派、旧派，如果你毫无认识，你只是说说而已。所有的宗派都是在建立自性上安立的，但建立自性的究竟意义上也没有什么矛盾。

言下便须自见。”

因此我说完之后，你们各自不要有各种辩论，也不要天天找我，问这问那，我老和尚天天给你们回答也比较累。

你们最好是当下认识自性，没有认识自性，天天问问题也无济于事。

有些人天天问问题，问完了以后，给他很好地回答，他也不记录下来，看起来这些人每次问完问题，

给他正在回答的时候，他还三心二意，“噢，我再问下一个问题。”你第一个问题都还没有记住，再问下一个问题有什么用？

说完了之后，希望你们认识自性，要好好修行，没有好好修行，没有观心的话，问多少个问题也没有用。

现在有些记者也经常问，问了 200 个问题、300 个问题，但无论问多少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自己要认识一部分的道理，这很重要。

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众人听了六祖的话之后，大家都非常恭敬地对他顶礼，并且把他当作真正的上师。

各教各派的人，本来是专门来对他提出一些疑问，后来上师讲了以后，开始承事上师，有什么事

情，他们都发心。

其实教育很重要，不管是佛教中还是世间中。六祖讲了以后，很多人的心完全已经明白了教义，我们也一样，现在这样闻思，这在人生中是最有意义的。

好，这一品已经讲完了。

第 36 课

2014 年 4 月 22 日

下面讲《六祖坛经》，《六祖坛经》中现在要讲第九品了，后面的内容比较简单，可能没有多少内容可讲，简单读就可以。第九宣诏品主要讲六祖得到了唐中宗的邀请，请他当国师，但六祖大师不肯去的故事。

《坛经》中，表面上看有很多非常平常的故事，其实它有几个不同的特点：

第一个，禅宗中有些与密法相同的直指心性的窍诀讲得很好。

第二个，讲到依止上师过程中很具体的经历。比

如说前面讲的神会，他在年龄那么小的时候去依止祖师，最后那么高龄还在弘扬佛法。包括祖师对他的教化，给我们后人很多启示。

在佛教道场中，上师在世时，弟子不一定很出名，事业不一定非常广大，但最后真正会守持上师的教诲，也有这种情况。因此，讲神会公案时我感觉到，上师在世的时候，弟子的状况参差不齐，相互之间有一些竞争、攀比和是非，即使觉得个别人很出色，如果没有特别的密意，上师也不一定方便在众人中赞叹，因为赞叹之后，也许他就会遭受各种各样的非议和违缘，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为了防止这些违缘，不会赞叹。但是因为他有密意的加持或守护意传的责任，最后弘扬佛法的能力也可能很强。

我那天讲完以后也在思维，上师圆寂之后，将上师当年所传的法要一直弘扬下去，对每一个弟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发愿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所

有的高僧大德，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上师，到一定的时候都会圆寂，按一般规律来讲，很多听法的人会留在后面，那么这时，这个重任已经落到了你的肩上，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以前自己依止过程中所得到的教诲传下去。

譬如我，我经常在想，如果我离开了这个世间之后，曾在我身边发心的很多男、女众道友，如果人格很好、戒律清净，再加上他的发心力很强的话，应该在当前的道场中、社会中，去弘扬佛法，有没有前世的福分，我不好说，但他们一定会有这个能力。

我想，虽然在我们这里可能没办法给很多人评堪布、堪姆，我去年也是想了很长时间之后，给大家发了一个毕业证，除此之外我也没办法给大家很多证书。但是一旦佛教真的特别衰落，在各个地方需要弘扬时，到时很多人左顾右盼，没有人弘扬则不好，自己曾经在藏传佛教中得过的教诲很需要传递，在

这时，我想会因缘具足的。所以，前面讲的几个故事中，比甚深的理论还更重要的弘扬佛法、续佛慧命的道理，大家应该记住。

宣诏品第九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

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唐朝，当时唐中宗执政。“元年”就是第一年。

上元日：是一月十五，中元日是七月十五，盂兰盆节。这是汉地古代的历算方式[162]。

则天中宗：唐高宗死后，武则天执政。此处是

162 正月十五日汉族称上元佳节，乃庆元宵，古已有之；七月十五日汉族称中元节，祭祀先人；十月十五日汉族称下元节，乃食寒食，纪念贤人。

指武则天做皇太后时，武则天和唐中宗两个人，联合邀请。

诏云：武则天和唐中宗下诏说。

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朕”是皇帝的自称，请慧安大师和神秀大师到皇宫中供养。唐朝历代的皇帝确实非常了不起，对佛教非常敬重。

安秀这两位大师，神秀大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慧安大师[163]，他也是唐代时的一位国师，非常了不起，住世了 128 岁。

武则天曾问慧安大师，“大法师，您有多少岁了？”他说：“我不知道。”当时武则天觉得很稀有，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不可能吧。大师说：“你指

163 慧安禅师，荆州枝江人。姓卫氏。唐贞观中，谒黄梅五祖，遂得心旨。于是遍历名迹，至嵩岳，云是吾终焉之地。自尔禅者辐辏。神龙二年，中宗赐紫衣摩衲，尊以师礼。延入宫中，供养三载。辞归嵩岳。是年三月八日，闭户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有八。——《佛学大辞典》

的是我身体的年龄还是心的年龄？如果是身体，身体是虚幻且不断流转的，没有什么年数来限定，因为轮回中的每个身体，一直循环往复。如果是心，心也像河流一样迁流不断，在六道轮回中转了无数次，因此也没办法说是多少岁。”武则天觉得他讲的道理非常深奥，就开始恭敬顶礼。也有这样的故事。

万机之暇，每究一乘：皇帝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在他们面前，探究、请教究竟一乘的顿悟法门。

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

当时诏书里面讲，请两位大师到宫中供养。但请教佛法的时候，这两位大师都推让说：“虽然我们在这里受皇上的供养和恭敬，但你们最好能请到南方的六祖惠能大师，在他面前询问佛教方面的相关意义，

因为只有他秘密得到了五祖弘忍大师真正的衣钵，还有佛法的传授，他才是传承佛陀心之密印的人，皇帝、皇太后，你们应该问这位六祖大师。”

其实从这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两位大师非常谦虚，会推荐其他有证悟的人，不像现在的人。现在的人如果受到皇帝的恭敬，不但不赞叹别人，很有可能会说：“噢，惠能不行，他没得到五祖的传授，我们两个才得到了真正的传授。”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五祖的亲传弟子，非常了不起，而且在当时来讲，不管讲理论方面，还是禅修方面，乃至威望、名声都很不错，因此他们很谦虚，将真正有证悟的人推荐给皇帝。

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内侍：也就是当时皇宫里面给皇帝做秘密事情的

人，或者承侍皇帝的太监等。

可能皇帝也比较着急，马上就派遣名字叫做薛简的内侍，去迎请六祖惠能大师。请六祖慈悲垂念，赶快到京城来。

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

当时使者到了那里，六祖惠能大师收到诏书之后，就以疾病作为理由没有去，谢绝了延请，并表示他愿意终身住在寂静的山林中，不愿意到皇宫去。

如果其他人得到了唐中宗的诏书，可能非常着急，不管是年老也好，年轻也好，可能到处宣扬，“我今天收到唐中宗的邀请，无论有多少人听课，你们先暂时待着，我现在不得不去，你看使者来了……”但大师没有去。一方面，当时他如果去了，从因缘上看，不一定有非常大的意义。表面上看，受到国君的

邀请非常有意义，但实际上也许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对于远离世间八法的大师来讲，他并没有看重，而且真正的修行人会长期待在寂静的地方，这在佛经中也是有记载的。

《大乘四法经》里讲了菩萨所欢喜的四件事情。第一个，他乐于住在寂静的地方；第二个，菩萨乐于独自住在露天，一般不需要特别好的房屋，真正的修行人对住处并不是很重视；第三个，菩萨乐求善法，菩萨不管是在任何环境、任何时候，都对善法方面特别有兴趣；第四个，菩萨乐于度众生。这四个法，就是菩萨所欢喜的。[164]

当时六祖也显现上愿意住在寂静的地方。一般来讲，真正的智者、大德，他所欢喜的，一个是在寂静地方独自修行，一个就是到城市里去度化众生。曾

164《大乘四法经》中云：“复次菩萨有四种园。云何为四。谓乐住阿兰若。乐独露坐。乐求善法。乐方便度诸众生。是为四。”

经法王如意宝通过自己的净现，造了《格萨尔传》，当时法王如意宝让大家唱出自己的感受，我写了一段词是，“偶尔是林中的仙人，独自观自己的心；偶尔是南路的客人，不定的国土去游方。”上师显得很高兴。有时候像林中的仙人一样独自观自己的心，有时候像藏地南路的客人一样，逐地游方，以此作比喻。

萨迦班智达在《格言宝藏论》中讲：“智者或为人讲经，或者静处自修行，如同宝石或顶饰，或者住留海岛中。”这句话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像珊瑚等宝，要么在海岛中，要么变成人们的顶饰，同理，智者要么独自精进修行，要么为人讲经说法。

所以，我们应该效仿前辈的高僧大德，我们的行为，是将这两件事情作为终身中最重要的事情。或者你自己在一个寂静地方生起出离心，好好修行，不要有很多的烦恼和痛苦，整天痛苦和烦恼没有意义；或者你经常在不同的环境中为可怜的众生解开迷雾，

给他们宣说真理，哪怕是给他们讲最简单的法要。如此，人生才真正有意义。

以上是讲了当时六祖的态度。下面讲虽然他不肯去，但这个内侍也比较听话，并没有像现在的有些人那样，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你必须去，不去的话，我要勒令、胁迫。”他并没有这么强迫，六祖不去，他也比较随顺。

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薛简说：“最近在我们京城，有很多禅宗大德都在议论纷纷，他们说，‘如果要想得到成就的道，必须要坐禅、修三摩定，如果不修禅定，根本不可能得到解脱。’自古以来他们都认为只有修禅定才有解脱的机会，否则不可能有解脱的机会。他们都在这样传

着，不知道大师您的说法是什么样？”

“您也认为所有的修行人必须要修禅定。不然哪怕是戒律守得再好，讲经讲得再好，再怎么样对众生修悲心，如果不修禅定，最终都得不到解脱，您的观点是否也是这样呢？”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大师给他回答。一般六祖大师回答时，很多世俗谛的问题，他用胜义谛来回答，下面问问题的人经常弄得很尴尬。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他刚才问的是，没有坐禅，是不是就没办法解脱、没办法修道？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六祖回答说：其实，修道者所谓的道，是自己的心悟出来的，并不是因为坐式很重要。跏趺坐、半跏趺坐当然也需要，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但是每天都只看一个坐式，从外相方面一直执著，是不合理的。

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六祖说，经里面说过，“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来也好、去也好，都没有，生也好、灭也好，也没有，这就是如来清净的禅。禅是什么呢？就是无来无去、无生无灭。

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而一切万法全是空性、寂灭的，这就是清净的坐。

所以，一切万法是无生无灭，这叫做禅；一切万法本来空性、寂灭，这就是坐。

究竟无证，岂况坐耶？除此之外，究竟意义上，修道没有什么可证悟的，怎么还会有一个坐呢？

六祖所引用的经文一直没有查到，有些汉地的大德说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的，但《金刚经》里面没有“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只有“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只是这两句话的意义比较相似。《佛藏经》中也说了：“若人以色身见佛，是去佛远。”如果以色相、色法来见佛，这个人已经远离了佛陀。

在世俗中有没有坐和卧呢？肯定有。坐禅时以毗卢七法而坐，佛陀的传记中有，后来祖师们讲的禅修中也有。在相关的禅修法门中说，以释迦牟尼佛为主的很多佛是通过毗卢七法的坐式而证悟的。我那天看到一个论典中讲，好像是智悲光尊者，说我们后来的修行人以毗卢七法而禅坐的话，就会成为让我们证悟的殊胜缘起，所以，非常有必要通过这种坐式来开

悟。还有卧式，佛陀涅槃时是以吉祥卧示现圆寂的，这也是一种禅定，包括我们晚上睡觉时，做狮子卧式，会出现善梦、断除恶念等等，也有这样的功德。实际上坐式和卧式都没有否认。

所以，佛经中说“是人行邪道”，实际上是从胜义谛的角度来讲的，以卧式的禅修也好，以坐式的禅修也好，在胜义谛中都一无所得，一无所得的不仅仅是禅修的行为，所有世俗的行为全是假的、全是邪的，可以这么讲。

六祖经常用最究竟的观点让弟众们无话可说，但这非常合理。在辩论的过程中，如果你实在辩不赢，实在是走投无路时，用胜义谛的棍棒敲打在对方辩手智慧的头上，那对方就没办法给你其他的答案了，这也很好。

以上是讲到，当时薛简知道六祖不去皇宫，他通

过这种缘起来求道。其实求道时对上师问的问题比较尖锐、简练又到位的话，从上师的智慧中，可以流露出最珍贵的像纯金一般的真理，这也是事实。

下面讲到，因为他知道六祖大师不去王宫，他就替皇上他们求一些法。他还是很聪明的，没有空手而归，“啊，你不去就不去，给我吃一顿饭我就走了。”他并没有这样，他还是求一些法要。因为请祖师的目的就是求法，并不是六祖的肉身很好看，请六祖的肉身让唐中宗和武则天看一看，不是这样的，是他相续中的法很重要。

其实求上师是求智慧，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求上师的慈悲和智慧，就求看看上师，看上师会不会唱流行歌，“我们上师很慈悲，很好，他会很多很多流行歌。”有的人这样说，我遇到过。这倒是不需要上师，现在音乐学院等地方，包括网上，会唱流行歌的人比比皆是。

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

我们有时候需要参加一些自己不太想去的活动时，也说生病了，不好了。是真的生病还是假的生病了？

薛简很聪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既然您的身体不好而不能去，我回京后，皇上和皇太后一定会问关于禅修方面的道理，关于禅宗直指心性方面的心要，希望祖师您慈悲开示，我回去了以后，可以传奏给皇上和皇太后，还有京城的所有学道者。您今天传给我，我再传给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就像一个灯点燃一百个灯，一百个灯又点燃一千个灯，这样以灯传灯，光明会一直传下去。从现在开始，未来法门的灯一直传下去，从现在的范围来讲，这种光明智慧的灯，可以传到四面八方。

这的确比喻得很好，我们传授佛法需要这么一种精神。一个人以前没有灯，然后他到某一个上师那里去得受智慧之灯。就像原来我们开灯供法会，传灯时范围会慢慢扩大。你将明灯拿到特别黑暗的地方去时，你也可以把灯传给很多很多人。

当年的印度那烂陀寺就是智慧灯火云聚的地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国家的人到那里求学，哪怕是一两个人回到自己的国土时，把弘法的明灯逐渐传遍于十方。我们在座的人也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和发愿，虽然现在自己可能很弱小，但是在将来的时日中，利益到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民族、自己有缘的众生，因为我们佛教的理念非常广阔，它不分任何界限，只要是有生命的所有众生，都可以用佛法来饶益。

《大乘庄严经论》中也讲过：“犹如一灯燃众灯，无量无数彼无尽，一者成熟化众熟，无量无数彼

无尽。”一个灯可以点燃很多很多灯，最后明灯汇聚一处时，光芒可以照耀一个世界。一个佛幻化的身体能成熟很多很多的菩萨，一个菩萨又幻化出无数菩萨成熟有缘的众生，等等，度化的能力和范围不断扩大，最后无有穷尽。

我有时想，法王如意宝是菩萨的化现，很多人与他老人家相比，不能同日而语，以他老人家一个人的力量，他相续中的智慧明灯，可以传到将来的好多时代，包括藏地、汉地等很多地方，佛法的这种传承，肯定至少是几百年能一直传递下去，而且范围很广。

其实，不管是皇宫里面的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古人提问题的方式是非常有意义的。薛简说：如果您今天给我传灯，那么我就可以传下去。确实他也有这个把握，当时唐中宗派人来，不可能派对佛教一无所知的或者有邪见的人，虽然他的身份、背景并没有详细介绍，但从这个问题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一

个人问问题或回答问题时，可以看出这个人智慧的深浅。

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因为之前薛简请求六祖传法，然后要“明明无尽”地传下去，但是六祖又站在胜义中讲：“我们修道，以禅宗的最高境界讲，没有什么暗和明，如果有暗和明，这是一种变化的意义，不是最究竟的意义，那么“明明无尽”也就有尽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互相观待的，互相观待的法都不究竟。这一点《维摩诘经》中也说过，‘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这里用的经文，原文中也找得到。《维摩诘经》中说：“法无分别，离诸识故。法无有比，无相待故。”意思是说，从能取角度来讲，法本来也是没有

什么分别的，因为一切万法在本体上远离一切心识；从所取上讲，一切万法不管是光明也好，黑暗也好，都没有什么明和暗的对比。因为这些都是互相观待的，但是在究竟的意义上讲，没有观待，没有二元，没有思维、言语和对境。

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

薛简很聪明，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祖师您不能这么说，应该是有光明和黑暗，从我们修行角度讲，光明相当于是智慧，而黑暗相当于是烦恼，如果没有以智慧的光明来照破和摧破烦恼的黑暗，那众生是多么可怜，无始以来一直沉溺在轮回中，永远沉溺在黑暗当中，什么时候能出离呢？”

“就没办法解脱，应该是有智慧吧。祖师啊，没有除去烦恼的黑暗，我们众生永远也不能得解脱。”

当然，这是世俗谛上的一个问题。

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六祖大师对他回答说：你说烦恼是依靠智慧的明灯来破除，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烦恼的本体就是菩提，没有二种。如果烦恼存在，通过人无我的智慧照破烦恼，最后断除人我，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小乘中声闻和缘觉的见解，是羊车和鹿车的根机，大乘的根基都不是这样认为的。

羊鹿等机：《法华经》里的比喻，我们讲过。比如说火宅中的孩童正在玩耍时，有智慧的人用羊车、鹿车、白牛车来引诱他们出来。分别来说，羊车：羊不顾别人，遇到危险就自己跑，这是声闻的比喻；鹿车：鹿稍微关注一下旁边，这是缘觉的比喻；白牛

车：白牛是最好的牛，就像我们在《动物世界》里所看到的一样，有些牛很关心自己的牛群，为了保护牛群，它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是菩萨乘。此处的比喻分别是，烦恼和智慧二者分开，这种说法是小乘的根机，而大乘的根机，佛最高的境界，禅宗的境界，全是以白牛车来比喻。

烦恼即是菩提：汉地有一部佛经叫做《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题目很长。里面说：“佛不离众生，众生不离佛，是故水不离波，波不离水。”有这个比喻。意思就是说，从真正了义上讲，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水的波浪就是水，水就是波浪，这两者无二无别，只不过是被无明烦恼的风吹动时，掀起不同的形象而已，实际上本体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众生本来是佛，烦恼本来是菩提，原因就是这样的。

六祖当时用这种方式来给他讲，这样他回到皇宫

之后，就有足够的理论给皇帝说了。知道了原来烦恼即是菩提，他自己都可以当国师了。

下面这一段，主要讲大乘的见解。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

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这里讲什么是大乘见解。明和不明，烦恼和智慧，在凡夫面前这两者是存在的，是两种法，就像黑色和白色的绳子搓在一起一样。而真正的大乘智者，了达明和不明，烦恼和智慧，“其性无二”。

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无二之性就是万法的实性。这样的实性，处于凡夫地时也没有减。按照小乘的观点，我们在凡夫位时没有智慧，到后来圣者位才出现、产生智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样无二的见解，作为凡夫，它是无减的方式来存在，而作为圣者十地菩萨，它也没有什么增加。

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住在贪心、嗔心的烦恼中，心从来没有迷乱过；住在最寂灭的禅定中，心也从来没有寂静过。一般求过密法的人都知道，比如说《稀有七句》中说，地狱众生的心和普贤如来的智慧无有差别，造五无间罪之心和供养十方诸佛菩萨的心态本体上无二无别，地狱和天堂也是一样，佛和众生也是一样，密宗中有很多这样的词句，我们可能很难解释，但禅宗中完全是可以的。智慧和无明这两者本体无别，凡夫是不增不减的方式存在，

圣者也是不减不增的方式存在，在本体意义上，普贤如来与我没有什么差别，文殊菩萨与我们每个人也没有什么差别。有人说：“我背诵不下来，我特别痛苦，我背完以后就忘了。”但其实他与文殊菩萨的智慧一模一样。

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这样的本体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和内外，不生不灭，实相和现相都没有差别。显现上，有眼翳者看到毛发，实相中不存在。

常住不迁，名之曰道：在世俗中我们可以分析，但实际上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用不增不减的方式来认识的话，是佛教最甚深的意义，虽然是空性，但是空性与光明智慧之间的关系非常奇妙，这叫做真正的道。

在这里六祖讲了大乘佛教最了义的道理，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来不去的道理。《中论》的开头也会讲到这样的词句，但这里是通过禅宗的修行方式来讲的，我们讲密宗时，是以密宗的修行方式来讲，实际上殊途同归，在最究竟的意趣上是百川入海、了无差别。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

薛简说：“祖师，刚才您说不生不灭，外道中也有一个不生不灭，那是不是这两者相同？”

他问的问题还比较不错，一会儿问大乘是什么，一会儿问自己回去怎么样交代，一会儿讲禅定，好像提了五六个问题，问的问题比较多。但是因为六祖不愿意去国王那里，他愿意待在寂静的地方，就把很多境界说了，在显现上并没有排斥，一个一个很用心地给他回答。

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

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祖师在这里说：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是将灭来终止产生。

一般来讲，外道认为灭和生都是实有的东西，《楞伽经》中专门讲了内道与外道的常断和生灭不同，外道认为诸法的体性存在，是从一个存在的东西上讲它的产生和毁灭，他们完全承认诸法常、断、生、灭的本体一直存在，如果一个法的本体真正存在，那生和灭很难安立。这里讲的与外道的不生不灭不相同，为什么呢？外道将所谓的灭安立为产生已经终止，比如说一个东西死了，它的产生再也不延续下去了，这个叫做灭。

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因为这个法有

产生，这就说明它有灭的过程，因此灭是依靠生来安立，因为只要有产生，说明它还没有灭，灭还是存在的，是这样的理由。所以，有灭也有不灭，它显现存在的时候叫做不灭。那么，我们中观中灭法存不存在呢？《入中论》里面格鲁派和很多派别都有辩论，而这里的灭法和不灭这两者有实体的存在，所谓的生与不生之间也有实体的存在。比如说一朵花产生时，不叫不生，没有产生时才认为是不生，生和灭、不生和不灭，在实体上都是存在的，始终承认实体。在承认的过程中，小乘也承认生、灭、住，《中论》中有事宗对事物的法相就承许为有生、有灭、有住，这种法叫做有为法。好像很多讲记里面没有详细解释，解释的方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好一点。

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我们说的不生不灭，在胜义中显现的所有法从来没有产生过，并不是说产生的法已经灭了以后，

我们才说是不生不灭，不是这样，这个法用时间、本体、智慧来观察时，显现上好像是产生了，但是它从来也没有产生过，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外道是认为一个东西产生了，然后灭了，他从这方面来分析的，因此不同于外道。

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如果你想懂得禅宗真正的心要，一切善、一切恶都不要去思量和思索。你不去思维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入于清净的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的心体中，它会具足澄清、空性、妙用不断、无穷无尽的特点。

我们密宗中经常讲本体空性、常寂，是法身；自性光明是报身；显现不灭、大悲周遍，妙用于世间中可以现前的是化身。

湛然：是光明方面的。

常寂：是空性方面的。

妙用恒沙：是它的妙力大悲，用于度化恒河沙数的众生，于世间中无有间断。

这是最究竟的心境，你要想懂得心要，就是在究竟胜义中，善恶都不要去思量，按禅宗的窍诀来入心的本性，这时你会知道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在世俗中展现度化恒河沙数众生的利益和事业。

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

薛简蒙六祖大师的指教之后，大彻大悟。非常欢喜，恭敬离开，回到王宫去了，并且将六祖大师以上所讲的教言都呈奏给皇帝，还有京城中的有缘人，皇帝得到了真实的利益。

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

之前是元月十五日，过了九个月以后，皇上可能闭关修行了九个月，想开了，六祖就得到了皇帝的奖谕，不知道谁送来了诏书，上面说：六祖大师您老了，身体不好，所以没有来皇宫，但是您住在山林中，是为国家和皇上我精进地修道、发愿，您作了大量的念诵和加持，您就是我们国家的福田。

从这里看，皇帝承认他是国师。

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

通过您的加持，我们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一切都入于吉祥中，特别感恩。

大师您就像是“净名”，“净名”指的是无垢

称，也就是维摩诘居士，他也是因病住在毗耶离城，大量弘扬大乘法门，传扬佛陀的心法，经常谈说不二法门。

当然，六祖大师是出家人的身份，但是他的事业方面与维摩诘居士非常相似，他也是身体有疾，给整个国家祈福，弘扬佛法，六祖也是住在山里，给全国人民加持。

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

您当时给薛简所传授的直指心性的如来知见，特别甚深的大乘见解，还有禅宗最究竟的心要，朕和相关的人都已听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因为我们前世积累了善的福德，还有前世种下的善根，各种各样的原因，值遇了您出世，接受到了你的教法，我已经顿悟上乘。

当时的皇帝确实是对禅师非常恭敬，从这些语句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皇帝说他已经“顿悟上乘”，所以说，不一定非要到上师那里去，通过这种传授，他就已经“顿悟上乘”了。

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钵，

第八世噶玛巴也讲过，虽然没有亲自见过上师，但是上师的教言，自己真正得到的话，那么自己也可以把他当作根本上师，因为已经得到了法恩。

当时皇上没有亲自见过六祖，但是六祖的法通过内侍传授给他之后，他确实已经“顿悟上乘”了，他特别感恩祖师，顶戴无已、感恩不尽，并且奉上了磨衲袈裟和水晶钵盂。

磨衲袈裟是高丽国（韩国）进口的袈裟，像印度布

一样。水晶钵盂是不是国产的啊？他没有加磨衲那样的字眼，因此水晶钵盂可能是国产的。

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焉。”

皇帝吩咐韶州的刺史、官员，对六祖大师正在住的寺院进行修复，拨几十万、几百万、几个亿，马上维修，并且他原来在新州那边的寺院，也从那时起被赐名为“国恩寺”。

因为他对整个国家非常有恩德，因此给原来他待过的寺院赐名，应该是这个原因吧。不知道现在国恩寺叫什么，是不是还叫国恩寺，你们再看一看，好吧？

从这当中有很多道理我们可以联想，一个是当时皇帝和国师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大乘佛教的重视；还

有一个，禅宗当时在全国的分量。皇上自己都“顿悟上乘”了，如果皇上是修禅的人，那百姓也会跟着修禅，因为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上面怎样敲鼓，下面就会怎样跳舞，一般来讲，很多人看上面是怎样的态度，就会跟着，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时古人的心态得益于禅宗或者说佛教，佛教一直到现在延续不衰的原因也是这样。

第 37 课

2014 年 5 月 6 日

《六祖坛经》很快就讲完了，还不知道讲完后讲什么，《现观庄严论》也马上讲完了。《六祖坛经》不太好讲，今天讲第十品。

付嘱品第十

就像在密法中到最后一品经常有交付于护法神或有缘弟子的内容，在这里也是一样，历代的大德到最后会将佛法的传承授于有缘的弟子。从历史上看，不管是藏地、汉地还是印度，经常也有一些大德将自己的传承，很明显地在公众中传给个别人，也有一些交

付得不明显，用意传默默加持。在这里，六祖最后把自己的法脉传给十大弟子，让他们继续护持。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

师一日唤门人：六祖大师已到晚年，要接近圆寂时，有一天，他喊来自己法门中主要的得力弟子。

法海：法海是《六祖坛经》最后的整理者，特别了不起，贡献很大。像麦彭仁波切当年的很多作品，特别珍贵的教言，是堪布根华、协庆嘉察等几个弟子立成的文字，对后代人来讲，这个贡献非常大，因为当时在他的门下也有很多大弟子，像司得班钦等等，但是他们以讲经说法为主，还有一部分人，就把上师的珍贵教言，包括五部大论的一些重要注疏立成文字。所以，对后人来讲，我觉得法海在所有弟子中

是贡献最大的。有些大德在世时不一定很出名，就像无垢光尊者，在世时并不是特别出名，卫藏那边有很多人知道，也有很多人诽谤，甚至也受过开除等的怠慢，后来通过他的法本，大家才知道他的智慧和悲心。

志诚：志诚是神秀大师派来“偷法”的。

法达：法达诵了三千遍《法华经》，刚开始时比较傲慢。

神会：13 岁时就来依止，他应该是比较听话的。

智常、智通：智常和智通都有出现吧。

志彻：志彻专门来杀六祖，后来成为了开悟者。

志道：还叫来了志道。

法珍、法如：法珍、法如在《坛经》里面没有出

现，但实际上他们都在不同的禅宗历史中有记载。

等曰：汝等不同余人：这些人等，有很多人，当时祖师叫他们过来，并且告诉他们，你们不同于其他人。什么叫做不同于其他人呢？应该是他讲经说法这么多年来，有很多的弟子，但有些弟子对六祖来讲，对祖师的法脉不仅没有好处，甚至可能有坏处；有些可能是没有继承和弘扬佛法的能力；有些只是听听法而已，到最后可能忙着维持自己的生计而已。而这些人在他的弟众中与众不同。

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六祖说：我灭度之后，你们应该到不同的地方各自成为大德，都成为弘扬佛法的重任者。

一般来讲，上师在世时，很多大德集聚一处，上师圆寂以后，很多都去各自地方开始弘扬佛法。因此大家也应该知道，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中，一定要放弃

自己所有的傲慢和其他琐事，认认真真得法。得法之后，要么到寂静的地方实地修持，要么尽量地为迷茫的世人传递明灯，这是非常重要的。

六祖要接近圆寂时，他并没有说，我死了之后，我的房子怎么处理……当时钱等贵重物品不一定有。现在有些世间人，他临终前经常想着自己的财产和亲人，会说对财产怎么处理，对家人怎么安慰等等。但作为一个修行人，他要离开时与其他人不同，他特别重视法脉，所传的法应在不同的地方继续弘扬，因为弘扬佛法对他来讲是报答师恩，对弟众来讲也非常有意义，因此他讲到自己圆寂以后的这些事宜。

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

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那么怎样弘扬呢？弘扬的内容前面已经讲过，六祖说，今天我可以教你们

将来弘扬佛法的方法，这个方法最关键的是“不失本宗”。

任何一个传承弟子都需要智慧，不能失去自己的本宗。比如说你是一辈子学禅宗的，到最后开始弘扬律宗，就很难成功；你一辈子学密宗，到最后学另外一个法，可能也很困难。当然，你为了接引，方便时弘扬其他法门是合理的，万法皆通，但最关键的就是不舍弃自己的宗派、传统和传承。在座的道友，以后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弘扬你自己所学过的传承和教言很重要，否则，恐怕在缘起上不一定成功。

法王如意宝圆寂之前说：“莫舍己道，勿扰他心。”不舍弃自己的道，我再三说过，这里面的内容非常深奥，你自己的宗派、法门、上师，以及你自己的所有传承都摄集其中。六祖也非常重视，说本宗的法义最好不要舍弃。

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不舍弃自宗的法义，六祖首先给他们举了三科法门，还有三十六种对法，这些词句下面会解释。

出没即离两边：于日常生活中不离两边，也就是说不能脱离两边，也不能堕于两边，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堕于极端都不合理。

说一切法，莫离自性：说一切法千万不要离开它的自性，胜义中有空性的自性，名言中有名言的如梦如幻或者一切现相的自性。胜义和世俗的自性我们都不能离开，这是一个规律，如果离开了这个规律，做什么事情也不可能成功。任何一件事情不堕两边，以这种方式来行持才算真正合理。

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你们在弘扬佛法和自己修行的过程中，如果有人问佛法方面的道理，你们应该从两方面的语言来进行回答。下面讲了一些对法，两方面的语言是双用的词句，不像现在有些人天天说空空空，堕入一种空边，有些人说现现现，堕入现方面，对空方面不考虑，不是这样，要考虑两方面。其实我们的行为也要这样，要考虑到佛法方面，又要考虑到世间法方面；既要考虑到世俗谛方面，又要考虑到胜义谛方面，这样的话，做什么事情有一种分寸，立于中道。所以说，别人问问题的时候，不要太绝对了，堕入一边，不考虑另一方面是不行的。

来去相因：讲三十六种对法时也会讲，任何一个法都互相观待、互为因缘，因此暂时来讲，对法或者说双语非常合理。

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到究竟时，圣者的根

本慧定面前，所有的二法，黑色和白色也好，现和空也好，全部尽除，没有来处与去处，无生、无灭、无来、无去、不常、不断等等，到最后连圣者根本慧定的智慧也找不到，更何况说其他万法。

因此暂时来讲，有人提出问题时，最好从两方面考虑，我觉得学习任何法门，这一点都很重要。比如说别人要问因果方面的道理时，你要想到世俗中因果不虚的道理，又要想到因果不虚的本体在胜义中也是空性的，两方面都考虑才比较合理。

我希望法师们弘扬佛法时，也要从两方面考虑，我们学院中的法师，我相信你们佛学方面与一般世间人比较起来很不错，但是世间法方面比较差，无论是你们出去弘扬佛法还是在这里回答问题。我要求大家办“沙龙”，就是要培养和训练，训练什么呢？既要考虑佛法的道理，也要考虑世间人的心态。

我去一些学校里讲课时，也在不舍弃佛教本宗的基础上，尽量地随顺世间。有些人认为，现在世间人知道的东西没有必要讲，并不是这样，现在人知道的东西与佛法结合起来很难讲。我出去给大学讲的课，我们这里的很多法师都不看，他们觉得太浅了，但实际上也许你们以后面对社会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知识比佛法更重要，我有这种考虑。

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思考，同时也了解现在人的一些心态，如果你没有这样入手，光是讲十二缘起，空空空，下面的人很难真正得到利益。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需要利益，尤其是不信佛教的人。学校和企业的人，百分之三四十不一定对佛教有兴趣，但是他们如果有理论的正道，将他们经常关心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讲，对他们是有利的。佛法是要让众生的心真正从痛苦中获得解脱。

学院中，去年就把大学演讲的讲记发给大家了，

你们好像没有看，甚至有些法师、堪布、堪姆也没有看，连题目都不看，发了以后就扔在那里。也许是我的智慧不够，也许是你们已经超越了这种境界，但是我讲一些佛教方面的道理你们也会重视，实际上这些理论更重要。我们不能讲得太浅了，太浅显、世俗，我们不愿意；但是也不能太深了，如果太深，在任何一个学校、企业，不信仰佛教的团体中，连一个名词都没办法解释。因此，我们给他讲多少法，也不一定对他们有利益。

以上是讲要两方面考虑，这很重要。

「三科法门」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

三科法门是阴、界、入，亦即蕴、界、处。“阴”就是五蕴。

古代的很多经论中，经常翻译为五阴，也有翻译为五蕴的。

| 色受想行识是也。

五蕴是什么呢？色、受、想、行、识。

五蕴在《俱舍论》中讲得比较广，这些名词我们在此处不广说。实际上这说明禅宗也承认《俱舍论》里的观点，比如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禅宗对此也不会舍弃的。就像《入中论》里讲，从色法乃至一切智智之间，都有它的法相，中观也是这样，禅宗也是这样，从五蕴到十二处之间的世俗法并没有舍弃，现在有些禅宗学人常说：“这些都是空的，都是禅的妙用，不用去管。”实际上也不是，大家应该知道。

| 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

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

入是十二处的意思，外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六境；内六门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十八界是六尘、六门、六识。六尘是六境，六门是六根，再加上六识。

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

自性能含摄万法，所以可称之为“含藏识”。

含藏识：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第八阿赖耶识，当认清了它以后，会变成大圆镜智。按照密宗的说法，阿赖耶刚起动时，普贤如来已经认识本面，没有迷乱，没有流转在世间中。如果没有认识它而产生分别念的话，就像我们世间的众生一样，在六道中不断转生。

若起思量，即是转识。

密法的说法也可以用在禅宗吧。如果含藏识没有起思量，整个法界真如在本地上。如果起思量，起遍计分别念，那就成为“转识”——染污意识（末那识），有了染污意识以后，就开始有萨迦耶见，我和我所见。

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

之后眼识、耳识、鼻识等六种识，从眼耳鼻舌身等六根中出现，然后见到外面的色声香味等六尘。十八界在自性法界中，是光明、空性无二无别的，但因为我们众生没有认识它，就开始出现十八界。

《俱舍论》中讲，对喜欢广说的人来讲用十八界来宣说，其实五蕴中也可以含摄。

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自性而起迷乱分别念，十八种界就成了轮回的因，是迷乱的“十八种邪”；如果我们认识到这十八种本性、智慧，如此，十八种界就成为正见。

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它，一直被贪嗔痴烦恼所染污，众生就会不断地在六趣中流转，辗转痛苦；如果我们认识了它，就出现佛的三身五智，出现种种度化众生的事业。

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前面说了用和不用，禅宗里面讲妙用，我们密宗中经常讲妙力或者显现，那“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与自性无二无别，所谓的“用”刹那也没有离开过自性。

《经庄严论》中讲，众生是迷，佛陀是觉，迷和觉是一个，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在法界中认识或不认识的差别而已，因此本性上它在自性法界中没有离开过，这是讲的世俗法。禅宗在这里讲到了《俱舍论》的内容，小乘中的有些法门在这里也讲，但是讲的方式有点不同，如果我们认识了它的本性、妙用，这些都可以成为成佛之因。

「三十六种对法」

“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

对法从外境上分有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是这五对。

好像演培法师的《六祖坛经》讲义里讲得比较广，但我不会讲得那么广，大家应该都懂。其实这里

的“对”，有些是完全相反的，是我们常说的反义词；有些是在因明中讲的相违之法；有些不是完全相违，只不过是观待的，比如说左右、前后这样。《六祖坛经》里所讲到的名词，分寸上并不像因明中讲的那样严谨，禅宗大德所说的基本上是在总体上表示我们的一些心态，他为了说明这样的道理，因此只要不堕两边，掌握中间的分寸就好。之前他也讲了，别人问法义时，一定要“出语尽双，皆取对法”，别人如果说天，你要说地，前面六祖也经常这样回答，别人说有，他说没有，不管是小和尚还是大和尚来问问题，别人讲世俗谛，他立刻上升到胜义谛去给他讲，他的弟子也喜欢这样。

我们以后也可以这样回答，别人说天，我们说地；别人说太阳，我们说月亮；别人说光明，我们说黑暗。阴阳、水火等等都是如此，这叫做对法。

这以上是外境无情法方面的五种对法。

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

法相语言方面，有十二种对法，语与法对。

语言和法，法的范围很广，但是语言一般是指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语言，它与除了语以外的其他法相对。本来法有很多种含义与内容，那这里是说，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对境，是境和有境方面而讲的，因此对法之间不一定完全相反，有些是反体上面相对应或相观待。

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

刚才讲了语言方面，有些是在言词上面，有些是真实的法相上面，比如说色和空之间、动和静之间，

它的法相、本体、本质都是相对应的，比如说清和浊、凡和圣都可以这么讲，这是十二种对。

至此已经讲了十七种，再加上十九种，为三十六种。

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

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相对，邪与正相对，痴与慧相对，愚与智相对，散乱和禅定相对，慈爱和狠毒或者毒心、毒害相对，持戒与非戒或者为非作歹相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前面是慈和毒，慈与害也可

以对，悲与毒也可以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法身是一切万法的本性，从空性方面讲的，色身是显现上面讲的，可以对），化身与报身对。这是十九种对。

我刚才讲了，某些是反体上的不同，比如说报身是圣者菩萨所见到的清净身，化身是一般不清净的六道众生面前所显示的种种应化身，它们两者之间完全对应或者相反，肯定不能这么说，但是就像树根和树枝一样，一个是现基，一个是显现，从这方面来讲也可以叫化身与报身相对。

这以上是三十六种对。

我们以后也可以这样说，别人说烦恼时，我们说菩提；别人说常，我们说无常，就这样辩论。但其实辩论也并不是单说个反方面的词汇就能辩倒对方，不过真实考虑这方面很重要。现在人可能只是强调一

方，比如说一直强调慈悲方面，但是他不知道慈悲的反方面，包括自认为自己很慈悲，那自己有没有不慈悲的非常狠毒的损害别人的行为？或自己觉得有一些智慧时，那同时有没有愚痴？在自身中也可以多方观察。所以，学法时不仅仅只强调一面，比如说只强调空性，那显现方面没有关心？只关心安静、安住，那起心动念怎么样对待？这些都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值得考虑的。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祖师说：以上已经讲了三十六种对法，如果我们了解、懂得了这三十六种对法，这是真正的修道，

贯一切经法：这种修行或者境界，它可以贯穿一

切佛法的深奥经义，非常有意义。

出入即离两边：平时我们在生活中也不会堕入两边。离开了堕边，如有边、无边，或常边、无常边，在生活中时时刻刻不考虑两边。

修行也好，世间法也好，这的确很重要。我经常讲，有些人对佛法非常虔诚，很精进，但是缺少世间的善巧方便，如此一来，虽然自己有一定的修行，却经常遭到别人的非议、诋毁，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只考虑佛法，不考虑世间法。有些人对世间法方面是很精通，很有智慧的，可是在佛法方面却经常背离因果，与佛法的真理相违。

前一段时间，我们学院的几个堪布谈话时，我们并不是赞叹自己的传承上师，但是确实越来越感觉到，上师如意宝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后学者学习的地方，他一方面非常强调修行，

但同时，对与人交往、接人待物方面也特别重视，而且他也讲了格言方面、君规方面的很多教言。

如果我们天天对世间应酬特别关心，而对深奥的佛教方面没有任何学习，恐怕修行的境界难以提升，但法王并不是这样，一遇到灌顶的甚深内容，密法的甚深见解和行为时，他就有一种非常超越的智慧和悲心，随时会流露出超凡入圣的境界；同时，对世间任何一个底层的人，他也有很多教言。

所以，我们以后也需要两方面的考虑，如果你不想大量弘扬，你只把自己当作一个修行人过完此生，直至死亡的话，那你就只有与谁都不接触，否则与任何人只要吃一顿饭，之后所有人都得罪了。其实有时不善于与人沟通，短短的时间中，很多人都已经得罪了，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愚痴，作为佛教徒不应该这样。佛教徒应该在小问题上更会沟通，在面对重大问题时，有一种超越的智慧，这就是智者的行为。因

此，我建议大家不要完全堕入一边，如果太世俗了，每天忙着世俗法，可能自己没有修行的境界。

现在的社会越来越乱，得病的人越来越多，以前没有的各种疾病，现在层出不穷，包括抑郁症、各种综合症，还有空气污染、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引起的疾病，包括我们穿着的衣服，里面也有很多对健康不利的物质，所以，人的心态就越来越乱了，这时就需要一般人尝试不到的佛法境界，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要在人群中把佛法弘扬起来，自己要有一种坚强的心态。现在有个别道友经常说：“别人侮辱我，别人训斥我了。”一句话都经受不起，这种修行人真的很可怜，一句话也撑不住的修行人，再怎么说大话，恐怕不合理。

世间人经受不住情有可原，他受不了、忍不了，内心非常脆弱。尤其是我接触过很多所谓的博士生、博士后，从世间的学问上讲是最顶尖的，但是他的心

态特别特别脆弱，跟他说五分钟的话，要观察五次他的表情，会不会一下子就敏感了！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这样，稍微有点说得不对就立即选择自杀，其实很多自杀行为是语言引起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作为修行人，如果也同他们一模一样，恐怕修行也没起到很大的作用。

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我们任何的起心动念、言语行为，于外在有相，也离相。就像无垢光尊者说的，一个具有善巧的上师，看起来与世间人一样，实际上与世间人不同。我们懂得了这些道理时，一方面对世间的赞叹、赞美、财富，并不执著，已经离开了相；但另一方面，在显现上好像也跟世间人一样随顺。这就叫相和离相都已经具足，不堕两边。

内于空离空：从内在，于空已离空。从内在的境界来讲，一方面对世间所有的法，没有像世间人一

样去执著，但也并不是处于单空的境界中，空和不空都已经超越了。其实如果你真正懂得了这三十六种对法，你会抓住中道、认识中道。

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

如果我们一直执著外在的相，那增长邪见，对万法的真相没有了解，只是天天著相而已；如果我们完全执著一种空，那也增长无明，因为只执著单空，就会对修福德资粮非常轻视。

其实《坛经》中对后学者讲了很多窍诀，只不过我们很多人只停留在文字上，后来也没有人传扬下去，很可惜。汉地的很多寺院里，有些只是耽著一个烧香拜佛，有些只是耽著一个空，并不是两者皆有。当你出定时，烧香拜佛、积累资粮都该有，好的相你还是要去执著；当你处于胜义的入定境界时，全部都是空性，如此一来，对法现相的一面和实相的一面都

会通达。其实这是真正的法相，《解义慧剑》里也一直抉择这样的道理——胜义谛和世俗谛的真相。

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

有些执著空性的人，经常直接诽谤佛经的意义，直接诽谤前辈高僧大德的教义、论典，直言我们禅宗不立文字，什么都不要。如果真的不用文字，那我们人说的语言也是文字，也不合理。

文字：人的语言叫做本性文字，它转变成外面的形相叫做形相文字。如果真的不立文字，那“不立文字”这种说法、这种语言也不合理，但你仍然在说，因此执著空性的人诽谤显现的说法，是一种歧途。

《百喻经》里讲过一个公案，有一个穷人，他在旷野中奔波、寻找，找到了一个珍宝箱，里面有很多

的金银财宝，他非常欢喜，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个明镜，镜子里面出现了他自己的影像。因为他比较愚笨，觉得这个人一直在箱子里，他就跟这个镜子的影像说，非常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然后他就直接跑了。佛经里的寓意是什么呢？世间人在轮回中执著相，特别痛苦，他去寻找解脱，刚好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相当于是穷人遇到了珍宝箱，这时他如果耽著空性，那就像这个人害怕镜中的像逃之夭夭一样，没有入于佛法的甚深意义。[165]

所以，禅宗也好，密法也好，如果单单执著一个单空的行相，会毁坏很多世俗的资粮，是不合理的。

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

165《百喻经·宝箧镜喻》中云：“昔有一人。贫穷困乏。多负人债无以可偿。即便逃避至空旷处。值箧满中珍宝。有一明镜著珍宝上以盖覆之。贫人见已。心大欢喜。即便发之见镜中人。便生惊怖。叉手语言。我谓空箧都无所有。不知有君在此箧中。莫见嗔也。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为无量烦恼之所穷困。而为生死魔王债主之所缠著。欲避生死入佛法中修行善法作诸功德。如值宝箧。为身见镜之所惑乱。妄见有我。即便封著。谓是真实。于是堕落失诸功德禅定道品无漏诸善三乘道果一切都失。如彼愚人弃于宝箧。著我见者亦复如是。”

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

有些人这样说：不单是语言上面不立文字，我们所修的道也不立文字，但我们说“不立”这两个字也是文字。而且这些人见到别人说法、造论、行持善法，就经常诽谤他们说：“你们这样不合理，禅宗的境界中，没有什么文字可立，也没有什么所修持的。”

这样就毁坏了别人的善根，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我们懂得一点空性的时候，不要把空性的道理成为摧毁世俗善根的因。

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耽著空性、不立文字，只不过是自己愚痴而已，如果只是自己非常愚痴、迷惑

也就罢了，但你们又不断诽谤佛经。千万不要诽谤佛经的甚深意义，否则罪障无量无边。

因为谤法的罪过非常可怕，尤其稍微有一点口才的人，更容易误导他人。现在各个地方的辅导员中，有些人还算不错，但我也发现有些人乱辅导。我们学院里培养的辅导员，很多法师都在关注，因为需要长期观察和考试，会对他的智慧有一些了解。但外面的居士团体中，我发现个别人虽然口才比较不错，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实际上自己根本没有理解佛经的意义，甚至有些完全是讲一些是非、神通，还有自己的功德。

我们出家人传法的过程中，也应少讲自己的功德，即使自己有一些境界和感受。按照上师如意宝的传统，在公众场合不会讲，更何况说，有些居士稍微学了几年佛就说：“啊，我昨天晚上怎么怎么做梦，你们知道我现在如何如何……”我发现个别地方的一

些居士，已经完全失去了我们宗派的传统，这些以后要尽量注意。虽然他讲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不符合佛经的意义，甚至经常自吹自擂。我希望我们的管理人员逐渐取消这类人的资格，因为我们不缺说神通的人，我们对外弘扬佛法，不是依靠说神通来利益众生。即使真的有神通，佛陀在律典和佛经中都讲过，没有特殊必要也是不允许说的。

“马航”失踪时，有人说“马航”的人没有死，真相大白以后很多人在网上骂他，这时他就不说话了。他当时说：“我们的上师有神通，说所有人都活着。”有些愚痴的居士代表上师发言，这是比较可笑的，上师也不一定有神通。所以我要讲，佛教是一种教育，我们用真正的道理来说服别人最重要。

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

如果不管空性，一直执著于外相，而求外在形象的解脱和真理，或者整天建立道场，说一些有无是非的过患等等，这样的人，因为一直耽著于表面上的福德资粮，根本不懂佛教甚深的空性意义，累劫中再怎么说，实际上也不涉及随解脱分的善根，如此一来，只不过在积累人天福报罢了，累劫也不可能有解脱的机会。

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

此处讲到真实的窍诀：我们只要好好依止善知识，听受佛法，如理修行，不要善恶等什么都不思，否则会对我们修行解脱道产生一定的障碍。

所以，我们应该如理如法地修行，如理如法地积资断障。不要什么都不思，你还没有达到一定境界之前，不能这样，这不是禅宗的观点。

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

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如果我们只是听一些教言，或只是口头上说一些，而自己一点都不修的话，可能让别人生起邪见，让自己也生起恶念。

其实佛法的修行很重要，藏传佛教要明知修行的道，按照世亲论师的观点，在清净戒律的基础上，听闻、思维，然后再修行。

如果你没有修，即使你是法师等任何身份的人，只在口头上讲，但实际上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相续中信心、悲心、菩提心连刹那间也没有产生过，空性见也没有思维过，那你在无数的人群中再怎么讲，也只像放个录音而已，没有意义。因此，如法修行对个人来讲很重要，否则到一定的时候，大家都会产生邪念。

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依法修行，最后将无住的空性法门，在有缘众生面前作法施，常转法轮。

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你们懂得这些道理后，应该口里面如此说，心里面如此用，身体如此力行，不但自己身口意如此行持，让别人也这样去造作，这就是“不失本宗”。

我是这样解释的，没有看到别人这样引用原词，应该也可以吧。其实上师的任何一个教言，单是口头上、文字上了解一下不行，应该身体要行，心里亦用，口里也说，而且不但自己这样，让别人也这样才是真正的“不失本宗”。我们学习佛法时，每个人都应该身体力行。

“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

六祖再次详细地对他们讲：“如果有人问什么是有，你用无来跟他对话；如果有人问无，你用有来作答，因为世俗中就是有。”

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

有些人问凡，你用圣来对；问圣，以凡来对。凡是相对的法，你可以互相对应，在其中找到中道。

禅宗里所讲到的中道，恐怕不是中观里所讲的远离四边八戏，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正在这个时候，认识你心的本来面目。但是在中观里讲的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二者，也不是非二者。详细去观察，禅宗里并没有讲，它是窍诀性的一种认识，有也不是，无也不是，正在这时，你观自己的本性就会通达，它是这么一个方法。

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

上面只说了凡圣、有无，其他的三十六种对法也是这样，也可以以此类推，如此才不会失去宗义。

设有人问：‘何名为闇？’答云：‘明是因，闇是缘，

这里的因缘与因明中的因缘有点不同，与《俱舍论》中的因缘也不同。

假使别人问什么是黑暗，你就可以回答“明是因，闇是缘”。

明没则闇，以明显闇，以闇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

明没则闇，以明显闇，以闇显明：明是因，暗是缘，明若无，暗会出现，以光明来显现黑暗，以黑

暗来显现光明，这是从反方面讲的。比如问什么是黑暗，你就用光明的因来摧毁，这是毁灭因。因缘分产生的因缘和毁灭的因缘，光明和黑暗是相违的，有一者时，另一者就消失了。此处的“因”不是因明中所讲的真实因，它是相似的名称上的因。光明消失，黑暗出现，黑暗相对光明而出现，而光明也相对黑暗而出现。

来去相因：这样的来去因缘，不是暗，不是明，不是白，不是黑。

成中道义：这样的中道，才叫禅宗中的“中道义”。

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其他的问题，你们也以此而类推。你们以后在传

法的过程中，应该按照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授，不要失去自己的本宗。

禅宗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光明和黑暗，或者起用和认识之间的关系，你们以后要传下去。

其实禅宗也好，密宗也好，佛法都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此期间，前一代人传给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又传给下一代人，这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人所接受的法要，以后也应该不断地传下去。不要认为，“我到藏地已经求学五六年、十几年了，那我现在自己已经得到了，其他人就不管了。”

以前藏地的一个学者说：“舍弃这个身体倒是不可惜，但是舍弃我的智慧和真理很可惜。”所以，我们在没有离开之前，最好把自己心里的真理传给有缘人，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依靠不同的缘起，以后也会有这种机缘。

第 38 课

2014 年 5 月 13 日

《六祖坛经》现在讲到，六祖将法交付给有缘弟子这一段落。前面已经讲了，将六祖的传承不断地传下来，不会失去它的宗义。今天怎么讲的呢（我本来念得不好，今天可能念得更不行。原来有一个人说，我本来比较难看，今天又哭了一场，更难看）？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

太极元年：公元 712 年，是唐睿宗时代，六祖大师已到晚年。

延和七月：延和元年的七月份。

命门人：有一次，他把门人叫过来告诉他们。

新州：是六祖降生的地方，也是后来圆寂的地方。

国恩寺：是六祖当时没有答应去皇宫，皇帝给他特别建修的寺院。

建塔：要求在国恩寺建塔。以前很多祖师圆寂时也经常修灵塔，现在汉地很多寺院中也有这种情况。

仍令促工：要求很快的时间中竣工。

次年夏末落成：第二年夏天快过的时候落成。

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七月份时，要求所建的塔马上完成，到了第二年

的夏末，就完成了。

七月一日，集徒众曰：七月一日，六祖大师召集了弟众，告诉他们。

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我到八月份时，准备离开世间。

七月一号的时候说的，只有一个月了。

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你们有什么疑问，早一点向我问，我可以破除你们的疑惑，让你们尽除一切迷乱和错误的观点。

我昨天晚上也讲了，我们提出问题，上师进行解答，从汉传佛教来讲也非常重要。此处是说，祖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门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则马上问。

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我走了以后，就没有人教你们了。

对他的弟众来讲，的确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为依止六祖而来，祖师圆寂了以后，很多弟子也不一定跑到别的地方去，否则，整个世界上也并不是没有问问题的地方，但是六祖也知道这些人一直是依止他而来的，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离开了，离开之前，门人有什么问题马上问，祖师进行回答，祖师走了以后，没有人教他们。

这句话，我们在座的法师和佛友们一定要重视，你们周围的有些人问问题时，都要尽量回答。当然，还需要分一些场合，我在路上都经常有人挡着，“哎，您等一下，我要给您问个问题。”我有时候脾气也不太好，我说，“躲开，我现在正在走路，知道吗？”不适合问问题时，拿着麦克风挡在路上，这样不好。

的确，尤其是刚学佛的人有很多很多的疑问，而且这些疑问也特别幼稚。按理来讲，书中将很多人的疑惑早已经回答了，但个别人不看书，非要问，问完以后也不好好记住，这是我们现在人的通病。是什么样呢？即使对方回答得再好，他也不去记录，好像故意试探对方一样，问对方怎么解释，你给他解释以后，问他满不满意，他也模棱两可，这种态度不好。

六祖是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让弟子问，麦彭仁波切在接近圆寂时，他也说过：我本来是一个大菩萨，来到这里弘扬佛法，但因为众生福报太浅，没有按照我想象的那样完成这件大事，你们这几天有什么问题要尽快问我，我们不可能这般长久地待在一起，我以前谁也没有告诉我是大菩萨，但现在要临近死亡，我也不可能对大家说妄语，欺骗别人。麦彭仁波切传记的后面有这句话。其实这些大德临圆寂前非常清楚，有些是直接宣说，有些不一定直接说，但间接地宣说

了，就像法王如意宝圆寂之前，他已经告诉了我们，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没有觉察而已，也有这样的情况。

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

祖师说八月份要圆寂，法海等十大弟子都非常伤心，大家都痛哭流涕，唯有那个 13 岁时就来到六祖大师处的神会，他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表情淡定，没有哭闹和伤心。

其实六祖特别赞叹。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一般自己的父母亲人死的时候，旁边的人哭啊、闹啊，有这样的传统，有些确实心里非常痛苦，忍不住痛哭流涕，但是从修行或者佛法的角度说，尽量不要哭。譬如上师圆寂时，自己也没有必要去伤心，这个也很重要。

宗喀巴大师的传记中说，宗喀巴大师圆寂以后，他的传承弟子们一个个都非常非常伤心。我以前看过克珠杰写的宗喀巴大师的传记，他把大师圆寂的情景写得非常伤感，念一遍心里都非常难受，有这种感觉。“世界的河流都干了，太阳和月亮都掉在地上了，整个世界都已经变得昏暗……”讲了很多很多。的确，一个明日般的上师圆寂，会有这种感触。但后来看到有些出家弟众，他们没有理发的兴趣，穿着也不如法，等等，克珠杰觉得这种做法不对，对上师不是一个好事，他就跟有缘弟子们讲了聚际必散、生际必死等的道理，然后要求大家振作起来，重振佛法。所以，一般上师圆寂的时候可能会很伤心，但上师所关注的是法怎样弘扬下去，这个非常重要。

我记得释迦牟尼佛涅槃时的状况在《大悲经》里有记载，也与《六祖坛经》很相似。佛陀告诉阿难等有缘的弟子：“后夜我会离开这个世间，今晚是我们

相聚的最后一晚，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你们不要伤心……”佛陀这样说的时候，阿难的眼睛一直怔怔地盯着佛陀，身体几乎要倒下去了，痛苦得无以复加。佛陀告诉阿难说：“你是不是非常爱我？”阿难说：“我对您的爱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如果可以交换，我可以以自己的性命来换您不圆寂，但不能如是。”佛陀让阿难把右手伸出来，然后用自己非常柔软的金色右手拉着阿难的右手，告诉他：“你如果爱我，你以后就应该做我爱的事情，我爱的事情是什么呢？无数个阿僧祇劫中，我都在行持佛法，我离开世间之后，我把佛法交付于你，你要弘扬，不要断绝，这就是我所爱的事情。”

“你如果真的爱我，你要做我爱的事！”我们在座的人也要这样做，以后不管是佛陀还是任何一位上师，你要想报答诸佛菩萨、传承上师的恩德，你要做什么呢？做弘法利生的事。对上师来讲，修塔之类的

事不一定很重要。

原来法王如意宝圆寂，他老人家的遗体还没有荼毗时，我们当时召集学院所有的堪布开会，会议中我们说，法王如意宝已经圆寂了，无常已经现前，我们谁都不愿意，但是无能为力，不过，法王的佛学院和法脉，我们还要继续传承下去。所以，当时我们召集所有法王以前非常重视的弟子们，让每一个人在法王的遗体面前发愿，各个班的堪布、堪姆们说：“至少三年之中不离开学院，自己好好守持戒律，闻思修行，尽量讲经说法。”大家都发了愿，三年以后，学院的管理又开始重新安排和商议。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教言，以后自己所依止的上师圆寂时，伤心、大哭都没有用。世间人大声地哭，或者对上师的后事方面出大量的金钱，这些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但最关键的是，上师一辈子所弘扬的是正法，将正法不断地延续下去，这就是对上师最

大的报恩，也是最大的佛事。

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

神会小师：其实说是“小师”，但我按照神会降生的年龄算了一下，当年他至少也是二十八九岁，也不算小和尚，不过比起其他一些大长老，神会在他们中是比较小的。

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因为神会之前没有哭，六祖大师说神会小师已经得到了善和不善平等，赞叹和毁谤不被动摇，哀伤和快乐也平等不生的境界。

余者不得：其他人怎么了？好像都没有得道，我说圆寂时很多人都哭着，眼泪汪汪的，有什么可哭的。

数年山中，竟修何道?

遇到生死这些事情时有什么可哭的，你们这么多年以来在山里修行，到底修了什么？

我看到道友中有些人听说家里的父母死了，就泣不成声了，“做什么样的佛事好，他刚刚圆寂了、往生了，怎么办呢？我现在要不要回去？回去也没办法，我昨晚上没有睡着。”我们显现上都是凡夫，家人死了会痛苦的，但我们也修了很多年，哭也没有用，该做什么佛事给他做就是了。

汝今悲泣，为忧阿谁? 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

我今天如此一说，你们很多人都开始伤心、痛苦，是在为谁担忧？我圆寂以后，你们是不是对我的后世和去处担忧？没有必要，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的

去处。

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

我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去处，不可能提前一个月就告知你们，我明白知道自己往生到哪个清净刹土。所以，你们没有必要哭。

弟子这样伤心，意思是上师很可怜，快死了，怎么办呢？其实为上师的圆寂、疾病、劳累而痛苦，是一种多余的担忧。六道轮回中有很多很多可怜的众生，对他们都不担忧、不伤心、不生起悲心，为其他的事担忧更没有必要。

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

你们如果知道我的去处，就没有必要哭了，哭也

没有用，人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你哭得再多也无法阻挡。法性中没有生和灭，本来就是如此，所以你们好好地安坐，我给你们讲一个偈颂。

他要直指本性。

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

名字叫“真假动静偈”，如果你们经常念诵，以后与我一样来去自在，非常快乐，与我的密意可以完全等同。如果这样修持，我们禅宗不会失去自己的宗旨。

众僧作礼，请师作偈，偈曰：

祖师既然这样说，僧众比较听话，就不哭了，马上把眼泪擦干，之后听祖师作“真假动静偈”。下面六祖开始作偈颂。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世界上的一切没有真的，正因为没有真的，我们以眼睛见真也不存在。

“眼耳鼻非量，舌身意亦非，若诸根为量，圣道复益谁。”《三摩地王经》里有这个教证。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等六根所见到的不是正量。既然六根见到的不是正量，其他又有什么正量呢？实际上我们凡夫人所见到的全部是妄想，没有一个真的。《楞严经》里也讲了：“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犹非真非真，云何见所见。”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是完全虚妄的，没有一个真实的。如果真和非真都不存在，哪里有见和所见呢？也没有。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如果你见到了真的，这种见并不是真。因为一切都没有一个真实的，哪里

会有一个见真？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里也有一个教证，“如人目有翳，妄见空中花，习气扰浊心，从是三有现。”如果人有眼翳，他在虚妄中会见到空中的花，同样，我们贪嗔痴的习气扰乱了浊世的心，因此会出现三有的显现。实际上三有中的一切显现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因此我们的所见不是真实。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见到了它的存在，其实我们所见到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那是不是一点真的也没有呢？实际上从第三转法轮和密宗了义续部的观点而言，还是有一些真的，认识自己心的本来面目，在名言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是真，如果去寻找一个真，那

一定要远离虚假的分别念，这就是真正的真心，也就是觉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自心如果没有离开虚假的分别妄念，便无有真，何处有真？如果我们没有离开障碍和分别，那么真和非真都不合理。按照禅宗的观点也是这样，它认为，认识心的本来面目时，名言上可以称之为真，但这种真并不是真假中的真，就比如空，空和非空都不合理，但大空、大乐合理。这并不是我们心里的分别寻思，它超越了言思的境界。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有情是有心识的，也是有动摇的，而石头、木头这类无情物是没有动摇的。如果我们修一个不动的行为，那就与无情没有什么差别了。

我们经常说的枯禅，就是什么都不执著，只要安住，其实这在禅宗的究竟观点中并不赞叹。《坛经》中好几处都出现了有情是动摇的，无情是不动摇的词句，如果我们一味地安住，什么都不能动，实际上这并不是最好的修行，与无情物别无二致了，不动不一定是一种境界。

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此处讲得与《现观庄严论》的意义一样，到底该怎样解释呢？我看了个别的讲义，也没有广作解释，我想应该这样理解吧。

我们寻觅真正本性不动的境界，就是正在起现贪嗔痴的烦恼、分别时，就像波涛正在汹涌澎湃的时候，它的本体与海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一样，动念的本体是不动的。如果我们单是把心安住才是真正的不

动，这就与无情法没有什么差别了，已经断了佛的种性。

禅宗的究竟意义是，真正要找一个不动，你正在动摇的心的分别念中，可以认识它，而并不是无有任何动摇的安住境界中才能认识。在密法中，不仅从动摇的心态中可以寻找，在不动摇的安住心态中，也可以寻找，这两种就叫寂止胜观双运。

在禅宗的意义上，并不赞叹我们要像不动摇的无情物一样，否则就与石头、木头没有差别了，连佛的种性都不一定有了，所以他特意地排斥不动摇的境界。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

我们在名言境界中善能分别，就譬如什么都可以

现前，但没有执著，如梦如幻的显现一直不灭，它在胜义谛中不动摇。就像我看到外境时，外境的显现不灭，但是这种显现在胜义谛中也不成立，并没有动摇过，这样的见解是真正的妙用。

这与密法中《法界宝藏论》里的有些境界，确实比较相似，正在见时，显现不灭而明明了知，但并没有产生妄念分别来束缚它，没有束缚的这种本体，它与显现不灭无二无别，这就是所谓的妙用。像密法的《实相宝藏论》里，这叫庄严、妙力等等，有不同的名称来说明。

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诸位学习佛道的人，你们在修行过程中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去修行，不要今天心情好就稍微修一点，明天不想修了就舍弃，甚至

诽谤等等，这样的做法肯定不合理，应该长期以非常强烈的信心来修学。

在座的学道之人，毕竟我们用了时间，大家要感受到佛教里的美味，这样一定会转变我们的心态。首先我们从一些小事上开始做，最初我们可能连做人都特别差，与人基本的交往都不会，比如说你刚皈依时，你的人格不好，心情也烦乱，有很多方面的毛病，然后逐渐改变，在短时间中，就像毯毯染色一样，有很大的转变。之后你在此基础上可以生出世间的功德，认识觉性，通达中观的甚深意义……这些非常重要。大家再不要像一些懒惰、调皮的学生一样，入学时与最后毕业时的成绩一模一样，这样没有必要。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你已经入了大乘的门，不要没有任何进步，而且特别执著生死轮回，生时、死时都非常痛苦。真正的修行人对生死都非常的

自在，无论是别人死还是自己死，对他来讲没有任何恐惧，自己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就像一个提前训练好的战士，到战场上去作战，没有任何畏惧一样。很多修行人提前已经有所准备，见到别人死时，知道在他身上已经出现了无常，为他念一些“嗡玛呢呗美吽……”；自己死的时候，就像六祖大师一样，告知他人，下个月就走了。

我听有个人说：“我不敢到西医去检查，万一在医院里检查出癌症晚期，那我怎么办呢？我实在接受不了，特别害怕。”作为修行人，有什么不敢的？六祖已经提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月的生命，但是他也没有害怕。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稍微有一些修行境界的人不会怕的。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以后弘扬禅宗法门时，如果你的语言与别人相应，那你与他有共同的缘分，你就可以分享佛教的甚深道理，或者以上所讲的禅宗意义。

从直接意义讲，“佛义”指的是《六祖坛经》中禅宗的教义。但间接说明，我们对别人传授佛法时，要看别人能不能接受，如果能相应，那你就给他继续传讲。

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如果别人不接受，并没有特别关心、专注，好像不太相应，这时你没有必要与他争吵，或者对他说，“你不恭敬，那你就断了善根，你这个人很坏，我讲了那么好的甚深佛法，你却一点都不关心，你这个人真的是没有缘分，像我这样的菩萨来到你面前，给你开示，你还这样……”没有必要对别人说很多过失。你应该合掌，并让他欢喜，对他说：“你既然对禅宗法门没有兴趣，那我们

一起喝个红茶、普洱茶、绿茶，或者我给你一块巧克力，你好好开心开心，欢喜欢喜。”

大乘佛法并不是要结上仇怨，应该与他结上善缘，给他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这也是我们所讲的善巧方便。有些佛教徒确实不会观察缘分，好像非要自己想什么就要做，如果别人不随顺，他就特别生气。现在家人不和合的主要原因就是观点不同，观点不同时，对方还坚持要求他随顺，在互不相让之即，就开始“伊拉克战争”。

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

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我们禅宗本来不强调争论，因为如果人与人之间因不和合而争论，就已经失去了佛教的宗义。尤其是大乘法门禅宗，弟子与上师之间没有必要争论，弟子与弟子之间也没有必要，

佛教徒与非佛教徒之间，仍然没有必要争论。

藏文的《别解脱经》里有个教证，好像汉文的《四分律》里也有。“众僧和合乐，和合不诤竞，和合则有法，常得勤修道。”

僧众和合则有法的快乐，有法的快乐而和合则不会争论。就像我们学院，大家都团结和合，没有什么争论的。有和合而没有争论，才有真正的佛法，这时你有修行的机会。如果两个人吵架，肯定修行不好，三个人吵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现在有些战争国家，经济不能发展，人们的生活也非常痛苦。

我再三强调，我们佛教徒，人与人之间至少要会交往、会相处、会合作，这个关系对佛教徒来讲很重要。佛教徒与佛教徒之间，现在稍微好一点，以前真的争执不息，比如说两个佛教徒处在一个环境中，其中一个会说：“噢，如果他在，那我就不来了。”前

一段时间，我们给很多地方开放听密宗的课，我要求他们特意观察，将这些人换下来。他们的反应特别强烈，“啊，让我到某某组，我宁可不听密法我都不去，因为我看到那个人，很讨厌、很伤心，我不去，我不听密法的课。”我后来知道，这个人真的听密法的资格都没有。

本来是金刚道友，而且我们学的都是大乘佛法，所有的众生都具足佛性，都是自己的父母，暂且不说这个，至少都是在一个道场、一个法门中共同学习，我们还要把自己的肉布施给众生，是要有这么一个精神的佛教徒，我们如果修行得更好一点，就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多生累劫中，为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众生，连自己的肉都割给他们……

而我们有些人，别人以前稍微给他说过几句不好听的话，他就永远记着，记性非常好，像得到了不忘陀罗尼一样。别人给他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或者有一

次对他不满的行为，他永远都记住。可是上师讲的大乘佛法里面的一个教言，他今天记住了，明天就忘光了。我想，我们的记性应该在善法方面多培养一点，记一些经论、教典方面好一点，不好的尽量忘掉，《弟子规》中也是这么讲的。所以说，争论确实会失去宗义，尤其是互相吵架。

《极乐愿文大疏》中有一个公案，佛经里说，有两个比丘辩论时恶语相向，一个比丘回到宿舍以后特别生气，竟然气死了，气死以后他变成一条毒蛇，躲在屋里，特别痛苦。佛陀知道后，让阿难和目犍连两人去度化它，但它根本不出来，曾与他辩论的那个对手比丘，也想办法让它出来，但它一直不出来。后来佛陀来了，因为佛陀的威力，毒蛇不得不出来，佛陀就开始呵斥它：“你作为一个修行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嗔恨心？嗔恨心的过失非常可怕，如果你们二人互相不道歉、不忏悔，死后还会堕入地狱。”佛陀这样

说完之后，毒蛇与那个比丘互相忏悔，毒蛇死后已经往生天界。

有些人的嗔恨心非常可怕，对自他都带来非常大的痛苦，今生如此，来世也是这样。关于对治嗔恨心的方法，《入行论·安忍品》中讲得非常细致，我们大圆满中也有，完全根除自己的嗔恨心，对于凡夫人来讲有一定的困难，但至少也要反观自己。我经常这样想，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所学到的应该是断除贪嗔痴的特别殊胜的法门，如果我们连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关系都搞不好，其他甚深的境界恐怕更不行。有些人讲，“噢，我跟人关系倒是不好，但是我大圆满要接近证悟了。”有没有这样的证悟，我不知道，也许我不懂。

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执著于法门的争论，我们不赞叹。互相诋毁、争论不息，自然而然会入生死轮回中，不会获得解脱。

其实六祖的教言的确很深，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其中有很深的意义，很多道理可以在里面挖出来。我只是在字面上解释了一下，也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感受。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当时，所有的弟众们听闻了这个偈颂的意义，大家都非常恭敬地顶礼。

其实，我们对说法者顶礼很重要，去年大家修加行时，我也每天磕头，好像当时身体、心态都很好，最近就没有磕。大家有时间应该多磕头，这样真的功德很大，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顶礼是全身心的锻炼，从世间法来讲，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体操，以后学校里的广播操应该换成 100 个长头。（笑）

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顶礼之后，他们都体会祖师的密意，各个都把祖师的教言摄于心中，并且依法修行，从此不敢争论。

我们学院的辩论，藏族喇嘛这边特别好，路上很多小僧人都在念，“声音是无常，所作之故；海螺是白色，颜色之故……”我们走路都不让走，在路上挡着，对着我们念。一方面很好，从小都在辩论，但另一方面，今天早上我对一个堪布说，这些小僧人从小都习惯于辩论，他们以后会不会好好修行？因为辩论和修行有点不同，好像特别爱修行的人不一定特别爱辩论。既有辩论的智慧，又有修行的功夫，需要一定的条件。

此处是说，六祖说完以后，他们就不敢争论了，因为争论与禅宗相悖。当然，此处说的争论是不如法的争论，像藏传佛教那样的如法辩论是很需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争论，有些道友从早到晚天天争，

没完没了。以前荣索班智达讲，白天要做睿智的辩论，晚上要做寂静的禅定，这就是一个修行人如法的行为。我觉得这很重要，不然永远都是给别人挑毛病，已经习惯了，到自己死的时候，恐怕是边喊着边圆寂的。藏传佛教中，说完因明的三相推理就圆寂的大师也有。

乃知大师不久住世：他们知道大师再过一个月就要示现圆寂了。

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

法海再次顶礼之后问六祖大师："既然如此，祖师圆寂以后，您的法和衣钵传给谁？"

意思是"您是六祖，现在第七祖到底是谁？是不是该我了？"（众笑）

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

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祖师说：对此我有安排，我于大梵寺一直说法到今天，所讲的法已经可以流通，传给别人。

虽然是在不同的地方所传授的法要，但是整个这一段时间里所传授的，包括弟子对他的询问，都可以流通示人了。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古人对上师的恭敬心，对上师所说的法要，特别特别重视。我们藏传佛教也这样，一个人如果造了一部特别好的论典，大家非常欢喜。国王赤松德赞时代翻译出的几部经典、论典，僧人和在家人全部都会非常欢喜，包括当时的国王都一样。时代逐渐会变，像唐代，当时为什么国王

也是如此尊重唐玄奘呢？因为佛法非常难得，而且他从印度带来那么多法本，那些法本对当时的汉地人来讲特别珍贵，如果没有这样的正法指引，人们没办法通达其中的甚深意义，与现在的时代完全不同。

像《六祖坛经》那样的法本，如果换作现在，别人写也好，没有写也好，都不一定很重视，人们认为这类法本很多。

目曰：‘法宝坛经’：当时六祖说，整个过程已经记录下来，法本的名称可以叫“法宝坛经”。

这个法本的名称是六祖自己取的，因为上师自己知道他整个过程中讲了什么，很多法本是弟子整理出来以后，让上师来取名，这在历史上也是合理的。现在有个别人会说：“某某上师所讲的法，是某某弟子所整理的，其他人整理的，不一定可信。”当然，有些弟子确实有很高的水平，有些弟子水平有限，不一

定通达了上师的密意，但总的来讲，自古以来，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印度传承的佛教，上师讲完以后，不一定上师自己笔录下来所有的内容，而是由弟子整理，这种传统一直存在。只不过现在很多人不懂历史，只是喜欢指责别人，其实这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曾经鸠摩罗什和唐玄奘的译场，也有很多很多人一起参与，从历史上看，有时候有 300 人这样的场面，这些方面大家应该要知道。

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正如前面我所讲的一样，佛陀圆寂时说，“我爱的就是我的法，我多生累劫为护持佛法而来。”同样，每一位上师，他不一定爱他自己的身体，不一定爱他的家人，但是他真正保护、付嘱的就是他的法。六祖也说了，“你们应该很好地去保护它，而且单是保护不行，要在有缘弟子面前，代代相传，度化有缘的众生。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弘扬正法，对我也是很大

的报恩。”

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

今为汝等说法：六祖说：“我这次只给大家传法。”六祖的眷属中，以十大弟子为主的成百上千人，在这么多人中已经传授了。

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衣服不准备给大家传，不传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以前禅宗从印度传到中国时，众生的信根并没有特别淳熟，需要有一种信物来证明，就像现在汉地很多人辨别其他人是不是真的出家人，是看他有没有僧侣证，完全是以外在的东西来说明，这是佛教在当地还没有兴盛的标志，如果佛教特别兴盛，大家都会知道。比如说某人的世间教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自己在正规的学校里毕业，而且他的学问完全达到那种境界时，大家都会认

可，他自己也不用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同样，以前达摩祖师一直独传法衣，人们当时的信心并没有淳熟，现在已经淳熟了。

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祖师说：“我已经给你们传了法，你们得到法以后，信心已经淳熟了，其他众生的信心也已经淳熟了，所以你们完全可以堪任大事。”

有些人说禅宗到了六祖以后就断了，此后没有传承了，我在前面也讲过，说明这些人不懂历史，禅宗没有断，禅宗一直传到现在，而且现在汉地的各个法门中，禅宗也是比较兴盛的。只不过传衣钵的传统，六祖以后就没有了，但是也不需要了，因为截止到六祖为止已经可以了，这也是达摩祖师有授记的，达摩祖师的授记是什么呢？

| **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

先祖达摩大师：先祖就是第一祖，达摩祖师是汉地的第一祖。

付授偈意：他曾经在关于交付方面有授记和预言。

衣不合传：他当时说，衣钵不适合再传了，到第六代以后可以停止再传。

法可以不断地传授，怎么样传授呢？这里讲了一个偈。

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这是禅宗很重要的一个偈子。达摩祖师我来到中国，不是来化缘的，也不是来扔一只鞋就走的，那我

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传授禅宗的法门，救护迷惑的众生。标志是“一华开五叶”，此处是以一种隐秘的意义来说明，一朵花开五个花瓣或者五个枝叶，它的结果自然而成。

一华开五叶：有两种解释方法。

第一种，“一华”指的是达摩祖师，他是第一祖，后面从二祖到六祖之间是“开五叶”，也就是说，他喻为“一华”，将来开到“五叶”为止，“开五叶”就是到六祖为止，可以这么讲。

还有一种说法，我们前面也讲过，禅宗现在主要有五个派别，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如果“一华”指六祖，“开五叶”是从六祖开五种不同的传承，如此一来，禅宗法脉的传承自然而然会形成，不会间断。

自此，我觉得我们对禅宗法门已经有所了解。这

次我们大家学了《坛经》之后，我本人来讲，在有些重大的意义上，对禅宗有了新的认识。在座的有些道友可能对禅宗非常精通，对他们来讲，讲很多也可能是多余的，但刚学佛、刚认识佛教的人，对禅宗的甚深法门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吧！

第 39 课

2014 年 5 月 20 日

「该说的都说了」

下面讲《六祖坛经》，我们今天讲六祖大师弘法利生接近圆满这方面的内容。这次我们学习《六祖坛经》，因为我没有得过真实的传承，有很多方面不懂。不过，从六祖大师证悟以后开始弘法利生，到中间的修行，到最后整个事业的圆满，都是用佛法来饶益有情，同时也讲了如何依止善知识的道理。因此，从六祖大师一生的经历和教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自身在求法、依止上师、利益众生上该如何去做，以及上师圆寂之后，自己的责任、佛法的传承等方面，我们也该有所了知。从我个人而言，在讲述

《六祖坛经》的过程中，需要说的有些话，我以直接、间接或者旁敲侧击的方式已经给大家说了。

也许很多人当场就发现了一些事情，也许不一定当场发现，将来在光盘、讲记中，还有平时我与很多佛教徒的交流中会发现。我将传承的交付等很多的道理，这次趁这个机会，以直接、间接、明显、不明显的方式给大家宣讲了。所以，虽然我讲得不好，但是我自己觉得，该说的有些话在这里宣说非常方便，也算是给大家有一个交代。

「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

之前讲到禅宗的五大传承，今天接着讲：

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

六祖大师再三给弟众们说：“诸位善知识，你们

每个人应该先清净自己的意乐，你要听法，开头、中间、最后，心都需要清净。你的心清净、专注之后，我才可以说法。”

《前行》中也讲了三种过患、六种垢染、五种不持等，闻法的时候，有很多清净、洗涤自心的方法。后面的教言，你的心清净、专注之后，才可以宣说。

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如果你想获得佛陀的一切种智，就必须要通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下面会讲什么是“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这两者很重要，因为由定生慧，有了禅定之后才能生起佛陀的智慧、菩萨的智慧。甚至世间的智慧也需要心静下来才可以，比如说考一个大学，也是心静下来时才有机会，现在有些道友，心里面除了利益众生的发

心以外，没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贪嗔痴念头，完全是心很清净的状态，这时，就有机会产生闻思修行的智慧。如果你整天都生贪爱或者嗔恨心，以及整天都想着世间的事情，是不可能产生智慧的，智慧生长在非常清净、肥沃的心地里。

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什么是一相三昧呢？不管是对一切法、一切事，不执著此相、彼相。也就是说，虽然有显现的相，但是你不会对不悦意的对境，产生极大的嗔恨心、憎恨心，对悦意的对境产生热爱心。既然没有憎爱，也不可能有对好的取和对不好的舍，也不念对自己有利的饶益之行，对自己无利的毁坏之事，一切都处于一种安乐、闲散、平静、宁静的状态中，什么事情都是随缘去做，没有任何攀缘、执著、取舍，一切都非常悠

然、自在、洒脱。

一般禅宗的很多修行者，遇到世间中任何贪嗔痴的事情时，不像我们一样，特别执著相，只要一执著相，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极大的嗔恨或贪心，产生了这样的心，就会在自己的行为上、语言上进行取舍、破立等等，进而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入了一相三昧就不会有这些。这是第一个，一相三昧。

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

第二个讲的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什么呢？于一切学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状态中，在所有的行住坐卧四大威仪中，保持一颗特别纯真、清净、直接的心，并没有耽著、增益、取舍，而这般如如不动的心的道场，可以真正称为净土。

心净国土净，是《维摩诘经》中讲的。

于行住坐卧中能表示一种禅的状态，我们大圆满是行住坐卧中保持一种觉悟的状态，这就叫做一行三昧，你无需非要坐在一个寂静的地方，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都不忘却，这并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最初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但当你达到一定的境界，你在不同的场合中都可以。

佛教徒不一定全部都是一缘专注者，现在个别地方的佛教徒太形象化了，没有真正的深入教义、经藏，只是做一些慈善等形象的善事而已；有些好像又太宁静了，就像在山里修小乘的老和尚一样。现在居士也是什么都不管，非常专注，当然，如果你一生这样专注，我也赞叹，但其实并非如此，这只是暂时性的。

所以，对弘法利生和自己修行有利的机会不能放

弃，这一点与我们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有些法师和堪布、堪姆，他们引导人的方法完全只是一缘专注，只要闻思修行就可以，除了闻思修行以外，其他都没有任何意义，只要离开了这种形式，全部都一概否认，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每个众生的根基不同，法门不同，行为也不同，正因为如此，释迦牟尼佛转了三次法轮，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不要像西医一样，看眼睛的专家看不懂耳朵，看耳朵的专家看不懂鼻子，每个专家太细了，如此一来，稍微需要变通就无计可施。如果要检查一个人的身体，可能一百个医生都不行，因为看外科的对内科不行，看内科的对外科也不行，比如说只是内脏方面就有很多专家。

佛教徒在个别地方专修密法、专修净土也可以，但有些事情是可以变通的，因此法师们在教育僧才的过程中，与培养的方式确实有一定的关系。在很长时

间中，你最后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对佛法、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觉得我们佛教生存在这个世间，需要对社会有一点影响的人，先用身教，再用言教，如果这些你都没有，单是口头上说得特别好，可能谁都不会承认的。因此，佛教徒要去做，怎么样做呢？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身心来做，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行三昧”比较差，所有人一辈子都只念“嗡玛呢呗美吽”恐怕是不行的，我们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人，要度化这些人，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

而且我们佛教徒也并不是天天只吃别人的供养才可以，我前两天看我们这里很多道友比较能干，自己打扫、自己做事，我心里很高兴，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喇荣山沟里的僧团有这么多人，如果天天都只知道张着嘴巴吃饭，自己不动，恐怕是不行的。别人一次、两次喂你可以，天天都指望别人，我们这么多人，会成为社会的负担。不仅仅是我们学院的僧团这

样，现在很多居士也是这样，对家庭、社会以及周围的人，应该要去帮助。比如说去帮助很多孩子，去社会上把佛教的幸福观传递给很多人，这样逐渐会对别人有影响，我们的理念要逐渐传到社会中。

希望我们的法师们以后在培养人才时，应该从一点一滴培养，所谓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仅是智慧，包括身体也需要锻炼，怎样锻炼呢？并不是天天让你们做广播体操，但你们有时要运动一下，不要太懒惰、太懈怠，否则佛教徒到最后不一定被社会认可，如果社会不认可，我们所传达的理念也会受到一定的障碍和限制。

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

如果人具足了上面所讲到的这两种三昧，相当于在地上种下种子，种子又逐渐成长，慢慢成熟，成

熟之后实现果实。实际上一行三昧、一相三昧也是同样的。

要在一个人的相续中具足这些功德，一定要先给他种下这样的种子。其实教育很重要，世间中也是一样，一个老师，他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如此，现在很多大学生，他的老师经常强调什么，他就变成怎样。比如老师经常特别驳斥传统文化，他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一个个也全都驳斥传统文化，如果一个人对西方文化非常赞叹，很有兴趣，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点点滴滴地去学。

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皆发生。

祖师说：“我今天给你们说法，相当于及时、应时的雨水普润大地。种了种子马上就会生长，尤其是

在春天，你种下花种子也好，树种子也好，都会慢慢长起来。同理，你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很好的佛田，通过传法来滋润自相续中佛的种子，佛种遇到了佛法，你们相续中佛性的种子也会逐渐成熟。”

其实所谓的灌顶，也有灌溉、洗涤、遣除、滋润等很多意思，传法也是这样，六祖给大家说法，大家相续中善的种子被滋润，也会发芽、生长，有这个作用。

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六祖说：“通过我的传授，大家一定会获得菩提，按照我的教言去依教奉行，一定会获得妙果，获得成就。”

下面他把以上所讲的内容，用偈颂的方式来

传授。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

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心比喻成地，含有善的种子，通过传授佛法的雨水，来起到外缘的作用，苗芽逐渐成长，慢慢开花结果。顿悟的花已然现前，菩提的果自然而然成长。

我们作为凡夫，相当于从来没有开垦的荒凉之地，如果没有善知识的雨水浇灌或滋润，无论过了多少劫，善的种子也不可能自己逐渐成熟。我们人生中真正的顿悟、开悟，很需要善知识的点化，要开花结果，需要佛法雨露的滋润。

为什么历代的上师们特别感激自己传承的大恩上师们，在漫长的轮回时日中，如果没有遇到他们，没有他们的智慧开示，虽然我们有如来藏的种子，但善

的种子是以隐藏或者潜伏的方式存在，始终无法被开发。我们有缘者，在人生中遇到、闻到佛法，是非常荣幸的，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世间的珍宝、地位、财富，那时觉得自己特别有福报，很幸运，而遇到了佛法或者闻思修行的机会，都不一定那么珍惜。

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

六祖大师把这个偈颂说完以后，又继续说：我的法始终都是顿悟法，它是无二的，无有能取所取，没有实有能取分别、假有能取分别，趋入所取分别、舍弃所取分别，所以都是清净的。法是无二，执著它、缘它的心也是无二的，既然对境的法和有境的心都无二，那所修持的道必定是清净的，没有任何相。

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

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

汝等慎勿观静：你们这些弟众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始终认为只有寂静才是真正的修行。现在很多禅宗的行人认为，只要心静下来，这就是禅宗的境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禅宗的境界在行住坐卧中都可以，甚至在任何场合和状态中都可以。所以，你们不要认为，所谓的禅宗境界，一直定住在一个静上面、安住方面，安住时才认为自己有修行境界，并非如此。

及空其心：同时也不要认为，自己的心专注在一个单空方面，认为什么都没有就是真正的境界。其实这些话语中，对禅宗修行过程中容易遇到的障碍和违品，讲得非常清楚。

此心本净，无可取舍：我们要专注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心本来都是清净的。无上密法里面也讲，心是本来清净的，心的本来清净，我们通过上师指点之后

会认识，当真正认识的时候，没有什么取的，也没有什么舍的，本来如此，并不是因为今天认识了才产生了一个新的境界，而是本来就是如此。

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如果这样的境界，自己努力去达到，那么将来的前途会光明，因此我们对一切的后得，“随缘好去”。我们自己入定、证悟时，完全是舍弃一切的境界，然后在出定、后得的生活中，都是随缘，都是无有执著、无有贪嗔的状态中随缘而去，这就是禅宗真正的修行。

六祖在这里，给大家再三讲了很多修行者如何转为道用的方法，这方面我觉得与密宗的很多传承上师的教言，尤其是莲花生大士的教言，非常相似。

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这时，他的弟子们作礼而退。

汉地以前也是这样，来的时候给师父顶礼，离开时也是“作礼而退”。

「叶落归根」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到了七月八号时，大师忽然叫门人来说：“我现在想很快回到新州，你们一定要尽快给我准备船只。”

新州：准备建塔的国恩寺处。

舟楫：船只，“楫”是船桨。当时从曹溪过去要靠水路，所以需提前准备好。

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

当时在座的大众很恳切地让大师继续留下来，在这里长久住世。因为他们看到大师很多的语言、行为都表示要离开了，包括前面也说了，八月份就要离开。他们不想让大师走，一定要他留在这里。

但是大师不肯，说以前的一切佛陀出世，为了显示无常的道理，也是在人们面前示现涅槃，有来必定会去，有生必定会死，这是自然的法尔理，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这如梦如幻般的身体，也应该有所归处。

他有他的去处，他有他的准备，这时弟子们怎么挽留也无计可施。其实所谓的上师真正要离开时，就与无垢光尊者所讲的一样，无论是印度的尊者们、藏地的尊者们，还是汉地的高僧大德，上师和弟子之间各方面的因缘结束时，你再挽留也没有办法，因为作为一个大师，他会想到自己的精进修行和将来的弘法利生，他有一定的人生规划，不可能永远都是用一种

形式来完结。有些上师可能以讲经说法来度过自己的人生，有些可能会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六祖大师当时准备圆寂，弟众们怎样挽留都没有办法，他说：“我有我的去处，我有我的目标。”

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

此时弟子们说：“既然祖师一直不肯留在我们这里，那祖师走了以后早晚都应该回来的。”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当时他们为了创造缘起，“您即使要离开，早晚肯定要回来。”还有一个比较隐藏的意思，“祖师您离开以后，将来您的化身、您的转世活佛什么时候会回来！”应该也有这样的意思。

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

叶落归根：世间的一个比喻，落叶归根，树叶

掉下来以后又归到根上面。六祖的家乡在新州，如同落叶要归根，他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很多大德都是这样，有些是在其他地方圆寂，有些会选择在当地离开世间，从前辈大德们的传记看，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来时无口：之前问他早晚什么时候回来，但来的时间没有什么定准，看缘分，因此六祖当时没有说他即生中什么时候回来，也不可能说，他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来过。那么他的转世会不会像藏地的活佛一样，过了几天之后就回来了，也不是，他也没有说。

有些大德会有预言，像以前六世达赖，他在情歌里说，白色的仙鹤，到理塘转转就回来，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后来才知道，第七世是从理塘转世[166]。但是这里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没有说他后来

166 为了寻找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活佛和官员们认真查找了六世达赖的遗物，以求得寻找线索。他们在仓央嘉措的诗歌中，发现了这样一首暗示性很强的诗：云间白色的仙鹤啊，请把翅膀借给我，我不会往很远的地方飞，我到理

怎么回来。其实弟子该问的很多事情也问得很好，有些弟子可能对上师没有信心，该问的没有问到，有些弟子对上师特别害怕。以前上师如意宝讲过，对上师不能特别害怕，否则该问的有些事情一直没法问到，上师如意宝说，他依止上师的过程中，每次遇到上师都非常紧张，最后离开上师之后，心里留下了很多遗憾。但是这些弟子，该问的事情很多都问了。

「**法藏传付**」

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

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

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弟子又问，像人们眼目一样的宝藏，这个法藏，您要传给什么人？现在您要离

塘转转就回来。根据这首诗歌的意思，人们认为六世达赖很可能在理塘地方转世，他们去了理塘，通过多方面验证，找到了一个聪明富态的男孩，后来这个男孩被迎请到布达拉宫坐床，他就是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

开，第七祖到底是谁？即使没有七祖，这个传承的弟子们到底是谁？以法海为主的十大弟子，他们不是一直在等着吗，是传给谁呢？

有道者得，无心者通：我觉得六祖回答得非常好！只要修道者有一定的境界，他已经得到了我的传承，不需要一个一个地宣布，“我传给他”。没有分别心和执著心的人，我所传授的这些道理，他都已经精通了。

其实六祖最后的传法，我觉得与法王如意宝非常相同，法王如意宝圆寂时直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法王把法脉传给这个人了，传给那个人了，众说纷纭。当然，法王在世时对个别的大德或上师，有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赞叹，这方面倒是有，但真正的传授者并没有指定是哪一个，因为佛法的传承是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像禅宗六祖以上，都是独传下来的，像麦彭仁波切、无垢光尊者以上，按照宁玛巴的大圆

满，也是直接传承下来，但后来比较广传，后来也有很多成就者，而这些成就者，并没有说他是哪一代、哪一个祖师。当时六祖的传授方法：“有道者得，无心者通。”这与法王如意宝的传授方法非常相似。

在座的很多法师、堪布、堪姆，将来你们有些人肯定在弘法利生事业上非常有贡献，即使有些现在是默默无闻的。包括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很多默默无闻的弟子，现在有些是对众生非常有利的法师。一个上师在世时，他的很多弟子，将来的弘法利生事业很难预测。

但在此处，祖师已经以间接的方式说了，谁得到了他相续中的智慧和悲心，将来他就是传人，不用再说其他了；如果他没有得到祖师相续中的智悲力，那怎么样对他赞叹、宣扬，后来他非但不是真正的传人，反而可能对这个教法有害。“有道者得，无心者通。”这就是六祖的交付方式。

我希望在座的道友，将来你们培养有缘弟子，自己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不要特意指定某个人，然后说“他是我的继承人……”。当时觉得他很不错，过一段时间，如果这个人变了，甚至对佛法有害的话，可能其他人对这个上师也产生怀疑。所以，我认为六祖的交付方式很好，不管怎么样，将来有道者去传授，人们都会逐渐认可。

「第一个授记」

又问：“后莫有难否？”

以后禅宗教法或六祖的事业，有没有一些灾难等等。他们又问了这个问题。

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这时，祖师说：我灭度五六年以后，会有一个人来砍我的头。

其实肉身很重要，但以前上师如意宝说过，存放他的肉身，他不答应，甚至修遗塔也不允许，他经常讲《大圆满前行》里的公案，用外道本师的骨灰做的遗塔，后人做任何善事时，外道本师的身上都会降下燃烧的铁雨，感受无量的痛苦[167]。所以，上师如意宝、托嘎如意宝等，都不太赞叹修遗塔。

听吾记曰：六祖在圆寂五六年以后，有人会砍他遗体的头，这时，他做了比较不明显的授记。莲花生大士的授记也不是很直接、明显，只不过说一些名字

167 目犍连和舍利子二位尊者时常前往地狱和饿鬼等恶道去饶益有情。一日，他们来到地狱界，看到外道的本师饮光能圆死后转生在这里，正在感受各种痛苦。饮光对他们说：“您二位尊者返回人间时，请把我的这番话转达给我的弟子们，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本师饮光能圆转生在地狱中。遍行宗派没有沙门善行，沙门善行唯有佛教内道才有，你们的宗派是颠倒的教派，因此你们应当舍弃自己的宗派，随学释迦佛的弟子。尤其是你们将本师的骨灰做成灵塔之后，每当供养时，炽热的铁雨就会降落到他的身上，所以万万不要供养他的遗塔。’”——《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和时间而已。

头上养亲：“头”指的是六祖肉身的头，“上”指的是恭敬，有些大德这样解释，可能是这样解释吧，我不是特别懂。“养亲”，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供养。意思是说：我离开以后，我肉身的头，有些人以恭敬心想要供养。

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当时高丽国有一个叫做金大悲的人，他很想把六祖的头偷来，拿到高丽国（韩国或是朝鲜，当时可能还没有分。）去供养，他找了一个叫做张净满的人去偷，此人为了养家糊口，收了二十千钱，即是“口里须餐”。为了钱，为了食物，为了养家糊口，张净满来砍六祖的头，这就叫“遇满之难”，“遇”是遇到，“满”是净满。六祖的弟子们根据六祖的授记，各方面注意，后来已经发现了盗贼。那时有两个长官，一个姓杨，一个姓柳，一个是县长，一个是法院院长，这个盗贼张净满，本

来是可以判死刑的，但是后来他们把他放了。

后来人们都觉得，六祖确实有授记未来的智慧，五六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在弟子问他的时候，提前就已经说了。六祖的肉身，在“文革”期间也遇到劫难，包括习仲勋的传记中，也说保护过，有很多说法，现在网上也有很多在“文革”期间保护六祖肉身的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也许是真实的，不管怎么样，至今为止肉身一直存在。

我以前也想过，我死了以后很想保留肉身，虽然传承上师不是很愿意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再过多少年死了以后，如果能放生，留着也是很好的，我以前很多次这样想过。按照法王如意宝的教言，留下身体可能对自己不利，但是如果将来很多人能放生，能起到一些利益众生的事，身体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可能对自己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六祖的肉身，我曾经去朝拜过，当时我也看了各种历史记载，有些说他的内脏已经被后人偷走了，众说不一。不管怎么样，关于处理肉身这件事，我不是活佛，你们不要传来传去，但是将来的事情，也可以提前设想。

「第二个授记」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第二个授记是这样的，他说：“我离开世间七十年之后，有两位菩萨从东方来，一个是出家人，一个是在家人，他们弘扬禅宗的法门，建立我的宗旨，同时他们会复修寺院，弘扬传承法脉。”

这两位一个是在家，一个是出家，对此有不同

的说法。有的说：出家的是黄檗禅师，在家的是唐代时非常有名的裴休。好像从年龄上看，他们似乎比较适合。还有一种说法，有的说：出家的是马祖道一禅师，在家的是唐代时特别有名的庞蕴居士。他一家人都成就了，成就时有不同的境界，一个说修行很难，一个说修行特别容易，女儿说修行既不难也不容易，有三个偈颂，是三个不同的教义。对不同的众生，有些很难，有些很容易，有些不难不易，有不同的说法。这是六祖圆寂七十年，他对禅宗法门弘扬者的授记。

「法脉传承」

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

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

后来弟子们不断地问，不知道从佛陀出世以来，一直到现在六祖之间，禅宗法门代代相传，传了几代，大师能不能给我们开示？

当时六祖大师对他们说，古佛来到这个世界，到现在已无有数量，无量无边，因此我们现在要算，很难算得清楚。

因为佛教的真理是世间万物的真理，最初的佛直到现在，有无数佛传授过，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算有一定的困难。

今以七佛为始。

我们经常讲七佛，现在我们的教法，很多都是七佛传下来的。

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

我们现在是贤劫，前面的劫叫做庄严劫，庄严劫也有一千位佛出世，一千位佛的最后三佛，也就是第九百九十八、九百九十九和一千，这三位佛分别是毗婆尸佛（又名维卫佛、胜观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即一切自在佛），这三位如来都是前劫的。

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

现在的贤劫中，是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第七佛。

在贤劫中有四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佛，还有九百九十六尊佛要出世，法王如意宝的《愿海精髓》里也已经讲了，从佛的传承来讲是这么多。

我想下一堂课就结束本经，传承的尊者，本来我如果一个一个讲也稍微有一点讲的，但我觉得你们自

己看一些讲义、注释就可以了，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些传承大德的名字。

“释迦文佛首传

首先是释迦文佛。禅宗的法门，释迦文佛前面有六位佛。我们讲大圆满的传承时，也会讲很多如来。

第一，摩诃迦叶尊者

传承尊者中，第一代是摩诃迦叶尊者，在鸡足山入定，“拈花微笑”的公案中经常讲的那位。

第二，阿难尊者

多闻第一，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阿难尊者。

第三，商那和修尊者

商那和修尊者[168]也叫自然衣，他是穿着衣服降生的，后来他出家时，衣服就变成了袈裟，是非常了不起的尊者。

第四，优波毬多尊者

优波毬多尊者[169]是我们经常说的大护，他产生恶的念头，就放一粒黑色的石子，好的念头放白色的石子，过了七天之后，全部都变成白色了。

我们过了七天之后，全部变成黑色也不知道，有些人说：我现在修行越来越差。

第五，提多迦尊者

168 商那和修，又作舍那婆数、舍那波私、舍那和修、舍那婆斯、奢搦迦、商诺迦缚娑。意译胎衣、自然衣、麻衣。此尊者一生出来就穿著一件衣服，他人长，衣服也随著他长。阿难尊者度他出家后，他身上的衣服就变成法服。受具足戒后，其衣又自然变为僧伽服，等他将要圆寂时，他将此衣留下说：“当释迦牟尼佛法灭尽后，此衣才会坏。法若未灭，此衣仍是存在的。”

169《佛祖统纪》云：“四祖优波鞠多尊者，摩突罗国人，容貌端正，聪慧辨才。商那初教系念，若起恶心当下黑石，生善念时当下白石。鞠多如教摄念，初黑偏多，次白黑等，至七日满唯有白石。商那即为宣说四圣真谛，应时逮得须陀洹果。”

第六，弥遮迦尊者

第七，婆须蜜多尊者

第八，佛驮难提尊者

第九，伏驮蜜多尊者

第十，胁尊者

第五位叫提多迦尊者；第六位叫弥遮迦尊者；第七位叫婆须蜜多尊者，他也叫做世友[170]，《大毗婆沙论》的作者；第八是佛驮难提尊者；第九是伏驮蜜多尊者；第十是胁尊者，他在母胎里六十年，出生的时候头发和胡子都白了[171]。

---

170 世友，音译婆须蜜多、和须蜜多、筏苏蜜呾罗、伐苏蜜多罗。乃说一切有部之一祖，又作天友。为一、二世纪时北印度犍陀罗国人。迦腻色迦王在迦湿弥罗举行第四次结集时，世友任五百圣贤之指导者，编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总结说一切有部理论学说，与法救、妙音、觉天等被誉为婆沙四评家或婆沙四大论师。

171 胁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难生。其为佛陀付法传承里的第十位祖师。从值九祖，执侍左右，未尝睡眠，谓其胁不至席，遂号胁尊者焉。十祖胁尊者初将诞时，父梦一白象，背有宝座，座上安一明珠，从门而入，光照四众，既觉遂

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第十二，马鸣大士

第十一位是富那夜奢尊者。

第十二位是马鸣大士，他以前是外道，后来他讲经说法时牛马这些动物也在听，也非常感动而起信心，所以叫马鸣论师。现在有很多马鸣菩萨的论典，汉地有，藏地也有。

第十三，迦毗摩罗尊者

第十四，龙树大士

第十三位是迦毗摩罗尊者；第十四位是龙树

生。 因随父谒九祖，父曰：“此子处胎六十岁，因名难生。尝有仙谓，此儿非凡，当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即为落发授具。羯磨之际，祥光烛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现前。自此精进忘疲，胁不至席，人遂号为胁尊者。后祖付以大法，尊者得法已，行化至华氏国，转付法于富那夜奢。即现神变，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众各以衣裓盛舍利，随处建塔。

大士。

他们有些是尊者，有些是大士，就像我们这里也分法师、堪布、堪姆那样，分得有点清楚。龙树和马鸣，中观学得比较好，因此称大士，不叫尊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叫尊者呢！

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第十六，罗睺罗多尊者

第十七，僧伽难提尊者

第十五是迦那提婆尊者；第十六位是罗睺罗多尊者；第十七位是僧伽难提尊者。祖师曾问僧伽难提尊者：寺院里有风吹铃声，到底这是风的声音还是铃的声音？他回答说：不是铃的声音，也不是风的声音，是心的声音，后来开悟。

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第十九，鸠摩罗多尊者

第二十，阇耶多尊者

第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

第二十二，摩拏罗尊者

第二十三，鹤勒那尊者

第二十四，师子尊者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第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第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

这些尊者都有公案，你们若有兴趣，自己看就可

以了，我暂且不讲。

第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

第二十九，慧可大师

第三十，僧璨大师

第三十一，道信大师

第三十二，弘忍大师

惠能是为三十三祖。

第二十八位，菩提达摩尊者，汉地的禅宗，他算是第一祖；第二十九位，慧可大师，他是第二祖；传承至第三十，是僧璨大师，此处称他大师，前面的叫大士，达摩祖师叫尊者，其他的都叫大师；第三十一位是道信大师；第三十二是弘忍大师；从印度传承下来，惠能是第三十三祖。

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六祖说，以上讲了整个禅宗的传承，从这些祖师们流传到现在，到了我惠能，从印度传承来看，是第三十三祖，从汉地来论，是第六祖。你们以后也要把这个法脉代代地传下去，千万不要贻误，也不要断灭。

现在很多法脉的传承并没有受到重视，不过汉地禅宗很重视传承。其实我们藏地也对传承非常重视，如果没有传承，一般来讲只能叫辅导，一起看、一起学，但真正的传法不能成。因此我这次讲《六祖坛经》，是给大家辅导，称不上是给大家传讲，因为《坛经》的传承我没有。

我以后特别希望，你所传的法，一定要有传承，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很多法师已经接受了藏传

佛教的传承，比如说要传《中观根本慧论》，至少自己要先有传承，你要传授哪一部戒律，至少也是在别人面前得个传承。传承有两种，一个是念诵的传承，一个是讲授的传承。其实我们要给别人讲一部法，最好在讲之前在法师面前听过这部法的讲授，这样才真正有资格给别人讲，只是听个念诵的传承，勉强可以，但不是很完美和圆满。因此从现在开始，大家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不要觉得很随意，怎么样都可以，而是该严格的时候严格，该严密的时候严密。

传承的问题上面，现在汉地禅宗是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的，我那天看到个别法师的介绍中，写的是某某宗的第几代法师，但真的是这样传下来的还是其他什么，不是特别清楚，有些可能是自称的，这种汉地存在，不要说禅宗的传承，连某部法基本的传承都没有的人，也自称自己是某某宗第几代。我们藏地现在也有个别人自认为自己是转世活佛，与这种说法比较

相同，都不是很好。

但真正佛法的传授，希望大家以后一定要很认真地对待。比如说你要得什么课的传承，哪怕是听一节课，在藏传佛教中，一定要把这一节课从头至尾地听完，如果没有听完，这个传承便不圆满。

《六祖坛经》我从开始传讲到现在，已经讲了好几次我没有真正的传承。但我是对古文不是特别懂，对佛教也不太懂，刚刚接触汉传佛教的时候，就自学过此经，觉得勉强能解释下来，我想以后有因缘就与大家一起学习。这次我本来想自己看一遍，但自己看往往容易中断，因此就把你们作为对境学了一遍，这样不太好，但是一方面是自己学习，一方面也算是我们共同学习。

我原想《现观庄严论》太深了，期间跟大家一起放松一下，但结果《六祖坛经》的有些词也比较难，

我怎么看也看不懂，讲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错误，但也问题不大，因为我也看了汉地古代和现代的一些讲义。其实与密宗的道理结合起来讲，可能也有一些新的认识，将来你们看时，也许会发现还是讲出了一些道理。不管怎样，以上我们讲了六祖的整个传承，下一堂课六祖就要圆寂了，下一堂课能完成。

第 40 课

2014 年 5 月 27 日

《六祖坛经》我现在讲第四十堂课，今天最终圆满。我曾经说过，《六祖坛经》讲完时，大家能不能参加考试，对经文中部分的教言或者公案，应该有一个选择性的自愿参加的比赛，到时可以发奖，具体怎么样好，相关的法师们要想一下，暂时先不着急，年底时专门空出一点时间，对《六祖坛经》的公案熟悉又愿意考试的道友，到时可以参加。我之前说过，现在再说一下。

「最后一堂课」

下面我们讲《六祖坛经》的最后一堂课。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开元），**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

因为七月份时，大师已经告诉大家，八月份就离开世间，要尽快在国恩寺修塔。

先天二年：当时的皇帝是唐玄宗，“先天二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二年，他继位时的年号叫先天[172]，后来改为开元[173]。

唐玄宗继位后的第二年，即开元年的八月初三那一天，在皇上给他特意修的新州国恩寺，用完斋之后，大师对所有的弟子说：“你们每个人按自己的座位次第而坐，我要和你们告别了，我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172 先天：延和元年（公元 712 年）八月庚子，唐睿宗禅位给太子李隆基，为唐玄宗。八月辛未改元为先天。

173 开元：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公元 713 年），先天之变，唐玄宗消灭了对自己产生威胁的太平公主。同年十二月庚寅朔，改元开元。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

当时法海禅师很镇定，如果是其他人，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心会特别着急，祖师马上要离开时，可能大家有些哭、有些求，不让师父离开等等，但是法海并没有这样，他知道世间中的一切最终会分离，离开时不管是上师还是弟子，心情都不是很好，但是谁也无法挽留，这时，他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和尚您既然要离开这个世间，对您来讲自由自在、无所畏惧，但是对后代迷惑的芸芸众生，您要留下什么样的教言，让他们真正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法海这样祈求。

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

六祖大师说：你们应该认真地谛听，后来的迷惑众生，如果认识了自己的心具有如来藏，与佛无二无别，这即是佛性。也就是说：认识了众生是佛，这就是所谓的佛性；如果不认识众生自己本来的佛性，一万劫中怎样寻觅也见不到佛陀。

我们密宗里说“即生成佛”“众生即是佛”时，很多人觉得藏传佛教太不合理，甚至汉传佛教的个别和尚，也不承认藏传佛教说的即生成佛。以前我在不同的问答录中，直接或者间接引用了很多《宗镜录》的教证，还有禅宗的公案，以他们自己认可的道理跟他们解释过，因为按我们密宗的续部和传承上师的公案来给他们讲，他们不认可，但是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学禅宗的，用禅宗的公案来给他们解释，他们就会知道：噢，原来即生成佛、见性成佛的道理，并不是唯有藏传佛教才说，我们显宗也有。

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

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

我今天教你们认识自己的心，实际上就是见到自心是佛，心、佛无二。如果我们即生中想见佛、拜佛，就必须要认识众生自己的心就是佛，这样众生才不会迷失，否则就是众生迷失了佛，而不是佛陀或者其他人舍弃或迷惑了我们众生。

是我们众生自己把自己的佛性搞丢了，自己没有认识自己的佛性，这样就认为佛与自己非常遥远，而且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佛位，实际上并不是，不是佛陀或其他众生舍弃、迷惑了我们，而是我们没有认识自己的心而迷惑了。

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

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如

果我们已经认识到自性，众生确实是佛，不管是你是我，只要认识自性，都是佛；如果没有认识自性而迷惑，其实佛也是众生。

在我们分别迷乱的显现中，佛陀也是众生，就像曾经外道婆罗门看到释迦牟尼佛时，他们并没有见到相好，并没有对佛生起丝毫的信心，因此我们自性清净的时候，在自性境界中全是佛，菩萨见得到菩萨，佛见得到佛，而凡夫只见凡夫，不可能见佛，原因就是这样。

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自性本来是平等的，众生也是佛。如果我们不知道自性本来平等，而产生分别、邪念的话，那佛也是众生。

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

如果你们没有很好地悟自己的心，一直险曲而产生邪分别念，那么佛就与我们众生一模一样了，根本看不出来、表现不出来他的断证功德；如果我们一念认识了这颗平等的心，那么众生与佛无二无别。

这是境界很高的一种说法，但我们密宗中的确就是这样的见解，尤其是你看了《七宝藏》《四心滴》这些最高的修法时就会知道，众生的心不用舍弃任何东西，原原本本就是佛，因此除心以外，见不到其他的佛。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

我们自己的心就是佛，而且自心的佛是真佛，如果不认识自己的心是佛，那去什么地方求一个真正的佛呢？

佛陀用照见三千大千世界的智慧来观察时，其他地方找不到佛陀。佛陀在《如来藏经》中也说，“我已佛眼见，一切众生身，佛藏安隐住，说法令开现。”佛陀说，我用佛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照见一切众生的身体，一切众生的如来藏本来已经安住了，通过我们说法才能让它显现，我的佛性是这样，你的佛性也是如此。

只不过我们众生的确很可怜，没有懂得这样的道理，而认为我们是众生，佛却高高在上，所以，了义的禅宗与密法的道理，的确除了个别人以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明白。

| 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

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心就是佛，除此之外没有必要怀疑很多，除了这个心以外，外面的一个事物都无法建立。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在前面也讲了，本来在外境中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真正已经认识心的本体，能有什么东西来扰乱你？并没有。其实佛就是这样，佛和众生只在迷和悟之间，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众生。现在可怜的众生，本来没有的东西反而去执著，如果说得深一点，就像唯识宗所讲的一样，一切万事万物的法，都是众生的共业和心所造的，心识一旦不存在了，整个大千世界，包括自己的身体、住房……也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没有任何怀疑，除了我们的心以外，外境都没办法建立。

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心中产生万法，我们不仅仅是这样说说而已，实际上《如来藏经》等了义的经典中也这样讲，我们的心中产生种种的法，而心如果灭

了，种种的法也会自然而然灭。

故经云：这个经典的出处我没有找到，但一般来讲，很多宣说唯识宗的经论，还有《如来藏经》这方面的经典中，所讲的内容都基本上与这里相同。虽然词句上并没有找到是哪一部佛经中的教证，但是六祖大师接近圆寂时是不会说妄语的。麦彭仁波切也曾说：他是个大菩萨，以前未曾与任何人说过，现在马上要离开这个世间了，不会说妄语，今天你们谁想与我结缘都可以……

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六祖大师在此处给别人讲最后的教言时，引用了这个教证。我们的心产生一切法，如果心灭了，一切法也就灭了。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心，有了这颗心，这个世界在我们前面呈现，一旦我们的心灭了，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都会灭的。如果我的心和业力在另外一

个地方产生，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我是人的时候，我对宝珠、房屋等都很执著，在我的眼前，宝珠也好，鲜花也好，我对我用的物品有一种品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一旦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比如我的心变成了动物的心，那我原来的价值观全部都会消失，那时我最重视的就是吃草、喝水，除此之外，饮料再好，或者别人再美貌，对动物来讲，它没有这个品味和观念。所以，我们世间中的一切，都是依靠心来创造的，好也好，坏也好，有也好，无也好，都是这样。

“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

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我今天给你们留下一个偈颂，作为我们离别的教言，这个教言的名称叫做“自性真佛偈”。

我们心的本来面目叫自性，这个心是真正的佛，是这么一个偈子，从偈颂的名称也知道他将留下来的偈颂词句。如果用密法来讲，就是直指本性，认识自己的心本来就是佛，是直指的窍诀。就像我们密宗中大圆满的祖师嘎绕多吉，他离开时留下的教言叫做《椎击三要》。同样，后来的莲花生大士、布玛莫扎、嘉纳思扎，以及很多大德，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也留下了非常甚深的教言。包括无垢光尊者最后离开世间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特别甚深的教言，以《上师心滴》为主的教言中有一部分，我以前翻译过的《全知无垢光尊者略传》中，也有一部分教言。

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后代之人，如果认识这个偈颂的意义，会认识自己心的本来面目，这样之后就能成就。

如今，六祖已经圆寂这么多年了，其实我们在座的人是很幸运的，他给我们留下的偈颂，我们后人能

够一起学习，虽然我们当时没有见到六祖，但是他后面会说，如果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与在他的身边一模一样。

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认识我们心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真正的佛，如果我们产生邪分别念贪嗔痴三毒，这就是真正的魔王。

当你的心里产生悲心、信心，或者说你心里正在观想莲花生大士、上师，这些心全是佛，而你相续中产生贪嗔痴等心念，魔就在你心里，不是在外面。就像米拉日巴的传记中所讲的一样，并没有外魔。很多人说：我不敢走夜路，我害怕狗、害怕魔，其实外在

的魔众并不可怕，内在的贪嗔痴三魔才最可怕。

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当你正在产生贪嗔痴，分别念特别旺盛的邪迷时候，其实魔就在你心的住舍中，你正在产生烦恼，魔已经在你心中了；如果你产生正见，如中观见解、大乘的菩提心正见，那时是佛在你的心堂之中。

其实这一点，我们密法中也经常讲，我以前讲过，我们正在想莲花生大士时，其实我们的分别念就是真正的莲花生大士，我们正在念莲花生大士的心咒时，这个咒语的声音，就是真正的莲花生大士，我们学正见、密咒时讲过。

同样，反过来说，你如果帮魔说法，让别人产生邪见，这时，魔就在你的身体中，帮你说话，帮你做事。所以，魔和佛，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心的本性本来清净，如果产生了贪嗔痴三毒，这时魔王就已经出来，入于你的心舍中了，他就气势汹汹地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之后在你的心里搭帐篷，他的住宅已经解决了。

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如果你产生正见，净除了贪嗔痴，在无贪、无嗔、无痴时，原来的魔就变成了佛，没有任何的虚假。

在这里可以看出，这不是大圆满的见解，大圆满的见解，是六祖前面有些地方讲的那样，“烦恼即菩提”，贪嗔痴的本性就是佛。但这里就像外续部或玛哈约嘎里面所讲的一样，贪嗔痴来时，魔王也从很远的地方来了，贪嗔痴去除时，魔王马上变成了佛，有

一种转依，《三戒论》中也分断除、转依和道用，有密法的几个不同说法。此处是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断除或者转依，并没有直接明心见性，当下认识烦恼的本体就是佛陀，如果没有认识就是魔王，而是中间有一种转换的过程，这说明不是密宗中最高的说法。

《六祖坛经》与密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大家应该知道，禅宗与密宗的大圆满见解比较时，比如说传承上、历史上、直指心性上，还有之前需不需要灌顶和加行等等，有些人说一模一样，其实也不一样。

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法身、报身、化身，《现观庄严论》的最后也会讲。三身本来是一体、一身，这种说法，藏传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意

趣非常相合，有个别汉传的大德说，这三身是异体的、分开的，这种说法不合理，是说不通的。

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这三身如果能在我们本性中自见，这就是真正菩提的因。大圆满中说，心的本体是法身，光明是报身，光明和空性无二无别是化身，莲花生大士的窍诀和上师如意宝的很多大圆满教言中有。其实你认识心时，法报化三身都已经具足了，它就是成佛的因、菩提的因，禅宗中也这样讲，但并没有讲得那么深，密法里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地给你直指。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化身本来生于清净的本性中，清净的本性中也经常显现各种各样的化身。殊胜化身也好，种种化身也好，在清净的本

体中能显现。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佛陀显现成各种各样的身相，度化无量的众生，让众生行持正道，以前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乃至众生没有穷尽之前，佛陀化身的事业永远不会穷尽。

《入中论》和《现观庄严论》里也讲，众生无边，佛的化身无边，与这个理念比较相同，而且是以恒常、任运自成、普遍的方式来成就一切利生事业。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所谓的邪行或者淫欲，本体本来都是清净法界自性的因。我们经常也讲，贪心是妙观察智，它与智慧无二无别。我们依靠对治来遣除淫欲、淫心，便获得清净身，实际上

贪欲也是清净身的一种显现。烦恼的本体空性就相当于法身，净除它就相当于报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比如说你贪执世间外境的色声香味触五种妙欲，显现上还要远离妙欲，但五种妙欲在本性上都是不存在的，本来就是远离的，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化身。如此，这三身在见性的刹那中就可以认识到。

这种解释方法，我没在其他注释中看到过，但我想可以这样解释。前面是三身的比喻，此处只是把贪欲单独讲出来，讲它的直指方法，实际上贪欲的本性就是佛性。比如说《诸法无行经》里也讲过：“贪欲之实性，即是佛法性，佛法之实性，亦是贪欲性。”这个教证我觉得很重要。现在有些人说，密法中所谓的双运，好像不是佛法，它是性力派的，有这种说法，实际上并非如此，贪欲的实性就是佛法之实性，佛法的意义就是佛的智慧本性，贪欲的实性就是佛的

智慧本性，意即，佛法之实性，它也是贪欲的本性。如果你能解释，实际上世间中没有什么不清净的所谓贪欲，这也是佛陀在显宗的《诸法无行经》里讲的。

现在很多人贪心比较重，不管是影视戏剧，还是说话做事，在很多方面具足欲界的贪欲，但是，如果不了知贪欲的本体为佛法的本性，或者说智慧的本性，其实我们修行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贪心的本体就是智慧，这一点不仅是密宗中说，禅宗中也讲，说“见性刹那即是真”，各自的本性中，贪欲的本体是清净的。《六祖坛经》中，这个贪心转为道用的偈颂很重要。

我讲了很多道理，有些关键的问题，也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但是我们这里的很多法师，包括居士，你们可能以种种原因没有特别关注。因为我接触的人比较多，学生、老师，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的回答，有些自己没有把握，有些很有把握，有一些很关键的现

在人需要关注的问题，我翻阅了很多经论之后才给他们回答，但是与我相关的有些佛教徒都不会回答，我觉得我都能回答，你们更应该能，甚至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发挥更重要的理念，但是你们连我的话都不会重复，也许是小看我吧，觉得我天天都在夸夸其谈，而你们的智慧已经超越了我，但你自己要面对一些问题时，我的老宝剑也许用得上，不用牺牲自己。

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今生中如果遇到禅宗六祖的顿教法门，并且忽然悟入自己心性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已经真实地见到了佛陀、本尊，见到了真正的心性。

其实密法中归根结底就是从自心上下功夫，不是在外面，虽然外面有一些仪轨和法门可以求，但实际

上这是下等根基的次第修法而已，不是最高的修法。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如果你的修行是向外面希求有声有色的佛，那不知道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真正的佛呢？

因为如果不在自心上找，即使花了多少时间也很难真正成佛。比如我们修上师瑜伽，其实就是自心对上师修恭敬心、清净心、欢喜心，如果你修金刚萨埵忏悔法门，最高的修法，自心就是金刚萨埵，这样的修法是最有效的。当然，如果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可以按照事部、行部或显宗的方式来修，显宗只是把佛观在前面，除此之外，没有与自心融为一体这样的修法。像南传佛教，不管到任何寺院，都有一个佛尊的像，除此之外，基本上看不到其他的菩萨、护法神，他们的修法仪轨中，也没有从自心上认识心的本性之说。但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第二转和第三转的了义经典中可以知道：噢，原来佛陀所指的并不是外相

的一个佛，内在的佛才是真实的。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如果我们能从自心中见到真佛，这就是真正的成佛因。密宗中最深的就是认识心的本性，禅宗中也是观心的本性，最初观察心的来龙去脉，然后逐渐认识心的本性，这是最深、最高的修法。

当然，最初你连因果正见都没有时，你说自心即佛的话，很多分别念、很多问题会出来，这情有可原，但是你到了一定的境界时，外求不如内求好。麦彭仁波切也说，外求百法不如内求一心妙，外面求一百种法，不如向内求自己的一颗心，观心是最妙、最好的法。

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我们向内求很重要，如果内心已经解决，修行就很容易了。如果不见自己的心，而在外面寻觅一个佛，那起心就是大痴人，因为佛陀是在我们的心中，如果去求外佛，有一定的困难。

以前赵州禅师也说过，“金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泥佛不渡水，真佛内里坐。”他说，虽然有金子造的佛像，也有木头造的佛像，还有泥土造的佛像，都只不过是为了唤醒我们众生内心的真佛，这么一个目的。比如金子的佛像非常庄严，但它在大熔炉中就没办法了；木头造的佛像，不管是檀香木还是任何木佛像，在火中就没办法；泥佛也不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何况说度我们。如此一来，我们经常说“佛陀保佑”，所谓的佛陀只是外在的一个像，很难以保佑我们，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有为法。

既然如此，是不是他们不能度我们呢？也不是，

空性和光明、世俗和胜义这种和合的缘起不可思议，我们通过祈祷佛，真正能渡过难关。那它是什么样的呢？依靠一种外在佛的形象来唤醒我们内心真正的佛，真正的佛在每个众生的内心中，我们要认识他、供养他、祈祷他。当然，这种方式是最高层的修法，禅宗和密宗的究竟思想就是如此。

现在有些人不懂因果等甚深的道理，只是诽谤说木佛、金佛都没有用。这种说法肯定不合理，虽然它是有为法，但它有它的威力，这一点在名言中不可否认，因此我们在闻思的过程中，分析时要分界线，在哪些场合中说真正的佛，在哪些场合中，依靠缘起塑造的佛像对我们起作用，等等，诸如此类的道理我们要懂得，否则总是外求。禅宗在树立自己不共的观点时，他会说除了内求的人以外，其他人都是“大痴人”。

无垢光尊者讲《七宝藏》时也经常说，凡是产

生分别念的人，有时候会用各种动物的形象来比喻，这是大德们的写作风格，也是他自己从中证悟的一种表现。禅宗的祖师，他用自己的窍诀证悟以后，会觉得其他都不是那么殊胜；密宗的大德，他在自己的法门中获得证悟时，也会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比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某个产品产生特别大的信心时，就会觉得其他都不管用，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这个顿教法门，今天已经留给你们所有的人，它是真正能救度世间人们的特别殊胜的良药。但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我们必须要从自身开始修行，先闻思，再修行。如果你没有修行，法门虽然很殊胜，但是没办法救度众生，就像天空中有月亮，但是水器被盖住了，或者已经染

污了，是浊水，月影就无法呈现其中了。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和将来的学道者，你们要很认真地去修学，如果你们没有依照这样的教言去修持，那自己的人身就会白白浪费。

就像麦彭仁波切的有些教言中，也是再三合掌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按照这个窍诀来修持，否则获得人身没有多大的意义，等等。与这种说法非常相似。

这些大德们的教言，如果能背诵是最好的。六祖大师临圆寂时留下的偈颂，如果你第一次听没有通达其中的意义，但是慢慢看，自己会真正受益，哪怕是一个偈颂、一句话，对你的今生来世都有非常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对遇到的教言，不能像路边的杂草一样看待，看了就过了，这样过眼云烟不太合理，遇到的珍宝，应该学会自己捡起来。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六祖留完教言以后，告诉他的弟子们：你们好好地安住，我圆寂以后，你们千万不要像世间人一样痛哭流涕。

鼻涕眼泪都在流，用衣服来擦，用卫生纸来擦，最后眼睛肿得连路都看不到了，不要这样。不管是上师圆寂也好，亲人圆寂也好，世间人悲欢离合的无常大戏，我们以前看得多，将来也会看到，不论谁出现无常，暂时淡定，没有必要哭，哭了也没有用。

受人吊问：作为一个修行人，更不用受别人的各种吊唁。世间人需要有这些，我们藏地一般人死之后，亲朋来吊问，专门有个人来记录所收的钱款，汉

地也有，多少人送来钱财，全部都要记录下来，过一段时间，别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时，要拿出原来的账本，别人如果拿来15块钱，那自己要么还他15块钱，要么 20 块钱，一般传统的规矩是稍微高一点给他们还过去。别人给你100块钱，到时候还110或150块钱，世间人都是这样，而修行人没有这样，都是抱无所谓的态度，从某些意义上看，修行人太绝情了。

我想，虽然修行人比较淡漠，但是金刚道友之间还是要帮助一下。现在因为传统文化缺失的原因，某个班里一个人的父母死了，大家好像都无所谓，这种很不好，世间人都要顾念人情。在我的学校里，我要求管理人员，每个老师过生日时，要给老师买一个礼物，代表大家给他祝福一下，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好。

比如说各个班的学员里，有人家里的人死了，死了就死了，法师也不管，这样不太好。当然，像六祖那样也可以，虽然修行人可以这样洒脱，但我们如果

太过冷漠，以后佛教就可能不会像其他宗教一样被人接受。我们佛教团体中，比如说自己班里有道友家人死了，那班级的人可以一起来给他念个经。

我前一段时间听说了一件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有一位老师，他班里的一个孩子在游泳时死了，这位老师就带着班里的人，去给他供了很多灯，学生没有很多钱，但是一块、两块地凑，大家凑完以后给他供灯，七天中他们每个人发愿念某某咒语来回向。

我希望大家以后随学。虽然六祖圆寂时没有这样，但我并不是为了跟他唱反调而对大家这样讲的，实际上我们学佛的人太冷漠不是很好。一般情况，人遇到最大的困难时，比如谁的父母死了，很多人如果关心他，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在他非常痛苦时，如果旁边的人稍微帮助一下，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安慰。因此，我们佛教徒如果没有达到六祖这种境界，还是要稍微关心一下别人。

当然，像世间人一样哭啊、闹啊，穿孝服，这些都没有必要。好像纪录片中有这个情节，六祖在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然后小孩子对母亲说：“娘啊，你别哭啊。”你们到时看看。

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六祖不让弟子穿孝服。现在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父母死了，包括子女的穿着等等有各种不同的“传承”，作为出家人、修行人不用。不过在藏传佛教中，寺院的住持大德圆寂时，寺院大经堂上面的金顶，一般会用黑布包四十九天，这也表示对他的一种哀悼和怀念，有这样的传统，穿着上倒是没有什么变化，汉地好像也没有。

六祖在此处说：如果你们像世间人一样穿着孝服，这不是我的弟子，也不是正法。佛法中并没有说，佛陀离开时也没有要求阿难在身上披一块黑布，黑布里面还贴一块红布，这些都没有必要。

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

如果见到了自己心的本性，在这样的本性境界中，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所有的戏论和边际都远离了。

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

“我担心你们的心已经被烦恼染污、迷惑，而不领会我的心意，所以，前前后后已经再三地把直指心性的方法嘱咐给你们，目的就是让你们见到心的本性。”六祖最后是这样讲的。

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

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六祖说：我灭度之后，你们按照我前前后后说过的殊胜教诲来修，

即使我的肉身已经离开了，但我的智慧一直陪伴着你们。

“不离”就是这样，所以“不离”说得好，上师已经离开十年了，但是他的智慧，无论在白天还是在梦中始终护佑我们，按照上师的教言，如理如是去做，其实上师就在身边。有些人说：我的上师不在我身边，他到某某地方去了，我很痛苦，很伤心……如果心与上师所讲的教言融合，上师不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都是与自己在一起的。

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如果所做与师父的教言完全相违，师父说上你做下，一切都背道而驰，虽然整天都与师父同吃同住，也没有任何意义。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佛陀在世时也是同样，佛陀的教言，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受益？麦彭仁波切、无垢光尊者圆寂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们还能受

益？六祖大师也是离开世间这么多年，在座的人如果能尽量按六祖的教义去做，就与亲见六祖没有差别。

我曾经讲《窍诀宝藏论》时也讲过，无垢光尊者来到这个世界，他也只是通过语言来度化我们，除此之外，他不可能像独觉一样，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变来变去，示现各种各样的神变。

所以，上师们的教言，自己的确应该记住，依止上师的过程中，主要是把他的教言记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价值。我们听法、求法非常重要，大家有了教言之后，无论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是与上师形影不离。

复说偈曰：

“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

这里的“兀兀”“腾腾”“寂寂”“荡荡”，全

是我们大圆满里面明然、了然、澄然等等的意思，这类副词也是一种表示和形容。

兀兀不修善：“兀兀”是如如不动。在如如不动的境界中，没有什么可修持的善法。

腾腾不造恶：“腾腾”是自在或者无为。在自在无为的境界中，没有什么可造的恶业。也就是不造善、不造恶的意思。

寂寂断见闻：“寂寂”是寂静、平等。在寂静和平等的状态中，断绝一切见闻觉知的世俗法。

荡荡心无著：“荡荡”指平平坦坦。在平坦的境界中，心无挂碍，无有一切执著。

意思就是无善恶、无执著、无见闻和显现，当六祖离开世间的时候，他是处在无善、无恶、无执著的很高的境界中。我们如果没有到达这样的境界，心可

以处于一种善法中，或者心观想某个种子字而离开世间，如刹那往生法。在《大圆满前行》中讲了上等者法报化三身的往生方法，还有平凡者的往生方法，共四种往生方法，这里是最高的，是无善无恶，刹那到本位的往生法。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祖师说完以上的教言后，一直端坐到半夜三更。我们以前讲过，三更是十一点到一点之间，两个小时为一更。

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中夜时六祖突然呼门人：“我现在该走了。”说完以后，安然迁化了，这时妙香飘满了整个屋室。

白虹属地，林木变白：天空现出一道白虹，白色的光从天空连到地上，在白光的映射下，树木全部都变白了。还有一层意思指暗淡无色，一般上师圆寂的时候，草木低头，全部都没有光泽，这表示大自然对他的一种哀悼。

禽兽哀鸣：这时飞禽和走兽也发出哀嚎声，整个世间中，连动物都发出一些痛苦的声音，这时六祖已经圆寂了。

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

八月份时圆寂，到了十一月份时，广州、韶州、新州这三个地方的官员，还有门人、在家人、出家人，他们都纷纷来争六祖的真身像，谁都无法决定真身的去处。

新州的人说：祖师的身体我们这边要，广州的人也说：六祖的肉身我们要。竞相争夺。

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

于是他们共同商量，像打卦一样通过烧香抉择，香烟去向哪里，祖师的肉身就归于那个地方。

时，香烟直贯曹溪。

这还是很惊险的，如果香烟一会儿往这边，一会儿往那边，又会争起来。但这时，香烟直接往曹溪那边飘去。

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

十一月十三日，装祖师遗体的佛龛，还有他的衣钵，全部都迁到曹溪去了。

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龛，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

之前祖师的遗体装在龛里，在第二年的七月二十五日，从神龛或者说佛龛里面请出来。他的一个弟子方辩禅师，通过香粉和泥浆，给六祖的肉身重新塑身。

现在工艺比较好，很多肉身像不腐也不烂，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原料和技术处理，以前没有这样的技术，但六祖的肉身仍然不腐而存在。

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

当时有些门人想起来，再过五六年会有人砍六祖头的授记，为了防止此事，就用铁板、铁片还有漆布合在一起，保护肉身的颈部，以免到时被砍断。

后来砍的时候，的确发出“嘶嘶嘶”的声响，因为里面全是铁板，砍不动。当时他们为了防止这件事，为颈部做了保护，然后放在了遗塔里，但现在只是放在寺院里面。

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

将肉身放在灵塔里以后，突然出现一道白光，一直冲到天空中，三日中没有消失。

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

后来韶州的官员将六祖圆寂的情况上报了朝廷，当时应该是唐玄宗在位，六祖一生的七十多年中，经历了好几代皇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皇上知道之后，当地韶州的官员收到了皇上的命令，开始建立石碑，记录六祖大师的风范和道行。

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

《坛经》的最后，记了他一生的经过，其实上师圆寂时，可以将他的整个一生记录出来，现在很多名人也是这样，一般情况，某个人在世时并不出名，离世之后就开始出名了，他的作品、他的贡献都开始被人们发现，包括无垢光尊者、麦彭仁波切、华智仁波切等藏地很多上师，在世时不但不出名，甚至很多人受过不公平的待遇。

六祖大师住世七十六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获得五祖的法衣和法脉传承，三十九岁时落发，因为他曾在猎人群中十五年，以在家形象修行，到三十九岁出家以后开始弘法利生，一直传法利生三十七年。

我们虽然不能和六祖比，但很多法师们也要想一想，有些法师传法两三年以后就说：“我现在老了，

身体不好，内心的力量没有了，应该好好休息，培养新的法师吧，新的法师很有活力，很有力气，很有思想，很有眼光，很有威德，很有加持，很有智慧，很有悲心，很有力量……”六祖在三十七年中并没有说要换个新的法师，没说新法师很有什么，大家想一想。

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

他的法脉传承者有四十三人，所谓的大法师，真正的传人，记录在案的有四十三人。真正悟道，超凡入圣的人不知其数，不胜枚举。

在各个地方，不同层次的开悟者非常多，他在三十七年中讲经说法，那肯定弟众里面不同程度的开悟者不计其数。

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镇宝林道场。

达摩祖师所传的法衣，中宗给的高丽国的磨衲衣和珍宝的钵盂，方辩所造的祖师真相，以及道具，比如他的念珠、锡杖，全部都交给了管理遗塔的人，保护整个宝林道场。

道具：其实我觉得一个上师留下肉身也是很好的，但更重要的是留下他曾经常用的资具。我们上师如意宝的纪念堂中也尽量放了一些，包括上师的衣服、鞋，还有书夹、念珠等，这些更有价值和意义。

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法海按祖师的意思，把六祖的教言立成文字，《坛经》以禅宗的宗旨，弘扬正法，利益无量无边的

众生。

我们也应该这样共同发愿，以后大家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像《六祖坛经》最后讲的一样，“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弘扬、兴盛佛法僧三宝，普遍地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这就是《六祖坛经》的最后一句，我们也应该在不舍弃、不失去自己宗旨的情况下，发愿弘扬正法、利益有情。

等一会儿念完《普贤行愿品》以后，法王如意宝的《愿海精髓》也念一遍。《六祖坛经》最终圆满讲授，尤其是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断课，四十堂课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三百六十天不容易过的，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一直听，如果没有你们，我在一个空屋子里面讲，很有可能中间就断了，我个人对这部法很有信心，从头至尾很认真地看了一遍，你们有没有收获我不知道，也许有，但即使没有，我相信也不会有害。

我们共同努力的善根，回向正法兴盛，普利一切有情。谢谢！

相关阅读

- 索达吉堪布全集 43 | 译作 《般若摄颂释》
- 索达吉堪布全集 46 | 译作 《百业经》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2 | 课程 《心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3 | 课程 《金刚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4 | 课程 《般若摄颂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6 | 课程 《药师七佛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7 | 课程 《维摩诘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8 | 课程 《法华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9 | 课程 《地藏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0 | 课程 《圣大解脱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1 | 课程 《佛遗教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2 | 课程　《十善业道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3 | 课程　《善生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4 | 课程　《赞僧功德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5 | 课程　《大乘方广总持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6 | 课程　《发起菩萨殊胜志乐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7 | 课程　《大乘庄严宝王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8 | 课程　《楞严经讲解》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9 | 课程　《佛经讲解合集》
  - 《圣大乘临终智慧经讲解》
  - 《圣大乘三归依经讲解》
  - 《父母经讲解》
  - 《父母恩难报经讲解》
  - 《吉祥经讲解》
  - 《摩邓女经讲解》
  - 《盂兰盆经讲解》
  - 《佛说十一想经讲解》
  - 《一字般若修法》

